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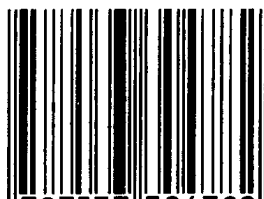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七册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七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一）

〔明〕管志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甘露園短書十一卷

〔明〕陳汝錡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陳邦瞻刻清康熙六年劉愿人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甘露園長書六卷短書四卷》提要

甘露園書自序

陳伯容氏出所著書于巾笥而編列之其文之有首尾稍行徐曲折者為長書其還幅稍狹辭不加純緣若語錄說家之類者為短書編既成客有見而向者曰郵筒乎行世也吾未信是編之能行世而信世之能乎是編而滋多口子之筆諸書也嚱是非釐于衆子之所據衆所唯也而更似與世為壘嘸責而彈射之又多閑與時事處當怡然而憂焚棟子以為昌言人以為玩世子以為倚柱肅人以為無病呻將按劍子子善為計

伯容氏曰否々吾文如吾貌峻不可攀
爲頑峙不可礬爲窪受之父母無可奈
何吾烏能削趾以適履爲冠之不便於
纓也剗其頂乎又烏能側面人向看顔
色作籧篨作戚施逢所喜而避所憎乎
謂我無媚骨可謂我有傲骨不可[illegible]

茅而扁廟踞之勝畫其之業在東郭氏
之々對晉獻公矣言詐是揉之詐非是妄
言妄聽之而已矣豈非歌白石牛口向
君庸何傷而按劍我容曰雖然不按劍
子而覆瓿子之不免也語有之上車不
落著作體中何如[illegible]危呼

[illegible]若落輔
蔽非翮々華上諸君子語耶有有翼而
未必飛有脛而未必馳者矣未有無翼
無脛而飛且馳萬分一者也伯容氏曰
唯々客亦知蛙之吠蟬之咽乎胸有所
欲鳴時有所不得不鳴何謂飛且馳之

盼々者食羅八珍則藿莽爲無味不羞
之於蘧實而蒿簪布裳之女較峨眉濃
淡于名妹之側見珠搖翠鋪無赭顔[illegible]
吾自分審矣以我覆醬瓿聊與之覆醬
瓿吾且齊鉅纖忌遺取筆微瘦肥纖歷
數世界手大法輪寬然而轉於其中知

誰飛知誰墮知誰馳知誰坐又知誰向之不為我二酉藏靈〻誚者〻非享我於東壁石渠也楊子雲〻之矣後之當復有楊子雲幸然翩翩然在乎以俟後之為陳伯容氏名客退題其書曰甘露園從所居也

萬曆庚戌秋八月高安陳汝錡伯容序

甘露園書序二

盖書之名甘露也有以是予園地求勝而

今上歲己亥春三月事也是時甘露降予園家人入園採新茗片片黏手指如膠飴之甘如飴內外詫相告予往視之

實蒿搖柚諸草木蘂處處滋被被不獨新茗而偶為烈日爍液日所不及處仍凸起色微白如凝脂大小踈密錯落如玉散如珠懸如其為甘露也記曰大順之世天降膏露瑞應圖曰王者和德茂則甘露見於是乎高今氏璧瑪瑙野之

淵之寶露露貯罌而管人間隆汚事不屢於是乎盈於五減於三竭於贏秦之季漢以後益復張皇其事罌之竭而盤是承上之人元有攺亭有搆四韻詩有褻其下則涼甘委素之詞蜜房珠琲之頌沸渦耳張皇至於如此而茲露以

聖明在御不愛寶而降于圖而又以降于圖故不媚於詞不能頌去闕迺遠不獲聞於公車司馬門須亦遠適傳後世世獨使予澹露和墨編木華而書之事不在信史而在吾巾笥内也降非其地矣故私以名吾圖併以名吾書　伯容

短書序 凡四條

短書之刻葢先生族侄少司馬匡左公爲之也郎短書中所稱德遠者是德遠與先生同時一淵雨踐每與談名理辨儒佛角勝不下解之以詩司馬公有詩名廣文公尤神悅兩人互相敬重故廣文公卒後三年而司馬公爲之刻短書

但其中删有十之一余細細求之大都司馬公膽校小耳其膽之小以官之大也宦海風波畏入凡廣文公所煅煉處或大犯對處皆司馬所題故也然亦有可以不删而亦删之者矣或同一可删而不删之者矣删未定刻未竟而司馬公卒于官故未弁序予直意常疑司馬公删太

多慮先生之珠有遺者故發印不勇此短書之所以未流布於人間也予今探酌其間取不可刪者補刻之併爲序次以作司馬公之幹臣云首二卷壁觀語司馬公無刪甚是蓋皆修證實語先生文多雅飭余喜其雅徵恨其飭壁觀語中有率處有俚處蓋真則自然不暇爲飭矣然

非門外人所知至於近禪無傷禪乃悟門之學欲聞道者所不能辭也三卷至十一卷談天下古今之物甚倫然吾正恨其倫問何也曰雜大學問人豈在盡天下之賾乎然亦可爲五種人資糧何爲五種曰一爲不讀書人資糧一爲不出戶人資糧一爲耳食人資糧一爲說鈴人資糧一爲假禪饑道輩資糧

先生翻案有妙絕者如削圓方竹以珠換餅本是咲癡翻爲解惑又如日行千里影移一寸我以爲瞬息而二輪之行已不知爲幾千萬里我以爲姑待而千萬里之去者已不可復追又如中國在天下爲九州之一九州在天下爲一微

塵中國爲微塵中之一塵堯舜相讓讓此一微塵湯武之爭爭此一微塵此皆鋒劍上事轉瞬則彼殺卻又如梟獍篇云彼托伏者非我父母實我寃對寃於何有而不食之更覺晨鐘之抱令人一醒

余生平無良無書讀地方偏小無藏書賣郎買

必費錢抄則費筆窮日之力不給矣且稽古取
諸刻本通今非閱邸報丞京畿可乎先生亦草
茅中人如何得有許多聞見總緣生于宦門故
耳同時郎有二任俊卿持斧晋都德遠開府兩
粤皆奇貨可居患無書乎而文為當事所物色
少郎館于臬司老而館于郡侯患寡見而耿聞
乎甚矣先生之幸也然非胸有智珠郎坐卧萬
卷中無益耳譬如撒青錢於地上成山苟無串
子以穿之可得舉乎

人堂顧顧氏又識

陳眞吾先生傳

先生姓陳名汝錡字伯容別號眞吾世居高安之荷
山性穎異精通傳奥于古今書籍閎中肆外一一加
以法眼裁以慧劍為瑞州府學生食廩餼三十四年
六應科而不遇貢于廷選建陽縣訓導在官一年而
卒所著有周史總有長書有短書皆以耳露園冐之
耳露園者先生讀書處曾有耳露降其竹樹而他處
無之故名也昭天寵也先生得天獨厚不但耳露一
物五月五日天家文明之屆也生其日者主顯貴有
文章先生誕于是日寵一生時母夢仰山禪師降室
授以丹砂一握是畀先生以慧胎寵二曾行象道嶺
麓遇一無鬚大腹人推車命先生代挽先生初不堪
轉念持地菩薩故事回嗔為喜從之上數磴不覺倦
大腹厲聲叱曰少年不努力耶再挽至巘其人與車
俱不見蓋以常精進佛謀之也寵三平生不利房勞
夜有犯明日必有不如意事或失脫或挂誤如陰子
春濯足是天為遏其慾料寵四卒之日無病命冠帶
若有所往者坐而逝建陽市人見其乘輿開道而去
不知其為死也寵五其日為七夕天蓋以鵲橋迓之
也寵六至其生於盛朝鐘于宦門侶伴皆輦上君子

而友誼多雷陳蕭朱又不與之以魏科顯爵震之以風波窟海使之得專志著書無徃非天寵也故其性善其思睿其耳目明敏其力強其志遒而上能博覽能永記能鈎深索隱而僻得出路敎侁幹辨樂與機鋒人處雖攻舉業皈心禪誦遇頂門針則如良馬覩影鞭而郎飛曾遊維陽過法雲寺見壁上渡海應真諸像恍惚逢舊識盱愕久之誌以詩曾于白下歸舟活螺于粤歸舟活鱷事俱近佛性誠于書故其文談因論果譜感應事特多然却非墮空落城蜉蝣名義者比也平居砥礪廉耻雖學于祿進必以道其時無

京差考官例各省以臬司充大總裁江省萬曆已卯科憲長吳少栢公館先生于署中公試先生以一題先生爲二藝以進一新解一舊解吳公擊節新解者會人闈得題其一正署中所擬者先生仍以舊解另構以進曰吾必不投主人之所歡使人謂吳公私我也是科不中其介類如此吳益奇之從乃侄俊卿侍御在留都見羊山海剛峰公總留台赫然敬望先生上書勸其急流勇退海公然之西夏發難都城戒嚴開府遏公主兵先生上以書獻方畧卒之賊平如先生策初上春官署禮部堂事者侍郎吳驛谷公撫州

崇仁人諸貢士以同鄉誼拉先生私謁之先生不肯強之行中道以遺繼帶卸脫及謁選則草疏上皇帝書言四事皆人所不敢言者親友阻之不聽以次子痛哭挽而尼先生有餘憾焉泣建陽學見名宦祠中有一神主牌製比衆高一尺字獨金爲前諭翁見溪立而其子正春現任禮部尚書者先生引義欲并夷之而郡邑有難色先生曰畏獲罪耶則我請獨當之竟改製又查建陽于宋有䘵難呂祉忠臣也鄉賢失祀亦排衆議補入事皆費爭先生不恤動色其慷慨當仁多類此然顛劲之中復蘊風流性好酒不能飲

一杯飲喜遊山水嗜植花草雖遇盆石砌島小小點鳥之致亦留連及之賛以詩歌頎獨其大行之志未展出頁後已酉六月在清河舟中自書一幅云吾成童髫豕之時從塾師講論語四科因命各言所學同伴有對學顏者有對學閔冉者有對學游夏者吾獨願學子路師問願學子路何事予曰喜聞過亦喜攻人過雖先生有過吾不舍也加冠以來讀諸史見古人慷慨寧秋霜毋檻羊寧玉碎毋瓦完郎頎爲之執鞭見旅進旅退容頭屈膝俛仰取富貴者輙欲起之九原唾其面曰使我爲諫官御史寧復恤頂踵頎輩

予令朝有好紳邦有亂政乎故間有伎癢不自禁處非敢為越俎也蓋屈首靑衿中三十餘年腔中熱血無所用之獨手鉛槧没吾齒于遺經舊史之間日與諸蠹共生活也噫先生自傳矣

顧顧道人曰先生自云以吾方田文王鳳諸人則不足以覩崔信明紀邁則有餘蓋自附于五日文章耳余謂長短書不足為先生重只須已卯一科不中便足千古寧遭斥落不肯逢迎覩破産買關節者何人也吾恨不得與先生同時而幸與之同邑先生卒時予方五歲假先生遐三十年殁而予早三十年生吾兩人者即不為伊水之邵程亦必為建陽之游蔡何至若吾今日伐鼓於人堂之上而寂無一至者乎先生著作曰長短二書外惟周史總最多几百九十卷扃一笥子孫守之丙戌中大盜至荷山搜及先生宅疑為金帛挈去及途中裂而委之泥追賊者僅拾得四本以歸此書惟南昌周綿修公家有之蓋抄本也周公諱希令與先生交最厚今亦不知其家藏不四方有見者幸為護惜早為傳示劉生願鬻身以贖之

甘露園短書卷之一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聘德遠較

壁觀語

寓燕市齋居無事無文籍送日終日面壁坐意偶有會書于壁無何徙寓去不忍棄為墻圬以薄赫號收之得若干條題之曰壁觀語然初祖以不語觀我以觀為語不圬壁圬赫號耶

一

夜夢顛倒貪財好色爭閒氣是非競進趣騖有聲名欣悲失得之態轉新轉換時而焦火時而凝冰重之以魑魅魍魎擣虐作魘手揶揄其前驚揭之靡境不歴諸苦倫嘗不自知其憂也所幸鄰鷄振羽喚醒大寐鬼窟翻身遍體汗浹亟披衣啓户出顧見群陰漸解東方欲白羲和整駕駸駸拂扶桑萬象如洗心目頓開木客山都了無蹤跡悲欣得失事安在耶回頭枕上種種顛倒不覺失笑

二

人壽百年為期期內有幾能百羲馭綍而便是明日眼花一落不復重來故古人有隙駒薤露之喻天行

常從何地偷閑日月不虛人誰懷安故古人有寸陰分陰之惜試思過去世界已往衆生恒沙莫譬其多微塵難紀其數聖賢豪傑屈指幾人忠孝節廉殺青幾度顯顯朝來暮去紛紛野土寒烟念此魂消言之淚下及今省覺前而已是夢中若再朦朧後來有甚醒日鬢絲臉皺總是請四公差逐鬧尋殭更作久住私計溝海難填大限易滿急轉步猛加鞭細量痛改補莫枉在天地間做這一人莫空來百年內走這一遭孤負寸靈得罪千載

三

看來此生委不成人終日茫茫費竭心神勞憊筋力到頭來不知匀得何物成得何事將自已一付靈明擲落一邊都忘照管譬如人受分田地儘供衣食看作等閑荒穢不理却捻持鉢子沿門呼爹乞求度日行事若此有人心乎此理遍滿充塞下胞胎時便在此中起居出入然起居出入實未嘗藉得氣力把來受用縱不作持鉢兒相亦是生長極富貴家不免忍饑受凍也曰古四韻自警云爾有田地爾發耕種莫靠他人展轉溝壑爾大富貴爾莫呆癡生朱門裏不是貧兒

四

心如根核根核之中已有枝葉却不見有枝葉又入不得一些糞壅有意思操存久之莫尋枝問葉亦莫挑根着壅鑽核受糞但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處抹殺種種念頭把從前礙膺之物一齊丟拋從生得熟從熟得熟覺此心如泥塑如木偶與母胎未曾翻身時相似這便是離鄉弱喪人尋到原初家裡任他知來藏往為聖為賢作仙作佛都是此間現成家活信手拈用不煩費辦區區文章事業又家活中之陶瓶瓦缶耳易所謂無思無為感而通天下之故也觀世音現八萬四千手目本於遺聞釋迦佛飛行虛空微入大地本於無我遺聞故八萬四千皆聞無我故虛空大地即我

五

此心放逸已慣如失柂之舟不羈之馬遽欲止其波流受命維揖制其奔驛加之勒御隆騖僨囚殺之勢入何思何慮之鄉委難着力要在主人常醒趣早堤坊僮僕妄語笑亟呵叱之毋令長過盜賊窺落垣隨操戈而逐之毋令入室剪草方芽乃無滋蔓撲火星星乃免燎原其間有箭易直截決在一呼一吸之間

易曰君子嚮晦入宴息玄息欲安也莊周曰真人之息以踵言息欲深也周利槃陀性質鈍佛教以調息攝心久久息滅得無生空孫難陀患心散亂佛教以觀息駐心經三七日息滿漏盡內外映徹如大琉璃此夫礙還空之捷法也　調息以臍觀息以心

六

此事既見得有箇端倪便須猛力擔當決定迴向如入藏遇寶更莫空還如可迷得路更莫停車直到雲開曉散一輪當空泥淨沙沈恬玄珠映水方是大行力地亦方是小歇手地所以立脚尚軟結習難忘根塵

擾擾無端捲入何論雜念本躰政恐虛費精神譬如人總是一箇死若以寒熱兵燹之死移為忠孝烈節之死則泰山鴻毛寧論重輕亦總是這些精力若以浮遊浪用之精力聚為翻生反本之精力則作聖作狂已判霄壤可與志士道難為俗人言

七

徑寸之靈七尺血肉軀藩衛之如家有主人大小僮幹皆我所領命自我出安富尊崇亦是我享今卻以主作奴聽彼驅策一切該存稍有嗜好不憚損心以求捐意下慮千造萬作夜寢總是陪奉血肉與寸靈了不相關爭於生有人訕忍唾忍罵死有崇枕為奮為餓又只是寸靈把認與血肉了不相關政如豪主人被奴儕哄誘扞閑作家把奴受用一旦敗露豪奪牒捽主人去數其罪奴驚伏鳥獸散矣福是與享禍是主當

八

人莫欺心心不可欺心有明鏡動一善念便照出一光明正大影子如濆來漢見動一不善念便照出一卑暗究狠影子如劍來劍見心有神鬼一善念動祥善木及為此中安恬如福神在前相對色喜一不善

念動雖惡尚未遂此中傾亥如夜叉在前了無笑面心有法司行一善事雖事未播揚愉愉之衷如身蒙保舉獎賞垂及行一不善事雖事未暴露惕惕之衷如名掛訪察捕縛將臨釋氏謂人生善惡月有天王輪照月有功曹值記死有十王鉤考正本清源總在自心不撲損心頭鏡不怕看天上鏡但要靈明自主隨他值日無私一念法守森然十王奈我不得

九

大學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不是人心中手指實實有箇鬼神指視其傍人自不覺耳易曰鬼神福謙

原缺第七、八葉

而害盈金人之銘曰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莊周曰為不善於幽獨者鬼得而誅之故書稱惠吉逆凶繇以影響是知人苟為善則鬼神相之佑之為善而不報善未稔也不則報之以忠孝節廉之名福禄厚也人苟為不善則鬼神呵之孽之為惡而不報惡未稔也不則報之使益其疾盈其貫負必不可赦之誅于萬世世也一禪師見有人過其前怒瞋目露爪隨之比返則已斃夕易瞑為喜問其故曰吾始欲殺一寃家繼悔而返耳此是實事

十

人與天地萬物等無差別故徑寸之心至於含裹十方周遍法界日月向此中升沉山河大地向此中安頓古往今來皇王帝霸向此中消息試看大虛何處不入亦何物不在大虛中人心正是如此淨名居士說芥子納須彌山空藏菩薩手寶珠照見微塵數佛剎即此意但要信得及信得及時日暄雨潤草木喬一一與營衛關流注念起念止息吸息呼一一與世界相涉入更作不得分別想纔生分別便不免把腔子裡物推出膜外六鑿相攘肝膽胡越矣

十一

方見得力如真知勢位之倘來者不怕窮真知幽明之一理者不怕鬼真知性命之無生無滅者不怕死若怕窮怕鬼怕死之念一絲未斷便是此間有鵂哭相干生煩苦歸空談耳所謂口數他人寶身無半分錢究竟又只如一癡呆漢癡呆漢不曉通塞耐得養盎不達幽明住得暗室不了性命拋得死生雖七寶未安中央卻在

十五

人精神要常斂方寸要常虛易曰洗心退藏于密不斂則藏不密不虛則心不洗也然一分斂便是一分作譬如有冬塞方有春生有夜息方有旦氣蟄墐戶而昭蘇豹隱霧而炳蔚一點虛便是一點靈譬如火中空者其焰揚金中空者其響越鳥翎空而能飛魚脬空而能浮生長芽苗一息靡停而見天以後日星烟雲萬象咸麗而各天以虛即唐虞事功洙泗道德亦從此中做出乾乾業業無意無我是其一班後人卻從聰明才氣中做出與聖人氣象霄壤判矣斂不是蒲團上光景工夫正在視聽言動處理會虛不是屏除妄想雖善端正念亦不消特地提起無回添入常守寔虛二字可透過而重關澤中有雷斂中有作

壺中有靈是一理

十六

數學知來聖人不學數亦知來聖人胸中具有天下萬世也傳曰至誠前知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至誠至清明在此則物無遠近亦無今昔歷歷現前無有覆隔譬如鏡光光及百步則百步內物含影其中光及尋丈則尋丈內物含影其中不然咫尺之間妍媸莫辨矣又如以大明鏡安泰山頂則百千里外亦含影其中然必有離朱方見百千里外物曰見鏡中有百千里外影他人極視不越數十里所見鏡中影亦不過數十里止矣不信聖人之能知來者是以已之暗室禎銅謂天下無照百千里之鏡蕪以已矇瞍眇視謂鏡中不具百千里之像也

十七

吉心字如倒火字似有深意心於五行為火此火宜降不宜升也又為天君天陽下垂不如地陽之上衝也日天陽火地陽今人觸事中熱如沸如羨病在心火炎上失其常體法宜配之以水令火有所制轉炎成淡故下學入德淡以為基止熘抽薪莫要於此飲食心淡可以茹草被服心淡可以懸鶉居室心淡可以在陋

財利心淡可長處約仕宦心淡可蚤掛冠名譽心淡可忍呼牛絕耐久絕堪咀嚼故曰淡而不厭由水與火相儷也物有偶儷則不散越火不上炎水亦不至下浅入德在此養生亦在此

十八

人處貧賤不可有貧賤相譬喚青菜作青菜氣也處富貴不可有富貴相譬喚魚肉作魚肉腥也須把世情處富貴心處貧賤覺此間有快活地把世情處貧賤心處富貴覺此間無放肆地孔蔬顏瓢何等快活堯兢舜業有甚放肆總之一味淡消得兩般相故曰素貧賤素富貴淡素中無合幾無欣厭也

十九

凡着眼要高將身要實今人攢眉終日僕僕營營或插尾向人乞憐希潤都緣眼孔低看自己不值錢試思綿綿今古茫茫兩間無終始內偶有此百年無邊際內幸存此七尺范金而成鏌鋣出胎而稱男子我是何等胸懷肯把煩惱障涸濁神明譬如玉碗金甌不盛犬矢犧尊象箸不注汙潢蒸是何等聲價肯作乞兒態玷搦門庭譬如鳴岐之羽不與鴟鴞爭腐圖

南之鱗不羨蜣蛣轉糞子靜有言仰手扳南斗翻身
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以俗眼觀則身在
天地為太倉稊米以法眼觀則天地者吾心中之一
稊米也又況稊米中之窮通好醜足增損吾太倉乎

二十

缺陷世界中快意事恒少拂意事恒多當拂意時須
尋一解脫法作轉身地今大宅內有少清冷意思如
當阨窮把疾痛鮮身雖窮奉天躰無恙不呻吟床褥
也當疾痛把殞絕鮮身雖痛幸蹤隱未稀不填委溝
壑也當殞絕把短折鮮今雖瞑取精已多不出胞作

無服殤也觸類而長事事皆然截斷煩惱胃索須得
如此下手若見地稍超則淡泊明志皆減休老蓋棺
事定而今知免再加証入則薺耳茶苦茫無定質彰
殤之間相去幾何不滿達人一笑

二十一

人識見未定時往往被世情驅遣聽化工擬弄既不
自由且不自知如艷慕富貴羞貧賤饑而施施饑
而戚戚此身世情驅使中也時至為通時去為窮出
胞為生入櫝為滅此身在造化擬弄中也七尺堂堂
須看如戟何不躍出樊籠自作主張試思寂寞蒙莊

纔歸壞爛空花石火光景幾時區區世態我涕唾耳
安得招使來而揮使去身非我有孰識窮通性本常
住妄稱生滅擾擾化工徒戲劇耳安得欺大覺而瞞
醒眼夫何故此中不熱百骸俱冷欄柄在手彼蒼無
權

二十二

人有貴所賤者三有其所畏者三賤乞丐以有求於
我為升斗故開口言乞作可憐之色雖賤丐而行丐
賤蒼頭以服役於我藏顏婢膝奔走權門聽差遣而
忘其不肖賓罵奴而為奴賤寇盜以取非其有吮民

脂髓適遂苴慢暮夜金根藉且鞫贓而犯贓畏斧鋸
之不檥袵席間有女戎日俘刃於其腹其心焉却向
斧鋸下覓憐畏囹圄之拘因方寸地有無明黑暗轉
入轉幽又似囹圄中度世畏糞溷之穢惡多行不潔
令過者掩鼻臭貽世世更蒙糞溷裡安身

二十三

此理在天地間因性隨質種種分取分於萬魚取為
飛躍分於天喬取為花實分於金石取為堅剛分於
人取為虛明圓妙然萬魚之飛躍不改天喬之花實
無恙金石之堅剛如故惟人不然智慧日生則虛圓

日損試向清明時廻光返照父母所生有一件全歸否天地所付有一件不點破否乎居揚眉抵掌動愿聖賢豪傑駁勘到底視彼蠢動與彼株塊無豁顏乎竊意天之鍾於物者厚而鍾於人者薄故物之錮其天者少而人之錮其天者多饒他功業崢嶸文章繁絢終是啄鑿陰陽穿穴元氣歷觀往昔户口繁盛之後必有一番驅除風俗淫靡之處定是肯先靡爛雖云人事亦似天意作孽者人獸德者天

二十四

天地氣脉為人所剥蝕不一而都邑人與勢要人為甚都邑者貨之所聚勢要者權之所司也凡奢驕淫佚之習不出於田舍邨鄙而出於大都支邑凡竊國殃民之事不出於抱關擊柝而出於當路要津即當路人所降生處其地方必從此多事而風俗必為之一磽門如市而心如水位愈豐而業愈崇千里一士不數數矣人能終守田舍足不歷城市都邑不雜亂了耳目或以仕易農官不作勢要門欽不喪壞了心術縱高高不降生此甫要是瘠土不産荔枝龍眼可免十里一置五里一堠亦免蕩子輩垂涎碩果乞作園丁

二十五

人所賤莫如犬彘犬彘汙也所惡莫如蛇蝎蛇蝎螫也然犬彘蛇蝎之賢於人者多矣犬彘累於形而食不潔受循欒之餽井汙君之禄則無所累而未嘗不食不潔犬彘食不潔於人之所餘瘠彼肥此彼捐腹而此果然其食不潔也於人之所爭至於舍守為齧廟薦禰剛雞食吾餘乃不素餐不素飡幾人乎蛇蝎之鋩戟以舌尾人知避之情深顏貌厚則鋩戟以心而人不知所為避蛇蝎中人於觸犯己者不陰為螫也多設穽陷機變巧則中人於無妄而有意以司其

入至於死肌可去風攣藉療在己為螫在世則功功天下後世幾人乎

二十六

今人逞精采作聲價都是借他人氣力非自己本色又不過要他人嘆羨與自己無関如官階是朝廷爵命弁服是朝廷章采鼓吹輿馬是朝廷儀衛有一物是自己家當否貂冠魚佩艷人眼目行呼坐唱駭人聽聞出將入相誇人顧頷有一分添得自己皮肉否若謂以才奮跡崇禄是我本來曰官為家脂膏足以自潤此鄙夫胸腹有識所羞稱也文武樹立稍稍德

色沾沾我居其勞君豈其報不知天地四方分內事耳桑弧蓬矢平生謂何難道戴星流汗換他人主富貴亦難道尺勛寸閥消得許多陪奉

二十七

濟人利物之心雖地地可行人人可勉在有官守則為力猶易所及滋廣以開口搖筆動關地方利害也如鞫訊時怒處生矜判斷時附中求赦稍上時以緩為督徵收時以撫字為催科非有意媚民心體原是如此識將已身例看便自醒然如身有疴癢隨手爬搔身有疾苦亟與療治纔一努亭引而貌濾淅惟癧瘨瘻痺人使痛癢不關耳萬物一體誰非吾毛髮丈節又誰肯癱瘓瘓痺自若也然濟利雖及於人福德終歸於己其說有二一曰民愚而害我推其心民加之額民和亦集禎祥應之二曰天道好還能和民心便合天意福善之報其捷桴鼓

二十八

人軀殼有死神識無死軀殼原是死物神識原是活物也方去此而隨往彼一形壞而一形成以我作業為我受身因果之說鐵定無疑譬如人住一舍予舍中不能無傾圮時人不可無補治處又須經營[illegible]一番雖再營再造此中住坐仍是前人不曾更換至於舍有美惡則一人先後豈夠異人彼我窮通大富貴人黃屋朱甍小富貴人郡斋邑邸極貧賤人蓬戶桑樞黃屋朱甍天上身也郡斋邑邸人間身也蓬戶桑樞畜生身也宅舍從主人造身軀從神識造

二十九

生死與晦明寒暑一理雖至愚人不以日方中而忌臥具不以時方暑而棄寒衣俗有聰明伶俐漢子但曉經營目前更無商量死後大限一到奔走狂奔些些主張不得一任鬼卒安排披毛戴角蹈火赴湯改復吞聲何救嗟臍何不當色身健時趁早料理透破無明尋認根蒂寸靈不亂雖死猶生縱未得到如來境界而近募亦可免上閻羅殿墮三途障况識得本來無生究竟分亦無死無有地獄餓鬼亦無天上人間終始去來如太虛之有晦明寒暑耳雖候序數更光景屢換而當躰常然亘古如斯能了是礙便是虛空是虛空身無生死地

三十

聖學實釋學空聖學實而空釋學空而實何謂實五倫肢至百骸全歸清淨以之參酌民物而我平章何

諦空五蘊非蘊大塵離塵我人衆生相皆無去來見
在心不得何謂實而空吾欠若虛若無天下何思何
慮絕意必而冥固我身不獲而人不見何謂空而實
威儀之客其綱三千細微之謹爲目八萬減度盡於
胎卵濕化成就周於天龍人鬼雖門風各別臭味相
謀後之儒者實無其實空無其空尾瑣蠡齪而誣大
事因緣汗漫支離而議指心見性甚則居身登承矣
人達鴻出家棄儲有訾不爲己之戀色聽官益疏戒
殺有猘不忌己之枉烹狂刺又甚則操戈於衆乞靈
於獨詠理輿而餔糟拾魄爲見解遇哭苦而齒輦辟

肉爲祈禳諸佛有靈不捺腹失食入於其上耶禮膜用塵桃葯
齋飲不至醉王日一舉齋日三與甲酒謂齋必變食也後世齋不茹葷不食肉不飲酒是佛法

三十一

身是行客去去來來朱顏幾度白骨相催作如是觀
熱腸冷灰

骨肉纏縛煩惱驚怕纏縛有解妻子無赦作如是觀
爲真爲假

有物污人得財憂織多藏厚亡益利滋害作如是觀
含來且素

俊美利刃伐此枯朽多媚多嬌丁丁此手作如是觀

[illegible]護

今日人是還爲身[illegible]火然火猛薪盡作如是觀
[illegible]百忿

吾是警機易發難悔風波一起劍戟成隊作如是觀
三緘其喙

殺生衛生誰非誰苦[illegible]空下咽堪吐作如是觀
藜羹在釜

畏途者仕孟之而損居高難下勢重易反作如是觀
以時卷舒

三十二

容容多福察察無徒膏以明燼龜用靈刳以是思維
智不如愚

閉門鑄偃有指而齧嚴鑿渾亡尊犧樸裂以是思維
巧不如拙

辯者自勞聽者終結堅白駢拇雌黄磨舌以是思維
辯不如吶

[illegible]瀧瀉蕩人傷溺棹無程悠悠凌波破楫以是思維
勇不如怯

古云有門者禍動輒招歷可虞如鉞難恃以是思維
行不如[illegible]

華陽之子喜忘嗔記一桃耶郎百年名利以是思繇
醒不如睡
爰靜爰清爾性爾質門市何為聽彼虛室以是思維
喧不如寂
制璧無文隋珠不琢毛蔚豹斑羽鮮翠剝以是思維
華不如朴

二十三

吾生惡殺命鑒在斯性仁福厚胸慘禍奇虎耽用戒
麟趾是師為萬物毋嬰兒視之出胞其乳入井其悲
茲心共有心茲是慈右勸慈

吾師有訓寧固寧儉儉視明察儉聽聰歛家儉長饒
官儉無染為學日益治身日減病本奢生名因侈玷
侈奢之萌以厲刃斬右勸儉
無物是真有形皆假身手因腐賓珠象焉總歸壞爛
何苦操把爾乏爾憐予求予捨爾無沾沾是我破厄
亦無我爾無施受者右勸施
此係係憂中作初作勤勤忽從憂中得此作
遂改用之其勤勤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無合落累
有日所行方中方服惰寸惜分晝欣宵序宵討典墳
食浮于事我裹知愧趙千里步留百世芬
神明之合居之以寬崇拔聚散任派從攏賓愚恩怨
以一治眷好開口笑莫皺眉攢百年聯息大家團聚

結喜憐緣除煩惱端右勸寬

三十四

患失患得是夫名鄙懷土懷惠非君子履受用饕何
與俱生死要以達觀旋住旋從住同蘧廬去則敝屣
寸戀生心百苦為累右戒戀
天道張弓益謙忌滿量則概之月虧其影觀雷觀火
聲銷甑冷履亢持盈難可以逞傲長驕生有兵在頸
器欹座右吾日三省右戒滿
九首之鳥一咽群爭共歸爾腹有嚇其鳴人同此腹
相妒相傾肝膽胡越耳目從橫嗟爾饕餮食爾倉庚
爭則兩乏讓則兩贏右戒爭
是心平夷莫險山川彼覗為蜮機械翩翩胸藏鱗甲
笑有戈鋋毋恃汝巧禍不踵旋神弓自注鬼斧相縛
好拈心事夜告于天右戒險

芸露園短書卷之一終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後壁觀語

一

古今之綿長天地之寥廓於其間有不動念而貫之以一呼吸不起座而收之以一毛孔者其名曰人人須信一呼吸與億萬載過去未來共為首尾而首尾不見其端一毛孔與恒沙數國土世界共為中邊而中邊莫測其際元會運世皆我昏朝上際下蟠皆我頂踵無生滅無小大無餘欠悟此理者天皇氏之萬八千歲不為久須彌佛之身八萬四千由旬不為異去住混成之中坐起清寧之外翕張四氣推轉二曜有此胸次方是男兒不然百年生活奄忽等於蜉蝣七尺筋骸幺麽視彼蠛蠓

二

功惟志崇德以志攄未有志不先定可倖功而躐德若然豎起難放倒易進步難退腳易所謂扳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彼然聽琴吾以論志遭阨窮而挫突臨禍患而變節處屋漏而欺其心見貨色而移其情皆落勢之候也上不分寸落以千丈從謂志乎志定則困而彌變而常幽獨而累功勞華無波蕩如針定盤百轉而指必南如水行地萬折而流必東試看今人志在些小富貴用破一生精神處路頭童尚有得失況做宇宙間第一等事可不前作却冀成就乎

三

太上立德功言次之今立功立言之士難逾千百人中都無一二進此而上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不知太上中間原包有其次兩件故曰崇德而廣業又曰有德必有言德立莫如孔子豈嘗着念樹勛有意修辭而事業文章嶽峙星垂無有磨滅無論孔子春秋之僑肹嬰孔趙宋之韓范歐蘇雖人殊其調而家脩庭獻具有本末故言動卓爾逖邁名世畜於蓄而豊於施則薄堪之垣也實不至而文有餘則剪彩之花也管敬仲之攘楚寧周功高矣而受以小器故滿而族遂何鄧盧駱之抽玄刻藻辭貧矣而戕以浮薄故文不保身

四

東舜好德是心同然無[illegible]進古人之[illegible]

甚於已有子孝而稱其孝臣忠而稱其忠不但逐已
凡惻怛愉婉之行慷慨恭順之節非必其子其臣一
一有之也想像而加之附麗而薦之不以為吞璧如
行遇衣繡之人則讓途居則讓席售之斂帶獻以瓔
珞謂其人足以當之耳若以後君遺親之名橫被子
胥孝已之身是加簦笠於衛紱蒙火龍黼黻以參年
華紋也東夷之心諒不其然其不忠不孝者反是故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特患無美不患有美
而不譽雖患有惡猶患惡短而誇修

五

黑爪梵志擎兩株梧桐花供佛佛呼梵志梵志應諾
佛曰放下着梵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呼放下着梵
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呼放下着梵志惘然佛曰誒
下中間的吾非教爾放下桐花教爾放捨外六塵內
六根中六識一齊捨却無可捨處是爾免生死處此
是世尊吃緊提醒人語只放下二字已括着十二部
經大頭腦所謂山鬼伎倆有窮老僧一空無際難易
之何思論語之無意中庸之不覩聞亦同此義省了
多少工夫多少意見今人却不肯放下却只要添些
故工夫愈煩雜意見愈紛離

六

今人生死拈着不肯放下自學問外莫如名利兩[illegible]
此在區區心坎似覺打破未便脫屣其外斷不擾[illegible]
其中獨搜獵為病深入膏肓又精氣短少旋記旋[illegible]
得此有限弄後無涯了知何益終難拚捨以至竟[illegible]
怔忡通宵反側大似為魔所祟墮此窠臼不復出[illegible]
潘叔昌謂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晦翁云恐只學[illegible]
識字不曾學得上天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
妨予謂若上得天連上大人不學亦不妨天上無[illegible]
記故事神仙也因自咲拈着搜獵不捨空討得箇[illegible]
言又不如拈名利作梧桐花到頭得些享用也

七

本無病痛緣何做瘡本會瀟洒緣何受縛是誰瘡[illegible]
正須自醫是誰縛爾仍須自解一片圓玲瓏更是先
淨盡琉璃瓶裡豈容納汙明鏡臺上未堪堆糞從今
以往放捨此心截斷諸苦金壺潑汁藜火謝吹枕中
之書緘縢作枕帷前之帙堆閣當帷瞑眸觀於卦爻
未畫之初塞耳聽於風雅無聲之始音希味淡不將
字脚掛胸饑食倦眠只似痴呆在世遊魂汗漫之場
撒手寬閒之境別尋頭腦改作生涯心莫覓心截斷

謂我寸靈具有今古六經皆我註腳但從規矩出方圓誰向醍醐問湩乳

八

凡有形之物皆可滋垢可繫縛惟此心之神明無形與之滋垢無頓放地加之繫縛無着手地易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形而上者無形者也齋戒退藏正是本色若無形可污而自為形以聚污無形可縛而自為形以受縛則其害大矣何者有形之污污有迹而刷除易有形之縛縛有方而解脫易惟無形之污無迹至於污日聚而不可刷無形之縛無方至於縛愈堅

而不可解前之神明為太虛染之如染空繫之如繫風後之神明為鬼祟生熟物皆腥羶之巫覡輩能擒縱之矣又甚則為溲溺處為枷鎖處不自知不自由矣

九

或問明鏡却塵之義曰塵集於鏡昏不知是塵不塵拂拭到極明時雖一塵之[illegible][illegible]自照見便隨手揮去站立不住是謂却塵君道鏡明而塵自却一經磨礪永斷斑駁種種工夫俱孟浪矣但求了悟不問修證誤矣下荅生必此言也到於本來讀學非鏡非塵非拂拭非不拂拭此太聖人事雖在顏子不敢擔當顏子不能無不善但能知能不行耳知是照處不行是拂處隨照隨拂則常拂常照終於無塵故曰不遠復吉照而不拂則日損日餘終於不照故曰迷復凶無塵者聖人之鏡拂塵者賢人之鏡晋塵者衆人之鏡不知其為塵者下愚之鏡

十

人精神依附血脈血脈常流為無病之人精神常用為有主之心一息不流為頑木一息不用為昏墮譬之於器用則器與手相習不用則扞格而難操扉以金為鋪首歲月靡爛以為牝牡開闔不窮牝牡用鋪首不用也積水於沼清淺澄映而有敗氣導之於江浮屍集潦而可供炊江水用沼水不用也故曰戶樞不朽流水不腐惟天亦然其不毀也以不息不息則久故精神貴用但要知惺惺為用擾擾非用不覩不聞而湛精和神為用紛思雜慮而精竭神勞為不用天行日三百六十五度而太虛寂然君於無事正是沖漠有主宰處

十一

求污溝渠而王江海其以大乎金賤雜色而貴足色

亦以精乎然合小即成大融雜即為精支流閏派滄
灔溝盈不勝小也赴壑於海忌涓滴涔濊之相形海
水既滙昔支流今巨浸矣攙和兼搭色惡品下不勝
雜也鍛以猛火忌煽赫踴躍之為苦火候既到昔雜
色今足色矣學問猶是莫好勝以含已從人為赴壑
以萬善圓滿為百谷王莫辭苦以省察克治為爐火
以纖疵淨盡為百鍊精一有好勝念便終身溝渠小
着怕苦心便終身銅鉄

十二

學不必爭同異異於因性隨才同於真修實証譬如

適京或水陸異途或舟車異用至於抵燕薊歴宮闕
未嘗異也周子之主靜程子之體認天理朱子之格
致陸子之先立乎其大皆是適京異處其立身行事
之篤實光輝則抵京同也今人講學却只在程途上
鬧舟者鬧步者之勞步者鬧舟者之險究其抵止出
門遭蹶者有之中道反棹者有之夫何故口語沸而
躬修畧鹿見勝而實踐踈能實踐縱染指仙佛要自
道叛歸同不實踐雖開口孔顏仍是對面千里

十三

此路人人可到隨方可入逢水可用舟逢陸可用輿
可捨輿而改用舟可棄舟而復用輿至圓通無一定
之法至平常匪神奇之事一班偶窺終日席上執途
之人而聒噪語之淺丈夫耳賈胡得夜光珠不勝喜
剖股以藏不知此波斯童之拾以接鵲者也和氏得
荊山璞以為絶寶獻而獻之楚王而刖其足不知此
卞公藏中之盈筐塞屋者也珍所得為秘密法不幾
剖股以藏珠乎語於人誇刺紛起不幾獻璞而遭刖
乎政恐見咲童稚為富家翁所駭

十四

今但能為子孝為弟悌為臣忠交友信便是真學問

真聖人之徒何必黨同伐異尊已卑人呶呶煩舌終
其身孔子憂學之不講矣然不似今人聚訟講仁而
克復敬恕導其所長講孝而色難敬養砭其所短治
人以人不立死方以醫活病也若謂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世豈有事親而差溫為清從兄而差徐行為紾
臂考無是理也此心至明不問靈愚揔有箇恰好指
南車在但怕不為不怕不知怕不肯上京不怕丸差
路頭故愚謂學不必講講不必另開門戸脉脉地躬
修上勘對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十五

原缺第十葉

忠佞捻競進趣忘實証鶩虐名緩豎立急溢餙所謂以隋侯珠彈千仞雀哉明光錦作袴褶用也雖則哄過兒童憐稱市井不免受譏長者見哄高士況盈虧有分跂望徒勞人願難滿天機易喪是雀未下而珠已碎袴未成而錦先敗至於塞上之馬回賀為吊焰甲之飛以身盃膏則珠碎而更廣墮坑錦裂而仍憂血指勘破此局為國工降伏此魔是大雄

十六

宋人啓事云選衆所以籠豪傑亦能銷壕傑之心場屋謂之與賢能翻為老賢能之術總為這些伎倆斷送多少歲月是誰下此圈套簸弄古今英雄戰爭蝸角之場奔走蚊眉之杪逐利於爪甲而捹捐顱頂之尋求競名於一朝而措誤千秋之料理不佔王侯與螻蟻俱盡豈知崇愷齊炯花共消舞女歌兒簾幙中繁華安在唐陵漢寢荊棘裡歲慨彌新何如西首餓夫秋日冬霜凜烈更看東門喪狗岱山冰水悠長陰語作清鍾喚醒中宵之夢化城為彼岸催歸大海之[illegible]殺老云生前富貴死後文章文章上儘多事業杜牧云發知窮通有命恨不十年著書著書外有大經書

心之感也當積陳勝味如嚼蠟無悠之感也

十九

仙人煉形化氣長生不死本於絕粒其營營口腹之奔走者皆旦暮為朋者也惟物亦然龜以不食而不死猿鶴螭蛛之不食者不死諸蟄秋坯戶冬墐戶春啓戶歷三時不食亦不死惟嬰兒亦然嬰兒居母腹以不食而有生以出腹乳穀而有死吾以此遶養身為不死於饑而死於飽是以過食傷生節食減病胎食延年外道亦行餓忘居先佛日食一麻或十麥或三日七日一麻麥最後嬲趺四十八日而成佛生長元氣中與胞胎中無分別襲氣之母可以果腹遊氣之祁腹無充餓有大爐鼎有非爐非鼎不杢生熟物得長年也（抱朴子云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矢）

二十

得之不得有數總在一盤中乘除苟得不多於合得盈於此者虧於彼蹶得不蚤於緩得甲之豊者乙之耗賭得不巧於明得以宵餞者以晝乏苟得不早於合得此名污而彼名絜蹶得不肩於緩得此蹶彼而彼安黃賭得不埒於明得此廣敗露而彼獲愉恬識置同一場空識是異操可儆慛僅見而有物抑揄開

之釋氏一身有二天人相隨禍害二者同生一者同
名虛頤空異天人笑我容蓄陰謀天人嗤我橫來橫
去天人弔我吾請更是天人照我

二十一

感動人全在無言處着精神易所謂絪緼交媾也一
落言路便屬鞭驅便是籠絡未施信而民信未施敬
而民敬報不以施也誓作而民疑會作而民叛作誑
有壞也琥珀拾芥磁石引針不煩要結兎絲依草女
蘿附松非本約束苟我之感彼如慈母之乳哺嬰啼
鼉竈之思望卯剖則彼之應我如月將盈而腦已滿
胥未下而礎先潤以言感人如以水搏沙耳水愈多
沙愈渙是以中孚則豚魚可格誠薄則親戚為仇

二十二

傳議盡言記箴溺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惟情闘
向骨詛切金蘭彼或挽弓此當挿羽苟非其人吾姑
守口與貪墨人言不言留床載石以為規其蠱蠹之
不飭也與忍酷人言不言滴鞭象刑以為誘其暴如
乳虎蒼鷹也與附勢人言不言鑿竇踰垣以為訐其
媚竈倚冰山也與戀官人言不言焚魚懸車以為好
其祿爵與馬之豐榮也我無心發我有心[illegible]

歷膽彼員懸肺肝取怨取憎易於反掌故曰直如弦
死道邊又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但守一默可當
三緘

二十三

龍以不見為神鳳以不數見稱瑞凡鱗見而網罟加
之矣凡羽數數見而矰繳及之矣是以白龍魚服遭
辱豫且鵷雛過腐鼠之塲鴟鴞作嚇詫之聲人猶是
矣莫疑人之嚇已含靈龜而腐鼠先自嚇也莫嗔人
之辱已去為龍而為魚先自辱也晉平公危坐亥唐
之無欲而伸足於有欲之叔向魏文侯拱立段干木
之逃富貴而倨色於通富貴之翟璜故曰處為遠志
出為小草過餌不顧為魴鱧迎而吸之為陽喬石中
有火滔天無所沒其焰火出於石杯水得以制其焚
如此道者可與論行止

二十四

莊子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解謂不得已而事之
非也子路仕以行義轅子逃君猶逃兩是此意天地
間山澤之卑高人物之貴賤宮宇器具之低昂俯仰
信手觸目靡非君臣雖欲逃之逃無所也此義固荐
君臣薄矣賢者謂逃君無以成功名不謂王事靡盬

不肖者謂逃君無以取富貴不謂股肱當竭已而根節盤錯則袖手而逃拮据天步艱難則委擔而逃禍患始居君為奇貨維棄之如敝屣身數逋逃進退無據吾嘗謂古人之掛瓢洗耳脩然林壑不是逃以其人廉頑立懦冠履之節槩植於此今人之戴星流汗依依廟闕却是逃以其人營私殖利令共之所維裂於此

二十五

我與人與物要在分處看合莫來合處看分合處看分則胞膜之外躰非吾躰父子兄弟可盡仇讐矧跌

逐乎譬之於水始於崑崙至於砥柱九派於河歸墟於海源委來去各不相知分處看合則法界之內性同此性胎卵濕化咸関痛癢矧儕偶乎譬之於木千葩萬葉附蒂於枝枝附於幹幹附於根根梢本末的非兩截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分處看合也親親不親民仁民不仁物合處看分也嗟乎人㝡恨是胞膜作藩籬耳孰抉胞膜孰剖藩籬觀我非我吾願偕之鷇食鶉居之世垂衣卷領之時

二十六

大父大母生人生物總此血脉了無分别須如[illegible]

莫人命同殺一物與殺一人同枉殺人者抵罪於士師庭有兩造國有三尺也枉殺物者抵罪於冥冥之士師物不能造於昭昭能造於冥冥也此是實理無須猜度今人以物生物死為等閑以殺生養生為律令未之思耳毋論情慘報應更是忍割心腸吾嘗恨鼠夜為設機眠不貼席衷如按劍仍起作機退乃安寢以此自信心所不忍無間靈蠢無分恩怨且躬多惡趣動虞悔吝非金木訊之即陰陽餘之我與彼等為湯鑊之物等在刀杖之下同病相憐得無芝焚而蕙嘆狐死而兎悲乎

二十七

人能見虎豹不驚驪龍墮其前失聲而咤動於遽也行險阻烈風雷雨不迷室中見似鬼者坐起㤿怯惑於幽也鼎鑊在前蹈死不旋踵而流連唏噓於床笫之聚散溺於井也塵視千金敝屣通侯之印一簞豆不免微色露於微也貧賤忍寒餓突無烟身無襦偶豈際而不重帛兼珍不意憔悴於遇也馭百萬之師如一人身斬馘口正流沫入對悍婦狠子而咋其舌歉於伊也智周名物之變思通古今之玄而之爪長髮生胎腭不可為解蔽於近也惟有道之士無緩[illegible]

無幽明無其苦視莪如著居貴以貧剛腸不剉於庭除遠心不蔚於眉睫

二十八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醌其名也屨脫不納於瓜畦冠欹不正於李下遠其跡也存韶推者斥鄭衛之音養嘉禾者芟稂稗之草憎其似也追乚年而泣道路之多岐染素絲而悲蒼黄之數變思其始也崇孝養而却足勝母之里尊儉朴而回馭朝歌之邑慎所過也名且酏之實何如矣跡將避之心可知矣似者憎之真不亂矣思本始可以坊末流慎過從可以核修檢

二十九

蟻穴潰垣蟲穿腐棟燎原熵於星星之焔滌邑濫於涓涓之流故君子謹微花侈開而隨萎衛過良而反昳日中為昃照之始月滿為虧光之傒故君子持盈一興居之不時可以隙疾一飲啖之不節可以傷生談言調笑戈矛藴焉宴安衽席鴆毒懷焉微之不謹著無及矣勿恃繁華顛頹之階㴱已伏毋驕富貴敦乚之媒妁在斯禍與福鄰其應眉睫蟲反為輸頹彼枯槔盈之不持傾可待矣

三十

物無貴賤貴賤以時夏珍絺而集莿冬抱𦆨而捐絺物無通礙通礙以地陸輿行而舟梗水舟利而輿窮物無好醜隨俗而化居齊魯者美髻高而譁髻壂寓吴越者安粧淡而駭粧濃物無羸輸惟人所命接瓔之戲別之以朱墨而盧塞異象奕之戲名之以車步而强弱分具眼之士以此閲世毋與時爭貴賤毋與地競礙通毋喧好醜於流俗之口毋較羸輸於聚戲之場人無持操我有定觀百態轉𥿝寸心惟舊聳塵如幻寂照常圓

三十一

盛陽鑠金流汗其生在子而二寒在陽生之後至於春而未解積陰墮指折綿其生在午而二暑在陰生之後迄於秋而彌烈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二寒生意盡矣而勞之成之諸蟄之振動根荄藴於此二暑生機迆矣而熯之燥之百昌之愁斂剝落收於此是以閉為啓以啓為閉也以此信方寸地無覚猛相無已未發憧慈中劍佩鏗鏘嚴毅中圭璋温潤不睹聞是群動交作時萬感應是洗心退藏時非我震物我本無喜非我容物我本無怒我無静躰孰為月蠹

識無動用誰是天根

三十二

宇宙以一氣為窠蓊高無蓊深無底無空隙處無停歇特大者驗之於天地天行日一周地承天特行以氣行其驗之於日月會天而旋繞月會日而盈虧以氣會其次驗之於品物物自無而絪有復自有而歸無氣絪縕之小者驗之微塵深閨縵幔之內微塵遍滿翻揚氣調揚之此理在人驗愈親切人惺然為神翻混然為爪髮筋脉神妙而圓明覺而照靡爾生屍爪長髮生筋特脉搖靡分朝夜內呼吸而成息外動搖而成屈無非此理或問天地之外何物曰氣無外然則天地無邊際耶曰氣無邊際故易稱太極老言混成佛說虛空

三十三

堯夫數以十二時盡天地一元之終始以一萬八百年盡一時之終始而前之開闢後之閉闔復若其年是天地之生人生物不過六七萬年光景此體說也虛空無首尾以一河沙數一世界河沙易盡世界難窮孰測其成熟寬其壞何者數有首尾無首尾者數之所不能通也故數可知近不可知遠皇極經世起於唐堯不及唐堯以前袁李推背止於繼周不及繼周以後此其證矣雖有至人指彈千載掌觀六合無以知其無始之始無終之終綱數學乎宋儒病孔子之締而尊堯夫之數直是通人一蔽（緯書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列子伏犧至今三十餘萬歲漢書上元至湯代集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

三十四

人精神對幹辦捲當特須提得十分起對繁華熱鬧特須放得一切下人識見對修短窮通處須出到天地外對根塵背合處須入到繭絲裡

○要一腔鳶魚胸次涵養性情要一具龍象規模珍重行止要一聲霹靂手段揚確古今要一點鐵石心腸驅遣貨色

○心欲潔怕有物從上面堆添量欲寬好容人在中間行走眼欲高不被轟天赫地震壓氣欲降還將惡道窮家接引

○見真性之圓滿無量無邊納世間於方寸如四大海匯百川之流吞吐日月見色身之去住若有若無銷七尺於纖埃如一浮萍在大海裡出沒波瀾

○以空花弱絨看百歲光陰無勞執着以落葉聚散看滿前春麗莫究根芽以一堆白骨看鉛黛嬌娥豫

就咲詩以幸胸黄梁看冥黄薰吟何善經書

〇了變態於無定浮雲點空洞横逆其何心飄尾破
甑身遭苦以若飴猛火鍛金神觀化而不亂寄物還
主

〇心莫用盡留聰明以還造物宮莫做盡留權勢以
還朝廷錢莫使盡留貫陌以備荒歉福莫享盡留餘
蔭以庇兒孫

〇生涯儘廣莫傍人籬落經帶衢路儘寬莫隨人脚
跟行走滋味儘多莫拾人涕唾咀嚼氣焰儘別莫借
人面皮頂戴

〇有好清冷世界火宅裡不是納涼處有極安穩水
陸苦海内不是問津處有大富饒寶藏朱門下不是
求財處有真快活前場紅粉中不是尋樂處

〇好山好水好經卷休輕放過閑風閒月閒身心須
有領會淡粥淡飯淡生涯恰好受用冷官冷地冷交
遊不惹煩惱

〇不講學市兒村叟人先覺不吟詩流水高山音有
遺不添房蓬蓽寬然闊八荒不廣畝草野樂處田千
耦

〇漁濤彝算春亦不在瀧預裡缺陷難填摧輪不在

棧道間順中有逆路走快風滴險蓬急處存觳觫牽
駿再要收韁

甘露園短書卷之三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鏡喻

經籍中言人善惡如鏡照形外無以易其面目又如秦宮鏡照膽內無所遁其府臟言善如照婦女之倩盼端麗或中靡邪思而結紐綢繆言不善如照婦女之亢鼻臼額或慾火中烘而膽躍心動於是乎浣紗傾城之姿柏舟黃鵠之操以為娥媌相似幸貞信之見察也愛身併愛其影而醜䳖有加嫫母無鹽之女乘垣涉洧之姊以為窮其奇醜暴露其中冓之私也不咎己而咎照己者撲之地曾子歌商頌聲滿天地子夏讀四代之書彈琴慷慨愛身併愛其影者也春秋罪我祖龍除謚法丁晉公不信古今有忠孝事不咎己而咎照己者也

火喻

人以形為質人徒形形德而人死猶火以木為質火焚木木燼而火滅消滅而域所以焚舌魂來歸白所以焚胖急管繁絲所以焚耳椒芬蘭馥所以焚鼻左嬙右施所以焚精由思盤折所以焚骸極慮冥思所以焚智兵謀獨烈其質彌壞

天地

素問曰天積陽地積陰列子曰天積氣地積塊廣雅曰天輕清地重濁是皆以虛空言天以凝結言地也文子曰莫高於天莫下於地康節曰天依地地附天天依形地附氣是又謂天自天地自地也此語粘滯胸臆幾三十年今老矣始覺其謬釋氏論七大虛妄其論地云麁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更析鄰虛即成虛空其論空云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人鑿井出土一尺即一尺空虛空淺深隨鑿多少蓋言地之與天皆妄心計度而名之耳天未嘗不凝結地未嘗不虛空即天亦是地地亦可言天也今人謂星辰雲山鳥嗁花絢俱在虛空之內然儘彼虛空分量總涯塵土絪縕此塵此空原無分別是星雲花鳥皆必不在凝結內也今人謂原陸曼衍陵阜高廣皆為大地然即此礙處便是空處此空此礙亦無定質是原陸陵阜何必不為虛空也孰是天而孰是地孰為礙而孰為空哉又況生滅去來於其間無以異於空中華水中影而欲安域邑立田廬計長久擬親疏人我崇賤悲欣為真實耶哉偶思及此不覺手足蹈舞舐食

日

列子小兒辯日一兒曰日之初出大如車蓋及其聚時如盤盂為初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之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為初出去人遠而中時近也兩小兒之言迭令爭喧未已前漢關子陽左袒初近中遠之小兒謂星宿皆出東方其間甚踈相離丈許及夜半在上視之更密相離尺許知上之遠於傍也邊宜涼而反熱者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

近殊不同焉日中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始出陽氣初來故復涼於其在西桑榆間也後漢王仲任推斅初遠中近之小兒譬如屋高三丈一人在屋下中央一人行屋上中央是為屋上人與屋下人相去正三丈也若屋上人偏行東掩及西掩則屋上人與屋下人相去過三丈也日中時如人行屋上中央日出沒時如人行屋上東西掩日中為近出沒為遠遠故涼可明知矣近宜大而反小遠宜小而反大者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晉束晳謂日無小大傍與中等傍視則天脉在側

故視日為大而日川有小炎既遠所在有伸壓耳壓而形小伸而形大如初出色白者雖大不甚色赤乃甚大耳此終以人目之感為小大也梁祖暅謂仍無遠近傍與中等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乎視則易仰矚為勞也懸珠百仞之上復置之百仞之外從而覩之大小殊矣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諸說紛挐未審誰是揔之一言可蔽聖人存而不論

日城

經云日城高廣二千四十里月城高廣一千九百六十里星宿城大者七百里中五百里小百二十里方

正如宅遥看似圓日城天金天玻璃所成月城天銀天青天琉璃所成俱為五風所持而行王居其中壽各五百歲子孫相承所云日天子月天子是也按此則所見懸象特城郭耳別有日月星辰主宰其間殊非塊然之物南華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淮南所謂姮娥竊不死之藥奔入月中義與此合今之論者但曉為陰陽精氣恐未是天之茫浩無垠風雨雷雲之起滅不恒可謂精氣日月星辰麗天成象灼然可指設非是中有主何緣進退遲速遠近虧盈今古如一何緣薄食晦明隱見凌犯拋

閑人事又月城視日其小百里而靈憲謂日月之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以為月體並日亦非是今從日月初出時察之二輪廣狹一覽能並不爽銖校且天體廣矣二輪幾何能當七百三十六分之一也

日行

有人問佛日月能行遲速何如佛言譬如四善射人各執弓箭相背而立欲射四方有捷足人言汝等一時放箭我一時手接俱令不墮於意云何答言甚捷佛言此人捷疾不及地行藥叉地行捷疾不及空行藥叉空行捷疾不及四天王四天王捷疾不及日月二輪日月捷疾尚不及堅行天子(即月天)易曰天行健占候家言日行千里影移一寸皆此義也於乎歲以為驛息而二輪之行已不知幾千萬里我以為姑徐而千萬里之一去者已不可以復追是以大禹趨時掛冠不顧尼父問津轍席不煖文王中昃廢食周公仰思待旦既耿雪以聚螢亦懸梁而掛角嗟分陰之可惜悵髀肉之復生意念深矣今人終日悠悠加以緩緩虛拋歲月浪費光陰以彼無涯供此一擲流連杯酒之中惰塌烟花之裡朝烏夕兎看作等閑非蠹今蟬了無驚怕靈曜驟移衰顏驟現知識不長見聞獨下生為朽木糞墻死則寒烟萎草斯志士之大恨也

星宿

石氏星經謂東方青龍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氐為胸有房房為腹有心有尾有箕箕所糞也北方玄武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俱龜蛇蟠蚪之象西方白虎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班文也)觜首參身也南方朱鳥七宿井首鬼目柳咮星頸張嗉翼翮軫尾也史漢天官書天文志及鴻寶靈憲等方次序次同此後世多祖其說而釋經乃以昴畢觜參井鬼柳為東宿星張翼軫角亢氐為南宿房心尾箕斗牛女為西宿虛危室壁奎婁胃為北宿是東西南北俱舛戾所取四象俱孟浪也又象緯變異宜普天同矚而首楞云此閻浮提大國無數或此國人同感惡緣則此土衆生或見兩日或見二月暈適佩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其餘國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是又謂日月星辰原無變異所見不祥特隨所感為所見耳豈佛出去中國遠東西南北方指各殊

而變異繫人事感召本以安心結成妄念故有見有不見耶唐太宗時突厥有五日並出三月連明突厥見而中國不見是其證也即中國不見不可謂日月無並出連明之理華嚴云閻浮提雨具諸天相万大旱時驟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摩尼寶珠）方收穫時霖雨不止實害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伏也其雨以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膳也中國人知雲合而雨降耳豈知靉靆霖霪所從來哉三痕之理亦當如是

輿地

西天利馬竇浮海入中國作輿地總圖圖方五尺有餘而中國在其間方不盈寸或謂胡眼孔大薄視中國中國雖小不應撮土如是而予以為胡張皇中國誇大之何者世界莽蕩禹迹能幾醯中之鷄核中之蠹未足與語天地之大全也史記三騶傳云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小）海環之如此者復九各為一區人民禽獸莫得相通於是有大瀛海環之為天地之際騶衍之說云爾而其說未備長阿含經云須彌山在西天下之中中國西夷在其南如是復東西南北各有一天下須彌山外別有八山圍遶須彌山山下大海廣深八萬四千由旬海外有山名大鐵圍為閻羅王地獄處此山四周圍遶日月四轉於其內名為一國土一世界如是千國土千日月千須彌千鐵圍千閻羅王名為小千世界即此小千數滿一千名為中千世界即此中千數滿一千名為大千世界佛世尊之說云爾以此度之計中國在五圖中一微塵耳何言方寸也嗟夫堯舜之所拱揖而讓讓此一微塵湯武之所放伐而爭爭此一微塵窮微塵中之爵祿名譽乎吾儕小人方斤斤計筭時而嚬時而笑時而攘臂火踵所為淪亂其腸腑而憔悴其面目者為物幾何日不足而夜繼之也

無情

經云如上梟等伏塊成兒及彼破鏡以毒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鴟梟食母破鏡食父）按此則懸梟破鏡都無種類一則伏塊一則抱果以為爲則視果若胎意想所注能使無情化為有識既肖其軀復受其性乃至鳴聲一一相類念極成形精專結念昊可猶長又按梟伏於母而食其母鏡抱於父而食[illegible]

以思議此以怨往是理安在維塊與果木無情識盡
無覺知永斷諸苦一旦抱伏孫相變化失抱互受生
此妄形如夢復醒背忘今憶寒暑饑渴迷幽夢遊生
老病死種種由斯有何因緣令我若是從抱伏者非
我父母實我冤對冤於何有而不食之乃知有情不
如無情雖復無究勝有生嗚呼噫嘻

冥解

事有懸悟而冥解更不可着思維擬議者鼻司嗅闕
於顚者不別芳穢術律全嗅地而知軍近遠取聽聲
臭人衣物而知貴賤吉凶殑伽女又復無鼻而能嗅

口同嗜異於味者不察苦井前昴食飯而知勞薪所
炊荷朗食鷄而知鷄栖半露食鴨而知毛黑白處驕
梵鉢提又復異舌而知味耳同聰聾於聽者不辨宮
角介葛廬聽牛鳴而知其三生子二為犧陽翁偉聽
馬鳴而知其訴他馬目盲佛圖澄聽鈴鳴而知劉曜
當擒首爵單越人聽無遠近無小大一一皆聞跋難
陀又復無耳而能聽目同視瞻於色者不通玄黃離
婁能視見隔垣一方人鄰朱態見千里外針鋒百里
外秋毫之末文摯視龍叔背而知其心六孔流通一
孔𡉏室非婆提人睛中辨色鬱單越人矍 危人提

視徹山壁都無障礙阿那律又復無目而能視異
識豈所謂視聽不以耳目六根互相為用者耶

好名

會稽虞仲翔自謂疎節不媚時死當以青蠅為弔客
即一人知已不恨杜預鎮襄陽伐石二銘述功德一
置山巘一沉淵底曰懼他日陵谷變遷也夫二子亦
何汲汲身後名如此揚朱有言矜一時之毀譽邀死
後之餘名餘名豈潤枯骨邪然枯骨而名榮勇為之
矣孔子繫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論夷齊曰到于
今稱之論管仲曰豈若經溝瀆而莫之知其自處亦

曰惡乎成名曰吾何執曰疾沒世而民不稱然則聲
名亦聖人不諱哉陳埴曰三代以下之士惟恐其不
好名嗚呼是奚論三代也

虛空不壞

佛告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為不壞然終不聞
壞爛虛空旨哉言乎吾乃知成者壞之基生者滅之
胎也虛空無成無成無壞無生無生無滅矣
試舉其粗組繡丹朱之服而必敝也金珠貨貝之用
而必盡也玩好奇麗之聚而必散也猶曰是非堅牢
之物也瓦蜀山以壯居川未燬而長刷棟宇之矣瑤

洛陽以連田足未徧而匣笥有之矣教歌兒舞女以供娛曲未終而為人兗下陳有之矣猶曰其子孫不能守也董鄧之嬖媼梁竇之權幸溫莽之篡立建節而暮就烹躬披衮而腹俸刃求牽犬出東門[illegible]妻子為黔首不可得又有之矣揔之釋氏所稱世[illegible]者是顏觸有言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當貴清[illegible]自娛未便皆空粗可救壞

古器

宋徽宗崇尚古器官以此鬻爵民以此贖罪始而討之人間既則搜之地下於是三代以來鼎彝印璽鏡鑑諸物咸萃尚方先後堀墓亦破壞殆盡雖比下墓亦復不免未幾二酋入寇汴京失守殿閣所貯輦輸之虜庭虞之敦夏之璉商周之瑚簋移之腥膻糟穢之場而牛鼎象尊鴈灯龍焙以供爨炊而薦馬秣殆墟墓之一厄實古器之一羞也然前者既已敗轅後人猶復倂攣百巧營苟多方聚歛外以誇示賓友內以傳之子孫又或識盲耿遺鑒昏名賈李斯之徇枷相如之犢鼻陋巷之簞瓢雷澤之漁蓑將蒙登錄不為誚矣吾所見異是見觸目皆古器古畫圖而嗜古者[illegible]焉而莫之問也山川陵谷之高下淺深日月星[illegible]之出沒舒卷物有最先陶鑄於此者乎雖繪事家有生氣流動於此者乎傾囊取之而不吝禁臧之四通六達之衢而不虞寇竊而嗜古者委棄焉而莫之收於此況所嗜盃鴨則所獲無奈誇莫古於二百嗜風雅而宮府閭巷之金石被而絃管奏者入吾耳書莫古於虞夏嗜典謨而精之為微危之授守粗之為璣衡笙鏞華虫藻火之制作藏吾府易莫古於幾畫嗜卦文河洛而先後天之所垂神龜龍馬之所負陳吾含此胷懷中絕代寶亦方寸中最快活事可以娛賓可以裕後何必輕家雞重野匹不寶己之明月夜光而他人之寸璧纖璣燕石周璞日垂涎無已哉

拾遺錄云宋江夏王義恭性好古器遍就朝士索之侍中何勗惠其無厭遂與狗枷犢鼻令左右箱舉送之戲曰承需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秦漢間物加須珍重丈子云秦士好蓄古器有人持枯木一杖求售曰伯俞所泣杖也士大喜傾囊酬之仙日有袖瓢來者曰陋巷中物也士益喜罄以負郭之田又有荷蓑來者曰舜漁雷澤時所披也士喜過望盡所居宅償焉三物既得貧無以衣食而嗜古不已左[illegible]俞杖右採顏瓢披虞帝蓑而乞于市曰乞太公九府錢一文

脫俗

珍異瓌奇之物雖舉世絕無而僅有以之誇三家之[illegible]艷五尺之童可耳自有識人視之不滿一笑所謂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劍吷也李[illegible]賢皇有大究节

竹杖其形方其本蟠結如虬虺李所珍也鎮澗西驛過甘露寺老僧與之談空頗醉淘以方竹杖為贈比再過則規圓而漆之矣李斯嘆惋彌日不知已之所歎正老僧所寶而與枯株殞籜作平等觀者也近時丁荊山應璧為豫章太守有酌水拔葵之聲宗室某欲交驩太守不敢通苞苴購得珍鱗二身黃金色首七星貯以綠池盆饋太守太守拒不受強之受則烹所饋對使者啖之曰形相佳耳味不勝凡鱗也宗子為失聲淚下不知已之所淚正太守所唾而曾不如好之以烹鮮之理與相國之不嗜魚也吾嘗謂方竹

削圓可以嗤俗子而高僧以為玄同禹彙之法燒琴煑鶴在他人為殺風景而在清吏則以破除貪慳係戀之心賀知章袖大賓珠與王老問黃白之術王老以珠易餅而食知章亦此意也身處聲華勢利之場直須勘透此局濃淡好醜了不驚心方節可規金鱗可膾無價實珠可易餅始不埋沒俗情中垂涎種種作乞兒相

心腎

養生家有龍從火裡出虎向水中生之說謂心與腎欲得常相交也交則水升火降百脉俱調不交則

[illegible]本沒焉苦從基以方配之心以前居南南陽位也[illegible]正南而一陰生胃以後居北北陰位也子正北而一陽生是南與北交也以卦配之心以虛屬離離乾體也偶其內索而得坤之女腎以實屬坎坎坤體也奇其內索而得乾之男是離與坎交也以二曜配之心以光明象日日出卯酉雞入日而踞其腹腎以幽隱象月月生酉卯兔技月而為之胎是日與月交也以二儀配之心以一以動宰曰天君天上浮三辰之光垂于下而為照為臨腎以兩以靜聽曰地戶地下凝山澤之氣通於上而作雲作雨是天與地交也因

所配悟所養

色火

人受病受累處鄉緣宿火驟烘急難撲滅而最難撲是色欲火故地獄中有鐵床銅柱之報王介甫云方欲念熾已置身烈焰中矣冥受此報亦復何疑偶見趙清獻公事不覺舞躍清獻帥蜀時先是蜀亂法不得携家例給民間處子數人供浣濯紉縫清獻每置之別室不令近寢中夜念及輒自罵趙某不得無禮一日侍宴中有戴杏花者公頗屬目因戲語云杏花[illegible]幸女應聲答曰梅子豈無媒公益喜宴罷將入

與女約俟我呼汝女唯唯入而濯足且呼女令老兵將盆水出時天寒熾炭於前老兵即持水向炭澆炭應手滅清獻大笑而止明日給錢五百千便令嫁人老兵發機之捷清獻改弦之勇俱奇絕世尊所謂迦葉佛倡流在人間也少年人胸中政不可少此一盆澆炭水

色戒

黃庭經曰急守精舍毋妄洩閉而保之可長活又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言忍欲則仙縱欲則鬼方縱欲時以為快事不知鉛飛汞走精蕩髓溢元神泣於其中也又道書以卦畫陰陽配精氣盈虧其論最醒併錄於此人壽本四萬二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乾者六陽完具未知動作施洩從此偹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姤䷫嗜欲之甚加以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則天地之中氣也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

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卦其氣終矣元精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此時歲月如驅牛就屠肆安亡近死偷須臾活耳然此為偹行人不守戒律者設若論縱欲則三百八十四銖往往併竭於歲月而應剝應坤已不待艾暮之年矣故曰有大猛火於中動搖猛火一燎肌髓立焦鐵床銅柱（地獄名淫者入此）俄頃事耳安計盈虧久近哉

財利關

打破財利關是為學小歇腳此語中人病痛非大力漢鮮不倒戈堅城之下者故孔子賢顏淵以簞瓢其臧子路也以不耻敝縕他如曾子之納履踵見原憲之敝席蔽門子思之三旬九食雖未盡諸賢底蘊要是有別跑次不以外累攖心求之晚近則薛文清宰執致政出京而不免絕粮羅彝正殿撰家居客至而乞米傍舍亦自千載未易裝點出來

膏明

牛馬為人驅駕力憊而死犬豕受人豢養身肥而死人知笑之不知今甲之羈縛於策綏祿爵之招引脥於粃糠以歎掌死以貪饕死甚於力憊而身肥於彼笑之於此卄之何也終身犒頃不如一日為帝[illegible]

慝金滓不如藏骨小筍乎殺戎馬而求狐貍援跛鱉
而失靈龜斷右臂以爭一毛折鏌鋣而競刀錐悲夫

權趣

權勢之地為衆所趨如醯集蚋如羶附蟻不招而自
應驅之而復來故舉動頻笑不可授人以意慮羶酸
一聞而蟻蚋聚族也非但黃白玩好不當染手雖古
文逸史法書名畫亦宜遜迹好文史而群王宛委之
秘汲冢孔壁之藏進好書畫而鍾王歐虞之臨池顧
陸曹吳之解衣進始嗜其物而忘其人之不可親既
親其人而忘其終之不可絕鼠憑狐假請託中傷為

累不小王介甫病喘藥需紫團山人參不得時薛師
政自河東還偶有之贈公數兩不受或謂公疾非此
不愈且小物不足辭介甫曰平生無紫團山參亦活
到今日竟不受面病黃黑一朝士以方獻曰此汗垢
耳可園荽頮面除之介甫曰吾面黑非汗垢曰園荽
亦治黑介甫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竟不治
於乎今不復有此人矣

大禮

孔子曰毋輕議禮章帝曰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然各
伸其不可磨之見而各守其不可奪之議未有隨人

主意為陰陽翻弄反覆如嘉靖中禮官之摸[illegible]
天子欲考
興獻帝則謂繼統不繼嗣以祖訓兄終弟及為據以
漢師丹宋司馬光程頤為人後議為不足據款
興獻后謁太廟則謂周禮王后得助祭以唐開元禮
為據以永樂儀注無謁廟禮為不足據款獻廟舞[illegible]
文武而疑與太廟之武功定天下者無降殺則謂舜
以文德揖遜而階舞干羽且祭統賤翟則知所貴者
干戚不得用所賤而去所貴款附
獻帝於太廟而疑與
孝宗並世則謂漢唐宋多兄弟繼立不妨與
孝宗同廟而躋之
武宗廟上款
獻帝稱宗則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說進盛德如
獻帝稱宗可款
獻帝配大享則以宗事文王嚴父配天之說進
獻帝為天子父配享可款賦
武宗皇后謚為六字而或云先朝例用十二字則以
弟嫂與子母不同而謂無事姑如事母之禮久之
天子以為貶損仍用十二字款

皇后行親蚕禮於外而或云
祖宗肅宮闈不制此禮則以祭總王后蚕北郊証而
謂令甲之有親耕無親蚕為缺典久之
天子以為無益仍廢親蚕禮歎異典章皆此類蓋無
忌憚之小人與侮聖言之小人合為一人紛更約束
之酷吏與著律疏令之酷吏合為一吏以從吏成就
外紛紛也獨所稱繼統一節差足自蓋耳閣鄉先生
鶴坡朱公嘉靖初為御史爭大禮數矣時某甲以議
禮稱旨召至京與朱比舍因乞燭于朱以觀其意朱
令從者盤捧燭應之云燭索有有照光明人燭無照
卑暗人燭竟不與朱以蘇松御史守揚州未幾削秩某甲力也

大禮二

按是時以議禮務迎合者日陞日新而靜議禮駁禁
迎合者則前激後日衰餒矣為
孝宗德澤在人心故
天子欲考其所生非盡豐禰而有餘於情也舉朝爭
之疏爭不已繼以伏闕伏闕不已繼以撼門呼
孝宗哭聲震內外繫繫而杖者幾二百人杖而死者
幾二十人編戍十餘人而罰此鐫俸者不與焉至於
洪武舞議配天議稱宗祔廟議減諡是何等事而相
顧循默無復有正色為
天子明言其是非者僅僅唐侍郎一疏而止始攘臂
而料弔終緘口為寒蟬何也楷柳大過懲羹於立仗
馬乎大臣唯諾如應嚮小臣容頭過身乎孟氏有言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賈生亦曰主上
犬馬待其臣臣將犬馬自為也前之摧抑犬馬待之
後之默默則犬馬自為路人其君而已矣惜哉

歌哭同日

司馬溫公以元祐元年九月一日薨時明堂大享朝
臣以致齋不弔及六日成服受弔是日明堂肆赦百
官將賀赦以公薨故不受賀欲往弔伊川以為歌則
不哭衆坡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或問[illegible]子朱
子亦以伊川為非近之論者多左袒伊川[illegible]氏
謂賀弔同日則方賀而遽有弔之心於賀為[illegible]將
弔而先行賀之事於弔為不誠又謂錦衣繡裳安得
遽改為素欲躍舞蹈安得遽[illegible]皆非也七情之
感可迭用而時出之當喜即喜[illegible]逆[illegible]喪之心於
未弔先也孰謂將弔而賀為不敬宜哀[illegible]哀不留有
賀赦之心於既賀之後也孰謂賀畢而弔為不誠溫
公國之元宰方以是日成服受弔寂無一人往弔心

安乎理順乎設賀畢而有君父之喪亦謂錦不可變素舜不可變歸乎即温公不得擬君父設父有慶事予賀畢而有昆弟之喪亦謂變素變縞為不可乎禮之吉凶同日而廢吉以從凶者多矣有因喪而廢祭者鄉卒不繹之類是也有因喪而廢冠者徹饌而埽即位而哭之類是也況吉凶可並舉而欲廢吊喪於賀赦之日乎論者以事出伊川為律令不知律無是也又伊川賣麥有問其值者曰依市價請損之不荅論者以為不欲自異伊川將卒遺命立其子主大中祀而不立明道之孫論者以為諸侯奪宗庶聖奪嫡然則衆醉而獨醒衆濁而獨清皆立異之人而一切士大夫皆可踐王侯之位而行其禮蘖生之稍具押檢者皆得以聖自命紾宗嫡之臂而奪其處也可恨

因果一

李士巍論因果有云伯鯀黄熊杜宇啼鵑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黄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明輪廻之不誣也其說未竟請更續貂若乃斯多獻珠龜齡聚毬闍譯一笑示微坡公五戒同夢房琯憶尺牘於[illegible]中省悟新三生於叢下黃骨血翠環轉世真希元羽客投胎鑿離奎紫府真人富彥國崑崙上座李昌剩郡驗澄空建閣之言蕭營重來終玄度造塔之志蓬萊名館以野樂天靈芝作宮端僕平甫赤脚大僊為宋四帝赤脚未改白骨道人為馬南仲白骨重觀寬家墮地東昏以佚景鬻梁怨氣入關濟陽以伯顏滅宋近世則劉誠意北斗六星來此處復歸此處王新建南安上座開門人即閉人劉伯温將没謂其子曰吾欲還吾故處子問何處曰吾北斗六星也王文成征思田歸至南安偶入一寺見是寺有上座僧將入寂命其徒鑰所居禪室戒毋開曰姑俟我文成見爲鑰甚固問之其徒以師語對文成曰我即閉門人也開之几有書塵封其上拂而讀之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問前生事開門人是閉門人若此之類其凡甚多他如田鼠化鴽庫砂雉雉蠒于蝇飛布穀鷂鳴有魚為鹿復為鷓鴣有蝗為蝦復為蜻蜓駒搖之先其名蝴蝶螟蛉之後是稱蜾蠃蒼鷹化鳩去暴而即慈蜣蜋蛻蟬舍汚而就潔物誠有之人豈不然譬以浮漚藏於此而興於彼有如大冶前之鉶而後之鈎天上人間從業緣轉毛群羽族以積妄招昔為田謚種種種有時出生今為鏡受形妍媸隨所偶對根鈍者迷窮昔因性利者悟今茲果出河而入海波不異濤瀾盡而膏續火即是燈

卷二

因果二

予誕生前一夕先慈夢仰山禪師降室中授以丹砂一握而予性喜僧喜禪定愛好佛語更多持戒歲已丑遊維揚偶過法雲寺見阿羅漢尊者像一一如舊相識意悚然眙愕久之一僧瞋目禪寂其傍即曉予意張目謂予爾原初是此會中人復悚愕叩所以不荅隨憶先慈仰山師之說悟乎生喜好因緣信此身定有前後獨手握丹砂相授仍不可解

因果三

司馬君實作禪解頌云忿氣如烈火利欲比鋒鋩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等浮雲是名極樂國真希元讀普門品亦云利欲熾然即是火坑一念清淨烈焰成池貪愛溺沉便為苦海一念慈覺船到彼岸其意謂地獄水火特佛氏之寓言耳六祖為韋刺史說法有云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息毒害除魚龍絕行十善天堂至祛三毒地獄滅此君實希元所由起論也然立論雖同細觀自異佛語不虛天堂地獄水火事害無非實事大闡提人律之以名義不恤警之以刺辟不懼依希顧畏生回向心者獨有地獄餓鬼之說處覺震怖其胸腹而鉗繫其手足必如曹溪語方無與若從二公則生死因果俱成孟浪從頭公案湊底掀翻而於諸佛教化眾生之意與眾生所悚息不敢動者悉付之烏有無是矣夫安陋而養浩息欲而去貪豈可望之濁惡世秉彝戾東者哉

鶴言

李衛公遊嵩高見一病鶴作人言曰我烏仙為樵者傷腳得人血可愈李即解衣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未是可拔眼睫毛持往都下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如言中路自視乃馬頭也從嵩至洛所遇皆非全

人皆犬鼠馬驢之類惟一老翁是人因傳鶴言老翁笑宣臂出血李得之以傅鶴鶴便冲去此語殊怪亦有精理豈世之博帶褒衣身將相而談理與者以慧眼照未及轉世已戴角而披毛即以法眼照亦徒而衲鶚而言馬牛而襟裾特血肉睛為睫毛障覆乃不自知其非人耶吾未知己身作何等物安復得爲而仙者試拔毛指示我耶古稱真人人誰是真無疑一切為幻為假僅似人耳作鶴事一笑

仕路

今人相與縱在面庚上擴弄精神圈套中裝扮手脚

遷翺翔述為秘密藏不知其為罪為賊也雖病痛傳染已過在仕路上此症尤多每酧對必有一段便辟稱頌之語有一種軟熟柔曼之容有一番降抑卑陬之度而其實不然口蜜而腹劍貌安而中險禮卑而氣昂平居則調合宮商人盡膠漆譬之草木猶臭味也小有芥蔕風波起於平地雲雨作於手反覆間面與背為兩人中與表為兩心盖鄭注之佞詞泉湧諂闒之嫉媚傾意臨卬令之謬為恭敬李義府之笑裡藏刀和合歸併而時出之不自覺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此仕路上不肖人十二字小影

爾我

水有江淮河漢滙之於海為均水天一之氣同也金有鈎鈒鎗咼液之於冶為并金地四之氣同也雖火亦然敲石之焚可換鑽木日中之焰不殊井底雖木亦然栽彼合此可接而榮以此附彼更寄而生皆以其氣同也惟水涸而金蝕火滅而木枯斯氣絕而貫合無由耳人同此氣水火金木土交會而成形水吾血脉火吾煖觸金吾骨骸木吾毛髮土吾肌膚形而上者吾神明試以己精魄貫於人之精魄而悟矣以彼神明交於己之神明而不相謀矣於是乎戈矛操於一躰胡越生於同室瘠人肥己而麻木不仁人嗥己笑而痛癢不關夫何故爾我分而形骸判情識多而渾沌死然則計爾較我之時為水涸金蝕之時情熾識棼之日為火熄木枯之日記曰人者五行之秀氣吾曰人者五行之絕氣孰忘爾我去情識以遊於五氣媾會之初乎禹稷之猶己溺猶己飢乎仲尼之家天下人中國乎

兄弟

枳首蛇一身而兩首一前一後每行時一首行欲左一首行欲右欲左者囓其右欲右者囓其左不知其

還自傷也鬼車鳥一身而九首俱前向每見食張嗉奮頸鳴聲嚇嚇一首得食八首爭之食之不得下咽九首俱傷不知其共一飽也今兄弟之親雖稱異形其實一躰片言乖忤往往鬩墻小者紾臂大者操戈其有以異於兩首蛇之行相囓乎斗粟尺布孜孜計箅公私聚訟結社而造其有以異於九首鳥之食相爭乎嗚呼枝連氣合同根並蔕於我覺痛即彼之痛雖彼有得猶我之得而負念孔懷奚為不令令嵩角弓愧死原鶺悲夫程子云能將一箇身放在萬物內共作一般看更有何方礙萬物皆我矣論常譽

忍欲

陰子春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每洗脚輙失財敗事守梁州時亦以洗脚敗黄魯直詩何須忍垢不濯足苦畏梁州陰子春指此事足垢溫滌家常事耳不知何緣與敗失相應後有不可曉者予自三十後代先嚴綜家但房室不謹明日定有不如意事非嘗應之不惬即舉止之多顛失財敗事時時有之十試而十不爽也意人情物理與身相樞精氣一耗則樞捩已壞更欲鼓動翕張之而無從耶吾嘗謂今人立身亦必事事絶人但能執心忍欲即無不可為無不可勝

欲仙而仙欲佛而佛欲入火而燄冷欲入淵而濤開西來教有八萬威儀四千細行一斷欲必超騰而生天一縱慾必淪墜而入獄此語鐵定斷不我欺

婚媾

自同姓不婚之説倡而後世世守為家法奉為律令是則然矣然有姓異而不可婚者如魯之臧展季孟皆出自姫是臧展季孟不可婚也齊之欒高崔慶皆出自姜是欒高崔慶不可婚也他如劉累之後為范氏伍員之後為王孫氏崔杼欲娶棠姜其兄不可曰君出自桓臣出自丁此姓異而不可婚之證也有姓同而可婚者如琅琊之王出於稗覽太原之王出於仔晉厥后王沈以魏晉名儒與王昔婚王伯與以鄭玄高弟與王處道婚俱同姓也又昌黎張仲婚於同姓張璉濮陽太守劉嘏婚於同姓劉疇一時清議並無譏貶漢有盖寬饒唐有盖嘉運而寬饒之盖其音從合嘉運之盖其音從踏此姓同而可婚之證也總之辨所出耳然吾以為此掩耳盜鈴之術非塞源拔本之方也辨姓之説始於周周姫姓周所與婚者非齊之姜即宋之子宋之先為契契與稷皆髙辛氏後也雖周姫而宋子自高辛氏視之一家耳齊之先為

炎帝炎帝與高辛氏又皆少典氏後也雖周姫而齊姜自少典氏視之一家耳然則周所稱辨姓毋亦辨之於近而遠是遺耶安在其同姓不婚哉

諱

父母之名為人子者諱之可矣他人可不諱而亦否必以諱望他人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大功小功不諱又曰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親如功服已不諱矣況疎遠乎雖子之於父母孫之於王父母亦有不諱之時矣況他人乎入門問諱問諱門以内耳不隨地而問之諱之也今乃私然聞有過而觸其親

[illegible]者則拂然而不平而應對[illegible]要人之前則改容
文義以遷就其脅肩諂笑之態而恬不為恥此何禮
也五代時大璫楊彥朗為監軍臨淄令石昂來謁彥
朗家諱石使贊者更其名而呼之曰右昂昂曰我姓
石非姓右內侍不得以私害公彥朗大怒昂由此罷
官去宋太尉薛肇明諂事蔡京戒內外毋得觸犯京
名賓客犯者舉罰爵家人犯者笞其背或誤而自犯
則自批其頰以示戒欲人之諱其親者楊彥朗之改
人姓也諱人親於所不當諱之處者薛肇明之自批
其頰也衰世之事也流俗之行也禮無是也三代以
上無是也又絕可笑者今村學究授書困蒙皆以某
呼丘一童子呼丘為丘先生扑之曰何不呼某童子
曰已領會泰山之於某垤得乎某民為天子聞者大
笑子貢子路親受業於孔子子貢不諱丘陵子路徑
名孔丘而生乎千百載之下者乃欲從呫嗶而問諱
焉不亦蠢乎且徒知諱其名以為恭不知改其而不
恭莫大於此包孝肅尹開封到任日吏前請諱曰公
祖先名群吏當避孝肅瞋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官吏
之有贓汙者耳不贓汙之虞而脩脩親名之護避何
君乎歸子有言今世士不務行周公孔子曾參之行
而諱親則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周公孔子曾參本
不可勝而勝之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孝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耶吾以為知言

命

國家禍難事未形而幾先兆雖氣數偶值未始不由
人力斡旋故德則身在禍外可以轉禍不德則身在
禍中為禍所轉慶歷之西事靖康之北狩是已宋仁
宗時方士徐復言西方當有變起于己卯讖于辛巳
類唐德宗興元之厄賴陛下君德強可濟此厄已而
皆然所謂德則轉禍也徽宗時異人王老志言陛下
與中宮他日皆有難惟修德可回天意願日儆一日
思消患于未然而徽宗不能卒死沙漠所謂不德則
為禍所轉也李長源有云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造
命也且何獨君相亦何人不可造命趙子濤問壽于
許生許生曰人修短視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
嫉者等人能不犯其所惡未有不得其所欲者君壽
六十九若不忘吾言可七十九持之益謹可八十九
子濤守戒不渝以七十七乃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豕可為鑿設戚與工定人財不與作朝以為路而甚義齊者哉書凶休咎亦隨而變予多行善事前書不足於壽德明謹受教後竟把麾拜節是知不貪可以延筭作善可以增陪禍福何憑招麾在我矧君相之赫赫乎秘受圖云星之形我之氣應我心為我衛作我吉因我勢作我凶曰我徵有吉哉

相

善相人者察形骸審聲音而知年齡之修短官祿之崇卑以矜有枯潤軒寢聲有清濁舒促而貴賤壽夭因之也精此術者其相人也不必以其形凡形皆可察李參軍相笏而知某甲休某甲咎耿術士相筳而知某聖人某中宮是也亦不必以其聲凡聲皆可審王生聽馬蹄無四聲而知丁晉公有朱崖之行孫亞夫聽画角聲不和而知蒲資政當落職是也何以故萬形萬聲等我無異一切象貌皆我之形一切鳴聲皆我之聲吉凶動於此應驗彰於彼不為異也推之則盤盂几席無非影帳何止相笏與相筳犬吠鷄鳴總堪卜射何論蹄聲與角聲故沉痾在躰灸影可痊膏肓在慄耕灰可去血脉本相灌痛癢不得不相知也子路有言猪肩羊髀可以得兆雚葦藁莛可以得數何必龜筮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建除

五行詳於洪範干支作於太撓俱莫曉立名之義按白虎通水之為言任也水位北方任養萬物也木之為言觸也木位東方萬物觸動也火之為言化也火位南方萬物變化也金之為言禁也金位西方禁止萬物也土之為言吐也土位中央含吐萬物也少陽建於寅寅者演也壯於卯卯者茂也衰於辰辰者震也其日甲乙甲者物孚甲乙者蟠屈有節欲出也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也壯於午午者物滿長也衰於未未者眛也其日丙丁丙者物炳明丁強也少陰見於申申者呻也壯於酉酉者就而老也衰於戌戌者滅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辛者物始成也太陰見於亥亥者閡也壯於子子者孳也衰於丑丑者紐也其日壬癸壬者陽始姙癸揆度也土為中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抑屈起也以上見白虎通及史漢律書律曆志獨建除等未有釋者淮南天文訓主生主陷之說黄帝閉天者陰陽建破之說俱未明以予思之此中頗有妙理每二字作對建與除對建立者剷除之也滿與平對盈滿者概平之也定與執對定緣

者執提之也破與危對破出者危殆之也成與收對底全者拔捉之也開與閉對開張者閉塞之也天理人情盈虛消息思過半矣予弟仲鳴問破出危殆之義予曰此十二字中痛滴淚應凡物不破出不危殆只爲強要出來惹多少毒害多少煩惱破卵而出危於飛破胎而出危於走吞噬攫搏死亡病苦杌捏之狀觸目成酸雖復草木破土而出剪夷焚薙亦無完理莊生有言聖人全於天物莫能害嗚呼與彼求全何如莫破以破爲全總是爲竅安足爲渾沌安眉目竅

耳目

世尊定耳目優劣以目見前遺後不如耳之聽無遺際謂眼惟八百功德耳惟一千二百功德此舉一隅例其三耳如目能見通不能見礙身處垣中不見垣外耳雖隔墻其聲自度是無通礙目能見外不能見内心脾肺腎爲胞膜隔耳聽筋轉無遺腦鳴是熱内外目能見明不能見暗非日月燈不見泰岱耳昏黑時可辨纖聞是無明暗目能見醒不能見腄晝寢張瞬同於瞑目耳雖鼾鼾聞聲即覺又或將聲結而爲夢是無醒腄

憂

室人夢中嘆語聲悪甚呼之覺覺而問悪夢所由予曰必偃臥而心受腕壓也曰信矣受壓何以夢悪曰心血滯而不得行也人身胎孕天地外爲手足頭目内爲心其血脉息息運化亦循天有日星烟雲地有天喬水土也一息凝滯爲失其常手足頭目失常爲木爲痺心失常爲顛爲錯好生而惡死喜樂而憂悲安常而憂怪諸悪種種俱緣受壓曰醒時亦多受壓不憂血滯何也曰醒時心壓心寐時腕壓心也譬如四支木痺雖原血滯當在失檢假有意爲之定不爲

痛曰醒無夢而寐有夢何也曰醒亦夢也目視耳聽舌談手舉無非是夢緣醒夢得腄夢至人無夢無醒夢也曰何謂無醒夢曰吃飯不嚼着衣不掛着緣

富貴

呂子有言出輿入輦招蹷之機肥肉厚酒腐腸之藥靡曼皓齒伐性之斧公子牟曰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鄭祗偉與其子書曰間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今復欲作宰相是吾必死之日嗚呼彙樂富貴之不存如是黃石公

曰絶嗜欲所以除累省酒戒色所以無污孫叔敖
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祿益厚吾施益溥丈人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嗚呼見矣

耳鑿園短書卷之三 終

耳鑿園短書卷之四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騁德遠較

原性

韓子作原性謂性有三品今按其說盡出王充充本性篇云商辛之惡已見孩子之時食我之亂兆於始生之聲冊朱生於唐宮而傲商均產於虞室而啓性不皆善也后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爼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芳性不皆惡也人性有善有惡猶九州田土有上中下孟子言性善上也荀子言性惡下也楊言性善惡混中也充之說云爾然其說又本於賈誼誼云人主有上有中有下上主者堯舜是也臯夔后稷與之為善則行崇伯驩兜欲引而為惡則誅下主者桀紂是也䟦踵惡來與之為惡則行龍逢比干欲引而為善則誅中主者齊桓是也得管仲隰朋則治得刁豎易牙則亂誼之說云爾然其說又出於孔子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上智下愚不移令人知有退之性品不知此篇先發

六經

自昔聖神代作術孔子宮墻而俎豆之道歷□以六經所自出也或曰六經不盡儿也易有三夏曰連山以純艮為首艮為山故名連山殷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歸而藏焉故名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周匝於四時而變易焉故名周易三代之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有孔子不贊連山歸藏而獨贊周易以為今之易三易之外又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皆黃帝以來所受本文禮有三夏曰夏禮殷曰殷禮周曰周禮孔子不從二代而從周以為今之禮古春秋百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緯云孔子作春秋使子夏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孔子採五十國之事而筆削之以為今之春秋古詩三千餘篇見史世家孔子存三百篇而絃歌之以為今之四詩古書三千二百四十篇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下迄秦穆凡若干篇孔子存百又二篇而序列之以為今之尚書又存十八篇以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夫左史倚相尚能讀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孔子曷不使後世世見古經大全而莫揀若是予笑曰至誠前知簡則易從孔子蓋逆知後世之經義取士廢書升選舉而貼括揣摩故芟其煩存其簡庶幾便誦習為進取地耳蒼頡造書天雨粟知書契一備民將棄本務末世將饑故救之以粟聖如孔子不慮及今日而救之以減少乎今人束髮授一經朝夕為白首而不得其解出應有司試□

一題措四顧不成章章成而無一語肖似幾乎道苦矣不力揀之而併存之則春秋當視此而倍之易三之禮三之詩十之書三十之荼若天下無了時吾恐後世之俎豆者少而詛詈者多或曰不如子言夫俎豆其以經嘗措而宜以便誦習故哉曰吾見後世之措經者少而擊繡之以文其奸以梯崇而媒速化者多

易

劉貢父為考試官試臨以教思無窮論一舉人問此卦大象何如劉貢父戲荅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為御史所劾貢父語雖戲亦實事也按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視首如尾釋封欲其無所還就回互雖引而不發而舉端知末故假名于象又象有六牙卦有六爻故六爻之義假以釋之然彖與卦爻皆假名也彖為大豕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總論一卦之辭假名于彖卦為懸掛物懸掛則易探索故假名于卦爻形如窓交窒有窓交則雖暗亦明故假名于爻爻而稱之曰易易蜥易也蜥易善變隨形異名稱色名守宮綠色名蝘蜓玄緋色名蝾螈大能鳴者名蛤蚧能緣樹者名龍子五色備者名蜥易易道轉還無

窮故假名于易有交易之易乾坤相交為六子八卦相交為六十四卦是也有對易之易並對則此奇彼偶此偶彼奇乾對坤坎對離頤對大過中孚對小過是也倒對則此奇彼亦奇此偶彼亦偶上經倒屯為蒙倒需為訟倒師為比倒小畜為履倒同人為大有倒謙為豫倒臨為觀倒噬嗑為賁倒剝為復倒無妄為大畜下經咸倒為恒遯倒為大壯晉倒為明夷家人倒為睽蹇倒為解損倒為益夬倒為姤萃倒為升困倒為井革倒為鼎震倒為艮豐倒為旅巽倒為兌渙倒為節是也並對倒對兼則並視之既奇偶配倒

視之又奇偶同泰與否隨與蠱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是也有變易之易乾坤為大父母復姤為小父母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是也舉茲一班可見全躰變生以下即邵堯夫先天圖程伯淳所謂加一倍法也其說見於沈存中筆談有中謂與夫得之異人卯伯溫謂其父傳之王天悅天郭天忱求之不與

原缺第五、六葉

經文而自得之直是意味深長然則元脩已自言之矣

盜跖篇

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惠盜跖往復之辭按左傳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在僖公二十六年丁亥而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庚戌後八十四年篇中所引子路菹醢事在哀十五年辛酉又後七十二年上距犒師百五十五年矣竊怪當時立論何緣捧借孔盜以肆其嬌駁而又附會相去百五十餘年之時勢語不足信而事無可憑不知何故此有深意彼見當時學

者非毀堯舜醜詆夷齊以竭忠抱信為輕死鶩名眈目前之快忘不朽之晶而思一斜正之故發論於盜以見下愚不移雖至聖不免橋舌而向所稱非毀云云皆盜賊安身之法孔子所不能化誨之人也又恐拘攣不察以為實事故取身世遼邈畧不相及者謂其相對緩頰以露其旨俾讀之者不待終篇已瞿然了悟而淺儒紛紛抵死彈射或全據此語為盜跖作傳痴人前政不堪說夢

秦紀一

帝王之興鮮不本攻取殺戮可洪手成大業者然秦

有如桀紂之甚也泰之基業自孝公而後浸益大而
攻殺之慘亦自孝公而後浸益多以秦紀數之孝二
十一年戰石門斬首六萬惠六年虜魏將龍賈斬首
八萬後七年戰脩魚斬首八萬二千十一年敗韓岸
門斬首萬十三年擊楚丹陽斬同虜魏將龍賈武四
年拔宜陽斬同石門昭六年伐楚斬首二萬十四年
敗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破暴鳶斬
首四萬三十三年擊華陽斬首十五萬四十三年攻
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七年大破趙於長平盡坑
殺四十餘萬五十一年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

又攻趙首虜九萬計一公三王八十餘年間斬坑一
百四十餘萬而死於沉死於燒死而數不及萬與史
之所不及書書而錯見他事者不與焉其見於白起
傳則一人而前後所殺幾百萬舉一人而餘可知也
見於蘇代傳則謂三晉之死於秦者數百萬舉三晉
而齊楚燕可知也悲乎慘矣彼謂是可以破滅六國
服四海為子孫取天下計爲全而不知陽翟賈人已
從邯鄲挾上陽怒陰笑而移其所殺百千萬人以成
就一賈人子速二世而勦剪宗廟嬴氏靡有孑遺使
孝惠武昭地下有知卒與百千萬游魂寓也能無愧
慚而泚顙也耶噫嘻

秦紀二

昔人有言秦滅六國六國共起而滅秦然非特陽城
陳勝發其難下相項羽奪其魄沛之劉季收其功至
於移其胤嗣蕩其本根而蠹壞其腹心者亦何莫非
六國之人也如以呂易嬴奪伯翳之祀夜半負而趨
而之在秦之天下者呂不韋不韋韓之濮陽人也以
焚燒詩書訛人主因是坑殺儒生行督責塞仁義之
途者李斯斯楚之上蔡人也以殺人教胡亥廢太子
扶蘇而立之禍已成而弑之者趙高高趙之疏屬宗

室也若使君非呂政嗣非胡亥督責之術不行而望
夷之禍不作雖百項羽十沛公將無柰秦何甌敗而
妳聚族垣墮而盜窺藩必然之勢也嗟乎宜陽未下
嬴氏已亡王遷未虜趙高先入秦以起翦害楚楚以
李斯報之世之人亦何用彙尾以行於世利人土宇
滅人宗稷有施必讐出爾反爾實天下後世口無已
時哉

見贈

經云衆生洞視不越方寸而阿羅漢見閻浮提如掌
中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無所

不獨言真性獨瑩見精獨遠豁然求之勘私終未釋
化偶於一夕暗室瞑坐忽見室中所有槩書籍牘諸
物一一了徹一時恍惚謂結色在心內光偶發非必
目力暗中能睹舉手試之則指節屈伸亦復呈現而
此目根瞑合如故乃知見精原無明暗亦無通礙目
能見明不能見暗乃至見通而不見礙當知此中有
受障處若使見覺恒如瞑坐則雖幽必洞有礙皆通
又從瞑坐一切究竟與佛齊肩則微塵國土歷歷瞻
矚是特常然所以者何凡眾覺性處處涉入涉入之
處即在覺中譬如明燭燭光所及高下畢照小大無
遺不為異也孔子在魯見吳門馬顏淵視之光若匹
練漢儒王充辨其不然可謂管中窺天以蠡測海者
矣

六一七一

歐陽文忠公退居穎自謂有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
萬卷有琴一張棋一局日置酒一壺以彼五物而吾
老於其間號六一居士信國文公羽孫獄坐卧土室
中自謂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塗落
蒸漚歷爛時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
氣簷鄰炊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廩寄頓陳陳
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
圊溷死屍腐鼠諸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鮮不為
厲而予浩然其間夫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彼氣有
七我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哉作正氣歌二公俱
吉人俱擬巍科工文章一拜相於熙平之時功成身
退而猶得以餘力瀟洒於圖書琴奕之間一拜相於
多難之日事諉身執求死不獲而不免縶縛於腥臊
臭穢之場幸不幸至此哉然吾以為能居常為歐公
之六一後能處變為文公之七一今人入官攘腐鼠
唯恐失之況不知有退居之逸即不獲已而避位亦
日營營於良田美宅淳食鮮衣以艷妻孥誇童稚止
耳能就五物以老其身者幾人而又安望其置身七
氣中浩然無所屈哉蘇氏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
臨難必無伺義守死之臣某亦云平居為良田美宅
之啚臨難必為賣國偷生之計

精極

傳稱共工氏戰不勝頭觸不周之山崩先時十日並
出令后羿射之落其九魯陽與秦戰日暮舉戈一揮
日返三舍燕太子丹質秦思歸烏頭白馬生角此
類多矣人言嘖嘖吾以為然何者至精可以格穹

片念可以滲九幽能以芥子厳須彌亦能使無情無有知令舉死者以明生者曲阜宣聖墓不生荆棘復有楷木文如貫錢有縱無横削之為杖乃可戒忌衆阿徐君墓延陵季子掛劍處也墓生掛劍草葉如負劍服之已人心疾戰國時魏有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瘞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名相思木有相思草一名愁婦草一名寡婦草江東虞美人墓有草聞人唱虞美人曲則枝葉動搖即唱他曲不然名虞美人草胡地有青塚王明妃塚也胡地草皆色白惟明妃塚草獨青亦不忘漢杭之棲霞嶺有岳武穆墓古木枝皆南指示不北向以後准前渙然冰釋蓋都且爾安論當年紅粉且爾況彼丈夫又按垓下之圍不聞項王諸臣有一慷慨作田横客者而獨美人為之死死而魂魄依依化骨為草以寓其淒凉繾綣之意與蜀帝之萇胥江之潮等為悲切亦等為千載大堪滴淚

奇

一友相過論文舉杜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貢句題詩未有驚人句曰云詩文定須造奇不爾那便驚人予曰此正是今人病處按說文奇異也以異說奇便非美好故顔寢陋謂之奇醜女婦專房謂之奇妬嗜好偏頗謂之奇僻治術反側謂之奇邪鬬力而涿謂之奇巧飲酒而荒謂之奇樂車名奇車國君弗乘技稱奇技王制論殺獸有窮奇以比不才樹號離奇歸之無用柱史欲殺為奇之人腐令疾惡奇民之食語未既此友中其說曰君誤矣豈不聞蕭何奇信仲達奇亮陳孺子之六出王元規之十歌手詩文造奇安用致怪乎笑曰然莊生有之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化為臭腐今人那知奇終日跳梁捻鬚劌肾始從臭腐來終從臭腐去

鬼

李岱既聽嘗作無鬼論既云無鬼安事作論若須作論畢竟有鬼捻之欄柄在我則有與無亦在我可隻遣亦可隻立可消之都無影響之域亦可藉之更作影響之助宋李昊善治鬼陳述古家多鬼昊居其西舍鬼遂為止蘇子由問其術昊曰述古多欲為鬼所侮我新欲久故鬼不敢見無他術也遠法師山中獨坐一鬼毛面操劍戟而前師不顧一鬼態手擁火車而前復不顧一鬼哮嗷驅毒蛇猛獸而前不顧如初既而寂然師笑曰山鬼伎倆有窮老僧一空無際又

陽有悍少年宋定伯夜行遇鬼鬼問之定伯曰我亦鬼也遂同行問曰鬼何畏曰惟不喜人唾耳天且曙鬼求別去定伯急持其臂鬼化為羊定伯恐其變連唾之適過者以錢千五百買之去明早惟存空繩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又陸雲夜投友人未至見草中有火光就之一少年從室中出止雲共宿講老子明早別行十里至友人家言其事友人曰此間數十里無居人雲卻尋其處乃王弼墓也自是玄學大進定知我無欲則鬼不敢見我悟空則見鬼不見我精悍則又曰鬼而得錢我嘗學則可曰鬼而得玄理雖後山都作鄰魍魎為僕良無不可晉慧嵬和尚宴坐一無頭鬼見嵬曰快哉爾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又一無腹鬼見嵬曰快哉爾既無腹便無五臟之患鬼不復見

佛祖

釋氏稱佛者七而終於釋迦稱祖者三十三而終於曹溪釋迦以漸入曹溪以頓悟俱儒家所稱集大成也其利生說法見十二部經壇經詳矣諄復而啓之恐不問也問而諄復告之恐不察也從上佛祖所極密而不洩即洩之而八盡洩者已極盡透露因微為[illegible]不悟不悟矣故曹溪示寂而諸方禪門家風一別或舉拂子或豎指頭或捧或喝或張弓安箭以拒問者伴之迴光返照自悟自證而終不肯下一語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香嚴參溈山溈山曰我說得是我之見解於汝何益香嚴辭歸一日芟草以瓦擊竹有聲失笑大悟遂禮溈山曰和尚當時說破豈有今日事耶洞山為雲巖設齋僧問其故曰我不重雲巖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不與我說破微獨其師以不教為教雖其徒亦以師之不教為功矣寶藏洞開任君覓取玄珠象罔作何方法終日繙經嚼舌不如鼻痛耳聾是大得力時

沙彌

六通羅漢行次將一沙彌負衣鉢從沙彌心念此素人人有分我當決定住于佛乘爾時六通取鉢囊自負令沙彌前沙彌更念佛道難成且住小乘發入涅槃六通仍解鉢囊與負令後已沙彌曰和尚耄耶如兒戲六通曰汝初發念欲住佛乘使是我師我當遜汝既住小乘去我遠矣安得不隨我後沙彌驚服有省此事喚醒人提起人人發一精進念未便與佛齊肩稍稍振拔是由己發人[illegible]天龍神鬼仰瞻在是

發一轉退念未便逗入惡趣稍稍惰塌是身已落
眼下天龍神鬼治踐在是推之事事靡不皆然支
罔念如登如崩其理一也前却不獨一沙彌前却
不獨一六通羅漢使人懔然

信入

經云有一比丘年老昏塞見年少比丘說四果法心
生羨慕欲得此果少年云爾於此舍一角頭坐吾與
爾果即以皮毬打其頭曰此名須陀洹果老比丘深
信懽喜繫念不散即獲初果少年云雖獲初果尚有
死生復以毬打曰與爾斯陀含果老比丘益加專

即證二果少年云雖獲二果尚有往來復以毬打
與爾阿那含果老比丘信心倍篤即證三果少年云
爾雖不還未免有漏復以毬打曰與爾阿羅漢果老
比丘篤信愈倍遂證四果起設餚饌報諸少年少年
輩方始懺悔謝過此與列子商丘開事同合最難是
一點信心耳此心既辨入道如箭儒者五常終於信
釋氏十心始於信有旨哉只此信心時便是到手時
千條線索一把收拾攏扴詎詒靡非䙴篆操手觸目
抵堪証悟我欲仁仁斯至不我欺也

二經

楞嚴所記觀世音遺道即法華經妙音本事及普門
二品也二經語意俱同而楞嚴為密首尾俱有深旨
如法華記觀世音現種種形首云應以佛身而得度
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楞嚴則云若諸菩薩進脩無
漏我現佛身而為說法是曰彼進脩與之成就非急
度人乃孟浪現也法華記觀世音救種種苦首云假
使興害推落火坑念彼觀音火坑成池楞嚴則云知
見旋復令諸衆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是見業不交
則烈燄都冷非專念誦能滅猛火也法華記妙音過
去功德謂以諸技樂及諸寶鉢供養諸佛楞嚴則云

於諸佛前發菩提心從聞思脩入三摩地是以熏脩
証無上道非僅供養有此勝報也醜類觀之殊密自
辨不讀楞嚴則一切惡人可望觀世音說法一切罪
隷可望觀世音救苦一切富貴家可施錢帛貿作後
身妙音觀世音也

入定

佛說法有女人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爾時文殊近
前彈指女人定如故佛自任是千百文殊出此女人
定不得下方有綱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綱明至彈
指一聲女從定而起有僧衆此問予予曰能知入定

使了出定其僧未曉重已亦謂爲尼巢頂之說乎
無我相無人相故女人入定於其前而不知有佛
殊俗証己躋如來境地故女人任其彈指而亦不知
有文殊菩薩豈有情而未能無情未能無情則未能
無相豈能使女人與之對面相忘哉故曰海翁忘機
鷗鳥不飛喚詔離朱求玄珠不得而象罔得是此意

苦行

釋氏以性為金剛言百鍊也以僧為頭陀言苦行也
故有投崖飼虎為鷹割肉或刺血以濟饑或布髮以
委泥或身入定而成水或眼不寐而久明或發弘誓

四十有八或分手目八萬四千火林九年面壁曹溪
八月腰石可師立雪以刀斷肱藥山忍饑將餒達腹
道信脇不至席者六十載大安心不爲動者三十年
莫不倫諸苦行為法忘軀故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
難行能行非忍而忍非如後世惟取了悟不問修証
也

塵談

近世士大夫喜談佛理究其行事強半爲胎廬腹中
人也擁艶妻愛子娛於相對而談出家斥田野廣置
寺多廝養以資諸所欲而談空寂穀盡剪剃之日新

而談慈悲意見於一算計豆而談施捨計較錙銖
明種子而談般若置其身於泥汙溷濁中而談清淨
談何濟乎事須歷實腳莫踏塵談佛若此是謂謗佛
智藏禪師因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
諸佛是有是無師皆答有張曰錯某曾參徑山來皆
云無師問先輩有甚血屬曰有一妻兩子百丈有甚
血屬曰無師笑曰待先輩得似百丈時方許道無

內典

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黙然不應
文殊讚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不二法門

也其後達摩西來以正法眼藏付慧可不立文字止
傳衣鉢六祖目不知書爲人講涅槃曰諸佛妙理非
關文字故曰若有一个字腳在心永劫作野狐禪而
後世經律自唐開元以前多至五千餘卷自宋景德
以前多至九千七百餘卷何語言之煩也讓禪師云
磨磚不得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嗚呼教去遠矣爾方
到舟坐禪尚隔一塵經律何啻千里

排佛信佛

退之諫迎佛骨請投諸水火以斷疑惑原道亦云人
其人火其書盧其居及貶潮州則與僧大顛往來契

窓召至州造其廬與之書贈以服甚至作詩謂舉世
盡為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沖
破秋空一點青又自謂前身為沖和真人東坡作齊
舉議作勝相院記深言佛學之非序居士集亦云梁
以佛亡莫或正之賴唐有韓愈今有歐陽子及南遷
則濡尾沒頂其中大篇短韻無非是事其至寫買含
利資冥福盡阿彌陀佛像自隨人問其故曰是軾受
生西方公據又自謂前身為五戒和尚排之則學諸
淵獨之則加諸膝何也支道人過江說法為救饑計
二公遺貶溺佛為收死計耶蘇在潮與姪湘書云慮

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及此不覺淚垂拔獄中與弟
子由詩云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以此
推度定是怕死不免請和尚懺悔向諸佛菩薩乞解
脫耳

酒解

酒者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此語有味將德成禮
齊聖溫克以就其善牛飲屍酬怒鬪罵座以就其惡
語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故立名製字有深意也
以酒互勸曰酧酧者乍也乍相酬答未可常也飲酒
至洽曰醉醉者卒也卒其度量不令過也盛酒以樽
又以桊撙塞也桊止也塞不流止不行也酌酒以斗
又以爵升能覆物爵以滛替戒沉湎滅泆也蔵酒
以罍罍鴆別名烏莫毒於鴆飲莫毒於酒也配之從
酉從己何也己妃也而酉在其傍色與酒鄰也醫之
從殹從酉何也殹惡姿也而酉在其下病甚於酒也
酒官名酋罪猶狄長亦曰酋惡作俑也造酒用蘗釀
萌亂本亦曰蘗明始禍也酒味厚曰酷嗜殺之吏曰
酷吏與其厚也寧薄飲酒樂曰酣戰鏖兵曰酣戰不
得已而樂也無劇

錢貨

世人朝夕計算所據臂沒頂其中者不外錢貨而物
而錢文從戈貨文從貝明利與害鄰利之瀨而害是
滋也然戈之為害人人知之不知貝之為害烈於戈
相貝經云浮貝使人寡勞以近婦人醻貝使人胎墮
斑以示孕婦濯貝使人善驚毋以親雛孺雖貝使人
病瘧患貝使人健忘碧貝使童子盜蕃貝使童子愚
婦人淸獨紫貝愈疾珠貝明目綬貝勝氣癢耳然則
貝之利於人者少而害於人者多貨財從貝與夫下
之貢賦上之賞賜人所賄賂己所貨買之屬於貨財
者而皆從貝正欲人擇利袪害思止足而戒貪婪耳

迷而不擇於是乎貞夫溧智士愚庶夫盗小得人忘
多藏為癚始則無故獲之而驚其神俄焉覆者發之
而墮其有終乃以身殉之而寡其智誰實為之貝之
故也况兩戈爭貝而賤可勝言哉

靈

凡書傳中所用靈字俱為美稱而獨於謚為不美之
稱如稱天地人曰三靈麟鳳龜龍曰四靈兩曰靈雨
心曰靈根蟲之壽者曰冥靈又書有靈承詩有赫靈
濯靈記有陰靈陽靈其於心為靈靈為子靈為湘靈
為靈均為靈寶為靈沈皆美稱也後魏傳馭生三子

咸以靈名之或曰禹貢之子有三靈是其證也以謚
則有從臺上彈人而死於雇之晉靈有解黿而死於
詛之鄭靈有淫其臣之妻夏姬而死於色之陳靈有
弒君而死於執之蔡靈有弒君而死於弒之楚靈有
以女妻河伯之秦靈有廢嫡立少因以召亂之齊靈
有淊妻於淫放其世子之衞靈又周有靈王漢有靈
帝趙有武靈皆惡弒也楚共王有疾謂其大夫曰不
穀不德喪楚國之師若獲首領以沒請為靈若厲商
臣弒其父謚曰靈不瞑改謚成乃瞑是其證也謚法
曰靈者凡六俱非美稱

原缺第二十二、二十三葉

初生之覇而王霸之霸又取義於霸柄之霸無與從
西從雨事也鳩能九聚陽氣故字從九從鳥以右為
形以左為聲非取義於九數也笑字李陽氷刻定說
文云從竹從夭竹得風其躰夭屈如人之笑又夭之
為聲與笑近而夭美好也義亦與笑近非取義於歡
大也波字補和切又逋眉切滑字户八切又古忽切
漢書弛山澤波池注波音陂是逋眉切南華滑疑滑
涽注並音泥是古忽切二字俱左形而右聲非取義
於皮骨也泉未見字說全書其散見者儘有妙理不
如前所摘淺也淺如是可以鼓吹一時進退天下士

耶

高安陳汝錡佁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校

東宮

漢魏而下皇太子事一傅皆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貞觀儀太子接三師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其與三師書前後俱稱名惶恐百拜開元儀皇太子入學服常服以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陳學門外將命者入請博士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遂入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

太子還避嚴重至於如此乾封中典膳丞邢文偉以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引稱大戴禮請減膳高宗喜曰邢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喫丞郎且爾師傅之尊嚴可知宋太宗以李至李沆為太子賓客詔太子事以師禮每見輙先拜依稀餼羊尚存遠及
國朝此禮湮矣
皇太子出閣升文華殿座師保以下各官俱行四拜禮展書讀講官俱膝行詣御案展書讀講（東班講四書西班講經史）讀講畢各官行叩頭禮而退尊卑瀾絕無異廝養嚴師重道之意蕩然偶記

國初一事洪武中有李山人者以徐中山薦至京
上固欲官之不可乃命授
皇太子諸王書山人野服岸然獨師席日夕督責甚迫至以
管擊其額不顧
孝慈弗堪一日語
上曰李先生乞歸
上問何故曰恨米粗不中老人口
上不得已放歸
文皇即位更思之山人已死召其子官以行人司副

嗚呼後不復聞此舉動也（又國初有狀元張信為諸皇子師寫杜詩舍下筍穿壁四句作臨摹本上見之大怒曰堂堂天朝安用此寒酸語斬腰以徇）

國朝印制

後世印章即古圭璧符節之類漢制丞相三公列侯等金印紫綬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三百石以上銅印黃綬綬所以繫印也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謂銀印艾則綬之色也
國朝綬制俱青色無等殺印制則二品以上俱銀印三品以下除順天應天二府外俱銅印其印紐將軍虎紐餘俱直紐惟監察御史紐有竅其文內閣玉箸

將軍柳葉餘俱九疊篆監察御史八疊其方一品方三寸四分以漸殺至九品方一寸九分惟監察御史最小方一寸五分又公差官俱用關防惟監察御史用印各衙門俱一印惟監察御史五印或十印凡特代者佩印出前人佩印入後聞國初將軍印紐有立虎伏虎单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皆風字篆取神速也

國朝花樣米[illegible]

本朝君臣服制天子及東宮諸王常服無織繡惟禮服乃有之文武官禮服無織繡惟常服乃有之天子禮服俻十二章衣織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裳織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東宮親王殺其三衣織山龍華蟲火宗彝裳織藻粉米黼黻王世子殺其五衣織華虫火宗彝裳織藻粉米黼黻郡王殺其七衣織粉米藻宗彝裳織黼黻以為別文武官常服各隨品秩為花樣文自練鵲而上凡十物皆飛類武自海馬而上凡八物皆走類以為別十二章取義尚書傳詳矣飛走諸類未之前聞走類易曉所尚雄健敢力耳如犀健於馬彪健於犀熊羆健於彪虎豹健於熊羆而獅為百獸王麒麟白澤則有武而不用其武此其別也練

以上有種種義練鵲性仁鶵居易容而欲易足黄鸝應節趨候鸂鶒敕邪逐害鷺鷥素不染白鷴素而章鳫進退以時孔雀饒文彩錦鷄文而介鶴性辨而聲聞遠俱有深意又文用飛武用走而獬豸用於憲臣獬豸性觸邪搏擊之司武健勝也又天潢自鎮國將軍以下逓用織金獅子等物比武臣是矣而鎮國夫人以下逓用繡金孔雀等物比文臣而以鴛鴦襟其中不知何意

國朝門殿

人主宮室苑囿若秦二世之阿房趙石虎之太武殿陳後王之臨春結綺望仙閣隋煬帝之西苑宋徽宗之艮嶽皆窮極工巧跨絶古今然彼以敗國亡人輕用財力世所稱亡國之社也至如漢高身創大業漢武表章經術為三代以還英主而一時土木未免過度蕭何作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殿東西五十丈高三十五丈其後日益增潤遂以木蘭為棼橑杏文杏為梁栝金鋪玉户扉上門金作龍蛇銜環曰鋪華榱璧璫雕楹玉碣碣砌重黄金璧帶間以和氏珍玊每風至其聲玲瓏然凡三十二殿武帝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户宮之正門曰閶闔左鳳闕右神明臺各高二十

延丈凡起別鳳闕與井幹相對各高七十丈前殿下
視未央殿中受萬人跨城池作飛閣輦道上下宮內
有玉堂玉堂十二門皆飾以璧階陛皆玉為之土木
皆衣綺繡鑄銅鳳凰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其下為
轉樞向風若翔凡二十六殿又起神屋鑄銅為杆黃
金塗之赤玉為堦椽亦以金刻玳瑁為禽獸薄其上
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塗用赤白石脂椒汁
和之火齊薄其上白琉璃為扉扇白珠為簾簿象牙
為床明月夜光雜珍寶為甲乙帳庭植玉樹珊瑚為
枝碧玉為葉珠玉為子空其中如小鈴鏘鏘有聲甍

標作鳳凰飛翥狀舉茲三端以例其餘漢興去古未
遠壯麗至於如此魏晉而降當復何如
國朝諸殿及諸闕門高不能十丈渾樸堅緻無金玉
珠璧之飾亦無雕嵌玲瓏九五齋恭默室規制儉狹
與民居不殊恭默壁繪東為河圖西為洛書與措大
別業不殊又漢上林苑方三百四十里甘泉苑周五
百四十里而
國朝苑囿若京城外之南海子僅從廣六千丈太液
池瓊華島乃在皇城內西萬歲山在其北復因勝國
取江南奇石作亭更名其亭曰鑒戒元令漕粟官運江南奇石至燕
隨大小筭熟時節之折根不後根之乞食于張士誠故世廟以槩戒名盖遠法堯禹之
土階卑宮近陋漢高武之威而壯麗無用勝國為殷
鑒耳今寡人子起草萊集宮闕下觀盻驚心謂與其
家之華門圭竇致相遼也坐不讀漢宮殿疏及三輔
舊事漢武故事耳

西宮

春秋宋襄公為楚人所執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
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
固臣之國也歸設城守而捍楚楚謂宋曰子不與我
國吾殺而君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國有君矣

楚人知雖執宋公無益也遂釋宋公又鄭伯如晉晉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之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
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
不急君也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歸之以成於是歸鄭伯
國朝土木之變
乘輿北狩而復歸者以賄合前兩事也然目夷能迎
復襄公退就臣位以賢稱而景帝不能是以有西宮
之辱公孫申徒示之以改立君耳非實立也而于必
係諸人不然是以使景帝有西宮之辱

定州詔

正德十四年寧藩叛

上為群小所惑議親征駕至定州詔旨四出中有絶

駭見聞者其一着御史方鳳精選寡婦四十人娼婦

四十人以供旦夕之需其一收買樂工朱芊劉英等

丁婦二十人為義男義婦各立賣身文契仍以方鳳

為中人其一上自彈得班鳩一枚以毛分賜各官易

銀每毛或一兩或五錢撫按等官倍其数其一將本

處所供筵席退出折銀併每日打火小飯亦要折銀

事見方時舉奏議譬在行非宮禁秘密事也

國史及通紀憲章等俱未收錄史舊脫漏多矣

首飾

國朝

皇后禮服冠為圓匡冒以翡翠上飾以九龍四鳳大

小花各十二樹兩博鬢十二鈿常服雙鳳翊龍冠首

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諸色

東宮妃禮服冠飾以九翬四鳳大小花各九樹兩博

鬢九鈿常服犀冠刻以花鳳首飾同

皇后飾用珠寶盡舊制也然濫觴至今日而極矣萬

曆二十七年冬

皇長子將行婚禮旨取睛綠珠寶數多市價踴甚所

司估值總結該銀二千六百六十餘萬兩猫睛每重

一分價銀一百兩祖母綠每分亦一百兩青紅黃鴉

鶻兒等寶石每兩價百八十兩北鴉洗每兩價四十

四兩珠子每分價二兩碧電子每兩價一兩八錢珍

珠每顆重二分者價二十五兩四分上者價無數他

物稱是皆首飾嵌也偶憶宋仁宗朝宮中爭市北珠

珠價絶翔帝患之是時溫成最寵用珠亦最多帝一

日熟視溫成不怡者久之溫成請其故帝曰滿頭白

紛紛地都不忌諱溫成亟毀冠謝宮人聞之亦爭

先毀棄而珠價遂大落於乎此風邈矣

織造

上方每歲所用袍服未聞其數曾見陝西撫院題請

問頭稱該省應造萬曆二十五年龍鳳袍共五千四

百五十疋額設機五百三十四張該織匠五百三十

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二名新設機三百五十張該

織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絡絲打

線匠四千二百餘名舉一省而他可知也又於某縣

派染氈烏梅三千餘斤舉一縣而他可知也即此重

費俗非尚措大所能知然一歲合用幾何一省所派

很多如是毋疑漢文帝身服浣濯集上書囊為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定虛話也○又偶見瀏杭春運袍服冊共二千四百餘疋套織有八團升降龍四團升降龍暗四側肯孕雲金蓮寶相牡丹四季花鸞鳳穿花之類色有大紅桃紅柘黃鵝黃鸚綠柳綠玄色月色月白真紫之類而兩色相閃者幾居其半月白亦很多蓋上方所貴也

闕里

孔子生於魯昌平鄒邑居於闕里㸑於魯城北泗上昌平即今昌平山在鄒縣治東北五十里脉出泰山

泰山之陽其最高者為徂徠山自徂徠山而南折而東為陪尾之山泗水出焉陪尾之西為尼山沂水出焉尼山之南為昌平山又南為鄒嶧之山而漕河會沂泗洸汶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自西北來折而南橫亘其前是為誕聖之區闕里即今曲阜縣治當尼山之右𩊄山之左沂水經其南泗水經其北抱曲阜而南與沂水合入於漕是為居聖之里泗上即今孔林在曲阜北二里泗水至孔林分為兩一環其後一出其前迴孔林而復合視之如帶其前出者一名洙水是為藏聖之所又按兗州郡滕僂泰山發脉脈別為三左脉為龜蒙為瑯琊為馬陵右脉為金牛為天柱為魚臺而昌平尼丘諸山與沂泗諸水則其中脉也真人出世殊為不偶

聖裔

杏壇古檜孔子手植也屢枯而屢榮人以其枯榮關國家隆替（古檜狀類石杠予遊一杪增時以爪搔之堅甚非枯株也而禿然一幹上無杪旁無枝葉不可曉）以吾思之微獨物關世運即其胤嗣之希繁本支之分合爵邑之封罷亦一一與國家大勢相似魯自孔子沒後下及漢初其國不絕如綫而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下及子順凡八世俱一

子承祧無昆弟子順始有三子曰鮒曰騰曰樹自是瓜瓞繁矣而適當漢興之初漢興天下一君其胄子侯封世襲亦自此始世世居闕里至六朝元魏間天下分為南北而闕里之宗亦分為南北晉元帝渡江都金陵其二十五代孫懿亦渡江居會稽晉封懿為奉聖侯是為南宗元魏孝文求先聖裔得二十七代孫乘於曲阜封崇聖侯是為北宗陳亡而南宗之封始罷女直入汴天下復分南北而北宗之宗亦復分南北宋高南渡都臨安其四十九代孫玠亦渡江居衢州封衍聖公是為宋之南宗玠弟璠留居曲阜奉

祠事女直亦封播為衍聖公是為金之北宗宋亡而南宗之封始罷魯微而其後亦微漢昌而其後亦昌天下一君而其後亦一侯一公天下兩君而其後亦兩侯兩公天下有南北朝者再而其後有南北宗者亦再

聖裔二

先聖之裔賢者後先炯望國史所載郡論其聖公之以爵相讓而不失其正者凡兩見金元時五十一代孫元措以聖公從金遷汴元封其族人之全為公於曲阜金亡元措歸自汴之全即以爵讓元措元措亦以邑讓之全

國朝成化間六十一代孫聖公弘緒卒以子聞韶尚幼而以弟弘泰襲弘泰卒時聞韶年長矣即以爵歸聞韶又按兗之為州邑者三十七寺觀神祠所在有之獨曲阜不起寺觀不立神祠緇黃巫覡亦不復過其廬正德六年流賊入兗他州邑婦女不屈辱而死於賊者不數人而孔氏一族至八人無忝乃祖矣然吾聞孔墓饒異樹獨不生荊棘刺人草孔廟植檜在左者又左紐在右者又右紐即草木瑣瑣亦若有知其人之不墜家聲無怪耳（右檜楚於火今惟左存）

尊孔

國家尊隆先聖種種殊常等前代追封或稱侯稱公稱王雖極褒寵猶從臣禮至

我朝併削封號改稱至聖先師蓋不以臣禮待之也前代祭享止用大牢儀准諸侯或用王禮至

我朝代牛以鹿樂舞八佾籩豆十二蓋以郊天之禮事之也雖

肅皇之世稍稍釐正終非前代所及又每嗣登

寶位必遣官闕里祭告亦前代所無前代林廟規制寢陋而郡邑宮墻在若有若無之間

我朝廟貌遍天下林廟規制彷彿宮闕具創脩諸費往往出自大盈

孝宗之世至出帑金一十五萬前代襲封食邑多不過二千戶賜田多不過百頃

我朝孔氏賦役儘數蠲除前代襲封止宗子一人爵止二品我朝衍聖公比一品班在文臣上

賜第

京師出入乘傳

駕幸學則聖公率三氏子孫觀禮又世以聖公次子一人為翰林院博士奉子思廟祀於鄒世於南宗以

一人為博士奉廟祀於衢又世擇宗室中賢者一人為曲阜令又於宗室中歲貢一人共見詔官長諸生得服青袍齊民得冠方頂諸生雖文秕花落無降黜例

文宣

漢元始祔追稱孔子襃成宣尼公此孔子爵謚之始唐開元中加謚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內出袞冕衣之嗣後千餘年俱以此為極謚雖碩卿大儒未有文宣易名者宋封孔子後為文宣公亦以祖無擇劉敞之言而止有所避也然開元以前羊質虎文蒙之

者多矣據所記有奸雄而謚宣文者司馬懿是也有暴主而謚文宣者周天元北齊高洋是也有具臣而謚文宣者魏長孫稚南齊竟陵王是也有棄舊事新為時論所鄙而謚文宣者北齊魏蘭根是也將不考而誤襲之耶抑謂前人當此有愧色而定以為先聖謚耶況文有六義施於孔子固為經緯天地之文而宣無而意節患於聖善周聞是管中窺豹見檔牖之昭昭謂蒼昊全體盡是也

國朝不以文宣稱孔子亦不以文宣易廟名斯見儒

知來

小說家謂孔子逆知始皇焚書阬儒二世亡國諭者以為齊東之語非也緯書中多此類孔演圖云孔子將歿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趣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出秦政起胡亥術書記散孔不絕與前語正相符民記孔子纂有云孔纂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為之相傳孔子沒時戒弟子作此莫測其故後遺始皇發掘發其四皆中虛復發一墓忽白兔從出躍出逐之至曲阜十八里溝而沒乃止發墓魯人名其處曰白兔溝又鍾離意傳云先

聖殿前為杏壇意相魯出私錢三十萬付聖裔孔訢修孔子車意親入廟拂几杖劍履令男子張伯除壇下草偶地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獻意安置几上見床頭有懸甕問訢訢曰是先人所留開內有丹書人莫敢發意發之得書文曰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伯驚服其神異若此令收入闕里志不得書抹殺為齊東語也春秋諸國以夷狄遇秦楚而孔子序書秦誓係之刪詩復存秦風楚不得匹焉是明知繼周者秦姑隱其旨於此耳且秦與周合而鬪

別而後合入王赧合十七年而霸王出始皇帝即大史儋能知之聖如孔子惜於是乎

曾子生邑

曾子之後多散居江南而竟莫睨曾子誕生之處按史記曾子南武城人今兗之費縣有南成山費人據王符論曾子塟父於南成謂是曾點墓處又據史曾子居費其母投杼謂南成即曾母投杼處而以曾子爲費人嘉祥縣有南武山嘉祥人因成化中有漁者於南武山之西南陷入一穴見懸棺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四字又謂南武山之東舊有曾子書院而以曾子爲嘉祥人元劉銑又謂剡城之西北磨山爲曾子故宅遺址即産曾子處請於朝祠之而以曾子爲剡城人一曾子耳而以三邑爭迄未有定論今曲阜有孔顏廟使者出入及南北過客往往迂道展謁供億輿馬之費不勝煩然則爭而遂徒自苦耳而寧慮其爭爭之也賢人之爲邑里重如此羅彝正有言吾嘗過蔡京呂惠卿之鄉矣其里人羞舉其名而其子孫羞以爲祖不肖之人汙邑里而累其子孫也如此嘉靖中以曾子墓在嘉祥爲慶訪得其後於吉之永豐名質粹者徙居嘉祥奉曾子祠於曾子塋卜五代孫避亂擧家南徙散居江右及世廟詔求曾氏後裔求譜牒頗明有曾質粹者於派爲嫡傳

重遷諳學塞徐階吉生長南方不頗北徙族衆推曾看粹應詔既至給衣巾又授博士予田五十頃廟户二十户曾氏心艷之尚隱慶中復抱譜上書爭襲訴病抑之以為始遷鄉而忘祖既艷利而抗君命辭如定陰

後朴

文清魏文靖居家每客至必留醉止一雞一黍魏一肉一菜李獻吉除名族伯應和以大梁藩參過家獻吉具飯具止四器皆小鮮將握匕復撤半與行人曰吾二人喫半足矣毋令若曹有欲炙之色也王元美言乃父思質御史于告按臺過其家思質具飯具止十器其一爲子鵝復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覆之曰御史無食鵝例也前輩之尊朴而崇儉如此今士大夫召客雖丞尉未嘗不水陸畢陳膳珍狼籍何有大參而食魚飧二簋以按臺之貴倨雖熊膰豹胎雕薪畫卵惟恐傷之何子鵝之不可食而覆盖以雞且奔走百里越宿治具以爲恒而亦無即次留客之禮矣閩之揚人某公以中執法出清盐法得行糾舉所陟事一巡撫駐節楊州有墨聲其𧷤音欲發其贓私巡撫恐甚思所以啗之預選媒婆娼妓三百餘人爲梁夫人及姬妾婢使輩閒遊擇彩與不令一男子近前既至設大排窮極華侈每湯餅進必時啟

臺盞名花珍鳥文魚假山之類所進九二十餘品所將亦二十餘物盞有綠白玉玻璃瑪瑙水晶等以黃金為臺而精以錦繡鳥有孔雀鸚鵡鸜鵒秦吉了等以金絲為籠而別綴金鈴含珠於頸距之間動則其聲玲瓏花之趺處雕刻為人獸形或吻嘶而出或手擎而出以五色玉石為盆而別綴大珠于枝分之處色與花葉相映照他物稱是一宴之費幾三萬金其後至於如此未幾其巢覆巡撫無完卵矣

擁篲拔秧

馬伏波有言人富貴要使可貧賤富貴可貧賤直是

胸中無一點富貴相亦未嘗分富貴貧賤作兩截路也小家子釋褐一官鳴鍾而受賀務驕詡鳴得意食非珍膳不適口衣非綺紈不燠體出入非輿馬導從不就路殫力於田園第宅而疲精於長妓則須以酬償生平辛苦為閭里親戚寵光此其人豈復肯有貧賤光景且堪更作貧賤結束哉魏太司馬驥致政時繡衣某訪馬念魏性孤高為減損前騶不令知吏持刺及門見一老翁蹀笠布袍擁篲除糞穢吏呵避詰曰巡臺過謁尚書公且至矣翁曰汝姑止吾入言之須臾魏公衣衾來謝出門向之擁篲除糞人也吳太宰琳致政 上遣使視之至旁舍見一老農芟小瓜拔秧布田貌甚莊使者停車問此有吳尚書宅何在豈識其人乎吾上所使也老農拱手答琳是已乃含田事整衣肅使者入擁篲太司馬拔秧大冢宰所謂富貴可貧賤斯人爭絕堪揭入冊青裏作兩幅畫圖看

幕官

郡稍粟萬石以吏主守之及瓜而代代時舊主吏出粟蔽颭付新主吏郡以二幕官領其事是時幕官一周姓一蘇姓新主吏利重颭賂路周助已舊主吏利

輕颭賂賂蘇助已明日周先起詈颭者曰囚奴颭何輕也蘇繼起詈颭者曰囚奴颭何重也文明日二吏交賂之二幕官交起對颭者笑曰今日颭好不重不輕某嘗謂朝廷豐祿飽不肖有司民悉脂血奉之非能補益毛髮事也得無作民妖孽足矣諺曰南箕北斗名而非實為虎傅翼將飛食人二幕官其瑣瑣者也

骰子

楊吳時劉信為徐溫團虔州人有謗信欲叛者信無以自明請與溫博飲骰子六鳳聲祝曰劉信果叛骰

者顧為悪彩萄無二心當成渾花温遷止之不從一
擲六子皆赤身負重謗不可辨而發憤呼盧以明其
無他而亦卒賴此以自明大異數也時有董昌者後
以此術聽讞昌為越州節度使不曉折獄每兩造時
輙以骰子决之以得勝色者為直而科罰其色悪者
國史書此為笑劇以吾論之是猶付之無心而不以
私意上下手也今人判訟非恣嗔喜於贅腹則守視
聽於猾吏非受賕而為人鷹犬則通貨而以賄出入
指鹿可以為馬證龜能使成鼈反不如骰子之無心
而黑白聽其自然也昌在越州奸人偽造讖文謂昌當王吳越昌遂反副使劉瑒切諫昌斬之提其頭罵曰賊男子好聖明時三公不作却尋死也舉事數月而敗矣

卷五　十九

判子

宋有娣姒二人嫁同閈娣家失火姒往救抱其𦈢中
兒歸娣謂兒烈焰死矣姒因以為己子久之事露所
司判子還娣族伯應和令華亭亦有此事亦判還子
而子愛舍衛國王之俾兩父而有其子也舍衛國有
一長者生一兒偶臨河墮水為巨魚吞咽其下流一
無子富翁獲此魚剖之得兒兒幸活内外懽呼以為
神兒兒父母聞之以實告乞還兒富翁不可曰我祓
禱子久此自天神賜我君兒落水何有關涉紛紜

已斷于國王王判二家共養各為娶婦二處異居此
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子即屬彼家爭辨乃息此
亦事之難處善處而容有與之相似類者書此以告
良折獄

指佞

黄帝之世有草生庭中主指佞人每佞人入朝即指
之其名屈軼堯舜之世有獸似羊而一角性知有罪
皐陶治獄其罪疑以此獸証有罪即觸無罪即不觸
其名獬廌容偶談斯事予謂二物出非其時矣以
黄帝之神靈雖不在於燭奸而尚須屈軼即明允如

卷五　二十

皐陶何兩造之不析而獬廌是藉必如晚季乃當尸
祝而求耳晚世賢奸不暫於廟朝是非半枉於囹圄
烏不為烏鵲不為鵲甚至拜相而置名靴中刺之以
筋判獄而與因骰子視其盧塞曰笑謂安得屈軼數
十本蒔之闕庭令李林甫盧杞王欽若之流靡所藏
其面目又得一角之獸百十為群州給而郡置之以
待鈞金束矢即羊舌鮒無煩聚獄伯州犂無庸上下
其手乎座客莞爾而起論斷云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illegible]為櫛外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illegible]冤假則木囚踊出李子長不肯何時人木囚事亦[illegible]定塡

積錢

邑人淩生為予言夷陵有捆屨者忘其名以鬻草屨為業而恒有羸餘其術制撲滿一枚以上為之坐中竅上用以貯錢可入不可出每日鬻屨所獲錢必取其一投撲滿中以為常而以其餘給衣食雖獲錢至少不廢取一之數歲終則破撲滿別貯之明年又復如是行之十年遂有屋廬又十年有妻最後以錢貸人收十一之息而捆屨如故亦不忘撲滿嗟乎業之賤而至於鬻屨積之寡而止於一錢而可以免饑寒成殷富況進此者乎予謂此古人析四用三之法

蓋捆屨者臆合之耳而其術實無所不可推推以繼學日積一聞見聞見不憂陋矣推以理國家日積一粟綫藏粟綫於不涸之倉矣今白首面牆皇皇朝發之不給而罄之是屢者皆智下捆屨者也

貪禍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痛哉言乎貨以潤身也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而世之以身易貨者雖稍屬衆其甚者宋既嘗為文思院監贓汚狼藉事發黥流海外附容艄以往中流遇盜無以應其求盜怒斫斷手足而船舷間船開身劈裂落海水中是以貨殘而解其身斷落其支體以易之也楊元畧領兩[illegible][illegible]栽多剥刹致諸軍怨兵士焚蕳僞亂殺九疇扶腹實納所得金銀其中曰令貪腹飫飽死無恨是以貨故而剖其身屠出其腸胃以易之也悲夫自昔黷貨無厭不必專有貨也貨物於爾身死於戮如水礎三十巨之石崇諸東市死金銀籠百餘口之河間王沉河陰死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之元載與妻子同日賜死黃雀鮓三屋之王黼頸斷觸村之民家以死糖霜三百甕之賈似道拉脅木綿庵之溷廁以死此類多矣前兩人則死而禍最烈者也故曰咎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

藏金

薊州城西靜安寺僧名性金者將金二大錠乞工鋳鑿為工所告官訊金所從來及得金數目云耕地掘得前金官虞其詐發卒搜之於僧房得金十一錠重六百兩益知其詐驗視原藏去處周砌方石石鎸此字共二百錠大定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記官按數求之僧倫極榜訊次第招出金百八十錠計九千四百兩其二十錠云掘時為遊僧覺知攘去至於幾是無異詞而始罷一時少貴聞之爭先入白有青華[illegible]

內帑侍書餘金萬居戊戌八[illegible]勒何

人非權瑞戚畹則大官貴人也藏之為[illegible]之求

知何故非辛然而死於誅夷則不償而[illegible]其大也

原得金之由上則攫攘官帑下則朘[illegible]民脂膏自以

為至巧不知為他人巧也原藏金之[illegible]剝[illegible]其姬

侍遠則貽之雲仍方自以為無害之藏不知為他人

藏也即寺僧無故而有萬金之獲方自以為天幸不

知五毒備嘗與死為鄰不幸莫大於此也此雖一事

作戒數端復憶釋經一事佛與阿難行曠野中見藏

金佛云是大毒蛇阿難云是惡毒蛇時有耕夫聞言

往視乃真金聚也笑曰孰謂真金而毒蛇者取歸驟

致富饒國王知之鎖繫此人追備原金此人大喜破家

産不獲免更遭楚毒乃大哭惡毒蛇阿難大毒蛇世

尊王問故答言我昔耕田聞佛阿難說有毒蛇從往視

得金私竊惜喜今日乃知真是毒蛇惡而釋之寺

僧性金之謂也

[illegible]五生人

古人以五月為惡月概[illegible]是月[illegible]生[illegible]

舉舉者輒有關於時忌[illegible]亦為文辟[illegible]余[illegible]錄前

記憶十餘人皆惡以五月五日生為[illegible]月君文而

生者漢六府軍王鳳大傅胡廣晉將軍王鎮惡北齊

後主高緯南陽王高綽唐泰令崔信明雲居令張伯

達宋宋和廣名遜道君徽宗（徽宗本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

金國主元昊元轉運使田承秀女直將相以是日生

者亦多故俗謂五日子多貴達然周之蕭史晉之紀

遷唐之張萬迴亦五日生而蕭號仙人紀稱孝子張

乃釋師不必人人貴也世尊以金縷袈裟授迦葉令

待彌勒佛出而彌勒菩薩生于五月之五又舉一切

貴而空之者也予生偶同是日而魄落無成因記其

事聊慰使吾為田文諸人不足為紀遷諸人則有餘

矣且安知身非彌勒金縷衣不將授我乎予第五之

名何必獄驟騎哉捧腹一笑又按蕭史生周宣王十

七年五月五日是時史籍散亂蕭能文者本末以補

史之不及故名蕭史崔信明生於五月日方中時大

史占之曰五日為火火為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

此兒當以文顯然則生是日者又非但為貴徵也（蕭史）

（後秦仸女寺王俱仙去）

乙卯

王逸少序蘭亭謂其欣然所遇或取諸懷抱晤言一

室之中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及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向之所欣感慨係之矣每讀此嘆年華之如寄嗟欣賞之不恒也歲己卯與履德結社山中為荊義一時意氣直恐留貲遍人有捉鼻東山之態每文罷瓶楊扢古今談時務得失他日當設施次第雜以詼語已取架上退筆坊刻之擯不入選者傳篝火溫酒大呼浮白予笑謂楊子雲嘔心為人玄擬易僅供覆瓿此文乃得溫酒視玄不大遭耶已取諸名家古文辭連臂讀之為椎案擊節之聲已啓窓視熠燿閃星十放聲歌大白鳴皐退之南山近時何仲默明月諸什乃就枕以為常又以其間

蒔植花草剔蘇壅時灌溉軒有月桂荼蘼芍藥芙蓉俱手自移蒔盆魚砌綠花馨鳥語隨意媚人又各唱和為詩歌紀其事粗言細語大篇小咏更不復知人間有皺眉事未幾文戰不利遂散去去後三年履德始成孝廉上春官又六年所矣而予竟落魄諸生中杜門書空至於大故追念往昔曩寐見之淚不覺數行下乃知俛仰欣戚今古共悲斯青逆發嘆於逆旅阿戎與慨於酒壚者也戊子八月燈下

大腹

辛卯冬十月六日予歸自城中將度象道嶺從者強携飲馬於閭予前行遇推車者一人橫卧山麓形塵甚而大腹面無鬚眉稍稍作嬉笑狀所戴某服頭一車見予過以手撐腹問曰而何往曰歸遂轉起謂予而歸好也吾力疲而山多石磴不可上幸為我挽車予嗔其不遜欲捨之去忽憶念持地菩薩轉嗔作喜以手前挽其人從後推上可數磴喘絕欲中止厲聲叱曰少年何不努力復上一磴曰更努力至山巔而止時予憊石上便推車疾下不作謝亦不復反顧予大駭亟追視之無有也問來者數輩對皆同竟不知其為鬼為仙是凡是聖

尤謗

司馬德操居荊州緘默不與人談議有問每輒言佳歸退之謂受事以來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吾讀此笑其待物渡而周身大過與陳萬年之教子以諂賀敦之引錐刺其子舌出血令慎口有異乎邇近思之乃知前兩事更是世人頂門一鍼宋胡紘恨朱元晦無隻雞斗酒之欸論其以吃菜事魔之妖術如鬼如蜮張浮駕誕篇鼓後進而晦翁錄此落成

我朝成化中尹直子捷學陳白沙不許後倚

謂其始入京為十詩以媚大監梁芳得翰
討出京列槊開道盡忘故態而白沙緣此掛清
蒜其為廬陵縣往侯李見羅待之不能加禮
不脩報謁後蘇以御史案貴州論其虐報夷
所停又多居民商賈見羅緣此下獄入大辟議
戕斗酒不設而指為妖人從學不許而謂其謟
貌不恭而陷之大辟宜德操之括囊稱佳而
收貌慢不肖人也予受性褊遇事輒發忌守
節潤目不能與時俯仰曰簡成亢從懶得慢
手觸謗啓口招尤又或無曰蜮張其弩雖陰
大空何損而責所止白璧為玷追念往轍足
心書此以當弦韋

忠血

節公晚年謂人云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若獲
賓快我心幸時乎主聖不獲遂所願以此為
恨此語先吾道之矣吾猶記髫齔時塾師與諸童子
講論語四科因謂汝曹言所志願作四科中何人一
童率爾應願作顏淵塾師笑之餘童或言閔冉或言
游夏或言子貢塾師皆頷之最後問予予以子路對
塾師局問難然問願學子路何等予曰喜聞過亦嘗
攻人過雖先生有過吾不拾食人祿必踐人難雖燔
臺結纓我饒為之是時年十五矣加冠以來讀諸史
尚論古人見慷慨盱衡寧秋霜毋檻羊寧玉碎毋尾
完輒擊節喜意忻忻願為執鞭見旅進退容頭過身
飲合俛仰取富貴輒嚼齒罵欲起之九原唾其面口
伐我為諫官御史寧復惜頂踵顧妻子令哀有闕職
朝有奸紳邪有秕政乎技癢不自禁則上書中執法
痛剛峯公從登掛其冠復上書開府邊公譚時政娓
娓而家太人譙責不已此何與孺子事未卯而求時
夜且不思令甲有繩約耳越俎貽乃公羞乎益屈首
青衿中三十餘年晚脫諸生籍以歲薦上春官則髮
有二毛鬢浸短凌霄之志萎然盡銷他日竊升斗抱
關擊柝等耳不復與聞
國家事矣一腔忠赤血竟無所用之獨手鉛槧沒吾
齒于遺經舊史之間日與諸蠹共生活也歲己酉六
月清河舟中書

委弊

日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言文人之序自詩謝尋獨
之深而忌其實也吳秘書恂自爾時孤誚勝堂禪
師曰知解多聞帥不問把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

不恂擬對師以拂子擊之恂畫偈云咄咄多知俗漢
設盡古今公案偶然狼籍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
不直分文萬兩黄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只是走盤
難看偶讀此爲之噴飯失笑者移時天女艷佛以妓
而佛寶之於華囊臭穢崑山之下以璧抵鵲宋愚人
得燕石什襲而寶藏之苦穢真僞之矣其實久矣庸
知世之鏤肝鉥腎而詑謂不朽盛事者非得之狼籍
之餘而收之推挽之後者乎已以爲靈珠而人以爲
糞彈乎雖然予平生聚糞爲不少矣旋收而旋棄之
不謂金不換也然不爲諸佛菩薩所掩鼻者幾何法

華云二十年中只令除糞予髮短矣尚復與少年子
逐臭海濱共生活哉書此自警今以往有日除無日
聚加帚箕上吾將老焉

劉向稱孟子之言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
不過利苗得粟糞心利行而得其所欲予曰是非孟
子之言也虚靈中無著糞地

貧樂

仲長統云使居有良田美宅茂林脩竹濯清水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又
何羨入帝王之門哉鄭衆云吾願得美酒滿五百斛
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
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吾讀此喟然笑
曰有仲長統之樂孰復以入帝王之門爲羨得鄭所
願如鄭泉又孰不快此而逃之東皐子詩云有客談
名理無人索地租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方壺真
不必陟也秦希真詩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
耐他寒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風雪如
此便過一生不惡黄魯直詩云無求不著看人面有
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既無求復有酒百休可也近時文徵仲詩云門前索

債亂如麻寒裡無烟米又賒此亦無心煩惱得扶筇
踏雪看梅花門有收債之客永無隔宿之春而能與
踏芬雪色共其清遠斯爲難耳所謂寄愁天上埋憂
地下者乎偶因性甫皺眉書此慰之

活螺

予己丑六月自白下買舟歸次鄱陽阻風維舟灘上
聞大旱粟價踊甚附舟者數人晨起持筐入水中撈
螺蚌日中出合之可三斗餘大僅指頂持向爨且
去予適見此亟以金换之曰物可食者不乏將烹
矣即向舸執爨恐糜瘦耳復持向鐘又復

之曰賣此得錢幾何曰三半錢耳予曰得錢不過三
十而捐數十萬生命乎如數與之令移舟向深覆之
其人笑曰公活此甚善顧安能日携錢四出與此屬
乞命乎予無以應為饑餓故至使愚民以螺蚌生又
使螺蚌不得自有生而聚旅待烹也悲夫

活鯉

辛亥春予歸自粵春中之望舟過五羊道一漁者獲
鯉修與人等貫其鰓繫之舟尾鯉出沒波中良苦或
聳趯躍而上或嚙索墜而下倦則一反一側已復如
前予偶見而憐焉亟呼漁舡前問價曰重八九斤銀

六七分耳與之如其數亟命解縛縱之漁者問實否
门錢入爾腰纏矣復何問少縱鼓鬣而去然脫生於
纍纍之餘未必不困他漁之手要不欲其困於我之
能救而不救也予時病熱更數醫不解亦不復得佳
睡此旬矣是夕安寢覺而意中冷然如出烈焰立清
風中積旬之病釋然解活一鯉為德幾何此中快慊
可以安魂魄而起宿痾為善最樂亦最靈哉吾嘗恨
網罟之利利於人者少害於物者多其利止於腥庖
厨饜口腹其害至於殺萬無辜以飫一饕餮本書八
卦類萬物之情隨聞漁田與而後作毫家何也胡明
仲謂聖人作網罟以除民害而其效至於鳳儀獸舞
庶叢咸若不可勝用是漁佃可致非予而馴擾由於
庖烹也然歟否耶

丹露園短書卷之六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任陳邦聘德遠校

諫一

外傳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諫不聽亂之難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襄王以翟伐鄭富辰諫弗聽以翟女為后又諫弗聽翟后廢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嘗諫是矣今果及此若我不出王謂我懟乃以其屬死之內傳鬻權諫楚文王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為閽人文王死亦自殺而葬諸絰皇也㬎道晉襄公以文嬴之請釋秦囚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與狄戰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趨狄師而死嗚呼君過不忌遜諫諫不聽而患其言之不幸中也以諫故失人臣禮也而不難白之以死如此後之諫者幾一語之或騐而不勝德色矜批鱗以賣直曰折檻為名高謂朝驗入而夕顯重隨之也古意亡矣

諫一

宋肖慶初洪舜俞論臺諫失職有云稱量議論之同異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不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不顧者恭謁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近時王伯安亦云攻鋤已斃之惡覼縷腐熟之談掇拾無禍福之事覘望時勢陰陽其旨淺深其言二公語絕堪為不肖臺諫作蓋宋紹興中因旱禱而諫議大夫趙霈上言往時斷屠止禁宰豕今請并禁鵝鴨胡敬仲號為鵝鴨諫議成化中某御史一本順適物情事驢力薄而行遲騾力倔而行駛令同道並行乞要分明時稱驢騾御史偶閱京師一諺有病瘍不愈者一朝出散之曰易耳孟乞臺省諸公口水傳之其人愕然翻出徐曰不語嗜閩者絕倒司馬君實諫院題名云居是官者老其難後其易志其大捨其細雖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嗚呼此風邈矣代不數人

婚忌

宋元符七年哲宗將納孟后太史選五月十六日法駕行親迎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夭死故俗以為忌而太史謂天子之

與后循天之與地故特用此日且降詔矣太姒特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謂此俗忌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忌謂宣仁誤矣凡俗之所忌而以為不必忌謂心無所疑也哲宗自疑之矣太妃又疑之矣尚可云語介關典禮即還犯何傷乎哲宗之婚也呂公著謂婚禮不賀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然則禮所載之婚不用樂未嘗不從俗而襲用之矣獨礼所不載之天地合日竟還俗而犯用之乎又按大宗時司天苗守信上言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間每三元日三官主録人間善惡及四赦日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太歲日聖誕日皆不可行刑從之守信所言正俗忌以太宗創業之君而不能盡廢蓋宮府中之隨俗多矣是亦祖宗家法爾時呂大防韓忠彥蘇頌蘇轍輩為六禮使御不聞請改期日釋丙宮疑阻何也未幾禱祠事廢置詔獄内侍迎上意請廢立以弭禍遂廢后而禍未弭也後數年哲宗崩無子前言驗矣雖事或偶爾亦足以見宣仁之横與當時禮官之以切齒者如是論者尚謂元祐納后禮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備不可眺

慶曆增脩

[illegible]遣使索關南地富鄭公報使[illegible]事[illegible]歲幣二十萬輸之後行和好大古謂北朝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若通好增幣則利歸人主而臣下無所獲又云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又云南朝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鄭公記其事為使北語録蘇文忠復記其事於神道碑後之論者亦謂通好息兵任人之言其利溥又謂天欲赦民實生斯人使南北生靈得免兵戈張皇至於如此不知已落虜君臣計算揣摩中也是時虜宰相劉六符言于虜主宗真謂燕薊雲朔本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為用虜主問收心奈何曰斂於民者十減四五則惟恐不為北朝人矣問何以足國曰臣願使宋要割關南地而增戍閲兵以脅之彼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為不得已者而受之俟得幣即以其數對減民賦虜主從之以所增幣二十萬減燕雲租乃知割地用兵原無事實因此寬徙是伊木懷特我為共患弄不自覺故重與地而輕與地之所出耳其實我之所重非彼所爭我之所輕正彼所以税而得聘者也且必[illegible]以地為榮失地為辱然不念受幣為[illegible]矣

為厚乎（虜稱歲幣為歲貢）歲幣於彼既為無窮之利於我獨不為無窮之害乎通好則利歸人主臣下無所獲是矣而遼史云劉六符使宋多受宋賂以歸是其君固明獲通好之利於二十萬其臣亦未嘗不陰獲通好之利於暮夜金也虜無唉爍我乎金兀朮有言江南歲幣竭盡財賦安得不重斂斂重民怨叛亡必矣虜兩以此困宋宋兩以此自困非心焉南朝可謂無人

役法

介甫熙寧新法自善爾時誇判紛起拋緣好勝非閎爭實始論役法熙寧以前民間絕苦差役規圖百端以求苟免有孀母改嫁骨肉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或髡髮為僧以避差遣京東民有父子二丁當為衙前役者其父吉其子曰吾當求死使爾曹免於凍餒遂自縊其害至於如此神宗深悉此弊乃與介甫定役法去差役行免役而舉朝爭之蘇文忠再上書極論其不可至云役人必用鄉户猶衣之必用絲麻食之必用五谷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車馬雖閒以他物代換終非天下可常行既行之十餘年天下皆以為便子瞻始悟前論之非以君實[illegible]

農為一泰始分為二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粟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益未易也其先後矛盾如此即此一班可例其餘介甫有言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其笑云始以為不可行終以為可行者蘇子瞻也

誓碑

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置太廟夾室中謂之誓碑黃幔障之門鑰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主嗣位奏請恭讀誓碑讀時唯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封啓鑰群臣皆遠立庭中不知誓何事也靖康之變犬羊入廟人始得縱觀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前宋九君二百年俱謹守誓後高宗即位於金陵道君從燕中寄書首以誓碑囑之慮高宗之不及見也乃不數歲而遂以黃潛善譖殺太學士陳東布衣歐陽澈何耶既臨之誓又重以囑而聽用葸葸首相遂從其播遷顛沛[illegible]卒以苗劉兵而[illegible]熏腐終竟無後非不幸耳

天意

宗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似是天意所謂
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別有數端可証宋有周之天下
其即位之元年為庚申而有宋之天下者其即位之
元年亦為庚申宋受禪之謀成於周顯德之末而御
璽與覲之辱亦在帝顯德佑之時周幼主祖太祖諡
曰恭帝宋幼主降益王遥上尊號亦曰恭帝前為宋
庚申後為元庚申前為周顯德後為宋顯德前為周
恭帝後為宋恭帝讀之撫然三百年初光景霍如在
目○宋太宗禪受之分亦多可疑兼德昭德芳不得
其死其後粘罕入汴悉虜太宗子孫去而粘罕貌類
中國人腹下有癡類太祖或以為即太祖後身太宗
以牽機藥賜江南李主死其後神宗閱李主圖像嘆
其韻度儼秀於是徽宗生風流文采太類李主及北
狩見虜亦用李主歸款故事或以為即李主後身元
威宋降封帝顯為瀛國公而順帝即瀛國公稱合尊
時所生之子元世祖以庚申立立十五年而取宋而
順帝即以庚申生生十三年而取元何天道之好還
如此○初文宗欲立順帝為皇太子順帝乳母言非
明宗子又言明宗亦自謂非其子遂謫居靖江

國朝文皇帝雜拈前代帝影以試善相人者袁忠徹
忠徹名華主為秀才皇帝名贞主為韃靼皇帝一一
不差及見順帝影忠徹笑曰又是秀才皇帝其詳見
國初閩人俞應則詩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
號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
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侍從鳳
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害公主涕泣沾酥胸
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中宗在沙
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
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
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顧
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陰

牛繼馬

魏明帝時張掖郡柳谷口水溢湧石石象前為鳳凰
東為麒麟西為白虎後為犧牛而七馬在中其一有
人平上幘騎之其一羈絆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南
方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識者謂馬當滅曹牛當
繼馬懿為是深忌牛氏鴆殺其愛將牛金其後瑯琊
恭王小吏仍有牛金者王妃夏侯氏私與之通生子
是為元帝楊用修謂舊史止稱與小吏牛氏通通鑑

誤以為與鴆死之牛金通非也通鑑所據者魏書魏書正與通鑑合定是兩牛金石識所謂金取之也

塟禍

宋張侍中耆妾丞相殊俱葬楊翟張遺令厚葬妾遺令薄葬後盜發張墓得金寶多遂完其柩掩其穴拜賜而出次發妾墓穿襯無所有盜怒斧其棺見一金帶亦木也碎尸而出聞見録書此以為厚葬免禍薄葬得禍此語不然人固有幸不幸耳自昔陵寢並遭掘發張雖幸免終不可訓多藏莫如秦皇帝而善藏亦莫如秦皇帝至於下錮三泉旁行三百丈鑿之不

入燒之不燃扣之空空如下天狀未幾為項氏所發暴露無餘故曰以珠玉葬不如暴骸于野且操推擬含珠者不在大小儒而在于若孫也宋參政陳彭年殮用金束其家孫遶饑凍不可支與其弟共發祖墓取金束帶分貨之而彭年之骸暴於其孫知鎮戎軍張璞殮用犀束後歲餘其子誠一發父墓取犀束帶事聞謫官而張璞之骸暴於其子吾鄉憲副某亦用金束帶殮而亦遭此禍葬三十年妻于某無賴貫產圖書斥賣無餘而困不鮮偶憶金束帶事將子僕出父屍掀取帶園熟視之銅鍍金也恨甚併取覆屍錦衾數領去悉爭厚葬之爲遭愧殃寧獨盜賊是虞更當虞不肖種類耳

已貴受杖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嚴整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小不如意便遣撻捷唐李通樞母夫人盧氏適樞名聲已聞薦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值其受杖李尚書景讓母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每加杖楚景讓除浙西母問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對便命童僕斥去衣撻于堂下時景讓已班白矣要知此等俱自前人不可及處未易輕相看過以漢高祖唐太宗之賢

而不免以創業故威震其父至於擁篲迎門因逼避位父子之間失色多矣其視唐龐勛為將軍而踞案以受父拜近日張雄為中貴以微時芥蔕而跪父庭中杖之二十其間相去何能以寸

成就

韓忠獻宋景文祐中選謁樞使王德用有空疎之譏德用曰亦曾見程文果空疎少年宜更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後成大名德用已卒韓謂宋曰王公雖武人尚有激厲後學之意不可忘也曾子固司戶太平時張伯王作守不為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子

交一語但問曰世稱若爲曾夫子定無所不學耶子固逡巡而退後請子固作六經閣記終不能可其意遂自作令子固書之子固大屈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東坡矜擢制科簽判鳳翔謁陳公弼公弼恐其少年得大名不欲以詞色假之吏呼蘇賢良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詩文相屬或塗改不留一字東坡矜甚難堪後爲公弼作傳始自訟悔三事正相類皆以羽翼其多聞蓄德之心而芸鋤其虛憍滿損之態朱元晦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此甚不可子弟生長富貴家驕惰已慣

一旦仕宦便爲此官州縣諸吏之在己下者旣一意承奉使長一人之在己上者又或曲相含容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愚意以爲可且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耳亦此意也才如忠獻景文而以爲實空疎能文章如子固子瞻而不欲假之辭色元晦視慶國猶母而欲爲其子求打罵差遣其言如斧居然典刑臧武仲有言季孫之愛我美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報應一

人發一善念於人未必濟己然食其報者一[illegible]

於人未必損己而受其殃曾子所謂出爾反爾者也所謂如影隨形也今舉二事最快人心者唐路巖秉政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時大臣中未有重譴者無何巖被黜賜死新州使遭此禍閩中薛文傑以舊制檻車無爲苦自出新意令車內周植鐵錐錐皆內向使檻者居中不得動搖動即爲錐所刺未及施用建州之圍閩主檻文傑送軍中便身自嘗之於乎富貴豈長有之物鑄鬻非蘊孽之司而一切愚人借鱗翼以作虎設檻而僥物自謂取快當年莫敢誰呵踵未及旋而公自

入甕親罹其慘兇禍轉於眉睫報應疾乎鼓桴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道好還亦大淺露

報應二

先君爲予言商人事商臨江人中鹽維揚將入楚偶同鄉二人附舟舟次姑孰附舟人病甚聞橐中裝而無有商慇然與之金令就旅舍訪醫藥其人感泣而別次溽陽他商之同來者欲尼其行颺言此商殺附舟人于姑孰取其貨邏者捕至官商歷陳所以官不信因之而繫其舟使自實附舟人年貌爲左驗而別使人緤其子往姑孰訪之至則病愈歸矣後詣其家

[illegible]
延入定[illegible]
囊[illegible]楚地[illegible]
闖人而反自兩所與少而[illegible]

操戈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北海鄭玄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然昔之操戈在註疏
之矛盾後之操戈在心術之隱微始則借為羽翰卒
何異若弁髦朝名師生暮同寇敵方張口而受唾旋

關弓而反害面冷煖於負墻之間手翻覆於函丈之
外羊腸灩澦未足喻其險巇也舉其甚則伊川之門
有邢恕恕為程門高弟呂晦叔王介甫交薦譽之兩
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君實客即陷君實附章
惇即背章惇上誘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南
軒之門有鄧友龍友龍以道學登朝韓侂胄攻偽學
友龍諂之轉為不韙有與之譏者友龍拒之譏者曰
若然則又是道學矣滿堂哄然後出譙淮西久謀復
入以開邊啖侂胄侂胄師潰國中外怨嗟元晦之門有
洗繼祖繼祖初剽元晦論孟之語以自售及偽學[illegible]
趣告上疏誣元晦十事乞褫職罷祠一時門人從往
變易衣冠狎遊市肆改名他師近時李見羅開講及
門求備恒五六百人而入室晤語亦五六十人冊生
某者慧而狡闚室中有所寶玉硯二觸遊其門得入
室竊玉硯以歸李所著冠中高四垂名見羅巾門人
傚其巾服克斥通衢自標異而會以細甸故被彈
詔即家逮訊逮者至而向之為見羅巾者匿矣天誅
生孫某以見羅延譽每試輒冠多士其被逮日偶編
衣使者試觀風孫竟就試不願瀕行亦無一人執羈
靮從者萬曆戊子六月寓會省書

死

晉范文子見厲公侈虐懼弗免使宗祝祈死魯叔孫
昭子知季孫有異志亦使宗祝祈死宋褚淵晚年成
齊高祖之篡從弟炤嘆曰令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
當為一時名士耶明帝奪國王晏與之弟思遠勸其
引決晏曰方啖粥未暇又叫既拜驃騎謂曰阿戎每
勸吾自裁果從其言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
猶未晚已而范文叔昭竟全宗祐褚淵以失節見恥
[illegible]守[illegible]而王晏逐至殺身而履其旋冤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節以死自[illegible]

城陷爲與辛擁出城大節竟沉于江而史以棄城遁書元危素仕至參知天兵定燕都素奮身投井中寺僧挽之出爲高廟所詘謫和州憂懼而死近時李冢宰士賓與寧王厚善聞寧王反欲自殺偶爲婢妾圍守竟陷身逆黨誅死之不可緩也如是

儉

王魏公作相日楊大年守汝汝產栗大年以栗報魏公書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周益公嵗歐陽公家謝狀一幅冷壽光狀也狀云伏蒙頒送猪肉一斤頒外無任感激以大守餽當軸山栗之外無長物頒送止於斤肉而具狀以謝又申之以感激古人之任肴而尊儉如此朱絃疏越一唱三嘆有遺韻焉聞之先人族伯應和中進士第雷親家來賀賀用猪肉六斤豆腐一箇弘治壬戌間事也依稀古意猶存每對今人言之輙發大笑或曰子言非是儉德之共也何必今人不如古人王沂公裁截簡牘餘紙贈同年于孫京今人何嘗棄尺寸簡但釘作錢米簿帳耳晏元獻積函封之廢者抄書書成各類晏今人何嘗碎一封皮但積沓供如廁之用耳范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皆

[illegible]人封[illegible]金繪[illegible]何嘗不別作布衣[illegible]與服累飲相佐供給東閣中故人耳更發一笑

秦[illegible]

史稱秦莊襄后姬於呂不韋而生子政爲始皇晉瑯琊恭王妃與吏牛金通而生子睿爲元帝然以理推之人十月生后歸莊襄十又二月矣而政始生何以必其非莊襄子唐元行冲以元魏昭成帝名犍繼晉而興爲牛繼馬不及牛金事而王敦反石頭時表疏悖慢無復人臣之節至欲以罪廢太子而無辭亦不及帝中媾如其有之則馬駒龍子之誣敦固無所愛於帝也何以必其非恭王子而論者論秦實絶於莊襄馬已戕於懷愍魯桓公夫人與齊侯通于同生於其時詩人爲之賦南山公明譏夫人曰同罪非吾子齊侯之子序亦謂莊公失子道人以爲齊君之子而後世不聞有異議何也吾乃知先德之所及遠矣秦自孝惠而後日以尫闒吞噬山東海內蠹切懿師及昭暴孤弱寡狐媚以取天下天下亦復醜之而公旦伯禽仁厚之化浸漉人心迄今有餘韻也故惡或不積而已彰事或有徵而不信或傳聲而起歎或据實而雪疑三事總屬傲褻秦晉之故則居下而惡歸之

著也謂呂易巖謂牛易馬吾斯之未能信

明經

今人以明經稱歲薦非也按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明經之名昉於此自唐及宋皆以此取士唐之狄仁傑徐有功宋之呂夷簡呂公著皆就此試然所謂明經者特帖書墨義而已所問本經義疏十問之中能記其四即為合格呂許公試卷問作者七人矣七人為誰對云七人者某人某人也謹對又問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下文云何對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

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者何也對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謹對其式如此蓋但以記誦出處為主無所發明故當時頗賤此科有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語謂設棘監守防傳送也

國朝明經諸科一切寢罷止存進士一科舉人歲貢皆進士之別名以所試經書論策制義同也至廷試歲貢則一日而經書論策畢備故京師有三場試貢士一策中狀元之語與帖書墨義事絕不相蒙而昔之所謂嗔目待者今反用之待進士科無復焚香之禮矣流俗人動以明經稱歲薦與之而非其實惟歲薦人亦以明經自稱無其實而居其名皆似胸中無古今者

魯事

韓子書魯哀公問孔子鄙諺曰莫三人而迷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政愈亂何也孔子曰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迷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于季氏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安得三哉又哀公問孔子春秋記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也孔子曰此言可殺而不殺也天失利草木猶干之

而況君人乎家語亦云予曰是非孔子之言也昔宰我以戰栗諷哀公孔子變色非之雖口舉直錯枉枉不指季氏而季氏亦非哀公所得動揺者何則御委其轡指大于股政在私家由來已漸乾侯之役殷鑒不遠三都之墮迄無成功使孔子而為此語是蹤臧孫郈孫之覆轍而智不如子家羈也使孔子為哀公建此畫是貽其君以孫越之辱罪不在有山氏在導之以殺機而教之以仇嫉宗枷者也吾以為不然

書籍聚散

按秦漢而下所著圖書雖終歸有盡總不越二端聚

燬于兵火則散佚人間燬則形還造物佚則亏仍禁亏迨及有宋而前中金禍後遭兀孽歷代寶藏都付二虜使腥膻之氣適于簡牘先民墳典襍以侏儒斯古今文史一大厄也燕聞往昔諸夷所得賂書多不能達載以舟艦則溺覆相尋雖後令人記憶亦都不免盍聖作明述菁華攸寄非犬羊鱗介所宜膻涴而靖康三館德佑四庫金元有之如取如攜抑又何也豈二虜入帝其兆已成天以斯文關之不復秘惜耶噫嘻

岱嶽

岱嶽之巔有玉女池池之旁為玉女祠今所稱碧霞君是也或謂玉女為東嶽女或謂即道書華山玉女或謂黄帝時遣七女焚脩於此以迓西崑真人玉女其中之成道者也或謂處士石守道妻金氏禮西王母得法入太山石室脩煉是為玉女人異其説未知所據祠創於宋真宗而增拓於

我朝成化嘉靖以靈異奔走海内士女肩摩肘擊於金支翠旗之間所施捨填委無筭曰設官離合掌之縣倅六群倅一以籍録其所入併榷税之以供給

德　魯　衡三藩府禄各郡王府禄與有司一切㑹貿紫繕及各役廩餼而歲以銀二萬三千兩餘入内帑其所施黄金珠玉寶石首飾及金銀錢娃娃等亦入内而以旛盖袍服諸錦綺等變折謝省官屬俸甚矣上之取於民巧也税其田畝山澤所出舟車所灌輸不足而假所不知名氏之鬼以朘之甚矣民之愚無知也罄脂血以供上爛絲與諸官吏首苴不足而攀緣崖峪以施所不知名氏之鬼

捨身

西竺外道苦行六投淵其一也謂從苦得樂他日當生天其説流入中國為捨身南武當北岱嶽俱有捨

身崖陡壁千仞愚民多投身其中冀冥福而岱嶽為甚何尚書起鳴為設垣遮止之張相公位復勒詩諭曉之然終不能禁也歲戊戌八月予行陽穀道中士女捧瓣香往者肩相摩偶憩旅舍一男子神色不怡甚問之曰往捨身予曰捨身樂耶色笑往若耶曷不改轅歸而更自戚戚復問捨身何意曰以墜下為飛昇耳予曰若知天門山乎山壁立而草木叢茂下有微逕行人過者往往飛出林表遂不見遠近聞之謂其上當有仙人接引沐浴山下求升仙升者益衆或疑其妖自繫大石而犇犬以過犬復飛去曰信矣司

□叢火□遠山縱火一大蟒死焉人獸骨堆積前後□道陵乃知向所飛昇蟒吐氣吸而食之耳安知泰山之崖不為蟒窟一切捨身不為諸蟒具饔飧乎其人猶不懌有在坐者笑曰是何傷張道陵修真雲臺為餓虎所食其宗人諱之以白日冲舉告人即欲投崖飼蟒煩同行人歸而告白日冲舉於其妻孥耳其人為之泣下

蘸程庵

金陵冶城有大墩石晉謝太傅同王右軍登此因名謝公墩後王荊公居鍾山亦登此作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南華辨長老作庵於寳林南眉山程德孺□此曰名程公庵後東坡南遷亦宿此改名蘸程庵贊云百千燈共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蘸亦在各徧滿無雜壞二□意不欲令前人專享名勝耳然介甫之詩妬似有扼吭而奪其處意不若子瞻贊語圓洒渾忘然是佛理如此首楞云於一毛端現寳王刹座微塵裡轉大法輪圓覺云覺性遍滿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徧滿亦無壞雜

韓幹畫馬

漢中李先生藏有韓幹畫馬其上為東坡題辞字漫滅不省作何語獨馬以絹素善得完豈坡語特妙通神去耶如幹馬之留影人間乎曰乞子作坡語補亡一笑而從之補云予友李伯時善畫馬嘗見名馬滿川花以筆寫之放筆而馬死黄魯直謂此馬神魂精魄俱為伯時筆端取去故京師貴金易得而伯時馬難得或為予言伯時畫馬以馬為師每過閑寺輙終日縱觀不忍去其獨步一時以此予謂此本韓幹畫法伯時偶臆合之耳開元間幹以画馬供奉而是時陳閎最有名玄宗令幹師閎幹言臣自有師陛下内廐飛黄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玄宗深然其語幹画果勝閎今所圖則飛黄照夜中之□然者也吾儕負侍從所賜天閑馬如玉鼻騂等不乏俱莫如此圖駿彷彿見伏波銅馬又似見貳師汗血駒令孫陽過此便當三顧人情賤近而貴遠令伯時馬價已與黄金爭高况開元國工手乎今涓人得此便不惜千金

尼

趙韓王為宋開國元勳徐中山王為我朝開國元勳而二王俱有為尼之女韓王而女䝚

皆願出家為尼宋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
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嘗圜大師中山王
長女為
仁孝皇后次為
代王妃其幼女出家於南京聚寶門外為尼今所傳
王姑菴者是又宋真宗妹吳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
幼不茹葷血及長乞落髮出家真宗詔建資聖院居
之賜號報慈正覺大師時密王女曹王女及後宮未
御幸者三十人亦相隨出家焉令尉之家居養織畫
如唐登封尉盧數女王屋尉畢綱女無所戀而為尼

即人主妃女時移局敗如隋煬帝女南陽公主後唐
廢帝女幻澄元魏之馮高胡三后朱梁太祖之陳昭
儀後唐莊宗之劉皇后宋度宗之全皇后有所迫而
為尼亦多有之不謂生長極富貴中極得意時有此
奇絶事當與釋迦佛初祖達磨出家公案同時拈看

重瞳

蘄州某巡按子生有重瞳家累鉅萬不逞之徒教以
連結豪傑招海寇潜圖不軌未幾事露赦逮盡破其
宗重瞳之累也衎記古今重瞳者虞舜顏淵項羽王
莽赤眼歸宗禪師天台智顗禪師隋魚俱羅西涼王
呂光梁康王友孜北漢主劉旻夏主明玉珍十月重
瞳者南唐後主李煜梁僕射沈約婦人重瞳者南京
一民間女獨舜起匹夫帝耳項羽嗇伯而不足莽光
閏位而旋敗俱羅斬於東市友孜誅於弒逆李煜斃
於牽機休文終於喝足顏子迨庶糟糠不厭禪師證
果頭陀苦行劉旻據漢賁恨以殂玉珍僭蜀五年而
殞王於建業之女不免道路行乞何必重瞳皆帝王
哉佛世尊時有一十七女盡重瞳而僅生天上員嶠
以南有移池國人盡重瞳而僅稱壽考亦一証也总
意非分取夷滅耳

禪讓

書堯舜禹皐陶皆以稽古發端湯武獨不言稽古者
前之讓而後之爭不足稽也稽禹無讚辭稽二帝而
讚美不一者彼以繼而此以禪美傳賢也夏桀讓王
于湯曰遁避位事見逸書燕噲傳國於其相子之聽人穿
鼻而堯以詢事考言而傳舜舜以嘉乃丕績而傳禹
微子傳國於其弟衍在憑几之時宋宣傳國於其弟
和亦易簀之際而堯傳舜後二十有八載乃殂落舜
傳禹後十有七載乃陟方嗣菁華以捲領棄天下如
弁髦是宜夐絶千古而莫與京耳然二帝後有夏之

帝不降不降立五十餘年舍其子孔甲而遜位於弟扃又十年崩史云三代内禪惟不降實有聖德不降後有蜀之望帝望帝名杜宇初王蜀教民耕作時七國稱王自謂德過諸雄改稱帝會大水為災其相開明善治水又自謂德不如開明授以國遂亡去時春三月子鵑鳴蜀人思其去而悲子鵑曰是我望帝也後人見在西山冲舉焉（說文望帝淫其相妻慙亡去誤也）兩事舉動不愧唐虞而不降以聖德汗青三巴蓰棄之時又七雄虎爭之日後之儒者專稱勛華無復掛此兩人于頰以經無正文也使不降杜宇事見于經當與堯步舜趨並膾人口使受終揔師禩出于他書安知不與斯人共湮滅而無聞乎故曰驥尾附而行益顯非青雲之士無以聲施後世古今一轍悲夫

年號

帝王年號漢唐晋宋未有稱正字者其他則魏主芳稱正始髦稱正元北魏主燾稱正平恪亦稱正始詡稱正光南梁武陵王紀稱天正朱梁主瑱稱正明金主亮稱正隆金主守緒稱正大夏主仁孝稱正德元順帝稱至正而俱不利芳廢於師髦廢於昭燾以正平弑恪以正始之末不保其妻子詡以正光卒年僅

原缺第二十六、二十七葉

曆夏以寅為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為地統周以子為天統此謂明時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曆及譜引易湯武革命又引逸書先其革命所云革命益指此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其專為曆明甚據此是轅固生不引易以証放伐而汲冢書及子思劉歆班固僧一行俱引易以証改朔証治曆煩天應人之疑可洒然胸中矣以為美湯武之放伐者無忌憚之小人矯誣聖經以粉藻篡弑於一時而僭後人之敢於不臣寔後儒之育於說經無已時也

易揔

唐王遠知作易揔十五卷一日雷雨繞室一老人空中下問所洩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追取遠知方惶恐據地旁有六人已捧書立牀帷裂幰而去所取書乃易揔也宋鄭揚庭夬作易談兵部郎秦玠閱之駭曰夫何處得此玠曾遇異人授此數秘不敢洩恨不獲盡其術此人乃敢形之書宜有天譴無何夬卒遠知之易揔揚庭之易談不知作何物語而神理忌之一取其書一奪其筭至於羲畫文演周爻孔彖子木子弓之所授受費鄭田王之所講求文峥嶸字

夷燕之外耳

嘗糞

庾黔婁田翼杜佑皆曰父病為父嘗糞而越王勾踐亦嘗吳王夫差糞唐侍御史郭霸亦嘗來俊臣及魏元忠糞魏高祖李行簡皆為父吮癰（高祖時張子巖年五歲）孫瑾皆為母吮癰（瑾係繼母）而鄧通亦吮癰於文帝曹商復舐痔於秦王趙履溫復舐痔於安樂公主之用事者宇宙間何所不有然黔婁輩以嘗糞為就養計而勾踐以為復仇計郭霸以為媚竈計孫瑾輩之吮癰得稱孝子而鄧通所得止於鑄銅曹商所得止於賜車勢利之命走人而使之無恥至此哉况郭霸由嘗糞故為元忠所鄙暴其事終身沉棄鄧通由吮癰故為景帝所怨餓死不得名一錢著一簪趙履溫由舐痔故為相王所誅至於父子駢首夫體變分窮通固有命耳豈無恥道並能與司命作抵對耶（郭霸除監察御史與其僚謁御史大夫魏元忠元忠病霸獨後入憂形顏面即請便利嘗之仰而賀曰公毋憂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疾將愈矣元忠惡之暴其語于朝）

人痾

易傳曰女化為男茲謂陰昌賤人為王男化為女茲謂陰勝厥咎亡女作男事創見殷紂之末年厥後周顯王四十七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丈夫化為女子漢獻帝建安七年越嶲有丈夫化為女子晉惠帝元康某年安豐有女子化為丈夫皆賤人為王國家將亡之孽也然我朝嘉隆間兩見此異而兩當休明之世嘉靖中大同民馬禄女年十七將嫁人忽變成男子隆慶初大原男子李良雨憎其妻貌陋出之獨居年餘忽變成女子經脉流行事與前同而占與前異何也予謂此本念想結化非必盡關與亡男思女思極而男化女女思男男思極而女化男神能攝形脉惟心造始於淫存終乃從遂兔視月而孕顛（月惟望日滿盛月皆缺兔只缺）之犀望星而角有星覆載廣矣非瑣瑣占射可管窺禍福也

效腕

今人腕書舌發專能賤唾前人乃事有造端於己所賤唾之人更相蹤襲不以為怪者為桀紂隋煬之所圖訕秦皇漢武之多欲御漢靈帝唐德宗之聚斂根商鞅之車裂眾王莽之飾奸咏妲己之晨牝彈梁冀妻孫壽之妖論自黃口以逮黃髮人人能之然祖龍為入粟拜爵始令掾吏國子納粟如祖龍漢武帝為算舟車始今設關権鈔始武帝靈帝為入錢賣官始

原缺第五、六葉

今事例開曹如靈帝唐德宗為索門闌之始今欄門索錢如德宗商君為開阡陌始煬帝為辭章取士始今破裂井地士俳語釋褐如商君煬帝倆謂取制義以便進趣廢經野以出地利征榷繁重以足度支至若以人為駕起於夏桀今輦上諸君子無非為人者點染須鬢起於王莽今一命以上鮮不設白金黑為少壯容者燒鉛作粉起於殷紂今富與家妻小不間尚淡掃委棄鉛華者髻有墮馬起於孫壽增倫墮馬後今婦人理髮不見安向頂中作梁鴻妻之椎髻者裂帛纏足起於妲己妲己本狐猯足猶未變裂帛纏之後世緣此為足小之美今閨兒學步未有不結束為纖細笑盧玉川之赤腳婢者此亦何與國計及身家事贖復效臏今我思揭家走

卷十

斷臂

學佛之徒重法輕身聞半偈而捐軀得一悟而投火甚則剝皮為紙析骨為筆瀝血為墨書寫經典其苦如是躑斷臂不如斷心斷肢體不如斷情慮要當於其猛利不必過爾啖求吾黨中無此人無此事也或謂釋以捨身為慈儒以全歸為孝一毛恐傷謂其斷臂此語非是王子剖心稱殷仁不疵胥抉目為吳烈士申徒己刖而未嘗知刖叔小亡足而存其尊足故

物其於錫漢之處高朱明之郎元魯何小損而必云術無善譚之聯聖周無一弛之文武也

銀靴

富貴倘來之物俗人以為不世特達之遭沾沾自喜每一開口濁氣衝人令發嘔穢吾嘗與一友人過貴公子公子款客出白金茶酒器絕精巧友人注目視之公子以手指畫疾聲應曰家君稽古之力也其年蒙賜鏃鍛以為茶器即此是其年復賜鏃鍛以為酒器即此是子座中微哂出謂友人曰子過矣友人曰何也曰吾視白金茶酒器陶瓦器也煩注目乎既而曰公子過友人曰何也曰賜白金不賜茶酒器也煩誇示乎南唐馮權以奔走敏給有寵於元宗元宗見權靴敝戲語權吾為汝作銀靴因錫銀三十斤代靴權退而冶銀為靴聞者大笑宋朱勔以進奉花石有寵於徽宗徽宗以手撫勔與之語勔退而製新錦袍繡御掌其上每對客服之以昭殊寵亦為時所笑公子不幸而類是矣微獨茶酒器即施施一切以誇閭里而駭童稚者皆銀靴繡掌類也不滿隅溪人一哄

觀人

觀人有術良賈若虛盛德若愚才之小者必易溢器

之小者必易盈張唐卿狀元及第題壁于興國寺云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
君看姚嶸與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于京官
夏有章由司戶授鄭州推官謁盛文肅度文肅招之
飲明日緘詩以謝文肅不答緘還之或問故曰吾始
重其氣韻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便
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後果終于從事此小器
易盈之驗也王文正曾及第還青州太守師父老倡
樂郊迎文正易服由他門入謁守守驚問何簡易若
此曰不才幸忝科名乃敢煩郡君父老乎守嘆曰君

真狀元必遠到事業未可量也後果入相韓忠獻琦
以高科推開封府治事不倦暑月流汗浹背府尹王
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孜孜職事不驕蹇
真宰相器後亦入相此大器大受之驗也以區受者
區滿而旁溢以龠受者龠盈而四出是謂小器萬斛
之舟置百鈞其上而不加重減之百鈞焉而不加輕
是謂大器

卜鄰

魯有善博者其鄰之人畏之而徙其宅或曰是其貫
將滿曰吾懼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虞叔有玉虞君
求之不許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
其以賈禍遂獻之權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學
士穀欲取之不可陶心啣之因草密詔謂權曰吾愛
提卿書為寫一通寫畢陶哭取其草詫曰是機密事
寫此欲何為便呼吏作奏欲發其事權無以自明惶
惶恐哀訴陶曰急以馬來釋汝併券取之又鄉先輩
其與老人鄰欲得其廢以廣居日召老人飲博老人
以為愛己攜諸稚孫往諸孫駭見玩好器無數或懷
橐歸其伴為不省一夕稱盜入藏中縣為蹤跡失亡
得玩器于老人家寘之理老人訐無所出以宅獻而

事始解偶憶此為淚下人不幸與勢要人生並世尤
不幸與勢要人居並里猛虎作鄰大難生活倘能定
計于鮮如魯人之徙宅甚善其次當如虞叔之獻玉
不能徙又不能獻則焉出諸其庭不稱德以居宅與
人而身不免有盜名也豈復望卜鄰如乎仲處輗工
之不食如于罕於今日哉呂僧珍有高名宋季雅罷
南康郡買宅于僧珍宅側或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
問者訝其多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古人重卜
者如此

高嶽

買耘老家貧嗜酒東坡作古木怪石圖贈之書其後
云今日霜寒十指如懸槌偶有人致佳酒獨飲徑醉
念處士貧無以慰其意為作此圖毋幾時輒一開看
還飽人否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石終
君之世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蓮掌貯須添丁長以
付之又李方叔家貧東坡贈以錫馬赤色白鼻於法
為不良馬名之曰玉鼻騂併書所從得付方叔作鬻
馬券此馬價應十倍世有義士能捐二十萬併券與
馬取之乎以予書示之兩事合掌皆高自擡值咄呵
取償如波斯賈持璣珠珉璧誇向暴富兒索明月夜

光價也亦見古人急窮交不難手腕借人如此然坡
券在四年四月黃書在四年十月歷三時不售又不
知玉鼻騂終綠二公腕力療得李方叔饞眼否

水銀

粵之泗城州憑祥州及近憑祥之安南地皆有水銀
坑取法用人人酒食之三日縛至坑稱人身作竈埋
之僅露首又三日其人瘦不可忍呼徹天曰以錐錐
去首土覆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骨髓指甲中皆水
銀矣每奸商傾外境人擬貨至彼貿易則私與夷約
併鬻人賣之價成運數十人縛去以充前後事絕慘

矣廣西通志水銀非恒產[illegible]
宜苛政禁禁奸商不得恐嚇[illegible]
莫也俗可善變亦任人愛將一端此若他土取法則
此物便須永斷縱帝后例用灌殮何忍於生人灌死
人東坡謂嶺南恬殺牛地虛沉水香中國以牛易沉
水供佛為燒牛肉況人易水銀灌屍乎是灌人血也
從昔帝后鮮不遭掘發者呂后屍奸于赤眉理宗頂
截于楊髡其最烈者耳人血為祟乎又聞拂林國有
水銀海周四五十里取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
十處後令健夫駿馬近海行水銀即滾沸如潮而來

人馬疾走水銀隨趕至若稍緩便被淹沒人馬既遠
水銀復奔回過坑井溜積其中國人乃得取之用香
草煎成銀然則此物直憎嫉人而與人作仇家其性
然也

桂山

范至能虞衡志謂桂山之奇為天下第一非虛譽大
行九華廬霍諸峯所得頑韻竊意山川奇秀醞為人
才故周翰申屠衣於嶽隊尼山之靈是生孔子桂林
自蠡秦時已隸職方而朝植之士寂寂即薄有之多
兩源人為今桂之全州宋以前為永州零陵者也奇

王一百子長者嗣王餘九十九人俱鎮國將軍每會聚勠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俱除鼻背有梵志於仙山石上便利精流石下母鹿舐之有胎生一女人惟腳似鹿梵志養之及長殊端麗足跡在地如蓮花梵豫國王見而收之取為次夫人有身弥月生一千葉蓮華大夫婦之擲置恒河中烏耆延王舟行見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歸食之及長勇健過人王令諸子帥兵攻梵豫國王恐甚次夫人心知之登百尺臺上坐千子欲射大人夫人言汝是我子因語之於子問以何為驗大人以子從而乳乳出射千子口中千子械悔弛弓和合二國五百子歸親父母五百子歸養父母事見雜寶藏經

卵生

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女脩吞玄鳥卵而生大業禹母於石紐泉中得月精如卵吞之而生禹骨利王得

大鳥卵剖之見一女子便以為妻黎岐之先得大蛇卵置山中生一女便以為妻羅浮利地有商人得一雌鵠與共遊寢鵠生二卵卵為二童俱出家証阿羅漢徐君宮人娠而生卵覆之乃成小兒有筋無骨是為偃王夫餘王得河伯女閉於室內感孕生卵一男破卵而出是為高麗之祖大荒之中有國其國民盡卵生是為卵民之國阿修羅有四種其一種卵生是為鬼趣所攝合衛城中有婦人一生三十二卵卵中各二男子隋大業四年鴈門有婦人生一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雷震洞穴失卵所在晉永嘉中平陽有韓媼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一嬰兒方四歲應募為劉淵築平陽城城就化為蛇去

生子早晚

自古生子最早者莫如周文王其最晚者莫如武王按孔氏尚書疏云文王崩武王嗣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代商有天下又後二年崩而大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此則文王崩武王已八十有八計武王生文王終九齡耳而已有長子伯邑考是生子莫早於文王也又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負成王以朝諸侯大紀云武王娶呂望女

邑姜生子誦時殷二十有七祀也後五年而殷已據此則武王崩成王終可七週計成王生時武王已八十有六矣而史稱成王為元子又有弟唐叔亦邑姜出是生子莫晚於武王也當為古今奇絕歐陽永叔謂觀兵為武王即位後十又一年事於理為優而終與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語相牾且孔氏去周未遠當別有據未可臆斷也此見紀年與書疏及戴記異

還囚

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如期而至太宗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見

豆陽王伽為齊州叅軍縱囚徒七十餘人亦如期而至文帝甞歎之又晉謝方明為晉陵太守北齊張華原為兗州刺史俱以元日遣囚如期而至梁何胤為建安太守漢虞延為細陽令王長文為江源令俱以伏臘遣囚如期而至而鍾離意事更著意光武時辟司徒府詔部送囚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意輒令屬縣作徒衣解散桎梏恣所欲行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堂邑令因防廣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使得殯殮丞掾爭之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殮母訖果還入獄竟得減死盖此舉為當時常調今人因縱囚論但稱貞觀七年事耳又鍾離意令瑕丘得盜檻建不忍加刑遣之建父謂曰吾聞之也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進藥而死

舉燭

漢陽太守龐叅侯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致廳前自抱兒孫伏戶下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魏郡太守陳異詣郡民尹尹抉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吏無餘言異告人曰抉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唐高士廉守蜀脩禮見隱者朱桃椎桃椎張目直視不答士廉曰吾知之矣欲使我以無事治蜀耳三事膽矣人口迄今尚有餘味然齊桓已先煎熬魏文仍加劑和復槀之君朝齊桓公公問治民復槀之君不對而以手循口操衿桓公曰與民共井若寒煖乎寡人聞命矣魏文侯見箕季出謂人曰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是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直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飯豈不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百姓省口腹之養也三太守事即二君於人為不言之教於己為目擊之存見影晢形覩指識歸察哉此據夫爭道之悟也雖任棠諸人未便有此諷切而二君以治其國稱賢君三守以治其郡稱良吏因伍為恭即以是賞美哉此燕相舉燭之解也

娶河

西門豹[illegible]巫嫗禁絕河伯娶婦河不為患正賴掌渠[illegible]水[illegible]不得謂娶[illegible]事渺茫難信藏嵩中此事[illegible]則秦靈公以君主娶河後此則李冰以女[illegible]從此則郭子儀以女娶河李冰守蜀江神歲娶民童女二人為婦冰自以其女配神逕至神祠勸

神沁妳潛潛因刺殺神子儀鎮河中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埤子儀酹酒許以幼女妻之其夕水退木立埤二以成橋而女無疾卒子儀以其骨瘞之廟塑其像于河神之傍郡人目子儀為河瀆親家翁然鄴令以此殺巫蜀守亦殺其婦巾令吏作之俑何也愚民易惑不復禳剿蜀縱耶意心切憂民造次間卒無以中傷侯欲因妾妒舊公案不難劉孌懷抱之愛而舉前人之所廢耳大自苦心

名數

一舉足為跬倍跬為步四尺為仞倍仞為尋（舒兩肱也）倍尋為常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倍丈為端倍端為兩兩手之盛為溢兩手為掬又為升掬四為豆豆四為區區四為釜釜二有半為藪（藪即語庾）藪二有半為缶二為鍾鍾二為秉（秉十六斛斛即今之石也）九十六黍為銖百黍為龠十龠為合二十四銖為兩兩有半為捷捷倍為舉舉倍為鋝又為鍰二鍰四兩為斤斤十為衡衡有半為秤秤二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秉之所吐為忽忽十為絲絲五為緰緰絲十為升升倍為緘緘倍為紀紀倍為總（總八十絲也）總倍為䍁○十億為兆十兆為經十經為垓十垓為補十補為選十選為載十載為極○七極微塵為一阿耨池上塵十阿耨池上塵為一銅上塵七銅上塵為一水上塵七水上塵為一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為一𨻶遊塵七𨻶遊塵為一蟣七蟣為一虱十虱為一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八尺）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一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旬（卅六里也）一念為刹那二十刹那為一怛刹那（一瞬也）六十怛刹那為一臘縛（一息也）三十臘縛為一摩睺羅（一須臾也）二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為一晝夜每見古人用此等字不知其數算之

湯泉

蘇子瞻所記湯泉東城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駱谷佛迹巖陳氏山居凡八處楊用修所記湯泉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劍川三泊安寧凡十餘處俱存其名而不詳其事意僅僅溫煖得名耳不能奇也予所聞紀奇者五梁州志漢水南有泉冬夏常沸涌若湯其熱可熟雞子木至二十里即望見白氣冲天拾遺記浮忻國有泉湧射類湯火飛鳥不能過其泥冶以為器金狀混混若紫磨色通典泥婆羅國有泉周迴

可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烟燄懸釜而炊須臾便熟又溧水雲穴山有湯泉四時常沸以煮豆穀終日不熟以灌草木轉鮮茂惟鳥獸類入之便爛江乘縣有半湯泉泉半冷半熱冷處如冰熱處可爛物熱處魚入冷處即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灌田夏取冷水冬取熱水一歲再稔二泉俱見六朝事迹

手文

有因手文而氏者堯生子有文在其手曰馮以馮為氏堯長子監明之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以劉為氏周平王生子有文在其手曰武以武為氏周昭王之庶子食采翁山生子有文在其手左曰公右曰羽以翁為氏子產生有文在其手曰相里亦以為氏是也有因手文而名者周不窋生子有文在其手曰鞠以鞠名王季生文王有文在其手曰昌以昌名武王生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以虞名魯桓生成季有文在其手曰友以友名劉豹生劉元海有文在其手曰鬱以鬱名劉累生有文在其手曰累以累名張永生有文在其手曰來以來名是也有因手文而貴者蕭衍生有文曰武為梁武帝楊堅生有文在手曰王為隋文帝是也有因手文而禍者執辱生有文在手曰天子王莽斷其腕焉是曰亡大子是也此亦手文偶與字肖耳若重華生而手握褒子游生而手握文雅公冶長生而手握輔公伯周生而亦握直期老子生而手握十文釋迦佛生而手與足俱有德字之文崔慎由子生手有衲僧之文而卒為僧魯仲子生手有為魯夫人之文而卒為魯夫人晉兵校陳濬女生手有天下母之文而卒不為天下母于闐國王子生手有裴休之文而前身為裴休近嘉靖中柴陰母手有入卦文聚眾劫叛隨敗死此則不可究詰矣又絕異者阿育王女生而右手拳王問夜奢羅漢答云此女先為三婢曰掃地得一銅錢以施眾僧報為王女手中當有所握劈之得一金錢斯多生而左手拳師子比丘過其家父母共問宿曰比丘云我祐起南海齋是兒在側我以珠付之今見我當還也引手向兒曰還我珠手開一寶珠在焉祇沙國王子祇域而兩手俱拳劈之一手握針筒一手握藥囊年八歲通醫能洞見人五臟又絕堪笑者公孫述規取漢禹曰自刻其手文曰公孫帝晉覩侃左手中指有豎理或謂侃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濺壁成公字以紙裛手亦成公字

佞八

秦檜與楊愿厚善愿專事逢迎檜人號為內簡牌甚至飲食動作亦効檜檜偶噴飯失笑愿亦陽噴飯作失笑狀左右皆竊笑之諷御史臺論劾去朱全忠與客坐柳下全忠曰好大柳客順口贊曰好大柳全忠復叱此柳宜作車轂客亦曰宜作車轂全忠因厲聲叱曰柳作得車轂麼豎子弄我即呼左右撲殺之奸如秦檜逆如朱全忠猶嫉惡佞人不以逢己而弃鼷鼠之口也

起病

百病生於性情之殃苦與營衛之滯淹苟有以疏瀹其神明和平其血脉即醫巫不可問而病可起予舟過姑蘇有同舫周生者博通而好奇病伏枕予亟就間視之周生曰嘻我其殆夫枚乘七發以起吳太子願先生之起我也雖然廣陵之濤龍門之琴麞臨羽獵之娛吾耳熟焉雖玄通子之七激王先生之七興亦已陳之芻狗也願聞其他予曰諾稱姓氏則桓石虔評詩則子璋髑髏血模糊品文則金石集古錄序其咸名可代鍼石其詩若文國工手也可當俞跗吾為子誦予能強起聽之乎生卧向壁曰僕病未能也曰曹孟德積苦頭風陳琳作檄文成孟德讀之而頭風愈檄無恙也探之奚囊中宛然在子能強起讀之乎生卧如故曰僕病未能也曰秦少游久病不瘥高符仲偶携輞川圖過之少游展玩良久便似與摩詰同入輞川病遂已乎江山水如畫佐之以春樹高下煙雲魚鳥卷舒出沒而吾與若扁舟其中令摩詰解衣不能為此生氣流動子毋卧遊姑強起觀之乎生轉卧曰頗之需少間然而有起色矣曰李博士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誅鋤豪人惡吏畏如神死葬横山有病瘧者取墓土看床簀間應手愈蘇去常一衣帶水吾為子走毘陵取横山一抔土姑忍死待我生微笑曰新鬼大而舊鬼小二豎子未易降也頗少進曰陳都御史鎰美髭髯開府関中有惠政吏民愛之號髯子爺有疾必祝使我疾愈當為髯子爺捋鬚祝己疾良瘥陳每出部民喧閧爭前捋鬚從呵禁不能止陳問故輒笑而從之雖吾僵蹇乎名第五何必減驃騎衣縫掖不褒一手石幸強起為我刺船以當捋鬚生大笑蹶然而起

墓地

宋真宗山陵之役司天邢中和請改穿上穴於法宜

子孫但小有水石渠意謂穿過水石便為佳地耳丁
晉公主其說王沂公諍之以爲移皇堂於絕地謂[illegible]
穴為絕地非也謂穴中有水為絕地其言頗驗先後
兩孝宗之弗昌厥後俱坐此故宋孝宗山陵開土五
尺有水趙子直朱元晦謂土肉淺薄請改卜內庭以
寧宗君哀久不便遂主速葬而寧宗竟無後我朝
孝宗山陵開穴有石吏部郎楊子器謂石中有水請
改卜開座以事出臣瑞恐獲罪曲為掩覆而　武宗
亦無後又文皇帝欲以鼻山為壽陵府尹王某不可
曰此公侯地耳應佽至當十郎故址名賓家庄曰此

真龍穴所謂勢如萬馬自天而下也但前有小阜恐
妨皇嗣當去之　上曰無後乎曰非也多應出耳
上曰應出亦可遂不去而　列聖自
英廟以迄于今皆如王府尹言惟　武廟一人以嫡
出而出不利也予性雅不喜相墓之說每哄朱伯起
淳海葬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驗竟未知百年後
為何人作何狀漏澤園中不少諸貴人先壠何必淳
海而以前數事推之則嗣昌嗣替洪本地靈龍角龍
耳實關人事或謂堪輿家安祖先之魄于生氣中可
以庇後猶導引家安呼吸之息于氣海中可以延[illegible]

亦未端有此理否

墓地二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渫滕公葬得
石槨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葬此
室一抔土乃有定數如此吾邑有沈彬者仕南唐以
尚書郎致仕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召諸子戒
曰我死必葬此彬死諸子如戒伐樹掘地亦得石槨
上刻八篆篆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槨中漆燈熒然
傍有詩二十字詩云石槨今已開雖開不受埋漆燈
猶未滅專待沈彬來舉柩就槨廣狹高卑咸中度與

前兩事絕相肖吾嘗謂造物之於人亦大巧矣古往
今來一人而數之以一恒沙不能遍而舉恒沙所不
能遍之衆一一安排而位置之與之成局而聽其自
合死後尚爾況生存乎埋骨尚爾況服食行止窮通
苦樂誰非已成之局而愚者欲以智力經營利之擇
而害是推乎又況拘滯風水公私聚訟以營葬地而
不知葬地之不可營且不必營事已定於三千年與
未種樹之開成二年至於子之或馮或否名之若靈
若滕若彬皆懸契於先合券於後而無庸卜筭推擇
於其間乎又建州守熊慱乘舟上見岸崩處有棺底

在沙上為藤所束使人視之有銘焉曰埜言吉龜言
凶三千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
沙閣五百年後遇熊愽愽感嘆為移埜佗里

夷俗

儒者謂中國禮義所自出比夷狄於禽獸故杞用夷
禮經貶其爵衛效夷言識者憂之然夷狄所行乃有
絕不可及處非中國敢望也波斯國其王即位後擇
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秘室諸子及大臣皆莫
知也王死衆共發書視之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
大秦國其王無常主皆簡立賢者若國有災異或兩

風為沴即廢而更立受廢者亦無怨吐蕃之俗臣與
君密者號共命人數不過五人君死共命人刺脚出
血血盡乃死便以殉葬麻逸凍之俗妻喪夫則削髮
務面絕食七日與屍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
親戚勸以飲食終身不再嫁至焚夫日多赴火死赫
蔔剌印度之俗男女飲食不同處夫死不嫁若無寡
無依則村人輪共養之不使別村求食妻死亦不
再娶高麗之俗婚娶不用財幣有受幣者謂之賣婢
咸共恥笑數事皆中國所無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又曰禮失而求之野信矣

夷復仇

永樂中蘇門荅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王子幼不
能復仇其妻發憤令于國曰能復此仇者我以為夫
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鼓敗花面王王妻遂從
漁翁未幾漁翁死先所生子嗣位至今不絕以復仇
故至於捐棄骨肉改醮事人而以國與之亦可哀矣
春秋叔慎妻事及范史盤瓠事大類此

裔種

四裔惟東夷從人餘皆異類如蠻從虫貊從豸戎狄
獫狁等從犬羯羌氐從羊犅狗從牛與夫鮮卑蠕蠕
等俱不從人而亦莫詳所始其可考者則盤瓠之先

其父為犬高車之先其父為狼突厥之先其母為狼
蒙古之先父狼母鹿多摩之先其母為鳥東越之男
人身狗頭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狗嘷其妻皆人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遂與筯十隻教以每走十里遺一隻大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歸追不能及矣

璅語

釋迦佛以天女為革囊臭穢擧一切色相空之昔於
山中脩行而歌利王疑其恣情女色詰而辭免之天
下不受去遂旅而主人棘其窩庭冠並周將免害

謝夷齊殤彭聃去之渠而惠施疑其爭腐鼠司馬喬
辭執政捨大藩去之冗散編舊史而小人疑其利筆
楮之資
古樂府云綉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護惜加窮袴陛
防着守宮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蘇氏
髑髏賛云黄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如今不忍看當
時恨不見棄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者
便成一片方紅顏念丘壠則啼不必愁眉粧不必墮
馬見桃李思髑髏則神女無須賦甄后無須感守宮即斷
蝎以丹砂飼之取汁點處子頰上終身不滅惟通淫乃滅謂之守宮

楊用脩云僧綱司與僧會司各埋觀音祈雨相遇爭
道僧綱司行者曰咄避道語之觀音為姑爾寺觀音
姪女也聞者笑倒按楞嚴觀世音云往昔有佛亦名
觀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是師與弟同一號也又華
嚴有天王名觀世言音是菩提與諸天同一號也何
觀世音之多耶雖分姑姪乃亦無妨
虐聲可以救敗死諸葛走生仲達摩利可以昏智死
詠崇筭生張說力學可以周身死劉禎𠈓生顏愁
煖不以褒楚莊王凱蕭師人多寒王巡師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醉不以濟越王勾踐得箪醪投
之江中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飫不以饕張
巡守睢陽城中人不穀食者月餘巡出輒勉以忠義
士輒憤厲無餒色漢張弘為嗇夫行縣欲與其故人飲暮市遠投錢沐隸川酎川水飲之而人俱得酣適
善養生者若牧羊鞭其後者善為天下者若牧馬去
其害者
牟尼佛入定鵲巢其頂滑介叔覩化柳生其肘
務王南征其君子化為猿鶴吳伐楚楚左司馬帥都
君子救潛勾踐伐吳有君子六千人
國朝有君子衛

蚕吐絲以衣人人賴其利而卒為人所烹蛛吐絲以
網物物遭其害而不為物所妬吾每疑天實無權而
降祥降殃之說惜吾又疑人實無情而怯弱詐愚之
意多
嚴相公縮歌姬唐給事鎬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艷
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出姬辭帶呼盧賭之歷容踈
息以觀勝負唐六擲六盧立呼姬高歌一闋別相公
擁之去謂人曰今日彩勝賭得相公歌姬予曰此是
相公彩勝賭得一副當精血在何言唐勝
吉水羅達夫與二友人飲真武祠一友戲令酒云盂

帝買巾價只要輕所以買不成散髮到如今一友云玉皇買傘價只要減所以買不成頭頂一片板遮夫云觀音買鞋價只要推所以買不成赤脚上蓮臺此雖杯酒間嘔謔究竟為玄為釋工夫不外如此萬物皆倫一絲不掛紛紛買辦抱屬堆積但外面輕得一分裡頭便重得一分面皮上一切減損實地上便一切克敉又加之以能推則能忍能耐羨藜可適口懸鶉可蔽體跬步千里不分近遠少選終身不言久暫一推字是一生受用字

耳露園短書卷之七終

嵩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禹

禹之傳啓不傳益孟氏歸之天以為啓賢而益相未久韓昌黎氏歸之勢以為禹之慮後世深挖之求其說而為之辭非定論考之史舜五十年而傳禹禹衰舜三年而立立十年而傳啓而益已掌火於舜相堯二十八載之初計其年且百餘歲矣身之存亡已未可卜就令無恙然堯以老而舜攝舜以老而倦勤是亦謝事引退之秋慕禪讓之虛名虞天下之謗議已而揭神器強而付之老且憊者固禹之所不為不必問其相之久近慮之淺深也然則何以遂傳子意其時老成俱皆彫謝而外內諸臣亦未見有大過啓者聖人無成心因而畀之耳雖曰傳子其實傳賢

皐陶

列女傳陶子十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書皐陶作士益作虞其在舜禹時同稱五臣同為九官復同諫議乃不如其父于問也大奇又[illegible]有英蔡[illegible]皐陶不祀[illegible]以

舜禹稷契皐陶伯益有大功故舜禹身有天下稷契蓋
其後亦有天下蓋天之所以報有功而皐陶雖遇種
獨以作士師殺人故殄世非也傳謂皐陶不祀於英
蓼耳非謂其後之斬無孑遺也知伯益之後有天下
而不察皐陶之子為伯益誤誤

九子母

今婦女嚴事九子母多塑像祠之逆手輩罔捧像募
化無貧富喜樂施捨按母名女岐夏少康時澆之嫂
也夫死與澆姦通是生九子少康怨澆欲殺澆夜襲
之女岐共澆止宿得女岐以為澆而斬其頭事顛末

如此所云九子蓋姦生之子而託於不夫以掩其迹
耳天問云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指此始而禽獸其
行終頭顱不保事之汚蚩煩人得操戈逐之者閭閻
中不曉察也或謂魯有九子寡母何知此母非是耶
不然漢成帝畫室中畫九子母注云女岐以此知不
為魯歌鵠之九子母為夏聚麀之九子母所從來殊
久遠究不聞成帝宮中愛熊褻而死禍水中冓淫祀
無福信哉即謂魯寡母亦非佳事宋汴京九子母祠則塑一髮男子生
於西偏云九子母之夫尤無稽

伊尹

禹貢為後世獻方物始所稱漆絲織文鉛松怪石皆
用物及伊尹為成湯定四夷貢則異物居多若龍角
短狗翠羽文犀魚文之鞞烏鰂之醬是也迨滕王會
而庭實皆耳目所未經聞見之物矣雖在淵于府實
濫觴于尹或謂湯不殖貨尹戒徇貨安得曾此遠物
不然商頌有之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大
共合拱之正為下國駿厖呂覽尹說湯以卅山之鳳崑崙
之蒻越駱之菌三危之露具証也又按湯欲伐桀伊
尹請阻乏貢職以覘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湯
伊尹曰使尚能起九夷之師乃謝罪明年復不供貢
職桀復起師師不應伊尹曰可矣乃伐桀湯為人臣
則教以阻貢為人君則與之定貢何居心之不恕乎

文王

文王之王據史記在質成受命之年稱王於其身據
大傳在牧野勝殷之年追王於其後儒者局於所服
事殷為臣止敬之說時時左袒大傳而於獨服膺史
記之明徵而可信也何以徵之武成大告言太王肇
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而繼以文考克成厥勳誕膺
天命益明言文王之稱王矣使文王終身西伯則所
云成厥勳[illegible]為何勳所天命九年者為何命乎此一

証也中庸言周公追王止於太王王季不言追王文王不必追也使文不自王則繼號亦加有緩急矣何以遠及古公季歷而追貴造周新命之乃考乎此二証也大雅皇矣言文王伐密居岐而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使文不自王岐以西一方伯耳何以王下民而方萬邦乎此三証也司馬法言文王在岐遠法幾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使文果追王而以千乘之岐準萬乘之法乎此四証也文王世子言武王荅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使文果追王而曰君曰王於相對晤語之時乎此五証也孔子

至德之稱稱其勢可以滅殷而猶率殷叛以事殷不倂有其三分天下之一耳未嘗稱其不主而傳稱為臣止敬亦未嘗不稱為君止仁未王而臣既王而君事殷止敬之說與稱王之說兩不相悖也然則大傳何以矛盾曰此秦漢諸儒之陋以衆庸追主為缺典強生支節與之補遺而因以起後世之彌縫紛紛耳豈得以此証文王之不王哉嗚呼文不自以為諸書所稱引不為臣為君諱後之人乃欲諱其事於百千載下曾肩於文而諱矣焉有靦哉

武王將相

武王克殷即天子位其師鬻熊其將呂望其夾輔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按大戴禮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其崩在克殷後四年是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九矣鬻熊以九十見文王呂尚以八十遇文王文王薨武王立又後十三年而始伐紂是鬻熊已百歲餘而呂尚亦幾百歲矣召公於武王為族兄其薨在康王二十四年壽百八十歲自克商之年至康二十四年合六十六年是克商時召公已百一十餘歲矣周公畢公皆武王弟兄弟相去不過十年武王以年八十九克商則二公之年亦當與武王相屆行矣一時君

臣將相造周基命建邦啟土皆老成耆宿之人而未嘗以少壯舉事亦不共黃口兒作計大奇

二釣

文王觀於臧得臧丈人於茲泉得太公望而皆以釣臧丈人之釣也其釣莫釣太公望之釣也細綸芳餌徐徐而投毋令魚駭文王立臧丈人以為師而烈士尚同諸侯無二心三年而成無為之治立太公望為為師而陰謀傾商事多權奇一傳而建鷹揚之烈尚同無二心其莫釣之軀體乎陰謀權奇其細綸芳餌之變化乎然丈人不獨以釣遇成文王而其崇[illegible]

足然而辭終身無聞是去以其鈞也太公不獨以鈞道成武王而其治齊也簡其禮從其俗是治齊以其鈞也

臧氏母

程嬰取他人子代趙氏孤死卒全趙祏新序稱其信友厚士宋神宗為特立祠加爵以旌其閥然尚不如臧氏之母哥臧氏母乳魯孝公于宮中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以逃子死於賊救者至臧氏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死矣於是負以之周請誅作亂者卒有魯國夫嬰受趙氏恩厚分當死而臧為養

母嬰取他人子代孤而臧以已子嬰能存之不能振之不有韜猷則趙氏孤終身草莽死耳而臧能誅其仇而定其位醜類觀之優劣千里而臧母事不颺又周厲王時召公亦以已子易宣王死比長而立之數百年中凡三見而世專稱程嬰立孤何也

衛公子壽 王莽子宇宋太宗子元佐

天理民彝之在人心雖當死生廢立之際有炯然不可磨滅雖父之於子有不能與之以不義之富貴而逼之以相從於不道之舉動者衛宣公以宣姜故廢太子伋而立公子壽欲殺伋使乘舟將沉之於河壽知之即與汲同乘舟公又使伋於齊與之白旄而盜待諸莘壽知之即竊白旄以行死于盜壽不死當嗣宣有衛而壽寧死不欲殺兄而有衛王莽誅篡漢陽絕衛氏莽長子宇非莽所為欲莽歸政衛氏教衛氏上書求至京師恐莽不聽夜持血灑莽第驚懼之事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不死當代莽有漢而宇寧死不欲成其父之簒宋太宗以長子元佐貌類已受之悖金匱之盟而立以為嗣元佐堅辭請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二子俱不得其死又力救廷美之遷而廷美死于遷元佐由此發狂疾實非狂也遂被廢元佐

不廢可安步作異日太平天子顧寧其身之以狂廢而不欲以其身有悖盟之天下父不得而子信哉天理民彝信未嘗泯滅於人心哉三父對此何以施顏故為三子者知父之必不可諫則有死有廢而已矣為三父者知已之無以施顏於其子則死之廢之而已矣悲乎

管仲

老蘇論管仲云齊治于鮑叔亂于管仲管仲疾宜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未為無仲威公薨而曰天下不復有仲吾不信也故必有賢者而後

可以死仲何以死哉此論非其誰謂天下無賢者嘗仲之世魯有季友晉有狐趙秦有百里楚有屈完鄭有三良宋有子魚仲為齊國計者可一一舉以自代爾仲之死也鮑叔存無恙不聞鮑叔復舉一仲何耶天仲非蔽賢者盜而舉之以為公臣執柘拃者而舉之與讎鬭政論郭君所以亡者而舉之而咎威公不與之俱來甚得入卜右堅惟慴不盡其才用者仲也謂仲不舉賢以復威公可乎仲不嘗舉隰朋而盛稱朋之可以扶闕乎蓋棺無憾矣仲死而朋死朋死而刁豎開方易牙始用事威公病且死而刁豎開方易

牙始亂齊此仲計慮之所不得及者而責仲何苛也璿式父子論古多此類而文辯肆頗膾人口爲埸人學好務引以奸媸往昔一唱群和而其實不然（宋南渡後場尚蘇文有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之語）

晉文公

文公亡十九年卒有晉國雖公之廣而文五從者之忠而力秦伯之賂而惠然至於婦寺臣豎胥得其人而廉非賢者其夫人賢夫人姜氏疾公之安於齊謀遣公殺蚕妾之聞與謀者而公去齊其賤臣賢賤臣介子推曰公餒不能起割股肉以食公而公獲起其豎賢豎頭須守藏者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而公獲入其寺人又賢寺人披忠於獻忠於惠又忠於公以呂郤之難告公入而獲免於焚

鄭三賈人

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而使遽告於鄭秦人以為有備去之鄭君以存國之賞賞弦高弦高辭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則俗敗矣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晉知罃之繫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知

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儕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賈宣子買諸賈人不許曰必以告大夫宣子請諸子產子產不可宣子辭玉夫弦高能捐厚賞以紓國難而復逃賞以存信脫知罃者能知人而不敢居其德拒買環者能識大體而不懾怯於強國之貴卿可謂賢矣縉紳視此宜有愧色而世每卑卑市道薄刀錐商賈行何也即三賈皆鄭人其風俗之泌滌可知而觀風于鄭者以為蕩然無復羞恥愧悔又何也

衛靈公

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公與妻扶翼而自蔽漢景帝時竇太后怒轅固生俾入圈刺豕帝心知其無罪授以利兵正中其心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侍中掌執虎子（虎子溺器）帝雅重安國特令掌御唾壺以寵之異哉三君之待賢也褻之以裸浴而敬之以蔽翼賤之以刺豕而憐之以利兵辱之以虎子而崇之以唾壺郿哉三賢之自待也長孺不冠不見而子魚裸浴進御郅都抗節折獄而轅生幷心刺豕安道耻為伶人而子國乃肯侍中

楚昭王

春秋栢舉之役吴師入郢昭王出奔時令尹子常為政也始以子常貪賄而致寇旣又以子常貪功而致敗雖食其肉不容於死然是時為楚謀吳而死乎吳又恥其尸之執於吳者有沈尹戌勸子常死不聽而身死之者有史皇吳人索王為假其以免王者有子期王逃匿假王與服以安衆闡王所在而復從之者有子西有為王受戈以背之由于有為大夫而負王姊季芈以從之鍾建有不與王舟以儆王之藍尹亹有父仇之不記而以王奔隨之鬬辛鬬巢有免王於難難乎而耻居功之鍾金有負國典以浮於江亂定獻典而逃賞之象鼉有七日不食飲晝夜哭乞秦師以復楚而逃賞之申包胥又有王孫圉王孫賈宋木傳存其名而逸其事又有屠羊說以屠狗難不受三旌之位賞傳逸其事而佚逸其名自古播遷之際未有得人若此之盛而舉動至於若此奇者信楚國之多材也夫以堂堂六千里之楚一子常壞之而幾至喪師雖沈尹戌數十人扶之而僅足逆國於乎慎用人哉

子朱 穆生

楚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沃之以漿明日子朱辭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今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吾是以辭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為設醴王戊即位後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忘道之人胡可與處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未幾胥靡白生申公衣之赭衣使杵臼而碓舂焉一沃是以為簡禮而應其辱人而卒有伏笞之事一醴不設以為忘道而覺其鉗已而二生卒至於杵舂斯哉履霜而識冰[illegible]

伯樂

傳記中稱識馬者或舉孫陽或舉伯樂稱善御者或舉郵無恤或舉王良兒輩誤以為四人不知伯樂即孫陽王良即郵無恤也按星經云伯樂星主典天馬天官書云天駟傍有王良星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蓋孫陽能識馬故取星之與馬者以為名曰伯樂郵無恤能御馬故取星之策馬者以為名曰王良耳然孫陽字伯樂而外傳謂郵無恤亦字伯樂豈四名而一人耶

由求

聖人使由治賦使求為宰此始論渠志所欲為耳非謂季路不能足民理財冉有闇兵戎而後世偏才比也齊國書師師伐魯冉有能為季孫畫攻守策而躬率步卒與齊師戰擊之以矛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是冉有之能將也子路為蒲宰孔子過之三稱其善曰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入其邑墻屋完葺樹木甚茂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是由之能足民理財也他如顏以克己貧樂閔以言孝無間列四科首子路之車裘共敝是其克己緼袍不耻是其貧樂為親負米而孔子稱其盡力盡思是其閔言即以政事之路比肩一恍鷹行惟來也謂季以殺鳴鼓與由並科有譏焉

沛公

塗炭之禍趙高操刃發縱乃申沛公按二世紀滅公將數萬人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乃與婿閻樂謀弒逆于望夷稱疾謂其子曰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是時沛公為楚將也此入關亡秦一大吃緊事史漢高紀及鑑綱諸書俱不及此以私高為沛公諱耳為天下誅無道秦雖以譎行之不害堂堂之師也

樊噲

高帝起豐沛定天下所共事諸人皆萎薾踐蹈無筋骨毛遂所謂因人成事者臨大節而不可奪惟舞陽侯未可以鼓刀屠兒少之也高帝見秦宮室婦女重寶無數欲留居宮中蕭相國等皆從入宮無一人諫者獨樊噲若曰沛公欲有天下耶作富家翁也張良題之乃封府庫還軍霸上帝之不以於秦物為己鴆毒者樊噲諫也鴻門之會帝幾殆良侯嬰等俱騎從無一人共患難者獨樊噲擁盾前請與俱死瞋目叱項王聽細說而欲誅有功事乃解帝起不急

而于項氏刀俎若樊噲推盾力也天下已定帝枕宦
者臥惡見人絳灌戶牖等俱在列無敢入樊噲又復
排闥入帷諫帝與宦者絕帝笑而起帝之不罷任寺
人強病與大臣計天下事者又樊噲排闥力也劉安
有言漢廷惟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辟陽
侯有焉黨呂誅戚言出婦婦口耳非事實而燕氏謂
椎埋屠狗之人見親戚得為帝王未有不欣然從之
者哉量噲淺矣

嚴君平

漢李彊為益州牧愛重嚴君平欲得君平為從事及

見之乃不敢言宋蔡廓見顏協冬服單薄謂人曰我
欲解身上襦與郎恐顏郎難得衣食何如竟不敢遺
唐劉晏謁其婦兄李廙見門簾敝甚令人潛度廣狹
以竹織成加緣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宋趙挺之為侍郎見陳無己知其貧寒懷金欲與之
己察其貌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金所謂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心都盡至欲以敝官之以衣衣之以饒饑
之蘆不出諸其口也居乎家無擔石自矜有餘而以
富人羅隱為不足顧惱官為廷尉以清介稱後山都
表志寒事耳凍死而李廙名德亦時所推識操如

宜居折人於豁咳揖讓之頃也

王莽

自古篡弒之賊鮮不殃及其胤然或死於仇怨或死
於倡義或弟兄尊卑迭相魚肉未有如莽之自殺其
子若孫無噍類者莽之惡極矣其家墓之掘發焚燒
支躰之節解臠分備敗後事至於子孫之相枕喋血
則方當造作符命恣睢南面之時也莽子四宇獲安
臨初以殺奴故殺其中子獲次以教衛氏上書故殺
其長子宇併殺宇妻焉次以被服天子衣冠刻印謀
逆殺其孫宗併殺宗姊妨次以聚應恐事泄謀弒逆

殺其太子臨併殺臨妻愔臨死之月子安孫明孫壽
俱病悖死莽四子盡於是矣乃自恨無子以血脉不
明之子興匡為子又欲以疏屬之子邑為子莽之窮
凶極詐而處非其據誰為乎尚何以為情乎盖天醜
其惡而褫其子若孫之魄以積尸其前而使身親見
之為漢九廟神靈快也然莽隔絕衛氏而宇奕道衛
氏莽弒孝平而臨與宗謀弒莽聽而衰之尤而效之
莽之廢食寢處號哭於嚚史而在蕭墻之內也

梁武帝

梁武崇信釋氏日中一食粗飯菜羹者牢戒屬殺

[illegible]侵以延刑網躁瀆謀叉事覺亦注祕省之遺衣
衮衣不綿息帳復禁織官不得為仙人鳥獸狀禁素
信至笑而卒有侯景之禍令侍者以虛罟進膳七日
不得食而崩後世論事佛無益者或據此為赤幟不
知梁武之事佛蒙其迹而背其實拾其瑣瑣而捐其
赫赫者也戰菆萌屠剪十餘城而啼噓一囚之死作
淮堰漂溺數十萬而春惜一牲之庖不禁蚕繅而禁
織錦文不與禽羽相安於無事而日放生以殺生（帝日市鵞鴨豚之屬放之石頭城前洲上名其洲曰長命洲置守戶十家常以粟穀飼之歲各千石而為狐狸所食及守戶竊烹者過半魏使李恕來聘帝問北方頗知此事否對曰不殺生亦不放生）行事
若此織一麻代饗獻組蔽躰何益乎跋摩有言帝王
修持與匹夫異但審號令正舉動使人神和悅萬物
遂生是即持齋亦名不殺何待輟半日之饗全一禽
之命乎達摩所謂造寺飯僧並無功德正此意齊杜
弼檄文亦云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擾填胸謬治清
淨在當時已有定論矣帝不聞乎帝嘗笑得乾之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則三捨身同泰寺以應之因童謠
有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則徒跣足走殿庭以
應謠由前為諸佛所嗔由後為諸佛所笑而纍世累
武奉佛之喋喋也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聘德遠較

崔浩

龜立法立言必先驗之於其身與其家斯法必行而
語無敝故吳起為法而出其妻不如令之妻仲尼尊
王而門有羞稱五伯之童未有妻子兄弟不相信而
能信之於他人者崔浩以佛為胡鬼火其書捐灰鬩
廁中勸太武盡誅天下沙門而其弟摸歸依釋典雖
囊土中不廢禮拜妻郭氏時時頌金剛般若經不輟
歐陽永叔以佛為奸邪棄父子絕夫婦黍食蠹蠹為
生民害作本論以闢之而其妻薛氏及其子棐常常
手珠念佛客入其門每聞歌唄鐘磬聲自內而發以
此誅僧僧服乎以此立論寂語乎實事乎崔坐暴揚
國惡囚城南衛士數十人更溺其頭呼聲嗷嗷聞遠
近竟致誅夷歐速禍汙衊為人言其盜甥及諸帷簿
事論者以為報應抑有由也然二公毀佛特不信於
其妻若子耳不身犯之也今士大夫之為名高者亦
以闢佛自許而識罵佞佛然身小病若未嘗不伏枕
乎門禰侶遇小風波未嘗不扣額修佛事祈靡免又

廢立之事而始其事者王德儉德儉教李義府叩頭
上書請策立武昭儀取富貴高宗是以有廢立之意
而德儉即敬宗之甥也張易之兄弟侍武后寵用事
與諸武表裡為奸禍已流于天下而增之禍者楊國
忠國忠附麗貴妃內禽獸行外黷貨激安祿山反禍
復及于乘輿而國忠即易之之甥也一許敬宗足蠱
君心矣狐媚之毒尚餘而為王德儉一張易之足濁
宮掖矣淫泆之毒尚餘而為楊國忠何不善人之世
濟其毒如此哉有鴆必有鴆鳥其喙不得不烏其頭
也然敬宗以聚麀勸其君而敬宗之妻亦復聚麀於

其子不得已奏流嶺表二張兄弟譖殺朝士無算而
二張亦復為朝士所葅醢梟首天津南天之報施不
善人未嘗爽也一云易之兄弟既專侍武后每歸沐后輒遣人相守令居樓去梯圍以棘棘不得與妻妾亞廢其母恐嗣絕乃置女奴縫珠腠復墜中與易之交接而生子張氏眣騈珠去為揭氏妻所生子冒姓楊是為國忠云易之之甥

侯彝

楚石乞匿白公之繇令尹子高生拘石乞而問焉乞
曰余知其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不言將烹回
事克則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烹乞義士哉
然吾不避危[illegible]為惡所事者斷[illegible]

侯尚義偶直一賊事覺御史推鞫彝誓終不言御史
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即揭階磚自擊膝蓋翻示御
史曰賊安在御史復以鐵貯烈火置彝腹上煙爁之
彝曰賊在汝腹彝叫曰賊在此何不加炭御史奇之
以狀聞代宗即召問何為隱賊自貽其苦彝曰賊實
臣藏之既已然諾其人寧死不可言代宗義之以為
瑞州高安尉此亦一石乞乃得不死仍得尉則比石
乞為郡志逸其事併逸其名故書之

柳宗元

唐八司馬之貶議罰太深而雁罰亦大酷八司馬所

坐附王叔文耳非有大罪惡不可赦而禁錮終其身
今考子厚貶永州之明年母盧卒貶所將歸祔自作
誌語絕酸楚謂嘶哀待戮不獲奉喪事是遭喪不敢
喪也與裴塤書謂賊乎大慶當有殊澤與楊誨之書
謂舉籍田墜典有大恩澤亦竟不蒙此澤是遇宥不
得宥也與許孟容書其不敢望埽塋域倘遂少北益
輕瘴癘就婚娶即長逝無恨是欲歸而法不許歸也
謫永居龍興寺者五年買地卜築于冉溪而家之者
又五年送[illegible]廖云吾去子終老于夷矣是棄之不復
歸之也子厚[illegible]一同貶[illegible]連州子厚[illegible]

消罪太不克返柩立儲降德音始歸葬子厚未死耳
死而謗非立儲是併其已死之骨棄之也負何罪至
此乎宋范希文之言曰覽柳宗元諸君子述作涉道
非淺何至入王叔文黨叔文引宗元芇決事禁中議
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又絕韋皐私請欲斬皐及劉
闢此其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皐積前憾揣憲宗意請
監國而誅叔文故當時左右謂之黨人然則八司馬
幸而後貶而不與叔文共駢首耳尚恩私之望乎何
者順宗病而憲宗有意監國叔文方用事監國之請
乃不出於用事諸人而出於藩鎮憲宗之怨怒深矣

而又文珍以奪兵之怨交媾於內韋皐以議斬之怨
中傷於外叔文之怨彰而八司馬不在矜容之列此
憲宗所以輕賜叔文死而重竄八司馬之環也非其
罪矣唐之失政莫太於宦官主典禁兵與藩鎮之專
擅無禮而甚無禮者劉闢使劉闢果斬豈有元和討
叛之勞使宦官之兵權果奪豈有太和甘露之變憲
宗亦豈至死於陳弘志之手而惜乎其謀之不果也
雖叔文用意未必不出於私而無害於行事之公即
叔文他事不強人意十八九而此事實快與情事之
不成以忠獲罪罪叔文之不忠而株累八司馬一網

盡之使子厚負惡名於天下後世悲夫

韓愈一

馬永卿云韓退之自謂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
其人不與其人同落脚黨中者賴陽山之貶耳貶未
幾有八司馬事使退之不貶司馬九矣亦終身禁錮
矣此語誠然或曰退之豈附熱王伾王叔文者以憶
非行詩考之其貶也正為伾文所排陷故聞其敗而
幸諸姦之破碎耳此語非是（憶非行云伾文未揜崖州熾雖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知有歸日眉方開）按新舊史謂退之極論宮市德宗
怒貶陽山年譜謂退之上疏請寬民徭減田租幸臣

李實讒構貶陽山時貞元十九年也伾文方侍順宗
於東宮未用事陽山之貶何與伾文憶非所云則因
伾文得罪罪不赦欲以此自湔洗明己之能與斯人
為冰炭云爾而其實亦能與之為朋淼也何者以趙
憬之嫉陸贄附裴延齡而退之三上書惟恐不出其
門以李實之務聚斂勇殺害人而退之獻文求謁稱
其赤心事上憂國如家趙憬人品不勝伾文伾文雖
不肖亦未至如李實之甚退之作何物語相對而謂
其絕跡權門與子厚輩偏厚善不與子厚輩共出入
吾不信也不寧惟是子厚以宦官典兵勢浸淫不可

長於是乎有守原之議而作諍臣官兵權以其捷見惡俱文珎而退之乃肯作詩送文珎又序其事有忠孝兩全才雄德茂之語子厚為憲宗所逐十五年不召與人書但引愆自咎不自理無幾微怨望君父語退之為德宗所逐裁數月而充怨滿胸及修順宗實錄復偽書先帝秕政娓娓數千言不捨縱所書皆實書之先帝紀中可矣稱父之惡以譽其子之能幹蠱毋乃抉恨於南遷而修謗於秉筆乎吾嘗謂子厚學力高退之遠甚世之評者一以為泰山北斗一以為嚆進不自貴重皆成敗論人不足信

韓愈二

昌黎韓公與僧大顛書歐陽永叔以為真退之語蘇子瞻謂雖退之家奴僕不作呂伯恭左袒蘇論朱元晦服膺歐語然吾以為書真偽不暇辨至若韓之必有是書與書之必作此語則一展卷瞭列者也按韓答孟尚書啟云大顛聰明識道理自山召至州郭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為別夫既以為識道理且自山招致之矣則行李往來豈容脈脈既造其廬且別以衣矣則其語之見於答者豈得不略企揖損如今所稱云云哉然韓於佛學實無所解不惟大小經律卿未染手即所與遊從緇流昏畔佛罵祖筆不中與行脚僧作奴者也如稱高閑以工草書稱文暢以乞歌咏稱惠師謂其不羈稱靈師謂其詼諧善博奕其最賢者大顛又不過僅得其外形骸以理自勝之說見聞如此宜其吹吹相攻而抛不相蒙故論佛曰恣胸臆行威福論事佛曰求福田利益夫佛教有是哉其膾人齒頰者為佛骨表表云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宜加臣身夫佛而介介一訕已韓昌黎又足為佛哉乃韓猶自許闢佛維後世亦闢佛許韓不知闢何一等佛也

李德裕

李文饒性豪侈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雜珠玉金寶煎汁為之煎三過即棄去在中書水非惠山泉不飲茶非天柱峯不啜平生食過官手萬頭無何謫遷朱崖幾不自活與外弟侍郎書云大海之中無復拯恤資儲蕩盡家計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粒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方是時不知啜何等茶飲何等水且以何等物供杯羹也又文饒在崖州偶過一禪院見老僧壁內掛葫蘆十餘公指問中有藥物否曰人骨灰耳問貯此何為曰昔相公當軸時為私憾出

[illegible]爲其骨財其灰侯伊親屬來訪
[illegible]死者是弱又不但作餓而思
[illegible]云當子府乎會當有變文云莫
[illegible]一如[illegible]行[illegible]時可常滿可
[illegible]
[illegible]史尚有考

李德裕二

唐自多難以後所稱爲宰相籌量邊事無遺策如杜黄裳之於西川李絳之於魏博裴度之於淮蔡李德裕之於上黨太原皆聯之目中而運之股掌之上使讀者擊節然文饒之才實兼三相而三相總不出其臣郭内也杜邊業以劉濉激高崇文猶文饒以王宰激何弘敬以劉沔激王宰將將同而劉闢狂書生易制不如郭誼楊弁輩之冒亂倔強則西川易而上黨太原難李深之料田懷諫必爲家衆所俘猶文饒料劉稹必爲郭誼所梟審敵同而深之請出内帑錢百五十萬緡以慰安軍心不如文饒無一錢一帛之犒而兩鎮帖定則魏博費而上黨太原省裴中立謂淮西腹心之賊不得不除以討賊爲己任猶文饒謂澤潞近處腹心不當縱其跋扈任揚弁有十五里明[illegible]叉敘此賊憂國同而[illegible]合四節度兵討之饟運疲煩四年乃克不如文饒曰鎮魏之師以取劉稹因易定之師以剪楊弁而賊平於咄嗟指顧之頃則淮西之役勞而上黨太原逸他如澥西劍南所設施翰林中書所建白皆卓犖不凡恨大功垂成而武宗晏駕宣宗含怒諸纖人比周排之出而萬里珠崖行矣吾嘗謂唐興宰相獨是崖強人意房杜之善謀善斷賢矣而無灼著可紀之功姚宋之尚通守正賢矣而值太平恬熙之日房杜輩未必能爲文饒所爲易文饒於諸人之地遊刃恢矣而惜乎之休休有容之度染於人口致相業不終也

梁灝

陳遯齋閑覽云梁灝及第時年八十有二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鄉父老好稱誦之及宿東平則灝之梓里也東平人亦爲予誦之予初以爲信既閲本傳始知其誤傳云灝雍熙二年進士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暴疾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相距二十年則灝以七十三及第非八十二也意好[illegible]者因其晚達併增之年而戲作而啓以實之遯齋

誤以戲語為實事耳然灝不獨及第晚而生子[illegible]
灝長子固固卒於天禧三年年三十三是灝生固[illegible]
年七十六矣灝幼子適適卒於熙寧三年年七十[illegible]
灝生適時年八十九矣七十三而及第七十六而[illegible]
長子八十九而生幼子亦異數也又按容齋隨筆[illegible]
考之國史灝年四十二卒則及第時纔二十二耳[illegible]
國有二史而宋有二梁灝乎抑又誤也遯齋誤增[illegible]
齋誤減世傳灝及第後歸家詩云天福二年辛應[illegible]雍熙三載始成名自天福二年丁酉至雍[illegible]三年丙戌已五十年又後二十年辛則所云四十二卒者果誤也

宋三隱者

宋种放林逋楊朴皆真宗時隱者种放隱終南以薦
起為諫議恩寵優渥真宗至攜其手以登樓又容放
生與己相對而使侍從坐於其傍故恃寵驕横卒遭
王嗣宗之辱嗣宗以手批其頰併抶擿放諸不法事
極醜穢而真宗優禮之意亦衰林逋隱西湖真宗聞
其名使守臣王濟躬訪逋見濟贄以啟啟用俳語濟
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今逋兩失之乃用
文學薦詔賜帛號和靖杭守薛映李及每造其廬談
議終日許洞求見不得作詩嘲之有豪民送物鷓伸
頸好客臨門[illegible]縮頭之句楊朴隱鄭圃性僻不適
[illegible]逋[illegible]名見獲大用[illegible]問朴[illegible]來時誰作詩
送行朴揣知上意對云無有惟老妻一首上使誦之
朴即朗誦更休落魄貪盃酒亦莫狂歌愛咏詩今日
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遣歸吾以此
觀三人出處為語顯晦則放最顯逋次之朴為晦語
完缺則放最玷逋次之朴為完何以故語曰繩附驥
而千里放揖讓萬乘之前而逋所從遊者二三子大
夫也故放禮絶百僚而逋止於賜帛賜號逋猶交臂
卿守而朴所賡和者蓬頭高髻婦也故世稱逋者衆
而稱朴者無聞語又曰知我希者我貴放聲名震動

海內而逋文學見稱耳故放以嗷嗷衆不可澣之污
而逋遺徽點至楊朴則一見不再見名與身俱遁矣
故逋有既琢之瑕而朴為石中之美於乎與彼有玷
不如無顯能完哉真宰晦我迹吾以此觀三人優劣
焉

張茂實

宋張太尉茂實傳云茂實既生其母襁褓之入宮乳
悼獻太子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使謹視之景宗以
為己子復云茂實長宮中內外頗涉疑似而脂緣等
亦云人言茂實為先帝子不宜主典禁兵夫既生而

入宮矣何疑似之涉又何以稱先帝子此國史之有所諱而不敢盡言也默記云茂實本章聖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劉后凡宮人生子俱不得留因以茂實與張景宗既長奏授三班奉職入謝章聖曰孩兒且許大也及厚陵為皇太子英宗茂實入賀至東華門居然乘用迎馬首連呼爵你太尉茂實惶恐乞外郡厚陵即位頗踈之坐事憂懼卒滕元發嘗問其病言茂實美頂生頭角巉然真龍種全類章聖且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亦一驗也據此則茂實為真宗子矣特以劉后故隱言生於外長於宮史臣司之而陳璉正耳而真宗未嘗不明知為己子也內外臣民未嘗不明知為真宗子也仁宗以獨子嗣位而數數歸功定策己者即仁宗亦未嘗不明知真宗之別有子而以已之策立為倖也何言生而入宮哉又先是有男子冷清者妄揣其母頃在掖庭被幸有娠出而生已法司窮治得實奏流汝州韓絳言留之在外恐惑衆遂論棄市使茂實非先帝子而人或籍籍其為惑衆大矣棄市而死當不在冷青後仁宗必不能與之相安四十年無芥蔕而英宗所以踈之者亦必不止於曹州之量移而止以此信龍種之說果不誣而國史之果有所諱也當仁宗耄老前星未耀之時在庭百執要當懇請滴血明白此事而含處求疏以藥奪嫡諍立頻蛉鑄金蔡卽使章聖有子而無子厚陵無國而有國非茂實之不幸乃真宗之不幸也

卷九　十四

宋仁宗

仁宗在位無大過失議者謂其譬愛溫成又寵尚美人廢郭后以為白璧微瑕考之宋史此事殊不足累聖德按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專夕帝躬為疲楊太后亟以為言未言去內侍閻文應數數及之帝厭其煩佯應曰諾文應輒以氊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帝當之罪也後左右引陳氏女入宮陳父名子城陳將進御且許以為后內侍王良見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奈何納其女帝遽命出之又王德用進二女已承恩澤諫官王素論之立命遣女出宮嘉祐中放宮女時劉氏黃氏絕幸而稍通請謁中丞韓絳以聞併出二人以天子之尊一聞人言去其衽席之愛如反覆手帝顧非沉溺女能並后匹嫡者後二事猶激於廷諍前二事則因倦為恭直從閻侍慶韓國劉恩

卷九　十五

高出漢高祖唐大宗遠甚而續綱目不書其事使讀者徒知尚美人寵足以害后不知美人之斥不旋踵也殊為脫漏

蔡伯睎

友人吳生為予言蔡伯睎伯睎五歲通六經以神童舉與晏元獻俾宋仁宗讀於春宮仁宗時冲弱過門限命元獻伏地為足跌元獻不可改命伯睎欣然從命仁宗足履其背而過竟以此見薄終身不獲大用丁謂之失笑言前此有行之者武后時僧懷義能用事張炭諂附之每懷義騎馬出入張炭輒於馬旁伏地以背承懷義馬鐙俾便登下伯睎必聞此風而興起耳曰為吳生言佛世尊出家求道以身踞地為阿私仙人座床朝夕不倦遂証無上菩提鳩摩羅什每登講席諸王皆長跪座側聽法令羅什踐其肩背而登楊希古嗜佛法每旦入道場以身伏地請高僧履其上誦金剛經三遍為趣踞地襯座跪伏襯足與伯睎事正相似然世尊以此成佛諸王以此聽法希古以此誦金剛伯睎乃不得一官枉虧了硬脊梁也矣生亦大笑

范仲淹

范文正公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歲收稻八百斛號曰義田給養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婚嫁喪祭皆有資歿之日身無以為殮衍得錢氏南園為第宅術者謂其代出公卿公曰若然當與吳士共之遂推以為學宮為堯夫娶婦聞幔用錦繡公怒曰吾家素以清白相傳安得亂我家法果至當火之于庭或勸公築園為遊觀公曰今士大夫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吾祈惠德業之不脩不患遊觀之無地也於戲寧其身之歿無殮而以田贍宗寧子孫之無以為家而推之美士寧其婦之寢不設帷而不使為清白點寧涉足他人之園而不自為園彼欺諸孤而多取其產請考工地益宅娶婦爭十萬裝槖記乎泉莊而懼為勢家奪者其以公老請不念子孫耶

寇萊公

萊公遺事云公遷樞密直學士賜金帶甚學還奚藉第閒乳母泣公問故曰憶公小時不幸太夫人沒家貧求一縑作衾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之悲慟盡撤金帛終身不殖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輒施予無聲色之娛寢處二青幔二十年小有破裂輒命補葺或以布衾事譏之曰彼詐我誠故鄙野詩

有有官居鸿鹊無地起樓臺之句北使亦問誰是無
地起樓臺相公然則公之清儉已在墨客譏衷之口
而上瞎舉公以戒謝歐輩謂其奢縱取謗石林燕語
謂公性豪侈所臨鎮宴會必張盛樂作柘枝舞歸田
録及宋史謂公少年富貴喜劇飲每宴客輙閤扉脫
驂尤喜夜宴不爇油燈雖廁溷間往往燭淚成堆在
鄧州造花爏燭極精巧卒有南遷之禍王定國近録
謂公知永興軍誕日設排如聖節儀晚衣黄道服簪
花走馬王直方詩話謂公妾脩桃因公以束綾贈歌
姬作二詩呈公其一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

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
風緊衣单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晷短纔盈
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
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以
語嘖嘖俱與遺事矛盾未知所據然以吾論之寇相
出鎮舞柘枝燒華燭家常事耳何用負天下指摘然
謂豪侈兵謂南遷不返禍實本此豈米瀾烘笙炭月
五千斤糖霜三百甕包子廚中別有縷葱絲婦人耶

文彦博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贓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
是刑案之王憂甚妾故錢塘娼也曰公毋憂是韓九
也舊與妾好須其來妾有以敗之及至錦作態甚王
孫遂之飲酒酣妾隔簾歌韓昔所贈詞韓心動狂不
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呼之出不可以舞妾韓韓醉甚
即索舞衫塗抹踏踉起忽仆于地酒醒無以自容旋
解舟還遺彈而王近善罷此祖述鄱亭事而磨用之
者也然在江南主用之則為詭而用之於色屬內荏
之陶穀則以對其矜己卑人之態在王鈇用之則為
險而用之於奉辭案部之韓璜則不免有肫禍禍人
之心及檢清波雜志文潞公亦有此事文帥成都有

飛語朝廷遣蜀人御史何剡因謁告俾伺之文懼遣
幕客與何密者迎于漢州携營妓王宮花佳僞作家
姬以舞侑酒何醉中贈詩云蜀國佳人號細腰西臺
御史惜嬌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及
至成都此妓出迎何跼蹐不復措手而歸潞公人品
論者以之伯仲富韓乃不免與王鈇比肩瑣耶雖同
為脫禍之計然王鈇特因而敗之發覆於韓尤而挾
其私潞公則迎而誘之設阱於何亦而假使忿而焉
求卿亦謂公歸自成都行李甚盛姬侍皆騎從鄒繡
閨騎溢人鼻眼觀者嘆羨豈前之漏網於伍鬼尚後

以誇詡其市兒耶唐子方所云造門余奇錦衾綠近
徤通宮掖不得謂事在有無之間也必事在有無之
間是何等事而潞公自謂介所言皆中臣病也以唐文介彥博事竄英州恂光卩以詩送之畧云朝有巨奸臣臣令所憤嫉奸臣宰相博抑行世莫匡曩時宇代柳委曲婦貴姬銀瑠挿左彩鬱腸使馳射宮嬪許冬修中宮金十鎰為貳詩使君奇文織錦詭遂領所當污日夜急撥扶紅經緯金後拆針前八七匕比叕連花篝打截心出發日成一端迅獻如光奕明年張上元被服穩稱有傑然教上日問所從來賞對云奉至於妄豈能必逐回天子顏百寮咨巧乞臣今得共陳從許使非一倫底與齊列次第擢甲乙是惟除猾甿仁尚且勇熙

冨弼一

冨文忠公致政時趙清獻公貽之書伏惟執事冨貴

如是之極功業如是之隆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
閑逸如是之高所未了者惟一大事因緣而已冨公
得書悚然即往叅顒禪師值顒升座因侍者以入室
相見請侍者通云相公請入室相見顒高聲答曰相
公已入來但冨弼猶在外耳公聞言通身流汗因是
有省於乎以冨公勛滿朝野名在吏喬而清獻尚以
大事未了為規惟公亦以此自恨一聞趙語竟往叅
保何其勇也今人謝事非罪分於良田美宅則疲精
於聲妓井牖即友朋相聞問續功德弓恩庇止耳豈
復知世間還有一大事因緣哉

冨弼二

冨公既叅顒華嚴迎照躡舘之書答師事之執弟子
禮甚恭而更喜養生顒見一箚因偶鑰以問左右曰
相公每自咨閑不示人意養生家修煉之訣顒直破
鑰取書投爐火中左右爭之不能得奔告公顒曰吾
已為公去一大病公頗不懌曰無乃大虐戲乎已而
豁然即不問亦不麽修煉也此是鄭公叅未徹不免
貪生怕死謂色身可作佛事耳見地徹時見是身之
無常如空中花旋生旋滅了無根蒂如旅中客乍去
乍來亦無停止不得向此中作堅牢想見是身之可

厭如大糞聚外為薰塗中滿穢惡如大冤對多方纏
縛種種煩惱不得向此中作愛樂想見生死之不二
如塑土成偶偶崩壞爛還復成土如結水名氷氷消
為液還復名水不得向此中作分別想妄爐互鬥毒
養覓柔夫夫配姹女老翁嬰兒豈非一大病痛耆
之厌矣此念不瘥譬飲藥以增病也公試偈有云毳
根識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真實相此仍是不了
義因戲下一轉語云是身無相云何執破若言真實
亦實是錯

來日吃蒸餅及酒行挺之以聊吝言令酒口禾女委
鬼魏魯直云來夕粉正豈曰微笑曰頗似來日吃蒸
餅也座中哄然趙復語同列吾鄉重潤筆每一文成
則卑載以贈魯直嘆曰定是蘿蔔與瓜葅耳挺之恨
切骨及執政除前撼撫魯直他事除名羈管宜州州
守希挺之意窘辱百端有詆其氏曾之抵詆罪浮屠
其館之抵浮屠罪逆旅人館之又抵逆旅人罪乃圖
之城南戍樓樓黎氏物也魯直僦居焉無兩蓋無風
障後二年寒餓死宜州事見楊誠齋記嗚呼一謔不善而身無
死所高材之薄命如此挺之以謔故而羈人于死州
守以媚挺之故而死人于羈小人之蟄腹如此

彭几

宋元祐間吾筠之新昌有彭淵材者其人天人也事
見墨客揮犀及冷齋夜話頗悉今錄四則于此一云
淵材性迂闊好對人言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
人問其故曰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
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
大笑而去一云有李舟者謂選得昌州倅淵材改容
賀倅淵材聞之吐飯走謁舟曰昌佳郡亦何緣之辦
問供億豈乎曰否民訟簡乎曰否然則何以知其佳
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所產獨香豈非佳郡都人傳
以為笑一云淵材遊京師十餘年諸貴人皆前席而
家甚貧至饘粥不給一日跨驢歸以一黥負一布囊
曰吾富可敵國親舊相慶謂囊裝必金珠也予素知
其迂疑之及發囊則李庭珪墨一丸文與可畫竹一
枝歐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編而更無他物一云淵材
見范文正公像稱名再拜熟視之曰好相引鏡自照
曰大略似之恨無耳毫數莖見狄梁公像亦稱名再
拜熟視之見眉毛卓枝入鬢引鏡自照曰不甚似立
取鑷拔去眉毛之亏者為卓枝入鬢狀家人駭而笑

淵材怒曰吾欲酷肖前賢拔眉以待耳毫之生爾記
此事者皆淵材姪也同聲迂淵材捧腹不已予曰是
未知淵材深淵材殆古鶉居鷇食之民不以一點世
味世趣掛胸中者何言迂也使人盡如淵材恨豈幾
嘆宦人之交責悵世路之坎坷戚戚身家無已時幾
論郡美惡如淵材即隨地可展布尺寸何必羨揚州
鶴問安州生事孰便冀身處脂膏中為自潤計乎歸
裝如淵材床可掛犢可留何有坐人作賈客擁輜重
至于宣州之土地北海之潤軒悉不能舍而併挾
歸乎拔眉求肖則有若似孔子與亦步亦趨之意爾

寶言逗長郡人物志亦不爲淵材立傳而傳淵材忠
今之讀詩者吒兒童之見也紹餘能詩遍郡中家爲
孫高尼璞王如沈宋諸詩人章閑鄧中輕重事幾何
蜚騐詩紹元符間進士詩樂傳知兵通外兩詩各以獻樂書補官終侍郎

司馬光

楚善瑹論司馬君實及王介甫二公不好內不受官
爵不殖貨利皆同平生亦相善至爭新法始著絕交
書是皆然矣而言之未偹二公同所長亦同所短其
事多端請悉數之君實執二親喪毀瘠累年事兄康
如事父介甫以祖母年髙辭館職聞弟平甫被謗爲

卷六　廿六

之泣下其孝友同君實服食淡素每哄世人以日食
以耳衣赴善喜宴不簪花介甫於食味無揀擇無偏
嗜雖在上前𢿱服垢面衣虱然往往緣鬚其不喜華
餙同君實居洛一室蕭然惟圖書數事獨樂園大不
盈數畝介甫居蔣山四無人烟居宅僅蔽風雨無垣
墻望之如長途中旅舍而併無數畝之園其不治宮
室同君實往來陝洛跨一驢所過州縣無知者時時
與村氓背講析經義或就瓦盆中取食不辭介甫住
家金陵跨一驢遊諸山寺適入野人家至爲老姥治
蔬老姥答以少麻錢受之不辭其不立町畦同君實

陝陝守餽以酒四壺不受強之受其半行三千里
使還其半介甫病喘藥須紫團山人參不得薛師政
自河東還偶有之贈以數兩不受子弟強之曰平生
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其不通饋賂同此皆其所長
同者至若濮園稱親禮也君實獨抗廟議以爲宜稱
伯不宜稱親殺人者死法也介甫獨駮法司以殺取
閉鶉者當從殺盜論不當論死其偏執同新法行呂
獻可諸君子爭之介甫不聽而行愈堅新法罷范堯
夫諸君子爭之君實不聽而罷愈急其拒諫同呂惠
卿逢介甫變法介甫喜之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不

卷九

知爲呂惠卿所欺蔡京逢君實罷法君實喜之曰使
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罷之有不知爲蔡京所欺矣
不知人同遼遣使求河東疆地介甫曰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遂割新疆七百里地以畀遼而邊人怨憤莫
遣使求蘭州芋地君實曰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
與遂割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地以畀夏而夏
益驕其輕棄地同介甫用事君實辭樞密許之辭請
解官許之解居洛亦不復召君實用事介甫卒例得
立碑不賜碑例得請謚不賜謚恩典俱闕不行其從
此不相容同此又其所短同者吾每謂二公平生絕

相反又絶相似新法之同自不必爭其苦燥濕可互用介甫行之用君實之糾舉君實糾之用介甫之擠任不美乎以介甫任則其行果而不虞沮格以君實糾則閭閻之幽隱畢達補其偏而救其敝法日新而民不擾雖相爭如虎期令不失和氣何必著絶交書

王雱

泊宅編云王元澤既卒荆公與葉濤坐蔣山偶一府校來叅乞屏左右言夜夢至冥司見待制帶鐵枷良苦曰囑其白相公意望薦拔復囑云但說其時某處所議事坐此係當慘毒公憶其事不覺大慟同捨宅為寺為元澤資福又云荆公薨後有武弁死而甦言見公父子俱荷枷竊問何罪曰緣議復肉刑致此與前校憂同今考肉刑議復始議於神宗初即位之年議出韓絳曾布非荆公也再議於元豊元年則元澤死而荆公罷相矣以此為蓋棺之恨何言之誣也肉刑所從來遠矣虞書以五刑定附赦周官以五刑麗萬民之罪皆肉刑也縱議復耳不免身後荷校犹駢親授守如虞周諸聖人不桁楊相枕而桎梏相尋於酆戍龍主之後乎刑無輕重但問當否當刑而縱赦以惠奸于大地獄皆為世間漏網人設使元澤議刑

無辜賊耳之譴事未可知若肉刑議於肉之當刑者正十王筆所謂嘆權喜以為有功於巳者也何罪焉况墨劓剕宮與大辟為五今歳歳斷死刑不以為苛也刑重者不可廢刑輕者顧一廢不可復乎是易於斷人頭而難於黥人面與截人趾也無識人專喜造言可惡

宋高宗

齊後主緯為周師所敗不復振國人立安德王延宗以拒周後主聞之曰我寧使周得之不使延宗得之竟為周所滅譬之不宜子婦人其心於夫之斬無遺胤而切齒于側室之抱衾與裯也抑有甚於此者宋高宗之嫡趙子崧配劉遇僧是已子崧者太祖之六世孫也靖康末陳守州聞二帝北狩傳檄誓恢復及聞康王渡河遂寢謀貽書勸康王即位請太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又遺書責張邦昌僭逆責王時雍徐秉哲等助逆文請斬時雍秉哲等此其意非忠乎臣以傳檄未足吹毛何者二帝舉宗為虜康王匿跡民間奸人盜據廟社無主興復之責舍崧其誰而會佗人辛道宗構得檄文以白高宗高宗震怒欲加之罪而難為措名托以他事謫南雄州死之寧使

然為家人設白實始託縱飲死以[illegible]
則其規繼立而後則陰懷異圖身首為[illegible]而子孫
無噍類亦足雪二帝及宗室二千餘人痛忿矣講謂
張子憤憤無損補長大年歷體之志哉又按粘罕董
妻中國死於誅夷而一切醜宗羽翼粘罕之得志者
亦不聞有倖免理也其死於合刺者合刺弟常勝字
王宗盤充王宗雋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翼王鶻懶也
王悟室及其四子撻賴及親跦八百餘人而合刺復
為海陵所弒其死於海陵者海陵弟四人兀朮子孫
王粘罕子孫三十餘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斜也子
孫百餘人撒海子孫三十餘人魏王斡帶若干人海
州剌史其五十餘人而海陵及諸子亦為衆君所殺
皆思陵君臣所耳目聞見事也盖不待崔立之叛和
林之送而屋誅族夷慘酷已十倍靖康時矣[illegible]
稷叔論齊慶封有云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完顏氏是已
又按粘罕時蒙古益強每戰皆為所敗兀朮征之
連年不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十七團寨
與之歲遺牛羊米豆等特厚割地於宋而未嘗不
割地以奉蒙古征歲幣於宋而未嘗不輸歲幣以
乞和于蒙古於此唐矛於彼挫鋭自謂封豕長蛇
而不虞猛虎之包哮其後也亦天意乎

曹二女

金礦地礦猶唐因其地冶金作貢宋時礦絕而貢不
廢有司迫民取之有曹祐者領其事竭貲不足辦雜
取土石烹之無所得官榜祉不勝吾祐無子獨與二
女居且長矣念無以脫父發憤躍入冶中焚死事聞
遂廢冶元復置冶餘邑俱被其害金谿為二女故得
不置二女惜失其名事雖於緹縈而波潤畧相當緹
縈為父上書父釋兼除肉刑二女為父糜軀父釋並
絕礦害又吳大帝時池州有孝娥父為鐵官冶鐵不
流娥憂父刑躍入冶中金應時湧注娥所躡雙履浮
于上時人號曰聖姑與曹女事相類又漢永建時蜀
有史氏女名絡絡父危和過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屍
兩月餘不得絡絡乘小船至父溺處哀哭自沉夢告賢
曰七日後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父女同浮出與上
虞曹娥事相類而緹縈用上書顯曹娥用黄絹幼婦
顯人不可以無辭

鄭仙姑

宋淳祐中邑之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名定二娘年

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illegible]
矢忽雲湧于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者[illegible]
非者鄉保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請立廟旌表以勸
孝久之未報里人為立仙姑祠禱祈輙應遠近翕然
趨之偶苦旱里人從申前請時洪起畏令焉安疑之
密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得一婢旌義鄉人采
歷不審因呼牙儈訊之則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
已字人復與人有奸而孕父醜之遂死轉售之旁邑
而設為仙事以掩之耳有人為予言近日左髻仙人
絶類此蕪郡衆中一逸事也因記之然竊怪此女能
為孝乃不能為貞能為奇男子之所難割肌以療其
父不能為愚婦人之所易擁面以完其軀何也或曰
晋王祥宋劉温叟皆一代偉人事繼母皆以孝聞而
於易姓禪代之際身為大臣棄舊君如遺迹不聞當
時有異議者蓋忠與孝在丈夫輩已判斷為兩截
矣又何以責施於結褵於割肌和藥之紅粉耶

范仲

宋韓彥古尹京時范仲為諫議范素惡韓將奏黜之
語頗泄韓思所以中之而范性清峻無閒可入乃以
白玉為小合滿貯大北珠置大合中厚賂餘下老媪
俟隙貽之范大怒叱使持去而是時所愛姬在旁怪
合大而輕曰此何物試啓視之方啓視而珠分迸四
溢合滑澤復失手墮碎珠玉繽紛滿地范益怒自起
捽妾氣中顛仆遂不起世皆訾彥古之險賊過當吾
以為賊不在彥古而在范仲牀笫之間彥古必知范
仲之有所愛又知所愛者之手不能釋珠玉而緣談
芳餌耳即此尤物相伴便能鉤慮饋賂入門亦能推
撲范仲致死何必歸彥古之慫㦛唐李師古跋扈憚
杜黄裳為相命幹吏寄錢千緡氈車一兩使及門適
黄輿自宅中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藍縷使知其為相
公夫人也遂輦錢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謀令范仲
不為姬妾所祟者一藍縷婢足以絶苞苴而寢奸謀
矣何彥古之能試其譎而不脛之珠玉能無因而至
前哉故曰日月蝕於外其賊在内謹備其所憎而禍
在所愛

甘露園短書卷之十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纂

許戩

宋賈魏公為相日有野人許姓者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云戩時謂之許我傲視公卿蔑如也賈欲見之遣召數四又使門客先容許騎驢至欲徑造丞相廳事吏止之不可吏曰此雖丞郎亦須步許曰我無求丞相丞相召我如此但應去耳不下驢而去賈急遣吏謝之終不返又許懷德為殿帥一舉人因乳母求見懷德許之舉人搁拜庭中懷德坐受拜人謂懷德武人不諳禮客語之曰舉人無設階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曰我得打乳母渠是乳母關節秀才只消得如此相待豈乎無求於人村叟得以傲樞要有求於人孝廉見武弁而不免設階

岳飛一

永州大營驛有岳武穆題壁云湖南帥岳飛奉旨討賊曹成自桂嶺掃蕩巢穴二廣湖湘皆獲安帖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未寧誓竭忠孝仰仗社稷威靈君相賢聖異日掃清胡虜恢復故疆迎二聖歸故國官還朝覽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殄殲蜂蠆何足言功予過大營讀此為扼腕太息昔溫太真勸陶士行赴王室難士行辭以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嗚呼為非人臣天步艱矣忍諭局乎武穆非局外身乎觀舉義路不言功而恨其君之蒙塵以取日自誓淛南之將漢比之憂方驅狐狸更慮豺虎乃如是乎武穆惓惓於君相賢聖而武穆所失君相所謂且倖刃而甘心之矣詎望耶恨不令賊檜過此一泚顙也然精忠報國至於涅其背而題之而檜無動容不問題背安問題墻檜鍛鍊飛獄為一時富貴耳閃電浮漚受用幾何空自遺臭與後人掩鼻聽茲忠孝骨朽名馨雖點墨片言揮灑山墻賤驛間使人感愴頗慕三擊節迄今未已也

岳飛二

宋史岳飛傳云秦檜以飛不死終梗和議使人告飛罪下之獄歲暮獄不成檜小書片紙付獄即報飛死野史亦云飛下大理獄不成檜偶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其夫人王氏窺見狀笑曰老漢何一無决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惕然當心致片紙付入獄是日飛死於是綱目遂大書秦檜殺故少保岳飛

而一切飛祠堂皆范鐵像於跪飛前以正檜之罪於已死而雪飛之恨於俎豆間無窮是皆然矣及考中興紀事紀當時事纖小不遺而於飛之死乃無一言及檜言飛之見疑于高宗者屢屢今舉數端紹興七年飛入覲以恭謙辭逝從飛進手疏上不悅飛恭戰不能語下殿而如死灰猶造膝上曰飛通言謀恭虜欲以丙午元子入京闕之說請正資宗之名宗以沮其謀厭言卿握重兵在外此事卿不當與猶出語人曰飛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矣是高宗之疑飛樹黨而欲殺飛者一也飛再入對請由商號取關陝欲併淮右兵以行上曰朕駐蹕此以淮甸為藏若輟淮甸兵便能定中原朕亦何辭但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高枕而卧飛無以應及陛辭上曰卿非奏請輕率朕不怒也若怒卿必有行遣矣是高宗之疑飛擁偷而欲殺飛者二也十一年虜犯淮西上詔飛以兵援飛以粮乏辭上降手札促與往者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行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遂失濠州於始有意殺飛是高宗之疑飛跋扈而欲殺飛者三也疊此數疑飛無久活之望矣況高宗急求和而飛急復讎高宗不懌上歸兩宮而飛不悼坐手上收兩河將無抗撓君父之嫌乎所賴飛不死終梗和議本高宗意耳史特為高諱而歸獄檜也

秦檜

宋宰相在位最久最敗壞國事者前為蔡京蔡攸王黼後為秦檜韓侂胄賈似道庇焉而縱尋斧本枝既撥身亦糜爛蔡京死於竄蔡攸死於誅王黼為聶昌所殺侂胄為史彌遠所殺似道為鄭虎臣所殺獨秦檜寵祿終身老死牖下世以為失刑然網雖漏於當主胤已絕於悍妻檜妻王奇妬檜官閩時妾生子王志甚便欲撲殺檜恐棄與同宮林姓者家人及長名林一飛仕於朝檜無子欲子一飛王不許于其王殃之子熺檜將死私囑其黨為經營一飛還王言于朝非檜血脉乃免一飛官而檜祀遂絕檜葬金陵之牧牛墓僭擬踰制孟珙滅金班師令軍士共糞其上時楠穢冢又錢塘有岳武穆祠范鐵為檜像跪武穆像前懸椎于側凡入謁武穆必操椎椎檜背背為之穿外禍人國而內殄其宗封土彌高而聚穢彌甚磨牙一時而椎背萬世誰謂此賊報應爽也

胡寅

吾始讀胡明仲史論及崇正論諸作遇事風生無賢不肖鮮不遭彈射者意其人當亭亭獄立豈復以名位貨色掛胸中而行事何刺謬也癸辛録云胡康侯未舉子時子其弟之子明仲後連舉二子例當歸本生明仲不歸本生本生母卒例當解官服朞心喪三年明仲不解官持服為右正言章復所劾曰貽書秦丞相言為人後者義不得顧私親又諱諱發明此意於管見中以自解不知欲蓋而彌彰也此事已駭視聽更有甚於此者閑居録云胡寅者凶悖躁進之士也趙鼎置之詞掖以行詞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差知永州寅携妾居婺久不去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就蓐辭伯奮曰妾産與父病孰重寅許于鼎改知嚴州鼎罷入相欲召寅議者以寅不省父止之後除永州星夜南奔未至家而召命復下比見父則疾已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赴召以告安國安國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未踰月安國凶問至寅匿之詐為父書與所知朱震言久病垂死兒寅欲辭免召命某以時事艱難強之行云云而事已彰暴聞者駭歎計父死時寅尚猶在路耳嗚呼賢毋之言猶婦婦之口歟乎居議論謂何何躬自薄而厚責人也

胡銓

澹庵上高宗封事論者以為文章氣節兩絶周益公比於夷齊之扣馬朱晦翁亦謂中興奏議第一今按學古録乃知此書是范左司璿作范擬上澹庵應其親老禍且不測取以為已意上之非澹庵筆也今人知有澹庵不知有范璿范璿之不幸耳劉器之鄒志完初除諫官皆以親老辭親不許勉令報國始就職而二公皆用諫顯親之教也惜范氏親不能為二公親而使其子以第一等事讓與他人然忠簡以不附和議名高千古而其孫椝乃以主和議負謗當時嘉定中韃虜交攻廷議多主戰守時椝為侍郎專主和四明袁燮同為侍郎會入朝燮廷争和議非是至以笏擊椝額不顧遂下侍從臺諫集議二人俱坐罷大學諸生三百五十餘人皆幸椝之去而恨不能為燮舉幡送以詩有云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事却驚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仔細看語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審有此不墮忠簡家聲嗚呼忠簡之後而有主和議者胡椝東坡之後而有為梁師成異持服者蘇過考亭之後而有為拜賈似道者朱

浚大堪扼腕

陳良祐

瑞州舊志入流寓者四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蘇轍李顯忠呂祖儉而不及陳良祐然忠懇不下子由而剛腸過之留筠筠重矣今節採本傳及本傳遺事以俟後之纂修者補焉傳云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乾道初為左司諫首請孝廟出内帑以紓民困戒飭戚畹毋與民爭利又言人臣毋復求襯宜聽終喪累遷吏部尚書六年孝廟遣使請侵地于金良祐上言經理尚淺根本尚虛一旦請地徙開釁端内恃不足何暇事外邊者未懷豈能經遠忤旨貶瑞州居住（本紀作筠州居住）請地事迄無成九年詔許自便癸辛外集云乾道中戚畹張說有盛寵一日奏欲治具集客上許之曰吾為爾助說退約客客畢集獨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𢷬珍膳至說附奏臣奉旨乃敢召客陳良祐獨不至實抗旨既奏上問内侍張說會未散否以卜夜對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陳良祐迄不肯至夜漏將上忽報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聞之憮然而罷又高宗時秦檜主和直龍圖閣[illegible]三省貽書趙鼎力沮和議為檜所惡安置筠州老[illegible]時以災異詔群臣各具時政闕失以聞有布衣余[illegible]者上書極諫上怒安置筠州諸學聽讀皆佳士而志皆失於採摭

李庭芝

何子元餘冬錄云李庭芝護宋幼主赴燕元主大宴坐庭芝于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全坐此陳用揚襲其語仍錄之于山堂隨鈔予讀之駭寧有兩李庭芝耶從幼主北者揚鎮謝堂高應松劉褎然奉使北者賈餘慶劉岊吳堅家鉉翁不聞庭芝在行李中而是時庭芝以制置使守揚州方召募勇士奪幼主于瓜步不克太皇太后遣使諭庭芝降庭芝發弩射斃一人餘奔去元阿术遣李虎持招降榜來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庭芝梟俊焚其書元主復遣使持詔諭降庭芝復斬使者焚其詔兵敗被執見殺事端末如此宋末死義諸臣無復有烈烈庭芝比者此豈肯相隨啣璧作無義氣事不知何據而使烈丈夫名登與櫬之科又不虞汙吻食腥膻之食而僅不與叛人劉整並坐誣蔑忠魂熒惑視聽傳如子元乃有斯謬

汪水雲（即汪元量）

汪水雲琴工也宋度宗時以鼓琴見出入宮掖㐲元從兩宮北留薊門文丞相囚燕獄四年汪入謁誦承相死曰與諸宮人別援琴鼓一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歸江南死焉吳萊論之曰宋至度宗國事非矣夫人君乃能以鼓琴見吾意其不爲鄒忌必爲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破國亡家之人聽疾風急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聞之故老是時大兵壓境兩宮專以琴酒自娛汪不啻少分其咎耶及太事已去天地黯淡其心獨怏怏奔走故國若不能釋然者嘻晚矣予以爲不然誰秉國

成身將相任廟社封疆之寄一籌畫之不展以內轉移宸聽而外退虜師一旦運移局改高者奉身挈妻孥夜竄匿卑者進降表請命壁屈膝虜庭終其身無忸顏而如汪者固兩宮所徘優蓄者也朝不坐燕不與奏使絲桐之間耳乃能從六飛北閒關幽薊仆找涓佮新朝而顧以就義勉故相退而唏噓抱琴歸正首丘死此其志不可哀耶吾有取焉

鄭思肖

金陵有藏所南蘭者顧不如何人或以所爲姓云漢有所忠南望其苗裔乎客偶問予予爲詳顛末而並

人實蘭君獲千金按所南姓鄭名思肖宋末閩人爲大學生會元兵南下伏闕上書刺時事元人爭目之宋亡易名思肖示不忘趙也號所南示不面北也隱居不化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輙南望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北人及朝士交座中聞語音異或談及朝政輙去之素善趙松雪因松雪以宗室仕元遂絕之松雪數候門拒不通晚年賣所居宅寄食報國寺中以所得錢施困乏有田數十畝亦施寺惟存數畝資衣食仍謂佃客我死則爾主之所著有錦錢集復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無工而加十爲宋言大宋經也

題其末云臣思肖嘔血三斗作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工寫蘭邑宰求之不得脅以他事罵曰頭可斷蘭不可得然多爲不知者所棄又或托松雪以傳向眼人無識如此真堪嘔血（趙文敏初為直學士約進士表天與同死國天與獨踐約一門）

（死者十七人文敏竟仕元）

文天祥一

信國文公精忠大節雖村婦田叟能道其事而未有知其清脩之操者今舉其一去公家三十里有胡翁舖翁夜夢門外巨石龍蛻爪其上曉而公至則坐石上更履時公爲諸生翁以夢告且曰即富貴毋相忘

公諾□後□寧國歸過胡公門翁以前諾請公笑曰
請擇中任擇取其一翁屢謝不敢乃擇取一擔公命
舁啓擔視之皆白扇也公曰此遠方士宜買為親友
餽者汝安用此命估值與之蓋胡以公典大郡歸裝
殆溢不知其無有也是以聽其自擇無嫌耳平生輕
財利祿賜所入隨手給散不令贏餘服食無鮮美之
物獨坐超然雖疑塵滿室若無所牾澹如也乃知忠
臣烈士非獨慷慨一時其平居加人處多矣

文天祥二

宋亡殉義之士接踵而公皎皦如秋霜烈日能使人

人慕服或代之死或從之死或勸以死或痛其死援
所知則詭稱姓文以逸公而寧就戮者趙時賞也自
詭為天祥以冀免公而就烹者劉子俊也以死相從
間關不捨而竟先公死者杜滸徐臻鄒渢諸人也謂
公燕獄勉以忠孝白天下者善鼓琴汪水雲也憂公
之不速死生為祭文以速公死者王鼎翁也侍公獄
中朝夕給薪水併負遺骸歸葬者張毅甫也時時哭
公又慟哭于西臺為哀歌以竹擊石竹石俱碎者謝
皐羽也雖公之赤腔可裂示天下亦其精魄能感格
人而書所成就公且慶慕之而不能已已哉[illegible]

熙文山炎文山貴時以宮詩書應文山被執[illegible]
州城下千載來見同至燕寓于獄旬日以薪米惠食
給之如是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刑後即櫝其首[illegible]
訪其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火其尸千載拾骨[illegible]
櫝負歸付其家葬之是夕其子夢文山[illegible]
何不解縲急與千載啓視之果繩束其髮

文天祥三

文丞相五坡嶺被執其卿入王鼎翁為生祭文以速
其死此文作於被執數月之後意以數月不死為遲
也自是入燕京因兵馬司者四年而始就義雖丞相
之不速死或別有意然鼎翁所為丞相慮周至惆懇
足為處死之法每讀一過裂眦擊節淚數行下今錄
其全文如左

維某年月日里學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
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曰嗚呼大丞相可
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
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逆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
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
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
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
躬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
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成而大節亦無
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餘時就義寂寥聞者

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欲有所為耶或以衣冠爲
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
於厠含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希再縱而求再生則
二子為不智矣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昔
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豈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
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
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使齊廢齊興楚亡
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
勢無可為而臣皆為虜矣臣子之於君父事可為則
忍死以俟時必不幸則伏義以明分故身執而勇就

義當以顏杲卿張巡為上李陵降矣而欲有為且忍
剄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
為者十八九惟不剄豈足以見志又使陵死他故則
頸且不及剄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
者而信柰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
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亦不必死耶惟蘄子卿可漢
室方除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拏師仇也
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納
劍于鞾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
捷當自剄李存勗伐梁梁主朱友貞爲其近臣曰晉

吾世仇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丞相以三公
之位兼睚眦之譬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
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
矣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
其子孫於廣陵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安楊氏李景驚疑盡殲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
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
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事多阽危舊主正坐於杌隉
孤臣猶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則丞相於
舊主毋乃益之害乎炎午鄉之晚進士也生雖愧陳

東報汴之忠死不効陸機入洛之恥丞兵起兵次鄉
國時有狂生持斐牘呼軍門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
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
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人不七日穀則斃今縱
不能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
毋邦而首丘焉不然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
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怖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
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
不斷趙盾之殺君亦當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
鐵嗟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烈待公而六為位其

閒閒訃則哭

又按丞相再被執時盡取懷中腦子服之求死見弘正大駡求死至潮陽殄躃請就劍死過廬陵絕粒八日求死而俱不死然則閒翁所慮恐相已先之矣而閒翁或未之盡知也厥後中山狂人之役瀛國及宗室幾不免而謝疊山所與魏容齋書有云天祥為奸民誣告而狂死之語則前言亦稍稍驗悲夫

文璧

今人知文山之死不知文山弟之附元文山與弟璧同舉于鄉同登禮部正奏名平生趨相縣無恭葉宦跡亦略相同而於宋元興亡之際兄弟用意乃絕相反帝昺戊寅文山以樞密開府潮惠之間璧亦以戶部侍郎任惠州昺名元兵入廣文山被執不屈而璧以城降文山執後繫頸縶手足備極艱苦而璧以降附故尊寵為美官文山不屈因燕獄者四年而璧以郡守入覲亦至燕元見之曰是孝順我的雖捧萼冰炭代不乏人然不應弟文山者背作虜庭孝順人也文山詩云兄弟一囚一騎馬同父同母不同天使人抵脥所記虜入寇兄與弟俱抗賊者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也兄與弟俱降賊者撫州太

守王仲山袁州太守王仲疑也俱王埜子同時以城降元兄弟賊而弟降賊者潮惠開府文天祥惠州太守文璧也文山子俱流離死以璧之子陞為子後陞亦仕元行載驛暴病死或挽之詩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建文君

建文君恭儉寬仁為守成令主刻難師起仍詔軍中毋得指戈燕王使朕有殺叔父之名已遜國遁即負服緇流中奔播滇粵秘匿蹤跡者四十年及大寶四更齒亦耄老身有崦嵫之逼人無擁戴之思方吐露端末歸返骨骸號稱老佛安賦西山盂心知曆數有在大福不再且昔為王人今為釋子毋捻如來出家業作楊枝水澆滅中烘不錯意垂來以茶苦天下耳當出奔時人思故王天造未安倘令奮臂一招安知豪傑不回面起縱事無成功

廟路上未得高枕卧也陳勝假扶蘇名王郎假子輿名要能誑誘耳目俞張守内兆真扶蘇真子輿舉事乎自昔人君因遁避位而内樹腹心外資羽翰以光復故物者不乏衛獻公鄭厲公往事班班建文君特不為耳非徒勝迹以遠害也徒勝遁耳焉不就老釋剎而首丘帝鄉乎此係吕盧僂事二百年來微說不

加蒸嘗寂如長為西山一餕思可憐哉

兩璫

建文君遜位死者駢肩自方黄齊練而下所知名殆數百人至於閑散褋賤如漳之教授陳思齊濟陽之教諭王省沛之典史黄譙與漳之生員伍性原等燕山衛之戍卒儲福臨海之東湖樵夫閒變慷慨之死靡他自昔殉義未有若此之多且烈者而兩璫事及乘馬事更奇更堪念建文君焚宮遁有一璫知其事詭服君袍帶赴烈燄死

成祖入宮謂君死於焚不窮追得披緇遁其後以老

佛歸朝庭令舊侍大監吳亮審視之建文君曰汝吳亮耶我昔食鵝炙擲片肉地上據地狗餂之是汝耶亮伏地痛哭不能仰復命畢即自經死先是君披緇走粵之慶遠過舊侍衛彭炎解所乘馬贈之説偈曰蹤踏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何日重逢兜率天既去炎牽馬前乘馬馬騰躍不聽乘悲鳴而死嗚呼彈冠而入新朝事新主武相接也不聞有面赤汗下者孰謂薫腐之餘跡嘶之賤識主戀主與諸壯烈相殉地下而使新朝之戟消眉而靦然人面者不能不負恨於璫與馬乎

建文時死事家妻女

高皇帝風勵天下詔求前代忠烈死事者以聞明著祀典其在留都則自閔壯繆下忠貞而下至元福壽輩皆有祀祝稱

皇帝遣官修祀事惟謹而又賤危素之不死誚守余闕廟縱蔡子英北出塞從元主于和林數王保保之不臣己為真男兒使秦王妃其妹用以砥庶隅勸委贄為人臣者意良深一時功名之士莫不翹首思企竭蹶以赴遜國之難爭先白刃歸死如麻赤其族靡爛其頂踵無所恨然猶曰縉紳通朝籍也細如青衿

賤至赤籍傍及緇黄下逮樵牧捐軀蹈義為殷頑民時亦有之猶曰丈夫子也閨中之婦未醮之處亦復心堅匪石操烈秋霜妻為其夫女為其父或經脛齊考或懷沙比窯或抗詔而自裁或蒙污而不涅國乘野史彤管綸如美哉風勵之効也浸浸閨閣中矣列其知名者數家于左

文學博士方孝孺妻鄭孝孺逮繫獄鄭知不免即毀[illegible]無何孝孺磔于市有詔收鄭鄭先自經死矣

御史大夫練子甯妻某某子甯被縛斷舌磔死收妻至闕下語不遜命平校褫其裳問羞不羞曰羞在朝廷

後猶溫之間辱不辱曰辱在官家乃殺之

淛江按察使王良妻某良聞詔召已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如厠置池旁身投池水中死良往視屍浮出水面良殯殮之命妾抱幼子逃遂闔室自焚死

禮部侍中黃觀妻翁女某觀捧檄募勤王至安慶聞變慟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即招魂瘞之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出釵釧付象奴市酒殽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清淮橋下死觀亦投李陽河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妻金女某叔英捧檄募勤王至廣德聞變自經死有詔收其家二女即赴井死金死獄中

監察御史曾鳳韶妻李鳳韶聞變刺血書憤詞衣襟上謂李曰我死勿易吾故衣又曰吾與汝俱死乎妻曰諾鳳韶遂自殺妻守節被收不屈死

都督寧忠妻徐都督徐凱女也寧被執徐與凱同死

蕭縣知縣鄭恕二女恕被執死二女當配亦死之

原平吏目鄭華妻蕭華聞變語蕭曰我死耳汝年少

蕭何蕭曰吾能為國女不能為某早單不食五日死

蕭亦死

大理卿胡閏女郡奴閏不屈上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皮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時郡奴方四歲母縛被刑郡奴入功臣家為婢稍長識大義恐被汚髮至寸即自剪去以煤黑污面禿且垢不作人形至永樂二十一年遇赦行乞歸誓不復適人不虞家依所親王婺居年五十六終仍處子

兵部尚書鐵鉉女某鉉被執背立割耳鼻不返顧磔死二女發教坊以死自誓數月不受辱

上命與鉉同官者至教坊視之二女以詩獻姊詩有云教坊雙淚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妹詩有云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作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聞

上曰彼終不屈乎真鐵鉉女乃赦出之

劉誠意

劉誠意以精象緯天文佐

太祖定有天下其術得之為高安丞時而莫詳所以

瑞州郡志亦失稱引按開國鋁錄云光基正閩瑞之

高縣有魯義山者世居縣之十五里葫蘆石畔嘗聞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輒禮而咲之久之丐者告義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者來君宜扣之至期果有耿一目者曳杖導二瞽者過義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鸕鷀州一瞽者以書授義山且曩沙指訣盡其秘妙書名銀河棹其後占卜如神預言紅巾賊至令邑人避之賊至無所得欲殺義山以匿免遂不復行其術深藏其書於葫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日有劉姓者過吾家當取書畀之慎毋洩後伯溫丞高安果以事往義山家其子如言

畀之伯溫得書便掛冠去後數歲而從

孫昂

宣德中孫昂任松江府學教授力行師道不為有司屈有司取型焉

章皇帝升遐哀至詔孫入臨急遽翻着喪冠太守見之以為變禮亟入內翻冠而出孫曰公誤矣柰何翻冠太守瞿然曰吾見先生之翻其冠而效之也此事變矣而在太守尤難雖孫之用羽為儀亦太守之以貴下賤也嘉靖中海剛峯瑞教諭南平遂不為太守所屈海長揖守不跪言忝為人師不當跪恐無以率勵諸生每入謁兩訓導俱膝地已屹立其中當時譏之筆守御之言于臺使者屬有聖人柰何以不才守相涖請避位改令淳安即拜跪如常禮人以此信海非抗上為名高者而惜太守禍與一學博争俯仰雖然尚能以不情之語謬為恭也使今之世有翻冠教授不醜恩言罵詈之矣為邑諭而不以膝與人不齮齕之逐使去乎豈有效墊角巾太守且目攝強項而更推轂之以聖人也

王振

舉動不可不審也有一非常之舉動必有一非常之

事應至于卿士庶人且然而況南面稱為人君者乎如宮本濕刑而人主因藉為閽寺俾出入宮禁無[illegible]忌耳不以待貞夫也已而嗜進無恥之徒逢迎黨身腐子以求售而人主曰聽其自便臧獲畜之不以待士流也雖司馬遷以太史令被刑亦謂其沮貳師為李陵遊說如男女之相妬相媚故以宮論而宮之以其罪也宮而加於士流之無罪者自南漢始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乃得通顯親近左右寵用事多至二萬餘人而李用此曹亡國所謂以非常之舉動致非常之事應也

國朝宦官多木強椎魯之人戝供灑埽傳宣而別嘗之鐵榜于宮門鐫宦官不許干與政事於其上至永樂中始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有子嗣者得自淨入宮中訓女官同時應詔者十餘人而大璫王振即十餘人中之一人也以曾為學博故稍通經史習法令正統初有僉憲攩驛丞致死事鬧而楊擬抵償吏楊擬贖金時 太后董蕭疑之振因言抵償太重贖金太輕當削秩太后喜從之自此潄于政權出三楊右
天子拱手而卒有土木之禍難
文皇帝意本謂嬪嬙得知古今治亂事雞鳴是師戒

豫是戒脫簪以為芳規進妻以為覆轍用意與南漢胥淵判隔而不可不謂非常之舉動也

吳康齋

瑣綴錄錄吳康齋應聘事極力詆醜反覆数千言讀之令人齒冷而或謂本朝出處惟吳康齋得第一着陳白沙已落第二着羅一峯落第三着又謂小桃放花詩有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趣白沙亦為人言吾昔從聘君學一日晨光初動聘君在窓外手自湯簸而某尚高臥厲聲曰秀才懶惰如此何時得到伊川門下又一日云穫稻手為鐮傷流血不止祭齋曾

禩傷處曰若血出不止而遂罷穫是為汝所勝也穫如初又嘗遊武夷夜過逆旅托宿主人索錢比常例多三文惜不與或勸之與曰如此便是暴殄天物竟負擔而戴星徙焉此雖細故見一班窺全躰不可觀康齋乎官之以宮僚棄弗就而親揚耕親刈觸視負擔鐮傷手而刈不輟惜三文之暴殄而寧宵征役其身無異於村氓野老而榮辱好醜之相分別揀取之心不以一絲掛胸中此何等氣魄何等筋骨又何至如寒齋所揭畫所稱拜廣於中貴狹去留於時宰與夫弄假成真之詠怒氣沖天之書因首而遺之

事吾未敢盡以為然而未必非挾撼而裝砌之也聞康齋面對時神色慘沮語不暢意旁覩為之失望既出而頭面盡腫揭帽視之則雙蝎在焉乃知前者蝎求出不得而螫其顙耳然

莫廟尚謂此老非迂濶者必欲令其就職而寒齋揭畫乃予於此使後生輩為口實姍笑前修而曾不自知其分量與斯人相倍蓰而無算是帽中之蝎為兼小紙上之蝎為尤深也

陳白沙

予讀白沙詩卷[illegible]

與一副腹腸無纖核粘滯膈臆間吳太恭必稍久
卿今也為予言新會陳公甫湾城湛源明皆以理
貴重名源明尚多物議公甫則人無間言其始應
至京師時人相告報以為南海聖人遠近輻輳畢
望見顏面主人曰以為利人投卅錢乃得入旬月
間遂成富翁縉紳中如賀醫閭羅一峯皆壁立稜
稜亦與俗俛仰者賀至棄官執贄繪像而祀之羅以
序贈慕服不容口此豈色取而行違之而瑣綴録謂
其潛作詩十絶頌大監梁芳得檢討甫出京即張盖
揚揚列梨開道國史野記皆招摭其語為事實與前
所聞絶牴牾何也白沙歸過南安張東海貽詩相誚
往返至十餘不捨使謇齋之言信東海固不能為白
沙蔵蔑者今往返詩具存不過謂渠不能忘情簪組
究竟終南作捷徑耳更無一語及前事何也或謂謇
齋實遣子從白沙遊白沙不許故被以惡名果爾則
康齋之謗未必不與白沙同而安得手謗書為實録
也然此老亦何佻於理學之士使一代兩儒人並遭
點蠛之語嘈嘈以迄于今耶

李獻吉

李獻吉為韓尚書草疏請誅劉瑾瑾下獻吉詔獄欲
致之死竟獲免釋繫歸世傳康德涵救之也置章錦
及他史皆詳書其事房長卿作長歌歌之仍收入義
士傳而陳尚書紀聞乃云慶陽下獄勢且不測劉瑾
家人有老姜者言于瑾曰公初不得志時李主事曾
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忍忘之乎瑾因釋
慶陽令致仕是解免獻吉者非康德乃家人老姜也
世又言獻吉既出獄德涵遂入瑾黨終身廢不用而
紀聞復云瑾釋慶陽仍贈以物曰當復召用以私恩
釋之以私物贈之且私為約而議復用之是入瑾黨
者非康德涵即李獻吉也未知孰是豈德涵擣虚于
外老姜束熖于内瑾兩聽之而所傳聞異辭記事者
亦同而兩書之歟

王文成

黔越漫筆云王文成撫思田時所親信門客岑伯高
指揮王佐揣知王無殺盧蘇意私索蘇萬金蘇由此
悔沮而炎徼紀聞亦云王侍兒聞伯高事以白王王
是夕達旦不寐竟委曲就事按王公平思田後有奨
儒士岑伯高牌稱其亡毫不苟取而人服廉一語不
輕發而人服信至于土官土目莫不聞風仰慕本院
嘉撫之功便令宣布威德是以革心向化翕然來歸

口吾生如是乃有私索萬金事事露公達旦
不寐乃肯為不情不根之語不可曉然卿稱吾生復
有深謀宜叅計黙導潛開等語宜衆口之喙喙也

海剛峯

瓊山海剛峯公起家縣憲南臺而上哉愈峻官出入
不得役一夫排設不得用優樂買辦不得用朱紅架
搢紳嘖有煩言予偶在白下以布衣上書促公歸畢
成全公終始無處公歎掌卒有霜露之感丁亥六月
三十也公得書憮然數數稱謝明日徑杜門又明日
疏乞身不許再疏弱亦不許公中寒疾覺予前言券矣

時俊卿在臺中與同官入治祭望見黃色卧帷以為
纁素就視之浮垢白布帷也帷前兩筐左筐錦繡公
服數事右筐木綿衾襖無長物共嘆公之冰蘗絕人
而向之譏布被釣名者過矣意本朝公為第一流與
羅彝正鄒汝愚吳獻臣埒矣不多見即草茅一語立
謝事無須史濡忍亦非世之驕語肉食死守腐鼠不
置者庶幾其百一也

附上海剛峯書

竊聞千慮有一得之明聖人察狂夫之論雖芻蕘
箭或負口之河喉而乘薪葉者豈下體之見遺伏惟
明公而閉正氣一代偉人操守足以廉貪而頑懦
然足以消鄙而立懦論南平而湖州讓範令淳安而
合浦遜廉疏戡黎岐則文正先憂之謨也疏言天下
第一事則茅焦就烹之勇也官留都而定夫差節淫
費鋤豪梗則待制京兆之理也益恩生自有識來已
從鄉先生耳熟而心識嚮往而佩服有日矣夫嚮慕
之愈深則惟恐其有一事之未盡善而顧望之亦愈
至恐其事之有所不盡善而不造膝以竭其愚卒使
徑尺之璧有絲髮之瑕則亦奚異於廷然不相知識
即平生嚮慕真蒙華耳是用走彭蠡泝大江稅足鍾

山詣進謁于下執事而竊有所請夫明公之久於其
位不以時乞身而引退非計也即如前所稱在學為
良傅在縣為循吏在部為敢諫臣在臺為名蕭政天
下之美名懿行無一不收非如旅進旅退之士畧無
所表見於其先而斬以補塞於其後者一宜退就今
日而論其所拔薙剔蠹理滯通幽貞度肅寀使大法
而小廉者種種畧遂非如畏首畏尾之士浸不事事
偷歲月之悠長而觀望時勢以舒發其二三者二宜
也明公清白之姿冰雪之操下至田夫野叟村婦紅
女皆能誦其遺信其心雖激尊而號嘖乎飲嘆服御

[illegible]奧異寶彙非一如貪饑無厭之士日營營於苞苴[illegible]
橐以為歌兒舞女子孫田宅計而不獲滿其溪壑之
欲者三宜退於禮七十致仕明公春秋過其四矣其
於世之寵辱得喪好毀譏稱靡不經歷而備嘗試以
道眼從頭一覷有異浮漚之起滅於其前蚊蝱之喧
寂於其耳者乎非如少年嘗進之士目不經宦海之
風濤口不嘗禁臠之滋味幸一涉足染指其中爲四
宜退然而急流無勇退之身神武無掛冠之迹者則
其說亦有四
主眷之未衰也人言之未及也受若直而非息若事

也又筋力強無恙也狂瞽之見正與此異蕭嵩之告
肅宗曰幸陛下之未厭臣故敢以乞身請愚嘗以爲
知言今
主眷方隆廟廊虛席宜以此時謝事請老一疏不可
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必得請而後已長使吾君有有
餘不盡之眷不亦休乎萬一飛語外聞微言內乎以
致慈母有投杼之色孝子被掇蜂之疑而後悻悻一
去則何及矣
主恩豈常保也直道之難行久矣明公之議論流俗
不樂聞也而舉動不樂趨也彼士夫之賢者毋論已

其間訛訛翕翕恨明公之不便己而欲借事以嘆之
行者不盡無也俟其未發一旦脫屣而遠之鳳翱千
仞鴻冥天表俾賢者企慕而不可及不肖者欲增繳
而無所施豈不全名完節哉萬一蹄犬見吠江蜮含
沙媒蘖無形之影指摘未洗之瘢縱青蠅何損於白
璧而所點不既多乎人言既當慮也天下事未有一
人之心思智識能使周悉萬全而保無他慮隱憂者
今遠近誠幸寧謐豺虎短氣于山林狐鼠戢蹤于城
社吏守其職民安其生譬之於博正蔡澤所謂分功
時也萬一地方有意外之警奸宄爲不虞之變思一

善其後而未可必則向所焦勞拮据而成之者[illegible]
定矣而況時事之可慮者更百十此也姑舉一二如
上則春宮之儲位未定下則諸老之國是未明內則
旱魃閭浸于營籍外則饑氓嘯集于山陝即此數端
賢公能使之言聽計從乎不能遂緘默而坐視之乎
受言焉可久也古稱五十始衰言過此則精日凋氣
日憊中易潰而外易侵也今雖善廉將軍之飯擁馬
伏波之鞍老亢叔之猷乎萬一神勞於案牘體
倦於起居有寒暑霜露之感金陵去珠崖七千里
誰能今日發軔而明日抵駕也舉世功名便在[illegible]

將亦何佳趣兇鐘鳴漏盡而思以萬金之珠璣乘傴
僂雀爭精力烏可恃也余賢士大夫之論曰明公在
位則朝有耆宿官有典刑此自為百司計可耳非所
以為明公計也閭巷邑井之論曰明公在位則國有
保障民有父母此自為蒼生計可耳非所以為明公
計也而其在俗人之論則曰無故而勸之歸休不情
勸之而不能必其從與否不智此俗人自為計可耳
非所計於明公也伏祈度之於理揆之於勢決之於
心保
主恩於方隆寢人言之未動去蘭寺之勞瘁尋綠野

之逍遙或上先壟而展松楸或過田間而談稼穡一
丘一壑一觴一咏將近與洛社追蹤而遠與彭聃同
壽孰與役智瘁形辰出酉入肩重任以趨畏途使年
少輩更弄其口吻哉昔二疏身傳太子稱寵幸見時
事之不可必而相呼解綬豈一御史大夫為足以重
明公而去在二疏後乎范雎折脅拉齒出廁中而相
秦一聞日中月滿之諷則去之如敝屣賢如明公而
不能從愚生之言乎且
世廟一蹴而死生置度外矣鄙卿一贓而禍福任他
人矣不難於一死生齊禍福而難捨軸轡而去乎韓

子有言惟善人能受善言非明公誰望焉草茅粗鄙
僭識忌諱不勝一念惓惓輒敢進其愚忠惟留意幸
甚

二楊

嘉靖中言事被禍慘者稱二楊石慷慨壯決亦絕古
今楊公繼盛以論分宜下詔獄創甚無敢入視者手
裂甆碗刮落敗肉餘三斤筋之斷者二先是將赴逮
有知遺以蚺蛇膽謂膽散瘀滯血不逆上也公正色
辭曰椒山自有膽竟不受後死西市同時楊公爵以
言事觸廷杖幾死縶錦衣獄者五年因神降于箕乞

哀公為得釋放歸歸僅數日復被逮逮時御史出不
意適公公方饗几上麥飯一盂野蔬一盤便與御史
同食御史笑而速者入公旋乜便行御史請姑入與
妻孥別公曰行矣何事乃別官校相顧以為鐵漢又
繫二年宮中火起夜半急詔赦公始出獄歸數月瘦
死每念此令我思古人東坡在湖州聞逮命不覺腳
軟伊川貶涪州對使者求別其叔母豈造次顛沛中
學豪如蘇養如程不免心動耶以椒山膽視東坡腳
以不顧妻孥視求別叔母絕矣

夏文愍

更文懿之得罪世以為簡傲不恭其得罪而死以為
主復奪分宜冀菲之非也坐
獻帝事耳彷文懿以議南北郊議九廟稱旨自青瑣
拔擢驟登政府及
獻帝配天稱宗祔廟之議起
天子以其章示文懿異文懿和之也文懿噤不敢出
一語至使分宜掠其美而定其議
天子心御之矣平日除恩異數之謂何何愛此尊親
虛名不從戕戒也故不旋踵而有擠綴粉禱之詰有
不遵用印記之詰有入閣妥腕禁内揑輿之詰小有
過差旋蒙譙責至於奪勛階追諭帖追印記削職勒
令還家而皆非其所以得罪之由最後主曾銑復套
屢稍稍入套分宜含沙立斬曾銑文懿相尾斬西市
而亦非其所以致死之由蔵憾於彼歸怨於此耳何
以知之
天子待他閣臣屢他遷事不如是峻而峻絕文懿適
在配天諸議之後以此知之雖文懿之簡倨分宜之
中傷不入也此文懿一貶苦心亦當時既不敢自白
身死七十餘年竟無有為文懿白之者復官贈謚昌
将不暇

御瀍齋

撫州陳褫幼員才名並任亦早嘗書成癖雖食飲如
廁溷官對客無非餐卷循思之時而不諳世故身登
縣事輒令侍者挾笑惟几上聲瑯然誦之胥吏筆社
社戲狎於其前弗覺也嘗理囚命左右杖之十為讀
書如故左右知其不省杖十者再因呼機問故曰宜
讀決責十今竟上二十也機愕然曰是倍杖也惡然
曾復可還退哉一時聞者莫不大噱其以郎官入翰
家宰奬群吏百官揖已以聽次及機屬有所惡寒等
不應逮事竣而始覺始進白為明公課殿最光景盡
目欲以四韻發之思稍苦是以失於審對今詩已盡
矣即昂頸綬聲誦之堂官且怒且罵曰而今為獻賦
來耶此何肘誕放若此塵之出置下下考生是滯
十餘稔後稍遷彰德同知時寧夏平欽至製平西表
頌獻之朝同官咸竊笑之竟得温旨令禮部錄送史
館辭亦藻發稱其家言

李卓吾

卓吾名贄為南北部郎聚徒講學同官嫉之曰吾輩
束髮受學學豈有不明而需講耶卓曰言何容易只
大學字學而時習學字款道諸君未曾識得同字

愕然問故曰此事須有証作識得大學學字便定盤
安慮識得學習學字便悅樂不愠諸公有此境地否
同官無以應出守郡講學如為郎時竟以此落職遂
東家剃度談禪悟清辦所著有藏書焚書等集一時
名流方思善焦弱侯楊天臺輩俱首先尸祝而自信
許大過與其徒過從狹邪酒肆不忌婦女輩往往執
經問難其前相對禪寂某憲副女稱高足咨答特詳
為作菩薩百問經後行化入京被彈李贄濁亂男女
壞風化宜顯正刑辟戒左道有
旨逮繫刎死獄中而其徒比之慧可太師可師晚年

稍破戒律有規之者曰我自調心為覺令戮死時謂
兵解卓吾之死亦復如是而予竊否否政恐無其斷
肱有其破戒其兵解同其儻倩異耳像華先生為予
言吾嘗見之濟上復接袂于總河劉公座出入肩輿
張黃盖而髮去髭存冠方頂以三童侍吾時目送三
童劉公曰君豈識之乎指一童曰此為收經卷人復
指一童曰此為將衣鉢人復指一姣童曰此為了身
上事人問何謂了身上事曰自悟自入說着便不是
座者大噱予嘗謂天下無養漢節婦無要錢清官亦
斷無涸俗菩薩從上佛祖莫不修諸苦行始成正覺

迨頓悟說偈而末流滋弊以苦行為儈父而目以圓
通為遊戲三昧門楔節烈而悵有私夫官評豁冰而
田連阡陌至今日極矣且無已而移之聖學自謂知
性見性吾謂叛父罵祖實而家門風一大厄不守戒
而談慧不歷苦而談覺終是記得水陸路程途人說
燕南越北也

涿館人

呂南公作不欺述三人其人為陳策為危整為曾叔
卿既述其事復云是三人皆市井人也士大夫得無
愧市井人可矣予己酉北征自彭城從陸所至即塵

中飯屋主鬻價爭錢人人而是予以為市態良然不
足怪及抵涿飯畢一男子就座間索錢予呼奚奴解
腰纏循例與之其人曰公誤矣曰求益乎曰非也例
應得若干錢耳今羨其九竟還所羨而退予方疑其
冒領即麾取不恨少既詢之實館人也問其姓名而不
應嗟乎市塵中復有斯人乎睹一節而全體驗矣豈
羨而千乘驗不苟數錢之取肯一盻非義之駟哉誕
慕夜之金乎不以還錢落姓名人間肯標榜以坐作
聲價能薄而厚享公器乎吾輩在黌爭稱入仕爭階
欺誕攘秘何所不有其不為斯人所笑者幾而究

[illegible]十釜區硏有遺寄焉[illegible]不爲鬼神所[illegible]

幾嗟乎塵市中乃幾有[illegible]以自諗

耳露園短書卷之十終

耳露園短書卷之十一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龍聽

有聽不以耳者龍以角聽牛以鼻聽蚘蟹蛇以眼聽有鳴不以口者鼃黽以脰鳴蜩蚬以旁鳴螢皇以翼鳴蚣蝑以股鳴榮螈以胸鳴有行不以足者蟒蛸以背行有飛不以翼者蝙以髯飛鼢鼠以尾飛落頭蟲以耳飛（每晚頭飛去以耳為翼將曉還復著體）有嗅不以鼻者蜂蝶絡緯蟠蠰以鬚嗅有呼不以陰者龜句鶵蜣蜍蒼括以口呼有視聽嗅食聚合於一竅而無耳目鼻口食喉氣候之分者蚯蚓止二竅一前一後前竅立而聽視嗅食歌五用皆備

魚膽

魚膽隨氣而在春夏陰氣在下膽近下秋冬陰氣在上膽近上熊膽隨季而在春季在首夏季在腹秋季在左足冬季在右足蚺蛇膽隨日而在上浣日近在頭中浣日近在心下浣日近在尾象膽隨月而在正月寅則膽附在虎肉二月卯則膽附在兔肉餘倣此（[illegible]）又諸膽皆苦惟鱧魚膽及蝟膽獨

某右一云泉腔隨四時春在前腸夏在前膺秋冬傚此徐鉉嘗以此對宋太宗

龜思

龜龍思抱而化鱉蟾蜎望抱而化鶴影抱而化鵁鶄蟾蜩聲抱而化故曰黿龍伏於淵而卵剖於陵鴛鴦交頸而感鸐鵒交足而感蝴蝶絡綿蟋蟀交鬚而感鸛履跡而感烏茹涎而感鵁鶄視形而感螣蛇聽聲而感白鷺雌隨雄行而感孔雀雌見雄舞而感故曰思女不夫而孕〇又鰻鱺以影漫於鱧魚則其子皆附麗鱧之鬐鬣而生故稱鰻鱺又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頸白者存丸中數日化破小蜣蜋從中躍出

翟雉

翟雉長尾美文采每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以文章而累其軀也翠鳥作巢甚高人不可得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羽毛長益愛之巢益下目是為人所探以文章而累其子也故曰山木自寇膏火自煎又曰十步之內不忘其容必殆其形人皆知有用之知而莫知無用之用

蛇美

物之絶不美者莫如蛇蛇嘗以其不美成他物之美滿之美以其壽鶴唳蛇而頂丹麝之美以其香麝啖蛇而臍滿龜之美以其卜龜偶蛇而前知孔雀之美以其文章孔雀偶蛇而五色燦爛庸詎知吾所謂美之非不美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美之非美耶

烏鵲

春秋緯云烏孝鳥王者孝悌則蒼烏見孔叢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鵶即鵲是烏稱孝鵲不稱孝也烏出丹書集周社而文王受命改元火自上復下流為烏而武王勝殷有天下魏搆凌霄臺宋搆東宮皆有鵲巢其上識者皆以為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兆魏高堂隆引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帝為動色既而明帝崩有司馬氏之禍孝武崩有桓玄之禍是烏為將興之禎祥鵲則將亡之妖孽也唐僖宗中和元年有烏變鵲其占民從賊於是朱溫李克用叛明年有鵲變烏其占賊從為民於是朱溫李克用降是烏之所象者民鵲之所象者賊也然鵲毛羽濯澤聲和媚有慶事輒先鳴烏毛羽黯濁聲悲惡有敗事輒先鳴南人聞鵲喜聞其聲益喜見烏嗔鬬其聲引頸唾於手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烏養

慈烏返養獺豺祀先隼不擊胎雉不再接物之明禮義者也虎狼媾親蜂螘敬主鴈飛以序鳩居有別物之洞倫彝者也鴆善禁呪鸛通禹步鴛鴦畫印鷙諳勅邪物之悟方術者也蚯蟮向壬鵲巢而歲燕伏戊已蝙忌庚申狐潛上伏虎奮衝破物之晰支干者也驗察風候蟻識陰陽鸇目知晏陰鸛知雨鸛俯鳴日陰仰鳴日霽蝶磨飛天風舂飛天雨（旋轉為磨一上一下為舂）鳩暮鳴小雨鳶朝鳴大風物之曉占候者也視鵰創梔觀鸒制祇蜥螺作户法螘布兵因魚用檣緣蛛結網八卦畫於鷹羽九畤列於龜背物之為後世師者也月虛而魚腦減月盡而蠃蜯䏶麒麟鬬而二曜食鯨鯢死而慧星出冬夏至而鹿角解白露下而蚊喙折物之與象綿節序應者也

細腰

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甲蟲影伏羽蟲躰伏八竅者卵生九竅者胎生卵生者敚吞胎生者敚嚼四足者無羽翼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無前有角者脂無後齒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毋陸禽味銳而善啄水禽味圓而善唼山禽味短而尾脩水禽味長而尾促鳥左翅掩右為雌右翅掩左為雄（雛指雌雄對者言）左顧則怒作右顧則喜生飛而上仰左翅飛而下仰右翅飛縮頭則展足展頭則縮足雞雄者能鳴雌者不能鳴鷲雌者能鳴雄者不能鳴鶴夜半鳴鷄將旦鳴鶬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野鷄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先鼓翼而後鳴牛起先後兩足馬起先前兩足流水之魚鱗白止水之魚鱗黑江以西羊白而豕黑江以東羊黑而豕白

蜂化

物有腐化者敗菌化蜂朽木化蟬壞䄸化蝶腐草化螢有人化者鯀化黃熊望帝化子規帝女化精衛尹伯奇化伯勞朱氏翁化鷄彭越化蟹雷公採藥吏化啄木齊人曹氏之子化蟒蟺有飛類化潛類者寒烏至秋化為烏鰂燕至千歲化為蜆蠣雀入淮化為蛤雉入海化為蜃有潛類化飛走類者孑孓化蚊虻黃魚化鸚鵡石首魚化冠鳧汝魚之斑者化鹿泡魚鼻有刺者化豪豕有既化而復返本形者蛆化為蠅蠅復生蛆田鼠化駕鴽復化為田鼠蒼鷹化鳩鳩復化蒼鷹有既化而卵復返本形者蚕化蛾蛾相交散卵卵出還復為蚕水蠆化蜻蜓蜻蜓相交散卵卵出還

復為水蛩（蚕與水蠆無陰陽故須化為有陰陽之物而自卵以遞形）

狨温

狨之温在尾見人射已即嚙斷尾麝之香在臍每被逐即以足抉剔其臍惡其美之為身孽也宋文帝喜好文章自謂人莫已逮鮑照每撰擒多用累句宋武帝欲擅書名惡人踰已王僧虔不敢顯迹用拙筆書亦斷尾剔臍意也其慮深矣劉希夷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宋延清愛之欲攘為已作希夷不許為延清所殺常誕得蔡邕筆法鍾繇就誕求之誕惜不與繇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誕死繇令人掘發其墓遂得焉於乎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矧雕蟲野鶩之瑣瑣乎屑屑所惜幾何一以佳句殺身一以筆法累骸何智出狨麝下也

青田核

烏孫國有青田樹核大如六升瓠空之注以清水則酒味自出如醇美好酒漢劉璋得兩核集賓客飲之常供二三十人飲飲盡隨更注水隨成酒矣西域藤酒杯藤大如臂花堅色內外映徹可當酒杯實如指桐味香美可消酲每主人提酒至藤所摘花酌酒仍以實消之國人寶此不傳中土三事皆希世[illegible]淳于性耆嗜酒一日不得飲則五內燥渴又善[illegible]醉則肢躰沉緩不收而婦善病不時釀不堪[illegible]又輙大醉曰笑語安得從大小昆彌乞青田樹數百株周植庭中酒酴爽之每渴輙取核注水酌以藤花散髮吏傲伸臂而飲醉則解之以實已復注核復酌花復取藤實嚼之不糟丘而醉不解酲而醒笑畢吏部之夜盜戒傳大史之死祭而隨意酣適以了此拘拘乎

功曹

鳥有功曹鵰鳩舍人鵲獸有叅軍猿主簿羊草有督郵亭長木有丞相大夫豈富貴名位自昔艷羨故賤逮草木細及禽獸強著官稱丕膺佳號獨蓮呼君子菊名幽人青城比之羽客茟莊稱為處士可謂抗志塵壒皭乎不滓其品彙中之巢許務光與

魚偶

異類相偶者鱣與魚偶鯀與鮫偶龜雖與蛇偶蚯蚓與螽斯偶獺與猿偶以猿為婦螢與蛾偶以蛾為夫其絕異者蜀山有玃無雌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輙盗去為室家生子終身不得還西方有䝤無雄常群聚

道傍強牽男子三合之十月而生子又絶異者後衫
生時毛黑而雄老則變黑為黃潰去勢囊轉雄為雌
與黑者合而孕狸於一腓中又自為陰陽自相偶合
宇宙間乃定無所不有

蚺蛇

粤西地産蚺蛇長十餘丈食全鹿肉肥美聽入藥皮
鞔大鼓然人不敢近獨喜美婦人捕之之法壯士數
十簪插花滿頭如婦人趨赴蛇蛇必駐視漸近以婦
人衣投之蛇蟠衣不動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益
俛以葛藤縛之壯士大刀斷其首便奔散遠伺之以

蛇注念婦人忘其縛至於忘其首之斷而怒尚未作
也有頃省覺奮擲騰躍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
人探歸一村飽其肉所觿衣碎除不祥嗚呼婦人之
畏人如此以壯士所無可柰何之物而假婦人名作
婦人粧能斷其佚而噉其肉鞔其皮自古英雄之死
於鉛黛而如此類不少故曰雄心摧於弱情至柔馳
乎至剛果然

恂婦

獸有恂婦狀類山猪峕食田禾田夫以織紝之具置
田間則不復近化為水族其名奔鱘或云即江猪 異記云鄂氏[illegible]

婦為奴所溺死化為此魚殺之肉少而脂多取脂作燭照紡績機
杼即暗照筵宴飲則分外光明按此物以嫉遠織紝
得名至於骨蛻身死燒脂照燭而結習宛然形可滅
而性不改化工内乃有此種尤物然不有田禾何以
有飲食宴樂紡績機杼廢將使人裸相逐於筵會間
乃意愜耶一笑唐寧王時有人獻燭百炬每夜宴賓
妓雜坐酒酣作狂燭便昏暗罷則復明莫測其怪無
疑是此物也

翼鼠

翼鼠斷猿玄龜食蟒物之以小而制大也飛蛾沉蜮

駮馬伏虎物之以猶而制強也黿脂爇鐵蟹肪軟漆
物之以柔而制剛也蚿涎蝸伏鵰鳴蛇結物之以卑
而制毒也

饕餮

饕餮無目食人未盡隨食其身枳蛇兩目每相爭食
已而自噬以貪婪而逐受禍也梟伏其母哺日而長
羽翼既成食母飛去蝮蛇胎産不由牝每以毒盛
裂腹而出以蘊惡而終受禍也

鰥魚

鰥有雌雄漁者以索貫之雄置溪畔則辟雌者共囓

象之不捨囚而併獲然皮五色中作蔺毯性絶愛偶獵者以毒矢射其一則其偶即為拔矢還以自刺與之俱斃故曰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曰緣常在纆縛又曰繫於妻子甚彼牢獄牢獄有免妻子無赦哀哉

鸞歌

鸞善歌鳳善舞鷹好跱隼好翔鳬喜沒鷗喜浮鳥樂空曠鵲樂稠閙馬走逆風牛走順風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龍易骨蛇易皮蟹易甃麋鹿易角蚕無胄蚤無臟魚無耳蚓無筋河豚無膽鵠無舌兆蠵蚌蛤無陰陽除十二屬俱有所缺

龍生

四足者胎生蛟龍四足而卵生二足者卵生鶴秳二足而胎生鶴千六百年而亦胎生角以為觸鹿有角而不能觸牙以為噬麞有牙而不能噬鶴鵰生於陸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生於水滴水入口而旋斃水火相伏龍火得濕而焰得水而燔燃無性喜動鰌鯝在止水即活入流水即死杜台卿淮賦[illegible]胎生也

女蘿

物生有根女蘿無根物根著土蓱根附水木無牝牡惟有牝牡牡者作花牝者成實子生類母梨屄生杜以梨為母以杜為子一梨十餘子種之惟一子成梨餘俱成杜草之動止恒以其風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其名獨活花之開合恒以其日日出而歛日沒而舒其名菱芡一云菱開背日芡開向日復有蜀葵拔日所在開與日對亦有蓋天即思向日花日照已開與日背巢實附枝梧桐拱柳實乃在葉梧葉類箕箕以盛之拱葉類盾盾以覆之拱柳葉聚樹端房樓葉下花秀房中結房外一物一體惟檜與摐合體松栢栢葉松身會木成檜松葉栢身從木成摐高麗有栢迭為花實以分陰陽左花右實右花左實名陰陽栢西竺有蓮迭為開合以分晝夜彼開此合彼合此開晝時殟鉢羅花合鉢特摩花闔夜時殟鉢羅花開鉢特摩花合殟鉢羅青蓮花也鉢特摩赤蓮花也拘牟陀紅蓮花也芬陀利白蓮花也

鼉鳴

鼉夜鳴如更數初更一鳴二更再鳴鶂鶂飛如月數正月一飛而止二月再飛而止所謂鼉鳴應更鶂飛隨月也蚪蚪月大盡先生前兩足月小盡先生後兩足與䑕栩相應鳬茨一莖十二實歲閏十三實蓮藕一枝十二節歲閏十三節梧桐每邊六葉從下數一

[illegible]一葉而稍小[illegible]所一月一葉十二月

葉與十二月相應乃信宇宙間形色聲響靡非

自然之數古人說漏妄籌造曆置閏雖云創始實非

師心又黃帝時蓂莢生庭中朔後月生一葉望後日

落一葉史傳誇以爲瑞今瀏之瀟江縣有應月泉其

泉視月盈虧爲消長望後日消月盡而涸朔後日長

月滿而盈兩生有泉名入功德亦隨月增減貴州有

泉名滿洞隨漏刻爲盈涸一日夜百盈百涸意大地

之爲蓂莢者不乏今人日用而不知耳

荔枝

凡菓實未成而殼核先具核主之殼衛之也然中有

核者外無殼外有殼者中無核中外有殼核者殼核

之間有漿而無肉意天地之氣得此則損彼循乎之

盡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獨荔枝荔奴外有殼

而中有核殼核之間有肉盈天地之偏氣也故味視

諸菓亦偏勝荔枝初熟時殼觜赤如縐縠文又如鷄

鶴頂膜如紫綃肉嫩白柔滑如凝酥又如美人胸乳

漿耳如醲醴陳紫江綠狀元紅十八娘紅其艷絕品

也然不堪多食予在閩中食不能二十枚而坡詩有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之句熟離樹而

[illegible]色味都變五日後不堪[illegible][illegible]楊妃乃從川

[illegible]置急騎遞時有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

來之句但可稱側生知已或問荔枝產閩粤蜀中而

三國云漢武每歲自交趾移植上林起扶荔宮何也

錄無（百余本植苑中無生者繼一本稍茂花實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曰漢南海

爲交州後移交州治番禺漢之交今之廣也

西瓜

[illegible]歸餘錄謂中國初無西瓜至五代時胡嶠陷虜及

宋洪洪忠宣使金始得其種移植中國宛委餘編亦

載其說按古人稱瓜雖未指定瓜名然有數處可証

知是西瓜不待五代及宋始有之耳後周王褒與客

食瓜客削棄瓜皮侵肉頗厚褒就地取食之削皮侵

肉非西瓜乎是後周已有之也魏劉楨瓜賦云藍皮

[illegible]理亦既丹瓤冷亞冰圭甘踰蜜房藍皮丹瓤既甘

且冷非西瓜乎是漢魏已有之也熱記瓜祭上環食

中棄所操又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既云刊其皮而四

析之後橫斷之也四折橫斷食中棄操他瓜然乎是

三代時已有之也特未名之爲西瓜耳

鼠狼

[illegible]客揮犀云僧悟空江行見子母猿登樹秋弋人伺

甚便射之中母母亟呼雛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
箭墜地死辛癸録云武平産金線猿居民好取猿子
訓養爲其母抱持謹棲樹杪不可得毒矢射母母自
度不免則以乳遍灑木葉飲其子然後墜地取者痛
艱之猿子不忍輙躍就母束手聽縛每夕必號其
皮始安寢不則不可育矣歳乙酉予讀書白沙地多
鼠狼村氓踪跡穴處熏之以火母逸子被執村氓欲
併致母釘其子後二足穴傍以火灼首不勝悲鳴母
聞之眾奔突而前張口嚙釘又勃勃作囓人狀已而
死於重撻且死猶轉盻其子而瞑子亦抱死母以喙

觸乳乍俯乍仰鳴愈烈與母俱斃於乎有情相愛何
物不然未獨一金線猿也唐之玄肅一惑於李林甫
一日而殺其無罪子瑛瑤琚三人一惑於李輔國建
寧以有功死而廣平亦幾不免慙德哉

荼䕷

唐則天后欲遊幸上苑左右對開花尚稀后以詩促
之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
風吹次早群英已爛熳矣明皇三月初見殿前柳杏
未發嘆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即取羯鼓臨軒縱
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杏柳皆已發坼笑曰此事遂
得不喚我作天公　國朝武廟幸楊州問左右立春
來對曰去今尚十餘日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豈能
久俟立命迎春于揚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冰解
凍或謂人主精神能役使造物非也政偶然耳歳己
卯予與德遠讀書山中喜移蒔花草時橫岡有荼䕷
花類寶珠而差小予分半移植館軒始至已纍纍蕾
矣需盛開即買酒賦詩已漸瘁久之葉亦瘦落僅存
枯林予恚甚作詩三首罵之詩成而德遠擬花神文
自袖袖出讀之一笑后五日晨步忽見一小緑綴枝
上如黍米諦視之蕾也相語愕然豈死株能更芳耶

自蓄而花醞釀可半月餘色吻甚大亦倍於當又十
餘日乃彫去而更無別英亦不復作蘖遂瘁焉一時
相誇以爲生理已盡特屈於所擬而激發於三詩之
罵勉一開以塞意然終是偏僻

小兒樹

大食國海中有方石石上有樹枝幹赤色長六七寸
見人不語而能笑動其手脚頭樹枝摘取之便乾黑
又有瓜大如蠶十餘丈葉似一瓶不甚哀牢國有大
竹節高二丈中受斛石餘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
採其花停盃中數日便成酒訶陵國有椰樹其花漿

堪作酒瀛州有草名芸苗狀類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
醒加營國有山生火火中生樹徙四時火出至正
月火滅大生則草木葉落如國中寒時人以冬十二月
至此山取樹皮績為布垢則浣之以火名火浣布又
哀牢有梧桐花軟如絲績以為布潔白不受垢名桐
花布杜薄國有樹花香名鷄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
也香氣厲甚人不能近花熟零落隨水出乃得之晥
艘國有草人臨刑頭斷以草内口中須臾血止便復
常魏大武時其國獻此草試之良驗中國名山多有
之大秦國有珊瑚樹生水底磐石上其國人常乘大
船載鐵絲網沒入視之度可下網即置網石上初生
色白似菌圻甲一歲後色黃三歲色赤枝交錯網間
高三四尺其採時以鐵鈔發其根仍以鐵索繫網船
上絞出之大宛國有肉角馬角長數寸能解人語知
音聲與鼓節相應大月氏國有日反牛今日取其肉
明日瘡愈又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波
羅柰國有稍割牛每十日割其角不則困病或致死
牛壽五百餘歲人食牛血壽與牛等大秦國有羊羔
生土中臍與地連割絶之即死大食國有駝鳥高四
尺頸項可勝人騎行五六里不倦又有鳥口中吐沫

成珠珠碧色名木難瀛洲之山有藏珠鳥狀如鳳身
紺翼丹每鳴翔吐珠數斛仙人以珠飾裳光耀日月
滿剌加之地有黑虎能變人形白晝入市噉人吐谷
渾之地有馬名龍種又名青海驄日行千里其地有
山在青海中每冬氷合國人以良牝馬置此山使有
孕至來春取之生此馬敦煌州之地有獸名徃猞
人狀如水獺無毛惟從鼻上竟脊至尾有毛廣寸許
斬刺不入投火中不焦須以大竹杖之骨碎盡乃死
而皮竟不傷

交讓樹

物不兩大惟花木果實亦然牡丹有瑞雲紅者與魏
紫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黃金山有交
讓樹兩相對生亦更互榮枯此榮則彼枯此枯則彼
榮明皇幸蜀彼中荔枝不復作實僖宗幸蜀柑橘李
柿味酸而澁

牡丹

洛人貴牡丹他花皆名惟牡丹不名但以花稱之亦
猶金之類有五惟黃金稱金穀之類有九惟黍稱穀
[illegible]貴之也於是有一本買以數十千求售者有人爭
千錢乃得一窠觀者李尚書吳以此花遺人併所貲

之曰侯病蘇特取骸簪之毋妾棄湲艷也愛之至於
如此歲庚戌二月客甲乙二人沙花晨過我座間偶
及前事予曰與此花契潤久矣甲曰某生家饒有之
乙曰然無桒其天香國色而徜賞之不使他人得涉
足也吾前過其處擬縱目焉值此生與赤脚婢對舉
虎子滿中盛溺置此花前以敗確取溺而一一斟之
氛鬧數十步外使我疾卻、足不得前甲聞言為之絕
倒曰是牡丹之不幸而植根此人園中以遭此辱也
曷不為誦花九錫乎一芋泉湲二玉缸貯三重頂幄
障風四金錯刀剪折五雕文臺安頓六書畫寫七艷

曲翻八美醑賞九新詩咏乙曰予為牡丹計甚善為
斯人計是享海鳥以大牢而襲猿狙以服周公之服
也無所用之不如因其意廣所未備錫循是也而用
物稍殊庶悅從乎一溲旋湲二糞遺壅三通中研盆
貯四敘裂褌衣幕五山歌唱六濁醪賞七村夫酌
八老婢臨粧九圊溷前安置甲復大笑曰錫美矣倫
矣無以加矣雖然吾懼其輕用之也乃須叮嚀推名
與器不可假人惟姚魏紫壽安鞓紅乃得堪此殊禮
不然繁纓可借毋妾君貺于草莽滿堂哄然而散予
愛其言類滑稽者流或不專為牡丹發嫡也是以書
之

鶉

宋至道京師鵪鶉繁賤所直不過一錢后有從田間
見蝦蟇欲化鵪鶉而未成者都下喧傳此事悟向者
繁賤之故遂禁不食予謂此不知鵪鶉本末者也按
列子蛙化為鶉鴻烈云蝦蟇為鶉水蠆為蟌生非其
類惟聖人知其化論衡云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
為鶉雀為蜃蛤儀禮注鶉鵪一云無母以無母而生
也是知鶉非有母生本於化由來尚矣事非偶見而
是時蝦蟇猥多鵪鶉亦賤不為往歲卵生貴此歲形

化賤也又月令田鼠化駕戴氏云駕鶉也亦形化之
一證

朱雀

神莫如龍威莫如虎鶉羽族之微鶉與龍虎同為二
十八宿所象而鶉居其前鼠羽族之微鼠與龍虎同
為十二時所屬而鼠居其首（十二禽子屬鼠三十六禽子為鼠為蝙蝠為燕皆微物）
鶉即朱雀左傳所謂鶉首鶉火鶉尾者是鶡冠云
鳳鶉大王奕云青鳳謂之鶡丹鳳謂之鶉白鳳謂之
鷫紫鳳謂之鸑丹鳳謂之鶉即朱雀也非是或問予
何以證之予曰禽經以青質狀鶉而左傳狀鶉火之

星亦曰鶉首明朱雀即貢貢之鶉非翺翔之鳳也天文志南宮朱雀柳為鳥喙星為頸張為嗉翼為羽翮而不言尾鶉禿尾以翼為尾也故曰鳥闕竦尾鶉闕嗉翼明朱雀即禿尾之鶉非脩尾之鳳也又樂書祝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龜而中黃鎮蝢丘䳼也則可占五色之中鶉不可居二十八宿之前乎何必用鳳哉時友人鍾生在座曰子言甚辨然不若証以近事乎曰何也曰以今主司殿最士証之定是鵪鶉之鶉言劣者高等也滿座大笑鍾時為諸生蒋毘

芙蓉

物根幹花實同號獨荷隨體易名其根名藕其莖名茄莖之本名蔤其葉名葭其花未發名菡萏已發名芙蕖其實蓮房名蓮蓮中子名菂菂之心名薏芙蓉其總名也爾雅荷芙蕖古今注芙蓉即荷花古詩涉江採芙蓉洛神賦芙蕖出綠波李詩清水出芙蓉古人帳畫芙蓉蓋花取多子今俗所稱芙蓉木芙蓉耳生陸地樹高一二丈花不能實柳詩芙蓉謔華反此生高原緣詩㓷削冥霧寰邊北水間紅是也九歌寨芙蓉兮木末言寨非其地爪千在岸見帳曲多作木芙蓉蓋或如刺繡問之曰芙蓉帳遮不覺障口羅虬作花九錫曰直須蘭蕙柯蓮乃可披襟若芙蓉羸蹋水仙石楷何錫之有亦判蓮芙蓉成兩物認木芙蓉為芙蓉誤醜婦作捧心人也錫蓮花而拒芙蓉者兩施而慣浣紗女也斷腸草亦似芙蓉李太白詩云昔日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指此

山獺

粤慶遠之南丹州地產山獺獺性絕淫無偶山中有獺則一切牝獸皆避去於是有抱木而枯死者峒獠脂其腎為興痿之劑中州人每以金數兩易腎一枚然枯死者難得次用殺死者其取之之法方春時婦女歌嘯入山中獺聞婦女氣即躍出黏抱牢不可脫因扼殺取腎而藏之然腎真者後難得其驗之之法令婦人熱摩手取置掌心呵之躍然而動者真蓋陰氣也生而以婦人死死而以婦人動何尤色之春春無存殘忘懷抱若此哉吾以為今之好女病且死而惓不知悔者皆以其姬妾為歌嘯婦人而身為獺也昔又聞官慶遠者垂涎鳥雁峒民而取之譬無異乎執途之人過狩之使飲巳鴆而羞色以野葛為喙也

禽狀

禽經師曠所作比類體物曲盡摸擬而文字奧深

备奇絕其狀鳥視有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illegible]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眙狀鳥鳴有云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以一字狀一物以十二字狀兩鳴視字讀之如披畫品其好奇如此又云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啖離以周之鷙以就之鷹以膺之鶻以猾之隼以尹之又云颶好風鷸惡雨鸛好霜鷺惡露又云雖上無尋鵜上無常雉上有丈鷃上有赤亦絕鈔

甘露園短書卷之十一 終

甘露園長書六卷短書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汝錡撰汝錡字伯容高安人嘉靖中由貢生官建陽縣訓導是編前有自序云文之有首尾稍紆徐曲折者爲長書其邉幅稍狹辭不加純縁若語録說家之類者爲短書題曰甘露園從所居也長書於經史及古今人物各爲論一篇大約多縱橫之辭持論亦多紕繆如論宋和議謂李通歸附韓常王鎮崔慶輩乞降皆烏珠案烏珠原作兀朮今改正陰指使之而岳飛不悟偶以班師故不與尸逐耳又斥胡銓封事爲欲使其君爲無父無母之人又論張巡遮蔽江淮食人以守死不爲功至力爲王安石辨冤作史謗十九條其中如辨安石排滕甫貶呂公著皆引東軒筆錄以證之考魏泰爲曾布婦弟傾險無行所作東軒筆錄與碧雲騢皆黨邪醜正顛倒是非可據以爲公論乎短書尤議論多而考證少亦間記時事大致失之佻巧已開屠隆陳繼儒等小品風氣其論入定苦行諸條則全入於外道更篤信輪迴之說歷引古事以證且謂劉基爲北斗六星王守仁爲南安上座殊屬荒渺不經至

謂嘗至法雲寺見阿羅漢像一一如舊相識一僧在旁知其意謂爾原此會中人遂悟平生因緣云云尤恍惚不足詰初其從子兵部侍郎邦瞻取短書汰其十一刊行後其同里劉顧人以邦瞻所刪過甚又據原本增刊之顧人刻書凡例曰司馬公刻短書刪有十之一余細細求之大都司馬公膽較小耳其膽之小以官之大也云云可謂悍然無忌矣

晉府長史司典儀廳典簿臣嚴先敬謹

啓爲謝

恩事臣蒙

千歲國主睿旨取臣所著漫錄書隨

賜本表本服筵宴等件以爲羌兒株巳增華蓬之光恩寵重

頒夕嚳犬馬之誠雖涓埃之微畧無補于山海之高深

然芹曝之獻殊自快于畎畝之赤誠益君上以求言爲

明臣下以進言爲忠國家以得言爲慶如果漫錄所言

不戾道德性命正學之旨有裨濂洛關閩正脉之傳一

舒之虛益堂中一額之養德書院命文學博洽之臣吞

加校正或刪削其所未善使純粹無疵或增益其所未

及使廣大悉備然後上達明以法天者有可取之憑理學

融斯係羣老多材以訓之許定承賢是之謂共

默思道近可以振亘古三晉至治之精神遠可以生普

天諸藩與起之光彩視我

恭祖之成憲一而已矣若漢東平之陳述何須言哉務要之

欽方憂不覺自醉理學名臣詎敢遂以云然只此便[illegible]

得君願已足矣外之更元二[illegible]又[illegible]如爲此具本謹

恭繕

以

幸遇張師全王之各

讀我亭漫錄說

昔人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說似然猶未也遲篇月譯

綿雲烟言非不文也徒綯人目不切實用隨世汨沒其何以

行何以遠槐亭先生掘起閩中稟四塞之精英號三秦之

豪傑厭科舉之學立垂世之言上自太極元會下至草木昆

蟲列十一目累德萬言條分縷析提要鉤玄必求是處且入

底裏天地鬼神之隱與躍如目前道德性命之精微分明畫

出使播紳者亦可吟易辭宿者亦可談玄其視前賢槐物爲

世儒格物論讀了全然無事者程庭矣是錄也見之有所發

愛之有所傳傳之有所遵者耶誰視六經中獨立千載後盡

立言者不得專斯美矣言之文行之遠豈有以加於是哉其

曰漫錄謙也槐亭爲

晉府長史司典[illegible]方[illegible]者然三晉善道文光上射

千間常有紫氣萃我

王國亦如楚國之有佐史倚相云

嘉靖辛酉仲夏之吉前進士交城禺封山人楊一奇頓首拜書

取病中捧讀佳製闡所未聞知所未知

精神飛揚飄然有凌雲之氣夫讀之者

尚有凌雲之氣不知作之者又當何如

小說不足揄揚萬一但忻慕之情自不

能已姑爲蛙噪以獻上也小愈容拜以

須

面文

許[illegible]再拜

槐亭漫録序

關西嚴君以宏才碩望治彦之明年政舉化行乃出

次槐亭漫録余捧讀浹旬以而嘆曰懿哉言乎斯可

垂訓也已矣紀元運數其綱弘矣觀物探化其義微

矣治學論政其開大矣簡易謹慎其法嚴矣出幽入

明其理精矣證今稽古其文嚴矣鉤玄索隱其載

悉矣多或百言少至數語皆闡陰陽發性命原道

德以倫紀本人情該物理治亂興亡之機備矣夫

發之蘊皆具于是譬之布帛之章菽粟之味雖世以

誇美于人而恒切于夫人之不可缺諷讀諷玩而足以

焉可使達者定其趨卑者底其量窒者務其塞

者通其樸了皆各〻不一可以痒以失可以養一術可以

正文體可以經世務可以崇功業故曰斯可垂訓也已

余嘗慨夫大輅無椎輪之質增冰微積水之漸或

踵其事而增華或做其體而加麗裂鋒扱道時

變更其凡庇者口耳帖括爲爛估擇脫于誦之而趨捷

境徒涉之流而未歸其源也是故讀是録而出俗學

之陋也戀俗學之陋而未足以進於是也足録

之傳可以垂訓矣而歐以漫名矣曰漫者謂而未聲

有謂其謂之云也槐亭以名其録是豈漫成而偶

得之者哉且槐亭以蘊藉淵源之學致列之金馬著

作之庭誠可增光黼黻方秉筆於九落而遇白

首素衫困居一邑胡爲而然哉嘗聞之諸子有云

德運易以文學致成已既昇人以著書爲西八求其志

赤之有以善著而名解及觀古之聞人亦以科目而虛

之杜甫李白宋之蘇洵元之放炳文歷歷可紀余數

固然獨槐亭乎哉然甫一飯不忘君白雖在醉夢

中亦作客之於洵著辨姦其見先乎呂誨炳著

著詩發其功接乎朱子奈謂槐亭之録足以垂訓

而傳後信雖卑而道益尊名雖微而文益顯其樂

一也齋溪之纔光興小之進啊南確之永樂識者當

自得之

時

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仲冬之吉知府郡人金峯士

立書

無極而大極在混沌時說　門生閆坤正

前天地之終亥會時天地之氣渾而為一無清無濁糊糊突
突故曰混沌此時理主乎氣專一翕聚能為而未為不為而
能為故曰無極而太極按屋脊為極高之至也太者無得過
之也凡氣皆形而下者也超乎氣之上者則無形矣故曰無
極然氣之陰陽變化皆具於此而無一之或欠可為盛大莫
加至極之理矣故曰太極無極而大極者言無形之中而有
物物皆具盛大至極之理也辟之孔子之心無仕止久速無
剛述悉意無極也然仕止久速剛述悉意無一不具大極也
皆在心上說辟之鷄那無骨肉皮毛無聲色運動無極也然
骨肉皮毛聲色運動無一具大極也皆在那上說辟之杏
核無根苗幹稍無枝葉花實無極也然根苗幹稍枝葉花實
無一不具大極也皆在核上說此大極是指混沌時氣中之
理不是虛空的若指虛空是無孔子之心無鷄之那無杏之
核即佛老之虛無也緊要認真則萬境皆徹知異端之非矣

大極生兩儀在開闢時說

前元之終靜之極也靜極而動故為今元之始昔日混沌之
氣分而為二清清濁濁明明白白故曰開闢此時氣乘夫理
直遂發散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無為故曰大極生兩儀
按極是活的內具生意惟活的故能動靜惟具生意故能生
生活之而動生出陽氣為天活之而靜生出陰氣為地大極
中生出天地如鷄那中生出鷄雛杏核中生出杏樹生字要
看本無而始有之謂也一氣未分謂之大極既分謂之兩儀
儀形也曰兩儀見天地之形別大極之無極也大極為天地
之那生出天地天地之那生出萬物極在混沌之中
如龍蛇蟄而性存如草木[illegible]而根[illegible]故曰活的
前天地之終理氣俱靜無極而大極也靜極而動生今之天
地大極生兩儀也故大極有自前之終而靜處說起有自今
之始而動處說起未有說起理一般[illegible]頭不同耳其曰
坤復之間貞元之間動靜之間亥子之間闔闢之間此間字
是前元之終今元之始接頭處此處理氣本無間斷一日始
終于亥子時一年始終于亥子月一元始終于亥子會皆無
間斷也
前元之終動極而靜今元之始靜極而動今元之終動極而
靜後元之始靜極而動亦靜亦動皆無極而大極凡動時皆大
極生兩儀

動靜所乘之機

蔡子問乘機宋子微笑令按機弩牙也矢乘以發也理欲行
氣能行理乘氣而行如矢乘機而行也故借喻之又氣之勢
力為機乘機猶言藉勢借力也乘機而出為動生出陽氣乘
機而入為靜生出陰氣如風匣生風蓋出蓋有令風匣動而
出外來有風靜而入裏去有風然入者出之根出者入之根
故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然出自是出與入不同入自是入
與出不同故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理氣動靜

理非氣無動靜氣非理亦無動靜其動靜乃理氣相搭處也
[illegible]官非役無出入役非官不[illegible]出入其出入乃官役相搭處

也

理氣先後

或曰未有天地之先須先有此理曰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未成其所以爲天地之氣實在未有止息間斷也理卽在此氣之中若曰理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絶理爲懸空一物而生氣佛老之虛無也理與氣無先後如形與影無先後但理是本故人皆從理上說起

離合看法

理氣不相離理隱而氣著言氣則理在其中如官役不相離官隱而役著言役則官在其中理不離氣氣不離理渾然處合看也理還是理氣還是氣判然不同離看也又曰不離者合看也不雜者離看也說有不可得而見說無其實在于中故言有無乃誤矣之陋老子有無爲二非矣周子有無爲一得之如父子氣也慈孝理也耳目氣也聰明理也謂有可手謂無可手

一氣二氣

陰陽作一箇看也是作兩箇看也是一箇看只是消長兩箇看分陰分陽也本一氣也行處爲陽止處爲陰非真有兩物相對也二氣者言雖一箇氣細究之畢竟不同動時之氣便溫和清明緊急發舒靜時之氣便寒凉濁暗緩慢收斂只以自己鼻氣驗之自見

天地陰陽

動時溫和清明之氣凝爲日月星辰還動于外而爲天靜時寒凉濁暗之氣凝爲水火土石渾然靜于中而爲地天無陽氣之積非陽外別有天地卽陰氣之積非陰外別有地

兩儀四象

前元之終混沌時水火之氣混而爲一今元之始開闢時水火分矣然火氣本熱爲陽儀以其從水中來且根陰也故天地之寒氣在內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水氣本寒爲陰儀以其從火中來且根陽也故又帶火之熱氣在內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兩儀天地二字也四象陰陽剛柔四字也盖陽儀之中有寒熱熱陽而寒陰陰儀之中有寒熱熱剛而寒柔火本輕清故陰陽以氣言水本重濁故剛柔以質言在天惟氣氣有慘舒故曰陰陽在地惟質質有虛實故曰剛柔然陰陽者天上之陰陽剛柔者地下之陰陽地下何以言剛柔因在地成形有箇物了更有別的柔的盖陽主進進則散而爲氣陰主退退則縮而爲質也氣之陰陽日月星辰也質之剛柔水火土石也

天地共四象

日星天之陽月辰天之陰水土地之柔火石地之剛陰陽剛柔此四字天地共四家也少陽星少剛石東方春天之青龍也大陽日大剛火南方夏天之朱雀也少陰辰少柔土西方秋天之白虎也大陰月大柔水北方冬天之玄武也龍虎雀蛇亦天地共四象也然天日地火雖有大陽大剛之分實皆火之大熱本一體也以陽燧取于日而得火天月地水雖有大陰大柔之分實皆水之大寒本一体也故以方諸取于月而得水天星地石雖有少陽少剛之分實皆火之[illegible]熱本一体也故星隕爲石天辰地[illegible]雖有少陰少柔之[illegible]皆水之次

火本一体也故辰火土應是皆火陽剛之火月水陰柔之[illegible]
星石陽剛之火辰土陰柔之火

天地各四象

分而言之陰陽剛柔各有大少大陽日少陰星大陰月少陰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其變爲寒暑晝夜雨風露雷大剛火少剛石大柔水少柔土水火土石地之四象也其化爲飛走草木聲色氣味是日星一陽分大少也月辰一陰分大少也火石一剛分大少也水土一柔分大少也

四象分八卦

初一氣耳一分二天地也二分四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也四分八大陽日乾也大陰月兌也少陽星離也少陰辰震也天象分爲乾兌離震左方之四卦大柔水坤也大剛火艮也少柔土坎也少剛石巽也地象分爲巽坎艮坤右方之四卦合之爲四象分之爲八卦也日乾火艮朱雀之分也月兌水坤玄武之分也星離石巽青龍之分也辰震土坎白虎之分也

天象有因

火之熱氣次熱爲星離春也大熱爲日乾夏也火中所帶之之寒氣次寒爲辰震秋也大寒爲月兌冬也故曰日月星辰交天之体盡之矣

地象有因

水氣寒大寒爲水坤冬也次寒爲土坎秋也水中所帶火之熱氣大熱爲火艮夏也次熱爲石巽春也故曰水火土石之地之体盡之矣

天地共八卦八卦只是[illegible]

日乾月兌星離辰震天之四卦也水坤火艮土坎石巽地之四卦也經曰八卦[illegible]備而天地之[illegible]備然[illegible]能變化生成萬物[illegible]於八卦亦四而已日火一夏之朱雀以火之大熱也星石一春[illegible]之青龍以火之次熱也月水一冬之玄武以水之大寒也辰土一秋之白虎以水之次寒也

象形一理

有物可見無物可執之爲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爲形日月星辰天之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形也形即象之体象即形之用日火一也月水一也辰土一也星石一也始也形動于下象見于上[illegible]也象兆于上形應于下同然之氣自然之理也

二氣五行

本一氣也熱時便動便上故爲陽爲火非熱氣外別有陽與火也寒時便静便下故爲陰爲水非寒氣外別有陰與水也此二氣也細分之又有方熱大熱方寒大寒不熱不寒五者之異流行兩間故曰五行非陰陽外別有五行也方熱爲春木大熱爲夏火方寒爲秋金大寒爲冬水不熱不寒爲中央土位西南旺四時

水爲最先

天一生水故水居五行之先一日起子時一年起子月一元起子會北方水位也物之初生[illegible]雖金石之坚其初亦乳也氣之經目爲淚經鼻爲[illegible]經[illegible]爲涎經皮爲汗經肉[illegible]經骨爲髓經腎爲精又如貪心動則津[illegible]哀心動則淚[illegible]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illegible]生心一動而[illegible]

陰陽之盛而居後行序木火以陽居先金水以陰居後生之序
天一生水陽稚也天三生木陽旺也地二生火陰稚也地四
生金陰盛也此以子月肴起水木陽火金陰也行序春木陽
稚夏火陽盛秋金陰稚冬水陰盛此以寅月肴起木火陽金
水陰也

五行之性

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本然之性也水潤下火炎上木曲
直金從革土稼穡氣質之性也子本在下水生于子故流下
午本在上火生于午故炎上木東金西陰陽相半故木柔可
曲直金剛可從革土主養物可稼穡

五行論理

一二三四五陽主生如東村之兄弟六七八九十陰主成如
西村之姊妹一二三四五兄兄弟弟六七八九十姊姊妹妹
孔子謂之相得又一與六合居下二與七合居上三與八合
居左四與九合居右五與十合居中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
家各夫其夫各妻其妻孔子謂之有合又一六生水二七生
火三八生木四九生金五十生土生者父母生之者子各父
其父各子其子孔子謂之成[illegible]而行鬼神故曰一二三四
五其猶夫乎六七八九十其猶婦乎水火木金土其猶子乎

五行皆土

土者五十居中應外也一得五成水二得五成火三得五成
木四得五成金五得五成土是一二三四五得五便成水火
木金土謂之六七八九十也又云干中戊己居中央支中辰
戌丑未居四維居中應四方一體載萬類故土爲水火之宗
肯木金之所資土居五者之中統水火木金如脾在五臟之
中統心肝肺腎土養萬物非火者散也水火木金非土不成
如仁義禮智非信不成也

五行相生

東方木生南方火春化夏也南方火生西[illegible]土夏交秋也西
南土生正西金夏化秋也西方金生北方水秋化冬也北方
水生東方木冬化春也知前一輩生後一輩父子之道也鑽
[illegible]得火木生火也火化物成灰火生土也淘汰見金土生金
也金遇火化汁金生水也水滋根核水生木也又曰水火木
金土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自相生之序也

五行相克

克制也東方木陽正東木克西南土正南火陽西南土克正
西金西南土陽正西金克北方水正西金陽北方水克東方
木正北水陽東方木克南方之火以尊制卑君臣之道也[illegible]
謂之君子用智根入地裂木克土也火熾金流火克金也[illegible]
壅水涸土克水也斧入林敗金克木也水澆火滅水克火也

生克因向背

火向木而背水故木生而水克之土向火而背木故火生而
木克之金向土而背火故土生而火克之水向金而背土故
金生而土克之木向水而背金故水生而金克之因向背而
爲喜怒賞罰之道也相生者爲母子故母瘦而子肥故冬化爲
春相克者爲夫婦夫損而婦益故夏化爲秋

子復父讐

木克土土之子金復克木火克金金之子水[illegible]

[illegible]以酉至戌之氣化生金母配[illegible]自盤古[illegible]
大荒猶在其後發分君而統民也[illegible]曰天地之物如何有
種陰陽之精自然結成兩箇人一男一女方生得許多人當
初若無那兩箇人而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如今
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的今按氣化之人亦不止只兩箇更不
能生覆更不能生更身上之虱水中之魚土中之菌初生豈
止兩箇朱子但淺言之耳

形化

氣化之中凡陽成男父之道也凡陰成女母之道也男女配
合形交氣感人又生人飛又生飛走又生走草木根荄相禪
生生不窮是爲形化形化者異有種類了男女以形相接而
變成者也今之蠶蟲動植皆是列仙傳云木公金母配養群
生是也董雙成許飛瓊段安香婉陵華天皇地皇人皇皆形
化也故曰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兄弟十一人人皇兄弟九
人

形化代氣化

天地二五之氣生物氣化也父母交感生物形化也今無氣
化者以形化革之也乃二五之氣又從父母身上過來生物
與氣化一也今人以五行推算人命無不驗者以父母所生
之身即天地所生之身故曰觀天地之氣交知人物之化生
觀天地之氣感知人物之相生若曰人物只是父母所生與
天地無干何以干何以干支算人之吉凶禍福天地之微者
難見故只以父母之顯者言之以人言之天交地生男地交
天生女氣化也自後父代[illegible]母[illegible]形化也[illegible]
[illegible]後父代天生男故再無氣化[illegible]代地生女故再無[illegible]
化之女父代天母代地形化代氣化也如大星生少昊瑶光
生顓頊赤龍生堯玄鳥生契蒼龍生文帝之類

今世還有氣化

天地之初純是氣化今之氣化形化並行不息今之氣化如
腐草爲螢朽木爲蠹積水生魚擲地生草人身生虱番落爲
脊星隕爲石麥入濕爲蛾而飛大濕爲牛而走麟鳳無種亦
氣化也故曰天地間列無事只是理氣生萬物也

人物之別

人與我皆從大極正氣一箇胎胞中來故爲同胞之兄弟物
亦從大極氣中來但是偏氣未同我正氣之胎胞故爲黨類
之朋友人[illegible]故老者[illegible]朋
友可不厚乎故動者動之[illegible]父母
說親萬民厚萬物則天地說[illegible]人如是已也

男女之均

天地間陽氣與陰氣均平故男女之生亦均平聖賢開口便
說男女說雌雄說牝牡不少一箇只今天下男女各成配偶無
有多少雖有僧道却有尼姑雖有宮女却有火者雖有寡婦
亦有鰥夫雖鳥獸胎卵中必兼雌雄牝牡可見也

生物不齊

人物之生不出陰陽五行之外蓋是也者分合運動有主客
休囚旺相便參差不齊故物之生有靈蠢貴賤貧富夭壽如
磨心爲主磨齒不齊四邊層層撒出有精有粗皆不能齊故
有順生有橫生有倒生其順生橫生倒生之中又有美惡貴[illegible]

賤□形萬狀順生者頭□□人□□橫生者頭向前鳥獸
□也倒生者頭向地草木是也天地交于人爲男于物爲雄
爲牡地交乎天于人爲女于物爲雌爲牝又如木氣者柔金
氣者剛火氣者燥水氣者弱物之靈蠢氣之清濁也物之貧
富氣之厚薄也物之貴賤氣之高下也物之夭壽氣之脩短
□□陰陽變化有無窮之妙故萬物之中無一物相肖者故曰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有若似孔子言耳項羽似虞舜目耳優
孟似叔敖笑耳虎賁似蔡邕面耳桓溫似劉琨色耳同之中
實不同其不同者又可知也天地父母皆有氣其氣皆有好
歹父母氣好天地氣不好故生朱均父母氣不好天地氣好
故生舜禹俱好則黃帝生少昊俱不好則始皇生胡亥堯舜
生朱均善生惡也瞽叟生舜禹惡生善也高陽氏生才子八
愷又生不才子檮杌高辛氏生才子八元又生不才子窮奇
帝乙以善氣生啓以惡氣生辛善生善又生惡也桀惡也以
惡氣生亥以善氣生蘇隋惡也以惡氣生廣以善氣生勇惡
生惡又生善也

一脉相傳

天下未有子不似父者牛似牛馬似馬桃杏似桃杏大極生
天地故天地似大極天地生人物故人必似天地胎那動以
大極也根核植之大極也心者人之大極也故心必似大極
必似天地方謂之道心方謂之真傳方謂之正派否則雜
形氣之私而不真矣孔子泰和元氣肖大極顏子克己復禮
肖天仲弓主敬行恕肖地故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
主靜也

此圖爲混沌之圖即一也即無極太極也蓋
之□□一氣中無清濁也謂之無極言此中
之理無形也謂之大極言此理胎育萬類
十分大也若言生極或言極生氣是認□極
爲氣外之物虛無也不知極即在此氣中一
也極也氣也無先後也
白圖爲開闢之圖即二也即兩儀也一生二
即大極生兩儀也謂之二天一地兩箇物
也謂之儀言天地有形別大極之無極也
合日月星辰爲之天合水火土石爲之
地

□于先天八卦乃五行之質體也周子發天
五行乃八卦之氣用也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八
者之質分屬于天地有形而一定故謂之體
木溫火熱土中金凉水寒五者之氣運
行于四時無迹而莫測故謂之用不言
卦則不知五行之氣即日月星辰水火土
石之氣不言五行則不知日月星辰水火
土石之氣有溫熱中冷寒五者之殊邵子
言八卦生萬物周子言五行生萬物然八
卦生萬物即五行生
萬物詞異而理同

天地內二氣化生木公金母之旨
大極生兩儀天大地小天外地
內天圓地方左東右西前南後
北午上子下六合虛而包地四
維實以承天二氣絪縕化生萬
類厥後萬類滅天地混復生後
劫

天上地下卦疇從出羲禹之異
伏羲謂極中生兩儀四象八卦
萬物
夏禹謂極中生二氣五行九疇
萬物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
九章相為表裏以大極言有異
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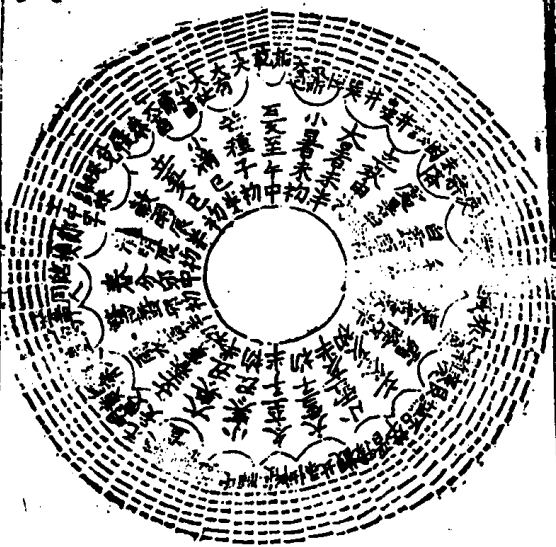
理先氣後理氣合一三教之旨
佛老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又言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又
曰照見本來面目孔子言易有
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二家言理在氣先理
生氣認理為懸空此之謂虛無
孔子言理在氣中理主氣此之
謂實學

八卦皆具五行未生孔周之異
孔子因兩儀四象八卦萬物此
具於此謂之有極
周子因二氣五行男女萬物此
中未生謂之無極
孔憂天下之荒於無周憂天下
之錮於有也

三教無字之異
佛老之無言理先氣後知今[illegible]
有理了明日理中方生出氣來
是理為懸空一物
周子之無言此理即在此氣中
但無形之不可見耳
彼言理在此圈之外故歷此言
理在此圈之中故實

朱子離合看法
黑圈理氣合看不離也外為本
體之氣機也
白圈理氣離看不雜也內為氣
機之本體也纔說理便帶氣非
氣理無所附若要分別又不可
不拆開說初合看又拆開看又
復合看皆以一法看便錯以物
言之不可為之無者合看也以
理言之不可為之有者離看也
大極理也陰陽氣也離看也大
極一陰陽[illegible]一大極合看也

環中趣圖

亥子之交[illegible]
始判巳午之[illegible]
升降攸分一日
一年一元皆然
俯仰乾坤之消
息上下古今[illegible]
盛衰勢之所
至數之不[illegible]
者也

邵子曰先天圖環中也今指天外地內人在地上環中也至
以上下觀之乾上坤下天上地下也以左右觀之震至乾陰
陽老少生天道備巽至坤剛柔大少生地道成變環中而為
人倫則乾君坤臣家人父子咸恒夫婦六子出焉于環中而
驗方域則天門上地戶下川澤注於東南崑崙起于西北大
明東出于離陰魄西孕于坎雷出于震風入于巽四時求之
冬至子半陽神以來夏至午半陰鬼以遁晦朔弦望月有始
終旦晝暮夜氣有升降環中之歲月日時也天倡地有日月
星辰之聲地和天有水火土石之音開發收閉機動籟鳴環
中音樂也細細求之無名可名其言曰[illegible]到往開來
又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以乾明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

諸處觀弄丸四圖

弄真丸

看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何爲陰何爲陽何爲陰陽之純何爲陰陽之雜何爲陰陽之消息何以分屬於天地何以推行於四時之類邵子既曰弄丸又曰弄環然丸亦環也環亦丸也一曰環七政所由之纏道而言爲之環以二極經緯之全體而言爲之丸光明

弄假丸

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何爲陰何爲陽何爲陰陽之純何爲陰陽之雜何爲陰陽之消息何以分列於八方何以推行於四時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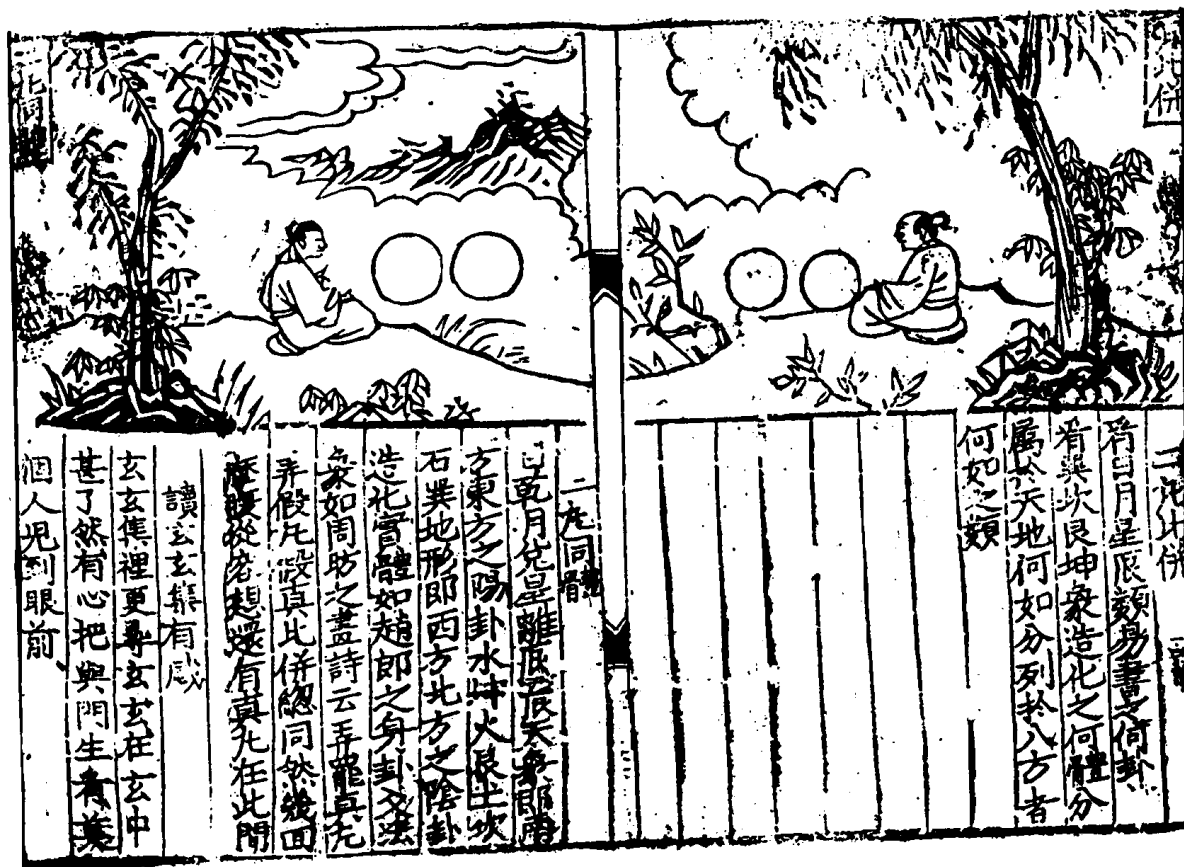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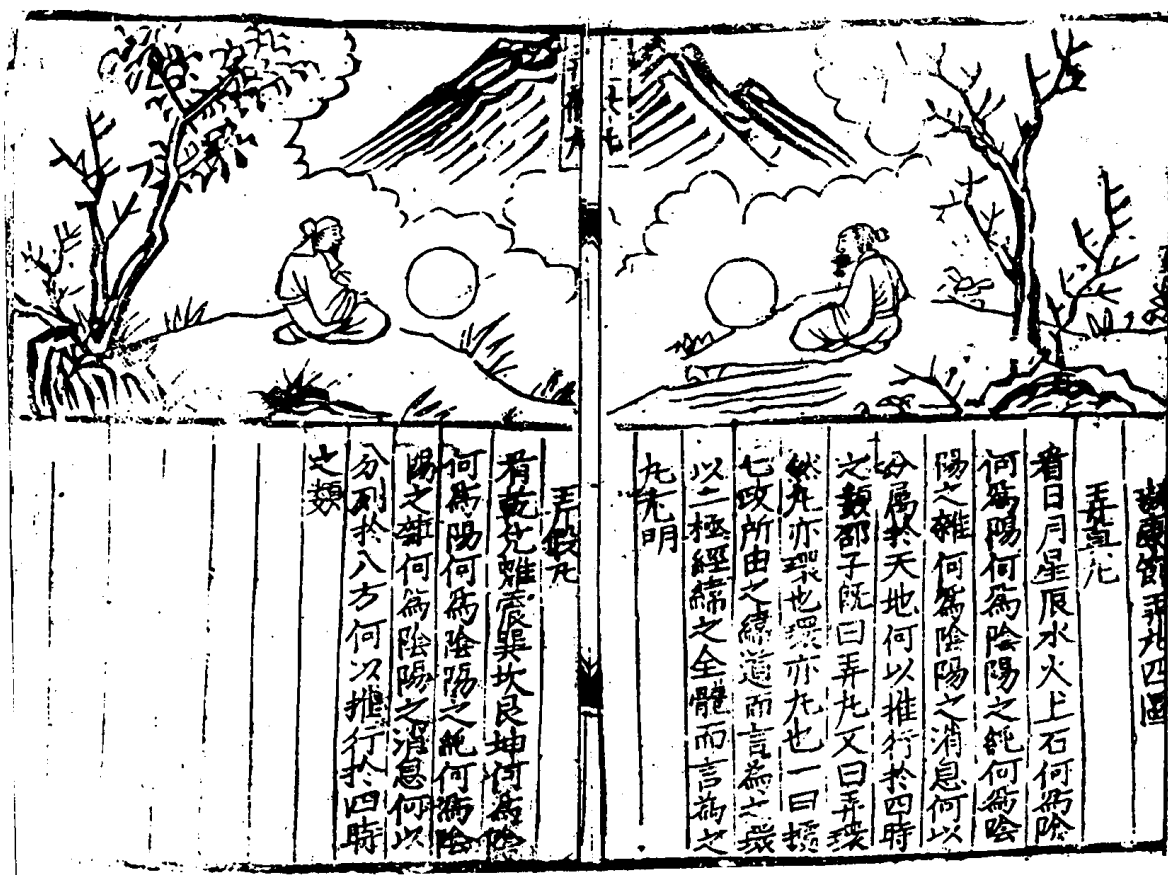
二丸比併

看日月星辰與易畫之何卦、看巽坎艮坤象造化之何體分屬於天地何如分列於八方者何如之類

二丸同體

日乾月兌星離辰震天象即南方東方之陽卦水坎火艮土坎石巽地形即西方北方之陰卦造化會體如趙郎之身封爻象如周昉之畫詩云弄龍真丸弄假丸假真比併總同然幾回應醒從容想還有真丸在此間

讀玄玄集有感

玄玄集裡更尋玄玄在玄中甚了然有心把與門生看笑個人兒到眼前

也曆家以日退一度為右行一度日退一度為右行一度[illegible]

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曾有度因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與天

合為一期強謂之天度以步日月五星之行次而已

四分度之一

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故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四分

日之一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外又零一日四分中之一分

也四分度之一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零一度四分中

之一分也是將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每分該二百三十五

分此二百三十五分乃四分中之一分也

辰宿分屬

日月會處為辰辰天壤也一年日月十二會為十二辰 [illegible]星

居處為宿如角亢屬三月辰壽星也氐房心屬二月 卯大火

也尾箕屬正月寅析木也斗牛女屬十二月丑星紀也虛危

屬十一月子玄枵也室壁屬十月亥娵訾也奎婁屬九月戌

降婁也胃昴畢屬八月酉大梁也觜參井屬七月申實沈也

鬼柳屬六月未鶉首也星張屬五月午鶉火也翼軫屬四月

巳鶉尾也

觀半惧全

觀天如畫象止得其半[illegible]天如觀象者得其全蓋日月參星

在地上者人得而見之入地下去入不得見之矣目不可見

心可惧也以心惧之則知其與地上亦一般也只是轉過來

轉過去耳

天地四方之異

天之四方東蒼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illegible]東西[illegible]

北今面南而立即上下左右 也因北極高南極低上斜之南

下斜之北也地之四方東嵎夷西谷[illegible]朔方就平地言東

南北東西天地同南北天地異天之南即天上天之北即

地下也

[illegible]地

天地之初一氣而已一分 兩儀陽得兼陰 天包地天圓而

[illegible]地之外左旋不息地 之而靜[illegible]定不移天半

在地上半在地下地上日[illegible]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伏者

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illegible]天中[illegible]地之下皆水水之

下及四方上下皆氣也皆謂之天地之外天也天之外無物

矣不其大乎

天行說

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遶地左旋其行者亦[illegible]

如勁風之旋在地上者左旋而向右在地下者右旋[illegible]

無停機而旨常度觀星之昏在東者至曉則西落昏不見者

至曉[illegible]升見天行也

天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

行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則天行[illegible]

十餘萬里人一千一百二十五息應一時

或謂天一日行九十餘萬里[illegible]一日運一萬三千

六百息人亦似古人之氣運而[illegible]而人不知天之氣

而為晝夜而天不知

九重

或謂天去地萬九里每萬里[illegible]

也東方角亢日出處卯位也西方奎婁日[illegible]酉位也[illegible]之升沉星[illegible]之顯晦四時之運轉天地之[illegible]皆由此四正也

氣行緊慢

天氣雖左旋六合之上益清益緊六合之下益下益慢以其近地被地障碍左旋不定故有四方之風雲被風吹亦有[illegible]方之行

宇宙

上下四方曰宇如房屋然以天地之量言往古來今曰宙以天地之壽言惟[illegible]大故壽長上下去無盡四方去無[illegible]物似宇樣大已往者無盡方來者無盡無一物似宙[illegible]則大乎其大長乎其長故曰無極而大極

天地一氣

地在天中如子在母中子之氣即母之氣地之氣即天之氣其通復者天通復之其寒暑者天寒暑之豈天氣之外別有地氣哉天上之氣雖自運地中氣上行與之同運故曰機由地發春夏陽氣自下而上秋冬陰氣亦自下而上也故十二律皆能飛灰觀復姤卦可見

二極

天圓如塵毬地斜倚于中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周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周迴七十二度常隱不見二極皆樞紐之處不動如磨之心如門之樞如輪之轂如砌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于不動也北極如瓜之聯蔓處南極如瓜之歛花處二極[illegible]各去[illegible]度為之赤道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東西轉之最廣處如瓜之腰圍二極定南北之位赤道定東西之位北極天之[illegible]也南極天足也赤道天腰常也[illegible]南是低中寬外窄面南背北二極特其兩端天與七政[illegible]而迴轉二極雖去一百八十二度其氣常通定南針可見也

度有廣狹

天度輻輳于二極故斂大于兩端闊廣于腰圍腰圍為赤道赤道度廣有九百四十分去赤道則漸遠漸狹雖名一度實不及九百四十分也二至近二極故度狹二分遠二極故度廣因立之日得中也二極相當為天杠軸天之運轉以此為機又因地氣乘之故左旋于中恆星河漢七政皆自東而南而西而北轉之不息

辰極動靜

少陰為辰固為天體北辰居天體之中文為十二辰之本也北辰非星乃天之樞紐中間界子不動處也人取辰邊小星以認辰謂之極星窺之以管不出管中又名紐星此[illegible]司五星大乙常居中是也北辰不動極星為天樞還動只因近辰動亦不遠人不覺故誣以為不動也然不動之處實在極之末一度也其旁諸星隨天左旋更迭見隱環繞歸向此不動之辰衆動之本也極南為陽極北為陰日月五星行南則明行北則昏此昏明寒暑之所也

天樞之別

北辰名天樞居中不動如君也北斗第一魁星亦名天樞[illegible]動以正四時如相也北辰十二辰之統斗杓則指十二辰者

也天八月指寅[illegible]一月指卯之類[illegible]多言北斗不[illegible]
辰居中無爲藏諸用也可指而言[illegible]斗杓所建[illegible]
則北辰可知矣

天地不平

天北上南下日月偏南離北故南明北幽地西北高東南下故水出西流東故曰天不足西北[illegible]也地不滿東南[illegible]也人右耳目不如左耳目明左日右月也左手足不如右手足強右山左水也

天體高低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天在地上者體高夏至日極北王行[illegible]處故日長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天在地上者低冬至日極[illegible]正行低處故日短日長則夜[illegible]日短則夜長矣

天體上下同

天體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強地下伏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強南北極地上者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強地下者亦相[illegible]一百八十二度強地上九十一度爲天之中地下亦九十一度爲天之中地上者中之南北二十四度爲冬夏二至二[illegible]道地下者中之南北二十四度[illegible]冬夏二至之日道[illegible]知地下之天宜觀地上之天

天體上下異

地上之日月在天之下而照下地下之日月在天之上而照上地上之天北多南少地下之天南多北少地上之晝是地下之夜地上之夜是地下之晝夏至六晝日在地上七分冬至之夜日在地下七分[illegible]

地下晝長或曰地下之天亦有城池人煙非也地下[illegible]了城池人煙何處安頓

天河

析木爲津津在箕斗天河也又名潢漢河海氣也乘槎問津尋源得石豈其然乎

日月

日本⊙月本☽皆象形也日實也質也外陽內陰外明內暗外氣內質外虛內實中一點也今燈燭亦然月缺也虧也滿則必缺中一畫也故曰無全明爲中暗之月無全盈爲必缺也形體皆圓徑四百里周千二百里王畿千里取此也高二萬五千里蓋立表較一寸則爲地千里以此法定之也

日月水火

積陽氣之熱者爲火積火氣之精者爲日取火于日者陽燧見日則熾而爲火也積陰氣之寒者爲水積水氣之精者爲月取水于月者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陽燧木屬方諸蛤屬日中有火麗木則明月中有水附珠則出故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月不胎

日月坎離

坤入乾中爲離☲離中之陰火日內暗也三即火字也乾入坤中爲坎☵坎中之陽月水內明也三即水字也離中虛陽中有陰地二之火氣宿也日之暗中寓月之暗故曰有暗[illegible]坎中滿陰中之陽天一之水氣[illegible]也月之暗中寓日[illegible]

月有內明

日月互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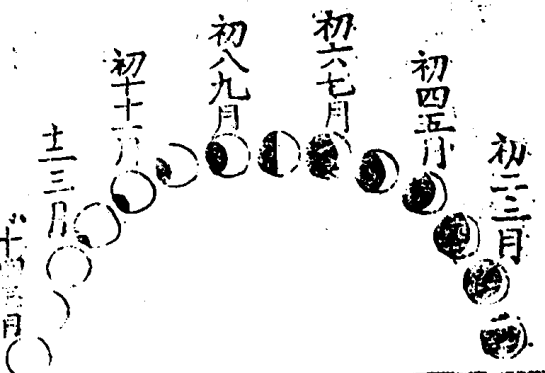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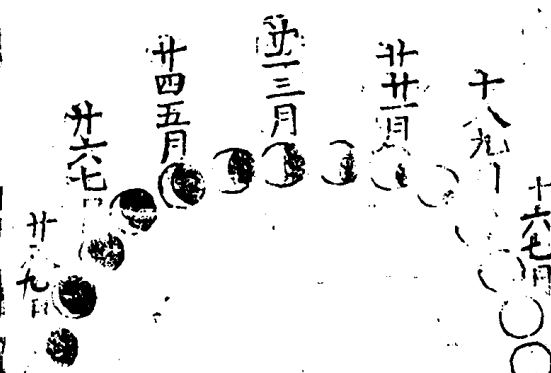
出入自然

日没于西起明于東月没于東起明于西然日之西入也黃昏更又東生月之東没也盡日始西生陽速陰遲

晦朔弦望

晦灰也物死爲灰月光之盡似之也朔蘇也死而又蘇月光之生似之也弦弓弦也月光之半似之也望對看也日月對照似之也按相會爲晦三十日月與日合月光盡掩也相對爲望十五日月與日對月光大全也會後初一月與日將離月光將生爲朔月漸行日下也朔望中一日初八也爲上弦望晦中一日二十三也爲下弦初如鈎昏見西方終如鈎晨見東方上弦昏見中天下弦晨見中天晦朔弦望四字皆指月言因夫日也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望則日月極遠分天之中百八十二度強晨昏時東西相望夜半時上下相望

近一遠三

上下弦時日月近一分遠三分也謂分天体爲四分近日一分三箇時也遠日三分九箇時也近日九十一度遠日二百七十四度假如日在戌而月在未是戌前有未申酉三箇辰也近一分乃戌後有亥子丑寅卯辰巳午九箇辰謂之遠三分也初二三月光西面空細入無弦之空弓自此漸長至初八光半滿如弓上上弦故曰上弦二十二三月虧了一半自此漸虧至二十八九東面空細又如無弦之空弓如弓下下弦故曰下弦是初二至初八如空弓上弦二十三至二十九如弓又救下弦也初八近一遠三爲上弦二十三遠一近三爲下弦

日午時先
余于水前指水
日而問曰此余
何物余曰天上日
影又問曰此時月
在何處曰此時地
下之月如此水中
之日端在下而圓
且明也至夜半又
引余手水前指水
中月而問曰此水
何物余曰天上日
影又問曰此時日
在何處曰此時地
下之日如水中之
月端在下而
何以知此時之
端在地下而明一
使非日端在下一
明則天上之月無
所取光何以得端
在上而圓明乎先
是之

震陽

初八……兌分二陽

光未少盛……十五乾三……

月盈昏見東方甲上十八巽一陰……

退一分昏沒酉方辛上二十三艮二陰……

退五分昏見南方丙上三十坤三陰……

藏東方乙上震一兌二乾三陽漸盛

巽一艮二坤三陰漸盛甲乙丙丁庚……

者以日之昏旦出沒言之……明于震

下弦旦沒

生魄于巽上弦于兌下弦于艮……

三十日乙坤晦夕朔旦合　十五日壬乾昏旦望　乾藏于坤理勢之自然也

初二以後日入于酉昏見月光……於西者因日沉于西……

照月西之一隅東則暗盈之根也十六以後日出于卯見……

月光生於東者因日出于東其光照月東之一隅西則暗……

之由也未望日在月西既望日在月東以其所在受光……

望時日在地下月在天上其光四面一齊上來非若上下……

一隅之比人處其中仰面視之見其全明如銀盤也日亦如……

月者子時如朔寅生明辰上弦午如望未生魄申下弦亥如

晦也

月光常盈

月如彈丸其受日光只受得一邊如燈照圓彈一面明一面

暗也朔時日月相會月光亦明亦圓與望一般不是無光但

日上月下半面光全向上半面暗全向下人自下視上見

背陰不見其明遂爲虧初二三日離月月光……有明……

下故人見如鉤自此以後日漸遠月漸轉過一半來……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爲上弦到十五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來全向地普照人間其半邊之暗全向天故人見圓滿自……

以後光又漸轉向上去向地之光漸少人見一半爲下弦轉……

……月光又照上明又向上暗又向下人看不見故爲晦乃……

……盈之月旋轉不同故人見之不同也以人所見之偏正爲

……月盈虧乃常圓也倘能飛步太虛上弦時能升月之西則

見月光亦圓下弦時能升月之東則見月光亦圓晦朔時能

升月之上則見月光亦圓皆與望無異也

日行黃道

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

短日之南北不同皆隨黃道而行也如冬至黃道在斗牛赤

道南二十四度是最南去北極最遠一百一十五度出辰入

申日亦如之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故晝短夜行地下二

百一十九度故夜長漸進北行及春分在奎十四度正黃赤

道之交去二極各九十一度出卯入酉日亦如之晝行地上

一百八十二度夜行地下亦一百八十二度晝五十刻夜五

十刻爲晝夜停自此又北進而至于夏至黃道在井去北極

六十五度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如之晝行地

上二百一十九度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故夜短

此後漸退南行及秋分在角五度又當黃赤道之交與春分

同又南爲冬至復坎年之元度

九道

日行中道月行九道中道黃道也黑道二在北朱道二……

冬而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又春為來年之始此一
年左旋一次以生物也日則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而
北北而又西亦是冬而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又春
此一年右轉一次以生物也非日真右轉也以日之在星為
右轉耳今按冬至至春分日自北而西者春分日在昴初
昏[illegible]危昴西方星也故曰春分日在西春行西陸也春分
至夏至為日自西而南者夏至日在星初昏井鬼柳星南方
星也故曰夏至日在午夏行南陸也夏至至秋分為日自南
而東者秋分日在房初昏用亢氐房東方星也故曰秋分日
在卯秋行東陸也秋分至冬至為日自東而北者冬至日在
虛初昏斗牛女虛北方星也故曰冬至日在子冬行北陸也

天與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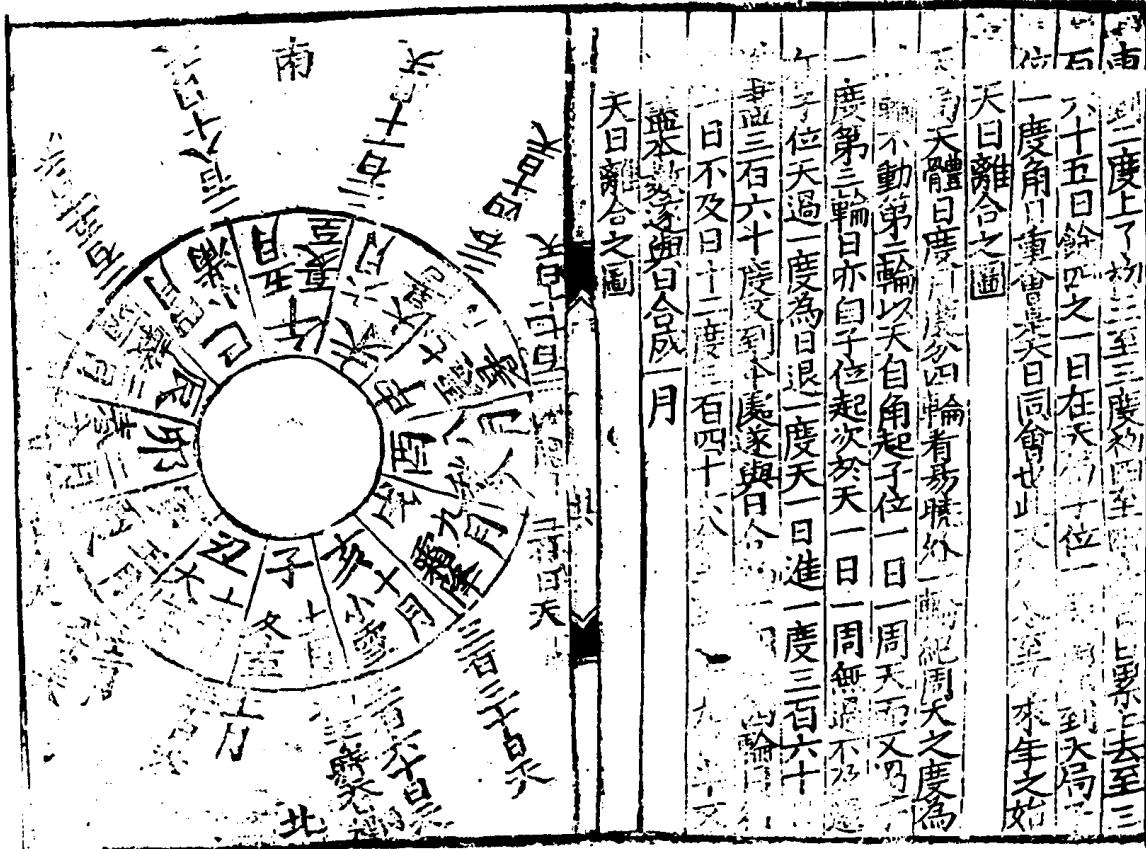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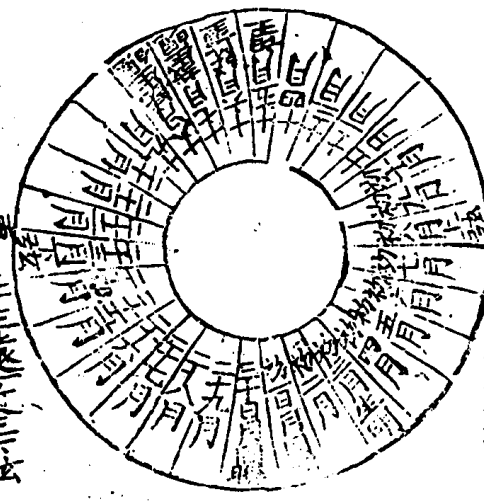
天與七政皆左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行遍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是行三百六十六度餘
四之一也日行次疾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無餘無欠被天進過一度以其過處一日作一度二日天
進過二度則日為退二度一月天過三十度十二月天過三百
度十二月餘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進過正
恰周得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之本數日所退之數亦恰
退至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之本數又相會於初進初退
之地是差足重會而成一年乃一年一周天也

起法

如冬至初一日子時角星為天角與日月皆從天局子位一
度上起至初二日子時日只到一度之舊位角則[illegible]
南到二度上了初三至三度初四至[illegible]上累去至三
百六十五日餘四之一日在天[illegible]子位一[illegible]到天局子
位一度角則重會是天日同會也此[illegible]來年之始

天日離合之圖

天[illegible]天體日度[illegible]度分四輪看易曉外一輪[illegible]紀周天之度為
第[illegible]不動第二輪以天自角起子位一日一周天而又過一
一度第三輪日亦自子位起次於天一日一周無過不及遲
午子位天過一度為日退一度天一日進一度三百六十
[illegible]晝三百六十度又到本處遂與日合[illegible]
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八[illegible]
無本數遂與日合成一月

天日離合之圖

天與月合

月行遲如始雖與角星同起子一度一日一夜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即十九分度之七也十日退一百三十度強二十日退三百六十度又七日退一百度強共二十七日通退三百六十五度餘角又與月合此二十七日餘天與月合也

日與月合

月比日亦遲如始雖與日同起子一度一日一夜比日爲[illegible]了十二度半強十日退一百二十度強二十日退二百四[illegible]餘度又九日半退一百二十度弱共二十九日半通退三[illegible]六十五度餘月又與日合者日進此之度除周得本數月[illegible]不及之度亦退盡來數又相遇於子[illegible]度初進[illegible]兩

月是一月一周天也一年日月十二會如一元十二[illegible]

也

四喻得失

一喻如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雖是遲都是左旋只因大輪慢便是日月似右轉了

一喻如兩船使風皆趣北其緩者見前之快覺自己船如倒退了

一喻如看月邊雲因雲行的快似月倒退其實雲行月何曾退

曆家白經星順天左行七政逆天右行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隨磨左旋今按前三喻爲是磨非矣

曆家宜改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月不及日日不及天儒者之說爲是日月逆天右轉日行遲月行速曆家取好算耳本進曆家謂之退此退字宜改作進字本順曆家謂之逆此逆字宜改作順字本西曆家謂之東東宜改西本左曆家謂之右右宜改左儒經也常也曆家變也權也

正數

一歲以四時計之各九十日以六氣計之各六十日以五行計之各七十二日皆爲三百六十孔子曰乾坤之數凡三百六十是爲天數之正過之則盈不及則縮盈者陽常饒日行周天之度爲一歲於三百六十日外餘五日強凡三百六十五日縮者陰常虧月行周天之度爲一月於三百六[illegible]

少五日[illegible]止三百五十四日天行[illegible]不及[illegible]
一年[illegible]六十日為正因天疾生氣盈因月遲生朔虛

氣盈

天與日一歲一會成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零三箇時為氣盈節氣之有餘如今年立春至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三刻[illegible]四分日之一即三箇時也蓋二氣為一月必三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也此歲必三百六十五日又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又五時而交節[illegible]日氣盈十三[illegible]七釐八絲三忽兩立春中間共盈四千九百三十五分[illegible]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也

朔虛

天行所多為氣盈月行所少為朔虛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足三十日不足之數曰朔虛分一周之日為十二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所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illegible]每月日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會是一月無三十日全者一年十二月有六箇小盡虛下六日是三百六十日之虛下五日餘止三百五十四日餘此朔虛也六時三刻[illegible]九百四十分中之四百九十九分也

定月大小

日月同度為之合朔二十九日外只六時定小盡積成十二時定大盡單月小則雙月大雙月小則單月大先月大初二日月生明先月小初三日月生明宜小而大初一生明宜大而小初四生明大抵二十九日半強一周五十九[illegible]周

[illegible]七九日分為兩月以三十日為一月之大盡以二十九[illegible]為一月小盡

三年一閏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日與[illegible]三百六十五日是多五日餘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illegible]為節氣之有餘月與日會三百五十四日是少五日餘[illegible]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為小盡之不足合氣盈朔虛二者舉成數一年多十二日二年多二十四日三年多三十六日弱以三十日為一閏還剩六日弱也細筭則三年共餘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一分接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曆一辰為一月之氣也月之行二十九日共[illegible]有奇與日會為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illegible]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弱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強一年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強即十一日弱者也三年積至三十日而置閏也

五年再閏

前三年一閏已餘六日矣又搭第四年十二日乃十八日也又搭第五年十二日共三十日而又置閏此五年再閏也通肴一年多十二日二年多二十四日三年多三十六日四年多四十八日五年多六十日成二閏也細肴五年[illegible]乃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分也

七閏為章

五年再閏氣朔還不齊必至十九年七閏然後氣朔[illegible]齊分一番畢故為一章乃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illegible]天

是一終之數也夫每年多十一日十二分十九年共多二百[illegible]
九日餘二百二十八分通為多二百一十日故七閏無餘也

章內閏法

三年一閏五年二閏八年三閏十一年四閏十四年五閏十
七年六閏十九年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
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
九年閏十二月大率三十三月則置閏若數內大月多則過
數而閏三十四箇月皆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而閏三十二
箇月者有之雖不盡同亦不相遠

章會統元

章法雖云氣朔分齊然強弱之積猶有分杪之餘至二十七
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
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又為曆元也漢武
帝太初元年值之逮演造曆之始為之上元我
朝弘治十七年歳月日時皆甲子也

定閏月

有正月中氣者為正月有二月中氣者為二月餘倣此無中
氣者為閏月中氣只在本月中若遺得中氣在月晝則以
便置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
閏月故北斗斜指兩辰之間諺曰欲知來年閏除冬數[illegible]
如十一月冬至後一日盡閏十一月二日盡閏二月餘十二
閏十二月餘十三日則不閏[illegible]王之法置閏於[illegible]
矣

失閏之病

[illegible]而可見斗曆之難明[illegible]
則差正而曆[illegible]故氣盈失閏[illegible]
正月一日以驚蟄為二月一日隨節氣為月累累皆然則當
朔不朔當晦不晦得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弦朔弦望
則虛失閏則春為秋冬差以三月為春三月為夏三月為
秋三月為冬十二月為一年累累皆然則春作[illegible]
而冬不寒三年不閏則春之一月入[illegible]
一月入于丑歳[illegible]不成矣三不閏則[illegible]時全不定
失閏歳全不成矣豈止三伏[illegible]打三更哉政令
[illegible]農桑迷節于定歳神堯之功[illegible]

年歳之別

日與天合為歳之法也以節為定日與月合年之法也以朔為
定故年必以元旦為歳則有先後交于立春正月節朔數十二
月月朔一周三百五十四日者此年也中數十二月中氣三
百六十五日強為歳也年載也成也載物成就也歳遂也日
一周萬物遂也二帝為載三王為年文虞曰載夏曰歳商曰
祀周曰年一也

日食

日所以食于朔者朔時日與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正相合
但日在上月在下既是相合被月在下遮日也何以合也
月在前行遲日在後行疾日趕上月故相合然日在月上行
過去合而又離故食而又圓也

月食

月所以食于望者[illegible]

崑崙地之中又最高處積爲河瀆池池中之水四方分流皆出不竭此水即地下之水溢而上出者也盡形如鏝頭此山如然大四面皆低水四面流去東南黃河入東海西入西海南入南海北入北海此四海皆地形盡處無底無涯之水也那邊無物即天氣也地之下及地之四邊皆海水也地上之水皆入地下地下之水歸地之空處又溢而上行其出入之際有消有息如人之血脉上下通行有消有息不是東海之水又歸於西若然則西海東海北海之水又歸何處或曰水到極東如沃焦釜無有遺餘一云化爲氣

地下之水上下流行如天上之氣東西流行皆有消有息蓋理爲氣本理無窮氣亦無窮氣爲水母氣竟是水亦竟是消息非所論也

四海

海晦也水黑而晦地下及地之四方皆海水相通地浮水而無幾高地四面低下中原水入東海西域者自流沙水入西海吐蕃之南水入南海沙漠之北水入北海東海瀛乃四有底者也海外之海無底可驗矣東海之東有滄海渤海皆海之南有漲海西海之西有青海北海之北有瀚海皆那邊便是氣蓋以南邊雖近海然地形未盡故海外有島夷諸國是海猶有底至海外之海無底之處地形方盡北邊南近者以中國在地之東南也天以氣故無窮地以形故有盡扶桑在東海中有蓬萊山周迴五千里外有員海遶山爲員海無風而洪波百丈非飛仙不能到

海那邊便與天氣相接百川赴海而不溢必是乾了詩人見海尚及水下去一云海有沃焦石水至吸而乾一云有尾閭穴水至一洩而盡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無底之谷也名曰歸墟衆水注之無增減也

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注之不盈尾閭泄之不虛

淮南子曰水入於東又遠於西又自高原下入於東海歸墟之淵不出天地之外也

朱子曰以理言之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爲來者之息也水至極東氣盡而散如沃焦釜非未盡之水山澤通氣流注不窮也

天以理生氣理無窮故氣無窮氣生水氣常足故水常足如有形便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住以爲來日之影也今日之影已散了來日自有來日之影

又曰地爲海底流至無地則天氣吸水而涸又曰日行地下消之故曰日乃大陽真火一升天而陰氣散一入地而水氣消

又曰金生水故百川皆自山出下注於海日爲陽精入則水消百川注之足以相補又曰天一之氣生水日又涸地下之

潮汐衆說

曰水承地元氣升降於下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爲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爲汐

一曰海䲡大魚也長數千里子母群從入則潮上出則潮退出入有時故潮有期今海中魚獸殺之取皮晒乾至潮時毛

皆起氣感類應之自然也

佛書云神龍之變化盧肇云日出於海冲擊而成潮人云不、胥之怒

水陰物月陰精

月在子午則潮生月在卯酉則潮滿月之朔望則潮大月之兩弦則潮平月之盈也盛衰望潮之驗也盛於秋

潮信

一日子後陽升旦而潮生午後陰升夕而汐至一日兩潮之信也

一月初三明生而潮大十八魄生而汐大一月潮大之信也

一年二月陽盛而潮大八月陰盛而汐大一年潮大之信也

故曰一日潮於寅申之中一月盛於明魄之生一年盛於春秋之中感於大寒陰極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

又曰朔望之後陰陽之變也故潮大於他日卯酉之月陰陽之交也故潮大於他月

余公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耳故曰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皆係於月朱子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子午卯酉四方正位

潮之進退以月至此爲節耳

程子曰海水潮日出則涸涸者已無也月出潮又生不是先涸之水爲潮水自生也如人之涙也海居者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以朔日驗之月與日會日出卯東方潮大日入酉西方潮大日月相隨出沒也

潮之消息係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浮沈張子內[illegible]說未之[illegible]耳

火隨日水隨月

日火精也日長火盛則草木暢茂日短火衰則草木黃落火隨日也月水精也月盈則潮大魚腦滿蚌蛤實月消則潮小魚腦減蚌蛤虛水隨月也女人經水隨月而行豹之膽隨月而行猫之眼隨時而行皆[illegible]之數也

海市

登州岸東海每春夏之交於洪濤掩映間見城郭邑里人物往來交易世謂爲地下別有人間其實乃水光蕩漾彷彿似之耳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變成蒼狗亦此類也一曰海之蜃氣如佛光郎山之寶氣 廣德連州雷州布鼓鄭都荊抶

地浮游

地在水上常動人不知如舟動舟中人不知也周禮土圭尺有五寸一寸折一千里共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東西南北相去各三萬里地在水上四方浮游各三萬里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

地升降

地厚三萬里春分時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後漸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上至冬至上亦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冬至後地又漸下地升降三萬里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一歲暑之候也陽日降地日升而上一歲寒之候也晝夜之長短因地升降[illegible]也

或曰春遊過東萬五千里下降如其數近東故多東風秋遊過西萬五千里上升如其數近西故多西風夏遊過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又兼浮遊升降也

定說

按天動地靜如浮遊升降之說則地無時不動矣其實天北高南下春夏之日自南而北故晝長秋冬之日自北而南故晝短冬夏晝夜之長短乃天之高下日之南北自然之理非地浮遊升降也若曰四遊何以二十八宿冬夏皆在南方一又不易乎曆家之說取好筭耳非真事也

地廣闊

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一度也邵子以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曰二十四度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如天一百二十一度餘也

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故曰經短緯長

禹使大章步東西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朱子曰地形固是有盡但既非人力所及書傳異說不足信也

地形不平

地形如鷄黃本峻以其廣闊人居於上而不覺似若平耳如中原西北高東南下故百川之東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西北多山東北多水世言天不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而近天也地高西北天高東南

地域遠近

古者以陽城爲地中非四海之中乃天頂之下爲地中也陽城觀北斗出地三十六度南入地三十六度北至朔方則出入四十五南至錢唐則出入三十一又南至交廣則出入二十而已又觀晝夜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今燕偏北長至六十二刻短至三十八刻偏南則長短少偏北則長短多夏日近北晝長而北方尤長夜短而北方尤短冬日近南夜長北方尤長晝短北方尤短而錢唐交廣之長短亦然又如八尺之表夏至影一丈三尺南交廣北鐵勒等處驗之影不各同

中州

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但以中國地面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無際處今洛陽立表求地中處在河南登封縣故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爲神州赤縣風雨時寒暑節他處則南多暑北多寒東多風水西多山

地震

地形如肺土脉疎散氣從中出若堅固處小爲雷大爲地動故曰地動者氣動之也陰堅而不能容陽伏而不能出氣從旁起故地動皆近而不甚遠

地裂

天陽宗故風火在上地陰宗故水土在下天陽也陰氣逼之故天裂地陰也陽氣逼之故地裂天裂時火光見天上有火也地裂時水泉出地下有水也氣過皆復合亦災異也

高而下積沓之層層相因如潮來湧起沙如河漲灘下地[illegible]
中有螺蚌殼此石郎前先之水蚌郎水中物下化上柔化[illegible]
也石實也氣之核土之精地之骨如人之生爪牙燒泥成瓦
燒木成炭烽窯爐水沫成石皆柔化剛也凡山石非塊然
死物皆與氣相通故高山頂上有水[illegible]而雁峯雁遇晏一面
迴也華山落雁峯山高雁飛亦過此北工之綱不周愚公之
移大行劉阮之入天台條山者[illegible]黃河尾入北沓有頭
尾之謂也

四瀆

四瀆潃去禽物秩視諸侯注貢也出珍物可貢獻也出蜀入
海三江南北中也松江下七十里分派東北入海者爲婁
東南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三江既入入于海也
淮[illegible]也[illegible]揚州出南陽平氏縣東入海
濟濟也源沿常山河北濟河而南也
河合也泰以西水合于河泰以東河合于海河自積石東北
二千里至于海門自北而南至于華陰雍州在其西故曰西
河自北而東至于底柱所經之地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illegible]
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自此而北過于泽水所經之地曰大陸
曰九河又同爲逆河而入于海兗州在東故曰東河東河之
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禹居冀州也故曰三面距河
河出崑崙其源最遠漢之嶓冢江之岷山不得而並故天下
有源之水河爲第一古人之祭先河後海重其源也故曰河[illegible]
之宗水之伯上應天河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illegible]
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弱水

弱水既西西海之山有水渙散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墜沒及
底而止既西者導之西流也
洛渭洛郎雒漢火忌水故去水爲佳渭自鳥鼠穴洛小渭大
涇濁渭清湖大陂也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五湖一曰大湖
洞庭青草鄱陽射陽也池積水潭也黃帝破蚩尤爲池沼其
跡也
山以南爲陽北爲陰南明北暗也水以北爲陽南爲陰北明
南暗也皆因日得名五岳視三公尊也四瀆視諸侯中也山
川視子男卑也
魚水方有玉圓有珠清有金濁有鐵凡吃水清聲小濁聲大
急水人輕遲水人重田水人瘦
巡狩二月東岱五月南衡八月西華十二月北恒體道德大
行恐遠不同化隱不得所者故親歷之也嵩山王者所居故
不巡
封禪封增高也禪增厚也禹封太山禪會稽成王封太山禪
社首始皇封大山禪梁父皆刻石紀號著功績
井田黃帝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
爲井井中四道南北曰仟東西曰陌田中十字之畫爲仟橫
畫爲陌成于夏備于周壞于秦
井田不止均田制祿陰寓設險守國之道許多阡陌溝澮車
騎難騁人知井田始于黃帝不知兵法亦然也商之助夏之
貢各收各畝周之助法八家同收貢法十夫通收不分畝只
分粒故爲之徹兼夏商[illegible]通之也

農[illegible]下

三農山也澤也平地也三壤上中下土之厚薄也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麗[illegible]者[illegible]行揚土也燧人氏上觀五星下觀五木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五火生于五木也

温泉凉火

水本陰寒也之温泉陰從陽也火本陽熱世無凉火陽不從陰也此常理也然北方蕭山亦有凉火故火鼠不熱氷蚕不寒温泉下有流黄也

古今區域

攷之往牒三皇五帝之後章亥所步孔子所言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精英合而聖賢生鄒魯多儒雅燕趙多豪傑

禹治九州定可墾之田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貨殖所爲男女耕織餘有餘者不足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積成周成盛時民口二千二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時十六萬一千人秦漢隋唐盈歴之常今天下一統地廣財豊民多治隆古未有也

覽勝

見蒼梧塗山思舜禹恤民之艱覩鴻荒大漠悟秦漢勞師之弊覧齊墟晉壤想桓文之伯槩洞庭荊門知吳蜀爭險之敗

紀遊

山海經博物志異域志等書所紀[illegible]七百餘國東至[illegible]西至邠國南濮鉛北祝栗四極也[illegible]竹北戶西母日下四荒也六蠻七戎九夷八狄四海也

中國之北谷案等東北女直等正東日本等東南琉球等西南安南等西洋瓜哇等

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爲空桐東日出爲大平西日入爲大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然也

北景在極南故開北户以向日天竺在西南故啟東牖以迎陽温清在北黄日初熱而午凉骨利在北羊脾熟而日出五臺六月飛霜故曰冰天象臺歲除納凉故曰炎海

廣海冬熱因冬日南行正在日下也朔北夏寒因夏日[illegible]行朔北又在陰山之背也如日本如[illegible]度多熱如雪山如靈龍多寒

南方少雪遇雪則大驚呼至雪消乃已北方地寒不生五穀[illegible]子吹律地煖禾生因名黍谷

[illegible]之東輒沐國父死棄母曰鬼妻炎南炎人國親死去肉埋骨曰歸真秦西儀渠國親死焚之曰登遐

長人國長三四丈小人國長九寸設鳥食數十人拔手而[illegible]

骨利國晝長夜短羊方熟天已明

沙[illegible]恭國日入處也日入聲若雷[illegible]打鑼鼓混日聲否則小兒驚死狗國人長毛不衣道明國人不衣長毛國人亦不衣無腹國人無肚無腸國人無腸心不朽百年化爲人[illegible]民國膝下朽二十年化人細民國肝不朽八年化人三[illegible]

分一千四百六十日也

四象

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各七宿共成一象也雖在地成象在天也東角等星青龍也西奎等白虎也首南首北尾南井等朱雀也北斗等玄武也皆西首東尾從角起而左旋角為壽星者數起於角列宿之長也環列四方隨天西轉方有定星星無定居隱見各有其時也

中星正時

仲春星火東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此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也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也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日中星虛以殷仲秋也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又歲仲春爲復轉而南循環無窮也

月令

孟春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者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二至二分

北極之南六十七度夏至之日道出寅入戌天在地上最高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故晝長而夜短夏至以後又移而南二十四度為秋分日出卯入酉去二極各九十一度地下之天與地上之天同故晝夜停秋分以後又移而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出辰入申南下去地三十一度天在地最低地上天少地下天多故晝短夜長冬至以後又移而北二十四度爲春分日出卯入酉去二極各九十一度地上之天與地下之天同故晝夜停春分以後又移而北二十四度爲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冬至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二分去二極各九十一[illegible]日一北陽長也物生日一南陰長也物亡二至陰陽之始終二分陰陽之交會至則氣同陰陽長短之終也分則氣異陰陽寒暄之中也

自南而中自中而北冬至春分夏至也自北而中自中而南夏至秋分冬至也至極也盡也冬至日之短至此極矣夏至日之長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分均也停也不南不北晝夜各五十刻無多寡也

日中視影

立八尺之表冬至至牽牛日最南遠極午影在表北一丈三尺一寸四分影長日短夏至至東井日最北近極午影在表北一尺五寸八分影短日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影長七尺三寸六分比日去極遠近之差晷影長短之制也按歷代八尺之表表短影短故尺寸[illegible]四[illegible]於二丈

所中開竅以量日影表長影長雖有差少[illegible]皆魏間宮女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一線唐宮中以女工揆日長短冬至後日增一線之功皆喜春之來也

晝夜長短

天北高南下地平在中春分後日自腰而上近頂則去地遠出早入遲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故夜短秋分後自腰而下近足則去地近出遲入早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故夜長

冬至自夜半而起日進而北夏至自日中而起日退而南[illegible]未出二刻半東方先曉日已入二刻半西方尚明此五刻[illegible]可以衆星顯晦言但以日出為晝日入為夜也

律呂飛灰

子 ䷗ 一陽復卦十一月冬至黃鍾管飛灰後者若失[illegible]喜之也

丑 ䷒ 二陽臨卦十二月大寒大呂管飛灰

寅 ䷊ 三陽泰卦正月雨水大簇管飛灰

卯 ䷡ 四陽大壯卦二月春分夾鍾管飛灰

辰 ䷪ 五陽夬卦三月穀雨姑洗管飛灰

巳 ䷀ 六陽乾卦四月小滿仲呂管飛灰

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六陽自下而上[illegible]寒而暑陽不生于夏生于十一月之冬至然四月純乾初[illegible]中已有姤卦[illegible]爻之陰如女在母腹至五月如女離母胎矣

午 ䷫ 一陰姤卦五月夏至蕤賓管飛[illegible]而又來[illegible]之也

未 ䷠ 二陰遯卦六月大暑林鍾管飛灰

申 ䷋ 三陰否卦七月處暑夷則管飛灰

酉 ䷓ 四陰觀卦八月秋分南呂管飛灰

戌 ䷖ 五陰剝卦九月霜降無射管飛灰

亥 ䷁ 六陰坤卦十月小雪應鍾管飛灰

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六陰自下而上由暑而寒陰不生於冬生於五月之夏至然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復卦初爻之陽如子在母胎至十一月如子離母腹矣

寒極温生温極熱生熱極涼生涼極寒生寒極又温生氣有消息理無消息天氣從地中透上來此氣升降當分為六自冬至下面第一層生起至四月六陽足下面陰便生是陽氣六層只管上去下面空處便是陰陰氣六層只管上去下面空處便是陽十二候皆有升氣故十二管皆能飛灰或曰自冬至至小滿為陽升可飛灰自夏至至小雪為陰降不能飛灰殊不知造化之氣橫看皆自東往西無西而向東之事豎看皆自下往上無上而向下之事冬夏皆自下而上故復姤皆自下而上十二管皆能飛灰自子至巳六月作息自午至亥六月作消息者陽進消者陽退消息皆主陽扶陽之意也

升降之辨

本一氣耳冬至熱上來時為之陽夏至涼上來時為之陰不可於涼熱之外別求陰陽以人驗之莫留冬天人氣升夏天人氣降也陽氣到上面時地下便空了上面消一分下面便生一分陽氣將盡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illegible]生之氣

便指散了

生生之驗

一元一年一月一日一時一息皆有升降升生也降散也[illegible]

天上面氣自散了地下激氣乃是自生的不是已散之氣又

爲生氣也夏天亦然若曰此氣往而又來來而又往則是

間只這些子氣不是造化生生之理乃從下只究生生去

東只究生生去如人鼻口中之氣不是把外面之氣吸入[illegible]

又至肺管生氣之處又爲出來之氣肺中自然生生也

氣化真是一往遂盡無復又歸本原之理其來者乃方生之

氣如香上之烟如燈上之光皆上消而下生也自十一月一

陽生至四月陰[illegible]陽絶上爲已往之陰遂絶下焉方來之陰

自生至五月始成一陰也自五月一陰上至十月陽盡陰絶

上爲已往之陽遂絶下焉方來之陽自生至十一月始成一

陽也此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illegible]來者方息而不窮故[illegible]

而又來付氏之妄也

日以南北爲升降

天北高南下北極在地上南極在地下冬至日道南下去北

三十一度去南極六十七度[illegible]移而北二十四度爲春[illegible]

去二極各九十一度春分以後又移而北二十四度爲夏

以日而言乃自南而北自下而上自内而外非真氣之自[illegible]

中直沖天上也然方出爲温春也已出爲熱夏也動而陽也

顯諸仁也闢户之謂乾也元亨誠之通也夏至日道去北極

六十七度自此移而南二十四度爲秋分去二極各九十一

度秋分以後又移而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以日而言乃自北

而南自上而下自外而内非真氣之自天上直入地中也[illegible]

方入爲涼秋也已入爲寒冬也[illegible]而陰也藏諸用也闔户[illegible]

謂坤也利貞誠之復也

北極天頂也南極天足也冬至在足自足至腰爲春分自腰

至頂爲夏至日長日熱爲之升如增秩也夏至在頂自頂而

腰爲秋分自腰至足爲冬至日短日寒爲之降如貶官也日

以南北爲升降氣則只有升而已朱子曰升降一萬五千里

乃冬夏至日行南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周天只

三萬里是也

冬至日行地下深春分日向北自深之淺也夏至日行地下

淺秋分日向南自淺之深也洞見地下消息

日以出入爲升降

因天側於南故北極高南極低日月星辰皆倒於南是上不

在天中偏於天南故以上爲南下不在地中偏於北故以

下爲北午也上也南也一也子也下也北也一也以一日言

夜間自北方之下亥後半夜子時一陽在地下方生二陽鷄

鳴丑三陽發白寅四陽日出卯五陽飯時辰六陽近中巳此

自下而東自東而上爲之陽升即熱氣自地下從東往上而

進也日間自南方之上巳後端午時一陰在天上方生二

陰日斜未三陰日落申四陰日入酉五陰黄昏戌六陰人定

亥此自上而西自西而下爲之陰降即寒氣自天上從西往

下而退也

循環之妙

亥子之間陰盡陽生巳午之間陽盡陰生相接[illegible]本無停息

間斷此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illegible]亥子相接處為大極動而生陽為復見天地之心終物於[illegible]始物於此即一動一靜之間至妙至妙者也但以一日言[illegible]之夜以一年言謂之冬以一元言謂之混沌此時此地理與氣本無先後有無之別故言先後有無皆諸子之陋

一歲之運

自北方子位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地下二陽十二月丑三陽正月寅四陽二月卯五陽三月辰六陽四月巳此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即自下而東自東而上也為之陽升

自南方午位五月夏至一陰生於天上二陰六月未三陰七月申四陰八月酉五陰九月戌六陰十月亥此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即自上而西自西而下也為之陰降邵子曰子至寅地中升於地上卯至巳地上升於天中午至申天中降於地上酉至亥地上降於地中是也此陽生自下而上進而生物陰生自上而下退而成物陽居東南春夏也陰居西北秋冬也

先天圖乾南居上為午坤北居下為子自左方坤之東北震一陽生於子中冬至也東南離兌二陽為春分至正南三陽乾之末交夏至自下而東自東而上也自右方乾之西南巽一陰生於午中夏至也西北坎艮二陰為秋分至正北三陰之坤末交冬至自上而西自西而下也陽升者一日自子時至午時一年自十一月至五月也陰降者一日自午時至亥時一年自五月至十月也南也午也即天上北也子也即地下又以為日不入地從北方須彌山過者非也

子後陽生下而東東而上午中陰生上而西西而下一日一年一元皆然也一日始終於亥子時一年始終於亥子月一元始終於亥子會中間皆無止息間斷

人身元氣之運

人身元氣其升降與造化同子時生於腎中一陽初動復卦也由心腹至泥丸純乾矣午時自泥丸一陰生姤卦由心腹至戌亥歸腎純坤今日子時靜極又動中間理氣亦無止息間斷與元元相繼同亥末子初坤復之交動靜之間至妙至妙吾儒異端皆從乎此也

消息之同

息者時春而夏氣溫而熱日旦而晝人幼而長物秀而茂消者時秋而冬氣涼而寒日昳而夕人強而老物實而殞呼吸者一息之消息也旦暮者一日之消息也寒暑者一年之消息也混闢者一元之消息也

明北

地下無南無午南午即天上也地上無北無子北子即地
也南上北下午上子下如人頭上足下也北方壬癸亥子
丑之地其卦爲坎陽陷陰中日在地中也日月到此淪於
下萬物幽暗天之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地之四方東
南西可見而北不見人之四面前左右能動而背不動皆造
化自然之妙予雲以此方爲玄所統三方有罔有實正此說
故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
一正不動三用不窮居一用三三才玄於此也

夏至日出寅入戌乃六十刻熱之晨昏可爲也將十之七也
亥子丑三時日入地下目無所見故此三數不行非數不行
交數不見也一元十二會生物於寅閉物於戌一年十二月
亦然天入地下不見之交數十之三則天出地上見者之用
數十之七也惟人亦然

日入地中搆精之象一身之腎一日之夜一年之冬一元之
混天神地靈陽魂陰魄相與會合於黃泉之宮所以胎育元
化孳芽萬物也故男女搆精而人生天地搆精而物生
陰終於子半陽始於子半造化始終於北方也

寒暑之由

陽熱陰寒冬至後陽生宜熱而反寒夏至後陰生宜寒而[illegible]
熱何也以冬至時陽氣生於下把陰氣都趕出來故寒然陽
在內陰在外故地上冰凍地下水溫人亦外寒內溫也夏至
時陰氣生於下把陽氣都趕出來故熱然陰在內陽在外故
地上水熱地中水凉人亦外熱內凉也一曰夏天時日在地
上時多故地上熱地下寒冬天日在地上時少故地上寒地
下熱日爲陽宗寒暑皆由於日寒凉之氣不及處耳故漸
則溫極長則熱漸短則凉極短則寒者夜短日行地下時少
故井水冷冬夜長日行地下時多故井水溫一曰夏天日向
北來故熱冬天日向南去故寒方北爲溫極北爲熱方南爲
凉極南爲寒若以理論之日長日北時去地遠宜寒反熱何
也日短日南時去地近宜熱反寒何也日北則南方宜寒何
以南方夏天亦熱日南則南方宜熱何以南方冬天亦寒若
然則寒暑果皆由於氣而不由於日也

寒暑有漸

溫者陽氣之至也極則熱凉者陰氣之至也極則寒然大寒
之後不便熱須溫後方熱大暑之後不便寒須凉後方寒陽
以漸而溫而暑陰以漸而凉而寒也夏至五月也大暑乃在
六月之末冬至十一月也大寒乃在十二月之丑如日間未
時熱於午夜間丑時寒於子即火必久而後燃水必久而後
堅皆漸積而成也

陰陽有漸

陰陽消長雖升降消殺之大分不無然非前者斷後者續
然各爲一物乃互爲其根也一日一年一元日日年年元元
皆然如九月剝卦上九一爻分爲三十分初一日剝一分初
二日剝二分至三十日九月盡則三十分之陽皆剝盡爲十
月之純坤十月坤初爻亦分爲三十分初一日陰消一分陽
息一分初二日陰消二分陽生二分至三十日十月盡則初
爻三十分之陰盡三十分之陽成爲十一月一陽[illegible]往十
月如子在母胎在十一月如子雖母腹[illegible][illegible]六月之末乾

姤亦然可見陰正盛時陽已生陰將衰時陽已[illegible]乎陰
陰已生陽將衰時陰已成故十月謂之陽月為其嫌於無陽
也四月謂之陰月明其有陰也
雖曰陽生於復然坤非無陽今十月薺菜麥苗生早梅水仙
花發草木雖黃落根非枯死此元貫四德貞中有元蛇蟻以
蟄全生是煖在土中井泉溫則陽在地底

四時八節

土散四季去土故言四時連土故言五行四時之序往者過
來者續緒者當令故為之立春秋為之分者春秋各九十日
而二分乃九十日之半故也冬夏為之至者五月中陰始至
十一月中陽始至雖亦各居九十日之半然陰陽界限為重
獨為之至而不為之分也四立四時之節氣二至二分四時
中氣也

二十四氣

十二節氣十二中氣也正月立春者五九之後溫之漸春之
始也雨水者雨降為水也自上而下曰雨水雪之散也北風
凍之為雪東風解之為水也二月驚蟄者陽盛蟄醒也萬物
出乎震震為雷二月中發聲起物之蟄也春分者前四十五
後四十五晝夜停也春之半和之中也三月清明者冬至
一百五日有風雨過此宇宙明淨也萬物齊乎巽巽為風三
月和風扇揚物清淨明潔也穀雨者多滋穀之雨也四月立
夏者熱之漸夏之始也小滿者麥之生意微滿而未飽五月
芒種者麥已飽滿成芒刺於穗上也夏至者陰氣始至也日
之北行至此極矣六月小暑[illegible]未成微熱也[illegible]熱如[illegible]

也大暑者氣已成甚熱也七月立秋者[illegible]伏之後[illegible]之漸秋
之始也處暑者熱止也八月白露者秋之金氣成露而色白
也秋分秋之半涼之中也九月寒露者前之白露轉而寒也
將結也霜降者前之寒露結[illegible]霜喪也氣毒喪物也降下
也自上而下也十月立冬者寒之漸冬之始也小雪者小有
雪也雪綏也水寒而凝綏之始也白露寒露而霜而雪漸寒
也十一月大雪者雪之大也冬至者陽氣始至也日之南行
至自極矣十二月小寒微也大寒甚寒也如立春後十五日
斗指寅為雨水又十五日指甲為驚蟄春分後十五日指乙
為清明又十五指辰為穀雨之類

七十二候每候五日

凡物皆稟陰陽之氣而成其陽類者宜陽時其陰類者宜陰
時得時者興背時者亡故時改而物換君子知之故不憂不
懼

正月六候立春之五日東風解凍者春意和煖解散寒凍之
氣也又五日蟄虫始振振動也蟄藏之虫因時和煖雖未出
穴而動於內也又五日魚上氷魚之寒時伏於下逐煖而上
近於氷也雨水之五日獺祭魚者得魚不敢先食祭天然後
食也又五日鴻鴈來者自南而來將之北也又五日草木萌
動生苗長芽也

二月六候驚蟄之五日桃始華桃生華也又五日鶬鶊鳴黃
鸝啼也又五日鷹化鳩鳩布穀也陰物化為陽也至七月鳩
化鷹陽物又化陰矣春分之五日玄鳥至梁燕來巢以生乳
也又五日雷乃發聲陽氣出也又五日始電陽光見也

三月六候清明之五日桐始華陽盛而發也又五日鼠化
爲鴽鴽鶉之屬陽氣盛則鼠化爲鴽走化飛陰化陽也至後
盛則鴽又化爲鼠飛化走陽化陰也又五日虹始見陰陽二
之氣形於色也穀雨也五日萍始生萍草生於水面
於陰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整翼欲飛見時可耕示農夫也又
日戴勝降于桑見桑可蚕示織婦也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
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
四月六候立夏之五日螻蟈鳴蛙因陽盛而出聲鳴者語也
五日蚯蚓出陽盛形見屈者伸也又五日王瓜生王瓜色赤
感火之色而生小滿五日苦菜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生
又五日靡草死草之屬草之靡細者也陰類遇陽盛而死
也又五日麥秋至秋熟也麥熟時也秋者百穀成熟之期
時雖夏在麥爲秋故云麥秋

五月六候芒種之五日螳螂生陰物感陰氣而生又五日鵙
始鳴伯勞感陰而叫也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即百舌能名
百鳥之音本陽鳥感陰氣喉閉不能叫也夏至之五日鹿角
解鹿陽物因陰角脫也又五日蜩鳴蜩蟬也陰物得時故鳴
又五日半夏生五月夏之半也陽極而陰草生也螂也鵙也
蟬也半夏也皆陰也故鳴故生反舌也鹿也皆陽也故無聲
故角解
六月六候小暑之五日温風至至極也盡也温氣盡而炎
來也又五日蟋蟀居壁促織生於土中羽未成未能飛居
之壁也至七月則飛在野矣又五日鷹始摯感二陰之
摯搏也大暑之五日腐草爲螢離明之極幽化明也又五日
土潤溽暑溽溼也土氣潤故蒸鬱而爲溼暑也又五日大雨
時行六月遯卦陰陽和合而大且多也
七月六候立秋之五日凉風至寒之漸也朱子曰六月温風
至温厚之極也七月凉風至嚴凝之始也又五日白露降秋
之金氣成形色也又五日寒蟬鳴陰氣出也處暑之五日鷹
祭鳥鷹欲食鳥不自食而先祭如人之祭先代飲食之人也
又五日天地始肅陰盛陽微不知而肅殺否卦也又五日禾
乃登登成熟也
八月六候白露之五日鴻鴈來鴈本北方之鳥畏寒八月避
寒而向南正月過冬而又北故孟春言來自南而來北也昔
之出者又迴將反其所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昔之迴者
又出欲就乎煖也秋向南春向北皆從中國過故皆言來也

又五日玄鳥歸雛成而還也仲春言至此言歸明春來秋去
也鴈之秋來春去避冬寒也燕之春來秋去避夏熱也又五
日群鳥養羞羞美食也養羞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秋分之五
日雷乃收聲又五日蟄虫坏户二月雷發聲蟄虫啓户八月
雷收聲蟄虫坏户物隨陽氣出入也坏户者塞穴口使稍小
以時尚温猶須出也十月寒甚始塞之又五日水始涸水本
氣生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九月六候寒露之五日鴻鴈來賓八月來者過去九月來者
過不去客居中國也一曰八月先至者爲主九月後至者爲
賓又五日雀入大水爲蛤陽微陰盛飛化潛也又五日菊有
黄華二月桃華三月桐華獨菊言有言黄與前不同者以其
正色有節不同凡卉故特著之言此時肅殺物皆凋[illegible]而[illegible]

此傲霜之黄華也霜降五日豺祭獸得獸祭之於天也正月獺祭魚七月鷹祭鳥九月豺祭獸皆不敢先食以報本也又五日草木黄落歸根復命也又五日蟄蟲咸伏伏皆頭也入穴之深處也

十月六候立冬之五日水始冰九月霜降十月水冰易曰履霜堅冰至也又五日地始凍陰盛也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蜃大蛤也又蛟屬亦飛化潛也小雪之五日虹藏不見三月虹見十月虹藏陰陽離合也虹非有質而曰藏者言其氣之不見耳又五日天地不通又五日閉塞成冬九月陰剥陽盡十月六陰純坤用事宇内凜烈並無陽和羿浞呂武之時也

十一月六候大雪之五日鶡鴠不鳴鳴本求匹此月一陽來復陰陽洽矣故不鳴又五日虎始交陽動陰隨也又五日荔挺生荔蒼葉盛陰感陽也冬至之五日蚯蚓結屈也陽微而形尚未舒也又五日麋角解陰物遇陽則解也如鹿陽物五月遇陰則解也又五日水泉動天一生水故一陽生而水泉動八月陰盛冰涸十一月陽生水動陽生陰縮也

十二月六候小寒之五日鴈北鄉鄉向也望也鼎首北望思歸也正月則北矣又五日鵲巢鵲知歲兆也又五日雉雊雉火畜也感陽而鳴大寒之五日鷄乳鷄木畜感陽而那又五日征鳥厲疾鷙鳥曰征鷹隼之猛厲迅疾也又五日水澤腹堅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至正月則東風觧凍矣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皆季冬在玄枵也

日月運行而四時成以其有常也聖人立法以步之陰陽相錯而萬物生以其無窮也聖人指物以候之六氣始終早晏五運大小盈縮原之以至理乃之以真數垂示萬世無差忒也故觀鳥獸之往來而知進退驗草木之榮瘁而禮吉凶因時觸物皆可興思

又曰夏暄冬寒候關氣運温榮凉萎變由化宜天地之情不欲愛人以寒厲物以萎也然消息代換樞括自定孰能膠捩化體徇其私好哉是以聖人安命君子隨緣

五更百刻

更改變也又經歷也五更如正月建寅斗柄夕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改變而經五辰也冬夏之夜雖長短不一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常在五辰之間鳴鼓示衆故又名五鼓又名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鳴應更鼓故名鼉更乙夜名良夜半夜加晝之日午名午夜

一日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每一刻得一百三十五息推之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自此積之也

日行地盤一位爲一時時之有刻位中有數也乃曆家細分精計之耳每位有八刻二十分十二位各八刻二十分共成百刻也曰子午各十刻者非曰子午卯酉各九刻者亦非

晝夜之分

晝五十刻夜五十刻以日出入爲限也若以星言之日未出前三刻星伏日已入後三刻星見皆[illegible]則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也日出則星没日没則星出皆人共見非以此定晝夜也

體用

以遂且升陽也
元旦以後一日雞二日狗三[illegible]六[illegible]七人自賤以
及貴人爲萬物之靈故七日爲[illegible]辰

干支納音之原

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木四九生金五十生土然金木
質也各自爲體水火氣也必寄於土故三者皆相假借也水
借土數土借火數火借水數如五十生土水借土數故五十
屬水二七生火土借火數故二七屬土一六生水火借水數
故一六屬火

納音借定之數

一六火二七土三八木四九金五十水

起例

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
戌五巳亥四
如甲子乙丑海中金甲子皆九數乙丑皆八數共三十四
四者金之音故屬金然子丑爲水金死於子墓於丑水[illegible]
衰故曰海中金又如丙寅丁卯爐中火丙寅皆七數丁卯皆
六數共二十六數六本水而火借之故屬火然火見丙丁爲
得地又有寅卯之木以生之故曰爐中火他倣此
其畧曰甲子乙丑海中金水多金沉丙寅丁卯爐中火火因
木旺戊辰己巳大林木木逢土旺庚午辛未路傍土土遇火
焦壬申癸酉劍鋒金金剛快利甲戌乙亥山頭火火焰光明
丙子丁丑澗下水水被土困戊寅己卯城頭土土出類超群庚
辰辛巳白鑞金金非[illegible]削壬午癸未楊柳木[illegible]

[illegible]酉泉中水生而未達丙戌丁亥屋上土高而不[illegible]戊子己
丑霹靂火火裡神光庚寅辛卯松柏木木中丈夫壬辰癸巳
長流水水欲歸宗甲午乙未沙中金金將出世丙申丁酉山
下火明而未遠戊戌己亥平地木生而未成庚子辛丑壁上
土積而不厚壬寅癸卯金箔金華而不實甲辰乙巳覆燈火
明而未明丙午丁未天河水通而不通戊申己酉大驛土多
而不竊庚戌辛亥釵釧金火而見用壬子癸丑桑柘木方生
見採甲寅乙卯大溪水長流不窮丙辰丁巳沙中土晦而未
明戊午己未天上火光而無敵庚申辛酉石榴木艶而[illegible]秀
壬戌癸亥大海水量納百川

娶妻生子

同類娶妻者如甲子皆陽故娶乙丑爲妻之類餘倣此隔八
生子者如甲子金至八位生壬申金又隔八生庚辰金之類

因時異感

夏日可畏如父冬日可愛如母春月可喜如慶秋月可傷如
弔東方初出之日西方初出之月皆可喜有生意也西方將
沉之日東方將晦之月皆可憐生意終也月則十四爲二七
春光十六爲二八秋容喻人之少年無幾也日之辰時尚凉
[illegible]之餘也如春寒[illegible]時尚熱晝之餘也如秋熱
久寒之後喜煖愛窗紅杏枝頭[illegible]鬧也久陰之後喜晴愛
篩雲破月來花弄影也
化國之日舒以長事少也亂國之日促以短事煩也事少則
短日如長事煩則長日如短諺曰[illegible]覺日偏長

小四時

以一日言早晨温春也午間熱夏也晚涼秋也夜寒冬也
以一花言將開春也已開夏也將歛秋也已歛冬也
以一事言如釀酒初温春也發熱夏也漸涼秋也熟定冬也
又如搬戲初場春也中場夏也末場秋也罷場冬也
以一聲言平聲春也上聲夏也去聲秋也入聲冬也
又東方喉聲先開後閉春也南方齒聲純開夏也西方舌聲
先閉後開秋也北方唇聲純閉冬也
凡物凡事非此體認邵子遇物便切成四片即此法也

陰陽

陰蔭也寒氣與陰於中也陽揚也熱氣發揚於外也

四時四方

春蠢也物蠢動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緧也迫也迫物也物
收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也
東動也物發動也南咸也物咸章也西遷也物條遷也北敗
也物敗壞也

五行五音五序

水準也均平也養物均平有準則也又潤也滋潤物也出西
流東金所生也主北應冬火化也消化物也又物變化也出
應用入體炊爨木而出木所生也主南應夏炎昌也日月上而
出又能禁合遷移言也水流注東以生木也主東應春金禁也
氣輸殺禁止物也披沙見金土所生也主西應秋土吐也土
出物也居中應外
宮中也居中應外也商章也物章美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戴芒角也徵祉也又止也物盛則止也羽宇也物歸藏宇覆
之也又舒也物發舒也
君群也統群小也臣服也服事也民泯也泯然無知也事營
也物形體也

律呂

律述也述陽氣也呂助也助陽氣也六陽為律六陰為呂又
總為十二律陽兼陰也
黃鍾黃土色也鍾種也陽氣種地而出也呂助也陰助陽宣
氣也蔟措也陽氣措蔟而進也夾左右也陰夾助之生物也
洗濯也洗物潔濯也仲中也陰居中助陽也蕤繼也宿導也
陽導陰繼之也又蕤甤也賓列也物甤而列也林君也陰助
陽主物也又林森也物衆盛而聚也夷傷也則法也陰傷物
有則也南任也陰任事助陽也射厭也陰剝落無盡也應承
也陰承陽種物也

十干原名

甲曰閼逢甲包也陽內生而陰外包之萌芽包而未開也閼
逢陽氣鬱積於中也乙曰旃蒙乙屈也物始解甲屈而未
也旃蒙遭迴蒙昧而未明也丙曰柔兆丙炳也火陽盛而
著明也柔兆物之柔者有強壯之狀也丁曰彊圉丁當也壯
也當此時物壯也彊圉即強盛也戊曰著雍戊茂也物茂盛
也著雍顯著雍和也己曰屠維己上也物入而止之屠維傷
殘也庚曰上章庚更也物更繼也上章種上生意章美也辛
曰重光辛新也物初成也重光物生為光成則又光也壬曰
玄黓壬妊也胎也生意內完如妊子也玄黓幽靜也癸曰昭
陽癸揆也生意佈足度時而出也昭陽明而動也

十二支原名

子曰困敦子孳也陽氣孳也又滋也滋養物也困敦猶混沌陽微而物未醒也丑曰赤奮若丑紐也屈紐未伸也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物承陽氣起之順也寅曰攝提格寅引也演也物發生也攝提拔也格起也物如手拔而起也卯曰單閼卯冒茂也冒土而出茂盛也單盡也閼止也盡其止者言皆出也辰曰執徐辰振也伸也振起而舒伸也執蟄也徐舒也蟄物皆伸也巳曰大荒落巳大也布也大而從起也荒大也落樂也物盛大歡樂也午曰敦牂午長也大也物長大也敦盛也牂壯也物盛壯也未曰協洽未味也物成有味也協洽生意和協浹洽也申曰涒灘申身也物成身也涒均也灘坦也物皆平坦也酉曰作噩酉緧也物緧縮收斂也作成也噩大也物之成者大也戌曰閹茂戌滅也物將藏也閹閉也茂其茂也亥曰大淵獻亥劾也劾殺物也又孩也物皆孩也淵深也獻顯也深藏之中顯生意也

十二相屬

五行各有生旺衰猪得水之生氣鼠得水之旺氣牛得水之衰氣虎得木之生氣兎得木之旺氣龍得木之衰氣蛇得火之生氣馬得火之旺氣羊得火之衰氣猴得金之生氣鷄得金之旺氣狗得金之衰氣

金生水故亥爲水之生氣子則水旺丑雜土水之衰也水生木故寅爲木之生氣卯則木旺辰雜土木之衰也木生火故巳爲火之生氣午則火旺未雜土火之衰也土生金故申爲金之生氣酉則金旺戌雜土金之衰也

故曰子鼠丑牛寅虎卯兎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鷄戌狗亥猪

八風

東北立春條風溫氣條達物之生意也正東春分明庶風被溫氣明潔者衆也東南立夏清明風氣物熱物之清盛也正南夏至景風景大也大物之熱氣也西南立秋凉風秋氣至也正西秋分閶闔風者陽往陰來凉甚也西北立冬不周風物遭寒氣不周全也正北冬至廣莫風寒氣廣大氣退也

人物編

天人之合

天有日月星辰人有耳目口鼻地有水火土石人有血氣肉骨天之元亨利貞人之仁義禮智天之寒暑晝夜人之動靜語默吹爲風噓爲雨呼爲雲吸爲霧呼爲雷故天是大人人是小天

眼目日月聲音雷霆血脉江河骨節金石鼻額山岳毛髮草木

頭山腹澤肉土骨石髓玉筋金北極在天中央乃在北人百會穴在頂心乃在後日月在南人兩目在前海鹹水在南下人小便在前下面如天之南有耳目口鼻腦如天之北毛髮而已負陰抱陽也

一身造化

問大極曰觀天地問天地曰觀聖人問聖人曰觀衆人

手自掌腕肘肩各三節足自趾脛股胯各三節二手二足共

十二節如十二辰四肢如四時及四方毋指三節一隱如[illegible]
極二見如陰陽四指各三節如十二月合之二十四如二十[illegible]
四氣掌大物也合之三十二如陽卦合手[illegible]六十四如[illegible]卦
地體於十六一手十六數顯者十五隱者一大極也

理氣之妙

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臟腑自在内皮毛自在外慎而鼻耳堅
植物之靜横而口眼如動[illegible]之動然耳有輪鼻有[illegible]口有脣
目有[illegible]有甲髮短口上鬚長口下牙鋭而前齒鈍而後同
一身也前明而後暗同一手也右巧而左拙同一足也右[illegible]
而左鈍同一手也明咬而暗嚼同一唇也上止而下動同一
指也足短而手長

志動氣

心一而已在目而視在耳而聽在口而言在手而指在足而
行喜而解顏怒而嗔目哀而酸鼻恨而切齒愁而蹙眉思而
俯首思而托腮想而按心計而屈指志至而氣從之也

氣動志

不止[illegible]趨動心如見入井而怵惕遇嗟啐而羞惡過宗廟而
欽肅聞樂而樂食旨而甘

胎胞

淮南精神訓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
月筋六月骨七月成八月動九月躁十月生
巢氏病源云一月胚二月膏三月胎四月受水精成血脈五
月受火精成氣六月受金精成筋七月受木精成骨八月受
土精成膚革九月受石精成毛髮十月臟腑[illegible]

五臟神論一月如白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象
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動右手於母左爲男八月
動左手於母右爲女九月三轉身十月離胞
[illegible]生不能見不能食不能言不能行三日達目始見七月生
齒能食三月翻六月坐九月匍匐一年生臏能行二年顋合
能言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十六精小通必三十始娶女七
月生齒七歲毀齒十四天癸至必二十始嫁皆欲陰陽完足
節之而壽也每二歲半爲一尺五歲爲二尺十歲爲四尺十
五爲六尺可以托六尺之孤此也
男子爲陽陽中有陰陰之數八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
溢女子爲陰陰中有陽陽之數七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
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而精衰女子七七四十九而血乾皆
數之窮也
食兔肉缺唇食鱉肉項短食蟹肉横生食騾馬肉過月難生
人之夭壽貴賤一本於受胎之初以此時難定故只以生時
筭之要之初受初生一理也故筭之亦準

喉咽之別

喉在前系堅空下連肺本氣出入之路也達於鼻爲呼吸肺
兩葉蓋諸臟如懸磬故曰華蓋肺下爲心神在心爲之元氣
其中竅數多寡不同上通舌下達腎心有隔膜下爲肝系通
心肺爲血海上通於目肝下爲膽其汁不泄
咽在後系柔空飲食入口從咽入胃胃左有脾脾喜音樂聞
聲即動食乃消化滋味滲入五臟滓貨入小腸小腸十六盤始
分清濁清者參入膀胱爲小便[illegible]入大腸亦十六盤爲

大便

臟腑之別

心肝肺腎脾皆陰爲五臟血氣歸藏者也胃膽大腸小腸膀
胱三焦皆陽爲六腑如庫之受物也
性受於天必有藏也心藏神腎藏精精神主也脾藏魂膽藏
魄魂魄使也形資於地必有府也肺氣府也肝血府也胃水
火府也腸渣滓府也
肺最在上故主皮毛皮毛外也心在上之下故主血脉血脉
外之内也脾在上下之間故主肉肉内外之間也肝在下之
上故主筋筋内之外也腎最下故主骨骨最内也膀胱生血
與腎同在下
天陽也食人以五氣地陰也食人以五味行爲津液血脉感
於五臟六腑三焦四支九竅十二經三百六十關節

五臟之詳

心南方離火色赤如垂蓮爲朱雀其主曰神四時爲夏五常
爲禮燥而無準離外陽爲心火爲面目火外景目外明故
從心久視傷心下合小腸上通於舌心病則舌不能言心[illegible]
宜呵呵則心氣通
肝東方震木色青爲蒼龍如蜂房四時春五常仁多怒憂肝
連肺主目肝病目不能視肝病宜噓噓則肝氣通
肺西方兌金色白爲白虎如懸磬神氣之門其主曰魄四時
秋五常義主怒肺合大腸上主鼻肺病鼻塞肺病宜呬呬則
肺氣通
膽西北金之精水之氣膽水生人人終皆金主武文勇敢其主
亦曰魄[illegible]爲言故曰[illegible]膽合於膀胱主[illegible]
泄[illegible]氣
腎北方坎水色黑爲玄武其主曰精四時冬五常智坎内陽爲
腎水爲耳内景耳内聽故曰耳從腎久聽傷腎合於骨主
齒腎病傷腎吹則腎氣通
脾中央坤土色黄形扁如刀鎌其主曰魂四時季夏五常信
主嫉妬於鼻爲臭故鼻從脾脾連胃主口脾病口不能食呼
則脾氣通
右五臟一臟損則百病生五臟損則身形滅

男女之同

男女皆一萬四千毛孔三千六百關節呼皆温吸皆凉左右
脇皆二十四莖上下骨皆各二十四節右手足強於左手足
西山東水也左耳目明於右耳目東白西月也一曰右耳目
不如左之聰明君尊臣卑也右手足不如左之安静君逸臣
勞也一曰右耳目不如左天不足西北也右手足不如左地
不滿東南也一曰東南陽也上明下虚故左之耳目明手
足鈍西北陰也下實上虚故右之手足強耳目暗天地不全
人之禀氣同之也

男女之異

男生而伏死在水也亦伏女生而仰死在水也亦仰斷男女
之頭而浮於水男亦伏女亦仰男陽氣在背在[illegible]女陽氣在
腹在面也男子骨白女人骨黑男子頭八片女人頭六片男
子脊九竅女人脊六竅男子陽氣自左而循右如天道尚左
衆星左旋也女人陰氣自右[illegible]左如地道尚[illegible]

女人氣多血少且每月行以血不滌口故不生鬚男子血盛滌
口故鬚天宦者未生宗筋人宦者去其宗筋血出不足唇
鬚
陽道為男天宦者無陽道陰道為女實女兒無陰道又兩儀
子有陽有陰實女兒無陰無陽見二五之維也
男皆當垂女皆常絲男聲高而濁女聲低而長男行先左女行先
右男禮下手女禮垂膝男服一節女服二節男髮一纏女髮
三纏者穿耳若栽髮者剃眉若串手若戒指若束足挪陰也
生子不死
古人曰有子不死者為發揚之有托也子之骨肉精神即父
之骨肉精神父雖死矣子之動靜語默即父之動靜語默也
上自開闢以來氣化之祖宗賴之而存下及混沌之時未來
之子孫賴之而衍夫有子曰不死則無子者乃真死也夫
前世後世
前世者何父是也後世者何子是也畢竟之前世不曰父而
曰已其後世不曰子而曰已妄矣
滴骨新形影
子孫認父祖尸者自刺血於骨果真尸則血入骨否則血不
入天親不可人為也王玄認父尸於白骨遍野之中以血得
之也
古人言老人子無影張元年一百一十六歲九十七子必子
影薄而吉聽訟以老人子無影不耐寒試之果然
真已假已
真已心也假已身也心者神也[illegible]
則生神離則死離者不返死者不生故聖人慎之凡聲色之
利為心害者克之
手足
支節觀天者以支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氣也掌文觀地者掌
後高前低山峙川流也掌中之文如川也
手指五一曰大毋指二曰食指中曰將指五曰小毋指獨四
指無名因呼曰無名指
足大指曰將指以足之用力大指為多也手中指曰將指以
手之執物中指為多也
手圓向上陽也足方向下陰也手可反覆足不能者陽可兼
陰也動左足為彳踏也動右足為亍躅也俗名一跷合彳亍
為行俗名一步左少右多彳少亍多君逸臣勞也
三焦三寶七液
三焦有名無形胃上胃中胃下也精生氣氣生神精氣神三
寶也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合道存三抱一也精氣神內
三寶耳目口外三寶內不逐物而流外不誘中而擾是之
道也血者肉液也汗者身液也涕者鼻液也淚者目液也唾
者口液也精者骨液也尿者腎液也
三榮三餘三統
鬚者精之榮眉者氣之榮髮者血之榮齒者骨之餘甲者筋
之餘牙者肉之餘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統於唇
骨肉血氣
骨以主內生精肉以藏骨生血氣引血行血隨氣轉故曰肉
與骨相稱氣與血相應血為榮氣為衛血氣如水之同流於

一身上下左右未有上息

佽視養神儉聽養虛儉言養氣儉慾養精

開天門慎呼吸以養氣也閉地戶寡嗜慾以養精也

神者專注於脊從之栖於腹幾在於目精神本乎天骨髓本乎地[illegible]還大虛也

脉者血氣之波浪也人之四肢各有一脉如四時一脉有寸關尺之三部如一時三月一部有浮中沉之三候如一月之三旬病於中形於脉手足各三陽三陰為十二經脉如十二月有平生之常有四時之正有內傷之虛有外感之邪有重陽重陰有因虛而相乘因極而相生有初病有將愈[illegible]不可治脉要曰浮沉遲數七表八裏四者為宗浮而有力[illegible]風無力為虛沉而有力為積無力為氣遲而有力為痛無[illegible]為冷數而有力為熱無力為瘡

二腎精之舍也生於脊十六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為五臟之根身者肩脊手足之總名面者耳目口鼻之總[illegible]舌牙齒之總名眉長主壽鼻高主福口者言語之門飲食之關心之外戶多閑為口德多開為口賊眉者兩目之華蓋一面之英華有散之表儀項者一身之柱柱背者五臟之懸梁腰者一身之桔槹腹者一身之爐冶胸者六府之王宇心君天君之金闕臍者五蘊之總關人中面之溝洫宜長也深也直也

心字乃新月帶三星暗中生明故曰有相無心則相[illegible]有心無相則相逐心生

大極三

一點大極一入於天為日月星辰一入於地為水火土石一入動為血氣骨肉一入於植為根幹枝葉故曰乾得一以清坤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物得一以生

大極一而萬物分之如日月在天上只一箇散於江淮河漢千流萬派[illegible]可云月分也合一在木下為本合萬於一也一在木上為末散一於萬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illegible]於混沌之初者氣化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混沌之後者形化也盡於萬物而為人散於動植而為物

天一生水於人為精地二生火於人為神天三生木於人為魂地四生金於人為魄天五生土於人為體其在動物水血也火氣也土肉也石骨也其在植物水津也火華也土身也石根也

三才

足以有為之謂才一大為天足以覆也土力為地足以載也合二為人足以參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缺一則仆缺二則亡然合陽剛而為仁合陰柔而為義而為人故聖人兼體而不累

理氣性形

人物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慎理則盡性順氣則踐形孔子為之成人孟子為之大丈夫邵子為之好男兒理氣合一為之天地性形合一為之聖人

得理之[illegible]者得陰陽之理為仁義禮智得金木水火土之理為仁義禮智信也得氣為形者得陰陽之氣為魂魄得金木水火

土之氣為脾肺肝腎[illegible]也
以偏全為人物之分以清[illegible]為賢愚之分以清濁多少為
之難易之分
天地中理氣而已理一而已氣有陰陽五行偏全通塞千有
不同人物得此理為性得此氣為形性以理言萬物一源固
無人物貴賤之殊形以氣言千變萬化不同也
人物之生各得一氣然嬰孩也強壯也衰老也死亡也夫氣
聚則生氣盛則壯氣衰則老氣散則死一氣四化之也
物各有善
虎狼父子仁也蜂蟻君臣義也雎鳩夫婦別也鴻鴈兄弟之
序鶺鴒朋友之情豺狼報本烏鳥反哺狐死首丘豹死首山
皆各知一路故專人無不知故泛而易昏孝衰於妻子宦
怠於宦成之類樂師用瞽取其專也何以惡蛇只知咬人而
不善乎
物性近人性如猫相乳之類人性近物性如盜跖之類
物各有長
倮虫三百六十人為之長毛虫三百六十麟為之長羽虫三
百六十鳳為之長甲虫三百六十龜為之長鱗虫三百六十
龍為之長獅子百獸之長凡到處前後各四十里諸鳥獸皆
伏不敢鳴
物各有祖
自開闢以來至人物消盡大極只一理故古今人物皆同不
止今中國之人即開闢時氣化中國之人夷狄亦然不止今
之鳥獸即昔日氣化鳥獸之裔草木亦然如此則今之雞犬

皇[illegible]之雞今之犬天皇時犬之孫[illegible]六
物之情可見矣
相生之異
胎卵根核生之基也走者皆胎飛者皆卵草木有實者核無
實者根或埋枝而生或移[illegible]而長或[illegible]梢而成然鳳飛也却
胎生虱走也却卵生然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皆氣化也
物各有數
人有三百六十骨節如三百六十日也項與脊骨各十二節如
十二月二十四氣也鯉魚背三十六鱗六六三十六陰數[illegible]
龍脊上八十一鱗九九八十一陽數也龜背中五片五行[illegible]
外各四片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
春生物也二月榆死秋殺物也八月麥生故曰桃李梅花各
有春
鳧脛雖短續之不喜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物有美惡
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之精英為聖賢精英中之
查滓為愚頑查滓中之查滓為梟獍查滓中之精英為[illegible]鳳
天有至粹地有至精若得之者人為明哲飛為鸞鳳水為[illegible]
[illegible]介為龜龍草為芝蘭木為松栢石為金玉天有至戾地有
至凶得之者人妖孽飛鴞鳩走虎狼介虺蜴草毒木青石礓
礫
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溺水之精[illegible]吾之刀切玉金之精也
沉香木入水木之精[illegible]石之精也
物各有宜

哀心[illegible]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發[illegible]
怒心[illegible]以厲敬心直以廉愛心和以柔

飲食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兼之又食飛走也鷹雕食生鷄梟兼食生熟虎狼食生猫犬兼食生熟在野在家之殊也北人不喜米食南人不喜麵食風氣有強弱也燕不食五穀鳫不食百蟲巴蛇吞象三年吐其骨蚺蛇食鹿骨角皆消梟食砂石皆消惟海蛤隨潮而飛舞蜥蜴飲水吐雹蚕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蚕蛾蜉蝣皆不飲不食蚯蚓食土蠹魚食紙食葉者吐絲食土者不息水虫不瞋鷄鵝飲而不尿鶴食自頂咽下

蠅蚋攻穢羗蜋轉丸鵂鶹耆鼠蝍蛆甘帶蟻好羶以臭為香也䱹牛以肉飲馬以酒雖美弗甘以香為臭也

嗟嗟不已矣漫書魚米方取信天緣

飛類

一首者常也兩首三首皆異也兩翼者常也四翼六翼八翼皆異也天吳八首八足鬼車鳥九頭十八翼不又異乎兩頭蛇九尾狐

翼而飛鷹隼類也翼而不飛鵝鴨類也無翼而飛蚊龍類也陽鳥之飛伸頭縮足陰鳥之飛伸足縮頭晝伏夜飛蝙蝠也夜伏晝飛蜂蝶也飛之走翼而走也鴨鳧也走之飛足而[illegible]也龍驤也鵬一飛九萬里蠅不十步有托千里

足類

無足者蚓蛇也一足者夔[illegible]兩足者[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四足者牛馬六足者[illegible]八足者[illegible]十二足者[illegible]
十足者蝍蛆八十足者蚰蜒百足者蜈蚣無足者不負於多而多者行又遲一日多足不如無言心有步逸也蠅六足兩翼肥遺六足四翼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蝙蝠飛走也猿猴四手純陽故捷猪羊四足純陰故鈍皆陰陽之偏也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鵰鶚兩向前兩向後象之爪在鼻可拾針獸之上物以前兩足盖足中之手也

行類

直行者狗馬也曲行者蛇蚓也橫行者郭索也却行者蠼蛚也紆行者蜻屬也兩頭行者率然也屈伸行者尺蠖無足而行常蛇也百足而行蜈蚣也三趾而行蝦蟆也日可五百里者御也日可千里者馬也飛之飛鷹隼也飛之走鶴鳧也走之走犬羊也走之飛龍馬也蜈蚣蝍蛆與蛇三物相值皆不先行彼此畏食也鳥迹風而立順其毛也魚逆流而行順其鱗也

眼目

蒼頡四目堯眉八采舜與羽重瞳禹耳三穴文王四乳皐陶馬喙句踐鳥喙蔡澤視日目不瞬馬夜間前視十尺故曰一疋言如布也三足鱉為能六眼龜為賁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瞋卵生者自下而瞋湿生者眼不瞋化生者眼無竅惟黑點也蚌蛤無目遠見蟾之足而近不能自見其目之睫遠聞魚之腥而近不能自聞其腸之臟非自怨也與之化也

鱗虫之蟄龍蛇也羽虫之蟄蜂[illegible]也毛虫之蟄田鼠也介
之蟄龜鼈也能亦冬蟄

胎卵陸濕

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陸生者有眼能開閉濕生者眼不能
開閉鱗虫皆卵生惟海鯊胎生故其形大羽虫皆卵生惟玄
鶴胎生故其飛高鶴與鸕鷀皆胎化人以鶴為仙禽以其[illegible]
見也楚淵才方對客誇鶴胎生圉夫報鶴生一卵將何信也
如龍一曰胎生一曰卵生者倩之也植物之移根者胎生也
種核者卵生也荷芡濕生也牡丹陸生也芝菌化生也非根
非核虱蚤化生也非胎非卵

佛言有色是觀形而合有雌雄鴿鳩也無色是不觀不合無
牝牡蝶蚌也有想是有欲如為蚕為蛾時也無想是無欲如
為子為蛹時也有色靈於有想無色靈於無想色本飛鳥覯
形而合人借之曰好色如風本走獸聞氣而合人借之曰爭
風傳曰牛馬牝牡相誘曰風又曰牛馬風不相及

化生之異

木中水中土中生虫常也麥粒一也濕而陽則生蛾而飛濕
而陰則生牛而走人身一也氣濕生虱而銳氣燥生蚤而捷
又狗陽而生蠅猪陰而生虱

南方火中生火鼠其毛為布服之冬煖污則以火燒洗之[illegible]
火浣布北方氷中生氷蚕結五色繭服之夏涼又雪中[illegible]
蛆鵁鶄每吐蚊三五升寒北蚊母草草茂而蚊生嶺南
子木水淺蚊生[illegible]作冷酒

理之常者莫論其變者間有之莫測也后稷生於巨跡伊尹
生於空桑漢末馬生人名馬異後漢劉聰后生一蛇一獸思
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
之鳥相視而生曰鶂純雌無雄曰大腰龜鼈也純雄無雌曰
細腰蜂蠆也皆無交自化也鶴雌雄相視而孕

人淚中牙中疥瘡中皆有虫腹中虫有百般五臟中虫皆上
行惟肺虫不行難治宜用獺爪末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
日肺虫上行也人腹中若生應聲虫隨人言語服雷丸自
愈

變化

萇弘化碧劉元城化雷[illegible]鯀化熊牛哀化虎王母化竜望帝
化杜鵑宋公化[illegible]黃人化石星隕化石望夫石慈母石蚕
化蛹皆有情化無情也[illegible]化蟾蛹化蛾松化老人無情化
有情也

寡容燕時女子化為男宋時男子化為女若羊祜之前身房
琯之後身狐百年化美女千年化淫婦猿則聲化人形不化
也

蒸化流棧化識高化文植化[illegible]也狸化豹豹化虎走化走也
二月鷹化鳩七月鳩化鷹鶉化鸐鸐化布谷布谷化鷄飛化
飛也

秋月雀入水為蛤冬月雉入水為蜃飛化潛也魚化龍魚子
化蝗鯤化鵬蝦蟆化鶉水母化蜻蜓蟷螂虫化蝶潛化飛也田
鼠化鴽蛇化雉桑虫化蛾蠶化蝴蝶羌蜋化蟬走化飛也橘
化蠹松脂化茯苓烏足根化蠐螬植化動也

蝴蝶三變畏異之心故爲蝶[illegible]鷄四變好鬪之性不[illegible]
蚕化蛹蛹化蛾蛾化子子[illegible]蛹其爲蚕也不知後之爲蛾也
其爲蛾也不知前之爲蚕也
古人畫陰或夜間不知時惟看猫睛其法子午懸針卯酉圓
寅申巳亥杏子然辰戌丑未棗核樣宋淳化中駙象死大宗
取膽不獲徐鉉曰在前左足果然象膽隨四時死在春也
人知猫虎身同而不知性情亦同虎之交人上半月咬上身
下半月咬下身猫之咬鼠亦然猫之鼻冬至日午時煖虎亦
然猫之睛一日隨時十二變虎亦然
乾爲馬坤爲牛故其性一徤一順其蹄一圓一拆其怒一蹄
一角其臥而起一先前足一先後足其鬪一揚尾一夾尾其
制之一絡首一穿鼻其用之一乘一耕
鳳凰不同棲牛驥不同食薰蕕不同器
馬八尺爲龍爲駥七尺爲騋牛七尺爲犉羊六尺爲羬猪五
尺爲豝狗四尺爲獒鷄三尺爲鶤牛父爲特牛子爲犢羊父爲
羝羊子爲羔猪父爲豭猪子爲豚物去其勢豕曰豶牛曰犗
馬曰扇鷄曰敦犬曰閹猫曰鍬鳥之雄者右翼掩左雌者左
翼掩右人則女艷而麗禽則雄彩而文獸則牝小而弱赤羽
曰翡青羽曰翠鶉乳子而集以昏雉求配而雊以朝以其陽
也鷹摯以秋鼠食以夜以其陰也陽物尾長陰物尾短雉陽
盛尾又長鶉與兔陰盛尾又短海鳥尾長三十丈雉尾將晴
直上將風橫倒將雨垂下故軍中用之以占也蜼似猴鼻向
上尾雙歧天雨時以尾塞鼻兕 [illegible]一角犀二角額上角短
鼻上角長犀角入水水開三尺

蠡氏曰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illegible]南[illegible]北左東右西耳[illegible]
明乎[illegible]足行近東仁而柔近西義而剛東[illegible]西信南智北[illegible]
夷狄亦人悍暴無禮地氣偏也 首生[illegible]草木倒生
直生首向上最靈橫生首向前 次靈倒生首向下最蠢橫生
或親上或親下天地之雜也故 看四[illegible]者天足地禽雖橫而
首昂與獸小異鱗甲毛倮又漸 入地倒生者得入地之氣西
北者剛東南者柔龍正東虎正西其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
仁獸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常仁不及者柔牛羊也齒
常義太過者剛豺狼也西方獸多肉腹惟龍不麗神也禽東
南者首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首
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將飛必墜於下升之小者爲鷄
雉飛不離地大者爲[illegible]飛[illegible]天降之小者爲[illegible]鶴飛近天
梟小爲鳥鳬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西方甲
虫螺虫常多蟄氣漸入地東方鱗虫毛虫常多起氣漸出也
蠱螣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草得入地之氣故倒生
與人相反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芽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
茂

動植

動物爲陽以首爲主自首生自背養去首者必死植物爲陰以
根爲主以根生以根養去根必死動物本乎天呼吸以氣植
物本乎地升降以津然[illegible]動物天者乘載以地取津於地者
生養以天天氣也有息 以有息之動物親天不滯於用地形
也不息故不息之植物 附地而滯於用動物體温本天也[illegible]
物體寒本地也動物 以則死神在内也植物[illegible]

擬風蚍毒之蛇舌蝎尾蛛網蠶身[illegible]已以庶

食苗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總名蝗

凡草子木實與根之在地者皆靜也若無陽氣果盡死乎收

生意於中形若死心則活靜中動也凡生苗者靜而動也結

子者動而靜也凡物始至中爲息中至終爲消以盛衰言耳

豈真無息哉故老僧還生髮老木還生葉查以耳

草爲之榮木爲之華華而不實爲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蕣爲豐草生則年豐蘘荷旱草生則天旱鵝爲雨草生則多

雨艾爲病草生則多病蓬爲流草生則人流離苛爲毒草生

則政尚刻毒

有枝有葉松栢也無枝無葉荷芰也無葉有枝木賊也無枝

有葉茯苓也芭蕉樣葉大九尺菖蒲節多一寸九節金井梧葉

以葉上有金井二字也

有花有實桃李也有花無實蜀葵也無花無實蕨薇也無花

有實有成果也

開花結子結子開花先花如金盞後花似銀臺綿花也

桃杏先花後葉榆[illegible]實後葉梅冬花夏實

江南大麥花自夜發江北大麥花自晝發江南麥發病江北

麥不發病鐵樹開花者鐵樹黑色四尺高遇丁卯年開花千

日不凋

桂花三品者紅者上品狀元也黃者中品榜眼也白者下品

探花也菊花之隱逸者也故陶潛愛之蓮花之君子也故周

子愛之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宜乎愛之者衆也牡丹花王者

姚之黃魏之紫妃而已[illegible]花之神仙也梅可聘之根不同

[illegible]

瓊花本生揚州煬帝移金陵葉枯抉八十發迴而死今以八

仙花代之葵花開背日麥花開向日葵寒麥暖也庾嶺梅南

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溫之殊也

以蓮菂投靛甕中經冬移種則發碧花芙蓉花先一夕以靛

水蘸花蕊上用紙包之來日開碧花

古今以五月十三日爲竹醉日是日移竹竹不知故活

凡花果接樽之上是斬者接樽之下還是[illegible]接而叢接

桑有一木可接三四種者有插接者有[illegible]者有[illegible]者有

半接者如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則花黃白相半菊

瓜一[illegible]者去半瓜而合之則結實[illegible]瓜相半

物亦有[illegible]接人[illegible]之子者稍接也[illegible]乳母鷄抱鴨

卵皆身接也以呂易嬴以牛易馬食兎唇缺[illegible]根接也孟子

之接淅之可矣許行之[illegible]相可乎

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禾木旺而生金旺而死得中和故曰

禾

安邑之棗蜀漢之橘[illegible]魯之漆河濟之[illegible]燕秦之栗若得千

株皆可與千戶侯等者言可富貴也

摘一年東榮西枯一年西榮東枯氣偏盛也荔支遇麝香花

實皆落橄欖置鹽根中子皆落如蛇鬪雄黃自死也

松身栢葉曰檜栢身松葉曰樅竹小曰筠大曰簹浮萍曰藻

沈曰蘋葵向日衛足也芝一年三秀柳一日三眠[illegible]

朔屈更指佞人

凡花果秋冬者難謝春夏者易謝大者易謝小者難謝與[illegible]

小者纔圓而熟者大青豆頭也
葡萄石榴大蒜首蓿胡麻胡桃等皆張騫從西域取種來
今時在午會中其人物短小已不及辰巳之際則自今以後
申酉之會人物之短小又不如今可預卜也如一段地始開
時收禾倍多及其久也一年薄於一年氣化有盛衰也
於天觀動於地觀靜於雲觀閑於草木觀生意於魚鳶觀自
得於鷄雛觀仁於驢鳴觀氣非觀之以目觀之以心也非觀
其形觀其理也理者何大極也大莫載小莫破何地不可觀
之哉

槐亭漫錄性命編

天人一理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性命只一理如女在家爲女出嫁爲婦婦女只一人不分看則不明不合看又離了理氣一也在天地分爲陰陽陰陽又分始終陽始春也陽終夏也陰始秋也陰終冬也在人身分爲陰陽陰陽又分始終陽始仁也陽終禮也陰始義也陰終智也孔子言春秋言春該夏同一陽也言秋該冬同一陰也孟子言仁義言仁該禮同一陽也言義該智同一陰也顯諸仁者陽自內而外春生夏長也藏諸用者陰自外而內秋收冬藏也觀之植物春夏自根幹而枝葉秋冬自枝葉而根幹在人則仁之惻隱方動於中禮之恭敬自見於外義之羞惡或於外智之是非自定於中春天和氣生物即仁之和氣愛人也夏天熱氣長物即禮之親執敬人也秋天凉氣收物即義之凉氣裁物使各有其等也冬天冷氣藏物即智之冷靜生明使物各得所也春仁同一生息也夏禮同一長養也秋義同一肅殺也冬智同一歸藏也

木生意曰仁火光明曰禮金斷決曰義水鑑物曰智土質實曰信木氣溫於春如桃李芬芳之生意故爲仁愛之惻隱火氣炎於夏如燈燭照耀之光明故爲禮敬之辭讓金氣凉於秋如斧鉞之决斷故爲義宜之羞惡水氣寒於冬如池塘之清明故爲智明之是非智比三者若無事實係始終萬物非水不生萬事非智不成也土寄旺四時如大地之厚重故爲信之誠實土於四時無不在信於四德無不在也

理不離氣

太極之理生氣故理在處必有氣氣在處必有理如形影
非理外別有氣氣外別有理如一勺水必有物以盛之否
無歸着理不離身如水不離物又如有鏡方有光光如性
如氣質若無鏡光亦散了
人之生也理與氣而已理若非氣亦無頓放處故必天氣地
質聚而為身此理方有安頓故曰人難說究得箇理須有身
方此理以為性言語思慮動作云為皆氣也此理寓也
若論本原有此理方有此氣若論稟賦有此氣方有此理
五行之屬
父子之親便是生物的春意君臣之義便是肅物的秋意夫
婦之敬便是長物的夏意長幼之序便是藏物的冬意辭敬
拜遜長幼為禮以長弟為智亦是一理也朋友之信便是實物
的土意橫言之五倫之愛處是仁宜處是義敬處是禮明處
是智實處是信順言之如見客來喜心是仁接之是禮待之
得宜是義停當是智真心是信覆言之見事來知可否是智
從遠是義做之得中是禮無私是仁貞實是信
每日用心體認某事為仁某事為禮某事為義某事為智久
則見道分明大抵仁始生禮施行義決斷智收藏也
問元亨利貞曰觀春夏秋冬問春夏秋冬曰觀溫熱涼寒問
溫熱涼寒曰觀生長收藏
問仁義禮智信曰觀愛宜敬明實問愛宜敬明實曰觀親義
序別信問親義序別信曰觀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五常之序
德莫大於仁故居首仁或失之務故以義斷之義或失之剛
故以禮節之禮或失之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之詐故以信
正之五常之序乃五行相克之禮義制仁剛勝柔金克木也
智制禮柔勝剛水克火也
五倫之序
非父不生故父子以天合而居首非君不安故君臣以人合
而為二夫婦內也故為三長幼外也故為四朋友若緩而實
綱紀倫理故居五也
父坐子立親也臣拜君受義也男外女內別也長前幼後序
也勸善規過信也或曰此分耳曰坐立定而孝慈生拜受明
而仁敬著內外分而唱和起前後判而愛敬形勸規盡而恩
愛洽故曰體嚴而用和禮先而樂後利物而和義未有倫理
不正而能恩義篤也合而言之坐立慈孝此四字父子之親
也拜受仁敬君臣義也內外唱和夫婦別也先後友恭長幼
序也勸規恩義朋友信也少一字不得
汝而言之孺子之見仁也宗廟之過禮也聞爾汝而羞惡義
也見善惡而好惡智也偏言則合一事元者四時之一仁只
是一箇於禮義智如兄弟也專言則統全體元包亨利貞仁
包禮義智其於三者如父子也蓋元生之生也亨生之長也
利生之收也貞生之藏也仁愛之愛也義愛之宜也禮愛之
敬也智愛之別也仁是生意禮義智三者皆於仁之事
參義之父子鹿鳴之君臣關雎之夫婦棠棣之兄弟黃鳴之
朋友唐明皇愛諸弟智也然為父殺子不仁為君殺臣不義
為夫殺妻不禮何明於彼暗於此
一理異名

聖人因事制名至高之爲極[illegible]初只一極而已自[illegible]隨[illegible]
其名以主宰爲之帝以妙用爲之神以形體自然爲之天
流行付與爲命以動爲之陽以靜爲之陰以流行爲之道以
無妄爲之誠自此以往至不可窮只一極而已生生之爲性
起初只一性而已自後隨在異其名得此爲德行此爲道實
此爲誠盡此爲忠推此爲恕靜此爲中動此爲和純此爲一
端[illegible]爲正自此以往至不可窮只一性而已如人一也對
父[illegible]之子對子爲之父對兄爲之弟對弟爲之兄自此以往
至不可窮只一人而已故一極明則天下之萬理皆明一[illegible]
明則吾身之萬理皆明性是胎名仁義禮智是官名惻隱等
是表字也仁義禮智性之體也父子君臣等性之用也

道器精粗

如物見一大城其中有大街小巷千門萬戶精者在粗之中
粗亦不出精之外自洒掃應對至冠婚喪祭貫通只一理理
一統分殊　分殊分理一

下學上達

下學就是上達事上達只在下學裏如此花也栽培灌溉人
力可爲者下學也其日夜之息滋長之意人難用力處即上
達也凡事可用力可告語可聞見可思索皆下學也聖人之
言雖極精微皆是下學下學乃上達之功如檐之輕重惟檐
者知之又如啞子吃苦瓜與人說不得若要知此味還須自
已吃

道之大原

孔子曰大極生兩儀朱子[illegible]天地者陰陽之氣所[illegible]
雖論董子乃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如此則先有天後有[illegible]
其意以天以陰陽生萬物也然天雖以陰陽生萬物而大[illegible]
又以陰陽生天地者也天之陰陽亦大極之陰陽耳人物[illegible]
天地之中天地又在大極之中人物在天地之後天地又在
大極之後安得舍大極而言天哉若曰天乃此理總會非蒼
蒼之形郤可矣終不如曰道之大原出於極

天地本然之性

大極者理之至善者也大極以至善之理生天地天地以大
極至善之理付之人人得大極至善之理以爲生此天命大
至善而無惡人之性亦本至善而無惡也本然之性言今日
我心中之性即前日天所付之原性也我之仁義禮智之理
即天之元亨利貞之原理也此孟子性善之說如言金璧玉
渾然而精諸子則詞費而支

人物氣質之性

性從天上降來時原善本然之性也及到人身上被氣質淆
之或流於惡或善多惡少或惡多善少或善惡相半故爲氣
質之性無極而大極本然之性也陽動而陰靜氣質之性也
氣是初稟的質是成這模子的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
質中乃隨氣質而自爲一性非真有兩性也上天命中之性
莫箇善惡並出來的如水從山中出來時原清本然之水也
及到地上被土淆之或流於濁或清多濁少或濁多清少或
清濁相半故爲土地之水山中初出來時莫箇清濁並出來
的
陽剛陰柔木則慈火辭讓金羞惡水是非土朴實人得此氣

故有性剛性柔性燥性朴中節不中節皆氣質之性也又不
鴟梟蝮蛇惡草毒木亦天地陰陽之性但不善耳

本然氣質之別

本然之性以大本言專以理言一至善也氣質之性以所稟
言雜乎氣言有不善也其實天地之性亦不出氣質之中只
就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而為言耳如正聲正
色天地之性也邪聲邪色氣質之性矣
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無惡感物而動氣出而理隨
之善惡分矣孟子言性從大本上說來只不曾發氣稟一段
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如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韓子三品
蘇子未有善惡胡子性無善惡都是揣摸說至張子分別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諸子之說始定

孔孟言性之異

孔曰相近兼氣質也孟曰性善專以理也張子本然之性孟
說也氣質之性孔說也然仲通專於氣質使學者委於質而
不勉陳了翁專於道學何以學者不皆聖賢必曰性善而氣
質易於混之功夫到則氣質變未到則氣質定矣

氣能害理

性有命中原付之性有人身上之性如水有山中原流之水
有地上之水命中之性本然之性也善也身上之性氣質之
性也善惡混也如山中之水清也地上之水清濁混也然命
中之性不能不到身上身上之氣不能不壞原性之善如山
中之水不能不到地上地上之土不能不壞原水之清性雖
不雜氣氣淆之不能不惡水雖不雜土土淆之不能不濁

理無形而氣有迹人之生也得此理以為性故性亦無形得
此氣以為形故形亦有迹理無形而至善故性亦無形而至
善氣有迹而或雜故人之氣亦有迹而或雜
性本善也氣稟蔽之以氣稟之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
目之色耳之聲口之味鼻之臭四肢之安逸不害德乎聖人
不嫉頑者憫其道未備駁不足嫉之也
造化金木水火土各一其性故為仁義禮智之理五行各專
其一人則兼備其全本無不善及其動也則中節者為善不
中節者為不善也

善惡同名

身上之性雖善惡不同不可曰善者是性惡者不是性以身
上善惡多般之性皆自命中本善無惡之性也如地上之
水雖清濁不同不可曰清者是水濁者不是水以地上清濁
多般之水皆前日山中本清無濁之水也善者其先惡者其
後也清者其先濁者其後也先善本然之性也後惡者氣質
之性也善在降衷之初惡在有形之後如人初善後被人引
的做賊謂之賊人則可評之賊豬賊狗則不可又如明珠在
泥中謂之泥珠則可謂之泥土泥石則不可聖賢之性無土
之水也愚頑之性有土之水也形異則性異非性異也氣使
之然也地異則水異非水異也土使之然也

性氣譬喻

理在氣中如珠在水中聖賢氣清如珠在清水中愚頑氣濁
如珠在濁水中明明德洗濁水之珠也氣極濁如珠在汚泥
中然貞明難晦故雖禽獸亦有虎狼之父子類也

氣清者便明如盂有清水便見盂底孔子賢人清多濁少[illegible]
濁多清少千百千萬大抵清明者少濁暗者多故聖賢少[illegible]
頗多

如鏡有本明者有昏而磨之即明者有磨之久而後明者有
不磨終於昏者

萬物皆受此理如衆水皆受日光清氣理明濁氣理昏[illegible]
水光明濁水光暗

如水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雖[illegible]
既濁難得便清

又如水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者聖人也有流未遠[illegible]
自小悪也有流已遠始汚者長而遷也

二之不是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若只說性善不說氣稟不同何以有上
智下愚之不移故孟子爲之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言若只
說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本善則何以爲堯舜塗人之
異故諸子爲之不明夫性氣原不相離若分爲二揔[illegible]
皆善人無悪人矣提氣言則皆悪人無善人矣皆說善了[illegible]

張子之說明備

性貴善反

性本善氣汚之故悪去氣之汚則悪去善來及其善也只是
原性之本善如水本清土汚之故濁去土之汚則濁去清來
及其清也只是原水之本清如人小時爲善乃善人也大了
被人引的爲悪乃悪人也亦是　只不是那舊時好人了[illegible]
了悪卻是好人

道器之全

口不能以盡意心必假夫事爲道雖非器而必托於器也如
禮樂刑賞治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虛拘樂雖非[illegible]
鼓而樂不可徒作刑以遏悪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以
揚善必表之旌常必銘之鍾鼎形而上之道必托於形而始
寓形而下之器必得其道而無弊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
於有孝在晨昏之定省弟在行坐之徐隅

性道之別

性是心上生理道是身之所行者道即路也本以行得名指
氣之流行處也孔子明天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明人
道曰率性之謂道皆指流行發見者也按一元未開混混沌
沌天之性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天之道也一理渾然孔子
性也泛應曲當孔子道也如鷄那是性發而爲雛知覺運動
道也果核是性發而爲木葉萌開落道也

禮樂本文

胷中先有敬人之心爲禮之本形之揖讓形之飲食形之玉
帛禮之文也先有喜說之心樂之本也形之言語形之歌詠
形之絲竹樂之文也喜爲敬人樂中有禮也敬因喜來禮中
有樂也據見在言禮先樂後推其本樂先禮後互相爲用也
夏商以前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周加文武二聲爲之二變
變宮變徵也五音爲正爲體二變爲和脾喜音樂聲動脾運
而食自化也凡禮樂皆二帝三王立其法孔曾思孟傳其旨
漢唐以來皆按方製造者也

聲音之別感物而形爲聲比方而文爲音禽獸知聲衆庶知

音君子知樂

累黍定律之失

律呂原來會以神郤將累黍究緣因從君揀盡羊頭子還須元聲隔幾塵

命氣有二

命有二天命謂性理之原也死生有命氣之數也然理氣一也氣亦有二始而內有清濁偏正後而外有貧賤富貴

命有理氣之殊者以理氣不相離氣行處理主之也以造化言之就理言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成就氣言溫而生物者春也熱而長物者夏也凉而遂物者秋也冷而成物者冬也以人身言之就理言天命謂性五十知命仁義禮智之直也就氣言夭壽貴賤貧富災祥皆氣之長短厚薄也聖人最知命其於人事必盡若曰有命故意巖墻下立萬一壓死言命不得人事盡處方是命且如說當死水火果自入水火而死乎必水火之至迯之不能脫方為命也大抵命者理氣之合也放勳徂落命也洞賓非矣伊尹翻然命也韓愈非矣比干剖心命也子路非矣

實理流通

以造化言之天地之間皆大極之實理充塞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人事言之聖人之心皆大極之實理充塞故自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

糖甜醋酸

仁之愛如唐之甜醋之酸仁如糖醋仁中慈愛如糖醋中甜酸之滋味也又理如根愛如苗愛之理如言愛之根若不論根苗只言愛的意思便好[illegible]根惻隱是芽親親仁民愛物是枝葉桃仁杏仁凡穀子之種皆曰仁者以種之即生故也故仁爲天地生物之心雞雛觀仁嫩小柔弱之意也拈脉觀仁血氣周流之意也

富道相賊

昔有問聚財之方於富者富者曰財見賊則散故聚財必先去賊又問之曰仁義禮智財之賊也嗚呼君子以財為道之賊此人以道為財之賊於是知富者之固矣雖不盡然大抵多也孟子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

仁義之正

仁非姑息慶賞刑戮終歸於愛之謂也義非殘刻慈祥豈[illegible][illegible]其則之謂也[illegible]仁之偏故有化秩金錢之賜宣帝義之偏故有趙盖韓楊之誅

體用之殊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如仁以賞人便果決義以[illegible]人便遲留仁陽剛義陰柔也

仁本柔出來却剛萬物化育時便奮發莫禦義本剛出來却柔萬物肅殺時便憔悴

理義之別

帽者何包頭者也鞋者何護足者也在物之理也若以鞋[illegible]頭以帽護足處物得宜乎必易置之處物之義也物有[illegible]為之好惡在物之理也人有去取為之好惡處物之[illegible]

中正之別

中内也正外也中則正在其中正者中在其外或有正而不
中者未有中而不正者天之道元而已聖之道仁而已溫熱
凉寒得宜天之中也親義序別得宜聖之中也

忠恕之別

忠是真心在内恕乃盡物在外忠為根恕為苗忠如形恕如影
未有忠而不恕者未有恕而不忠者無忠做恕不出來

忠信之別

忠就存主言信是言行之間不悖理也心中有十句說十句
不留一句忠也衡權撫床不忠也白曰白黒曰黒信也趨高
指鹿不信也

性理之別

在心為性在事為理性是我私的理是衆人官的故親義序
別人人皆有欽明溫恭堯舜獨得理公而性私理如委一錢
於路童子皆爭之性如懸千金於市壯夫不顧

道徳之別

道乃共由之大路徳則我自得之魂魄道如一兎在野衆共
逐之徳如一兎在市人不之顧

經權之同

天下之理一大極耳一當然耳無有兩箇遇常而經當然也
遇變而權亦當然也經是走大路權是大路不通入小路也
是路終不如大路之廣大寛平

道理之別

道如共由之大路萬里皆通理如遠近界限東西南北大小
邪正之詳道大而理小道一个而理密

主一慈敬

一者大極也即理也主一者主天理也用心在天理上故
敬否則一於酒一於色亦曰敬乎

心統性情

心如穀種種中生理為性陽氣發出為情性是生意情是苗
心中具此理為性心中發此理為情心為性之主者涵養此
性使仁義禮智常存於中也心為情之主者節制此情使喜
怒哀樂惻隠等無發者中節也心如將也性如在營之軍情
如臨陣之軍也將統之然在營即未發之臨陣臨陣即已發
之在營非兩人也

血肉中靈的只心如知親宜孝便是靈處存孝心是性幹孝
事是情虛以發理性也靈以應萬事情也

張子曰心大之謂心之體宜廣濶也朱子曰心小言心之用宜
謙抑也

誠有天人

吾心仁義禮智之徳即上天元亨利貞之實聖人之天道也
脩吾心仁義禮智之徳直欲同上天元亨利貞之實賢人之
人道也故無妄乃自然之誠不欺乃誠之之功

性情才

性情只一理以性發為情如根發為苗根之能生苗處為才故
才即性之能以其處合理與氣而成也情之善原於性之善而
性之能為善是才也如仁性也愛其親情也所以能愛其親
才也才在性情之間乎

才有二

孟子論才乃指性之本原伊川分清濁乃兼論氣質氣清才清氣濁才濁本然性中之才能為善也氣質性中之才亦或為惡如商辛拒諫飾非為惡之才乎才如財人之有財若用之親賢取友善矣或用之恋酒貪花只是好財錯用了不管財事又才如材料曲可輪直可棟若斲壞了不干材事

知行之辨

一曰知先行後一曰行先知後一曰知行是一時事莘野之起易水之歌知先行後也在陳之嘆陰陵之迷行先知後也馬陵之書鴻門之謝知行一時也又曰柴門今始為君開知先行後也到岸方知水隔村行先知後也傍花隨柳過前川知行一時也

知而不行如雖囊而疲乏行而不知如飛鳶而馭也未知先行如無星秤權不能平物也

志意思慮

身之主為心心之靈為知知之發為意意之著為事

心也者無物為性有物為情有感為意有之為志意有歸為思志有致為慮合精以止為魄配神以行為魂與神為一為精不雜於精為神

性純精混性理之本然情氣之分散性必中情必和意近而志遠意柔而志剛意雜而志純意如侵地之徘徊志如伐人之果斷

情大意小如思、字是情如何溫清定省是意必於孝為志

撫掌漫錄鬼神編

大極之理最為精靈生而為氣精靈落乎氣中充滿兩間鬼神之[illegible]也細分之精靈伸處氣亦伸為神精靈屈處氣亦屈為鬼故鬼非即陰陰氣中之精靈神非即陽陽氣中之精靈也陰陽氣之屈伸耳鬼神理之屈伸耳不分看則不明不合看又離了久而天地之始終暫而鼻息之呼吸大而宇宙之包容小而撮土之纖微無時無處無之也理形而上氣形而下鬼神乃形而上下之間也

混沌之初只一氣耳氣之伸處為神天之日月星辰也氣之屈處為鬼地之水火土石也人物之初亦一氣耳氣之伸處為神魂之知覺運動也氣之屈處為鬼魄之骨肉毛血也大極以此而生天地天地以此而生人物人物以此而生子孫子孫以此而生生不窮故曰 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天地間別無甚事一氣之鬼神而已大極統天地天地統萬物大君統百官百官統萬民順之吉逆之凶君子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幽明一理也鬼神殊類者一是天之日月星辰風雨霜雪之類一是地之水火土石岳瀆城隍之類一是功德及人句龍孔孟之類一是祖宗裕後祭祀來享之類一是富貴權勢用物精多之類一是壯年横死英魂未散之類一是山夔土犢水罔木妖之類其餘憑人附箕觸幻哨梁雖非正理不可言無

盈世間皆氣也人在世間氣化之中如蟻在吹脹尿胞之中上下四方皆氣也皆鬼神也造化之理本順而正人順理而正則與造化通通則吉非鬼神故吉之也順惟正何與吉會

耳背理而邪則與造化逆逆則凶非鬼神故凶之惟悖性
自與凶值耳
孔子曰精氣爲物精乃精血氣乃煖氣二者合而爲人人在胎中只此二者精血骨肉也煖氣呼吸也精血之知魄也煖氣之知魂也魄如鏡魂如火火有光焰能燒鏡雖照見却在裡面火日外景魂也金水内景魄也魄乃體中之神魂乃氣中之神
又精血之靈曰魄耳之聽目之視聰明是也耳目是体聰明是魄煖氣之靈曰魂口鼻呼吸是也呼吸是氣靈處是魂生時氣種於精精亟夫氣故魂魄凝而爲物神也死時氣不附精精不受氣故魂魄別而爲變鬼也又分之魂升爲神魄降爲鬼魂氣歸天如香煙騰上有散而已然散有疾遲如人生有夭壽不一也
死澌也消澌也在床曰尸尸舒也支節伸舒也在棺曰柩柩久也不朽也鬼歸也骨肉歸土也神伸也魂氣上騰也
老氏言歸根非也如水中月影水干影便無了豈有這影又歸月中乎又如花落便無了豈是歸那里去明年又來枝上乎
哀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以身死則無爲心死則惡多也秦皇漢武心死於仙夏癸商辛心死於色嵇康劉伶心死於酒石崇王愷心死於財死而氣散當也亦有接生氣[illegible]之者善人與元氣和死接溫氣又爲人惡人與元氣戾死接溫氣爲禽獸雖不盡然亦間有之故由探環知李兒乃楊佑之前身[illegible]掘地知智永乃房琯之後身劉元城化風雷萇弘化碧

伯有爲厲申生妖夢關羽精靈學者知常亦有變故曰有此等事然不離常故曰未必若此等事言其無者失之拘言皆有者失之妄
或問天曰自口氣而觀之問地曰自撮土而觀之問死曰自憂寐而觀之人物在氣化中如沸湯滾物自不容已聖人知其無可奈何遂安之
一曰死而無知人死神氣都散了若有知漢高祖獨不憑人附其存恤戚夫人乎秦皇何不罪趙高乎太宗何不罪武后乎舒飛何不罪秦檜乎
一曰死而有知故朱子曰人死亦有光景可樂昔有慰病者曰死比生樂人問之曰吾見死者無一人返回雖一時寬病者之意亦有味也又鬼仙答生公曰作鬼今經五百秋也無歡喜也無愁生公交我爲人去只[illegible]人不到頭
子貢問死有知乎子曰欲言有孝子順孫捐生送死也欲言無恐棄而不葬也汝死自知之明道謂謝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信得待向汝道有來汝去尋討故擔之輕重惟擔者知之鬼之有無惟死者知之蘭則人鬼享要人謊耶
理如月光如印板人之性如水中月如紙上字此有壞彼無壞死早則散遲死遲則散早氣有定數不在明則在幽也故少年死成鬼老年死不成鬼求忽凝忽釋溫忽浮忽散張子曰氣之聚散於大虛如冰漚之凝釋於水朱子謂其爲輪迴程子謂其言有過
朱子曰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造化言耳若以人物言氣散而理亦散也魂生氣氣之運行先後盛衰之次曰數如度之

有長短量之有多少權之有輕重人禀此氣以長短為丈尺
以多少為斛[illegible]以輕重為貴賤結纓之死以引丈為尺寸也
金谷之敗以斛為升合也黃犬之恩以鈞石為分銖也
大虛中氣如入海中水人受此氣如取水於海或一瓢或一
碗多少不同若碗不破無輕乾之理酒色財氣之類打破碗之
提扶也善善者不自害其原數如一爐火置之風地則易化
置之密室則人
張南軒宿淮寺夜聞鷄聲萬計起視燈光滿地僧曰舊戰場
也天氣陰晦則有之鬼有憑人言語有一人素不識字一日
病作念得一首杜詩若精怪來迷只宜以之以靜如桓公見
紫衣之人周處見怪鼠之語叔堅任戴冠之犬公亮書入窓
之手是也

社者五土之神[illegible]祀之稷者五穀之神[illegible]為民
故祀之如風雲乃風雲中之神山川乃山川中之神後來離
也黎也以平土而配社[illegible]也以播穀而配稷
湯作五祀井竈門行霤也周禮七祀門行[illegible]厲司命中霤
也在家出入門也戶即門之小者在外路途行也飲食水火
竈也鬼無歸為厲故祀之自天子至庶人皆有命司命之祭
也有國有家者[illegible]中霤之祭也我朝五祀門戶井竈中霤
也
雩者祈雨之祭也儺者逐邪之事也裴漸能捉鬼老君曰今
時捉鬼惟漸耳世人把二字誤為一字一曰聻本一字音耳
人死為鬼鬼死為聻聻律令雷邊健鬼故呪曰急急如律令一
曰如頁也言頁法律之命令也

祖考精神與子孫一也祭之誠自感通與生聚同也雖傍親
以戚天地山川之屬有祭便通本從一原中出來也
欲敬人先敬身欲祭神先祭心敬身而後人可敬祭心而後
神可祭觀詩書所云天人之際真若響應聖人心通乎天知
其理勢必然故云云也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以設教也
凡祭百神皆以飲食楮幣以人之所重者奉之盡誠敬耳豺
祭獸獺祭魚之類也

喪類

飯含不忍口虛也又以珠玉實口亦曰含盛粥於萬曰重今
用糧罌㪚依之以食也衣衾贈尸曰襚方帛覆面不忍見親
面也一曰吳王夫差[illegible]非也尸近棺棺近槨槨近壙不欲大
書銘旌[illegible]也[illegible]也銘旌以死者不可
別以旗示之書[illegible]名女字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明器
之道也古者埋[illegible]長史以繼代之王璵用之康節亦用之
伊川怪問曰明器之道也脫有一非[illegible]孝子順孫乎
墓誌恐陵谷變遷欲人知之但記姓名歷官姻婣而已碑碣
起無懷氏臣子述君父之功也神道碑古用木周時用石越
岐預為壽藏陶潛預為祭文杜牧預為墓誌
易曰喪期無數言古人心喪終身也三載遏密唐虞雖行心
喪曰之忌日忌諱也死日不忍言死諱之為忌君子有終身
之憂忌日也
影似親親依之子孫見影起敬有誠有神也後人以影或不
似只用神主祭用血肉藉生氣耳古人嘗募廟象此也死而
不死者以子孫祀魂於廟藏魄於墓得所歸也

謏亭漫錄文史編

天地之初原無字伏羲始作八卦☰天字也今草書天作
乏是也☷地字也草書地作巛也坎卦☵立之爲水偃之爲
☲離卦立之爲火偃之爲☰八卦皆然倉頡因之又觀奎星
鳥迹盡洩造化之秘天雨粟鬼夜哭及於今日盛也
字也者發萬類之情分形別聲也物各有體有名畫者字之
體聲者字之名因體命名因名正體字之情也不知字形則
瞽不知字聲則聾六書古今之至寶宙中無寶先自賤之也
墳大也三墳三皇之書言大道也典常也五典五帝之書言
常道也丘聚也九丘聚九州之事索求也八索求八卦之理
歷夏商周皆有傳者但世變漸非所宜孔子所以刪之斷自
唐虞也

六經光景

易如風雲變態書如日月光明詩如春風和氣春秋如烈日
嚴霜禮如天地之定位樂如陰陽之升降

諸史

蕩蕩巍巍尼父之史筆也皞皞雝雝孟子輿之史筆也二帝可
仰三王可樂五伯可惡漢可惜唐可笑宋可哀又看漢唐宋
之初也如履坦途如遇陽春如見賓客何氣象之和樂也看
漢唐宋之末也如涉風波如遭霜雪如遇盜賊何精神之消
索也

經史之同

以道言焉之經以事言焉之史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
經亦史易者伏羲之史書者堯舜之史詩禮樂三代之史其
實同其道同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天易列象詩[illegible]
[illegible]歌詩采風謠禮述儀則春秋紀時事皆經也未有不
議於無形者也故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者明理之書也但
以聖哲之言爲經耳苟非察於性命之原以盡事物之情者
難於語作者之門矣

四書之畧

論孟大中四書也論語之授受一時也大學之綱目一敬也
中庸之費隱一誠也孟子之仁義一正也皆太極之理[illegible]
之性也非心學平讀之之序先大學以定規模次論孟[illegible]
精微次中庸以極歸趣譬之時文大學破承也論語[illegible]
涵養之旨孟子發揮體驗擴充之功大講也中庸則結[illegible]
之四時論春也大夏也孟秋也中冬也譬之四德論仁也[illegible]
禮也孟義也中智也譬之五經論易也大禮也孟詩也中書[illegible]
也偏言則各一事元者四時之一仁者四德之一易者五經
之一論者四書之一其於三者如兄弟也專言則統全體元
包亨利貞仁包義禮智易包詩書禮論包孟大中其三者如
父子也必篇篇章章句句字字知其爲心性之真士而希賢
賢其歸也賢而希聖聖可同也
孔子未嘗有心於爲文以聖道蘊於是而有六經孟子未
心於爲文以仁義榛蕪於是而有七篇使聖道明而仁義[illegible]
孔孟豈有此哉又曰孔孟之文六經者師友講論道理[illegible]
心於立言也如布帛之足以禦寒菽粟之足以療飢[illegible]
文學亦何嘗秉筆爲詞章諸子好文炫才離道雕[illegible]
之道遠如采雲之莫徒絢耳目不管實用

數學源流

理者氣之主氣者理之寓數則理氣運行之分限節度也故
數非理不立非氣不行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造化全數也初隱於混沌之中故混沌為數
之源及動靜相承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木四九生金
五十生土一生水故一為數之始十成土故十為數之終昔
之隱者行矣及鍾於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
九居右五十居中及鍾於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
肩六八為足昔之行者著矣此天地自然之文天語簡要可
晬曲折古今以為至瑞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始於此
今按二始者一為天始二為地始也二中者五為天中以其
在一三七九之中也六為地中以其在二四八十之中也二
終者九為天終十為地終也然天有陰陽地有剛柔故一為
一元二其一為兩儀二為二氣二其二為四象五為五行二
其五為十干六為六氣二其六為十二支一九為疇二其九
為十八變八九為七十二候一十為旬二其十為念三其十
為月五其十為大衍之數六其十為甲子之數十其十為晝
夜百刻之數四其六二十四氣也四其七二十八宿也七其
七揲蓍之數也八其八六十四卦也九其九八十一疇也又
二六相偶為十二五六相乘為三十大數起十二一元十二
會一運十二世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也小數起三十一
會三十運一世三十年一月三十日也大而元會運世中而
年月日時小而分釐絲忽皆十二與三十相乘聖人據理說
出造的巧造化本巧也夫大極之妙而後氣數之妙聖心之
神而後立論之神然成天地之化而不過也此數之變無窮
其原則一大極也後世言數不原於理流於術也大玄潜虛
且然况其他乎易畫生於大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畫
原於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
邵子八卦先天之圖也大極兩儀四象八卦自下生上去周
子五行後天之圖也大極陰陽五行自上生下來大極無形
邵子以其在陰陽中而不狀周子以其在陰陽之上而狀之
為〇天地一也邵子狀之為二兩儀也周子狀之為〇陰陽
也四時一也邵子狀之為二二二二四象也周子狀之為〇
五行也八卦即五行之生萬物也故周子不及徑言五行生
萬物朱子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聖人說出若天地會說時
想更說得好今觀周圖第一無極圈大極之象也觀極圈則大
極之理可知見大極本無極也第二儀圈兩儀之象也極圈
之後而有儀圈則大極生兩儀之理可知見陰陽之有形陰
陽一大極也第三行圈五行之象也儀圈之後而有行圈則
兩儀生五行之理可知見有金木水火土之運五行一大極
也第四氣圈氣化之象也行圈之後而有氣圈則五行之氣
化生男女之理可知見有雌雄牝牡男女一大極也第五形
圈形化之象也氣圈之後而有形圈則男女之形化生萬物
之理可知見有胎卵根荄萬物一大極也五圈之中中圈為
要中五行也上焉者體之立大極兩儀五行之本也下焉者
用之行氣化形化五行之用也又名承發圈即吾心寂感之
關也
蕭統之漢文選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illegible]之

濕者日赤者日紫者日月竝赤三日者日中見星者日旁
月一星者日隕於地者三日相承東行者日夜出高三丈
兩月晨見者月夜出無光者凡地震四百餘有拆者裂者陷
者有拆三十步者九丁步者數百里者水泉涌者火光見者
凡山崩二百餘有壅河者壅水逆行者同日崩二十九處者
山飛十五里者舊基爲潭者南山北移者平地阜出者凡川
竭百餘有江竭者三日不潮者竹揖閉於途中者河赤三日
者凡星變三百餘有彗者孛者流者晝見者如碗者如
月者如日者隕爲石者如狗頭者如屋者陷地中丈餘者有
化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者有隕如雨者有入月中者有
大星入海小星千餘隨之如雷者有相鬭者太白經天者凡
雹有六七寸者尺八寸者如斗者如釜者殺牛羊者深三尺
者凡風有如血者拔木者發屋者凡雨有雨血雨螽雨草雨
魚雨毛雨黍黑雲者赤雲者凡蟲有蝝有蜮有蝗有螽有蔽
天者草木無遺者凡龍百餘有黃者白者赤者黑者降者鬭
者水中者井中者庭中者凡氣有赤者黃者黑者白者亙天
者千里者入禁者四塞者晝霧十五日者凡物有雌雞化雄
者一鷄雌雄二形又能雄鳴又能雌伏者有白鴈集廡者魚
落者甚者狐升御座者蛇見御座者群鼠入蜀者鬼哭者泥
樹者空中戈兵之聲者凡鼎動者銅龜鳴者大石自立者自
行者僵柳又起死人又生李實如瓜李子冬實冬雷蟄蝶冬
出入香炯者夏雪者夏天人東死者夏霜殺草木者無雲而
雷者雷雪同時者天鼓鳴者婦人生髭者女化男者男化爲
女嫁人生子者男子孕而生子者夫婦之有德之時其行

牛馬生二角說者謂此爲逆之兆元順無道之世黃河
爲我
祖初興之徵也或曰昌平之世未必無災歆治之主能以德
應則災變爲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惠闇之主德不能堪則
天祥爲殃以天旱爲乾封以廟壞爲行會此遇災而怨者也
秦王生日大白入井自爲渴耳晉孝武帝酒曰長星吾勸汝
一盃酒自古有萬年天子耶此遇災而戲者也

異術

異端者存之害心言之污口體之辱身行之壞事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
楊氏之徒世謂冷腸墨子之徒世謂熱腸然民吾同胞親疋
一本故厭墨子之熱腸又怪楊氏之冷腸道言不死佛言又
生然大塊無門虛空即氣故笑佛氏之地獄又鄙老子之天
堂然靈臺無歉人之天堂懷抱作惡人之地獄也又曰欲知
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不知堂上白
髮吾之前世膝下朱顏吾之後世也詩曰老子不亡佛又生
漫將浪語誑群蒙盈虛消息天難避篡奪爲能奪化工
夫五倫之人遍天下如何不交一人五倫之道傳萬世如何
不盡一分使他父母曾似他如何得有他身假如世人若似
他如何再得有人道理儒家是五倫異端倫外說經因一矣
幻妄何須較誤緣愚頑多少人又佛生原未到中華何故中
華皆念他他若有靈還在彼彼士成佛又幾家心善事善也
肉吃蔬諸神皆喜佛也不怨心惡事惡休念彌陀諸神皆怒
佛無奈何入說有神仙老子是真祖我問學仙人諸子何在

[illegible]武[illegible]而武不亂唐不可移者也[illegible]之餓皇帝救之
而不免于高宗之變強賊傷之而不能可移而不可移者也一
[illegible]而復九州一鼓而下七十餘城不可移而可移者也
事多相因如得失憂虞順理為得逆理為失因失而悔為憂
因得而肆為虞得生虞虞生失失生憂憂生得得又生虞四
者相因得一而已可不慎哉湯武之吊伐得也秦漢之窮兵
失也堯舜之兢業憂也桀紂之恣肆虞也又如吉凶悔吝成
事為吉敗事為凶因凶而憂為悔因吉而肆為吝吉生吝吝
生凶凶生悔悔生吉吉又生吝四者相因吉一而已可不慎
哉漢高以匹夫為天子吉也秦二世以天子不得為匹夫凶
也武帝輪臺之詔悔也呂后漫書之辱吝也詖淫邪遁言之
因也蔽陷離窮心之因也意必固我欲之因也酒色財氣誘
之因也

覩布戲而惧羡善之旨者如扮上秀才來說的好聽行的好
看又有從容之意即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扮上將軍來說的
好聽行的好看却無那從容之意即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吃醋湯而得文質之實者純醋無水之大酸即周末文勝也
純水無醋之大淡辣子成質而已也醋水兩停之[illegible]酸子[illegible]
文質等也水多醋少之[illegible]和乳子之[illegible]彬彬也[illegible]田野多
質朝市多文士農工商四民也士大文農大質[illegible]工次
質農大質也桀忌之謂之村夫士大文也桀忌之謂之酸子
俗曰酸文假醋此之謂也

儒子内異戎子夏之[illegible]得病字外同非原憲不自知

東家好辨誰人背後無人說彼[illegible]問那個人前不說人

肚豈不洪則人入者吐去之核功夫不密則字字皆[illegible]
耶是以反己者往嚙面而呼名惜陰者率下帷而焚膏

正而不譎譎而不正聖賢道理休行錯周而不比比而不周
義利源頭認錯毫[illegible]步趨亦趨孔顏門户行休錯稷即稷
契即契堯舜君民志莫孤

鼻端微污有能[illegible]之者斯有能斷之者粟上六字有能寫之
[illegible]者斯有能認之者

命中之財如雞犬逐之還來命外之財一兩如狼十兩如虎
百兩如龍強欲用之能免於禍哉

樂羊食子不免文侯之疑弘羁嘗糞徒增元忠之惡生不流
芳馬勉斬張禹之頭死而遺臭織襪塞元載之口孤苦可立
折臼殺他人之子尧若難明金藏剖自己之心

垂席而坐見載憲之博學割席而分斥華歆之非倫張華多
識辨陸機之龍鮓蔡邕寡聞秘王充之論衡

福乃禍之媒平六國而亡秦禍乃福之基圍平城而興漢禍
不單行屢懷又屢惑福不單行得隴又得蜀

人之神寤在目寐在心夢之五境神之遊宮也不出吾身臟
腑之中故華胥即黃帝之靈臺周公即尼父之天君靈境者
神妙不測也實境者福澤無限也過去境往而又來也未來
境遠而先至也見在境同一時地也夢是想因者想以目見
因以類感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未見無想也因饑夢食
飽夢與因以類感也然高宗夢傳說孫穆夢豎牛皆在未見
之先却不是想黃帝夢風后普人夢公強且在未生之年天
豈是因睡眼者閉目使無所見也睡心者[illegible]所紫也

忍若未從閑眼無益故曰欲睡眼先睡心昏昏然默□□
寘目下小死百歲長生陳搏五龍蟄法也其言曰愁思□
怕提逆蠢説甚曹操孫言劉備云云先正曰舉世皆夢也非
夢也不夢亦夢也人多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故得失蕉鹿也
物我蝴蝶也榮枯黃粱也
百官牌後篆字乃常川縣丞也
畫角三弄創業難守成難為國難為家難為君難為臣難喇
以起來背馬擺隊伍軍擺開
雞鳴官唱天將曉日出卯照四國光八表
馬伏櫪而不行則為駿駑於莫辨鵠集塒而不鳴則混雌雄
於同然故欲明言之見知於叔向而毛遂請處始備數於平
原陳子昂以胡琴起名宋廣平以梅賦收聲夫美皆自衒可
外言詞然亦遁□之而後聽者況珠璞者胡能自異
噫夫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自上古以來有萬事而一物一事
皆大極之理也故聖門之學以格物致知為要而文學之士
以博文洽識為先但以有限之精力而御無窮之情狀宜之
歲月不與梏毫易盤臨風浩嘆而已耳

旹

嘉靖丙辰歲仲春月槐亭漫録終

傳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大極之理也隨
時變易者何陰陽之動靜也言陰陽之氣其一動一靜皆然
大極之理也可指而易見者莫如日月何也日陽精月陰精
也故易字從日從月日東月西為明體之立也日上月下為
易用之行也交易者對待之體日往月來月往日來是也變
易者流行之用日之子午卯酉月之晦朔弦望是也此造化
之實體也

以易書言孔子曰易者象也言易書之中惟卦爻之形象而
已無他物也又曰象者像也言卦爻之形象影天地萬物之
理而已無他説也夫易何須作也天地之覆載萬類之森列
人可得而見之也物之有形也其所以覆載所以森列人不
可得而見也何也理之無形也人不可得而見伏羲者人而
神也獨見之是於天地萬類之中知其蘊大極無極之理故
制此之畫形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與衆人形其形使
之皆見其見也即不識仲尼使觀有若不識伯喈使觀虎賁
也

二易者伏羲未生時天地萬類造化自然之易也伏羲既生
後卦爻奇偶聖人摸寫之易也伏羲未生時擬造化言謂之
畫前之易伏羲既生後擬卦爻言謂之畫後之易以曰伏羲
未生時易在宇內伏羲既生後易在書內然宇內[illegible]書內
者也書內者即宇內者宇內之易如趙縱之身書中之易如
周昉之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此易之廣大悉備非他經之可比也

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
天實地虛日明月暗火尖水平人之男女禽之雌雄獸之[illegible]
牝雖草木亦有陰陽之類

⚊畫一奇以象陽

如天如日如火如男如雄如牡之類凡陽皆奇故畫一以象
之

⚋畫一偶以象陰

如地如月如水如女如雌如牝之類凡陰皆偶故畫一以象
一奇一偶本該天地萬物或指日月者以日月陰陽之精
或指天地者以天地陰陽之大者也其實無物不該

見一陰一陽　各生一陰一陽之象

不止夫妻之生男女禽獸之生胎卵草木之生根核惟一
身如氣陽而血陰耳陽而目陰根陽而枝陰皮陽而軀陰
之類亦是也

大極生兩儀

大極生兩儀者理動而氣隨之也天陽儀地陰儀儀者形也
曰兩儀見天地有形別大極之無極也此實體也以易書言
則以一象天奇一而實以一象地偶二而虛也

兩儀生四象

奇陽能溫能熱溫為春二少陽象之熱為夏二大陽象之
偶陰能凉能寒凉為秋二少陰象之寒為冬二大陰象之

四象生八卦

四象生八卦者少陽之溫在天為星以☲離象之在地為石
以☴巽象之大陽之熱在天為日以☰乾象[illegible]為[illegible]以
☶艮象之少陰之凉在天為辰以☳震象之在地為土以☷
坎象之大陰之寒在天為月以☵坎象之在地為水以☷坤
象之以乾兌離震象日月星辰在南方[illegible]數往者順也以
巽坎艮坤象水火土石　在西方北方知來者逆也

八卦生萬物

八卦者五行之質五行者八卦之氣質有形而氣無形此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之氣發而有溫熱凉寒中五者之異八卦
生萬物即五行之生萬物也六十四卦者即所生之萬事萬
物之象也
不言八卦則不知五行　即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氣不言五
行則不知日月星辰　水火土石之氣有溫熱凉寒中五者之
殊星石氣溫日火氣熱辰土氣凉月水氣寒其所交氣中和
易以[illegible]人來者張見天下之人皆可用也
自朝至暮起居形於[illegible]照見天下之事無不該也[illegible]
以待蓄積體而應用[illegible]化之秘漢於此聖道之統[illegible]此

二易交變

以實體言之交易以兩[illegible]者變易以一物有
以易書言之交易以卦[illegible]者變易以書象為
實體之交易以人言　止夫妻男女凡君臣父子長幼明於
內外上下剛柔文武之類皆是也以物言不止雌雄牝牡之
味之酸鹹色之黑白　味之香臭性之寒熱之類皆是也
雖以一物言之各有　四面背內外相須如手足之拇頭目腹
心之衛手足根本之　[illegible]本根之類凡二者並
立而理之相須者皆　[illegible]也[illegible]曰天下無無對[illegible]物必然

交易卽象於此也

以易書言以一卦看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以二體看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交易也以橫圖看在兩儀則陽與陰對在四象則大陽與大陰對少陽與少陰對在八卦則乾父坤母對震巽男女之大坎離男女之中艮兌男女之少又按天上地下易書乾南坤北以象之故曰天地定位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易書兌東南艮西北以象之故曰山澤通氣雷陽起東北巽風陰起西南易書震東北巽西南以象之故曰雷風相薄日大明東生月小明西生易書離東坎西以象之故曰水火不相射

實體之變易以一物言猶人之少長老死物之榮瘁開落等之温熱涼寒世之[illegible]事之吉凶禍福之類

易書之變易以[illegible]之法得卦之後自有九八七六之數九變為八六變為七之類

口九重一八拆一七單乂六交重源拆去單自交來也

擬易編

昔說易皆借人事人有非之者答曰昔梁王謂惠子曰願先生直言無譬惠子曰今有不知彈者問彈之狀應曰彈之狀卽彈則知乎曰未也更應之曰彈之狀如弓則知乎曰知矣惠子曰夫譬者將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又何惡之梁王曰善元世祖嘗問孔子何人左右曰是聖人帝不知譯曰是天的怯里馬赤帝大喜借事之意亦猶是也是編也次第乃依羲之先天辭占乃文王之後天互變乃邵朱之類推本卦六十四互卦一百二十八變卦三十二互於本卦為加一倍變

於本卦為減一倍變卦於互[illegible]六卦而已皆理勢之自[illegible]

非人力之能為也

不見不聞胎有根生成[illegible]幹枝乾坤枝[illegible]葉[illegible]傳將去三十六宮都是春

九者口重大陽也
八者一拆少陰也
七者一單少陽也
六者文交大陰也

乾大壯二互俱上乾下乾而變乾也
大有大壯二互俱上兌下乾而變夬也
需二互俱上離下兌而變睽也
大畜泰二互俱上震下兌而變歸妹也
[illegible]兌二互俱上巽下離而變家人也
[illegible]妹二互俱上坎下離而變旣濟也
孚節二互俱上艮下震而變頤也
[illegible]謙二互俱上坤下震而變復也

此以乾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者也
此以兌為主而以八卦次第[illegible]之者也

同人二互俱上乾下巽而變姤也
離豐二互俱上兌下巽變大過也
家既二互俱上離下坎變未濟也
賁夷二互俱上震下坎而變解也
无隨二互俱上巽下艮而變漸
噬震二互俱上坎下艮而變蹇
益屯二互俱上艮下坤而變剝
頤復二互俱上坤下坤而變坤

三之一同人　三之二離　三之三豐　三之四家人　三之五既濟　三之六賁　三之七明夷　四之一无妄　四之二隨　四三噬嗑　四四震　四五益　四六屯　四七頤　四八復

此以離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者也
此以震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者也

姤過二互俱上乾下乾而變爲乾
鼎恒二互俱上兌下乾變夬
巽井二互俱上離下兌變睽
蠱升二互俱上震下兌變歸妹
訟困二互俱上巽下離變家人
未解二互俱上坎下離變既濟
渙坎二互俱上艮下震變頤
蒙師二互俱上坤下震變復

五之一姤　五之二大過　五三鼎　五四恒　五五巽　五六井　五七蠱　五八升　六一訟　六二困　六三未濟　六四解　六五渙　六六坎　六七蒙　六八師

此以巽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者也
此以坎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者也

遯咸二互俱上乾下巽變姤
旅過二互俱上兌下巽變大過
漸蹇二互俱上離下坎變未濟
艮謙二互俱上震下坎變解
否萃二互俱上巽下艮變漸
晉豫二互俱上坎下艮變蹇
觀比二互俱上艮下坤變剝
剝坤二互俱上坤下坤變坤

七一遯　七二咸　七三旅　七四小過　七五漸　七六蹇　七七艮　七八謙　八一否　八二萃　八三晉　八四豫　八五觀　八六比　八七剝　八八坤

此以艮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者也
此以坤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者也

一之一　乾上上飛龍在天

乾卦☰☰互卦☰☰變乾○本卦乾剛健也互

時事皆剛健也變亦乾者言常能剛健則人而可

亨也○借曰上古有天皇東巫馭多方號令如雷八荒治

化張

一之二　夬中上群鷹逐雀○夬☱☰互卦☰☰變革夬者近

陽去一陰也互卦乾乾夬去見無難也變純乾者小人及去

君子滿朝世道之大快也○借曰元凱並存朝離四罪難逃

一誅天下服君子盡援茅

一之三　大有上中叢林採薪○大有☲☰互卦☱☰變大

有六五為君也互乾兌為仁為義治之道也變夬[illegible]

衰宜防之也○借曰成湯既放桀一民莫非臣僕[illegible]

永享太平春

一之四　大壯上上御駕親征猛虎出林大壯☳☰互夬☱☰

変夬大壯君子衆多也互乾兌有剛有柔不恃壯也変夬者

大剛則折宜慎之也○借曰岳牧並九官濟濟朝[illegible]而

不自恃所以久安全

一之五　小畜下上鴟鴞凌鳳小畜☴☰互卦☲☱變睽小畜

害君子也互離兌明小畜之理而履以和也變睽[illegible]人心乖

異宜防之也○借曰崇侯譖文王羑里果見傷[illegible]分終有

至今德化香

一之六　需中下春禾候雨○需卦☵☰互卦☲☱變睽[illegible]

時而行也互離兌明需之理而處以和也變睽者急[illegible]

宜防之也○借曰毛血雖難施勉強且度時若[illegible]

行神農氏

一之七　大畜上中金玉滿堂○大畜☶☰互卦☳☱變歸[illegible]

大畜大抱負也互震兌動而和說不急進也變歸妹[illegible]一言能

如此則可進而得所歸也○借曰武帝幸江東三箇[illegible]

世安能并論何[illegible]同

一之八　泰上上雲龍風虎○泰☷☰互卦☳☱變歸妹泰上

下志同也互震兌有恩澤行仁政也變歸妹者能如此則

生歸于治也○借曰神堯坐土階稷契共和諧四凶皆誅盡

春風遍九垓

二之一　履中中遇水得舟履卦☰☱互卦☴☲變家人履有

禮而行也互離巽明禮而巽順之不亢也變家人者能如[illegible]

則敬人人敬雖疎者皆親如家人也○借曰項羽到鴻門[illegible]

怒不可開沛公伸謝意四海盡來賓

二之二　兌上中雙鵲噪門兌卦☱☱互卦☴☲變家人兌

喜人也互離巽明兌之理而順之不妄說也變家人者能

此則愛人人愛雖疎者皆親如骨肉也○借曰武王有[illegible]

俱是善人在王道本無私所以大無外

二之三　睽下中孤鴦寡鳳睽卦☲☱互卦☵☲變既濟[illegible]

異也互坎離變既濟事俱成也○借曰袁紹三子譁尚曰[illegible]

攻剛中曹瞞計都墜網羅中

二之四　歸妹下下路柳墻花歸妹☳☱互卦☵☲變既濟

妹奸淫也互坎離夫妻正矣變既濟事可成也○借曰羔[illegible]

入齊去桓公死車中文王未之見預先說征凶

二之五　中孚上上鶴鳴子和○中孚☴☱互卦☶☳變頤

天下[illegible]治八心

五之七蠱下上秋草經霜蠱卦三三互卦三三變歸妹
蠱壞也互震兌動而和治蠱也變歸妹者言能如此則蠱
攻而歸于治也○借曰厲王奔彘日宗社壞已極宣王為之
[illegible]從頭又整飭

五之八升上上天馬行空升卦三三互卦三三變歸妹
升進也互震兌動而和不急進也變歸妹者言能如此則可
進而得所歸也○借曰昔日百里奚食牛人不知[illegible]辭秦
去金印長秦闕

六之一訟下下二燕巢爭訟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家人
訟爭也互[illegible]明訟之理而巽順也變家人者言能如此則
仇可化親[illegible]也○借曰共工爭為帝力弱觸不周旱能
明訟理不失旧諸候

六之二困下中龍浅水困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家人困窮也
互離巽明困之理而巽順也變家人者言能如此則仇化[illegible]
親困可解也○借曰昔日朱買臣[illegible]去[illegible]明理而巽[illegible]
終享帝城春

六之三未濟下下破舟過未濟三三互卦三三變既濟未濟
火上水下事不成也互水上火下相為用矣變既濟[illegible]
則飲食成也○借曰五季兵戈多天人共厭之黃袍[illegible]身
天下自定時

六之四解中中游魚脫網解卦三三互卦三三變既濟解
散也互離坎知難而善處之也變既濟者言能此則[illegible]可
[illegible]成也○借曰益起[illegible]

散如晨星

六之五渙下上柳絮因風○渙卦三三互卦三三變順
渙人財散也互震艮動而止于理也變順者言能如此則知
所兼矣渙可收也○借曰商家子孫多離心又離德武王以
順動從新又收拾

六之六坎下中中流舟破○坎卦三三互卦三三變順
坎險陷也互震艮動而止于理也變順者言如此則是得其
兼而難可平也○借曰后羿及寒浞兩害一時來火康以順
動天運又重開

六之七蒙中上雲遮北斗○蒙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復
蒙暗也互坤震者順理而動也變復者言如此則復于明也
借曰燧人雖結繩人心終愚蒙伏羲造書契煥然始文明

六之八師中中鷹拏燕雀○師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復
師兵衆也互坤震順理而動也變復者言如此則復于平安
也○借曰蚩尤肆暴軒轅用干戈琢鹿成擒後天下始安
樂

七之一遯下上驚魚遠逝○遯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姤
遯退避也互乾兌乾守身巽避禍也變姤者言如此則害不
及而有合也○借曰淵明志氣豪為官懶折腰作賦歸去來
東籬日逍遙

七之二咸上中鶴[illegible]戲水○咸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姤
咸交感也互乾巽乾則分散巽則息洽變姤者言如此始與
理合也○借曰先主于孔明三顧草廬中君臣魚水漢室復
興隆

七之三旅下上孤雁離群○旅卦…互卦…變…
出外也互兌巽內巽順而外和說…大過者不如此有大
禍也○借曰馬周到新豐斗酒獨酌甚感得常何舉薦動天
子心
七之四小過中下羊羔跪乳○小過卦互卦變大過
小過小者多也互兌巽內賴外和也變大過者不如此則有
大禍也○借曰時勢文王有名分文王守內順而外和事紂
常且久
七之五漸上中嫩頑挪淬脊○漸卦互卦變未濟
漸漸進也互離坎明漸之理而防難也變未濟者不如此則
事不成也○借曰伊尹三聘起孔明三顧出蜀運道亦尊千
古佇名譽
七之六蹇下下江頭駐馬○蹇卦互卦變未濟
蹇難也互離坎明蹇之難而善濟之也變未濟者不如此事
不成也○借曰王莽逞英雄漢室不安幸光武善濟之八方
又承平
七之七艮中下蚍蜉封穴○艮卦互卦變解
艮止也互震坎動而思難不輕動也變解者言如此則不交
難終可行也○借曰子陵不受官把釣富春山清風光千古
人作客星看
七之八謙上中金雞啄食○謙卦互卦變解
謙讓也互震坎動而思難不敢肆也變解者言如此則死難
而行利也○借曰泰伯有至德三以天下讓孔子深許之宗
人知追問

八之一否下下隨地行…○否卦…變漸
否閉塞也互巽艮內安靜外巽順也變漸者言如此則然可
行也○借曰夏桀行無道千方悅妹喜立無私天章何人肯
輔衛
八之二萃上中移竹成林○萃卦互卦變漸
萃聚也互艮巽內安靜外巽順不急…也變漸者言如此則
可進也○借曰唐家治化隆人人道…不急進時
並登瀛
八之三晉上上大陽出海○晉卦互卦變蹇
晉進也互坎艮思患而安靜也變蹇者不如此則有患宜懷
之也○借曰傅說版築…武丁形求時身正天心順祿位來
享之
八之四豫上中鷹飛魚躍○豫卦互卦變蹇
豫樂也互坎艮思患而安…也變蹇者不如此則有難宜防
之也○借曰大宗雍熙時天下皆樂之置酒會群臣賞花吏
賦詩
八之五觀上中衆星拱北○觀卦互卦變剝
觀垂示也互坤艮順理而止不妄動也變剝者不如此則見
敗也○借曰虞舜昔恭己六合觀爭先人君正南面何…
憔悴
八之六比上上百川朝宗○比卦互卦變剝
比人附我也互坤艮者順理而止不妄動也變剝者不如此
則取敗也○借曰神禹在…玉帛萬國來防風何後之誅
他…

[illegible]也天之天一[illegible]大始也冲和也天[illegible]和也從
[illegible]也天之人氣和一[illegible]人隨以生也
公周也地之天無私載也中中也二為[illegible]中五為九之[illegible]
地之地中之中也天下之大本也用行[illegible]地之人地中生人
其用行也
分均也平也人之天均乎理而同天也戎兵也勝也人之地
勝乎私而配地也[illegible]成也人之人父天母地中之人人之至
也孔子謂之成人孟子謂之大丈夫邵子謂之兆人之人
成於八十一觧曰分九而成九箇九也九箇九則上稽天文
下察地理中參人物一元之化盡之矣

一晞 原一之一原之原原始微也丹山雛鳳
潛一之二原之冲潛深藏也碧海蛟龍
守一之三原之從守靜處也祥麟並宿
信一之四原之公信真實也靈龜現兆
直一之五原之中直端正也琴箭離絃
蒙一之六原之用蒙幽暗也浮雲蔽日
閑一之七原之分閑防備也宵行持劍
須一之八原之戎須等候也臨水待舟
厲一之九原之終厲危殆也浪里乘楫

二晞 成二之一冲之原成桃花結子完全也
冲二之二冲之冲冲麗日春風融和也
立春
振二之三冲之從振興起也神龍出海
祈二之四冲之公祈禱求也大旱望雲
[illegible]二之[illegible]冲之[illegible]久遠也青松傲霜
柔二之六冲之用柔遜順也嫩柳迎風
易二之七冲之分易和平也順水行舟
親二之八冲之戎親愛敬也双蝶戲莚
華二之九冲之終華文美也金瓶牡丹

三晞 見三之一從之原見發見也水落石出
獲三之二從之冲獲得福也掘土逢金
從三之三從之從從依隨也稚雁隨行
交三之四從之公交相親也鸞鳳和鳴
育三之五從之中育愛養也梁燕哺雛
壯三之六從之用壯強盛也猛虎出林
興三之七從之分興動起也鳳起丹山
欣三之八從之戎欣喜說也双鵲噪門
舒三之九從之終舒安泰也鷺立沙間

四晞 比四之一公之原比親輔也葵藿傾陽
開四之二公之冲開通利也順風解纜
晉四之三公之從晉上升也日出東海
公四之四公之公公周遍也天覆地載
立夏
益四之五公之中益增天也金盤堆果
章四之六公之用章文明也白日青天
盈四之七公之分盈飽滿也稔歲倉廒
錫四之八公之戎錫賜與也大旱甘霖
靡四之九公之終靡順從也柳絮隨風

五晞 庶五之一中之原庶衆多也衆星拱北
[illegible]五之二中之冲決斷制也鋼刀[illegible]

豫 五之三中之從豫和樂也 魚遊春水
升 五之四中之公升上進也 春禾過雨
中 五之五中之中中停當也 天陽當午
伏 五之六中之用伏退藏也 龍歸大海
過 五之七中之分過時去也 秋燕辭巢
疑 五之八中之戎疑猜嫌也 寶舟逢浪
寡 五之九中之終寡孤獨也 月下自酌

六時
飾 六之一用之原飾文美也 寶馬金[illegible]
交 六之二用之冲交至由也 乘師入屯
虛 六之三用之從虛中空也 寶鑑懸空
昧 六之四用之公昧幽暗也 錦衣夜行
損 六之五用之中損減除也 楊柳逢霜

立秋
用 六之六用之用用施行也 紈扇逢秋
郤 六之七用之分郤退避也 驚魚避釣
翕 六之八用之戎翕合聚也 鴈落平沙
遯 六之九用之終遯遯逸也 鵬徙南溟

七時
迅 七之一分之原迅疾速也 雷振雲行
懼 七之二分之冲懼憂愁也 衣容對鏡
除 七之三分之從除去害也 雨畝鋤禾
弱 七之四分之公弱嫩軟也 女蘿附松
疾 七之五分之中疾病症也 冥鴻中矢
競 七之六分之用競乖爭也 雀爭[illegible]
分 七之七分之分分均平也 姑把[illegible]

秋分
訟 七之八分之戎訟爭辯也 [illegible]
收 七之九分之終收斂藏也 [illegible]

八時
實 八之一戎之原實充足也 金玉滿堂
賓 八之二戎之冲賓出仕也 上用觀光
危 八之三戎之從危險峻也 石頭走馬
堅 八之四戎之公堅牢固也 禽伏卵
革 八之五戎之中革變易也 [illegible]水桑田
報 八之六戎之用報酬謝也 九岳朝天
止 八之七戎之分止安定也 牛眠春草
戎 八之八戎之戎戎兵勝也 鷂入雀林
結 八之九戎之終結完全也 谷壓南枝

立冬
九時
養 九之一終之原養食用也 鼠入天倉
遇 九之二終之冲遇遭逢也 源水相逢
勝 九之三終之從勝競勝也 風捲殘雲
囚 九之四終之公囚拘繫也 金籠鸚鵡
壬 九之五終之中壬水澤也 老蚌懷珠
固 九之六終之用固靜寂也 風恬浪靜
移 九之七終之分移變動也 倦鳥歸林
墮 九之八終之戎墮墜落也 殘菊經霜
終 九之九終之終終正固也 萬寶告成

冬至

嘉靖丙辰歲仲秋月槐亭[illegible]錄終

明元編　　門婿[illegible]埔校正

明元說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中間生天生地生人消人消地消天有先後大小相承之次此元之畧也或問世有天地乎曰頭頂脚踏是甚麼天地有始乎曰半路徭然生不出天地有終乎曰既是形質久則必壞此理宜講乎曰一物不知學者所耻此編之由也

甲元說

甲者干之首元者生生不息者也邵子明元而係以甲以見前有癸後有乙仁者之用心存此數於無窮也

甲元之始發元之終甚之之也所謂貞下起元不窮一物也蓋前之靜養既固則今之發生有力往者來屈者伸理勢然也

甲元子會說

子會者甲元之第一會如一年之仲冬子月黃鍾一陽復卦計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洪荒之世開天之時也第一運甲子冬至是爲大始言一元之初也是爲大一言一氣耳無清濁也然謂之始非無氣也乃氣之端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元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也二乙丑三丙寅四丁卯五戊辰六己巳七庚午八辛未九壬申十癸酉十一甲戌十二乙亥十三丙子十四丁丑十五戊寅此十五運乃子會前半會混沌之中火將離水輕清之氣漸開漸散未成乎濁尚未有天天之始也

十六運己卯小寒十七庚辰十八辛巳十九壬午二十癸未二十一甲申二十二乙酉二十三丙戌二十四丁亥二十五戊子二十六己丑二十七庚寅二十八辛卯二十九壬辰三十癸巳此十五運乃子會後半會火之輕清之氣超形移迹運旋於外日月星辰全而爲天是前五千四百年生天後五千四百年成天故曰天開於子此時水之濁氣雖在中然清氣未盡故未有地

甲元丑會說

丑會者甲元之第二會如一年之季冬丑月大呂二陽臨卦亦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千年後倣此通前共六十運七百二十世二萬一千六百年洪荒之世闢地之時也

第一運甲午大寒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此十五運乃丑會前半會[illegible]漸以凝聚積而成土但溶液未定尚未成地地之始也

十六運己酉立春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此十五運乃丑會後半會水之重濁之氣凝結在中者堅實者爲土石濕潤者爲水燥烈者爲火木火土石全而成地是前五千四百年生地後五千四百年成地故曰地闢於丑此時天覆地推未及交合故未有人

甲元寅會說

寅會者甲元之第三會如一年之孟春正月大簇三陽泰卦通前九十運一千八百世三萬二千四百年開闢之後生物之時也

第一運甲子雨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此十五運乃寅會前半會天施而動先下降以感乎地地順而承之

上升以應乎天尚未生物物之始也
十六運己卯驚蟄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十五
運乃寅會後半會天地之真精妙合絪縕凝聚正而通者爲
夷夏男女之人偏而塞者爲草木禽獸之物所謂開物於寅
歲之驚蟄也是前五千四百年生物後五千四百年成物故
曰人生於寅

首君說

自寅會第十六運己卯至寅會第二十八運辛卯十三運四千六
百八十年爲盤古首出御世天皇制干支地皇定三辰之時
邵子經世曰天皇在己運乙丑世甲卯年宗主天下史曰歲起攝
提則爲寅年未知孰是至黃帝元年三萬七千二百九十年

甲元卯會說

卯會者甲元之第四會如一年之仲春二月夾鍾四陽大壯
卦通一百二十運一千四百四十世四萬三千二百年
第一運甲午春分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此卯會
前半會也
十六運己酉清明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此卯會
後半會也

十紀說

四明陳氏曰以盤古之先爲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
之後爲有君耶吾亦不得而泯也按春秋元命包人皇以後分
爲十紀然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先於闕疑故謹列以備考焉
自寅會第二十九運壬辰至卯會第九運壬寅十運三千六百年
爲九頭紀卽人皇氏兄弟九人相厥山川之時也次五
所自起飲食男女所由始故爲十紀之首重人道也
自卯會第九運壬寅至卯會第十九運壬子十運三千六百年爲
五龍紀卽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五方司五行紀人皇
御世世亞巢穴日月貞明之時也
自卯會第十九運壬子至卯會第二十九運壬戌三千六百年爲
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之時也

甲元辰會說

辰會者甲元之第五會如一年之季春三月姑洗五陽夬卦
通一百五十運一千八百世五萬四千年
第一運甲子穀雨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此十五
運乃辰會前半會
十六運己卯立夏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十五
運乃辰會後半會
右寅卯辰三會乃一元之春天也
自卯會第二十九運壬戌至辰會第九運壬午十運三千六百年
爲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教民穴居之時也
自辰會第九運壬午至辰會第十九運壬申十運三千六百年爲
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者也
自辰會第十九運壬申至辰會第二十九運壬戌十運三千六百
年爲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者也

甲元巳會說

巳會者甲元之第六會如一年之孟夏四月仲呂六陽乾卦
通一百八十運二千一百六十世六萬四千八百年
第一運甲午小滿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此十五

運乃巳會前半會

十六運配芒種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十

運乃巳會後半會

自辰會第二十九運壬戌至巳會第九運壬寅十運三千六百年為循蜚紀有號無世凡二十二姓鉅靈氏句彊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陣氏黃神氏巨神氏犂靈氏大騩氏弇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靈陽氏巫常氏空桑氏倚帝氏泰壹氏神民氏次民氏

自巳會第九運壬寅至巳會第十九運壬子十運三千六百年為因提紀有號有世凡十三氏辰放氏四世蜀山氏三世豗傀氏六世渾沌氏七世東戶氏十七世皇覃氏七世啓統氏三世吉夷氏[illegible]世有巢氏二世搆木避害

燧人氏八世鑽木取火庸成氏八世

自巳會第十九運壬子至巳會第二十九運壬戌十運三千六百年為禪通紀凡十九世軒轅氏祝融氏伏羲氏造書契女媧氏栢皇氏中央氏大庭氏栗陸氏驪連氏渾沌氏赫胥氏尊盧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神農氏

三皇說

祝泌經世解曰天地之初自有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又在其後道經有初三皇中三皇後三皇謂之九義史記曰人皇後自五龍氏至無懷氏皆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古封泰山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曰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識十有二焉夫聖賢如此今將何云

甲子巳會第二十八運辛酉知一年之[illegible]二十八[illegible]也

一世戊子

甲子年無懷氏之世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

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二世己丑

甲午年無懷氏之世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

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三世庚寅

甲子年無懷氏之世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

辛巳壬午癸未以上無懷氏終神農氏立據通鑑一百四十年宜在是年據史記一百二十年宜在四世甲申年細查通鑑為是今從之

甲申神農氏元年[illegible]百草作方書立醫道制交易乙酉丙戌

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四世辛卯

甲午神農氏十一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

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五世壬辰

甲子神農氏四十一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六世癸巳

甲午神農氏七十一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七世甲午

甲子神農氏一百一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八世乙未

甲午神農氏一百三十一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神農氏一

百四十年崩于長沙 甲辰 子臨魁立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九世丙申

甲子臨魁二十一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十世丁酉

甲午臨魁五十一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臨魁八十年崩

十一世戊戌

甲子帝承立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十二世己亥

甲午帝承三十一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帝承六十年崩

右自神農至此二百八十年

巳會第二十九運壬戌運知四月二十九日也

自壬戌以後起黃帝歷夏商周為疏仡紀之世

一世庚子

甲子帝明元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二世辛丑

甲午帝明三十一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帝明四十九年崩 癸丑 帝宜立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三世壬寅

甲子帝宜十二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四世癸卯

甲午帝宜四十二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帝宜四十五年崩 戊戌 帝來立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五世甲辰

甲子帝來二十七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帝來四十八年崩 丙戌 帝襄立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帝襄[illegible]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七世丙午

甲子帝襄三十九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帝襄四十三年崩 己巳 榆罔立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八世丁未

甲午榆罔二十六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黃帝勝榆罔擒蚩尤

右神農氏八世五百二十年以上為禪通紀之終以下為

疏仡紀之始

九世戊申

甲子黃帝元年制衣裳宮室舟車等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

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慶遊華胥

問道虞成

十世己酉

黃帝三十一年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麒麟出鳳見大治若華胥

十一世庚戌

黃帝六十一年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帝二十五子後世有姓之始也

十二世辛亥

黃帝九十一年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鼎成帝崩甲辰子少昊立鳳凰至乃以鳥紀官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

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作大淵樂嘉禎之物畢至

巳會第三十運癸亥運如四月三十日也黃帝至此一百二十八年

一世壬子

少昊二十一年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二世癸丑

少昊五十一年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三世甲寅

少昊八十一年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少昊八十四年崩戊辰姪顓頊立以孟春爲歷元夏之時本此神人不雜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

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四世乙卯

顓頊二十七年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五世丙辰

顓頊五十七年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顓頊七十八年丁亥從姪帝嚳立生而自言其名脩身天下服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六世丁巳

帝嚳八年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七世戊午

帝嚳三十八年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八世己未

帝嚳六十八年甲午乙未丙申帝崩子摯立封弟堯爲唐侯丁酉戊戌[illegible]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諸侯廢摯尊堯[illegible]於上階命羲和欽若昊天己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康衢謠[illegible]歌

九世庚申

堯二十一年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巢[illegible]隱逸

十世辛酉

堯五十一年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illegible]甲[illegible]治水[illegible]乙丙午丁未

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鯀治水無功癸丑徵舜妻[illegible]十二年禪[illegible]
丙辰舜受命文祖齊七政誅四凶舉元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琴歌詩
十一世壬戌
甲子舜九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堯崩甲申乙酉丙戌舜格于文祖咨牧命官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景星
卿雲
十二世癸亥
甲午舜三十九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舜六十一年禪禹丁巳禹受命神宗分九州設翹
求諫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自神農至此一千年黃帝至此四百八
十年溥于自神農始征伐自黃帝始揖讓自唐堯始皆聖人
得位之訣午會以後假之者多矣

列聖立法說

自人之知有母不知有父知有愛不知有禮如標枝野鹿也
故盤古氏首出御世治而教之此君師之始也
自人之知花開為春葉落為秋不知歲時故天皇氏制干支
以明一年之冬夏
自人之卧咕咕起吁吁動靜無時故地皇氏定三辰以明一
日之晝夜
自人之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奔馳散亂也故人皇氏[illegible]
山川使人居一方
自人之相瀆也而教之以卉服遮體自人之寒也而有巢[illegible]
之以皮革自皮革之無倫也而黃帝易之以衣裳此三變而

衣服定
自人之飢也而教之以木食自木食而疾也而有巢易之以
毛血自未知熟食也燧人氏鑽木取火此火之始熟食之始
自人之未知粒食而神農氏為之制耒耜以藝五穀
自人之未知精食也黃帝教人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萬民以
濟此五變而飲食定
自人之苦寒也而教之以穴居自人之苦暑也而教之以野
處自人之不勝物之爪牙角毒也而有巢氏教之以巢居自
巢居而顛也而黃帝氏易之以宮室此四變而宮室定
自人之疾也祝融氏聞鳥鳴而為歌咏以通血脈陰康氏見
獸躍而為舞蹈以利其關節自歌舞不能止人之疾也神農
氏嘗百草制方藥此三變而醫道興
自人之男女無別如禽合獸會故女媧佐太昊正姓氏通媒
妁以制嫁娶此夫婦之始也
自人之身有作為心無好惡飢求食飽棄餘故燧人作結繩
之治自民偽日滋事變日煩結繩不能治也故伏羲造書契
百官治萬民察此文字之始也
他如親死委壑也而為之棺槨汙尊杯飲也而為之器用簀
桴土鼓也而為之音樂水陸不便也而為之舟楫有無困乏
也而為之交易退守而有城郭進取而有弓矢以祭祀而接
萬靈以卦爻而明吉凶以禮樂而[illegible]尊卑以教化而興禮[illegible]
以刑法而肅邪僻聖人慮之也深故其慮之也當順之則治
逆之則亂後王自是而相因百世[illegible]俟之而不惑夫斯人生生
之道若此其難而列聖之[illegible]生[illegible]八者若此其勞故曰如古

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今啟立紂爲大子

十二世己亥

甲午帝乙二十五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紂[illegible]

[illegible]甲戌乙亥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炮烙[illegible]癸巳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illegible]

三[illegible]命文王爲西伯

午會星宿四運丁卯運如五月初四日也

一世庚子

甲子紂十八年[illegible]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文王沒武王立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

丁丑戊寅[illegible]武王誅紂商亡二十八世六百四十四年

庚辰辛巳周公金縢壬午癸未甲申乙酉武王崩丙戌成王七歲周公攝政三

叔流言公避東係易爻辭丁亥王感風雷迎公戊子三監平己丑庚寅

辛卯壬辰癸巳誥多士

二世辛丑

甲午成王九年乙未丙申周公沒命君陳分政成周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

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群臣受

顧命癸亥康王立[illegible]刑措不用

三世壬寅

甲子康王二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

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昭王立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四世癸卯

甲午昭王六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illegible]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

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五世甲辰

甲子昭王三十六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illegible]

王溺死庚辰穆王作呂刑書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六世乙巳

甲午穆王十五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八駿之遊

七世丙午

甲子穆王四十五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共王滅密丙子

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懿王立[illegible]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周衰詩人

作刺

八世丁未

甲午懿王八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

孝王立封秦[illegible]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九世戊申

甲子孝王十三年乙丑丙寅丁卯夷王下堂見諸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

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厲王立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十世己酉

甲午厲王十二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壬子癸丑用榮公甲寅乙卯丙辰殺諫臣丁巳戊午己未王奔彘[illegible]宣王幼周召

共和辛酉壬戌癸亥

十一世庚戌

甲子厲王四十二年在彘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厲王死甲戌宣

王立吉甫伐玁狁乙亥方叔伐荊蠻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

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十二世辛亥

甲午宣王二十一年乙未丙申姜后待罪丁酉戊戌己亥[illegible]

十一世壬戌

甲子敬王四十三年乙丑丙寅元王立丁卯越滅吳范蠡去之五湖戊辰己巳

辛未壬申真定王立癸酉三桓殺哀公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中行氏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滅智伯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十二世癸亥

甲午貞定二十三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哀王立思王殺之思王立考

王殺之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威烈王

立丁巳魏文侯期獵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春秋綱目說

君臣之分如天地以諸侯陵天子而天子容之此周鄭交惡為春秋之首以陪臣滅諸侯而天子爵之此三晉為諸侯為綱目之首故黍離降而春秋作春秋降而綱目作其所以正名分也

午會第六運巳巳運如五月初六日也

一世甲子

甲子威烈九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魏伐中山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任座直言甲戌乙亥丙子翟璜爭相丁丑戊寅命三晉為諸侯綱目之始己卯庚辰安王立辛巳壬午癸未甲申盜殺韓相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齊田和求為侯癸巳

一世乙丑

甲午安王十五年吳起奔楚乙未命田和為侯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楚殺吳起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烈王立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齊封即墨壬子癸丑王立甲寅周分為二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衛鞅入秦辛酉[illegible]癸亥

三世丙寅

甲子[illegible]二十二年乙丑丙寅丁卯齊魏會田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廢井田壬申[illegible]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孫臏滅龐辛巳秦封商君壬午癸未誅鞅甲申乙酉孟子見惠王丙戌丁亥戊子蘇秦合從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張儀相秦

四世丁卯

甲午顯王四十二年乙未丙申丁酉蘇秦[illegible]戊戌張儀相魏己亥庚子齊封孟嘗辛丑慎靚王立壬寅孟子去魏適齊癸卯甲辰齊殺蘇秦張儀歸秦乙巳燕王讓國丙午丁未赧王立孟子去齊戊申己酉燕昭禮賢庚戌辛亥壬子癸丑茸茂伐韓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楚放屈原秦執楚君癸亥趙封平原

五世戊辰

甲子赧王十八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齊滅狂宋丙子丁丑樂毅下齊戊寅相如完璧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田單復齊癸未甲申乙酉魏封信陵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六世己巳

甲午赧王四十八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楚封春申己亥庚子辛丑白起坑卒壬寅癸卯楚魏救趙甲辰呂不韋千金買秦乙巳秦寇西周亡丙午丁未戊申己酉秦魏嘉柱立庚戌楚立辛亥壬子秦寇東周亡凡三十七王百七十三年癸丑甲寅楚嘉政立呂號仲父乙卯丙辰丁巳李牧備邊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遷后又復

七世庚午

甲子後秦始皇十年李斯諫逐客乙丑丙寅不韋自殺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滅韓甲戌滅趙乙亥荊軻刺秦丙子滅魏丁丑戊寅滅楚己卯滅燕庚辰滅齊稱皇帝除謚法辛巳壬午封禪求仙癸未張良報韓甲申乙酉[illegible]築長城伐[illegible]焚書己丑坑儒庚寅辛卯崩于沙丘壬辰二世立劉[illegible]

癸巳斬李斯

八世辛未

甲午趙高弑帝子嬰殺趙高沛公入關乙未子嬰降約法三章丙申

會彭城之敗丁酉榮陽之圍戊戌約分天下己亥羽死烏江張

良謝病庚子定元功辛丑平城之圍壬寅癸卯甲辰乙巳惠帝殺彭丙午殺英布

造翼太子帝崩丁未惠帝[illegible]入覲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張良卒癸丑帝

崩甲寅乙卯王諸呂審食其為相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大后崩誅諸呂

文帝立癸亥表盎劾坐

天定勝人說

魏王豹有薄姬人相其為皇后而生天子豹恃此而反及豹

敗高祖納薄而生文帝夫高帝寵趙王而死趙王呂后愛惠

帝而死惠帝[illegible]得天下者文帝也夫愛皆為禍不愛者為福

人不勝天也

九世壬申

甲子文帝三年張釋之守法乙丑丙寅丁卯賈誼治安策戊辰己巳庚午辛未薄

昭自殺壬申癸酉甲戌除肉刑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鄧通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劳軍

細柳甲申乙酉景帝立丙戌丁亥平七國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梁王殺表盎

田叔空手來見

十世癸酉

甲午景帝十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亞夫死己亥庚子辛丑武帝建元元年董子

賢良策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求神仙己酉公孫弘對策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張騫通西域己未庚申辛酉壬戌卜式助邊遂汲黯顏出

入禁闥

十一世甲戌

甲午武帝二十四年乙未丙申張湯自殺丁酉戊戌己亥倪寬課[illegible]己巳談窦大

庚午辛未封禪壬申乾封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建寅戊寅己卯庚辰從仇之詔辛巳蘇

武和[illegible]壬午李陵降虜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illegible]門戊子己丑庚寅巫蠱起辛卯

壬辰輪臺之詔癸巳殺鈎弋夫人不善處夫妻母子之間也

十二世乙亥

甲午武帝五十四年霍光顧命乙未昭帝立丙申丁酉戊戌己亥不疑引經

庚子蘇武還辛丑知上官桀之詐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昌邑王戊申宣帝

立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光卒甲寅乙卯旌霍氏丙辰殺趙廣漢丁巳戊午丙吉不

伐二疏見幾己未庚申辛酉蓋寬饒壬戌癸亥黃霸受賞

年號

自古年無號漢武立名建武元年年號之始也漢承秦建亥

百二年矣武帝三十六年丙子十一月朔日冬至始改建寅

書之重曆紀也凡子月朔日冬至必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一

次亦奇逢也我朝弘治十七年歲月日時皆甲子大[illegible]明之

會

午會第七運庚午運如五月初七日也

一世丙子

甲子宣帝十七年殺韓延壽乙丑丙寅丁卯殺楊惲戊辰己巳單于款塞庚午

圖功臣辛未壬申癸酉元帝立甲戌望之自殺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廣德從橋己卯

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殺京房乙酉匡衡為相丙戌丁亥戊子昭君和番己丑成帝

立丙月晨出庚寅辛卯壬辰夏雪癸巳

二世丁丑

甲午成帝六年乙未丙申丁酉王章論王鳳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趙飛

燕為后王莽為侯丙午丁未戊申何武見思己酉朱雲折檻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馬生角乙卯哀帝立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平帝立壬戌梅福去癸亥

朝去

三世戊寅

甲子平帝四年莽為宰衡乙丑莽弒帝立子嬰丙寅莽稱假皇帝丁卯

戊辰莽稱新皇帝己巳庚午辛未龔勝死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綠林兵起戊寅

楊雄死己卯庚辰辛巳壬午劉秀起癸未莽誅甲申乙酉光武立丙戌封功臣丁亥

戊子己丑嚴光不起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祭遵奉公

四世己卯

甲午光武十年乙未丙申丁酉保全功臣戊戌己亥韓歆自殺庚子辛丑壬寅癸卯董

宣彊項甲辰乙巳丙午劉昆反風丁未戊申己酉馬援戒子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郄

封禪乙卯丙辰桓譚非聖丁巳戊午明帝立己未冠帶圜橋門庚申圖功臣

辛酉壬戌癸亥

五世庚辰

甲子明帝七年宋均去獸乙丑佛法入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班超

立功甲戌乙亥耿恭拜井丙子章帝立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毛義捧

檄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和帝立庚寅辛卯壬辰竇憲伏誅癸巳班固著漢書未

成以附憲死曹大家成之

六世辛巳

甲午和帝六年乙未地裂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殤帝立鄧

隲專政丁未安帝立戊申己酉庚戌楊震四知辛亥壬子癸丑甲寅地陷乙卯虞詡

增竈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黃憲德量癸亥

七世壬午

甲子安帝十八年乙丑丙寅順帝立丁卯李固大儒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

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張綱埋輪癸未甲申乙酉冲帝立丙戌質帝立

冀弒帝丁亥桓帝立殺李杜戊子己丑八龍庚寅辛卯崔寔政論壬辰癸巳

帝以宦官誅竇憲桓帝以宦官誅梁冀宦賊死盜生也

八世癸未

甲午桓帝八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誅梁冀庚子辛丑劉寵一錢壬寅癸卯仇香

鳳棲甲辰乙巳劉寬蒲鞭丙午黨人之議丁未戊申靈帝立殺陳竇己酉顧

厨俊及庚戌辛亥壬子胡廣中庸癸丑甲寅乙卯丙辰禁錮五族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

宮市乘驢壬戌癸亥桓典乘驄忠臣義士一網打盡邦無道不能

沉晦免患也

九世甲申

甲子靈帝二十七年黃巾起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獻帝立董卓劫遷辛未

壬申呂布誅董卓癸酉甲戌乙亥丙子曹操徒帝丁丑戊寅己卯劉備討曹庚辰曹

執關羽辛巳壬午癸未譚尚相攻甲申乙酉丙戌丁亥三求諸葛戊子赤壁之戰

己丑庚寅辛卯壬辰荀彧自殺癸巳曹加九錫

十世乙酉

甲午獻帝二十五年劉備入城都乙未分荊州丙申丁酉戊戌己亥紀關羽死

庚子曹丕廢帝辛丑昭烈立張飛死壬寅癸卯後主立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孔明

出師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木牛流馬甲寅孔明卒乙卯丙辰王昶戒子丁巳

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十一世丙戌

甲子後主二十年乙丑黃皓用事丙寅丁卯戊辰己巳蜀晏清談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竹林七賢壬午癸未鄧艾入蜀北地王死之

漢亡甲申乙酉魏禪晉以仁儉為政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漢自高

帝乙未至後主癸未共二十八帝四百六十九年

十二世丁亥

甲午晉武帝十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衞瓘撫床己亥庚子吳平[illegible]息政
壬寅石崇鬪富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惠帝立辛亥賈后殺諸王壬子
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問蟆徒戎論庚申趙王殺賈后辛酉趙王稱皇
帝壬戌張翰思蓴癸亥諸王相攻
會第八運辛未運如五月初八日也

一世戊子

甲子晉惠帝十四年嵇紹死難乙丑丙寅懷帝立丁卯戊辰己巳何曾萬錢
庚午辛未漢兵執帝壬申癸酉漢殺帝愍帝立祖逖擊楫甲戌乙亥陶侃運
甓丙子帝降漢丁丑漢殺帝戊寅東晉元帝立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王敦殺周
顗癸未明帝立甲申乙酉丙戌成帝立丁亥戊子溫嶠赴難己丑卞壺死節庚寅
辛卯壬辰石勒比高光癸巳焚趙幣

二世己丑

甲午成帝九年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康帝立甲辰穆帝立乙巳[illegible]
丁未桓溫伐蜀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哀帝立[illegible]
溫請遷都癸亥髯參短簿

三世庚寅

甲子哀帝三年乙丑丙寅帝奕立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桓溫立文帝壬申癸酉孝武
帝立甲戌乙亥丙子丁丑謝安舉玄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肥水之
捷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桓玄怨望癸巳

四世辛卯

甲午武帝二十二年乙未丙申丁酉安帝立戊戌己亥劉裕起庚子辛丑壬寅桓玄
友癸卯玄篡位甲辰裕討玄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穆之斂
丙辰丁巳戊午劉裕廢立己未恭帝庚申劉裕受晉禪為宋武帝辛酉壬戌癸亥
宋火帝義符立

兩晉說

西晉四世五十二年東晉十一世一百四年共一百五十六
年劉聰石勒首亂西晉而有渡江之患王敦蘇峻迭擾東晉
而成劉裕之禪否則西晉不分東晉又合矣

五世壬辰

甲子徐羨之殺義符立義隆是為文帝元嘉之政冠江左矣乙丑
丙寅丁卯晉陶潛卒戊辰己巳庚午辛未道濟量沙壬申癸酉誅謝靈運甲戌乙亥丙子
誅道濟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誅范曄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魏誅崔
浩辛卯壬辰魏兵殘雲癸巳太子劭弒君世祖孝武立

六世癸巳

甲午宋世祖二年笑祖田公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子業立
乙巳丙午丁未蕭道成起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昱立癸丑甲寅乙卯丙辰道成
殺昱丁巳順帝立戊午宋禪齊己未齊高帝蕭道成金土同價庚申辛酉
壬戌癸亥齊武立

七世甲午

甲子齊武帝二年王儉奇蕭衍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明帝
立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寶卷立庚辰蕭衍廢帝辛巳和帝立禪梁壬午梁武
帝立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奉佛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司馬益魏曹操益漢
教之也蕭益齊道成益宋教之也

八世乙未

甲午梁武帝十三年乙未丙申丁酉宗廟不血食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
丙午丁未舍身同泰寺戊申己酉庚戌高歡有異圖辛亥壬子癸丑甲寅[illegible]
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九世丙申

梁武帝四十三年乙丑丙寅丁卯戊辰納侯景己巳餓死[illegible]帝立

辛未侯景僭壬午陳伯牛誅景元帝立癸酉戎服聽講乙亥恭帝立

丙子梁禪陳丁丑陳武帝立戊寅己卯庚辰陳文帝立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

丁亥陳伯宗戊子陳宣帝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十世丁酉

甲午陳宣帝七年乙未楊堅丙申丁酉周滅齊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周禪隋

壬寅癸卯陳叔寶無道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隋平陳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

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王伽縱囚壬戌癸亥王通不仕

十一世戊戌

甲子煬帝弑父自立乙丑丙寅丁卯築長城戊辰己巳庚午伐高麗辛未壬申癸酉[illegible]

乙亥高德儒諫丙子丁丑恭帝禪唐戊寅唐高祖己卯庚辰辛巳十八學士

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大宗立丁亥戊子吞蝗己丑五花判事庚寅辛卯悔殺蘊古

壬辰癸巳繼因本紀

五朝短祚

宋八世六十年齊七世二十四年梁四世五十六年陳五世

三十三年隋三世三十七年自漢以來禪禪相繼何堯舜之

多也君弱臣強亦慕慕耳煬帝有胡亥之罪李淵無劉邦之

見否則可以登沛公之堂而接湯武何圖禪之名哉[illegible]

漢之正派與光武同孫曹以臣賊漢者也故三國時重漢[illegible]

梁華之正統與晉宋同元魏以胡亂華者也故南北朝首[illegible]

十二世己亥

甲午大宗九年乙未望昭陵丙申丁酉以武氏為才人年十四十思戊戌

己亥十漸庚子辛丑壬寅自觀[illegible]癸卯凌煙閣甲辰乙巳思魏徵丙午丁未戊申己酉[illegible]

[illegible]庚[illegible]宗立[illegible]立武[illegible]丁戊午己未庚申辛酉[illegible]

唐兵文三變

在農在君在臣失所在也尚辭尚氣尚理得所尚也

會第九運壬申運如五月初九日也

一世庚子

丙申高宗十五年丁酉戊戌二聖己亥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張公九世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行儉知人癸未甲申中宗立武后立乙酉丙戌銅匭

丁亥戊子己丑庚寅敗周辛卯誅周興壬辰周流嚴善思癸巳

二世辛丑

甲午中宗十五年九月黎花乙未丙申丁酉誅[illegible]臣戊戌己亥庚子仁傑薦東

之辛丑壬寅癸卯甲辰六郎蓮花乙巳中宗復位韋后[illegible]丙午殺五王丁未

殺三思戊申己酉庚戌韋后弑帝被誅睿宗立辛亥壬子傳位玄宗癸丑甲寅

乙卯丙辰姚宋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吳兢直筆[illegible]

三世壬寅

甲子玄宗十三年乙丑張騎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相韓休甲戌乙亥丙子

楊妃入宮金鑑錄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寵胥乙酉丙戌丁亥祿山

入禁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洗祿山壬辰癸巳

四世癸卯

甲午玄宗四十三年始以詩賦取士乙未番將代漢將祿山反

杲卿死張巡守城祿山入潼關幸蜀殺貴妃傳位肅宗[illegible]

山死上皇還戊戌己亥光弼代子儀庚子辛丑壬寅癸卯代宗立甲辰乙巳[illegible]

見勇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德宗立[illegible]

事辛酉子儀全名壬戌癸亥秀實擊泚

五世甲辰

[illegible]德宗五年[illegible]己部乙丑丙寅[illegible]戊[illegible]頑

梓州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陽城撫字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順宗立丙戌

憲宗立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李絳論朋黨

六世乙巳

甲午憲宗九年乙未丙申丁酉裴度討賊戊戌己亥迎佛骨庚子佛骨表辛丑穆宗立壬寅癸卯甲辰乙巳敬宗立丙午丁未戊申文宗立劉蕡直言己酉庚戌辛亥維州之議壬子癸丑甲寅乙卯甘露之變丙辰丁巳戊午受制家奴己未庚申辛酉武宗立壬戌癸亥

七世丙午

甲子武宗四年乙丑丙寅丁卯宣宗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樵夫言政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面察御史庚辰懿宗立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八世丁未

甲午僖宗立乙未黃巢起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黃巢陷兩京辛丑壬寅癸卯李克用破巢甲辰乙巳出幸丙午丁未戊申昭宗立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柳玭戒子甲寅乙卯鄭五作相乙卯克用封晉王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宦官廢立辛酉壬戌癸亥朱溫誅宦官唐二十一世二百九十年

九世戊申

甲子昭宗十六年朱溫弒帝立哀帝乙丑丙寅丁卯梁朱溫代唐戊辰晉王李存勗立己巳庚午辛未壬申友珪弒帝友貞立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唐存勗滅梁甲申軍士離心乙酉丙戌亂兵殺帝明宗立祝生聖人丁亥趙匡胤生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十世己酉

甲午唐閔帝立潞王以養子弒帝自立乙未丙申晉石敬瑭滅潞王自立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出帝立甲辰乙巳丙午契丹滅晉丁未漢劉知遠立戊申己酉隱帝立庚戌辛亥郭威代漢壬子癸丑甲寅乙卯周世祖立大祖妻姪柴榮也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陳橋兵變辛酉杜后遺命盃酒釋兵權壬戌癸亥文臣知州

五季促亡 共十三主七姓五十三年

梁二世十七年唐四世十四年晉二世十一年漢二世四年周三世九年宋乃三百餘年固天運之盛衰亦人事之得失也

十一世庚戌

甲子宋大祖五年雪夜幸普乙丑解帽賜斌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曹彬伐江南乙亥丙子大宗立丁丑戊寅己卯德昭卒庚辰辛巳德芳卒壬午癸未趙普渝盟甲申乙酉丙戌丁亥逐美卒陳摶入朝戊子己丑徐河之捷庚寅辛卯寇準直言壬辰癸巳

十二世辛亥

甲午大宗十九年乙未丙申丁酉呂端預繼恩戊戌真宗立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李沆卒乙巳丙午丁未戊申珠娟王旦己酉庚戌辛亥壬子旦思沆癸丑甲寅乙卯旦薦準丙辰丁巳欽若入相戊午己未庚申王曾調和辭之寇準壬戌貶丁謂癸亥仁宗立

中興說

親兄弟也挈廢而恚與親父子也相遜而少康與劉秀之於劉玄劉備之於劉璋東晉之於懷愍南宋之於徽欽彼不足而此足循勝于彼此俱不足而奪於異姓使宗廟不血食六人一心君子同與之謂之中興焉

宋大宗懲五代之敝以論策取士名士李融曰誰知今日詩恰似大市里賣平天冠正無人問矣

午會第十運癸酉運初五月初十日也

大祖高皇帝在淤之皇覺寺得伽藍兆乃歸滁陽以我
依勑從者隃斬首次第成功聖旨曰朕本濠梁之民初
列行伍漸至提兵是也嗚呼吕氏之食其循臣也武氏之宗
義則僧矣貴妃之禄山猶番人也天魔之伽璘則番僧矣至
陳靈公君臣同淫乃以亡國元順帝家國同淫矣大陽將興
極陰濃鬱故也

十二世癸丑亥

甲午至正十四年我祖入和陽乙未渡江取大平路丙申克金陵丁酉
克常州聖旨曰一鼓而存江左再戰而定浙東是也戊戌己亥元
故臣劉基來歸庚子辛丑河清壬寅癸卯八月取陳友諒聖旨曰彭蠡
之矢元惡授首是也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我祖因基請自立為吳王戊申
張士誠帆李思齊遂取河南戊申西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元年
從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刺元自滅宋至順帝凡丁
九年配禁胡服胡語胡姓考服色尚赤封功臣三十六人
狀元吳伯宗遣諸將求傳國璽壬子萬人坑為國子監
享國三十五年五年假之甲寅乙卯丙辰丁巳諫用胡惟庸丁巳
基死諭西番戊午諭安南己未殺惟庸六萬餘人庚申諭占城
發取理宗頭付舊穴自禹八年至此十四運共三千六百
自神農至此四千六百年詩曰禹後三千六百年人事
盡精研安危成敗知多少大抵機關在順天

治亂相承說

七雄之後有漢六朝之後有唐五季之後有宋三胡之後有
明亂日多治日少以夏至後陰息陽消也亂則強者相戕
凡戕益之耳治則亡与相承主見主守之耳

一代說

入後天以來前三代夏商周中三代漢唐宋我明又為三代
之首寔元會之大端參歲時之小節離明當午陽盛陰承極
會天心數叶中正盛當何如先儒曰華秦為漢漢不秦矣華
隋為唐唐不隋矣華周為宋宋不周矣余則曰華夏為商商
不夏矣華商為周周不商矣華元為明明不元矣漢也唐也
宋也一也何也雜伯者也商也周也明也一也何也純王者
也故曰胡元備桀紂秦隋之全惡我明集商周漢唐之盛德

代名說

自古得天下其代名率用故號如唐堯本唐侯也虞則舜之
氏也禹之先封于夏湯之先居商至秦并天下只曰秦王
漢中只曰漢晉宋梁皆然唐自唐公宋因宋地惟元則取
易經乾元之義不蹈前代故事不以偏方之名天下也我明
取大明終始之義兼乾之四德至文人曲筆乃曰唐湯也虞
樂也夏大殷中非其實矣我 太祖詔曰於吳元年正月
四日祭告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
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再不援古以証氣象殊光明
午會第十一運甲戌如五月十一日也

一世甲子

甲子洪武十七年乙丑狀元丁顯徐達丙寅丁卯戊辰狀元任亨泰己巳
庚午喑壹宋訥辛未狀元許克忠壬申文大子薨沐英哭死癸酉甲戌
狀元張信乙亥丙子丁丑狀元張顯宗戊寅己卯江伯兒乞毋殺子庚辰
元胡靖辛巳壬午建文成濟披緇而逸周是脩死癸未成祖文皇帝
永樂元年方孝孺夷十族甲申刘子欽以傲敗狀元曾

丙戌狀元林環丁亥縉壺士奇而輕淮戊子比衍己丑白諧之

庚寅辛卯還宮狀元…壬辰中狀元馬鐸癸巳初成祖寵漢王解…

曰立嫡以長且好皇孫得罪漢王下獄死

二世乙丑

甲申永樂十五年元旦日食免賀乙未狀元陳循丙申丁酉戊戌狀元李

己亥庚子辛丑狀元曾鶴齡壬寅癸卯甲辰狀元邢寬八月帝崩楡林東

命皇大孫出居廊廡迎祥宮乙巳仁宗洪熙元定南北取士法

是象知危郭妃賀中宮誕辰帝崩丙午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

備漢王丁未狀元馬愉禁用歌妓戊申己酉庚戌狀元林震辛亥月夜幸

士奇壬子癸丑狀元曹鼐甲寅乙卯奄鬼為妖帝崩丙辰英宗睿皇帝正

統元年狀元周旋張后戒王振丁巳戊午逮夾入京己未狀元施槃

庚申辛酉張后崩王振用事壬戌狀元劉儼癸亥

三世丙寅

甲子正統九年乙丑狀元商輅丙寅英國公與侯伯諸國學聽講丁卯

戊辰狀元彭時己巳八月十五土木之変九月初六大后命弟郕

王立弟兄為大上皇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五大上還

京辛未狀元柯潛易東宮壬申癸酉甲戌狀元孫賢乙亥丙子丁丑天順元年

正月十七上大復位鐘鼓鳴上曰于謙耶左右曰大上皇上

曰哥哥做好拏于謙王文升徐友貞石亨等數日上謂臣下

曰弟弟好矣吃粥矣事固無與弟弟小人壞之耳戊寅石亨專

權己卯李賢諫求王璽禮部請大子出閤吳與弼不受宮僚庚辰

狀元王一夔薛瑄奏對誤稱學生致仕辛巳壬午癸未甲申狀元彭教

上不豫因錢后知非孫后子乙酉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丙戌狀

元羅倫丁亥戊子己丑狀元張昇庚寅甘露降于郊壇告至辛卯壬辰狀元吳寬

四世丁卯

甲午成化十年乙未狀元謝遷五月上謂臣…皇子年六

頗會讀書待他進此學儲貳事且遲丙申丁酉戊戌狀元曾彥己亥庚子

辛丑狀元王華壬寅癸卯甲辰狀元李旻乙巳丙午丁未狀元費宏戊申孝宗敬

皇帝弘治元年追尊皇妣紀大后冊云覲漢家先母之門增

宋室真皇之慟放各色鳥獸大監李廣自死己酉庚戌狀元錢福

辛亥壬子癸丑狀元毛澄甲寅乙卯陝西指揮楊敬進傳國王璽嗚呼昔

大祖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自至物之升沉固有數乎丙辰狀

元朱希周丁巳戊午己未狀元倫文叙庚申辛酉壬戌狀元康海癸亥

五世戊辰

甲子弘治十七年年月日時皆甲子曆家謂之上元甲子此千

古奇逢我朝之盛…乙丑狀元顧鼎臣五月上謂臣下

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三十六歲乃得此疾又曰

朕承皇考厚恩選張氏為后成化二十三年成婚弘治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亦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

生每勸他讀書做箇好人越夕帝崩丙寅武宗毅皇帝正德元

年幸學丁卯瞽東宮侍臣劉瑾等專權用事劉健韓文李東陽

劾瑾李東陽泄之令從等致仕文乘騾宿店而歸郎中張偉

副使姚祥因乘轎…于長安門外百官救解始問克軍內外

諸臣欲謝去而不可得矣戊辰狀元呂柟己巳庚午凌遲劉瑾辛未狀

元楊慎壬申癸酉甲戌狀元唐皐乙亥丙子幸陽和城赴大同丁丑狀元舒

芬戊寅己卯親征宸濠庚辰幸楊一清第辛巳元楊惟聰三月十四

上崩四月二十二今

皇上登極壬午嘉靖元年幸學癸未狀元姚淶甲申乙酉…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以上十[illegible]六十年

自禹八年至此十五運為午會前半會如五月前半月也

午會第十六運己卯小暑十七運庚辰十八運辛巳十九運壬午二十運癸未二十一甲申二十二乙酉二十三丙戌二十四丁亥二十五戊子二十六己丑二十七庚寅二十八辛卯二十九壬辰三十運癸巳此十五運為午會後半會如五月後半月也

甲元未會說

未會者甲元之第八會如一年之季夏六月也林鍾二陰遯卦通二百四十運二千八百八十世八萬六千四百年

第一運甲午大暑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此十五運乃未會前半會如六月前半月也

十六運己酉立秋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此十五運乃未會後半會如六月後半月也

甲元申會說

申會者甲元之第九會如一年之七月也否則三陰否卦通二百七十運三千二百四十世九萬七千二百年

第一運甲子處暑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此十五運乃申會前半會如七月前半月也

十六運己卯白露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十五運乃申會後半會如七月後半月也

甲元酉會說

酉會者甲元之第十會如一年之八月也南呂四陰觀卦通三百運三千六百世十萬八千年

第一運甲午秋分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此十五運乃酉會前半會如八月前半月也

十六運己酉寒露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此十五運乃酉會後半會如八月後半月也

甲元戌會說

戌會者甲元之第十一會如一年之九月也無射五陰剝卦閉物之時也通三百三十運三千九百六十世十一萬八千八百年

第一運甲子霜降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此十五運乃戌會前半會天衰地遞消物之始也如木老葉少人老鬢稀

十六運己卯立冬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十五運乃戌會後半會凡有動植不復生育所謂閉物于戌歲之季冬也是兩五千四百年消物後五千四百年消之盡也

甲元亥會說

亥會者甲元之第十二會如一年之十月也應中六陰坤卦通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地失形混沌之時也

第一運甲午小雪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此十五運乃亥會前半會地之凝者不能凝而散天之運者不能運而停高厚失形水火撓蕩混沌之始也

十六運己酉大雪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此十五運乃亥會後半會天混于地地混于天無清無濁糊糊突突故為混沌是前五千四百年混之始後五千四百年混之極

會運世年皆癸亥所謂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

日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也

甲元終說

甲元之終乙元之始承起也亦所謂貞下起元又肇一初也至子會又生天丑會又生地寅會又生人為後元之乙元也

理數說

元之始子丑會元之終戌亥會三才不異亦用干支卦氣者非理氣不始非理氣不終造化雖大能出其外哉人物盡天地消超然獨存再造天地人物其大極乎

定數說

氣盈于三百六十六朔虛于三百五十四乃定為三百六十何也邵子曰藏諸用也

揩掌說

康節以一年之數明一元之數學者知一年之數則之一元之數一年之寒暑一元之闔闢也一年之榮瘁開落一元之興衰治亂也故曰子會生天亥會傷後邉子會又將方盈虛消息天難外何況人生要久長

兩頭混沌說

子丑會起頭混沌戌亥會徹頭混沌如日之出於夜入於夜故諺謎云無影生成十萬有零兩頭糊突中間分明

天地中数

天数中于五天有陰陽二其五為十干地数中于六地有剛柔二其六為十二支五六相承為三十十二三十互相承加此康節經世之書為数之有理而不流于術也

以一元之十二會而三十之故有三百六十運以一會之三十運而十二之故有四千[illegible]以一年之十二月而三十之故有三百六十日以一月之三十日而十二之故有四千三百二十時

餘意

元會運世說

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三千八十八萬八千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時

一運有十二世三百六十年四千三百二十月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時

一世有三十年三百六十月一萬八百日十二萬九千六百時

年月日時說

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釐

一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十二萬九千六百釐

一日有十二時三百六十分四千三百二十釐

一時有三十分三百六十釐

分釐毫絲說

分釐毫絲似前十二三十分去然在呼吸瞬息之間邵子歸律呂聲音之数所以窮盡天下萬物萬化

治終水火說

一變生水二化生火也故水火造化之本初也混沌者前水火之合也開闢者今元水火之分也

朱子曰天地始初只是水火二者火之極清為天水之極濁為地故山形皆波浪之狀初軟後來凝得硬耳邵子華山崩詩曰莫教設施巨靈手奚止摧崩大華山六社居民皆覆沒九泉盤石盡飛煙言天地化水火也皇極經世至末劫皆化水火又生天地復為世界始也水火化天地終也天地化水火故曰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

混闢說

朱子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是又曰天地既是形體如何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的來嘗見高山螺蚌殼在石中此石即前元之土螺蚌水中之物下變高柔變剛深可驗也邵子甲元存乙之旨釋典劫盡復劫之言可見混闢相禪元元無窮也

大小一理說

一息之呼前是吸吸前是呼一日之晝前是夜夜前是晝一年之暑前是寒寒前是暑一元之闢前世混混前亦闢曰呼吸曰晝夜是從動處說起曰寒暑曰混闢是靜處說起

或問

或問今日之始夜是也今年之始冬是也今元之始何如曰今元之始混是也又問今日之終夜是也今年之終冬是也今元之終何如曰今元之終沌是也又問今日之夜後又明今年之冬後又春今元之混沌後何如曰今元之混後又闢也又問今日之前還有日日猶今日也今年之前還有年年猶今年也今元之前何如曰今元之前還有元元猶今元也又問今日之後還有日日猶今日也今年之後還有年年猶今年也今元之後何如曰今元之後還有元元猶今元也又問中國之外還有諸國父子夫婦如此中國曰余不敢非也又問天地之外還有天地日月山河如此天地曰余不敢信也

起于微而成于著治有根亂有源一年之冬春一日之晝夜一息之乎吸皆猶是也

或曰此元之前還有甲乙等之元元吾不敢非也

或曰此元之中亦有君臣上下等之禮義吾不敢疑也

或曰此元之中亦有皇帝王伯之治吾不敢知也

開物于寅歲之驚蟄也閉物于戌歲之立冬也

堯舜巳會之終禹啓午會之始

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

槐亭漫錄無卷數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嚴堯黻撰堯黻字汝儀號槐亭朝邑人官房縣主簿是書凡十一篇曰明元曰太極曰天文曰地理曰時令曰人物曰性命曰鬼神曰文史曰雜著曰拒邪前有嘉靖甲辰自序謂是錄皆經傳格言師友緒論然鈔撮舊文忝以膚談不足稱窮理格物之功

東水質疑六卷

〔明〕胡衮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水質疑六卷》提要

東水質疑目錄

劉向請興禮樂　龔勝龔舍　東漢
趙充國　鄧禹　馬援

第四卷

玄德不能保荊州有三失　謝艾
朱伺　桓温謝玄　百姓言李君爽異政
周世宗宋太祖　西夏一　西夏二
王沂公去丁謂　王珪蔡確沮温公
温公議變法　王介甫　宋高宗
張浚　符離之敗　金羞宋欽宗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　趙忠定

第五卷

讀三傳　讀國語　讀戰國策　荀子
子華子　尹文子　公孫龍子　鶡冠子
孔叢子　管子　老子　孫武子
列子　莊子　韓非子
黃石公素書　楊子　文中子
汲冢周書　呂氏春秋　亢倉子

第六卷

賈誼新書　鹽鐵論　劉向新序　說苑
王充論衡　淮南子　白虎通德論
風俗通義　蔡中郎集　顏氏家訓　博物志
焦氏易林　靖節集　韓柳文集
李文公集　韋蘇州集　荊公集
宋學士潛溪方遜志文集
讀誠意伯文集　讀康齋文集
讀靜脩文集　薛敬軒集
栢齋三書

余賦質庸劣罔無記性哀毀之餘舊聞益荒落西來行李亦草草未及以文籍史冊自隨諸生講論之暇多以前史往事相質深愧遺忘不能答問教職之負也如此思欲轉借考訂而郡中蓄書亦少迺拾葺舊見為論數十篇少間俟再續之離索寡昧得此忘彼特以謝諸生之意未暇論史事也

嘉靖甲辰季冬之吉鄱陽東水味菜山人書于歸陽寓舍

門生楊　山　王自新　余　光

王大才　白昇　康寧
沈容　李喬　張啓東
蔡恒　游鵾　顏正
韓原性　許柟　汪寅
朱錦　朱欽　陳仕
張鳳翼　鄧林奇　薛霖
李元敬　魯鴻　賴經
吳寅　張李　張鼎
許文達　李元化　王鐩
蔡滌　錢仲選　張廷策

侯甸　余錦　呂朴
張廷燿　張啓明　沈高
瞿鰲　張址　游鴻
王椿齡　余元　張廷煐
張一鵬　賀廷洲　侯應爵
李時勉　姚時雍　張一夔
陳篆　謝讚　張廷掄
石巍　余蔡　王作新
周文卿　劉元栢　陳詔
黄鍾　戴弁　等同校刊

讀史質疑卷之一

文王

方殷之衰周之未興也乃剝復之交也羣陰怙盛而抗乎陽微陽安息而無忌乎陰此雷在地中未發之時也而紂之惡衆陰之宗也其暴害也如膏火之着民以四海則毒痛矣以無辜則籲天矣以犂老則救棄矣以宮室臺榭陂池侈服則殘害於萬姓矣方是時天下熬熬然不能以自存也豈惟天下之民雖西海北海之遠伯夷太公之賢亦不能以自存也豈惟

二老明夷之繇內文明而外柔順雖文王且蒙難矣故文王之遇紂時之窮也而文王之仁則天也天地不以閉塞成冬而已其生物之心文王不以紂之暴而妨其愛民之仁故文王之爲西伯非紂之欲也天之未絶於民文王所以興也夫其興也適以甚其窮乎天下之去殷非一人所能留也而三分天下以服事殷蓋欲示以君臣之義使之安所止耳而天下之不能以自生者且將求養於我則文王且將如之何哉夫田里者天下之田里也樹畜者天下自爲樹畜也衣帛食肉各利其利吾特制之教之導之以其方

非能家賜而人益之也夫非家賜而人益宜天下之無德於我也而胡乃以善養歸周天下之歸周是代殷之漸也戡黎之役祖伊奔告於王而父師少師之謀皆知殷之淪喪而不能禦周之興也代虐以寬天下之大利也而文王方且退然曰我何以有是文王之不有其仁恐天下之無君也然謝之而不去避之而不可則時之極數之窮也昔者堯舜之治天下也食哉惟時欽哉惟刑之恤正德利用厚生之惟和此堯舜之仁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此堯舜之民也堯舜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何以有[illegible]養之名自民之不安於殷而後有文王之仁有文王之仁而後有武王之伐夫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身且不王而豈欲其子之伐其君哉吾是以悲文王之窮而不得遊堯舜之天也蓋至叩馬而諫餓死首陽文王之心得伯夷而始白嗚呼堯舜之仁天矣文王其人之天與

周公

聖人所馭者時所操者中中者時所爲也聖人不能違時以用中蓋亦元氣之會也天下之理皆吾所當爲而格之者時阻之者勢勢之極必反而之道聖人乘其反也不一當其任則吾所以爲天下者孤矣聖人之心其不孤天下者天也天生聖人將以啓文明之會而聖人乃起而乘其勢馭其時以操中庸之權是豈聖人之私哉自古必五百年而後一聖人出其爲期亦希闊甚矣而顧父子兄弟踵相接於庭是豈人之所能爲哉周公之生也非人之所爲則文武之德所由成者又豈周公之私哉方殷之衰周之未興也殷政不獲天眷西顧德音之貊帝命之簡在父矣羑里之憂文王蓋拳拳於殷而東鄰之牛不如禴祀之受福彼時已去文王蓋未如之何也故奔國之不王人也而不能止武王之王者天也戡黎之役祖伊奔告於王惟恐西伯一日代殷而有天下之人心之歸周久矣武之往也然且從容孟津之會觀天定爾當是時使紂惡少悛則禮樂固在殷而紂之惡弗悛也南狩之得首豈武王之可已哉下車之訪汲汲於彝倫之叙蓋甚於羑里之演易而妹土之恩則不可一日化是故文武之德必周公而後成也吾觀周公所以處殷民者亦大勤矣既目之以蠢又進之以士既曰勿庸殺又曰予其殺煦之以仁裁之以義道之以教齊之以刑蓋其始也含惡積怨其繼也簡脩進

良終而畢公之保釐也乃始顯然甄別淑慝而風俗始成當是特周之華殷巳三紀矣而謂武成之始遽可以禮樂化乎殷俗既不可卒化使公而之魯不一任天下之責則文武之德其果無成矣乎其父析薪而弗克負荷當誰委而可夫苟如是而巳猶可委也而民之不忌于凶德則未棄咎也寇攘姦宄猶自得罪也臣工之湎于酒而喪厥德厥邦者跡相踵也世祿之弗由禮者尚陵德而悖道也天下方病塗炭文武之德既未及成矣公又不任其責而委之孺子王周之天下其後淪爲殷乎武王遷九鼎於洛固巳志

於經營周公卜洛以遷殷民公何拳拳於殷也故監於二代以成郁郁文明之治者非公之私也天也故於太王王季則追王焉於先公則祀以天子之禮樂焉非公之私也何也尊親者人之情也喪祭之制自天子達之天下天理之公也故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其后世子孫不能用故夫子喟然歎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之始起也由於周公比其衰也亦曰周公夫子何拳拳於周公而不及文武哉文武一道父子一心公所以成之者此道此心而已非周公之私也吾觀

周公所以成此者亦大艱且危矣內而三叔流言外而殷頑創禍雖成王之賢且不能不致疑焉碩膚之孫非公以至誠處此則文武之德其幾無成矣蓋至於金縢之啓而周公之心始白者天也故周公之不之魯非人也世或疑金縢之書者王之疾也公既不欲以感先王矣乃自以爲功似憸既與諸史百執事共矣而戒以勿言似欺反風起木之說似誕然則金縢果不足信乎夫君子於書亦信其可信者而已周公所成者理也所以成之者天也故觀周公者觀諸天可也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聖人相禮必體乎經國之訓至於化強則經不與焉是可以觀聖人之用矣經者其常也化者其神也常故不可廢神故不可測聖人於其不可廢者而不廢至於所不可測者雖聖人亦不自神焉非天下之至聖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是哉夫飾治以文戡亂以武二者若不相爲用而古之人未嘗以是而偏廢者天下之幾每伏於至微聖人之防嘗預於未兆惟其幾之伏也故雖不見而不可忽惟其防之預也故以有備而無患是故文武並用而不廢此聖人經國

之訓而聖人者固未嘗恃武以爲必用也齊會夾谷之會夫子爲相焉請於定公具左右司馬以從而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夫文以敷教而曰事者必有事焉之謂也武以威遠而曰備者備而不試之謂也故武備之設聖人所以威不軌而懾邪心非恃武爲必用也當是時齊強魯弱魯之安危常係於齊之喜怒夫子之請自世之用壯者觀之則以爲先事張遑自其柔懦不立者觀之則以爲生事開釁不知夫子之請亦道其經常之訓非必恃武爲必用也昔者先王之建邦也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夫既已設官而分之職矣則文武之用各隨其任可也司馬掌兵之官而邦政之大如儀位之等賢功之作牧監之維貢職之任皆得與焉是亦不已侵官矣乎不寧惟是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太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夫祭祀賓客禮官所有事也而牲魚之羞又非有甚大難行之事而必司馬主之此聖人設官之微權而顧謂之侵官乎哉凡事之變起於幾微人情之僞隱於厚貌此事之不可知勢之所不能必者也於是彌縫綜理使卒然之變無妄之憂潛消暗沮不能爲一朝之患者此聖人以待來世之意經常之訓小康之事而豈侵官之謂哉況春秋而降詐僞日滋曹劌因盟以劫齊桓楚人因會以執宋襄子圍復衷甲以圍趙孟是皆夫子親所筆削以示誅討之意正使齊人推誠任分可信如忠信未薄之時司馬之設猶不可廢而況誇詐功利之習日漸月漬如河之決不可堤而壅而可以無備乎哉或者見萊兵之劫夫子徐以數言卻之而三田來歸遂不旋踵左右司馬徒具官而無所用也以爲文事武備之言夫子故張大其事以爲己功是豈夫子之心哉文武並用乃經常之訓夫子非必有虞於齊也至於事至而應據理以折之此聖人之餘事而謂夫子果有心乎大舜舞干以格苗而未嘗不戒於徂征之師文王因壘以降崇而未嘗不謹於乘墉之攻夫子相禮以化齊而未嘗不具乎司馬之官得其理不假其物所謂止戈爲武神武而不殺者其斯之謂與推極夫子之化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神化之妙有與天地同流而不可測者而豈可以常情論哉故於夫子之言可以見經國之訓可以觀聖人之用可以知小康之術而後天下之治可以保無虞矣後世君臣鮮知此術資篋而行事近者其漢文帝乎募民守塞入粟實邊親御

六飛勞軍成禮而返於是拊髀思頗牧而每食不忘鉅鹿屠暇日儼然如大敵之臨至於匈奴入寇則遂亦出塞而已殊設而不用此文帝所以為文也使文德克修[illegible]前王則漢何止于漢惜乎其未聞道也其臣如郭子儀者起於廢絀之餘兵權不在其手迺出不得已之計單騎見虜既成而還此一時權宜之術非經常可久之道有國者不可恃此而忘備為臣者亦可以徼倖之功而自多也德宗聽於馬燧張延賞以信吐蕃卒有清水劫盟之辱輕舉妄動無備致寇爲萬世戒大抵欲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夫子見諸行事之明驗而不可忽也

子貢

太史公雖知尊孔子而輕信易惑不擇於是非之實是豈知尊孔子者也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鄰國之兵談笑偃息而郤之魯何足以勤其中乎夫子而不在其位則魯雖宗國雖被兵亦末如之何豈肯為小人穿窬之私謀以圖僥倖苟免之功哉史記陳常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故移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選於弟子而使子貢然則子貢之出夫子教之也其朸欲存魯耳至於滅吳亂齊強晉而伯越其然豈其然哉仁者不損人以自益而況亡人以自存乎所欲存者一魯至於交構諸侯動天下之兵亂人之國而滅其宗社是豈仁者之所為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結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據子貢所為所謂連結諸侯者非邪冉求為季氏聚斂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彼徒恥諸民孔子猶惡之子貢之構四君至於殺人盈野亂人國而滅其祀孔子曾無一言責及豈所謂成事不說者邪雖成事亦豈不因以立教邪邾隱公來朝於魯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將有死亡焉夫子貢知二君之亡亦以禮而知之耳夫子猶曰賜不幸言而中而況用其縱橫開闔之術以動天下之兵至於殺人盈野亂人國而滅其杞夫子乃聽之何也且孔子之門自顏曾而下一貫之旨惟子貢得聞焉至聞性與天道則子貢之學亦庶幾矣所為顛若此於性與天道何有邪當是時魯之受兵於齊與吳之棲越於會稽艾陵之戰齊黃池之爭伯也夫子皆親手筆之於經考於傳可復而案也子貢若往來與謀議焉豈無

一言及之而泯泯無所聞也太史公乃得而傳之何耶夫家語乃戰國策士之所傳會孔氏之謬書耳司馬遷不信夫子之親筆而信戰國之謬書甚矣史氏之惑輕信而不擇也若泉因遷史家傳而論之曰子貢遊說之士苟徼一時之功而不必可繼爲事子貢之兵明日不可用也子貢之兵果若此豈待明日當其時豈可用乎然子貢豈遊說者類哉甚矣史氏之惑輕信而不擇也

宰我

史記弟子傳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

族孔子恥之東坡引李斯諫二世書以明其不叛李斯師事荀卿去孔子不遠所言宜得其實宰我之不叛明矣嘗讀鹽鐵論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身被放殺禍及忠臣然則宰我不惟不從叛必且有先事之謀不可奪之節特簡公不能用耳淮南子呂氏春秋俱云陳常宰我甚相憎常果攻宰我於庭而弑簡公然則宰我簡公之忠臣齊社稷之衛也有宰我則常終身不敢動於惡故先攻宰我而後弑簡公遷作史記不能表揚忠節而反並誣之故據三書以證遷史之謬亦以補蘇論之未備耳戰國策左氏皆云闞止策作監止而不言宰我止與宰我同字故論者以爲傳寫之誤然闞止亦非從亂者此大節所繫不可不深爲辯也

子路曾晳

君子之論人必於其實而後有以實天下之虛而天下之理皆實於我矣造詣者學也優劣者名也名非生於虛而虛天下之位者名也學非強其實而實天下之行者學也學積於躬名命於人君子以名擬人而必於其等將以反其實也反虛以其實而後天下之理可以無不實矣理一也而人之所得不同其見

異也見異也而理未始不同故君子之論人必于其實也子路之言志其去浴沂遠矣于程子以爲亞於浴沂子路之亞於浴沂其名也究其學與浴沂同子路之實也豈惟浴沂點與由也其學皆夫子之道也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若達則便是堯舜氣象豈特浴沂而已哉夫天下之理一而已人之於物一也天地之於蚊蝱衽席之於四海一也腹心之於髮骨肉之於途人親戚之於佗譬一也太極流行二五化生同一體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同一仁也而世或挾已以自私隔膜搦以自異者不能認物爲已爾不認

物爲已見之私也而是理之一固未嘗不公未嘗不
同也賜與商也夫子之髙弟也而貨殖焉而說於申
焉之紛華焉勢利之拘人雖賢者不能免而由也衣
敝緼袍車裘與朋友共敝而無憾是豈勢利所能拘
哉此子路之實也亞於浴沂此子路之名也跡其粗
則固若是其不相及充其實則雖與之為夫子可也
爲堯舜可也而奚止於點也夫子之與點非與其忘
乎物也與其同乎物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而點乃
超然物表其樂與人同適此夫子之所與也體然之
歎非特空言相証而已所以進乎點也進乎點則亦

進乎由也夫子之於由發其志者屢矣有爲知方之
哂夫子豈忘情於由者哉夫點狂者也由勇者也狂
者之志崇勇者之行果車裘共敝弃詑之空言也與
人同適罔不樂與人同利罔不公由之未至於樂拘
而未適執而未化物我之障未去也然而聞過則喜
聞義則行由之學則未彈也學固所以去其障也學
而能去其障則拘者通執者化駸駸然入於同人之
樂而不自知是以君子貴夫學也故夫子安仁也顏
淵不違仁也子路求仁者也據子路所至其於顏子
逈然若不相及也點與夫子之志同而稱亞焉理一

故也有至一之實理有無人之實行有夫子以爲之
依歸由之可畏由之幸也充其學至於純一而不已
則點狂者也行不掩言由固不足爲也惜也好勇而
不知義學焉而能純一以去其障終以稱亞浴沂而已
也孔悝之難夫子蓋預知之矣世以夫子明於料由
而不知夫子所以進由者屢矣歸與之歎夫子豈徒
拳拳於點而忘情於由哉故由之亞於浴沂未足爲
由喜也以由之實學而止於由夫子所深憂也

伯夷

太史公伯夷傳以無爲有至於反覆慨嘆數百言而

不足飄然有遐想出塵[illegible]思也君子謂借伯夷以自
名豈其然與

樂毅

用兵之道事簡而功成者因也可勝在敵不可勝在
我者權也人心思奮怒悖烈而不能發者氣也樂
毅爲燕將呼吸之間下齊七十餘城莒即墨其殘邑
耳相持五年而不能下卒至老師挫銳毅以讒去而
七十城者復爲齊有議者或謂其庶幾湯武或謂行
王道之過或謂昭王不能封樂毅不能去是皆議不
得其情意者毅於爲將之道有未盡然者與初齊之

耻燕也虜其旄倪遷其重器係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於是驕怠並肆侵雪隣國齊方欲圖王於天下而燕人之怨則已入骨髓矣毅乃乘齊之怠用燕之奮秆秦魏韓趙之師一鼓入臨淄而齊國亂湣王走死旬月之間七十餘城悉爲郡縣非獨毅志賢於人也遠怨者情也權籍者勢也鼓以作勇者氣也因而成功者時也當是時燕人之怨已雠齊人之怒方新爲毅計者謂宜秉吾銳氣取彼殘邑又齊所爲綏定齊衆置君而後去則毅之將歷幾可無責乎乃睠回顧望遺力而不舉毅之志欲何爲哉㓨大昌陳於元英故

曷反乎曆室齊器設乎寧臺今日毅所以報齊何異齊之所以施於燕也而顧自矜其功以爲五伯以來未有及乎夫五伯桓公爲盛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葵丘之會振矜一萌叛者九國毅雖存燕未能比楚丘之一城而顧自矜其功以爲五伯以來未有及乎夫驕矜之生怠惰之所乘敵之所以伺我便也正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去七十城者且將復爲齊有而況事與變而日新謗緣虛而易入理固有必然者乎夫差棲勾踐於會稽其後如之何也而毅獨憐於此哉積齊之憤乘燕之怠雖微田單且將豢燕而況智勇如單者以與毅爲敵毅且柰之何哉向也權籍在燕而惰氣在齊今也權籍在齊而惰氣在燕湯武之事固如是乎而顧謂之行王道之過哉單以即墨餘卒能舉萬乘之燕而不能以全齊下聊城之遺其失正與毅相當使單不授敎於魯仲連而燕將復有如樂毅者爲之謀主則聊城將復舉全齊固未可知也故因籍而侥功者易保大而定功者難此爲將之大戒也

豫讓

士之以身徇國者不貴於能死而貴能處其死故死

非人之所難也死而得其所寔所難也人無有不愛其死者而勇士輕生（誇者死權）則一死以爲烈非難也惟於義不可苟耳義不可苟而顧欲以易處之君子不與其義也嗟乎義士獨可以易云哉豫讓臣事智伯智伯死無後讓以報仇而死君子壯之故有以爲真義士云者夫所謂義者以能審於去就死生之分而權衡之際銖兩不差也而真之云然又非形似彷彿之謂如王蠋之於齊孔父仇牧之於宋慷慨殺身義形於色是所謂真義士而無愧者下此則召忽之於子糾君子猶鄙之所以然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而

吾之死生固不可輕也夫必爲社稷死而後死則凡貪暴淫雪禍及社稷者須見幾先決不死焉可矣智伯之亡也果孰爲之果見逼於強大乎抑自困於不振乎如其逼於強大困於不振身任社稷之重不得已焉以死守之則讓於趙氏雖窮之所往不與共戴天焉可矣至於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雖殺身以報焉可矣今也貪狠無厭日求地於人而不知止則三家共起而戕之此必然之勢也讓不以此時決其去就早見而預待之迨其及焉而徐死之豈所謂義士者顧如是乎讓之言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以

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夫國士之遇非特厚其利祿之謂也其必有所耻矣夫有所耻者宜必諫行言聽信之異於衆也智伯求地於三家讓宜朝夕共事偶不知其非與見而不知是謂不知知而不言是謂不仁吾知之吾言之而君不吾以是果無所耻矣無耻而虛以爵祿縻之則何國士之遇之有而顧欲以死報爲義乎不義也吾意豫讓之始仕范中行也必久於屈抑不遂所欲而智伯出其不意待之故讓感焉以為國士之遇其實智伯不過盡其才耳又惡有君子負其才器而可貨其身以爲爲義之資哉高哀仕宋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奔魯夫自封疆之官而舉之卿大夫之上可謂得國士之遇矣而子哀奔魯春秋賢之爲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而讓乃枉其身以徇人之爵祿使後世貪位慕祿自罹滅亡而弗恤者曰吾以報國士遇其視子哀賢不肖何如哉太抵戰國之時大義不明才智之士各爲利誘如荆軻聶政之死其傷勇而悖義者多矣故豫讓之死識者以爲謂之壯士也謂之義士則未也

魯仲連

魯仲連義不帝秦奇節直氣俯視一世何爲而能然哉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觀此圍城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何爲久居此而不去夫惟無欲故無求無求故無所詘於人而得信其志也非惟新垣衍嘆息唯命雖秦軍聞之亦退舍五十里充是心至於至仁無我之公雖謂之天下士可也然燕將聊城之書又不過如戰國縱橫開闔之說耳是以燕將自殺而聊城見屠蓋仲連有臧武仲之智有公綽之不欲有卞莊子之勇而不能文之以禮樂故亦未得謂

之成人也

藺相如廉頗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一時壯烈之士有益於人國者也楊龜山迺以太王事狄爲比謂趙卒有覆軍隕城之禍徙以璧之爲祟其言豈其然乎太王以方興之周遇洒隔荒裔之狄雖事之以免禍可也雖遷國以圖存可也至於秦則不然其欲并天下而王之也雖事之如事父猶將亡之也雖行之如伯夷猶將亡之也故古帝王之伐伐無道也秦之伐也生必死辱民必死虜其勢不并天下而盡亡之不已也

而謂尺寸之璧可以弭其無厭之求乎趙之視秦強弱既不敵所可恃者理之屈直猶有辨耳趙璧既往而秦城不割則趙直秦屈相如於此不能一出力諍之則秦人視趙將如掌中璧傳玩而慢易之豈直視如臣妾而已哉澠池之會廉頗約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其情亦可哀矣相如卒能與秦抗衡而秦終不能有加於趙猶為國有人焉雖廉頗介胄之士而能以意氣相下共濟國事卒使垂亡之趙重於九鼎若是乎賢者之益於人國而顧比之暴虎馮河而無悔耶蓋至於惠文爲世新主代文相如老病

廉頗間去而後有上黨之換而後有長平之坑然則二子用舍繫於趙之存亡能爲有無亦可以爲難矣

虞卿

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而食邑於虞故號虞卿長平之攻樓昌欲媾秦而虞卿請重寶附楚魏而後媾可成也趙不能用而敗於秦秦既解邯鄲之圍趙郝樓緩皆欲割六城和秦虞卿反覆辨其不可卒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而秦使已在趙矣虞卿揆事度情無言不讐可謂忠於所事者也卒棄相印與故所交魏齊俱困大梁著虞氏春秋然則虞卿豈

戰國遊士比哉

范睢蔡澤

范睢困辱於魏因鄭安平王稽得入秦離間昭王母子兄弟甥舅之情而竊其相位專以快恩讐爲身謀其事本無足道然遠交近攻之策秦卒賴之以并天下不可謂不審天下之勢也睢始賴鄭安平王稽而得進卒以安平王稽敗事而見疎小人飾恩任私之罪可不戒哉蔡澤乘此亦以口舌困睢而攘其位澤雖私謀而其謂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則有位者皆當知也澤既相數月或惡之於王遂謝病歸相印澤亦

庶幾知退者

秦

昔者先王之於民也惻然而愛之猶恐其或傷也溫然而煥之猶恐其或寒也諄諄而誥語之猶恐其不吾悉也於是為之井牧以經其田野相其土宜而教之樹藝頒之職事以程乎民力爲之法式以歛其財賄制其品節以平其貢入使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國用足而民不至於獨貧斯亦可矣而猶以為未也於是為九兩之法以聯其民爲大比之法以簡其徒爲祭祀喪紀賓客飲射之數以聚其衆而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之屬各以時屬民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三年一大比則獻其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其誘人於善其優柔而不迫也如是夫如是而有罪未麗於法而害諸州里者則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夫如是而猶有衆惡爲民患者弗使冠飾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圜土凡此皆以防其邪心而生其善心也其能改者反于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蓋三年而不改是終不改矣如是而後加刑焉聖王之欲民自新而惡人之自棄也如此故天下之歸德如流水之

下如膠漆之固傳之數百年之久而澤猶未泯也其後王室既衰諸侯放恣強衆相視而莫敢先發禮樂教化之功於是不可誣矣至於秦則不然以爲是瑣瑣者也是繁文末節不足以集吾事也於是悉去其籍而一切以威詐莅之方其變法之初令行禁止粗可如意而斯民已如奔豕逸馬蕩然無復禮法之防矣一夫作難天下響應卒以亡滅而不救雖秦人於是且若之何哉方秦之強以列國之君集天下智勇之士謀之而不足比其亡也一妄傭人倡之而有餘故知聖王所以兢兢業業不敢以智勇先天下蓋懼流禍之至於此也故保天下者必鑒於秦鑒於秦則必脩周官之法而後可以保其民而後可以長有天下嗚呼周官之法其不行於天下也久矣

東水質疑卷之一

東水質疑卷之二

秦始皇

秦始皇焚書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蘇諫不聽使監蒙恬軍於上郡以扶蘇之去沙丘之變斯高因得矯立胡亥以亡其天下論者遂以爲焚書坑儒爲亡秦之由君子曰始皇雖不焚書坑儒生秦之政固無益於救亡也何也秦之積威以刼天下久矣權使其士而虜使其民也於是以殺戮爲威以黔首爲讎在廷之臣以欺詐罔上爲賢使天下之人傾耳而聽重足而立天下之含憤積怨欲起而亡秦非一日矣雖始皇尚存猶將亡之而況於扶蘇而況於庸愚如胡亥如之何而可哉夫儒者之道莫盛於孔子孔子之言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諸生誦法孔子獨不聞斯言乎以爲秦之天下危耶安耶治耶亂耶有道耶無道耶始尉繚以策干秦王王與之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蜂準長目鷙膺豺聲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使秦王誠得志於天下則天下皆爲虜矣是秦王之暴雲天下所共聞也不以此時起而隱去是不智也六國既亡天下既一始皇志得意滿所不能致者長生久存之術耳方術之士假羡門子高之說以迎合始皇之欲而盧生輩乃爲之採藥求神爲欺謾以取容是豈孔子之道教之然哉事既不讎然後乃竊議而亡去其去也欲何之乎且儒者之道有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而不更其守者何至傳相告引至四百六十人之衆哉叔孫通以高祖命召魯諸生議興禮樂所不能致者二人夫以禮樂召兩生兩生且不往而況可以刑勢驅迫之乎不可以刑勢驅而況可得而坑之乎故秦之必亡秦不足罪也諸生既名誦法孔子則孔子之道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竟以坑其身其所誦所法亦末也已矣

又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始皇亦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未嘗云博士所職也然則秦所燒詩書乃天下所私藏耳太史公曰秦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史記獨藏周室故遂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月日亦有可采者

呂不韋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乘勢市奇射取富貴終不自謹以致敗其事本無足道所以知名後世徒以賓客之書也秦除謚法惡子議父臣議君不韋之書皆詆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世之過而無所忌非所謂臣子

議君父乎按李斯請非秦所記與博士所掌天下有私藏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秦所禁特民間所藏與非秦所記耳秦史記固未嘗禁也直書先君之過而不諱因見古史質實無偽後世則改移遷就者多矣

李斯

李斯傳載趙高教殺二世豎子嬰誅高事與秦記不同且子嬰一人耳記謂二世兄子傳稱始皇之弟豈以所傳聞互記之耶高既殺二世使使約漢分王關中引璽上殿殿欲壞者三由此觀神器有命豈可以

小人盜賊竊取之哉事與稚玄同

蒙恬

蒙恬三世爲秦將盡并諸侯而歸之秦天下既一復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暴師於外十餘年所謂同惡相濟凶德參會罪不容於死也臨刑乃歸罪絕地脉凶人爲不善迷而不知復何足與有言哉

子嬰

子嬰諫二世勿殺蒙恬可謂有仁者之資至誅趙高於齋宮不動聲色而無肘腋之變自古繼世之君能斷如子嬰者蓋未之聞也立四十日而漢王入關又月餘而見殺於項羽哀哉秦之必亡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而況於子嬰乎

孔子魚未嘗死陳勝之難

陳勝吳廣本一妄傭人因秦之亂自立爲免死計且愎諫護前立未久而敗其事本無足道然一呼而天下響應諸侯後立遂以亡秦勝廣雖不能亡秦而亡秦則勝廣之因也故遷史侈大其事綱目亦因其自立爲楚而楚之進楚所以惡秦非與楚之上於楚也孔子魚之從楚不以洩坑儒之憤乎秦雖坑儒而吾

道固在豈以秦楚爲加損哉涉既輕秦不設備子魚諫不聽則當去而竟死之不忍區區之情而小用其身以徇傭妄無知之鄙夫儒者之諒豈若是哉闕里譜載子魚仕勝言不用退卒於陳則是未嘗與之死也勝聞其賢而以禮聘之則是未嘗先往也太史所云苟欲以甚秦之咎而洩吾儒之憤不知吾儒之道天覆地載雖橫逆強暴之加固視之如禽獸而不較豈以秦楚爲加損哉故子魚之事乃儒者去就死生之大節論事考言者當以孔氏家傳爲正

項梁

梁始任吳下每吳中有大徭役及喪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是知其能既舉吳中收下縣兵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然則梁本有可將之才亦既知人而任之矣一戰勝秦恣其驕惰卒至兵敗身死乃其輕驕不能持重之過也羽恃其勇任力而不任人終亦不能有天下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言我所用者皆豪傑而羽徒得此人耳而又不能用非謂增爲人傑也

梁嘗有櫟陽逮獄請蘄獄掾曹無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獄事請託開節從古如此

漢有善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被甲持戟挑戰項目一叱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註非是

宋義諫項梁將驕卒惰其言偶中耳義帝以高陵君之言接以爲將將非其人也所以見殺

東陽少年殺其令聚衆得二萬人欲立陳嬰爲王嬰母曰自我爲女家婦未嘗聞女古先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亦易以亡自古侯王將相豈必皆其先之有貴嬰母特以嬰之信謹不足以自王耳

三老董公

天下之勢譬如奕棋然當局者迷而旁觀者乃得其真非旁觀之智於彼也彼方以利害得失亂其智而吾常以靜觀動無欲利之心故無憂於害無欲得之心故無憂於失無是四者故心常虛明而義理之是非常審此自然之理也方天下共苦於亡秦而董公乃隱於三老若弗聞知者及楚漢之際智勇俱困然後徐出一着以告漢王自弒君之名一正而後項羽無所逃其罪自縞素發喪之師一舉而後天下之歸漢可坐而策矣於是食其以是說齊王隨何以是說九江皆不勞餘力而下其城惟義足以感人也計董公之出其智未必如良平其勇未必如韓彭英布其轉輸軍餉不匱未必如蕭何而綱常大義乃自董公發之而餘子無聞焉蓋彼方馳騖於知謀之末而此

乃得於靜觀之餘所見之大小其分固不同也方隋之亂唐之將興也太山之旁有道士曰徐洪客者激李密以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下直指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即此數語詞直氣壯爲當時師謀何以易此惜乎所告乃李密而唐公諸人不與聞焉是以李密無成而太宗不得聞大義之要天下雖歸唐而大義之正卒不能與漢比也故董公洪客當合爲一傳文選補遺引楚漢春秋董公封成侯而史記漢書年表皆無之又不爲立傳然則古人懿行大節見遺於史筆不傳於後世固已非止一人一事

矣

張良

前輩謂漢諸臣惟張良有儒者氣象又謂張良能用高祖愚謂儒者氣象特以爲韓報讎言之可也究而言之良特戰國策士之流得揣摩之術而善用之爾以高祖言之智不如良平勇不如韓彭黥布然豁達大度寬仁愛人任人而從諫則其所長也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雖堯舜之聖不過如此而况其下者乎方高祖挾義而西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牛酒之勞又辭而不受天下之心隱然已屬於沛公無復有他適者矣當是時與沛公爲敵者獨一項羽而羽之殘虐甚於暴秦是特爲漢民之驅耳一時才智之士不欲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舍沛公將安歸哉雖張良之謀無一不關成敗非高祖之善聽而斷幾如是而不敗乃事而謂張良用高祖乎譬之車本行陸而羊腸之不覆則御師之力也譬之舟本行水而巨濤之不驚則舵師之功也故高祖本有人君之度而小過之不救正留侯之智固不可少也如以舟行陸而以車行水留侯雖善御且操柂將如之何哉且一智之生一機之伏一謀之工一禍之隱留侯躡足王韓信卒有臨信之禍爲呂后畫策定太子而卒乃有人彘之慘是非留侯教之然也事機之倚伏情僞之攻取如循環之無端弦激而矢疾勢激而變生留侯於此回視前日之謀能不動其心乎初高祖之受命入關也攻宛不下南陽守舍人陳恢說以約降不殺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既其還定三秦也乃用三老董公之說聲項羽弑逆之罪而伐之夫約降不殺高祖所以得人心之本也既正名弑君之伐而後羽無所逃罪於天地間而後天下之歸漢可坐而策矣留侯於此皆未及發則其隨事救正特一時成敗之小數耳故留侯乃戰國策士之流得揣摩之術而善用之者也

子房用處全是老子然不免形跡人得而識之不如曹平陽雖在黃老中而用之以籌人不得而窺其際此善用黃老者也子房備臧武仲公綽卞莊子三子之所長而禮樂不足謀海內之事算無遺策可謂知矣而未能不出於詭棄三萬戶而不封可謂無欲矣而未能不近於矯報讎秦項不遺餘力可謂勇矣而未能皆中其節故徒知而不能無欲則將舞智以文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勇以爲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於猶固隘於愚俯而不能有成故兼是三者而又文之以禮樂斯君子之所貴也 右見遂志集 張良與客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狙伏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云狙

高祖

守法持正諫廢太子諫侯王信諫侯匈奴王徐盧
等五人皆宰相事頗以此病免景帝韶賜食獨置
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筯因以快快置之死地若是
乎景帝之少恩哉太史公以足已不學少之不知
所謂學者果何學與
絳侯在國被甲令家人持兵見守尉之行縣者此
老將不能慮事之過也文帝一聞誘言即下廷尉
逮捕之使不知所出比漢廷御大臣之禮賈生所
爲長太息也絳侯父子皆被逮廷尉勃行千金於
獄吏教以公主爲證又其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
昭爲言之太后得赦復爵邑亞夫守節不遜卒以
困窮亞夫父子之優劣見矣
遜志集曰漢初輔相多出一時亡命屠敗之流其
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禍趨變高惠文景
四世求其堅守臣節如王陵周亞夫比無數人焉
亞夫尤得大臣體而遷史反詆其守節不遜以致

困窮人臣以義守身以忠事主利害有所不恤豈
以困窮爲恤哉

韓信一

韓信初見高祖與之言天下事料理不失尺寸其論
劉項情勢喜敗如倒囊出珠策無遺筭比從高祖而
東也芟夷諸侯滅項而成帝業無一言而不讎者真
所謂豪傑之士也其所謂以天下郡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散盡其才其志其所期如此既已虜魏破代
平趙下燕斬龍且而定齊向之所期十已讐七八矣
天下大勢方將歸漢而列土無分信是以有假王之
請亦欲踐前言耳當是時使留侯善爲信謀使信不
失封而高祖無可疑之跡豈不偉哉儒者之正乎而
躡足附耳之爲徒以長高祖忌刻之私爲韓信萌醞
之地事之倚伏可不畏哉垓下之召高祖蓋切切於
耻信顧其時未可也楚項方破高祖即襲奪齊軍高
祖豈能一日忘耻信哉而信猶自負功多曰漢終不
奪我齊乎夫漢非有心於奪齊而不能不奪者勢也
方大難之殷也豪傑並起智勇相角成者爲帝敗者
爲虜此固理也夫淮陰之武勇固高祖所畏惡而堅

忍不發資以集事淮陰固已入高祖筭計中矣天下
既定大難既夷而向所畏惡者儼然猶在卧榻之側
高祖豈能一息少安枕乎而顧謂漢終不奪我齊哉
高祖功臣得免於誅夷者三人其一人爲曹平陽清
淨寧一不爲事先智勇兩忘形迹俱泯功名之際此
其最高者也其次爲張留侯則衛縮變化功成不居
脫然事權之外使高祖不得而疑焉其智亦可稱也
其次爲蕭相國則犯履危之戒屢致高祖之疑頻絶
生邵平輩教以免難之策則何之不誅者幸也今淮
陰負不賞之功而淸淨寧一不能如曹平陽智以免

而不能如張良侯而幕客遊士又無有如鮑生邵平之教蕭相國者失職怏怏卒用誅夷此固勢之不能免也淮陰爲布衣時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蓋所志者功名富貴而已功成名遂猶怏怏不止以至禍臨甚矣功名之不可以久處也悲夫

韓信二

韓信對高祖論將兵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至其自謂則曰臣多多益善耳此實事非虛謗也高祖謂多多益善何以爲我禽此特反語以相戲其實高祖亦自知其不如也蓋人之用衆其才智各有所宜闔閭之用兵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不過五萬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請八百乘以破齊王翦非六十萬不能取荊而謝玄以八萬破苻堅淝水上古人以多兵敗而以少取勝者多矣顧用之何如豈必以多爲貴哉善攻者或拙於守長於憑城者或短於野戰量才而授則無棄才因事授任亦無僨事此人君御將之方固不必與臣下爭能也

郭仲晦謂劉叔信曰處事當以簡制繁以易制難韓信多多益善只是一箇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韓王信盧綰

韓王信本韓襄王孽孫從漢得王韓既而降楚亡歸漢復立爲韓王高祖以信所都潁川爲天下勁兵處從都晉陽以北備胡信因請徙馬邑匈奴圍之信使使數求和解漢疑有二心使人責讓信遂以馬邑降胡漢是以有白登之圍而信亦亡匿山谷旦暮乞貸蠻夷中思歸而勢不可也信雖號材武而庸妄徼危不能自致終於降虜無怪也高祖疑其臣再徙而致寇幾亡天下可不謹哉

盧綰與高祖居同里生同年壯俱學書又相愛從起沛豐入漢中至成帝業未嘗有大功而王綰於燕高祖之於故舊厚矣綰乃以疎遠自疑失身降虜而不能自明忠信不足故耳周緤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由其操心堅正故身不見疑也綰能以此自處夷險不亂而嫌隙不生其庶免乎

樊噲

樊噲始隱屠狗從起豐沛每攻城常先登賜爵從入武關諫止咸陽宮鴻門事急持盾撞入誚讓項羽嘿然奪氣卒脫高祖於難高祖病臥枕宦者至引趙高

[illegible]比亢此落落大節可觀也人有惡其黨於呂氏者高祖立命斬之軍中雖斬噲能禁呂后不禍戚夫人乎而況平勃圾於呂氏之威終莫能斬哉然則噲之死諸呂之無成者天也

酈商寄滕公灌嬰

酈商説食其以正而寄之説祿以詭要皆有益於漢也寄亦不可謂之賣友古人以大義滅親而況於友乎

夏侯嬰初爲沛廐司御每送客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高祖戲傷嬰嬰爲證脫其獄彭城之敗

高祖欲厭孝惠魯元棄之嬰爲收載徐行面雍樹乃馳平城潰圍因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於難自初起至文帝常爲太僕終其身議者謂其謹信可親之人

灌嬰起販繒從高祖多戰功及諸呂欲爲亂遣嬰擊齊嬰乃與絳侯等謀諷齊王共誅呂氏立文帝代絳侯爲丞相

周昌趙堯

周昌自卒史從沛公爲職志職主也志旗幟也謂當旗幟之官沛公王漢中昌爲中尉拜御史大夫從破項籍封汾陰侯燕見奏事高祖擁戚姬至比爲桀紂主欲以趙王易太子則曰期期不奉詔至爲趙相呂氏殺趙王謝病不朝三歲而死昌可謂忠於所事矣愚意昌之相趙當有他道以處之若徒以彊力待呂后固無益於趙王之死也趙堯逆探高祖意擠昌而取其位竟不免抵罪危人以自利者可戒也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皆陰邪小人之謀雖平且羞之故特秘而不傳況他人乎平自謂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平之自知審矣

東水質疑卷之三

漢文帝

三代而下人主資質之美如漢文帝庶幾可語王道惜乎當時之臣皆一時功名之士無可語王佐者故文帝之善皆其美質之所得而其所以失之者則其羣臣不能將順之過非文帝之罪也試嘗反覆一編之中其愛民也真出於惻怛之誠惟恐其或傷也其求言也真如百朋之欲惟恐其不我錫也其恤刑也真如恫瘝之在身惟恐不能去其體也至於務農重穀雖在田野如在朝廷其於人也雖夷狄如待其家人其必爲而不息也如千鈞之弩持滿而欲發也故詔令之頒溫厚易直優柔而不迫扶杖之老往而聽之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也故文帝之詔在未刪書之前雖以配商盤周誥諸篇可也使文帝而得伊尹周公爲之輔則德業之美雖與太甲成王比肩可也惜乎當時之臣無足語此故利害得失常相參以爲勝負此皆諸臣之過非文帝之罪也蓋漢承秦後戰國之風漸濡未變在廷諸臣於利害甚詳而於義理之是非則未有言及者渭橋之迎周勃請間不過欲申其援立之私耳宋昌折之是也文帝之入[illegible]夜拜宋昌爲衛將軍撫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是有疑漢大臣之心而以宋昌張武爲可信也此爲公乎爲私乎諸呂之誅朱虛爲　功首乃以欲立齊王而黜其功卒以啓與居之變所謂王者無私固如是乎夫諸呂之亂神器未定各親其親亦人情之常朱虛之欲立兄亦何足爲嫌乎光武與公孫子陽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耳彼其身且猶可恕而況其兄乎而況謀未行乎齊桓忘管仲之讐而成一匡之功高祖捨陳平之無行而錄六出之奇計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亦無復有二心者以文帝之謙讓仁厚而不免咎吝之教豈惟義理不明雖利害之際亦察之不審宋昌諸人豈得辭其責哉故文帝之政其善者皆其資質之美其利害相參不得其中皆其臣不能將順之過也

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勃挾誅諸呂之權朝罷趨出意常得甚文帝禮之恭常目送之一旦臨朝而問錢穀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慚愧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慚驕悍之氣索然銷阻而無餘此待御權臣之道也此段意出遯志集

竇廣國

文帝既立竇后后弟廣國與長君厚賜田宅家長安周勃灌嬰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賢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勃雖少文所以處廣國者甚善有禮可爲後世待貴戚者法也文帝以廣國賢行欲用爲相恐天下以爲私其内戚而止文帝豈真避嫌者哉鑒呂氏之禍杜貴戚之權安皇后之心一舉而三善備焉此文帝之文也景武之際戚氏恣横魏其武安之後許史陳衛王氏遂移漢然後知文帝之不可及矣

景帝

文帝慈仁而吳公張釋之爲廷尉景帝深刻而甯成郅都先後爲中尉循吏用則仁及天下酷吏用則妻子兄弟大臣皆不得其死不能保其親而况於天下乎景帝廢薄后殺太子榮梁孝王謫死申屠嘉晁錯周亞夫皆以非罪死

晁錯穿太上皇廟堧垣爲門臨江王侵太宗廟堧垣爲宫其罪一也

景帝右錯而殺其子心志一惑視聽爲昏讒言罔極其可畏哉

田叔焚梁獄詞乃漢廷公卿之謀

景帝以同母弟私愛梁王不節以禮不爲置賢師傅相忠言之臣而使羊勝公孫詭得遊說其間又嘗有千秋萬歲後傳於王之語是教之僭侈而啓其冀踰之心者景帝也勝詭之變乃始据摭按覆不遺餘力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其道固如是乎太后不食泣不止帝乃謀諸大臣遣經術士往治之故田叔之使悉焚梁獄詞空手來見上先儒謂其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然安知非大臣始議遣使之初謀哉始梁

事既敗王乃齋千金謝鄒陽求方畧陽因見王先生教之間於王長君使謁於上而韓安國亦見長公主故事得不治然則田叔之事蓋有所受之矣

漢法諸侯王朝見天子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内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

晁錯

文帝聽言之審觀諸晁錯可見觀其兵要之論入粟

賈誼之策勸農力本之議皆見諸行事至於削諸侯更法令爲書三十篇帝雖奇其才而不盡聽也至於景帝則不然不惟其善惟其欺詐刻薄之用七國之變以誅錯爲名則錯身且不免而况望有濟乎故如錯者以處侍從獻納之地用其可而去其否則天下未嘗無才也今也枉其才而據非其任則足以殺其軀而已宋宣仁時東坡以温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以爲且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且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顧以安石爲戒温公於東坡亦文帝處鼂錯之意惜乎景帝用枉其才非文帝之過也

武帝

漢初用人如周勃張相如申屠嘉張釋之周亞夫之徒皆木訥少文而高文以來政亦淳厚絶無紛澤文飾之意而董仲舒之對策乃曰漢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豈所謂識時務者固如是乎葢大臣之畜君禁於未發則兆微而易制既盛而後止則扞格而難勝帝方初政好大喜功之心雖未見諸力行而賢良之策固曰文采未施豈惑乎當世之務是不以漢事爲然欲凌跨百王而上之矣仲舒之對既不合而去武帝之所用皆迎合依附之士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相如皐朔之徒雜然並進務以文詞窘折公卿以飾其所爲於是外事夷狄内拓疆土神仙土木之擾無不如意卒以虚耗海内而後悔焉乃用不學之霍光謹厚之日磾以託孤之任寄之是二人者豈亦文采之士哉向使仲舒之對在輪臺既悔之後吾知其必有合矣

武帝因不轉眄識金日磾因不移步識霍光皆以定靜凝重知其可以託孤歐陽公稱韓魏公所謂垂紳縉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形容得好

汲黯

黯之辭淮陽欲補過拾遺有愛君之意蕭望之不欲往馮翊有薄郡國不爲之意兩情固不同也然武帝屈長孺於長沙推而遠之也宣帝試望之於三輔漸而進之也二主之意亦自不同

霍光

昔伊尹誥於太甲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位居成功既復政厥辟遜循告歸葢消息盈虚自然之數乃天之行非人之所能爲也霍光擁昭立宣不

爲無功然光之所以能此者不有武帝之詔乎居其位而爲其功於我何加損哉方是時宣帝長於民間具知閭閻奸邪吏治得失而多才好學行安節和葢勵精之賢主也不以此時歸上政柄幰私第既昧盈虚之義矣而選置宰輔用可專制其氣熖之薰灼豈惟羣臣畏之雖天子亦歛容下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固如是乎前輩以傳陸比諸葛武侯武侯功業却從問學中得來傳陸直是資質之美偶得之耳故山雲赤族而諸葛瞻父子效死不貳覩寧静致遠之訓孔明所學之大端可見霍光何嘗有此

金日磾

日磾乃休屠王太子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日磾牽馬過殿下不敢竊視以此得幸長子爲帝弄兒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而殺之武帝欲納其女後宮日磾不肯武帝遺詔封光博陸侯日磾秺侯而日磾不受不以夷人先中國不爲羣臣所忌凡此皆光所不及也使光卒而日磾輔政則立宣之後必能歸政必戒於邪謀必教其子弟必無赤族之禍也何地不生才豈可以夷夏論哉

公孫弘

公孫弘爲漢相而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者誠不至也故凡事豫則立豫乎誠也誠之至者王烈以布衣而化行遼東誠之不至則公孫弘身行節儉而盜賊不禁奢侈不節鹽鐵論謂若瘕歲之巫徒皷其口說耳此正作史者之意也

田仁任安

田仁任安皆以貧處大將軍門下無錢以事家監爲家監所苦使養惡齧馬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爲郎中皆令具鞍馬新絳衣二人又以貧見遣趙禹一遘問換之卒皆立名當世相士失之貧古來皆然況衛

將軍乎婁敬年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士之瓌瑰崛奇者固不以衣服鞍馬爲意要在巨眼者識之耳百里奚乞食於銍人而蹇叔收之鬷蔑收器於堂下而叔向下執其手曰子少不颺子若不吾幾失子矣賢者之相與其氣味各有所合衛青以戚畹碌碌取富貴宜二子之不見録也及大將軍日退而霍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安所爲豈可以常情度哉

司馬遷

司馬遷敘其父談之言自周公孔子至於今皆五百

餘歳欲以經易傳春秋詩書禮樂之傳其言可謂誇
矣至其終乃執遷手而泣以不得從封泰山爲恨何
其見之陋邪夫周公之相業居周公之位則爲之孔
子雖不得行周公之道要亦不失爲孔子而已周公
孔子豈必以從封泰山爲盛哉談述六家指要輕重
失序其所見宜如此遷之爲此言苟欲以尊其父而
不知誣親爲非孝也

世謂司馬遷下蠶室而叙史記以毀謗當世故目
之曰謗書然遷自謂悉論次先人舊聞編史記金
匱石室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是遷書乃史記

舊文遷特論次之耳遂又自謂論次七年而遭李
陵之禍其所謂七年者乃天漢三年遡太初元年而
言七年也然則遷述史記前後論次十有二年書
已成而後有李陵之禍安得謂未刑而先謗乎遷
史過處誠多當別論之至不察作者之意而遽謂
之謗書則不可也魏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
故内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肅對謂
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大怒削
而投之今此二紀有録而無書後遭李陵遂下遷
蠶室此爲隱切在武帝不在史遷也衛宏謂景紀
[illegible]者武帝特削其副耳武紀必指切尤甚雖民間亦
不敢藏今考遷史自叙年之先後証以王肅所云是
以遷切直受刑非既刑而後非貶明矣故人主不可觀
本朝史史臣於此非諛則禍若司馬遷崔浩事可
以爲永鑒也

遷史帝王紀除書詩春秋所書餘皆小説不經列
國世家春秋以前止述其譜謚世次比入春秋乃
始得而詳焉然其節左氏國語閒有節之過者左
氏吳徵百牢於魯子服景伯以周禮辭弗聽乃與
之太宰嚭召季康子使子貢辭焉吳徵百牢與召

康子自是二事而景伯子貢之對辭亦不同史記
乃云吳召哀公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説
太宰嚭乃得止此則節左氏節之太過者也夫徵
百牢召康子二事去一可也至以景伯爲子貢則
不可也史記諸如此類尚多姑録以見餘耳

左氏於越敗吳吳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
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史記記
此段云吳王病傷而死又云闔廬使立太子夫差
謂曰爾忘越王殺汝父乎則闔廬既死而復能使

人語夫差耶越世家直云闔廬且死告夫差曰必毋忘越此說差強於前然不得左氏指意當以左氏爲正

太伯塚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闔廬墓在吳縣閶門外葬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曰虎丘

史記十篇補亡註云元城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東萊辨十篇非皆無書其一景紀具在張晏稱後人取班書補之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去取詳畧可見

其二武紀獨此篇亡衛宏語見真

其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錄敘後自太始元年以下褚先生所補

其四禮書敘具在自禮由起以下草具未成

其五樂書敘具在自凡音之起以下草具未成

其六律書敘具在自書曰七政以下未成

其七三王世家敘所自出未可知贊乃真太史語

其八傳靳蒯成傳其書具在張晏謂褚先生所補非也

其九日者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本書歐公每有制作必取此讀數過末乃褚所補張晏并疑之非也

其十龜策傳敘具在自褚先生以下乃所補耳

愚嘗疑禮樂律書撰次失論以爲司馬遷不宜如此及讀畢見註所云如是及觀東萊所辨然後所疑釋然知讀古人書固不可草草放過也

史論雜

賈誼善言治鼂錯善言兵司馬遷之叙事董仲舒之言天人司馬相如楊雄之文章劉向父子之博洽至矣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精矣霍去病無所稱

馬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之兵法

陳萬年性諂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初丙吉病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至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遂為御史大夫以吉之賢猶不免此信乎遠佞人之難也

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兒寬為御史大夫官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當知所以自重要官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　俱屏山集

劉向請興禮樂

天下之治本諸君身君身正則權綱正而萬化得其理雖責之以禮樂之興可也君身不正則權綱墜而萬化不得其理雖禮樂亦莫如之何也禮樂待人而後行者也苟非其人則禮樂徒為文具雖庠序之興家詩書而人揖讓抑且無益於治而况於時固有大謬不然者於禮樂何有哉西漢之衰至於成帝極矣劉向以宗室之賢不忍坐視其敝於是因犍為之磬起而為興禮樂之請向亦度其時與其君足以從事矣乎君子讀其書即其事而悲其志其所望於劉向者深矣昔者生民之初紛紛籍籍血氣之相勝利害之相攻欲而不得則忿忿而不懲則争争而不禁則亂聖人惡其亂也為之教化以節其欲以平其忿以息其争而治其亂此禮樂所由起也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棄詩書禮樂以為腐儒而不用其後文帝謙讓而未遑武帝有志而未就因循苟且至於成帝上下相習以為偷相安以為俗天下之事十去七八意者庠序辟雍之未設禮樂未興而民志未定此向之所以請然聖王以禮樂治天下其道則有由矣自唐虞三代之盛莫不皆然而其法寖備於周文王武

王所以造周者也靈臺辟雍之作非專為教民而後世之教則所由以起也自其身之飲食服御而刑之閨門著之朝廷達之邦國天下閭巷之間服之者身也化之者人也漸而磨之者天下後世也向亦度其時如唐虞三代矣乎允文執競之德其君亦庶幾矣乎政在外戚而不能取羣小比周而不能去賢哲在位而不能用徒乃正容於升車之際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成帝之昏庸所謂寄生之君耳向於是時宜告之以剛告之以攬權立政使權不二錯政不下移則漢雖衰猶有可為乃舍是而拳拳於禮樂之興刑罰之去正使向之說得行庠序辟雍之興家詩書而人揖讓且無救於危亡况言而箝口動而掣肘時固有大謬不然者雖禮樂亦將如之何哉昔哀公問政於孔子子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哀公庸君政令在家而不能取又不知恥故夫子云然所以激其懦也他日又問隕霜不殺草夫子以為當殺蓋教之以斷耳成帝之昏庸甚於哀公劉向之告君不法孔子向亦可謂不量其君不知禮樂之情矣向與張堪蕭望之匡衡皆當世賢者其初欲去恭顯而使鄭朋得兼其間既與

之合文輒絶之詭之之死已非其辜矣乃坐觀王氏之纂而欲去刑罰以興禮樂是欲去烏喙而進參苓何救於危亡之疾哉且向之說以祥瑞進也祥瑞聖人所不言而向欲借是以動其君不亦難乎好古而不知時變忠有餘而智不足嗚呼此向之所以為向也與

龔勝龔舍

龔勝龔舍二人交箸並著名節以王國人不得入補宿衛蓋漢自七國之變已有此禁今法王親不得為京職亦本此也

趙充國

充國老成持重不徼近利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馳上方畧蓋其馳視審固發必期中已有千鈞不移之勢矣既上方畧而間以辛武賢之貪功主以公卿之不知兵者詔書譙讓禍且不測雖其所愛子諫為身計而充國定執前議不苟遷就其言曰明主可與忠言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謀之審執之固利害禍福不少攖念而至誠惻怛之意溢於辭外所以漢庭公卿卒從其議而得以行其志也為國家計為生民計雖羌虜亦在所愛之中若充國豈特堪一將之任而已使代魏相而相則漢宣刻薄之風其必為少變乎豈惟魏相文景以來蓋相有愧於充國者哉

鄧禹

鄧禹挾策追及於鄴勸光武延攬英雄務悅人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西入關勞來安集為漢收人心入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洛陽大度淵謨君臣同德議者以方子房謂智勇不及而學行過之太所謂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禹初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應諸豪傑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

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此其計未為失也光武以禹久不進兵賜書責讓特失於欲速之過耳禹不能堅守初議而委任非人戰數不利知及之仁不能守則亦何貴於知哉周亞夫將兵討吳請於景帝欲以梁委之絶其糧道既而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且請詔書促之亞夫卒守初議以成其功趙充國伐先零上其方畧而辛武賢之貪功者間之於外公卿之不知兵者主之於內

與詔書詰讓而充國再三執奏竟罷騎兵用屯田振
旅而還昔之善將者可殺而不可使擊手不勝條侯後
將軍之事漢事之前監也禹迫於君命欲速取敗循
可委也至恥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擊賊至於大敗
僅以身免雖馮異之言不能聽焉禹於是無可委者
矣

馬援

馬援一見識真主遂委身不貳卒以功名相殉可謂
知去就識量過人遠矣其諸料事揆理亦無不奇中
謂梁松貴不欲賤松果下獄死謂王子石廢姓不宜

遊京師長者用氣陵折子石果敗謂諸王結賓客必
起大獄獄果起蓋天下之理殊除消息禍敗之至惟
人所召援所以爲人謀者審矣方援在交阯浪泊西
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
墮水中思少遊語欲爲郡縣小吏而不可得也幸賊
已滅壯志已酬功名之心宜可以少損矣還復請征
武陵據鞍矍鑠自忘其年師未就業而梁松之譖已
投其間矣光武稱明見萬里而文犀薏苡且不能辨
況謗語緣飾何以自明乎自古君相知而不能相信
信豈一人哉援於人情事理揆度不失毫末而顧不
自慮耶援之語杜保但畏長者家兒在左右與從事
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其意蓋指梁松而竟爲松
所譖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
之訟馬革裹屍之志今定如何知禍而不知避能勇
而不能怯功名之士可以爲永鑒也

東漢

東漢之士多尚名節而班固爲竇憲客朱穆爲梁冀
客蔡邕爲董卓客張奐亦以梁冀官屬被貶陂頗張
温皆以輸宦官得大尉此數子皆當時名士而失身
所主大不似東漢人物也邕初亦知卓之不可從特

於勢而能自立卒死於難悲夫
郭林宗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覈論故雖處濁世而
怨禍不及
士孫瑞與王允黄琬共謀誅董卓既而允自專討卓
之功士孫瑞歸功不侯李傕郭汜之亂士孫瑞獨免
於難
唐彬與王濬伐吳多所擒獲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病
遲留以示不競衆先有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時莫不
高彬○王衍誤天下放浩敗中軍碎不實異代同德
東水質疑卷之三

玄德不能保荊州有三失

謀天下之事者必得天下之勢審天下之勢者必執天下之機知天下之機者必成天下之事故謀者事之幹也勢者事之權也機者事之會也由射於百步之外謀之者力也勢者其弓弩也機者其弦矢也雖有力而非弓弩則弦矢爲無用雖有弦矢而非力則弓弩不能以自舉也故謀也勢也機也三者不可闕一而後天下之務可得而成也玄德以帝室之冑受董承衣帶之詔以討賊操當是時江東據於孫氏已歷三世此不可圖必矣惟許庶幾可憑而已爲賊操所先則玄德之弓弩非荊州也耶劉表不見事變多疑少断此玄德之弦矢也玄德之栖遲數年欲何爲乎功業未建而髀肉復生豈徒悲焉而已哉劉表既卒琮以荊州降操是荊州乃操之荊州而琮爲表之叛子矣玄德於此正宜因人心之和取已叛之城據形勢以待敵之來而後封琮以支郡俾自守以奉表祀則所以報於表者不失舊德之厚而天下之勢所可據者執其樞而運之矣於是東結孫吳西取巴蜀以圖進取則孔明隆中之策不於是而可酬乎孔明曰

劉荊州臨亡託我孤遺悖信自濟不可是小不忍以亂大謀是以有當陽之走是以有赤壁之戰是以借地於孫吳而失其所憑知有天下之勢而不知機會之不可失此其所失者一也夫荊州可取而不取玄德雖失機會而懷念舊德人情依依信義亦由此而著故雖地少兵孱東吳畏敬不敢越我而西良以是也劉璋情昧蜀人不附豈不可緩蜀以爲後圖而聽於張松法正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得蜀未定而孫權與之爭荊州矣魯肅責關羽之言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籍手西州又欲剪并荊土凡夫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竟分荊州之半以與之得之於信義失之於用詐此其所失者二也夫關羽之爲將輕而寡謀又不禮於士夫此玄德所深戒也其謀取襄陽也以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是二人者素羽所輕者也供給軍需不息相及固其情也而羽復有還當治之之語則二人不心服而圖內變可坐而策矣羽在襄樊既久孔明速當提軍東鎮江陵以爲雲長內援以杜芳士仁外應之謀則雖變詐如呂蒙焉攸亂乎今乃寂然縱雲長所爲不聞一介之遣何也漢初得蜀方人情未定之時猶能東

緫以爭長沙零桂今蜀人已定治平已久大敵在前肘腋在側懸軍深入而君臣晏然不少以東顧為念豈非當局之迷耶卒使阿蒙得施其詐糜芳傅士仁得逞其輕已之忿是其敗也雲長任其全玄德孔明豈得不任其半耶此其所失者三也區區餘漢知燼欲燃何以任是三失關羽旣敗荊楚旣失漢之大勢雖可復振而後為連營七百里爲關羽報讐欲何為哉當時孔明有言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雖言而玄德不見聽也至於猇亭之敗而後委於天豈不謬哉

謝艾

張重華使謝艾拒趙艾兵出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梟鳴非吉兆艾以此破敵氣足以勝妖也

朱伺

楊珉問朱伺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軍相對惟在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因以是說考之前代之師未有不以堅忍而勝輕躁而敗者河曲倡軍門之呼于邲掬舟中之指此其輕以取敗也滎陽成皐之阨莫肯先退昆陽百萬之遇氣不少懾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急欲逐荀彧勸之堅壁以待卒用破紹此其忍以致勝也以漢將言之周亞夫趙充國由此其選也世之負才好勝者多易於世故一敗而不復能振者凡以不忍故耳據以歷事無不然者君子當以輕躁為戒

桓温謝玄

劉惔以博而知桓温之克蜀郗超以履屐而知謝玄之克秦此皆以小知大人之才器隨事可見觀者[illegible]之察也

百姓言李君奭異政

人君之德貴剛不貴嚴貴明不貴察剛而嚴者治之本也嚴而察者弊之滋也夫旣已遺之弊矣然且用察以為明雖有百姓之言徒自蔽焉而可以為善治乎夫矣吾置身兆庶之上我如此其寡彼如此其衆豈能以一身而周知天下之利病則薦進天下之才而分任其責者勢也夫苟勢也則操權以馭勢執權以馭權者人君責也固不必親見百姓而問之也與其用察以為明孰若擴吾太公之心信任天下之賢高拱[illegible]逸而有成者為之猶賢矣乎唐宣宗勵精主也猶也鬼百姓言李君奭之異政而擢之懷州刺

吏夫一縣令之遠非有心膂之寄非有股肱耳目之託苟有異政必知之必擢之非帝之明察不能也而君子有遺憾焉何也夫帝王之御天下至誠而已誠則無不明也無不見也擴然大公物來順應而聖王者固無心也昔者舜之受政於堯也九官之命濟濟咸讓舜固恭己而無為也昔者文王之造周也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獄庶慎文王罔攸知罔攸兼也是故唐虞之盛後世莫及而文王之興也雖紂之暴莫之能禦也使察而可以為明則宣宗為賢於舜文矣乎唐自肅代而降凌夷至是天下之不可

為已十八九矣宣宗奮於積衰之餘持之以剛毅之氣聽諫納規臨政願治大中之政稱亞貞觀不可謂不知務也一令之微苟有異政必親問而親擢之勵勤以警惰勸一以懲百帝之愛民不已深乎其為志不已勤乎使晚唐百姓人人得見於上得言縣令之得失賢者進而上之其不肖者退而遠之如是而吏不仁百姓之不見保者未之有也然而無是理也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言擁蔽之禍也一指蔽目雖太華在前而不見而況四海之遠百姓之衆必欲人人自見於天子自言

其所欲則豐部之下仰屋竊嘆者可勝數哉咸之六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用思也惟其廢心而用思是以往來憧憧雖欲言治不可得也夫人君之於百姓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者也故聖王之於天下非不仁且愛也必建之牧所以親其民也必立之監所以監所守也而後連之以方伯統之以冢宰天子擇相相擇監牧之賢否而後黜陟加焉則天下之大可坐而理矣唐分天下為十二道道為之觀察使則相之所擇者十二使耳天子擇一相

相擇十二使而十二使者各擇令牧之賢否而黜陟進退之令海內之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綱舉而目張權運而衡隨欲天下之無治不可得也帝之相令狐綯也綯而狥私不才退之可也既已置之相位矣則擇牧守者綯之任也牧守縣令必欲人人見而遣之權之則綯之相欲何為乎夫天下均王臣也天下之事均王事也臣下侵官君子且猶非之況以天子而下行觀察之職不亦大可羞乎故漢宣帝唐宣宗皆勵精主也宣帝試望之於三輔君子以為識治勢宣宗擢君奭於縣令君子以為昧治體故牧守之異

政誠樂乎上聞也令有異政而壅於上聞則上無所
據以爲黜陟吏無所視以為勸懲民無所恃以為乳
哺之恩而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之不中恒必由是
是故守令之異政誠樂乎上聞也而以察為明則不
可也情偽之感攻取百端雖以漢宣帝之綜核名實
而王成猶以偽增户口受賞況其他乎蘇氏有言人
君之於天下猶雷霆之於物舉其一而天下不知吾
之不知其十此商鞅之餘智而帝乃用是以為明故
以帝之嚴察雖不吝爵賞而人多僥倖雖不相假借
而唐治竟不兢者不可不求其故也政在宦官而不

能取權在藩帥而不能治此豈察察小智所可辦哉
故以帝之明大中之治三宗之外無聞也而唐治竟
不振不可不求其故也

周世宗宋太祖

為治之道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故大有
五六之辭曰威如之吉而聖人繫之以易而無備之
戒夫大有之世上下交孚宜可以無為矣而無備之
戒聖人若兢兢焉蓋六五柔順得中以居尊位雖寬
裕温柔足以有容而發強剛毅之不足則亦不足以
有執此聖人之深戒也嘗以周世宗宋太祖之事觀
之世宗剛斷英武而或失於用壯太祖温厚持重而
或失於愛克有世宗之果而又有宋祖之容則天下
不足爲也惜乎其不能以相結也世宗之立聽於王
朴而內修政事外平僭國施為舉措甚有次第其必
為也如鷙鳥之擊其蓄之湛也如千仞之堤而有必
潰之勢其氣之疾也如風雨之驟至而人莫知所避
焉故在位五年而南蕩江淮西克秦鳳倉州之幸直
抵敵境關南之地不日來歸此豈持鈍不試者所能
辦哉至於均田租定刑統科目雅樂之制駸駸乎太
平之風庶幾一洗五代之陋而變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疾則恢復燕幽混一區夏無不可者而兵出未
幾大命隕墜天其或者以啓宋之興與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其後宋祖之削平僭國
規模次第無能出其範圍外者雖謂宋祖繼世宗之
烈可也雖謂世宗貽宋祖之謀可也以宋祖之寬仁
持重而加之有世宗之英武雄斷何畏乎契丹何難
於取燕而積貯金帛徒以商議度日長顧却慮卒不
能以一矢加遺使西北二虜睥睨吾傍而蓄其桀驁
不遜之國蓋自太祖之世而已然矣況繼世之君無
先君之明無有與莫禦之勢雖太宗嘗試小舉一敗

而銳氣盡沮終宋之世徒聞悠悠之議而竟不能一
大振者或者謂太祖容忍之過也戎狄豺狼溪壑難
厭而欲以五十萬贖取燕幽事雖未行其爲計亦左
矣其後真宗無地而歲納三十萬至於仁宗後增至
五十萬而西賊之費不與焉敵來則歛金帛以餌之
去則相顧晏然喜動顏色易而無備之戒其是之謂
與納幣不已必至於割地割地不已必至於俘虜而
未厭宋以仁厚立國而其受夷狄之禍乃慘於前世
何也伯禽封於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問之曰親親而
尊尊夫親親尊尊王道之所先也而周公逆知其後

之將弱者勢之所漸積靡之所極也故君子創業垂
統爲可繼也變而通之與世推移斯繼述之善也周
世宗雖壯於進而其規模氣勢大有可觀者使其不
死其所就宜不止此故有太祖之容不可無世宗之
果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

西夏一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繼捧因諸父昆
弟自相怨懟乃來朝而納銀夏綏宥四州之地留京
師居之太宗爲之護總麻以上赴闕而以曹光實爲
四州都巡撿使迎繼捧從弟繼遷託以乳母死因入

地斤澤誘殺曹光實自是爲西夏用兵之端方繼遷
之誘殺曹光實也帝遣田仁朗將兵討之仁朗因其
撫寧之攻欲俟其困以擒其巢穴邀其歸路以爲必
擒之計部署已定欲示閑暇而帝用王侁之譖徵仁
朗下獄遂無成功此其失一也復用趙普之計以繼
捧鎮夏州俾招繼遷賜名趙保忠而遣之繼遷未歸
而保忠復叛此其失二也自是叛服不常服則賜姓
叛則削之不知夷狄之叛服在吾有以制之與否而
不在姓名之復與不復也真宗初立繼遷詐降從事
姑息而以銀夏綏宥靜五州與之是爲虎添翼而彼

之巢穴益固矣宋人方議靈州棄守而保吉已陷清
遠軍陷靈州陷西涼而靈州之棄守皆不由我此其
失三也保吉走死德明初嗣曹瑋捕滅之策因亦近
取亂侮亡之道而真宗乃欲以恩德致之此其失四
也自是西賊益肆不可復制至於曩霄之叛中國疲
於奔命宵旰之憂遂與契丹等古人所以重謀始之
戒者爲其末流之若此與

西夏二

宋承五代之弊漏抑藩帥之權其後將權既輕綱紀
不立偏裨首領皆得自達而各行其所欲而朝廷又

以文法牽制之是以所向鮮功非必皆失其人任之不專抑之太過也曩霄之叛擇帥而任無出韓范外者夏竦之帥得二公為之副可謂極一時之選矣一欲進討一欲招納左牽右掣以至于敗然後兩罷而俱去之向若謹之於始專之委任而責其成功則招之不可必至於進兵期必蕩其巢穴而後已雖元昊何能為哉今不任之以能為之任而徒加之以不能為之罪雖兩賢同事猶不免於敗況一賢一不肖以相叅乎靖康建炎之禍宋事之殷監不遠古之人主所以必慎於擇將必專於委任而桑雍親信強很貪

戾之徒不得間乎其間也不然徒增敵人之氣而武備不振終不振爾使宋之諸將有能知變能不牽於文法如張忠定之激蜀將狄武靖之斬陳曙則將權之植其庶幾乎

王沂公去丁謂

王沂公去丁謂亦大巧然謂其包藏禍心則不當其罪也未幾夏竦傾富鄭公更入纖細終宋之世正人受禍備諸慘毒未必不根諸此故君子之去小人當正名其罪不可為已甚也然則丁謂非此則不可去歟柰何曰君子寧已志之不行終不可罔人以非法

王珪蔡確沮温公

元豐初官制將行神宗欲新舊人兩用且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乃謀以俞允帥慶使上平夏策於是用兵深入而公不復召矣釁端一開死者十餘萬卒之兵禍至於亡宋而未已小人專為身謀而不恤國之利病人君不慎擇而輕信之未有不致亂者楊國忠激祿山速叛以驗其言盧杞沮李懷光不得見德宗終以致叛事雖不同其為身謀其致亂一也

温公議變法

宣仁變法之始議者謂三年無改父道欲稍損其甚者温公毅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即此數語詞嚴義正意已盡矣乃繼之曰況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也言少失平遂致紹聖以後之紛紛公豈未之思耶

王介甫

王平甫謂介甫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已而拙於知人愚謂介甫以經義附會已意未見其議古之長也人已一也惟已之是非不明故人之邪正不

[illegible]業豈可以人已爲有二耶

宋高宗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多難興邦古人所貴而高宗乃一向退縮無自立之志靖康之難内有一李綱外有一宗澤而兩河忠義之氣鬱焞炮烈而不能一發使高宗能聽於李綱以任宗澤乘忠義憤激之氣而感之以孝弟忠誠之愛舉能任賢吊孤問疾裁抑上供以補軍實而禦災恤患之詔一以實意行之期於糞除宗廟迎還二聖擣滅讐金而後已如是而人心不感忠賢不進國勢不張吾不信也今乃悠悠閒暇一

知乎恃而過災罪己之詔徒爲文具如張所之所言者甚矣高宗之庸懦甘於恭默不足與有爲也

高宗亦明敏識機變於諸將才器志趣亦皆知之而所以待之亦各得事宜雖偏裨首領如王貴牛皐輩其鑒别亦無不當者第以柔懦不立不能勝讒言之訴故不能行其志耳

岳飛自岳鄂入見詔以王德酈瓊兵隸之且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後召飛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帝亦知飛而信之矣飛未行而秦檜已不以德酈隸飛且請詔飛詣張浚議事飛竟以直言忤浚而罷兵是目前至近帝且不能爲之主況飛一舉足君門已萬里哉[illegible]而詔飛還職而飛中寢閣之命帝復詔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illegible]度飛方喜新命復詔班師卒爲賊檜矯誣以死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高宗之以爲高宗也

高宗於劉光世張俊諸人請求必委曲應之至於岳武穆之請則直詞拒焉蓋當是時諸將漸有不可制之勢而武穆之忠真非高宗之所慮也自古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臣不能免禍悲哉

張浚

張浚殺曲端當時陝西士夫莫不痛惜自端之死衆心稍離軍士憤恨有叛去者金人再戰富平乃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宋師敗績自是陝西非宋有矣議者皆以擅殺罪浚愚謂端則有死罪特浚所以殺之非其罪耳夫兩貴不能以相事兩下不能以相使乃理之自然必不能以相兼者此上下所由定名分所由立也初朝命以王庶節制陝西而以曲端爲之統制是端乃庶之屬也泰隴之虜庶日移文趣端而端乃遣

吳玠後華州而自引兵遷延迂道會玠于襄樂此所
所謂逗遛沮撓軍法所不赦也比延安既陷廡以兵
付王燮而自引騎屬端于襄樂方欲𢹂端自副而端
乃謀殺[illegible]之始也擠人於敗又以其所擠之罪罪之
是副[illegible]一將也是亦叛天子之漸也當是時宜究遷
延迂道之因治其傲上不遜之罪按法行辟而後撫
其遺孤綏定其軍士而以其罪詔諭諸將使無效端
者則威令伸而國氣振矣而浚乃以有口保之是失
刑者浚為之也夫既已保其無他而復用之猶曰使
過以需後効也金既陷陝西長驅入潼關端使吳玠

拒于彭原而頓兵不救置玠于敗則何功之可望哉
夫端不欲屬廉是不能為人下也既以玠以自副而
不救其敗是不能為人上也既不能為人之屬又不
能為人之長其勢必至於孤立而後已天下烏有強
悍自遂孤立而可以成功也哉武帝遣李陵屬貳師
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陵博德亦羞為陵
後距軍統不一武帝卒以是致敗然則端本無忠誠
為國之心特欲擁兵以自植耳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不及時者殺無赦欲人之重其令也端之擁兵自植
豈啻後時而已楚人始敗于城濮而殺得臣既敗于

鄢陵而殺子反楚之得競於中國九以法之行也彭
越之杓起以烏合草野之長猶能斬後至者一人況
宋雖播遷之餘所少豈一曲端哉魏公於此假端用
法振軍以經武可也愛惜其才馭之以禮使不得強
狠自用以沮撓吾事可也不然置之散地而時資其
策以濟吾不及可也今乃蓄疑不斷使諜間得入王
庶以詩詞譖吳玠以剎不諧夫以不利於已而殺之是
殺之以已不以國也夫所謂不利者端無是心也無
是心而殺之此端之所以不服而軍士所以叛去也
昔孔明斬馬謖謖雖死無怨廢李平廖立至於沒齒

而無憾惟其公平正大無私而已矣魏公以忠義自
負為時倚望而舉法如此於孔明不有愧乎哉豈惟
孔明狄武靖斬陳曙而廣南悉平魏公其有愧乎至
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而沮我
師之氣曾謂魏公而為是乎某嘗閱之張魏公忠義
有餘而才智不足其過不在殺曲端乃在排李綱又
因岳飛直言而罷其兵柄以中賊檜之計此其所短
也強敵在前國勢益靡士論悠悠無可人意獨一李
忠定為時倚仗公乃排擊之置之散地忌耶刻耶迷
弗復耶擠人而矜才耶四者有一焉皆非大公之道

皆得罪於名教也

符離之潰

古今舉事不患夫功之難成而患夫志之不立高祖知項羽之和不可恃再敗固陵而不悔曹操困于南陽險於烏巢幾死於潼關而後定昆陽之戰尋邑百萬以寡敵衆而志不少懾滹沱之役倉卒遇敵幾墜虎口而銳氣益壯是時光武所信任惟一鄧禹而禹之將兵入關又爲赤眉所敗而光武不聞貶禹不聞退兵而竟中興漢室禹爲元功立志定而信任專也孝宗之立銳意興復當時元德重望惟張魏公在焉

帶乃倚爲長城不爲浮議所搖奪可謂知所信矣後雖符離之潰起於邵宏淵扇動浮言以沮敗軍事乃用人不失可用懲創以圖後功是亦多難興邦之常而何足以沮喪爲事哉謂宜梳宏淵官職用正軍法然後下哀痛之詔固忠義之心扶創補弊固本豐儲期必再舉乘彼之釁極吾力之所至而後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安知仇金之不可滅故疆之不可復也乃上下疑沮讒言並興湯退思之徒抵掌交慶幸其言之中而魏公不能安其位孝宗不能固其志和議之成僅得用敵國之禮正叔姪之分減歲幣十萬之數而恢復之望自是無復可望矣事之難成而易敗也如此允以志之不立墮於因循而失於果斷有志者所以三嘆息

金瘞宋欽宗

宋初遣巫伋請迎欽宗於金金人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宋人自是不復言欽宗而以鞏洛山陵爲請金主曰爾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瘞之允金人所以反覆愚宋者類若此而宋人不察爲其所愚故書金瘞欽宗於鞏洛之源所以病宋也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綱目所書雖若快之之詞其實乃危之也宋於是時以彌遠當國一籌莫展而諸將又皆反覆降虜之餘無可倚仗全之敢於造逆而不忌以宋之無人故耳若非范葵揚州之捷則宋之爲宋豈不危乎殆哉然范葵之所以成功以趙善湘之慰藉慫慂而善湘之奏請無阻則以彌遠爲之姻婭也不然則善湘未必得所請而范葵亦無以成功矣全本女真叛虜宋受其降而官之未幾遂領節鎮而全之桀服不常宋人一以

姑息處爲來則葺糧給食去則撫氣喪膽天下幾如是而不亂者故強將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全之叛乃宋人縱之之罪而全之死未足爲宋人喜也

趙忠定

忠定之請宋人嘗有詩云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蓋咎忠定不以節鉞假侂胄故致後事之紛紜愚謂當時詭以節鉞假侂胄正恐忠定亦不能免耳蓋内禪之謀事權不得由己必假太后詔令以行之而太后在宮中又不得親見面陳理所當爲是必假左右以達意也左右前後孰非欲富貴之人乎孰能爲吾心所欲爲而不爲侂胄者哉如侂胄者雖無寸功猶不能麾之使去況已使之與謀傳命而報可乎雖假之節鉞侂胄能久於外乎哉彼小人如劉弼李沐者比雖不預吾事而猶睨伺隙於吾傍者固已閧然以侂胄爲奇貨可居以凶德參會外内比周將必根據盤結而不可解侂胄雖欲久於節鉞胡可得哉侂胄若還將欲進其所恩而去其所甚怨吾於是而欲正以裁之必不可矣如是而偃然與之同朝可一日安乎吾意當時宜如留丞相之謀請立太子監閫使閫表有主人心[illegible]而[illegible]往閫所爲則事求其可功或無跡躡小人亦不得而間也今既與之同事又以爲小人而抑之雖曰忠誠直節至死不推而諸賢受禍其極慘刻以致國事日非不可復救所傷不已多乎司馬温公嘗戒金陵用小人介甫曰法行即逐之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後必悔之蓋至是雖悔亦無及矣或謂内禪既成留丞相復召之後公當委政而去不預事權則小人之窺伺可杜而吾身庶幾可保無恙夫以是自爲可也然自古未有與小人同事而不敗者伊尹霍光之事有伊霍之委任則可無伊霍之委任則審時量力可也事機之倚伏非止一端要在識其初而預計之耳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夫巽順也隨風相繼無處而不入然必順於理然後可用權以制變故曰巽稱而隱蓋由中時酌有不容言之妙此學問之極功精義入神之至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忠定者可與立矣若夫子所謂用權又必有道矣

東水質疑卷之四終

東水質疑卷之五

[illegible]家補

予嘗觀古人之於書矣分既高功力亦到故能牢籠古今窮極幽隱至其論事攷言時亦有未盡者矧茲藐焉淺夫使字片言未能自辨而敢妄為之說乎惟是對卷之際或有億見欲以質諸多聞之士而性復愚昧旋得隨失及見先生長者洒張目若瘖口欲言若或箝焉坐是碌碌無成虛揭歲月雖悔亦無及矣邇來山居無事得以其暇復取舊書尋繹私記億見一二以求正於博古君子非敢自附作者後也

嘉靖戊申冬十月之吉鄱陽味菜山人書于東水書屋

讀三傳

左氏叙事詳備公穀說義理時有出入愚嘗舉茅茶川閒坐偶及遷史愚謂史記鋪叙弘健不如左氏近弱茶川曰不然只如左氏吳季子論樂一段史記何曾有之愚謂此必魯史舊文左氏因而述之非左氏語也如史記禮樂書雖出荀卿子戴記中豈可謂子長語耶且左氏所謂君子曰者左氏所自為說也其合於道盖無幾焉以此見左氏未能過子長也後以是說質之孔文谷文谷亦以為然

讀國語

國語始周穆王伐犬戎訖越句踐滅吳分國以紀其事故曰國語吳侍中韋昭為之解昭謂左丘明既為春秋傳復采錄前世邦國成敗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曰外傳而宋李巽巖乃謂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草稿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今攷語中所載是非善惡之言必要諸禍福為驗所見絕與左氏相類然左氏之傳讀者已疑其非孔子所稱之丘明則外傳之作庸詎知其在作傳之先後耶或者以其稱魯莊為嚴公避漢諱疑漢儒所為然鄭衆賈逵皆漢人其解訓發明之際遷避改易相承以為常未可知也攷古者但當論其得事善惡而以義理折衷不必以己意穿鑿可矣

周語皆據典禮其臣確然守正如召穆公所謂民當宣之使言芮良夫所謂利當布之上下黃東發謂為萬世不刊之明訓足以進之六經萇弘事劉文公欲與城成周此亦臣子之情雖勢不可為而情不能已衛彪傒乃以逆天罪之彼何人哉獨無人心者乎弘之見殺自以范氏亂晉而劉范世婚坐

此爲衆罪不在於興周也而國語以是諡厲侯之
言沮臣子忠愛之心長奸人首鼠之志必自此言
始矣
魯語魯雖積衰之餘而其臣之所以告君者一出於
正一擬於典禮信乎魯爲秉禮之望也然魯以相
忍爲國此魯之所以不振也
齊語管仲入齊之初即教桓公參國伍鄙以定民居
使四民不得雜處以各成其事制國爲二十一鄉
作內政以寄軍令此即先王居四民時地利寓兵
於農之意其法非不善也但先王之欲人善也如

大明麗空萬物仰照而管子則爲隱令以寄政東
坡謂先王之兵出於不得已要在不可敗而已桓
文非決勝不足以定霸故其兵在於必勝此其所
以異於先王也管仲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資
幣使週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
人窺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是豈先王體國
經野爲[illegible][illegible]之意哉先王以善養人欲人同歸
於善也管子以善勝人惟恐人之入於善也自管
子倡爲遊士抑闔之術以亂先王之法列國師效
變詐相尚流毒至於戰國卒之盡併於秦而禍猶
未殆始作俑者其誰尸之宜乎功烈之卑聖門所
不道也然管子雖伯術所以經國制民皆有實效
皆爲之於必成後之稱善治民者徒爲空言徒有
其名而已矣又在管仲下矣
晉語愚讀齊晉國語而後知帝王之學仁義禮樂之
化爲不可及也齊桓晉文皆伯諸侯皆三王之罪
人也桓之盛又非晉文所可及然桓公管仲君臣
皆不知學管仲獨任其智不能推賢讓能桓公所
尊惟管仲仲父之外蓋無聞焉人惟自是自尊故
無賢才之輔故驕侈易生故身死國亂而伯業不
後能振是則驕之爲害也大矣文公學讀書於臼

季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惟其知學故知行
之難故知爲國之不易故郭偃曰君知其難則其
易也將至矣況其臣如趙衰者推轂賢士與之共
立於朝故行年五十守學彌篤者郤縠也以德紀
民者狐偃也多聞有謀者胥臣也先軫也故趙衰
三讓而不失義也故晉文之視桓則力不逮桓趙
衰之視管仲則才不逮仲然而知學之貴於行知
爲國之難知推賢之不失於義則桓公管仲皆不
逮也故桓公身死國亂而伯業遂衰晉文雖沒而

子孫能用舊人以世其業此桓文之所以異也況務帝王大學之道而用乎王佐之才其效當何如哉予故知三代仁義禮樂之教其功大其澤之入人者深矣　晉悼公有君子之資事皆鑒實用人行政甚次第其在周事單襄公也立無跛視無還言敬必及天故其後伯雖替天資之美要自學問中來也

楚語

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問於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為之聳善而抑惡教之世先代世繫如今之譜諜教之詩禮樂教之令教之語教之故志教之訓典而不及書豈春秋令語故志訓典皆書之類耶司馬侯告晉悼公云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而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解謂春秋紀人事善惡而目以天時周史之法也然則古者列國之史通謂之春秋魯春秋特其一耳以其修於孔子故魯春秋獨傳於後世此所謂春秋非孔子之所修者也

吳越語

記吳越始終報復之際可爲處患難持盈滿之訓凡興事功若不可不知也范蠡滅吳請從會稽之罰曰君行制臣行意輕舟五湖不留少刻脫然事功之外也後世張子房蓋亦效之

讀戰國策

春秋之時周室雖衰王澤未泯列國辭命皆以理之曲直爲勝負如管仲對楚展禽對齊呂相絕秦子産對晉楚叔向諫子産鑄刑書之類至於戰國而先王禮法之教蕩然無復防制諸侯益放恣無忌日夕謀欲侵人之國亦日夕惟恐人之侵已之國也於是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架虛憑空以爭鬬諸侯竊冒富貴雖禍敗旋踵亦不知恤況可語仁義哉二百餘年惟魯仲連義不帝秦慨然以節義稱天下士其次如張孟談佐趙襄子滅智伯功成不居而耕於負親之丘此爲知進退者次如虞卿策趙不與秦六城猶能忠於所事次如范雎遠交近攻之策雖假途富貴而秦卒賴以幷天下猶爲不失其實焉次如陳軫與齊王論山東之愚朱已史作無忌與魏王論秦王之貪戾好利亦深明天下之勢者也或謂韓王曰秦之欲幷天下而王也與古人異雖事之如子事父猶將亡之也雖行之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

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然則山東非能合從爲一者皆必亡也然從親之不能成譬則連雞之不能以共飛故山東之必幷於秦者勢也六國既亡則秦亦不能以獨存者亦勢也仁義禮樂之教先王之所以維繫人心非惟以弭禍亂亦天理民彝之所不能泯也今既蕩然無復防制是秦與六國一也六國既亡則秦固不能以獨存也故善為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

鬻子

漢藝文志鬻熊子二十六篇列之道家唐逄行珪謂鬻子爲諸子之首柳伯存亦謂諸子起於鬻熊今此

書止一十四篇序云鬻子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臣已老矣使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凡此事不經見無可援証史記世家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封熊繹於楚而熊爲之祖繹迺熊之四世孫也楚武王亦云吾先鬻熊文王師也蚤終漢志謂文王師之封爲楚祖蓋本此書中有曲阜慎誅二篇曲阜乃周公所封慎誅述周公戒康叔之言豈鬻子於成王時而尚存耶與史所云蚤卒之說不類也豈班固所志別有其書此爲依託之者耶且其文据貿多殘闕篇目錯亂無次序甚而不可讀姑闕所疑以竢知者

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所愛

發政施令爲天下福之謂道上下相親之謂和民不求而得所欲之謂信

子華子

子華子者晉人程本字子華也子華子僞書也依倣而託之者也家語謂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故書中有孔子贈又自謂昔者吾友又摭孔子適趙臨河之嘆以徵其所以不仕之意皆依倣而託之者也呂氏春秋有子華子之言凡七見書中皆全抄焉惟與韓

昭釐侯論爭侵地一事不見於書蓋偶遺之耳他如風輪水樞之云蓋取諸佛氏唯道集虛之言蓋取諸莊周而知三守一僕在定精之說又皆依倣〻氏之說而爲之辭也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唐人以論文章而此借之以論人才至如慈恕等訓則又似尊信三經字說者也雖其出入莊老漁獵諸子其用力勤矣然文辭劣弱大不似先秦古書蓋宋人方黨禍未解無以自見擬託以自寫其不平之意耳傳之既久而主名不立依託之辭遂至於亂真亦其理然也知然者書中謂人主甚惡朋黨則左右執事得以籍口

見潛王問答凡四百餘言此皆無之蓋彼記其答問之辭此則其所著書也此書大抵皆言刑名之學其言名有三科法有四程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黒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名以稽虛實法以定治亂萬事歸一則簡可以御煩而廢準法則易而制險此甚偉書之本意也[illegible]謂其數稱仲尼叛道者鮮書中述孔子[illegible]亦不見其數稱仲尼

至謂堯舜湯武或順或逆得時者昌桀紂幽厲或是或非失時者亡是人君順逆是非皆不足較惟以時運得失為與亡也信斯言也將至於廢人事而委天命如紂所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云者則亦何所不至猶曰不叛道哉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以戶說絕衆之勇不可以獨戰

公孫龍子

公孫龍子趙人公孫龍所撰白馬非馬堅白異同之論其言迂僻淺近而言能惑世書能傳之至于今何也蓋其人亦強辯多才為當世所尚如其對趙惠王偃兵之問說平原君辭存邯鄲之封皆能絀其心而使之從其辯可知也然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故平原君謂公孫龍無與孔穿辯則其說不待鄒衍之言而已自絀於當日矣列子書樂正子輿譏中山公子牟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欲以惑人之心屈人之口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吾笑龍之詒也黃氏日抄謂此論甚過詭說波流中砥柱

鶡冠子

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號鶡冠子今所傳書三卷共一十九篇雜黃老刑名之學韓昌黎獨取其首篇四稽五至之說其學問篇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昌黎自謂三讀其詞而悲之蓋鶡冠子非能無求於世者也柳子厚直以鄙淺不類斥為偽書今讀其書若類鄙淺者

賢者不必皆得時不肖者不必皆失時今世非無舜禹之行也而不逢堯舜非無伊尹太公之才也而不遇湯武故費仲惡來皆得行其欲而比干子

胥不得盡其忠神欲養氣欲專精欲嗇神太用則昏精大用則竭農不因地不能成穀化不因民不能成俗進賢受上賞則下不蔽善

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附連叢子一卷孔叢子世謂夫子八世孫孔鮒所撰鮒字子魚一名甲故又曰孔甲然此書乃孔氏子孫記其父子祖孫相傳言行問答之實非止一人一事故曰孔叢子叢聚也聚集孔氏先世言行之實以為書也其記子魚仕陳始末至其臨沒之言雖頗詳盡然亦未見其為鮒之所自為也前輩所

疑者各已著之篇矣愚謂此不必疑也夫君子之有取於書取其不叛於道耳此書記孔氏言行不依勢利不倡游辭不惑於異端不墜其先世之傳斯亦可以為難矣凡書所云就非其先世所親授受要亦不失大意其叛道者蓋無幾焉高氏子略據家語世家云子思年止六十歲孟子以子思往穆公時固嘗師之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之立已七十餘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其為此說信辯矣然史云顏淵少夫子三十歲生三十二年年而卒則是顏子之卒當夫子之六十二歲為魯哀公之六年也夫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然則孔鯉之死又當在顏淵之先矣年月雖不可考大約鯉先夫子卒十餘年而謂子思生在夫子既卒之後乎記問所載固稱孺子是子思時尚幼所問答亦未可必其無也惟其年之先後時之久近或舊史傳訛或後人轉寫之誤皆不可考讀者取其大意之是而闕其所疑可矣

管子

管子書二十四卷蓋後人輯管仲之言與其所行事之實以為書非管子之自為也管子書漢志列之道

家隋唐以著之法家之首蓋任法而不任情其極必至於少恩故世以管商並稱以其用心同也大抵管子經國之要在牧民立政七法等篇如幼官之文乃似月令而無一語類月令者心術內業乃似道家然借心以言治非真有得於道也大匡以下敘管仲桓公始終謀議用否得失之際其次第皆可覆考大抵多誇張之詞至於輕重之篇則低昂信縮隨物生智以盡籠一世以足國愚民以戕其鄰國雖事未必盡然然管仲之心術則盡壞於是矣或謂管子亦側聞誠意正心之說故能一匡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使

管仲果問誠正之說豈止霸諸侯而已雖與之語王道可也然心術内業不過引射道家之說非能有誠正之一語已至其語法令則非後世所及

都水官吏塩莢皆始於管子後世都水具官而已塩利則日深日密幾察於秋毫以此見利孔不可開也

老子

老子雖云清淨緜有機事只是向後不肯爲事端未嘗不欲有爲也曹平陽深得此意故雖爲高祖夙將而能脫然事權之外高祖不得而疑焉此善學老子者也子房作處全用術數蓋又在老氏下矣

孫武子

孫武子十三篇不滿六千言而曲盡用兵之道言兵之首即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以不戰而屈人兵爲害脩道保法爲全勝之本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必上下同欲必發而能令厚而能使以全國爲上以必攻爲災以軍爭爲愚以久於兵爲深戒將軍之任静以幽正以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是國之寳也反覆曲折無一語及於殺者言兵而必本於仁義若孫子豈惟兵家之祖抑庶幾古之立言君子矣

列子

列子冲静恬澹能知造化消息之運故能一死生等榮辱齊得失遺落世事不爭名譽以之養生自愛可也故能處亂世而禍患不及是則列子而已矣其書率多寓言時亦有正論不誇機事不侮聖人之言要非餘子所及也至如西方聖人之說乃佛氏之徒因列子之言清淨寂入其事因謂佛生於周昭王時爲西域佛祖至達磨始入中國爲中國佛祖且撰爲世

次以神異其師說其事不見經傳本無足深辨者而吾儒乃從而傳會以張大其教何耶李商隱謂儒者之師曰仲尼仲尼師老聃老聃師竺乾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竺乾孔子以老聃習於古事故問之乃三人行必有我師之意非幼而師事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德也李浩刊誤力辯商隱之愚其論正矣宋潛溪爲我國初文物所宗乃悉取浮屠說以附於列子且曰中國去西竺二萬里其說若合符節又曰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此言

未爲至論何哉潛溪所至論與堯舜周公孔子異耶博洽多聞如潛溪文章經世如潛溪世所瞻仰如潛溪所謂至論乃不及李涪何耶潛溪作佛家文字曲折詳盡不在東坡下又嘗註心經刊行於世新學小生不識多聞惟知以經傳爲據

莊子

莊子在列子後故其書多述列子之言予始讀其書見其恣肆恢詭侮薄前聖一切渺蔑禮教於不足爲予以爲是方外之士小說之祖也及徐讀之見其中間有正論合於道者於是讀之終卷果見其於聖人之教無不學無不知者但以爲不足爲耳其言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天下大亂道德不一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周之言如此則是非不知聖人之教爲當行也夫既知後學之不幸不見大體則將明古聖人之道以倡之可也乃歷叙諸子自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之徒以及其身之悠謬荒唐以各自爲一家夫悠謬荒唐豈可與言道哉夫不知道而不爲猶可恕也知而不欲爲則[illegible]

可與有爲者矣充其弊必至於濁亂天下決裂崩潰而不可救如兩晉之亡亦可以鑒矣故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讀莊子之書者不可喜其高而忘其弊也

韓非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喜刑名術數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恨不得與同遊因急攻韓得非秦王悅之未信用也以李斯姚賈之毀下吏自殺斯賈豈能殺非非固有取死之道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自開闢以來生民所以安養生息飲食衣服舟車宮室之制不可一日無也非乃盡斥古聖人之道以爲不足爲而獨有取於申不害商鞅之說至以聖人之道比諸小兒以水土爲饟不能充饑何哉非所爲其飲食衣服舟車宮室之用有與人異者哉非先王之法侮聖言而無所畏幾如是而不殺其身哉況其刻核少恩至謂妻子亦不足信已不信人而欲人之可任難矣觀其爲書時亦有可取者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

黃石公素書

先君手錄有黃石公素書一卷無盡居士註無盡居士張商英也或謂即商英僞爲之先客永逝手澤尚存子孫但當寶藏以傳心畫何暇較書之真僞

楊子

楊雄作法言以擬孔子時有問於雄者以法言應之然子雲之學本無所得徒務模擬人言而不得本旨所謂謹毛失貌者也桓君山謂漢興以來惟有此人王充謂爲文之烏獲蓋當時惟知剽竊章句爲儒而不知儒者之道不在於此子雲之美新反離騷皆得罪名教猶以尊孔子得爲聖人之徒孔子之道豈待

楊雄而後尊哉其作太玄以準易亦何裨於易當時人以爲可覆醬後世乃尊信於真實篤行之溫公何也王介甫曾南豊諸人亦皆尊信雄南豊謂雄所處合於箕子介甫謂如孔子之無可不可且謂世傳其投閣者妄也不知雄何以得此惟顏之推云雄直以曉筭術明陰陽故著太玄時爲所惑且太玄竟何用乎此爲知言者然之推所存要亦與雄等耳楊雄好奇而卒不能奇故忍苦而辭澁

文仲子

文中子書儘有名言只是不合太安排裝點又以起後人之疑至其以易老並稱以釋老爲三教乃六朝之遺習而不能矯正靡然以從流俗則亦無責於知道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幷序共七十一篇後有宋巽巖李燾東徐丁黼序識晉太康二年汲人不音彪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之以其所載周事自文武成王迄于王子晉而下故云周書或以其所載多陰謀事不經見故疑爲戰國之書然左氏狼瞫所稱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之言見於此書而司馬遷紀武王克殷亦取

以爲據况周月時訓明堂謚法王會職方諸解多可考見周之遺訓胡文定傳春秋朱文公註論語皆援以爲証則七十一篇者蓋謂之非周書不可也要在讀者識而擇之耳漢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書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明矣丁黼氏云

東水質疑卷之五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一百六十篇秦相呂不韋之客所著也不韋本陽翟大賈乘時居奇以釣取富貴又不能自謹以至於敗其事本無足道所以知名後世徒以賓客之書耳今讀其書言道德而不失之空虛言法令而不期於刻核養生則薄滋味不以物害性也脩兵則以民爲本惡以不義伐不義也爲國在於用賢而不貴於偏聽而不貴於任智勸學在於尊師而不可以徙教而不可以詘徒至目當時

爲亂世斥時君爲庸主雖秦先君之過亦直言無諱斯亦可謂實錄矣其援引證據縱橫起伏多似戰國策然戰國策士類以虛詐相恐嚇取權勢而此書就事論利害一皆以實要非策所及也但引証失實爲論欠精則時有之書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而此書以爲成湯伊尹之事世稱伊尹生于空桑爲有莘氏媵臣說湯以至味乃孝行覽所謂本味也爲書如此豈得無可增損者傳謂書成縣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時人無能增損者高氏謂畏其勢也以此見秦民之劫於威

父矣書爲無用之言不涉時政然且猶不敢增損况於無禮義之教虜使其民而權使其士女何敢復有言哉然則秦之亡也晚矣

亢倉子

漢藝文志無亢倉子唐志有之注云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亢桑子爲洞靈真經亢倉子求之不得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史記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然則亢倉子爲唐人所撰無疑矣其書雜引諸子而呂氏春秋爲多至於

農道兵道則全抄焉古書固多假託而此書極淺陋不足深辨也周氏謂農道一書自合孤行益未考呂氏春秋故耳愚於呂氏上農任地辨土審時諸篇嘗寫一冊爲農訓以訓農蓋切要之書也

賈誼新書

賈太傅新書五十八篇并附錄七篇共十卷爲何中丞燕泉孟春所改定銓次頗更易宋人舊本今且依此讀之過秦論見史秦紀其諸疏論漢事太約見治安策及論積貯諫鑄錢書而文各增損不同豈誼書本真如此而史氏節略條理入傳志耶誼書論事核

實援引佐証皆可見諸行事施諸政治無不當者文
帝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誼發之欲分
王諸侯子弟議雖未行而主父偃率竊其說而用之
然則誼果英練果有用之才也但其言多所不遜所
以來絳灌東陽諸事竟不得大用者是亦生自取焉
耳文帝出之梁長沙蓋欲磨礱頓挫使之涵養成就
而竟以憂卒誼可謂不善處困窮矣風俗通述劉向
對成帝語云誼與鄧通俱爲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
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長沙理或然

一漢承秦後踵戰國之餘習學者皆雜權術不能純

一於道德觀賈太傅書可見也然其才志練達議
論鑿鑿皆可施行使少加含蓄需時大用所作爲
必有觀者而卒以憂死惜夫（君道篇載武王伐紂與史記不同可証司馬遷之謬）

鹽鐵論

漢昭帝召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
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廬
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撰次其言推廣增衍設爲問答
以成一家之言當時所謂平準均輸之所以爲民害
者纖悉具備可爲戒亦可見漢政爲近古也國有大事
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各得伸其所說是
以議匈奴議棄朱崖而石渠論經皆博盡羣議此漢
政之近古也然雖博議而竟護前自用使賤者雖言
而不見於行則亦何貴議之博哉

劉向新序

新序謂王張良始多善謀黃氏日抄謂留侯所謀機（一動於此功成於彼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折衷之俾相安無後患亦權謀）
之士未得爲盡善也

說苑

說苑亦劉向所著自謂去其重復與凡已見新序者
今觀其書其重複與新序混淆者尚多有爲且附會

去取亦未必盡善世遠傳訛疑非向書本眞讀者取
其善而略其謬誤可也南豐議其詢物者多自爲者
少又曰學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
矣

一王充論衡

王充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博學多聞仕既不偶退
而作論衡蔡邕王郎得其書而秘之以爲談助充亦
一時好古知名之士也然其爲論務出新奇務破衆
說意欲有所明則援引証據期必達其意而止至其
論之不通者雖反覆辨証終不能信其說焉況其爲

論多無用之辨者益以慣時矯俗之過故持論失乎不自知其矛盾之至此也客有難充書繁重者充曰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以此爲貴夫安得精核乎高氏子畧謂袁崧談助之言可以了此讖信矣

淮南子

淮南鴻烈解者漢淮南王劉安所招致賓客遊士之所著也其書出入老莊諸子而益以詭誕不經之辭凡諸子所述奇異變怪可喜可愕天下所不必有所必不可爲之事皆在焉且其書集衆所見不相条貫本非一家之言故雖采輯諸說肆其宏博而罔所歸趣譬諸衆色成采而不得其要領觀者可玩而不可服以爲實也若惜盛王莫過於堯舜而堯舜之治不過民生日用彝倫之間耳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堯舜之所謂明初非有異常可駭之事也今非堯舜之道而以鴻烈爲名鴻大也烈明也異哉其所謂大明者適所以自蔽也與安之所好如此雖爲賓客所蔽然氣類招徠要亦安之所自蔽也叛逆誅死之罪夫豈不幸也哉

白虎通德論

白虎通德論漢班固奉詔纂集援引証佐各有根據亦有用之古書也然說之不通必以已意附會以竟其詞故所說多牽強難合讀者槩以爲古書而弗考則胥失之矣昔者唐虞夏殷周皆本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澤得達禹由夏興湯以殷起武王伐紂爰自有周此皆因所興之地以爲號以示重本不忘之意非有取於義也固乃箋釋之曰唐者蕩也蕩蕩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著見中和之爲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不至也此皆以已意附會失聖人之意也且殷遷于商故又曰商若以殷爲中和之道則商又何取義乎則其說之不通可知矣夫童子侯不能爲禮故不受命於京師此禮也雖無證亦不害其爲禮也固乃引魯成公沙隨之會不見晉侯以爲證則[illegible]證非所以爲證矣魯襄公會晉悼公於戲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實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夫冠者成人之道也魯襄年十二而可以冠則可以列於成人而非童子侯矣沙隨

之會成公即位已十有六年巳生襄公而猶目之爲
子傒猶曰不可爲禮乎沙隨之不見晉侯聽僑如之
譖過在晉侯不在成公固乃引此以證彼所謂以巳
意附會失之牽合也不惟失制禮之意抑且失經義
矣

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漢應劭撰劭字仲遠奉之子博覽多聞靈
帝時舉孝廉仕至太山太守自叙謂俗間行語衆所
共聞轉相帮慣莫能原察故著風俗通通於流俗之
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文雖不典而持論近正不
尚詭異不同流俗世人服其博洽

蔡中郎集

蔡中郎集喬三石先生所賜前有宋歐陽靜序三石
先生亦叙焉衮閱之累日郤見疏于下
唐王方慶諫孟春講武疏引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
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章句云大陰新休
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
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陽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
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
冱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集中有月令問答
而無章句凡方慶所引數語問答中皆無之蓋章句
以訓釋月令問答特以撮其大要也章句若存必有
可觀者惜未之見耳安鄉侯胡廣碑云其先自嬀姓
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而安鄉少子陳留太守
碩之碑又云其先與楚同姓别封於胡楚爲芊姓季
連之後也嬀爲舜後與楚異姓父子二碑同出一手
而二姓并載可見氏族不明自安鄉時巳然矣
幼童胡根死年七歲而樹碑刻辭非禮也於禮八
歲至十一歲爲下殤七歲猶未成殤也夫殤者殤
也不成之爲人也不成之爲人則不可以成人之
禮葬之也况於未成殤乎何以有碑葬令五品以

上爲碑龜趺螭首五品以下爲碣方趺圓首又其
下爲表根未成殤未命於朝何以有碑魯人欲勿
殤童汪琦夫子曰雖勿殤也不亦宜乎琦雖未成
人而能死戰以衛國故雖勿殤可也根生方離懷
抱未有奇節如汪琦者何以有碑於禮於功於後
世之制咸無取焉而輒爲立碑非禮也狗父母之
私愛而爲之也邕嘗自言平生所爲惟郭有道獨
無愧辭若此者皆隱忍狗情之罪其所爲自愧者
多矣他如表幢可相國之類只是畏威怕死不能

未立耳觀邕所爲大不似東漢人物
消金盈娛靈表云悲毋氏某之亦萌委我以夙喪
凡皆代人作文所忌

顔氏家訓

顔氏家訓北齊顔之推所著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講老莊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好酒不脩邊幅爲周軍所獲河水暴長奔齊文宣引之內館有才辯工尺牘館中文書皆所封署周兵陷晉陽勸帝奔陳不從齊亡入周在隋爲太子文學著家訓二十篇後世家訓之作皆祖此其書小學所取多可爲世俗戒者

此書言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定分然而君子之交絶無惡聲此并上言行聲名無餘地之言蓋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之推本梁人爲周所獲而奔齊齊亡而入于周後復仕隋周旋卒歲凡所以訓其家亦不過如此乃謂屈原爲露巳揚才顯暴君過而自附於伊尹箕子之義吾誰欺乎然其博學強記問答之間考訂甚精亦可以爲援引證據之書也

博物志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續博物志李石撰非唐相李石也

焦氏易林

嘉靖癸卯冬予以内難服闋居京師既而歐陽景杉會試亦至予問南來曾得異書否歐曰無之但至臨清某人惠焦氏易林亦古書也急取以示予予閱之因曰此書新刻部前書肆當必有之遂與歐同往果市得焉翼日寓主周三方往市欲有所求予因以易林代筮之得遯之同人繇曰入市求鹿不見頭足終日至夜竟無所得筮甫畢而周三亦來果無所得時以爲偶然中耳至十二月初將注選之前數日予心忽憂疑復取易林筮之得蠱之剝云牟腸九縈相推稍前止須王孫乃得上天既而榜出果得歸州水陸之險牟腸未足爲喻也予既至歸州歲餘得部使者推與轉台州教授然則合州之行豈非上天之謂耶王孫蓋謂貴人耳余因以易林自隨凡舉事大小必筮而行無不奇中不能一一具述易林以六十四卦之卦共四千九十六卦繇辭皆韻語不拘陰陽消長絶與周易彖繫辭不類古者三易各自爲書是書豈亦古易之遺耶然京房學易延壽不用其書而自爲

之太玄亦楊子雲所作則易林延壽所自爲未可知也延壽名貢梁人始末具於書首後著陳沙隨所紀㸔驗數事即予所驗其說當是不誣

靖節集

先君平日酷喜陶詩而甞無善本亥嘗就虞秉忠借録以奉上自後每得佳本必珍重蓄之先君嘗言吾每事不稱意若人情不合若夜少寐止誦陶詩一二篇即釋然酣寢盖性與陶合也嘗欲爲之註釋而未及今不幸奄棄諸孤梓除已畢手澤如新執簡讀不覺涕泗交集

韓柳文集

大抵韓詩鋪叙布置變化不測而首尾貫通奇險迭出所謂陳言之務去戛戛乎難哉其文章叙事論理當與遷史並觀楊子雲以下未足與議也子厚固云預矣

柳子厚雖與韓文並稱韓柳然韓文皆明白透徹切中事理其書之達於上者據事據理無一毫屈已狥人之意柳之達於上者多詭辭其與人書多謫後自疏卑屈求憐之語碑碣亦古文俳語相半惟模寫山水景物情狀稍精潔可觀此韓柳所以異也柳文不[illegible]館閣說者謂以其作河間傳論柳子之爲人雖不作河間傳可列館閣耶

昌黎於順宗實録直書柳宗元劉禹錫與伾叔文輩交爲死交爲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則實伾文之黨矣其作永貞行惟指伾文爲共縣而謂數君匪親豈其朋蓋爲劉輩解也昌黎陽山之謫或慮劉柳泄其言而公直斷其不宜爾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深可爲處朋友處患難處横逆者法柳子一失勢便呼號求憐知不甚者真小人之恒態耳自昔文人才士失身富貴之門卒與之俱辱而不能自湔不可不戒也

韓退之作柳子厚墓誌謂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擧之且必復用不窮此真子厚墓誌也子厚亦曰僕少嘗問學不根師說以爲凡事皆易爲不折之以當世之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衡羅陷穽不知顛覆此即昌黎所謂勇於爲人而不貴重顧籍之謂也子厚又曰追既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安於口平於心又曰一陟險阨懲而不再者

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遂已者君子之節也此即所謂司馬刺史時自持其身之謂也觀其懲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寂寥拂鬱若無所容身君子讀其文而悲焉然則士之有才者可不自貴愛其身徒欲以一擲而輕試也耶

李文公集

李文公集唐李翺習之所撰王深甫爲之編次歐陽公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蓋習之也然習之之文安能敵昌黎韓文篇篇有意李文雖見理過柳組織恐不及韓

韋蘇州集

韋蘇州氷賦謂之瑱玉竊名器也氣奪陰陽干天時時也内熱飲之媒其疾也觀其劣足以凄一室利庖厨俾甘肥晚敗醇醲不渝非可以調湊理変嵒颵石鼓歌謂周宣獵岐陽刻石表功雖風雨剝蝕史籀所作古意可傳祖龍刻石之罘乃李斯所作世猶傳法若以比此殊懸隔也

荊公集

荊公議論文字率辯而不暢故說理不甚明析至其序記志表祭文則就人說事不減韓文

議茶法與茶商十二說是非利害曉然甚明且曰昔桑弘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霍光以不學無術之人遂能罷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乆矣又引楊雄之言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公之爲此言非不知理財之有道民之不可罔也他日新法之行乃一切妄行而不顧蓋爲小人所附會豈誠以新法爲有利於民耶

答司馬公書云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

動是而不見可悔也愚謂盤庚之時小民惑於浮言不知遷之爲利故必反覆播告使其民皆曉然知其不可以不遷也然後舉事可見古人之忠厚不強其民以所不知蓋不欲以力勝民耳今朝廷士大夫之議正以爲法之弊民之胥怨公乃一切視士大夫之論爲流俗傲很任怨而不顧乃反援盤庚以自觧迷而不悟空人之國經術以經世者固如是乎

答曾子固書謂其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

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然學者必通於聖人之經然後能識大體然後可以折衷諸小說未有以小說折衷聖經者也荆公平日極尊信楊子雲每議論多引其言爲証予雲不云乎衆言淆亂折諸聖耶書中又云方今亂俗不在于佛乃在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士大夫以言相尚不知自治固非笑事佛之亂俗乃至溺人心術是豈小害而曰害不在佛可耶

與馬運判書云閭門而與子市雖盡得子財猶不富也與子爲市以譬權民之獘此最善爲喻者然則公本以剝民爲心而青苗免役諸法反以擾民者盡爲小人所誑以濟其兇惡及勢已成雖公亦不能自已矣與孫莘老書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大過則事何由理

上運使孫司諫書時公爲鄞縣令孫公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而公以書切諫可見公之不屈於勢而卓然自立欲行其志也上書見其所以處人此見其處已皆至誠無僞云

宋學士潛溪方遜志文集

方遜志師事宋潛溪甚尊敬之集中每稱太史公而不言姓字然潛溪志於文章而輔以道德故其文不免有徇人請求之意方公乃未視文藝而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造脩所詣月異而歲不同故其文鑿鑿皆自己出皆以衛道爲任師友淵源之間其不同如此

讀誠意伯文集

覆瓿集古賦皆以寫其不平之氣樂府雖用古題而絶無一字摸擬前作古詩近體亦處處臻到予嘗評公之詩平易近元白悲壯近岑嘉州感時紀事得少陵之遺而皆未易及也若以置虞伯生貢元章諸公間則過之遠矣大抵公詩善憂愁方其未遇處亂世而憂時憫事可也至其功業已成所志所學已酬而尚少太平中和之氣盖公以天下自任事少不如意皆發諸詩詠故不免有激切之意文字亦說大段無雕飾粉澤之辭

讀康齋文集

吳康齋文集一十二卷奏疏書啓雜著共一卷跋賛銘墓誌銘表祭文共一卷卽此數卷中先生爲學之功大抵具焉其詩多五言律五七言絶句日録一卷尤見用功刻苦處而吾儕悠游卒歲何以能自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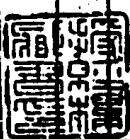
四書以自警

讀靜脩文集

康齋靜脩一集皆得之茅茶川直卿半康齋近切實靜脩少宏濶其言用功處康齋稍具氣力康齋之辭宮職恐後來把作不佳見纖綜歸此意亦好可謂能自知靜脩之辭侍從豈有用夏變夷之意歟當是時宋室猶存靜脩既生在北服素夷狄行乎夷狄可矣乃作渡江賦何也

薛敬軒集

薛敬軒集八冊孔文谷付家校正其書答序記碑銘墓誌之文皆當所往來必真知其人然後書之絕無中朝貴人之交先生方在顯位而集所載如此可謂篤行君子矣

東水質疑卷之六終

東水質疑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胡亥撰亥字補之自號味菜山人鄱陽人嘉靖中官台州教授東水者其所居也前四卷皆史論起周訖宋後二卷皆讀書題記自左傳國語以曁諸子諸集起周訖明前有小引自謂於諸生講論之暇筆之以備考訂然持論疎淺不免爲餖飣之學也

宵練匣一卷

〔明〕朱得之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宵練匣十卷》提要

宵練匣一卷　　靖江近齋朱得之本思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脉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麄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蘂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眞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

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甚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

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煆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亦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糲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息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

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

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戌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卽不忍爲

人無善可為只不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完卷

宵練匣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自號參元子烏程人一云靖江人是書凡分三編曰稽山承語紀其聞於師者也曰烹芹漫語紀其聞於友者也曰印古心語紀其驗於經典而有得於心者也皆提唱心學陽儒陰釋其曰宵練匣者案列子宵練劍名晝則見影不見光夜則見光不見形觸物而不覺喻其析理之入微不在名象間也曰匣者理寓於書如劍藏於匣也即其名之不衷而書可想見矣

意見一卷

〔明〕陳于陛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意見一卷》

提要

亦政堂訂正意見

南充玉壘陳于陛　著

雲間仲醇陳繼儒

繡水天生沈德先　校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又况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眞名教罪人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

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于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之應世務要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却又要思量據着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近見胡子衡齊極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儒非是其實不然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同其實有統體脉絡內外虛實之辨如吾人終

身不學醫則此心不明醫理不學堪輿則此心不明堪輿理而但漫然曰醫理堪輿理自在吾心也豈其然乎聖人于本心之理渾然融徹故于萬事萬物之理亦有明有暗內外雖相符合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己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拯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為人盡力覘人患難却不救或為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己却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己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却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

堪或面發赤强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己或遭値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礙當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屈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為之死可見人當行急雖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温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己所願欲者即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己所憎惡者即當體人毋犯其憎惡

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己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己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已所行忠厚却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徧物平施聖賢處己待人之常道也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意見　四

學庸

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門弟子筆記一字一句關係世道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聖人眞詮在此殊不知大學中至于理財用人聽訟之類皆備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未可重其本而遺其末也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其收斂處却只說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處事

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机會者嘗見世有迂濶者徒知躁動爲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于

意見　五

投机之人及至机會已過尚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別之當机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天意

嘗見居權寵之人雖有忠勞在國家而行事一不當輒爲天所罰不必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謝簪紱者雖不甚有功力于時而子孫常受其福

夫人臣鞠躬盡瘁爲難明哲保身爲易而天意固如此豈非權勢榮寵之地乃人所難居者乎由是思之賢者處世固當戮力行志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大君用才固當慎辨姦良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天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畧或于時牴牾或

見幾自引能韜斂而不試此造化所福也若行芸芸而生容容而進泯泯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寛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寛者當寛于百姓而不當寛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寛也若寛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于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

無蹈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盍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盍雖一字

必工而意甚妙也至于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聽皆在無声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爲者矣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巾衷真的之見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乞叔粟尚是好食若乞兒從播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恥也

立達

吾儒之學論仁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纔欲立達則立達人之念即與之俱不必真有所立達于人方可謂仁也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所謂博施濟衆者堯舜猶病是堯舜亦未盡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方能諦果則山林孤寂之士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然觀平人能存濟物之心亦可以成聖成佛則夫居可爲之位操得致之權不

能大施惠澤以福斯世而顧顧私已自營爲身家之計豈非吾道之棄法門中稱爲墮落者哉

理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詩曰有物有則此即理數所由始也世間有理必有數相對待相貞勝對待者兩平也貞勝者或此分數多則彼分數減也如人修學積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等命相面等項是數亦不可少

兩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對待亦有有德有學的或不壽不達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数邊分数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筭不准或命相不濟顯達者此其人有德有才理邊分数多也又以淺近譬之如㙮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却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数不能停勻此数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無過理数二者

用人

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已當用自已有卓立之見能作同異者方得他氣力昔見近世大老多引用與已意見符合植力爲援以爲異日之助及至已告位則彼同已者亦且隨流而逝矣可咲可嘆凡異已之人必是賢者于惡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還有公道其同已之人縱時有巧術能固彼位不隨已而去這等人極會反覆

偏能反前所爲不復顧念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覦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簒弒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心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尚有

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怕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益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君說禮樂之道歸焉耳

意見　十二

又何趣味

刱業守成

刱業之君身開草昧者固難守成之主身致太平者亦不易炎漢四百年之祚高祖刱之孝文成之唐三百年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宋則藝祖刱之其基尚亂亂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刱業上至我朝二祖懷柔安夏之功固遠超前代刱業之比而　孝廟十八年間節儉休養所以綿萬年之命脉者實在乎此千秋之後當如漢文之不遷者也

孝廟世宗

人不能無病得良醫投之則愈匪獨人身天心寓焉國家亦然　成化之濁亂　孝廟以仁厚救之　武宗之放縱　世宗以嚴威救之國脉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意見　十三

太祖除惡

太祖雖是用刑嚴然皆是除頑惡正人心故一傳之後而　建文諸臣赴死如歸前代絕少蓋亦除舊惡新美人心之一驗

余闕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脉使遇　皇祖必不徒令殲于陳氏而　皇祖得以褒表之此　太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

之忠得義于　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劉文成

文成劉公開剏之功不減于房道術相類說者以末節不及余謂高祖之豁達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威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誠意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武宗

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武宗八駿西馳强將在内皆前代所以致亂而能信任大臣朝政不亂故宗社晏然

老莊

老莊之徒動云先道而後德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初看似過高後細思之彼諸公者去堯舜尚近去洪荒之世未遠尚想見其餘風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今人視漢唐如彼之視堯舜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則今人加尚唐虞而鄙薄漢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亦何異也

周公

荀子稱周公今有天下今無天下與明堂所稱皆似謂周公眞攝天子者意雖以稱周公之忠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簒子之口實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輔少主政令擧縱雖由己而上尚有君專周公非自以爲威也討亂定患以安王室輔相之責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萬世而下稱其功周公實不自知也今後世稱周公太過以爲曠世希有之事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弟兒輔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豈可以爲周公之忠後世所無乎世徒見宇文護宋太宗之類懷盜賊之心遂以周公爲絶德不知周公非絶德也人臣之分當如是耳

荀孟

世稱取法乎上僅得乎其中此語甚美如孔孟開

曰便道王道羞稱桓文此非過高蓋道理本如此少貶即非道矣如荀卿只說法後王其術已卑遂流為李斯之禍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強國告可謂愈趨而愈下矣然鞅何知王道托辭以欺人耳

張良

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賢前人已有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

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為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艱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惠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既見四皓之來以為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為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雖得天下易于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幾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纖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　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　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

畫者獨多也

王陽明

王陽明畢竟聰明好奇厭程朱之精實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標異予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恥為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陽明之學雖極俊爽通透耶竟是一夫餘國也

自責責人

令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寛常見當事者指謫爺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咲郭郎咲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曹沫

嘗見曹沫爲魯將三戰失地後刼桓公而取之夫已既無勇乃刧人于無備之時此乃市井無廉耻者之所爲何足稱道假令桓公歸而不還

地將柰之何此此是全見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

寇準

昔人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亦嘗疑之後思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嵗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焉保無事故必親征而後可準豈得已哉

宋南渡

嘗見宋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說焉蓋北宋每嵗虜幣甚多南渡之後雖蹙宇日蹙而嵗幣稍稍息肩又北宋將朝廷畏虜舉動之間務從節省惟恐論輕于虜而南宋諸君既遭禍亂漫不知畏忌矣古稱什虜以爲外懼不其然耶

溫公通鑑

予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

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力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遜東家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瘡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

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眞得學問。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刪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爲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兩漢

偶讀史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尚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亡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已久朝宁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强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武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尚存則王莽斷不能簒漢天下。事變之乘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貴谿分宜

亟進者必速敗貴谿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分宜相以之

易傳存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并行存經當以試士

王文正

宋王文正相業器局寬平廣大處事詳審精密可爲相天下之法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以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

尤曰月所謂似易而難

太史公

司馬遷文字眞是千古絶倫今二千年文字家極力模擬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爲工至其綜捕變化之神巧處瞠乎不能及也豈但文字至其議論之精妙如禮書等訪幾于見道者

韓昌黎

世人云韓昌黎諫佛骨却與大顚厚是兩截人

意見

余意不然此正是韓公好處佛家道理自家習意以爲淸靜閑適之資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却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東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張商英之徒皆深于禪者只是用以調適心性遊戲筆墨及觀其立朝大節雅世之文何嘗拘拘于禪我朝之儒却不把禪理體貼身心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論乖教自謂前聖之所未發不知其爲聖門之罪人蓋前代所未有也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賴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

意見

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眞宗王旦

余嘗論眞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于訾議愚意宋承五代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即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杰未必不與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祜之意

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心當時大臣之計必出于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吏冊者余竊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天文

天去地甚遠今于河南交廣地方立表測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過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萬里矣就使通算九州四夷之地不過一二萬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極之大所包羅者宜

不止今之華夷如鄒衍所謂更有九州之說似不虛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纏次分野又若天之廣大只爲今中國何也

議論

自洪荒以來世變日異議論紛紛何時而定常見持國者好以己意見責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許異同予以爲正不必如此要令衆長畢集歸于適治而已辟之飲食或烹熬之或裁割之或調和之同歸于適口若以水濟水誰能嘗之乎

陰德

古人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夫曰陰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則爲陽德矣

化書

齊丘化書曰慳貪者化爲狗暴勇者化爲虎雖然身未遷謝業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科目

古之選舉專論行今之進士專論文似相背馳然古以行舉者未必便保其終如茲科目雖以文進而進士一科尤爲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顧科名愛惜行檢不敢爲非是勵行崇化之道實默寓其間與古之辟舉益異轍而同

相權
本朝置相不與以相權匪獨以消尊私之弊其實保全人才甚多在漢唐宋誅戮貶竄何時不有我朝獨少正以其權不在耳近代一二憒者蓋不知避權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與文士鬬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識者以為知言

相道
論相道當以持重安靜為先蓋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如有一鼎安頓座上其傾側破壞之者此乃姦邪誤國之流無論已有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將此重器舉挈往來仍復安故處徒自矜耀于鼎何益幸而不壞尚一誤跌其罪莫贖此以天下為嬉者也有一人焉不輕動搖其器但時時支拄拂拭其污雖無舉挈往來之才名而器得安靜其功大矣

陽明之學
陽明之學分明從佛藏中悟得即所謂最上一乘之理孔子豈不知之但恐太高悞誤後學故

不肯輕談所以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語上上字即最上乘上字孔子立教只是一中字故曰依乎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自家已承當了不肯輕道上一段後世惟朱晦庵知道孔子苦心處衛道最切陸象山王陽明則將孔子密秘不可輕談的只管發揮出來所以竦動後人高明之士欣然慕之以為千聖不傳之妙至是始發然以孔朱崇中正衛斯道之心視之則甚戚

矣

講學

學問只當平存講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黨與朝廷之上公然設會徼名亂政罪之尤者今之講學者止學不談而以禪理相高浸成晉代之風司國論者其懲之

至人無夢

語皆云至人無夢然余自體亦有養心清淨夢

意見

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非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竅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倏此倏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斂惟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爍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覩矣

小人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涉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爲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嚬一笑俱愼之可也

意見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張道陵

余嘗怪三氏鼎立張道陵者其後稱天師與孔子後并享崇秩厚祿子孫勿替以天意論之苟非其人有大功德于世間何故優異其後數千

藏勿替如此一日覽史冊知道陵乃留侯之裔其子孫之繁盛食報皆留侯貽之何者三代之法至秦澌滅殆盡留侯親肯椎擊始皇爲六國萬姓報仇高皇帝掃除虐政建立炎基約法三章以開四百年太平之業留侯實贊之而先几引退辭榮謝寵留有餘不盡之澤于後人今千百載以來凡帝王立國垂制郡縣吏治誰不推尊漢室即夷虜亦稱中國爲漢人俗語稱好漢

則漢業之垂光萬祀留侯力也猶今讀書者誰不稱說孔子則二氏之並沐寵遇于後以及今代者益以此非謂道陵符籙法教之故也

庚桑子

莊生論庚桑子所居豐穰此非虛語益善人所居必行好事足以風動其鄉皆歸仰效法之夫一鄉皆崇禮讓忠厚不爲奢淫豪泰之事則天心祐之錫之豐年亦理所必有者又有一說古稱福人福將益其積世修履福澤積久故所至之處能遠害避災自有神明默啓其衷潛相其行不逢不若要知庚桑者非其人耶

佛教

佛教流入中國至于今海內崇尚極盛暫熄復興自王公大夫下至庶姓男女無一不尊之肯謂凡物之盛必有造物主之不然不令其無益而叨享生民之奉也嘗靜思之佛說之精者至

于明心見性超出萬化世間上智豪杰往往由此以了達性命此理吾儒亦有但聖賢恐于人事不切反增眩惑以故畧而不言其實千聖萬賢無不知此無不由此中得力濟事也至如稍涉粗迹處有益世道者不少如人知生死事輕脫不甚縈絆則爲國家擔當事任或臨險難舍身立節自覺容易一也又況世間財貨利慾等事豈足以動之足以洗貪廉頑二也愚民不知

雖有嚴令刑罰亦不能懲一聞陰果善惡天堂地獄之說愧悔心生暗室自改此助法度之所不及三也世人沉酣聲利戕害生命若縱其欲何所不至佛說害物受報雖愚頑者不免動心足以全生惜福四也諸如此者儒書王政中未嘗不留意勸戒但不如彼教入人之深其功大矣宜其傳之古今不能廢也

三教

意見

儒釋道三教之分此後世承訛襲謬爲之分別也余謂道家養身一事于人至切辟之醫藥卜筮一般乃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理會在儒家範圍中斯世所不可缺者安得謂之異端安得與儒鼎峙惟釋家與儒不同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入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可也近世儒者不知佛理之精皆吾儒所有其麤精則吾儒所無反謂儒書談理不及彼教之透徹乃剽彼說以文吾儒之論其罪殊有甚于異端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令人粗心不能識得即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

意見

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粗窺測不到耳

論道

嘗靜思茫茫宇宙間光明爲日星融結爲山川分散爲人物其能隱能見能峙能流能貴能賤能運能動能知能識孰主宰是必有先天太沖太素一團眞性爲之斡旋即所謂天所謂帝所謂乾元佛道所謂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者

畢竟有毀物之蠢動有識者能凝固其神氣尚
能變化奇異況人爲萬物之靈能養元神守正
氣其爲僊爲神與三光並敝無足怪者至于佛
家道理却最大卽是吾儒順受全歸之說蓋衆
庶苟生天地日爲聲色貨利所薰灼自家眞性
何曾反照只是氣盡神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
若有聖賢大丈夫時時提點不肯放過將此本
來眞性不斲喪不昏昧不放佚完完全全到末
意見
後歸之天地此卽孟子夭壽不二事天立命之
說佛家所謂與混淪打成一片金剛不壞者卽
此理絕無分別絕無差異但佛家恐愚人不曉
多爲新奇幻異如所謂極樂云者以誘世人趨
于正法吾儒則只平平言其理故世之學者舍
吾儒而趨佛眞瞽昧之見也

道理

此道理究竟歸着處却是無聲無臭至沖至漠

至淡無滋味的然却是第一件難事非至聖大
賢眞正英雄豪杰從千萬劫來把俗情世態磨
礱洗濯俱令自然遇着明師所言皆契看着古
書件件合心擔着春榮承當畢竟要了方到此
境界既到此境界更何俗情可戀何名譽可喜
何世態可戀對人說也不得也無自家受用處
今世上人口頭談僊談佛却是戀聲色喜名譽
貪戀在世界中長年受用的心知此聖賢的心
意見
何啻倍萬里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數省人才之盛者非地氣輪轉之說
蓋當五胡亂華時晉元都江左一時中原文物
俱從之南宋金之亂高宗都南中原文物又復
隨之南下蓋數百年中華衣冠文物之秀氣鍾
毓在南者甚久故發之本朝特甚其中原雖係
古帝王所立之處然遭胡虜穢染腥膻久而入

之禁故今雖人才不乏亦未免減却分數不能如古昔之盛耳

清靜無爲

老子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所謂無爲清淨者畢竟是異端自了一身事乃能清淨無爲耳吾儒道理有多少細微曲折大而治天下國家小而治一身畢竟有小心兢業功夫乃能成無爲之治所謂無爲者直居敬行簡不煩擾之謂耳儒

者云帝王必憂勤惕厲乃能成其端拱無爲此方是正論

說事

說事不獨受則容私爲士君子醜行凡人央求皆是無理者我爲之說則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怨氣所鍾豈不招天災人禍乎今人多以徇囑做好謂之有情不知此乃私情不謂之公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補論

如福建蔡清江西解縉　胡儼浙江豐熈四川楊慎楊名鄒智之類似宜特予一謚以表名節

莫營私

當事者須自持清正無所私戀營爲則出處之際始能脫然無累若少有牽縛則不能矣如人任居一空房內要搬開即時可若有家眷行李等項在內係心則不能便搬人須空其心若居

空房然後可

鹽井

川中鹽井之法甚獘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保甲

巡撫之職以保甲為重保甲之法行則盜息民安又當留心積穀穀積貯多則凶旱無憂此足食足兵王政之大端也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雖皷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間言雖謔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觀在中朝混採未必然蓋傍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意見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于陛撰案明嘉隆時有兩陳于陛一為曲周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一為南充人大學士以勤之子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此書自著曰玉壘玉壘在蜀則南充陳于陛也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劄記每段各立標題其立教立物諸條極駁王守仁之說蓋以篤實為本者而出處一條天意一條造物所福一條天道一條則純為黃老之談至於老莊一條更直露本旨矣用人一條頗涉於植黨樹援元史一條尤偏駁孝宗世廟一條稱成化之濁亂武宗之放縱非當時臣子所宜言且憲宗謂之濁亂似亦稍過當也

新刻藝圃球瑯集註四卷

〔明〕蔣以忠　蔣以化撰　林大桂集註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可久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藝圃琳瑯四卷》提要

以上原缺

藝圃球瑯序

球瑯叙叙球瑯也夫球瑯曷名哉天球鳴而萬籟寂球瑯振而群音希故班馬賈董矯然英聲龍翔鳳舉代榮艷焉諸子百家嘿默已也余邑大夫貞菴蔣公未第時偕其仲眷菴先生讀書山牕因取何大復論十二篇而廣之出入經傳羅絡子史越歲乃成凡八十餘篇丁卯秋仝領鄉薦公即聯捷簡令吾樂暇出所論以示邑庠士庠士輩章章讀已章章嘆也遂請梓而公之因爨余言弁首余曰論易言乎哉以商確古今則尚乎博以是非人物則尚乎嚴以闡明性命則尚乎精三者脩故傳也余觀球瑯玄覽日月星辰之運化幽探陰陽鬼神之屈信上遡帝王皇霸之汚隆

下稽秦漢唐宋之脩短山川人物性命文章森然具矣有韓之奇而不艱有柳之葩而不浮有歐之澹而不枯有蘇之雄而不放若適都市剁金下玉充如也若對下吏推情定律肅如也若射以由基御以王良得心應手由由秩秩如也博矣嚴矣精矣余鋻鋻嗟矣美而愛愛而傳厥惟球瑯哉昔二程倡道河洛識者卜其聚奎之應今

國家文運炳朗而公伯仲自為師友大肆其力於文煥然符象縞翊道傳也宋之文明云乎哉今之文明云乎哉余為公卜之矣　　旹

隆慶庚午夏五月朔

賜進士第大理寺左寺丞前提督北畿學校監察御史治生陳省頓首拜撰

藝圃球瑯目録

藝圃球瑯目録終

新刻藝圃球琅集註

賜進士常熟貞菴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弟養菴蔣以化全稿
常熟廩生弟達菴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乂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　錦訂録

從化篇

主意 從化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君人者當謹其機也首段泛言從化之易次段指人君所好而下必甚焉末段言人君當慎其趨以為率下之本

董生曰上之化下猶土在範惟甄所為甄土工也猶金在鎔惟冶所鑄冶陶人也夫上之化下易也下之從上亦易也如草從風如水從器也下之情草與水也草之戴風風鶩東則靡東風鶩西則靡西隨風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隨器方圓也下之於上從其所化猶影之於形響之於聲言不虛也匡衡云此下至民多畜皆衡疏語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風則下有盜竊之民是以鄭叔好勇而國人暴虎鄭叔共叔段也秦穆貴殉而士多從死公羌三良從死陳大姬好巫而民多淫祀胡公夫人大姬武王女也無子好祭鬼神晉侯好儉而民多畜聚唐風山有樞詩序云刺晉昭侯考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其俗皆儉嗇而積財也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不特此也齊桓好衣紫闔境披異綵韓非子言齊桓公好衣紫一國盡服紫衣晉文惡華飾群下衣牂羊晉文公儉素衣服不事華修故諸臣皆奉承德意以牂羊為裘服之魯哀好文服舉國著儒衣莊周見哀公道其無儒哀公曰魯多儒服何為無儒趙武好鵕鸃國人冠鵕冠按淮南子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楚靈好細腰臣妾共自餓春秋楚靈王圍也墨子曰楚王好細腰而國人多餓死勾踐好刀劍國人喜兵死越王勾踐好劍客而國人多以兵相攻擊夫紫非正色也牂非美毳儒非便服鵕非冠飾餓非養生兵非生器皆其心趨之從化也右第二段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而不敢苟也孔子偃草之論詩人取攜之味大雅板之篇曰如取如攜言天牖民易也豈無旨哉或者以唐堯之世而四凶無良殷紂之時而三仁貞卓漢文節儉而賈傅疏奢齊景好靡而晏相履儉以為上好而下未必從焉非通方之見探本之識也右第三段

從化尾

用賢篇

主意

賢才之用含國家之安危係焉故用賢則治不用賢則亂至若始用而終不用者亦始乎治而卒乎亂也首段言用賢之效次段言不用賢之失末段又著用賢不終之戒

昔人有言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伯樂善相馬歐冶善作劍歐冶越人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故人君之欲平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任士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以為國況於俗主乎哉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故宮之奇用於虞晉獻終夜不寐淮南子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在焉為之寢不安席得臣子玉用於楚文公側席而坐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文公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何也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魯致莊子於卞齊人不敢過卞衛致子路於蒲晉人不敢過蒲晉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忌子路不敢過蒲惟所用者賢也粵稽諸古二八升而虞朝盛舜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伊呂進而湯武寧三賢用而小白興齊桓公名小白用三臣叔牙賓胥無隰朋五臣顯而重耳霸晉文公名重耳五臣孤偃趙衰顛頡魏犫司空季子秦穆用由余五羖西戎併郤史記曰由余先晉人也亡入戎穆公覓之與內史廖謀以女樂遺戎王王悅之由余諫不聽穆公遣人遂之余歸秦著兵法六篇穆公用其謀拓地千里五羖大夫乃百里奚虞人也後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遂伯天下楚用叔敖子反而江淮大定二人皆賢大夫也楚莊王用之而伯勾踐有種蠡泄庸苑滅彊吳雪恥會稽勾踐越王名為吳夫差所敗棲於會稽以臣種行成于吳許歸苦心焦思嘗膽卧薪辛滅吳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強齊困閔於莒燕昭王為齊敗而召賢郭隗曰致士先從隗始王師之樂毅自魏往[illegible]為亞卿伐齊乘勝長驅困齊王莒城大抵賢才有裨於國章章較著也是故蕭相以韓信留不留而卜漢王之成敗韓信於高帝王漢時亡去蕭何追之曰國士無雙王欲平定天下非信無可以計事者晉人以殷浩起不起而占江左之興亡晉殷浩才名冠世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唐室以裴度之進不進而決天下之安危度身貌不逾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必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策勳安危繼絕者鮮也宋襄不用公子目夷大辱於楚宋襄公及楚人戰于弘大司馬目夷諫曰天欲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公不聽及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濟目夷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曹不用僖負羈敗死於戎僖負羈不見用於曹文公伐曹數其不用負羈陳靈以殺泄冶而亡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則焉靈公殺之後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徵舒徵舒弒之夫差以沉子胥而滅吳王夫差立二年伐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使大夫種行成子胥諫弗聽子胥知其敗乃使齊屬其子於鮑叔太宰嚭譖之王賜子胥以屬鏤之劍而死取其尸盛以鴟夷之革沉之於江後哀公十七年越伐

吳(敗之夫差自縊死)玆非其明驗哉。(右第二段) 然又有一人之身。始榮終辱。前昌後蹶者。在所任也。桓用仲父則一匡。用豎刁易牙。則身死不葬。(管仲死桓公用豎刁易牙開方後三子作亂公薨五公子爭立五十餘日不殯蟲出於外戶) 玄用姚宋諸賢。則開元治起。(唐玄宗開元初用姚崇宋璟協心輔佐刑罰清平) 用李林甫楊釗。則兩京蕩塵。任人可不謹哉。(玄宗以林甫為相九齡曰陛下相林甫切恐異日為廟社之憂楊釗國忠也善窺上意以聚斂得近一歲領十道使後激祿山反范陽陷東京) 是知天下無常寧之國。無常治之民。得賢者安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右第三段)

用賢尾

下士篇

〔王意〕(首段言人君下士之誠否而士之去就異焉末段推言好士者要得其人不得其人則賢才亦止於千里矣)

周公大聖人也。其相成王也。下白屋之士者七十人。而周室以安。(見家語) 宓不齊賢令尹也。其治單父也。所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七人。而單父以治。(見說苑) 晏平仲賢大夫也。其相齊國也。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齊君以顯。(見史記) 夫下士以求治。聖賢猶若此。況其他乎。

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魏有段干木。文侯敬之。過其廬必式。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已過乎。文侯曰。寡人光於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詳見淮南子) 夫布衣常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故也。後世若築臺禮士。郭隗之智謀。(解見前) 開閣招賢。公孫之文淵。(武帝方興功業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文具文飾之偽具也)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右第一段)

雖然下士必自好士始。獨惜世之好士者。皆類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鉤佩鉤也鑿木石琢器也) 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

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劉向新書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之世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肩故士有不遠千里之外抱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莊子云士成綺見老子曰百舍重趼而來願見 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趼）不敢休息因以見君君置而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善乎船人盖胥對晉平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主君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右第二段）（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盖胥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云云皆盖胥語）

下士篇尾

薦舉篇

一 主意（賢才貴於國用之存乎人耳古者盛帝用賢則王不用賢則亡君人者不可不審也首段言賢之有益於國次段言薦賢存乎人三段歷舉薦舉之法末言不薦人才之失）

易泰之初九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夫致泰之道多矣而聖人必繫此於首者明致治保國之要出此其需也國之需賢辟車之恃輪舟之倚楫乎車摧輪則無以行舟毀楫則無以濟國乏賢則無以理乏賢理國若鳳虧六翮驥蹶四足欲望摩青天駕千里將何稽哉（右第一段）然而連城之璧瘞影荊山（荊山出美玉）夜光之珠潜輝合浦（合浦出名）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羅綺之堂者人所舉也賢人有腥而不肯至寧蠹材於幽岫韜迹於柴華者人莫之舉也賢曷故哉（二段）是以古人競舉所知争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粃行在昔大臣拔奇於囚虜（管仲韓信之屬）擢能於屠販（呂望年五十去為朝歌屠者八十為文王師販膠鬲也）身受進賢之賞名垂不朽之芳顧不休哉以是知薦舉之道大矣咨四岳求司空者堯舜也（舜即位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制鄉舉里選（舉於鄉選於里）勤吐哺握髮者（周公謂子伯禽曰吾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士）武周也漢制有郡國可薦有學校可薦者（漢之取士在郡）

國則有明經在學校則有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唐令有薦至三十人至四十人者。唐憲宗相李吉甫問裴垍以人才垍取筆疏三十人吉甫皆不日盡用之或忘仇以薦。則解狐之於荊伯柳。國語解狐與荊伯有怨後趙簡王問上黨守狐曰棘也可文靜之於仲淹。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人才多出其門上百官圖論其次不公公放逐十有餘年夷簡念其賢薦之於仁宗潞公之於唐介是已。唐介劾彥博帝貶為英州別駕後御史吳中復請召之博亦請召之或舉親以薦。則祁奚之於午。祁奚子祁午奚請老晉文公曰誰可代卿者曰午也可安石之於玄。晉孝宗時秦苻入寇時方以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安石以兄子玄應詔曹彬之於璘是已。彬疾真宗問之屬以後事曰臣子璨璘皆可取材器俱堪為將然璨不如璘他若黔息碎首以登百里。韓詩外傳黔息秦大夫為百里奚不見納後公出以頭自擊腦裂曰臣生無益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悟用百里以禮殯息比郭自頸以申晏嬰。晏子見疑景公出奔北郭子乃自頸謂友以頭見景公以白晏子其友感其義亦自殺公聞之乃自追晏子反所以致命而不辭。沒身而無悔者。皆不蔽賢之道也。然必欲擇人以任。則皐陶九德之論可師。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咎繇即皐陶聚實以升則蘇洵其廉其能之說可用。洵有言曰某也廉吏常以某事知其廉某也能吏常以云云此皆大臣以人事君者之法程也。不比之務。而徒規規然以其身任朝廷之事。躬薄書。親小勞。夫乃陋哉。

右第三段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已。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

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賢。逾身之賢。矧復抑賢乎。逾身者猶云身之當為也臧辰不進展禽。仲尼鄙為竊位。公孫子不引董生。張孺皆為妬賢。漢公孫弘不薦董仲舒汲黯以為妬賢疾能虞丘不薦叔敖。樊姬以為不肖。韓詩外傳楚莊王退朝樊姬曰何晏也王曰與賢相語姬問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笑曰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賢令尹避席而進叔敖語曰為國入寶。不如獻賢。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右第四段

審材篇

主意
（賢才生於天下，不能無疵行。人君亦當器使。首段言奇才之當惜，次段言賢才有小過不足病，君子當棄短而取長也。三段言今之無才者，由於不惜才也。若惜才，豈有不效用乎。）

天下之林，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古之人主，於成林，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林，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林，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林，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之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林。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者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梗楠豫樟，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楹柱也麗皆）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為狙猿之杙。（杙小拱也）稍脩則以為椽桷，（張揖曰修長也）甚短則以為侏儒。（侏儒短小貌）至於液樠軸解，（莊子註液液津也樠謂脂出樠然也軸解如軸之直解也）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梗楠豫樟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林，亦何以異此。（右第一段）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優於德而短於才也）禆諶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禆諶鄭大夫善草創）黄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漢宣帝時霸為潁川太守政事大治鳳凰神雀數集郡國帝擢為太子太傅及為丞相功名不及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皐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韓子曰皐陶瘖而刑罰大治）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淮南子云師曠瞽晉平公時作太宰善審音聽南風而知楚國之將亡云）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污。（何自黥布誅後有人勸之多買地田以自汚宗帝不疑何從其計）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黯性戇遇事敢言對同列與上輒為忿疾過於激直）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司馬相如善屬文未遇時與卓文君奔後貧歸臨邛使妻當壚自滌酒器）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信未遇時淮陰少年辱之令出胯下）賢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敞為武帝京兆尹能吏也但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便面以扇障面拊馬箠馬也）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太山巖岩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右第二段）嘗怪夫今世之士，養以學校，取以貢舉，名在仕版，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惜奇林，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嵚歷落、脫顛絕倫之士，（嶔嵚山欹險貌歷落石勁也顛脫本毛遂自荐云使臣早處囊中則脫穎而去矣絕倫乃騏驥之行超群絕倫也）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媢嫉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材者，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

惜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其人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甚嫉之，欲其求免也，豈不難哉。嗚呼，人情不能無小過，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不疑，非有顯惡犯大義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攄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右第三段

審材篇尾

隱逸篇

主意 隱逸之名則一隱逸之行不同君子尚論者不可不察也前段言隱之行不同次段言隱之入有自然者有矯然者末段言隱見當以時不可徒務彼此之名也

逸民之名則一，而行則有三。上焉道隱，其次性隱，最下名隱。右第一段 何謂道隱？出處進退，關係天下，王公不得友，萬乘不得臣，世可知其名，俗不蒙其教，是抱道而隱，隱之上也。何謂性隱？行有過僻，志在深傲，適志江湖，草芥軒冕，入室清風，升牖明月，梁謝譓不妄交擯門無雜賓有時夜飲獨酌日入吾室者惟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是率性而隱，隱之次也。何謂名隱？欲進則懼禍，欲退則思進，為怪行以動衆，飾怪言以矯物，上則邀天王之命，下則媒當世之稱，是吊名而隱，隱之下也。道隱者賢人也，性隱者野人也，若名隱則小人而已矣。嘗觀躬莘郊之耒，伊尹 投渭濱之釣，呂望 西山採薇，昭昳無極，夷齊 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嚴光 觀斯人之進退，卜社稷之休否，非古之道隱乎？詠詩於伯陵之鄉，梁鴻家貧不仕尚節介與妻孟光同隱伯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也 以採藥於武安之穴，漢臺佟隱於武安鑿穴為居採藥自業 恥亭長則擲楯，漢書逢萌家貧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迎拜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 去之 羞折腰則解綬，陶潛知彭澤令會郡督郵至吏白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 四明狂客，鄙貴顯而不顧，賀知

文晚年狂縱，自號四明狂客 少室山人。勤三詔而不起。唐睿宗時召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 非古之性隱乎。以遁迹為假途。以逃名為媒身。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譏。唐睿宗景雲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國事承禎因請還山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趣何必天台禎曰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居終南則天時召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果為人知者。有干進之誚。宋种放隱居終南山以教受生徒為業其母亦甘淡薄轉運使宋維翰奉詔召之其母恚然曰嘗對汝勿聚徒講學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後母卒數朝京師東封西禪無不預謀時議薄之 非古之名隱乎。右第二段

雖然上天之意。本以安世宰物為功。聖人之德。亦以行道濟時為賢。故世有堯舜禹湯撥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猶樵蘇民耳。樵採也蘇生也 況性與名者哉。故今之君子。無談高節之士而嘆賞。仰少微之星而景行者。晉時月犯少微星占云隱士當之 何也。以其優於奔名競進之徒也。是故伏在車下。泣血孫陽。騏驥伏於鹽車之下遇伯樂而仰鳴俯泣孫陽乃伯樂也以此諭人之戚咸於知已之遇者 孰與南山三友之高哉。高明道張山堯許告時號南山三友 突梯滑稽。以吸升斗。突梯滑稽係楚辭猶云潤澤圓轉也 孰與白衣御史之榮哉。宋陳寅登第後論蔡京奸邪號白衣御史 日置騶馬。徧謝賓客。漢鄭當時為景帝太子舍人嘗置驛馬請謝賓客 孰與河南布衣之安哉。勝非錄王守仁自称南山布衣賣藥於洛陽市中 四至九卿。甘官養飴。漢許商王莽時人着四時仕官 孰與泰山處士之休哉。宋孫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 瀟下

得志。坐而書空。晉殷浩被黜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孰與二十年西湖者之優游哉。宋林逋力學善詩不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居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 噫有時焉。烏可執也。君子亦相夫時而已矣。時而可出。當憫天下以雲霓塗炭之急。時而可處。當養天下以林泉澗壑之高。則進非干名。退非養望。而於道也。均無弊矣。苟不此之揆。而徒兢兢不污入山入林者。則又聖賢之罪人也。右第三段

隱逸尾

用舊篇

意　國有老成社稷之利而人君用舍異焉見古今人之治所以不相及也首段指衆論見舊不可不用次段舉聖君之用舊三段論後世之不用舊末段又引遯任楊繪語見舊臣之當用也

史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用人。終不以彼易此。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書盤庚上篇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曰令冲子嗣則無遺壽耇。召公所以戒周成也。右第一段

是故在舜之庭者。即堯世之岳牧。在禹之庭者。即舜世之元愷。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伊陟伊尹子丁公世美。父握兵權。齊太公生丁公畢公四代元老。得饗成康之治。方叔累朝伯望。夾輔宣王之業。夫數君者。豈乏新進之士。相與共成天下之事哉。蓋緣世臣舊德。功業已建於時。聞望已孚於人。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太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吁。斯人也。即書所謂壽耇。詩所謂老成人歟。古昔致治保邦。多由於此。右第二段

奈何驕君亂主。每喜浮薄之輩。以遂欲導淫。而累世勲舊。則遜志於荒。不任以事。何哉。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殷紂所以喪也。祖伊告王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有耇舊俊在厥服。周平所以遷也。書之侯命篇註云平王自謂無有耇壽及俊傑之在職者寵任弘顯。獄殺舊傳。漢元所以衰也。漢元帝寵任弘恭石顯繫蕭望之獄自殺又有擯廢家居。不保丘塚。如唐代之於汾陽者矣。郭子儀輕使希烈。陷殺舊臣。如唐德之於魯公者矣。上信盧杞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爲所害封魯公過信汪黃。不任宿德。如宋高之於李宗者矣。宋高宗專任汪潛善黃伯彥主和議不聽李綱宗澤恢復之謀此正所謂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而宋微子之興悲也。右第三段書微子篇箕子與微子論紂沉酗敗德也云云

善哉遯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楊繪之告神宗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嗚呼。任人者可思矣。此第四段

用舊尾

故舊篇

主意（故舊不遺忠厚之道也但古今之井處其澆者亦多矣岑文本數人之外豈多得哉首段言故舊之不可忘次段慨人之忘故者三段言人之不忘故者其厚不可及也）

昔楚昭王與呉戰敗。亡其蹻屨。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見賈子書）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見婦人刈蓍而亡其簪。哭之哀。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見韓詩外傳）夫江漢之君。猶懐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皆懐故也。況士君子之處故而可恝然哉。在昔木椰之助。（家語原壤之母死孔子以其木椰助之）物色之訪。（漢光武為帝嚴光隱於釣臺帝以物色訪之）古之聖賢。無失其故。類如此。（右第一段）

世道嶮巇。人心不古。乃有商鞅欺故友。（秦商鞅將兵伐魏魏公子卬迎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願相見面盟樂歃罷兵卬乃見鞅鞅虜之攻破其軍）李斯因舊交。（韓非李斯俱事荀卿後非使秦秦王喜之李斯以計毀之王信之使下吏而死）孫臏喪足於龐涓。（涓將魏疾臏之能召之至漸其兩足）張儀得志於陳軫。高賀取慢於公孫。（史記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曰何用故人富貴為哉）向栩不助於士遜。（宋向栩與頗峻友善及峻貴栩為南唐郡以事禁徵請峻求救峻不助之也）此何異廉將軍之客。（廉頗之免客盡去及再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君有勢我則從否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翟廷尉之賓乎。（漢翟方進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張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見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情態乃見）此谷風有棄予之悲。馮驩興趨市之歎也。（右第二段○孟嘗君廢棄於齊用馮驩計後位欲復賓客之去者驩曰君不見朝趨市乎旦側肩而入暮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夕所期物忘其中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望願君遇之如故也）

雖然。岑文本為中書。生平故人。雖賤必禮。何晏遷侍中。凡有舊者。多擢用之。樓護養呂公之身。（樓護王莽時人有故人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歸我義所當養遂養呂公終身）范雲瑩王駿之斂。（范雲少與領軍王駿善後駿死於官無家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為瑩斂）嚴挺之出嫁故人女。（唐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之孤女數十人）呉奎周恤故人家。（呉奎扮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於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為之嫁二女）皆厚道也。嗚呼。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携提。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白居易傳交人詩）何可勝數。嗚呼可以觀世矣。（右第三段）

故舊尾

德量篇

主意 大心以容天下之物君子所以廣量也若銖求而數計者其器不足称矣首段言量之當洪次段言量之大者末繳言不足於量者以示戒也

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傳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掩瑕國君含垢皆言君子貴弘其量也蓋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無德量則容物不洪 右第一段

昔楚莊不究絕纓之罪 莊王夜飲群臣堂上燭滅有一客戲其美人美人絕其冠左纓莊王令在座者自絕其左纓然後舉燭

秦穆不吝盜馬之酒 秦穆公亡善馬於岐下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使逐得欲下之吏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而不飲酒者傷人皆賜之酒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以爭死也

宋就陰讓楚亭之瓜 梁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邊亭新灌瓜美楚人瓜稀灌而瓜惡楚令怒夜竊梁瓜梁欲往告就曰不可乃竊為楚灌瓜楚令大悅具告楚王謝以重幣

華元能容役夫之口 左宣公二年宋華元為羊斟故敗於鄭為其所獲宋以兵車文馬贖華元以歸宋築城華元為巡築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丙吉不計吐茵之吏 漢相丙吉馭吏嗜酒醉嘔車茵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公權不問盜銀之奴 柳公權善書公卿以書貺遺蓋巨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權常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權笑曰杯盂羽化矣不復詰之

齊賢不計竊器之僕 宋張齊賢為江南運使時一日家宴一奴盜銀器於懷中公自簾下熟視之不問

魏公不惜玉盃之墜 韓琦在大名府有人獻玉盃二毋安召客特一棹覆以錦被著玉盃於其上一吏誤撞其棹玉盃俱碎吏伏地待罪公曰汝誤耳非故也

量也他如舅犯見怨於子羔猶薦其長 晉文問于舅犯曰誰可守西河者犯曰子羔曰子羔非子之仇乎曰君問為守非問為臣之仇也

安國受辱於田甲不問其罪 安國事梁其後抵罪坐法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然即溺之無幾使使者拜安國為內史田甲亡安國卒善遇之

戴聖毀何武而武乃平心以決其訟 何武為楊州刺史戴聖與之有隙每每毀武聖子客為盜連生武乃平心決之得不死

李邑毀班超而超乃遣還以保其身 班超受命都護西域別將李邑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范仲淹屢攻夷簡而夷簡猶薦其賢歐陽脩素薄趙槩而趙槩猶解其獄

張永德不責高進之謗 周世宗時人

張平不計彭門之侮 見唐書本傳

蒙正不問簾內之士

王旦極薦毀己之準 寇準數短旦於帝前旦薦準為節度使同平章事準謝帝帝曰旦所以薦者準愧嘆以為不可及

此數君子非量足以有容乎 右第二段

視夫儉夫小子一與人絕則抵毀固拒如甘陵分部 漢桓帝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進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

牛李爭權 唐牛僧孺李德裕以維州之議不合屢相攻擊

而區區報復者又數君子之罪人也 右第三段

德量尾

廉潔篇

主意 廉潔之名聖賢之所安志士之所法也至於貪欲是求者聖賢之教泯廉恥之風喪矣首段言廉名之當厲次段言聖賢之廉三段言貞士之法古末段言貪汚之不足道也

周禮太宰聽官府之六計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皆以廉為本蓋廉者士之美名也水名盜泉尼父不嗽孔子過盜泉渴而不飲邑號朝歌墨翟不舍里名勝母曾子回車淮南子云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亭名柏人漢高夜遁漢高欲東擊韓王信餘冦過柏人亭貫高陰壁人於厠中漢高欲宿心動而去何者名害之也名之不善猶且嗟之況親為汚行以自辱其名哉右第一段

昔孔子東西南北不受廩丘之養孔子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齊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曰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未行而賜之邑其不知丘亦甚矣行之曾參敝衣以耕不受魯君之邑曾子敝衣以耕君聞之而致邑焉參固辭不受子思緼袍無衣郤子方之裘子思在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之狐白裘不受原憲桑樞甕牖辭常祿之賜此皆守氷壺之潔大凡清白者皆云氷壺甘塵甑之貧漢范冉窮居閭里為之歌曰甑中生塵卓哉尚矣下此則郤金之楊震王密謁見楊震懷以千金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耶固卻而不受還珠之孟嘗漢桓帝時人還合浦太守先太守貪汚採人安求珠漸徙於交趾嘗到官未踰歲去珠復還拔葵之公儀休古史曰魯相公儀休見織帛怒而去其婦見舍內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斷芻之第伍倫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斷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

全載留一月餘者皆賤貿人披潔之吳隱之吳隱之為廣州太守素以清節自持身披綫絮而已酌水之鄧伯道晉鄧攸遷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但飲吳水而已遺絲之山濤晉袁毅居官以絲遺山濤濤任滿去之緘致官舍留犢之時苗時苗為壽春令初到擬求一葦車駕黄牸牛歲餘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曰是尒土所生不以歸淡食之宣秉漢宣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光武帝其弟見而嘆曰楚國二襲不如雲陽巨公曳柴之王良良為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自田中歸恢問之曰夫人安足恢乃下拜不持一硯之包拯拯為端州守歲貢端溪硯前守取數千以遺權貴公命製足貢數歲滿一硯不肯持歸不受衣襪之劉恕劉恕宋人家貧自守寒無衣司馬温公遺以衣襪毛半路遣人歸之豈惟清白立身亦且貞廉勵俗右第三段

若乃晉世惟貴於錢神晉惠帝時魯褒作錢神論譏之漢代不慙於銅臭漢靈帝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問其子曰吾居三公議者何如子鈞荅曰論者嫌大人為銅臭貨賂上行而賞罰失貪求下布而廉恥衰是以張武受賂漢文帝知張武受人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而不之罪李訓鬻官唐文宗時人與鄭注以誅宦官為已任聲勢宣赫賓客填門賂遺山積蘇逢吉市權後漢劉知遠將終以後事託吉與郭威等吉專賣法李師望裒積當官以割剝為務居位以財賂為親是民之蠹也國之病也鳴呼富其身而不足且思及其子孫是亦奪諸其民之子孫者以與之也已且盤遊而婦子敖以嬉焉民且勤動而婦子哀以死焉是求免於鬼責且難矣而況等於孔顏哉太史公曰晏嬰若在吾為之執

輙意有激而云然也右第四段

蕉窓尾

崇儉篇

主意　儉為天下之美德有家有國有天下者均不可以或廢也要其歸亦本於中而已首段言儉已行於古次段舉能儉者以美之三段言奢侈之禍四段言儉不可不尚亦不可過也

易賁之六五曰束帛戔戔吝終吉伊尹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儉之義大矣哉故上古之世採椽不斲師古曰採柞木也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為鉏埏埴為器荀子書註埏擊也埴粘土也擊粘土而成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寳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夜光之珠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自天子已然而況其下者乎右第一段

故魯莊公將刻桷大夫御孫諫之左莊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大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吳闔閭有儉德楚子稱之吳師在陳欲伐楚楚大夫懼曰昔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是以不敗季文子死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晏平仲為相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他若高允之布袍允北魏人劉寵之陋巷宣秉之布被祭遵之常䄜是皆革奢侈以從儉約澆風以返淳雖未必聖人之去泰亦庶幾乎君子之戒盈矣右第二段

若乃聚鷸冠者必招鄭伯之惡左鄭子臧鄭伯之子好聚鷸冠鄭伯聞而

(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戴璵弁者。遂致河神之乞。(左僖二十八年楚與晉城濮未戰時得臣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夢河神謂之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既覺其子使榮黃諫以王禱神亦不聽後果敗於城濮孟諸宋地也)管氏朱弦反坫。敬叔載寶來朝。陳咸之王食。何曾之蒸餅。(晉何曾性豪侈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蒸餅)則皆弊化奢麗怙侈滅義而已矣。甚則瑤臺瓊室。(史記桀作瓊室瑤臺)象箸玉杯。(紂作象箸箕子曰有象箸必有玉盃)以奢亡天下。臺被文繡。車掛犀象。以奢亡其國。曳羅紈。茸梁肉。以奢亡其家。(齊田嬰淫侈妾諫曰今君後宮蹈綺梁而士不得短褐妻餘梁肉而民不得糟糠公家之事日損矣後嬰為齊所滅嬰出亡)蠟薪錦帳。王鳳金龍。以奢亡其身。(晉石崇富以蠟代薪與王愷鬥富作錦帳五十里晉元保奢侈窓户以王鳳啣鈴金龍吐旆)

是奢之為禍。竟不如儉之為福也。(右第三段)雖然。過奢不可。過儉亦不可。數米而炊。稱炭而爨。唐肅荘儉也。然隘矣。繫鑰腰下。行如環珮。張充儉也。然嗇矣。(充梁人幼為祭酒性極儉嗇家事不付妻室俱身須之繫鑰匙於腰行若環珮之聲)單衣責償於從子。如王夷甫。(王戎性鄙姪完娶戎以單衣借之婚畢責之使償)家廟不立於堂廡。如王叔介。(唐王珪字叔介為相不立家廟乃祭於寢廡下為有司所劾)君子又奚取哉。(右第四段)

崇儉尾。

原師篇

【主意】(為學不可以無師從師又不可以不擇也首段言師道之不可無二段言聖賢且有師三段歷言後世師道之壞末段甚言師道之當擇)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不為少矣。(模木器範竹器也)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一閧即一巷也平者中大夫一人以平物價者也)由此觀之。則知師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人非生知。孰能無師乎。且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少。猶且有師。况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

神明而參造化。顧乃無師耶。陸子靜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知求師。非善學也。歐陽脩曰。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即此而觀。師道與君親並重。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也。(右第一段)雖以聖賢。亦未嘗無師。子貢告於哀公曰。黃帝學於太真。顓頊學於祿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務成子名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太公。周公學於虢叔。師道之尊。聖王猶爾。况學者乎。(右第二段)自洙泗之教既湮。而師道决裂潰壞。不可復救。鬼谷授捭闔之術。不免縱橫

之識。（鬼谷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隱居清溪鬼谷之源蘇張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揚雄衍太玄之旨。難逃詭誕之誚。（雄王莽時人魏尋劉棻從雄學作奇字終不免有詭誕之譏）授諸生於絳帳者。奢侈之罪奚堪。（馬融才高傳學坐堂上設紗帳前授生徒後陳女樂）傳子弟於帷中者。突異之談奚取。（董仲舒授子弟於帷中多言突異之事）甚至河汾講習。妄居師道。（晉王通作中說以擬論語教授河汾魏徵房玄齡溫彥博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又何益矣。（右第三段）

善乎荀卿曰。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彼專習訓詁詞章之末者。非吾之所謂師也。（右第四段）

原師尾

事師篇

【主意】（師傅之恩等於君親事師者休戚同之可也首段言事師者不可徒以其文末段言弟道之難者以岳戒乎後人也）

淮南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夫以師之為分。與君親等。豈不以成我。猶生我。而司教即司牧也。世之言事師者。徒以侍皋比。（皋比虎皮也）執六籍相與奔走於門墻。几席之下。更端則對。役使則承。不知特蹶節耳。記不云乎。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言弟道也。（右第一段）

粵稽古昔從於匡。從於陳蔡。忠誠恭敬。濵九死以不易者。皆昔日杏壇執經。洙泗辨難之徒也。七十子於弟道尚矣。他如龔勝死而門人制服者百數。（龔勝王莽時人莽篡不食而卒門人念之高惲等百人為之制服）義不忘其師也。歐陽歙獄而諸生守闕者千餘人。（歙坐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萬下獄歙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義不死其師也。吳章之斬。門人奉頭鼠竄而云敞自劾以收尸。（王莽以平帝后不得顧私親莽子宇與章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見怨宇設以血塗莽門驚之事覺章棄市門人皆禁終身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葬）何其偉也。孫拯之獄。孟玖肆意羅織而費慈明究以代死。（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拯力救之雖掠數百終不誣二陸陷兵之罪孟玖令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門人費慈詣獄明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冤孟玖又殺）

之何其烈也。廉范嘗師薛漢矣。漢誅門生莫敢視而范獨殯斂不避。廉范漢明帝時人受業博士薛漢後坐楚王英事誅門生皆去范獨收屍吏以聞明帝召責之范自壯罪不勝師資之情帝怒稍解謂之見危能授非耶。郭亮嘗師李固矣。固誅親戚莫敢臨而亮獨守喪不去。郭亮漢桓帝時人為李固門人固受誣梁冀暴固尸令勿收亮時未冠詣闕乞收固尸太后許之謂之患難不避非耶。又有寧驚乘輿寧冒斧鉞寧以箭貫耳。出其師於萬死一生之際。如楊政之待范升者。范升漢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升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傍候上駕至乞哀武騎虎賁驚懼乘候舉弓射之不去旄頭乙以戟叉政傷胸猶不退哀泣帝悟出升豈不毅然丈夫哉。其與陳相之背愛眠之嘲。漢邊韶字孝先教授弟子

百餘人弟子有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只愛眠部聞之解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寐與周公同夢寢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劉恕之叛正。恕宋神宗時人嘗從程顥學後與章惇蔡卞為朋而反攻顥宋挺之娶妻。宋挺事劉陶為師後陶沒挺貴遂娶陶愛妾為妻者何如也。

事師尾

託孤篇

主意 託孤之任至重必得忠義之人然後可言忠義可以托孤次言托孤之難三言托孤得其人四言托孤不得其人五言託孤之人國家內不可無也

昔包孝肅尹開封。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願召其子與之。呂原明聞而嘆賞。宋包拯諡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百金寄我者死矣乎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金委人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好言無好人三字自賊者也榮公名希哲字原明嗚呼。世有平居則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一旦以物寓人。僅如毛髮責之使償則有獲有不獲者何也。凡以人心未可托也。若開封民者難乎哉。以開封民之忠信誠義。顧不

可以託孤乎哉。右第一段託孤之任。亦云重矣。人主以六尺稚兒榻前顧命。欲使一二大臣。護無缺之金甌。梁武帝謂國家如金甌毋幾十年之後。豈曰細事乎。握手則變故成。舉步則爭奪起。苟非其人。鮮克有濟。右第二段古之伊尹保太甲。周公保成王。皆輔幼君為令主。故邵子論伊周曰。若委寄於匪人。數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天下之事去矣。言湯武付託得人也。繼此則晉獻嘗託孤於荀息矣。股肱忠貞之語。捐軀必踐。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後里克弒奚齊荀息死焉漢武嘗託孤於霍子孟矣。小心謹慎之道。百折不回。漢武以弗陵托子孟

圖周公輔成王賜之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敬慎未嘗有失先主嘗託孤於孔明矣鞠躬盡瘁之許擯九死以不易劉備以禅付孔明曰可輔則輔如不可當自取之孔明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使人臣皆致死遂志如三子也則雖植遺腹朝委裘植襁褓也委裘先帝裘衣也猶將十世治矣況輔嗣君以臨天下哉右第三段柰之何其不盡君人也魏明帝所託者非司馬仲達耶懿欺孤而奪之國魏主操托司馬懿曰吾以後事屬君司馬既受托布德施惠以為身謀三世孫司馬炎并魏而為晉唐太宗所託者非徐世勣耶勣附武氏而唐幾亡太宗疾召太子曰世勣才智有餘與汝無恩我死汝用之一日高宗欲立武后遂良無忌以為不可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竟立之後勣附武氏變唐為周劉知遠所託者非郭威耶威賣隱帝而自叛逆漢主知遠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佑幼弱後事托在卿輩知遠死郭威篡之為後周憸夫小子逐利乘便以為身計者類如此聞荀霍諸葛之風者愧矣右第四段

雖然國有託孤之相邦其休家有保孤之僕家其賴王成携燮而善藏成李固門生固被梁冀害先是固女文姬匿第燮回鄉里托之成成將燮家江東變名為酒家傭成自賣卜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梁冀誅詔求固後始出汲固抱憲而潛匿兗州刺史李式生事叔子憲主始滿月式大呼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汲固曰今古豈殊遂潛入式婦閨抱憲藏之及捕者收憲汲有婢產一男汲以應之遇赦始出臼嬰匿朔而全趙屠岸賈殺趙氏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死易立孤難矣臼曰子為其難吾為其易後賈搜孤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孤處諸將發師隨之殺杵臼與孤兒嬰與真兒匿山中十五年景公用韓厥之言立朔后嬰與武攻岸賈滅其族嬰曰吾可以下告杵臼矣自殺猶曰門生故吏恩義素結宜有殉生之報至若李元舉家疫死兒續生數旬豊於貲產諸奴議殺之惟義奴李善潛負以逃卒理舊業李善李元蒼頭也元家疫死續生數旬諸奴利其財謀殺之善深傷李氏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山陽親為哺養至十歲始與歸告奴於長吏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言之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祖約之誅也奴王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哉臨刑竊其庶子道以去逖祀不絕祖約逖之子嗚呼善安賤吏豈知有忠貞之節不可奪之操哉卒能保孤全主此其德胡可少也彼仲達輩名為顧命大臣而欺孤賣國者其善安之刑人乎右第五段終

託孤尾

讓國篇

王意　讓美德也天下之爭奪者多辭讓者少若能以讓存心則讓雖季子亦不失為盛德事矣首段舉季子以起次段之能讓者皆足為難也三段言不能平心所以多爭奪末徵唐人之言以示法後世

昔季子三以吳國讓君子非之曰廢先君之命未孝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未仁也（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退而耕於野卒不受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兄弟約以次相承至餘眛立子王僚諸樊之長子不得為王乃使專諸刺王僚自立）嗚呼持此罪延陵則為善者其怠矣且讓與爭孰賢乎自風會下沲人心不古利涉秋毫易生忿懥求其履高抗節至再不移遜千乘若敝蹝然而甘退耕於野迨今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非至德哉當與夷齊逃孤竹伯雍遜荊吳異代同節矣（右第一段）昔子魚君宋茲父讓也（左宋桓公疾太子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昭王位楚子西讓也（左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欲立庶長子子西子西怒曰由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負芻入曹子臧讓也（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將討之子臧應立將亡國人皆欲從之負芻懼告罪乃反致其邑以與子臧焉）襄公繼鄭子良讓也（左宣公四年鄭平公被弒鄭人欲立子良良曰以賢則吾不足以順則子堅長請辭乃立襄公）下是則韓無忌嘗讓位於厥矣（晉韓子老使子無忌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不能死無功者不敢居高位辭不立）韋玄成嘗讓位於弘矣（玄成字少翁韋賢薨讓爵於兄弘）劉愷嘗讓位於憲矣（按漢書劉愷當襲封父爵讓與弟憲逃遁父之朝廷憂徵不出）鄧彪丁鴻嘗讓位於異母弟矣（陵陽侯丁鴻讓國於弟盛鄧彪讓國於弟荊鳳）不特此也唐睿宗欲立隆基為太子以宋王成器長難之成器讓曰臣死不居平王之上即日退就藩服（王子隆基誅韋后有功中宗欲立太子疑不決長子成器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云云）若此者皆能謝莫大之榮甘臣工之賤輕茅土之利樂寒散之濵即不盡計其合道與否孰非輕富貴而薄勢位者哉（右第二段）使有國家者能存是心則王子帶何至於爭周（周王子帶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遂以狄師攻襄王王出國人怨之晉納襄王殺子帶）聵輒何至於爭衛（蒯聵見南子亂淫欲殺之南子訴于靈公出奔后驚公薨其子輒即位聵欲入而輒拒之）糾白何至於爭齊（小白子糾昔齊公子子糾少而小白長召忽奉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後小白復國求子糾於魯而殺之）厲昭何至於爭鄭（鄭祭仲為莊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生厲公雍宗氏有寵於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滅之以立厲公）秦不必鍼懼選（昭公初年秦桓子有寵於桓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晉不必詛畜群公子（晉自驪姬之亂詛不畜公子在內）閨寢無蹀血之殃（唐高祖李淵長子建成次子世民少子元吉世民功大宜立淵久不決建成元吉謀殺世民世民先救之蹀血禁門）青雀無投懷之嘆矣（唐太宗太子承乾以反廢庶子魏王泰日侍上上許以位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朕青雀投我懷云臣有一子臣死之日陛下）

嘗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怜之遂良諫之然後立治○青雀泰小字 惟夫利欲動於中○而矛戟森於外○此覬覦攘盗者所以紛紛於世也○與 右第三段

善乎唐人有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弭爭之道○訓讓之方也○ 右第四段

讓國尾

勢成篇

主意 人心者勢重之本欲收天下之勢者先收天下之人心而已首段言不可使人得成其勢次段言勢之成三段推本於人心以明勢之所由成微言人君當謹於微以防其成也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使然也○故人之於勢○乃所以表神威而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 右第一段

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籍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濟也○昔者陳平韓信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為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 沛公初入關更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發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 高帝用董公言為義帝見殺於羽為之發喪白衣行師以暴羽之罪 白蛇雲氣○鬼其事也○ 高帝未遇時一日醉遇白蛇斬之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常行出外上有雲氣太公呂后每望雲氣覓得之

是故亂非外生○我有以招之○勢非彼至○我有以致之○

故塞招亂之門。絕濟世之端。在於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兵之衆。以其甿隷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響應。彼非皆有欲起之心。而樂於從逆也。秦有殺人之暴。而民有樂生之心。則夫去死以求生。而侯夫人之先發者勢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陳涉與陳勝吳廣為屯長失期乃詐称公子扶蘇起兵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 夫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逆造於上。而禁民之逆不可得也。我仇夫民而禁民之仇者。亦不可得也。秦人徒快一已之欲。而不知反為陳涉之資。昧

夫勢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劉季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章邯將兵山東。畏彼讒之誅。故降。章邯將兵軍章南数却王使人讓之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邪疑趙高之譛已故降項羽 李陵深入匈奴。畏敗國之辱。故叛。李陵自請獨當一隊以擊匈奴將兵五千人所殺甚多為軍候管敢亡匈奴告以陵兵無後援為匈奴所敗陵無面目歸故降匈奴 夫叛背至逆節也。降亡皆恥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無價是也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窮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惟不自好之人鮮恥。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植於吾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蔗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右第三段

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評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鏑。遏擬逼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萌蘖不生。而勢常在我。則天下未安。語曰。消消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絕。纆為網羅。孔子入后稷之廟見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熇熇不滅炎炎若何云云毫末不抜將尋斧柯誠能謹之福之根也 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及也。右第四段

勢成尾

謹微篇

主意 禍之作也不作於作之日必有所由起是以君子當慎其微也首段言微之當謹次段言聖賢之能慎微末舉不能慎微之禍而正言微之當慎也

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郡邑。燔山林。凡治之於微者。用力寡而成功多也。右第一段

聖賢有見於此。是以溢纍之容。肅於燕閒之時。對賓之語。嚴於私昵之際。漆器之不作。慮奢侈之漸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唐太宗以問遂良曰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王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庭燎之有箴。憂怠惰之始也。絶儀狄。謹沈湎之端也。戰國策儀狄作酒云云 去南威。戒荒淫之門也。戰國策魯君對梁主曰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杜甘言。防讒諂之塗也。惜名器。塞僭逼之源也。仲叔于奚助孫桓子敗齊師衛侯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昔蘧瑗不以冥行惰行。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曰此蘧白王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惰行公使人視之果白王也 顏回不以夜沐改容。見劉子新書 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廢。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衰。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能治民君請用之晉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皆所以謹其微也。箕子覩象箸而流涕。紂作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 尼父聞俑塟

而永歎。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今人或有偏者不亦無益於用乎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偏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有旨哉。右第二段

自夫忽細行而不謹。於是女子爭桑而連吳楚之兵。國語吳楚邊邑女爭桑怒喧兩國楚邊邑長怒而攻吳吳王怒而伐楚西鄙 羊斟爭羊而致宋師之敗。宣公二年物鄭受楚命伐宋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郈氏介鷄而招季子之難。左昭二十五年季平子郈氏昭伯二家近其鷄鬪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郈氏郈氏與昭公謀逐之司馬鬷戾救之執郈伯殺之 以至趙氏有孟姬之讒。左成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於晉侯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莊姬成公女趙莊妻與朔叔父通嬰同括知之故諸 欒盈有祁叔之訴。欒壓娶祁生欒盈壓亡祁與家老通懼盈之討愬諸父范宣子逐盈錮之 中行有函治之危。函治范皋夷之邑也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皋夷謀逐二子卒滅其家 智伯有晉陽之厄。見史記 此皆有所恃焉而不謹者也。宋閔碎首於棋局。宋閔公與于萬共博謂之曰子魯囚也今吾不敬子矣萬病之謀弒公碎其首 陳靈造禍於戲言。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與孔寧儀行父笑曰舒似汝曰亦似君舒御之遂謀射殺王 閻邴造逆於相詬。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使歜僕又淫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何不怒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 子公生殺於嘗黿。左宣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 此皆有所忽焉而不謹者也。

蘇史滅宗於笑談見衍義補曹劉分地於匕筯曹操曰天下英雄惟孤與使君而已備聞之方食失匕筯自此別遂借荊州以相攻拒荒服不至於白狼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王征之得四白狼以歸自是荒服不至諸侯離叛於烽火齊懿見納於竹中見本篇下衛公見亡於好鶴左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皆有所溺焉而不謹者也孰謂幾微其可以不戒哉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嘉樂之合非一音之湊先王之德非一行之積故水積成川則蛟龍生土積成山則豫樟生德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矣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言積小可以成著因微可以就大也其戒哉其戒哉

謹微尾

擬儒篇

主意　儒之為名則一儒之為實不同君子當辨所宗而已首段言儒有七者之不同次段言其人以實之末段言頹學之意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遊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以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義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河海莫不擷其玄精嚅其芳腴搜其闕逸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沉鷙寡言逆料事機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隱而弗通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向方略取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性備陰陽之和心涵鬼神之秘智達萬物之理言足為世法行足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右第一段）游俠之儒。田仲（田仲漢高祖時人以俠名）王孟（王孟劇孟二人漢武景時人離地有王孟亦以俠顯江淮之間）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著史記）班固（著東西漢書）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莊子蒙人也名周字子休嘗為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究著書十餘萬言）列禦寇（列子鄭人名禦寇）是也。肆言縱誕。詭故不情。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作詩解）鄭玄（漢人少為鄉嗇夫不樂為吏遂入學受業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數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是也。牽合附會。有乖墳典。

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行之則身可脩。家可齊。國治天下平也。（右第二段）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史遷以儒與五家並列。（儒佛釋道數）荀卿謂儒有大小。皆不足以知儒也。然則儒有異乎。曰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右第三段）

擬儒尾

勤政篇

王意（勤政者帝王之首務。首段言政之當勤。二段言盡此道者數君也。三段言彼善於此者。四段言勤有要。當清心寡慾而已）

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左傳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狄人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之訓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有萬幾。（皐陶謨云）言政之當勤也。夫一介之士。學古求道。尚有業精於勤。荒於嬉之戒。（見韓文進學解）矧天子代天理物。天下億兆。於我乎負荷。而可不務勤哉。（右第一段）古昔帝王。厥有常度。昧爽會盈。日出

而視朝。朝罷而路寢。聽政日中。考政日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時可暇豫也。舜之惟幾惟勅。禹之惜寸陰。（晉陶侃鎮荊州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湯之無即慆淫。（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文之無敢盤於遊田。姬公坐以待旦。皆勤政也。三代以還。據輿鞍而講道。非漢光之勤於求治乎。（帝方披甲跨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太學興學校以）御延英而汗透。非唐憲之勤於接下乎。（帝盛夏御延英殿李絳在焉帝汗透沾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耳故欲與卿講天下事乃所樂也）報正午而出朝。非宋仁之勤於咨訪乎。（程顥入朝仁宗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左右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下此則日華同泰之澀

武。帝日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不如衛士傳飱之隋文也。每聽朝日宴不倦衛士傳飱而食邀遊龍舟之楊廣。隋煬帝築西苑二百里其內為海御龍舟挽㩳舡士八萬人不如投籤驚覺之陳主也。陳文帝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鏘然有聲云吾雖得睡稍令驚覺早棄萬幾之天元。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謝却政事專意遊幸不如齋居決事之漢宣也。帝傷法不均於每季讞四上嘗御宣室齋居決事若乃衡石程書。勤矣而下行有司之事。秦始皇取石百二十斤與表箋奏記相稱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宣室半夜勤矣而妄談鬼神之迹。漢文帝受書坐宣室感鬼神事問賈誼至夜半帝前席賈生君子病之。雖然有本焉。勤政在於清心。清心在於寡慾。若此者非得賢助不可也。是故早朝晏罷卒成

中興者周宣也。而脫簪之后實相之。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由是王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蟲飛會朝。卒起覇圖者齊侯也。而雞鳴之妃實賛之。齊妃告君之辭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不然唐玄杪載嘗建勤政樓。其心若曰巍巍巨唐。豈不能勵精圖治以軼前人哉。卒之漁陽鼙鼓。九廟蕩麈。巴蜀播遷。幾喪社稷者何哉。良以王環在侍。蠱惑乃心故耳。唐玄宗杪年起二樓西書花蕚相輝東書勤政務本後安祿山用事因楊貴妃及陷東京上幸西蜀然則遠女謁者尤勤政之首務。圖治者可思也。右第四段繳

勤政尾

勤學篇

王意 學之在人惟勤有功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則日月之逝誰其維之首段言人不可不學次段言學之勤者可以立功成名末段致戒於學之不勤者云耳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如學之速也。吾嘗跂而望。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見說苑劉向言故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騏驥良馬也一日行千里伏鹽車之下伯樂遭之下車而哭解續衣而幕之騏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干將雖利。不得人力。不能自斷。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善造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下觀遂以成劍故名干將烏號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正。烏號弓名也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是以古之君子

朝馳騁乎書林。夕翱翔乎藝苑。曰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豈好勞哉。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也。故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常編三絕。古者以竹為簡以皮貫之常皮也編貫也孔子讀易久三斷其皮也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論弟子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門其積如此也倪寬帶經以芸鉏。寬受業孔安國家無貲用嘗行賃作帶經而鉏路生截蒲以寫書。路溫舒父使牧羊取溪中蒲截以編書畢緘燃薪而不息。畢緘少燃薪夜讀情通經史母恤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裴休講述而不倦。爲唐宰相至貴亦讀書講述至夕不倦黃覇桎梏受業。夏侯勝黃覇既久繫覇欲從勝受尚

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撿之禁夏更冬講論不息車胤螢火自照晉車胤字武子恭勤博覽夏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夜以繼日故能究通蘊奧窺測微言或顯名於當時或垂譽於萬世使學果無益則甯越中牟鄙人也何周威事以為師說林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時而能免此苦乎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年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臥學十五年而周威公以師事之許升徒博耳何遽為世名賢漢吳許升少為徒博妻榮數勸升遊學榮父疾升欲呼榮嫁之榮堅不肯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孰謂學不精於勤恥世之漂麥者罕後漢高鳳性敏學妻嘗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所漂亡羊者希臧谷牧羊臧貪書谷食博俱亡其羊愛眠者多見事師篇面墻者衆貧賤懾於飢寒富貴流於逸樂遂急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俱逝斯志士之大痛也右第三段

勤學尾

博學篇

主意學問之道無他求於明理而已理有弗明雖學猶弗學也首段言人之當學次段言學雖博有不明理之弊末段言學問之不可以已也

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斫而射之通於犀革犀堅也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見家語由此觀之學問之道其可廢乎今夫和璞卞和氏之璧天下之寶也待琢磨而後見毛嬙天下之姣也毛嬙美婦人待脂澤而後容聖人天下之大器也待文學而後通廢文學而欲負荷巨任必不濟矣右第一段雖然學在明理徒博無益文在設施徒文無得杜預訂左氏之謬習群史之長其學非不博也而武庫之名君子謂之錮癖杜預字元凱博學朝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韋昭窮周禮之義成一代之史其學非不博也而孫皓之禍君子謂之蒙蔽韋昭為吳孫皓侍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以文皇不登帝位只當為傳吳王積怒誅之范甯採王何之失正穀梁之訛其學非不博也而興作之咎君子謂之疵曠甯晉穆公時人嘗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壞樂崩至今為患又作穀梁傳序參訂其訛其學可謂博矣但好作紛更時人病其病於理而累於見也傅迪讀書雖多而心不能解時人譏以書簏迪仕晉右丞廣讀書不解其義劉柳云卿可謂之書簏矣陸澄學識雖廣而理多蒙昧當時號

以書厨（澄字彥深好學博覽無所不知王彥曰陸公書厨也）房輝遠雖稱為五經庫無益於時（輝遠字崇儒隋文帝朝遷太常博士牛弘服其博称之為五經庫云）殷踐猷雖號為五總龜何濟於世（踐猷字伯起博學與賀知章相友善知章號之為五總龜）學貴徒博也哉（右第二段）然博陸雖謹慎難免身殁之禍（字子孟輔幼主昭帝後因陰妻邪謀赤族不學故也）萊公忠赤竟有雷陽之貶（寇準事真宗封萊公忠直敢言後忤丁謂貶為雷州司户只由任聽無學故張詠謂之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又以不學無術也甚至伏獵之誤（唐李林甫以蕭炅為户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杕杜之誤（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語判有杕杜字林甫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金根之誤（韓愈之子韓昶讀古史有車名金根韓昶讀為金銀字）且面墻矣（禮記云不學如面墻）學其可已乎

博學尾

新刻藝圃球琊集註卷之二

賜進士常熟貞菴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弟養菴蔣以化仝稿
常熟廩生弟達菴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久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　錦訂

執法篇上

主意 法者天下之所公共治人者不得私庇之治於人者亦不可求庇乎已也首段言之皆不可以法為已私分次段言法以繩不可私也三段言法行人不敢撓四段言法有所受五段言人之能守法者末繳言亂法之弊以見法不可弛也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右第一段）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邪律奸戢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所不利也小人不利法必務以蔽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蔽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右第二段）法不有已則上不得貴下不得請貴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

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倖之人鷙横之吏豪俠之民罔不得行其法者矣是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右第三段）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非愛千金反不如愛十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天子受之天者也非人臣之有非天子之有也（右第四段）於是有奪公主之僕而君弗敢罪（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宣候主出蒼頭參乘因叱下車殺之）邀太子之駕而君弗敢怒（漢文帝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釋之追止劾奏於朝）罪戲弄之臣而天子不得加（漢文帝時中大夫鄧通方愛幸申屠嘉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至府為檄召通當斬通頓首血出不解上使士持節召之因得免）執豪俠之民而公卿不得議（漢武帝欲徙豪民以實茂陵內郭解亦在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能使公卿言此其家不貧）何者法立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楚丁公追漢高日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回兵及漢高即位丁公來見高曰丁公為臣不忠命斬之）武侯斬馬謖（武侯以馬謖為參軍大器用之後謖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敗於街亭武侯垂泣收謖下獄殺之）皆垂泣馬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於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韓厥戮趙宣之僕（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厥必不免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宣子召而禮之謂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汾陽殺乳母之子（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殺之諸子泣訴儀叱遣之）叔敖斬虞丘（虞丘進孫叔敖後虞伯有罪叔敖以公法戮之）子文刑族人（左莊三十年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為令尹自戮其家以紓楚難）荀晞梟弟（晞為晉將從母弟求為督護既犯法晞斬之從母叩頭不聽而素服泣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石碏誅厚（石碏之子厚黨於州吁與弑君完石碏使其宰殺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法重於情也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之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楚昭王時人見韓詩外傳）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曰君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公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見國語）夫死者人情之所惡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此觀之法非不得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右第五段）大抵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慢法亂者何上亂之也上以法與己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仇制毀譽矣公私混淆奸偽蜂起矣夫炎爐道於頑鐵利刃衄於輻毛容網漏於吞舟故法以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乎居造善者睹蝮鷙之吏（蝮太蛇鷙惡鳥言酷吏也）搏擊之厮（獄吏也）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

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畏吏而不畏法者。非國之福也。右第六段歟

執法上

執法篇下

王意 法者天下之中正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不能廢焉者也首段言法不可廢次段歷言古人不能違法三段言法一立人不敢侮也末言法廢不惟不可以治人而國隨以亡矣

法者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聖人驅天下強弱大小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是故法爲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君尊法視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造地設而不敢輙破壞改易也。不以一時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壞法。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怒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右第一段 故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管蔡 虞舜之父。不得挾勢而逃刑。漢高祖正旦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 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馳廟道。見上篇 光武之子。不得保臧獲庇奸吏。奴曰臧婢曰獲 嬖若王倖若韓鄧。漢平帝乳母王政君也韓韓嫣也漢武帝嬖之鄧鄧通也漢文帝嬖之 功若陳湯馮奉世。湯矯制破郅支單于奉世使西域莎車王自立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大臣議湯奉世矯詔發兵爲國家生事變吏法不宜封 義若郭解。見上篇 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

以為比也(右第二段)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猶大匠之起巨室也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大小長短皆必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鑢硺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縱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以一人之寡居深宮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而莫敢誰何提癯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豕然童子

擾與室羅湖海之珍異處女嬰珠玉而立衢途烏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右第三段)闇主不知守法則下皆知易撓而可踰險宄譎怪者舞其私智以亂法佞倖便辟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藩籬然縱臧獲超越鑽隙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藏乎如疆界然其豕童牛牧已嘗有蹊徑之迹安能制衆人之不至而全其蔬菓稼穡也故法一亡而國亡矣(右第四段)

執法下

讀法篇

王意 (天下有可用之法學者當通於法之外不可有所拘也首段引古人之通於法外若見法之不可拘次段言法不可執用而漢高諸人得之末繳法不盡於書泥之卒歸於敗矣)

嘗怪項梁教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漢武教霍去病以孫吳兵法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必學古兵法張睢陽為江淮保障乃行陣不效古法(張巡守睢陽行兵不用古法人問之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測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岳武穆用兵或勸之讀法辭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飛嘗為宗澤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嗚呼數子者古名將也豈皆無資於古法之緒餘而

一切務自己出歟嘗思之矣善戰者不必學兵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蓋兵有衆寡有虛實有強弱有奇正故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攻左則拔牡以為右攻右則拔牝以為左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烏集者虛也衆呼者恐也(以上孫吳兵法)若是而徒狃於法不有以通之變起於法之外而不旋踵敗矣吾獨惡後之言兵者徒傳昔人之言也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以有窮待無極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盡矣奕者操畜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之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

法使學者因法而得吾巧焉耳故善學者得其巧而遺其跡乃欲操一定不易之勢而無顧於敵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爲用兵而不學不可與言兵必膠於古人之迹亦不足以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以探其制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右第一段）

試嘗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高祖與項羽半分天下良平一言遂卷甲逐楚蹙之垓下天千里而趣利又犯強敵兵之忌也而高祖不顧者羽有可亡之時也（楚漢相拒久乃分鴻溝爲約張良使漢背約追項羽至固陵垓下）有事可而人不可者韓信提兵一戰而虜趙王斬成

安君夫遠鬬而士無宿粮且敵險而輕犯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知趙將之愚雖示以吾所忌而不能察也（信與張耳擊趙李左車謂陳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鬬粮必在後願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堅壁不戰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不從信出背水陣大破之）有事可而時不可者唐太宗禦頡利於國都而李靖勒兵於北邊腹背而邀之可以束手就縛然太宗與之盟而安歸之何也以頡利之強未能一敗而覆之且未必無慮於後不若徐養而伺其變之爲得也（武德九年突厥入寇太宗不與戰與盟而退曰突厥遠開覆之甚易但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勇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與之盟以驕其志然後養威俟釁一舉而可滅也）有人可而時不可者符堅

横而東晉陵夷關中啟而江左卑弱然王景略不肯南下窺晉者何也晉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鬬外勝不可以紓內禍也（符堅相王猛字景略臨終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安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大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爲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動此四者兵之變也昔之爲書教後世以兵法者也四者畢可以言盡乎談言之是猶談西子者也談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至所以爲美者豈能發之以言使後世能因吾言而見西子也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右第二段）

後世不務求昔

人之意或廢而不學或學而不達夫廢而不學是未欲知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達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至爲解釋最爲濶略彼謂孫子之意言雖多而不可以易盡姑開其端焉可也（魏武帝註孫子十三篇削其繁穢筆其精華以成解釋）後世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才自許者皆旁取深探明言既往之成敗而講強兵之學術然用之卒未覩可奇之功嗚呼是亦趙括之讀父書者而已矣（右第三段繳）

讀法尾

任将篇

主意 任将之道莫貴於専莫病於謠要之将亦在於得人馬不可不審也首段言任将之貴専次段言善用将與不善用将而事之成否異馬三段言将帥之當擇四段言将有不同在人用之何如耳

任将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専令者勢行之機也。故制於中者垂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苟任将而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

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将而監制之者。不可望其成功。且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擧瓢。亡不破者也。千人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擧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人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右第一段

古者天子遣将。躬為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将軍制之。故呉王用孫武而寵姬戮。武以兵法見呉王闔廬闔廬試以婦人出宮女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寵姬為隊長二令五申之二姬嘆孫子斬二姬以徇再鼓之婦人起伏皆如法 魏王用穰苴而荘賈誅。史記齊景公時晋伐阿甄燕侵河上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将軍使近臣荘賈監其軍穰苴與荘賈約且日會軍門賈後至苴以軍法斬之 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将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将。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単收其降城。燕昭王薨樂毅與燕新主有隙田単反間於燕曰樂毅與燕王有隙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不急攻城徐以待時惠王惑以騎劫代将田単伐之餘城皆復 趙用廉頗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頗君趙父王疑之應侯反間曰秦獨懼馬服君之子為将趙王以括代頗将秦使武安君趙括四十萬人降者皆坑之 此制之者過也。右第二段

雖然任将固不可監制。而命将亦不可不擇。何者。國之存亡。命在於将也。将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與焉。惟其将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智伯既伐韓魏又以二國之師伐趙趙與二國謀敗而滅之 馬服君之子。趙括也 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晋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単鳩創病之餘保即墨。燕伐齊田単守即墨使老弱守城約降燕軍怠弛攻之燕師驚走死齊城盡復 可謂弱矣。而粟腹以摧。燕王使粟腹約驩於趙腹曰趙壮者死長平可伐王使伐之趙使廉頗撃敗之 騎劫以走。前記 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荘賈。晋師罷去。燕師

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乆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兵捷於赤壁(瑜與劉備夾攻曹操遇於赤壁時東風急以大燒操戰艦大敗曹軍)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遜攻劉玄德斬張南等玄德升馬數山陳兵自繞僅得入白帝城)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魏遣鄧艾攻成都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緣木而走艾既踰險長驅大破之)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鎮惡王猛孫帥晉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淝水(秦苻堅攻晉壽陽克之兵逼淝水而陣玄擊之半却秦兵一退不能止大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唐肅宗時有人告崔乾佑在陝兵不滿四千促哥舒翰進兵舒翰不得已引兵出關遇賊戰大敗翰為所執)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乆近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無不勝故曰惟其將而已矣(右第三段)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輙破擊輙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歔然無矜

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嗚呼其可以輕付之哉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太疑將不明則三軍太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故將者人之司命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右第四段)

任將尾

用兵篇

主意　用兵者非聖人之得已也。用兵之道。貴得其本。得其本則國強。不得其本則國削。要之尤以主靜為務。首段言兵不得輕用。次段言用兵之道貴於主靜。三段言用兵之道。先於得人。末論為將之道。當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得用兵之本

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黃帝戰涿鹿。堯戰丹水。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猶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先去豺狼也。右第一段　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昭義而責之。大國必朝。而小城必下。

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除殘去賊也。良將之必勝者有三。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年月日時所值之吉凶。而戰者當必有得天時者矣　察於刑德奇耦之數。用士卒者當振以德刑以威。至於戰鬪則又有變化遷就之不一。不可不察也　諳於向背左右之方。地勢有向背宜左宜右之不同。用兵者知之則得勝筭矣　此必勝之助也。弓堅矢勁。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必勝之備也。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破三軍之智。此必勝之本也。三者至。天下無勍敵矣。地廣人眾。不足為強。高城深池。不足為固。嚴令煩刑。不足為威也。故全兵先勝而後求戰。不先戰而後求勝。師不必克。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令眾。卒聚而不徒散。兵出而不徒歸。是以聖王藏形於無。而游心於虛也。雖然其道貴靜也。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投罝罘。燕雀不動。不罹羅網。魚鱉不動。不掛絲綸。師徒不動。不陷死亡也。符融敗於淝水　符融堅將付　任福敗於好水川者　韓琦伐元昊諭福併兵出敵福違命輕入墜其伏中戰死　輕動也。尹繼倫不為契丹所擒　宋太宗遣尹繼倫禦契丹遇於途契丹弗顧繼倫令衆夜行潛躡其後擊之大敗契丹　劉子羽不為金人所虜者　宋高宗時子羽師敗於三泉退保西縣張浚救至金人亦無所得　不動也。此勝負明驗也。是以大將屯兵。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

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夫鷙鳥之將擊也。俛其首。猛獸之將攫也。匿其爪。故用兵之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翕。而應之以張。欲東而示之以西。欲分而示之以合。若鬼之無迹。水之無創。創痕也　所向非所知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猶迅雷之擊。莫可為備也。然後可以制勝。可以待敵也。右第二段　然欲成功。要在眾心。眾心輔雖小必存。不輔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南奄阮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鄧淮。潁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

鄧林綿之以方城。高山尋雲。谿津撫景。積弩陪後。錯車衞旁。見云麥賦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栢舉。左吳伐楚伍員擊楚兵大敗於栢舉兵挫地削。身死不還。淮南子云楚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秦二世發閭左之戍。作房阿之宮。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而曾不顧其饑寒窮匱也。戍卒陳勝大澤一呼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堅甲利兵。勁弩強衝也。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民也。故駟馬不調。則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時善御者弓矢不調。雖后羿不能以中微。君民乖心。雖孫子不能以禦敵。右第三段古之善戰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必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共飢渴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所以共安危也。故士視死如歸也。右第四段

用兵尾

尚守篇

主意　制御夷狄之道。在於固守之謀。預防之策而已。首段言戰和與守。不若守之為得策。次段引援二事以見守之可貴。末段言守之之事既固。而後可以乘勝而制人也。

夫中國之與夷狄隣也。猶富室之與盜隣也。為富室計。亦惟高其垣墉。垣墻也墉城也戒其門閭。閭里門也嚴其關鍵。關門關也光日鍵鑰匙也固其扃鑰。扃外閉之關也鑰關下鎖也出入有譏。譏考詰也使盜賊不得投吾間足矣。固不能使盜賊之必無也。為中國計。亦何以異此。夫夷狄之行盜侵軀。上古明王莫之能禦也。亦觀吾備禦之疎密。備疎則入。備密不能入也。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豈必百戰百勝。而後謂之全勝哉。戰而不勝。則將士虜。邊城屠。戰而勝則兵半折。所謂全勝者。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法曰孫武子兵法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蓋兵有制可用。無制不可用。敵有隙可乘。無隙不可乘。知兵之可用。而不知敵之不可乘。勝弗全也。知敵之可乘。而不知兵之不可用。勝弗全也。知兵之可用。知敵之可乘。而不知為善後之策。雖幸大勝亦弗全也。言必知彼知己而又知始慮終然後可為萬全之策帝王之兵。計後世而動。霸者之兵。計終身而動。夫豈先戰而後求勝哉。漢唐以來。制禦夷狄之道。曰戰曰守曰和。主於

戰者則曰非撻伐無以示服強暴然得其地不可守得其民不可使徒快心於狼望之地狼居胥匈奴地也而不惜士卒之傷痍是蹈危也不可也主於和者則曰非要結無以緩侵陵然金繒甫入而復來口血未乾而復犯徒信空言而冀胡馬之不窺是納侮也不可也並言戰和之不可故戰和之外守得上策右第一段漢人之備邊也以衛霍為將而又值海內之富強收河南城朔方驅樓煩走白羊王匈奴雖遭創艾然漢亦棄造陽之地九百餘里士馬物故者過半不忍言也漢武帝時匈奴入上谷遣衛青擊走之遂取河南地造陽乃近匈奴邑也豈得為無失乎唐城受降也有張仁愿為將而又值默啜之西伐故得因間成功絶突厥於沙磧之外然裁二百人而後能就役且城築虜中終為寇資當時唐休璟已諫之矣豈得為完事乎唐中宗景龍二年突厥西擊唐仁愿乘虛襲之且立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休璟諫其不可砂磧乃流沙之類邊水也然將帥之任空虛士馬之力有限而又無默啜之西伐則審時度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強國有本不在廣地威敵有要不在勤遠隱情覯隙慮勝而後動者奕秋之筭也堅壁固垣而豫以自完者守舍之術也應動而靜是為養寇養寇者重發而喪其功應靜而動是為嘗敵嘗敵者輕為而至於敗

是以古者郄顧長慮之士深計於廟廊之上老成謀國之將決筭於未戰之先知夫務功不如務德治敵不如自治也故常勝之道決之於守而已矣右第二段以上把漢唐事言戰之不可行言守之當尚也夫守之道有三厚其藩垣塞其蹊竇堅其壘壁險其走集鏬者補之圮者葺之此守在險者也簡將領覈功實清邊屯以贍應募之士厚拊循以綏乗塞之旅省調兵之縻實饋餉之乏此守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致循玩不以敵之不侵而弛備不以敵之易與而要功徹桑土於未雨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峻河防於未決易泰之上六云城復於隍其命亂也當其未決而防之則不敗此守在心者也慎此之守持而存之俟吾力之已固候彼機之可乗進退伸縮其的在我昔曹操與袁紹持於官渡玄德勸劉表以襲許不從既聞許下無備表大愧悔玄德曰非機無窮患人不能應之矣劉備答劉表曰今天下分裂日事干戈機會之來豈有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石趙之亂中原空虛冉閔使人告晉而晉兵不出石閔本姓冉石勒養以為子後弒其主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晉人不應符揵姚弋仲輩起後亂中原由此觀之天下之事未嘗一日無機昔唐人比患默啜而默啜乃殞於敵手突厥默啜素強唐人患之後比伐拔曳固恃勝無備為拔曳固所敗斬之西患欽陵而欽陵亦屠於國人初土

（蕃賛普特欽陵用事諸胡畏之大臣論巖謀誅之欽陵自殺子欽于仁以其衆來降）由此觀之敵亦未嘗無衆患在謀不素定力不素集也語云舟楫具以俟風可矣舟不具得風何益設尉羅以張鳥可矣羅不具美鳥何益謀國宜深思哉（右第三段）

尚守尾

尚辨篇

主意（濟兵家之事者存乎辨士首段以戰攻守之事起辨士之不可無次段言辨士之實非若口給已也三段又以力謀形辨之當尚末段言後世用辨之效）

兵之大槩我主彼客守之而已彼主我客攻之而已塗覯卒遇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若夫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充當是時雖衆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鼓唇掉舌虛張恐喝每易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辨士也（右第一段）所謂辨士者必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上知道德下達禮義旁通物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困之而益奇掩之以卒而不跆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百家無所不涉而能領其略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遑遽心折胆寒智勇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賛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太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嫌聞者憤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泣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魯仲連射書聊城歷陳利害燕將泣下自殺之類）發端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徒倚周章（謂心無主一也）狐疑不決其

名曰愚機。夫是之謂五機。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樓緩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辨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是任。故事求遂。而不問理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問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利口之椎君子不道也。然後之人。遂以辨為縱橫之術。諱聞而耻言之。所謂因咽廢食也。（宋人食鹹而咽遂以食為害遂廢而不食）孔子曰賜能辨矣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辨哉。由此觀之。孔孟未嘗廢辨也。特時然後發耳。（右第二段）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横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辨士足

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安所事辨乎。曰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辨。天下未嘗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辨而疑之。（右第三段）昔酈食其使齊。田横以七十城下。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黄屋而稱臣。（漢文帝使陸賈以書使南越自称側室子尉佗遂去黄屋并王號而自称故尉）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唐德宗時王武俊叛賈林為李抱真說武俊以朱滔方熾河朔難保必欲破朱滔武俊從之與李抱真結為兄弟而歸）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唐王廷湊亂圍大將牛元翼韓愈使之諭以禍福廷湊即命出之）

此後世用辨士之明效也。（右第四段）

尚辨尾

用奇篇

主意　兵之有正有奇，取勝者不能不用乎奇，要之亦存乎人而已。首段例言奇之當用，以難巧妙立字眼；次段引用奇之異者以証乎上段之意；末段言善用奇者之運用於心，不可以執一拘也。

馬有驥（良馬也），犬有盧（韓盧，良犬也），畜之奇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繁弱肅楛，奇於弓矢；鷵鷞莫邪，奇於刀劍（鷵鷞，水鳥，膏堪瑩刀劍，故名刀以鷵鷞。干將，吳人，善造劍，一名干將，一名莫邪）。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欝為雷，驕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嚴凝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

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尅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萬之士，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奄然如水之無創（始也），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右第一段）

何以言之？凡用兵之法，必以正兵為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每出，常選大軍繼後，是以深入而未至困絕（去病每出戰，必選大軍隨後深入，虜圍不懼。漢武教以兵法，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必學古兵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于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李陵，廣孫，自請獨當一隊，聞北單于陰山，軍僾胥敢道其矢窮食盡，單于困之，救援不至，故為單于所擒）。故曰莫難於用奇。

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鋭以為奇，選其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鋭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為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衆，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

昔岑彭遡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公孫述使將延岑拒漢岑彭，使臧宮從涪水上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截出延岑軍後，蜀地震恐。公孫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臧宮因進兵擊延岑，大敗之）。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城都，而劉禪降（晉鄧艾進至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作橋閣，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而進，至油江，諸葛瞻拒之，艾大破之）。

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擣番禺，而盧循破（孫處，晉安帝時人。時盧循寇番禺，不以海道為意。孫處乘海卷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李愬越文成，戍殲張柴柵，夜入蔡州，而吳元濟擒（唐憲宗時，李祐告於李愬曰：蔡之精士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老羸，可以乘雪直抵其城，比賊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遂入蔡州，擒元濟）。故曰莫妙於用奇。（右第二段）

孫臏曰：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孫臏曰：魏欲救趙，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云云。耳今梁空虛，引兵走其都，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非通陰陽之機，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道窾，遊

其刃於空虛。而礫然已解矣。莊子書庖丁善解牛十一朝解十二牛芒刃不鈍嘗自言曰始解牛目底有牛及後則眼底無全牛矣奕者之圍棋也。締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鄙事也。奕小數也。有奇技則無與抗。況於用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天下每忽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右第三段○見孫子兵法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常勝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用奇尾

尚謀篇

主意 謀主者一軍樞機係焉不可不用古今之兵所以勝敗不同者以用合之勢異也首段起謀主之當用二段歷言有謀主者皆足以取勝末繳後之人不知用謀主所以無全兵也

兵家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穎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夫戰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主宰寧而衆體不能累。太宰定而衆欲不能攻。思焉不精。慮焉不熟。則四肢百骸任其動。七情六慾恣其適。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盖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右第一段○以此三者立意後每段解之昔楚漢強弱。不待較而知也。項氏乘百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

為之謀主。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楚項羽喑啞叱咤千人自廢百戰百勝但有范增之賢不用沛公能用良平之謀鬭智不鬭勇遂斃羽於垓下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漢屈已以用群臣之策群力皆為群策所制也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憞惡也楚既惡群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也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取燕齊。李左車說陳餘以奇兵絕韓信糧道餘不從韓信大破趙軍斬餘於泜水上募得廣武君解縛東向師事之廣武教韓信休兵以書招燕齊皆風靡歸漢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袁州。袁紹曹操相拒於官渡許攸勸紹攻操許下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奔操操跣出迎之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聽其攻紹果敗紹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恥已者勝也。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曹操還張繡引兵追之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之曰促更追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或問之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兵方退必自斷後故知敗曹公既勝而歸必輕將軍留諸將斷後諸將非將軍比也故曰勝夫詡之為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勝敗異變。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於謀主。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也。右第二段後世則不然。將獨立轅門。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容之人。一

旦敵薄於陴隍城隍也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無主矣。是奚益哉。何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宜。究山川形勢之便。推風角鳥占之說。而謀主則未始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也。右第三段

尚謀尾

賞功篇

王意　爵賞者所以勸有功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若以溺愛而過用之則又致亂矣首段言有功當賞次段歷言爵不酧功者叛於國末段言賞過其功者又足以敗其臣也

周禮司勳掌六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旌也祭於大烝配祭名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於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識之於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也古人於賞功之典其重如此右第一段後世此道不明於是晉文歸國介子推有一蛇失穴之怨左傳晉文公出亡介子推割股食王飢後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乃作歌云五蛇得所一蛇失所號於中野

漢高蹙楚韓信有鳥盡弓藏之比高祖既得天下有人誣信反者偽遊雲夢以擒之於是縛信於車後信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蓋刑賞失宜義士所以痛心爵不及功勇夫所以解體也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由此觀之則賞者士之所死而聖王馭世之大權也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知馬之疾徐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聖王之為治也以爵勸善以賞化民故刑罰不用而太平可致也向使賞不酧勞則無功者方懷僥倖之心而有功者萌起不軌之念是故彭寵有轉運之功以光武接之不厚而謀為逆光武討王郎彭寵發突騎以助軍糧食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李懷光有赴援之績以德宗待之不稱而生異圖朱泚攻圍奉天急城中絕食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赴援敗泚於醴泉德宗聽盧杞不許入朝懷光怒曰千里赴難咫尺長安不得見天子遂與朱泚合謀僕固父子有復社稷之勳以代宗報之不優而行反噬唐僕固懷恩與辛雲京構隙懷恩自以與兵以來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然殊深遂謀反三臣為善不終信有罪矣三君酬功不當得無過歟右第二段雖然有功不賞固非報功之典賞功過當又非國家之福昔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以敗之矣若

漢宣之待博陸霍光封為博陸侯有擁昭立宣之功宣帝待之寵厚無比後因霍禹山雲陰謀廢后以此赤族梁武之待侯景侯景本東魏人叛歸於梁武帝愛之素為姑息後果反逼武帝死是日中而灌瓜也安得不覆其族耶右第三段

賞功尾

奄寺篇

主意（奄宦自古有之但人君不當假之威福耳首段言奄寺之不能不用次段言奄寺之擅權三段言奄寺亦有可取者末繳人君用之當制馭之有道也）

宦官之設。其來久矣。考之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居。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周禮秋官掌戮註云墨者無防禁禦故可使守門截劓者人以貌惡遠之故可使守關宮刑則人道絶故可使守内斷足者驅禽獸無急行故可使守囿財貨積於隱處故使髡者守之）先王未嘗不用刑人也。但其職卑。其數寡。所職者非酒醢之微。則舂饌之賤。非户庭之隱。則宗祧之幽。況又有公卿大臣以統之。豈容有越法亂紀者出於其間哉。（右第一段）

周衰入於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左勃貂初有寵於齊桓公為衛姬請立其子無虧桓公卒易牙與貂殺群公子立無虧）繆賢薦舍人藺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史記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所得楚和氏璧趙王求人可使秦者宦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恃勢怙寵。竊權亂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父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擅亂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漢之政柄。悉歸寺人矣。唐太宗鑒其弊而深抑宦官。然未及數世。而力士輔國元振者。相繼並出。始則省決章奏。終則參預軍謀。視天子如委裘。凌宰相如奴僕。德宗頗振紀綱。宦官稍黜。未幾文場仙鳴。並典宿衛。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熙昭之世。守澄士良。勢益驕橫。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後雖欲除其黨。而任不得人。遂至喋血禁塗。積尸省户。天子飲血吞氣。自比赧獻。（唐文宗時守澄士良得志用事李訓鄭注密謀誅之事覺士良斬鄭注李訓文宗問直學士周墀曰朕何如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乃周赧漢獻耳赧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反不如也）而唐之宗社。因以丘墟。嗚呼。宦官用權。貽毒國家。自非上智之主。焉能察其奸而除其黨乎。（右第二段）

雖然。奄宦未必無可取者。如巷伯之嫉惡。（見小雅詩）寺人披之事君。（左晉獻之子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公令披伐蒲云）鄭衆之辭賞。（漢和帝時竇憲橫鄭衆首謀誅之頒賞每辭多受少）呂強之直諫。（漢靈帝時呂強諫封賞及選舉法）曹日升之救患。（唐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日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迫）馬存亮之弭亂。（唐穆宗時卜者蘇玄明與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今主上晝夜行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乃謀反左軍馬存亮迎上入軍又迎二太后遣大將康藝全討斬之）楊復光之討賊。（唐僖宗時黃巢據長安周岌降之召復光言及本朝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而臣賊岌感泣與盟遣牙將八人復光帥之以擊朱溫遂克三州）嚴尊美之避權。（唐昭宗時尊美為歷觀軍容使嘆曰吾人以袴衫給事今執笏過矣隱青城山）張承業之竭忠。（唐僖宗時宦者後唐莊宗立承業請立前唐之後莊宗不聽不食卒）其中豈無賢才者乎。（右第三段）

顧人主不當假之威福耳。苟不能禁之於始。而縱之。又復不擇是非而槩以誅之。是欲以去亂而適以長亂也。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竊漢。（漢靈帝時宦官

素横表紹乃召四方征將除之董卓亦被召遂有廢立之意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昭宗時崔胤奏除宦官是日全忠驅第五可範等百人殺之異日朱全忠密表奏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幷其黨皆誅之遂請上遷都洛陽使蔣玄暉弒之雖快一時之憤。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患豈不益多哉。右第四段

奄宦尾

母后篇

王意 母后乃內治係焉有天下國家者視此匪輕也首段言母儀之不可苟次段言母儀之賢而治因以振末段言母儀之否而禍隨之

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言王者有刑家之德。又得內助之賢。不用憂恤而吉可必也。記曰。后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則知君而非后。無以奉宗廟而隆化基。猶陽而非陰。無以宣五行而成歲序。必資婦德之良。以貳坤儀之政。信哉不可後也。右第一段

自昔能建鴻業。樹芳聲者。疇不由之。英皇相虞。即娥皇女英也相舜理天下后道尚矣。繼而夏之興也。塗山助之也。塗山氏禹后也商之興也。有莘助之也。有莘氏湯后也周之興也。太任太姒助之也。太任王季妃太姒文王妃邑姜著翊運之勳。邑姜武王后也宣后垂脫珥之戒。周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傳言於王王自是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業齊妃勤會盈之警。齊妃心常恐晚故作詩以戒君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皆足以揭範於椒塗。皇后宮中以椒塗壁炳煇於彤管。書史者皆以彤管肯毫一云彤管女史之名卓卓乎君道后德。並隆比崇者矣。三代之降。亦有可觀。成肅濟濯以偹服。宋孝宗后謝氏性慈儉每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章憲煮弦以練裙。仁宗后性極儉嘗煮弓弦以練裙已富而能儉也。文明躬事乎紡績。晉文帝司馬昭后王氏肅之女也躬執紡績服澣濯之衣昭睿親執乎女工。已

貴而能勤也。馮妃當檻以禦熊。漢元帝婕妤也與上
幸虎圈闘獸熊佚出
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
問故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以身當之耳
曹后撲火以滅賊。宋仁宗后曹氏彬之女也賊入禁
中帝欲出后閉閤召都知王守忠
入衛陰遣人携水隨賊後賊果
焚簾隨滅之守忠至賊就擒
非臨變之智乎。平后
徉狂而却莽。漢平后王氏莽女也莽篡漢后称疾不
朝會莽欲嫁之令孫建世子問疾后却
之因稱在
病不肯起
周妃誓死以拒堅。周大元后楊氏父楊堅
篡周憤惋不平隋主欲
奪其志死
誓不許
非守節之貞乎。后莫病於妬嫉也。而順烈
亏御以固辭。順烈皇后梁商之女也漢順帝后初為
貴人常持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
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者百福之所由興也
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施識貫魚之次序帝加敬之
班姬進乎於同列。漢成帝廢皇后班婕妤供養
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婕妤
能逮下

矣。后莫患於干政也。而懿安謝称制之命。唐憲宗后
郭氏子儀
之孫女也帝崩時有謀后称制者后怒曰吾效武
氏耶今太子固幼可倚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
文
德遜國事之謀。唐太宗后長孫氏無忌之妹也謚文
德帝常與言天下事曰牝鷄晨鳴家
之索也可乎帝
固要訖不對
能避權矣。以諫諍則無鹽陳四殆之
箴。無鹽齊宣王后貌甚醜諫王以四殆宣
王於是停漸臺罷弦樂招直言立太子
惠妃抗伐
遼之奏。唐太宗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
疏諫云秦王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
兼有三方翻成
覆敗之業云云
以知人則虞姬虢破胡之佞。齊威王
臣周破
胡譽阿毀即墨虞姬斥其奸威王
烹阿封即墨齊國由是大治焉
晉后讓鍾會之邪。晉司馬昭后王氏言於昭曰鍾會見利忘義好
為事端過寵之則必為亂不可大任其後果反
王德
妃之不希恩澤。後唐明宗將立淑妃為后淑妃謂王
德妃曰吾素病依於接對妹代我為

之德妃曰中宮敵
偶至尊誰敢干焉
和熹之辭親入宮。和熹鄧禹之女
孫也和帝后有
疾帝令后母兄弟入親治藥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
而使外舍久在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
不知足之謗
實不顧也
與外氏根連者異矣。明德撫章而勞悴。
馬援女明帝后為貴人時帝以賈氏生子令養之曰
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之不至耳后乃盡心撫
育勞悴過於所
生後立為章帝
慈聖鞠英以盡恩。宋仁宗后曹氏彬
之孫也仁宗無嗣
育英宗於宮中太后
視如己子撫養甚至
與陰絶後嗣者異矣。逮女中堯
舜。天下稱乎。宋英宗之后高氏神宗崩高氏臨朝任
用賢相政事脩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
堯
舜
又漢唐而下。母后之傑然者也。說者以呂雉亂漢。
呂雉高
帝之后
武曌盜唐。武則
天也
而槩為母后病也。不其謬歟。
右第
二段
雖然。國以后興。亦以后亡者。比比是也。妹妲妹
喜

妲
己
產禍。夏殷告亡。艷妻扇殃。周宗旋滅。禍水入而炎
精之光微。漢成帝召飛燕入宮披香博士
淖方成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賈黑進而
司馬之祚促。賈充女晉成帝后有伍不可妬能
而短黑充妻賂左右納入宮中
楊氏
末鑑。玄亂厥謀。唐玄宗用楊貴妃專權擅政又以兄
楊國忠專制激致祿山反後吐蕃使
遷殺國忠
貴妃亦縊
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張后肅宗后也素悍
專權與輔國相表裏
諱遷上皇於西內
帝畏之不敢詰
劉殺崇韜。而唐莊不免樂器之焚。繼岌與崇韜有隙劉后詐莊宗救繼岌誅岌救韜後
莊宗為郭從謙所殺劉后不自省視善拔斂樂器覆
尸焚之劉
莊宗后也
楊慈壽皇。而宋光不免隕身之變。光宗后
楊氏素
悍常有離間兩宮之心一日寘請立嘉王擴壽皇不
與退泣訴於帝以壽皇有廢立之意帝惑之遂不朝
壽皇後帝見后
素横威震成疾
嗚呼。大則喪國。次則殞軀。靡不由是。

女戎之禍亦可畏哉其迹厠於衽席閨閫之間而其害發於宗廟社稷之大故必關雎之教行彤史之化脩而天下定矣 右第三段

母后尾

婦德篇

主意 婦德乃家道所係貴在貞一而幹事之能乃其次矣首段兼言婦德之貞末繳婦德之有關於人要婦者慎之可也

婦人之德雖在於婉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是以詩書所紀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者比比然也若魯之義姑齊攻魯見野婦携兄子抱己子以逃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携者問之曰非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感之而回魯公聞之賜帛號為義姑梁之高行梁高行早寡不嫁梁王聘之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不貞不信無以為人乃援鏡援刀自割其鼻人以報王王大高其行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共伯之妻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靈王之妾衛靈王死夫人無子妾有子夫人不安求死妾固留王欲自刎夫人許之始安終事之不改夏侯文寧之女夏女適曹爽弟文叔蚤死守節以刀截耳後父欲嫁之又以刀斷鼻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白公杞殖之妻貞姬楚白公勝之妻白公死吳王聘以重幣力辭不改吳王賢之號為貞姬齊杞梁殖之妻殖襲莒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妻曰賤妾有敝廬在莊公乃還車詣室成禮或抱信以會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繼此則如衛女截耳為誓感孤鴈而為詩衛女嫁齊太子未歸而太子死父母欲奪之乃截耳為誓而賦孤鴈之詩陶嬰執志不變因黃鵠而作歌嬰夫死守制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泣下數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荀采

死不背陰瑜因粉書以明志。采適陰瑜早卒父爽奪之以適郭奕偽為喜悅郭氏建四燈與奕言達旦因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氏以衣帶縊死惠風誓不忘懷愍。乃拔劍以自刎。惠風王衍女為晉愍懷太子適妃太子為賈后所弒王衍上表絕婚惠風按劍自刎寧為忠臣婦。不為叛臣妻。非皇甫規之妻乎。而後代傳以禮宗。漢皇甫規妻美董卓欲聘之以盛儀妻自詬陳情知不免乃罵卓自稱忠裔卓引其頭懸軛鞭殺之後人圖畫號之曰禮宗云寧從義而死。不從賊而生。非樂羊子之妻乎。而當時號其貞義。漢樂羊子嘗從學在外盜欲有犯妻者劫其姑妻操刀而出盜曰從我者生不從我者死妻仰天而嘆舉刀頸刎而死太守聞之即捕盜殺之賜以禮葬號曰貞義斯皆操貫風霜。譽流邦國。潔乎瑾瑜。美玉也不足為其貞。芬乎蓖蘭。香草也

不足為其芳者也。若乃王公大人之妃。肆情於淫俗放流於閨闈。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周禮女史掌王后之禮以彤管筆書之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徂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實厥姬之恥也。雖然婦德相夫。亦有不可少者。陶潛不管生。翟氏自炊薪。陶潛仕晉即歸宋徵為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自炊而食梁鴻不肯仕。孟光荷布裙。孟氏貌醜而黑擇配必如梁伯高者梁鴻聘之又嫁又以裝入門鴻曰吾欲為布衣俱隱孟遂用布衣同隱於伯陵山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黔婁家貧死曾子弔之被不及首足妻亦以貧自安君子謂黔婁妻樂貧行道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耕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此孰

非古之賢女師耶。右第前段嗚呼家道興替。出自閨門。馮衍有忌妻。不免自操井臼。馮衍漢顯宗時人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劉孝標有妬婦。遂致家道坎軻。劉孝標自言吾有妬婦以致家道坎軻婦德之賢否。關家運之盛衰。娶婦者慎之哉。右第後段

婦德尾

國勢篇

主意 天下勢而已形有不必拘也首段以形勢並言周秦之異次段列宋之能壯國勢三段言國勢重於主威公論用賢四段歷指其實末段言勢重之效

人皆曰國勢貴乎強君子曰國勢貴乎重人皆曰國勢惡乎弱君子曰國勢惡乎輕夫強與重異弱與輕殊強弱形也輕重勢也弱之弊者臣下狃於寬而玩吾法吾民習於寬而玩吾治不過積寬之過而已矣輕之弊者柄移於臣下而朝廷褻政出於小人而紀綱紊其患可勝言乎嘗謂形雖弱而勢重者周也形雖強而勢輕者秦也方周之始河洛煽動民無畏心也三監有變臣無警心也(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同反周公討之)似弱而不振者而八柄(生殺予奪爵祿廢置)馭群臣凛然有難犯之意大臣統內朝近習無預政之嫌勢之重者自若也秦治尚強以兵服四夷以粟富京師以刑劫群下焚詩書尚法律愚天下之民若幾於自根矣而盜賊群起四海土崩閹宦擅朝萬姓尾觧(嫪毐趙高)形強奚益哉周之弱形正如君子長者其勢不能與強夫爭不害為大體秦之輕勢正如巨室不能自立而納侮於僮僕尚謂國足恃乎(右第一段)宋朝立國之勢自建隆(太祖初年)以來君臣習於寬厚風俗狃於治安兵

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弊識者痛之宋郊以總攬威柄之說進余靖歐陽脩以自攬威權之說進然寬厚仁愛之心不搖於群臣紛更之請忠信誠慤之實不衰於吏民玩愒之餘寧受夷狄之侮而終不忍用生民之命寧容臣下之欺而終不忍失君上之體寧寄爪牙於連營坐食之兵而終不忍役不教之民寧使小人盜賊之負我而終不忍一毫負天下也故形雖弱而根本所在甚於太山四維之固禍變頻仍終無一旦土崩之患國勢既重弱何病焉(右第二段)重之之勢何如哉曰威權在人主則重公論在朝廷則重政事在君子則重(右第三段)宋初置參貳以分政柄防權臣也(宋太祖以趙普獨相乃以樞密置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以分相權)分樞密以掌兵柄防叛將也(太祖患藩鎮強用樞密使掌兵柄於內以制之)臺諫論事指斥乘輿防壅蔽也銀臺封駁不畏權要防專竊也命監司糾察州縣防末大也(歐陽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察官吏其公廉無狀者以朱書其中材者以墨書歲具以聞)天子不必攬權而權在君上矣北辰居所衆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然人主之權不能自重所恃者公論常持也故自慶曆(仁宗年號)盛時責成輔相(仁宗時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富弼主北事命仲淹主西事)雖若威權之少弛而言路風

矣肅然加於奸邪之寵治平之間（英宗時）政在宰相雖若廊廟之太重而御史一疏直攻跋扈之態（因論濮議爭呂誨呂大防為御史劾韓琦歐陽修專權導諛）熙寧以來（神宗時）信任柄臣（王安石呂惠卿之輩）雖若國體之少變而力詆新法之臣（韓琦文彥博等）不加罪也宰相臺諫主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太山喬岳屹然朝宗國勢其不重乎然朝廷之公論亦不能常存所恃者君子常親也不以閹宦預機密不以戚里參政事兵權付之將帥而去內臣監軍之弊政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之私雜流不列於清貫之職貂璫不加以節鉞之寵（貂璫內侍之冠節符也鉞斧也賜此得專征伐）

肆夏鸞和（正樂也）鄭聲自遠國勢其不重乎（右第四段）故夷狄不畏其兵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其刑而畏君子之公論近倖不畏其法而畏朝廷之紀綱西蕃悍於邊陲而屈於王文正之一言（宋真宗時契丹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正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於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狄青嘗將百萬精兵而膽落於王文忠之清議王守忠奸邪反覆而俛首於韓公之敕（章獻太后臨朝守忠專權用事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坐政事堂召守忠以敕填與之即日押行黨與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契丹陸梁中國而寒心於司馬之相也（元祐時契丹方熾帝用司馬光為相契丹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也）○右第五段終

心迹篇

（主意）天下之事當以心求之迹不可拘也首段言心之同者不害於其迹次段言求迹之同者而事之相去遠矣三段論意相通而迹不足以間之末段又言迹之不可泥也

我聞之曰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帶之下夫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以指遠何也不知其心而徒以迹固之也今夫三皇不同道而並稱五帝不同德而並稱三王不同治而並稱五霸不同功而並稱此迹異而心同者也（右第一段）曷為乎不同也堯之禪舜後世稱述子噲遜燕天下笑之夷齊相讓見美孔子宋宣立弟春秋譏焉（左隱三年宋宣公舍其子馮而立其弟）

與夷其後宋督弒之）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史記紂自焚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天下不以此敗其令名田常弒簡公則不能辭弒君之惡（太史書曰陳恒弒君田常殺之繼書者又殺之南史執簡以往比史已書矣事見哀公十四年）周公伐管蔡不為剪同氣唐太宗殺建成後世短之此皆迹若不異而不得為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醜類曰顰西施心痛而顰東施見其美也捧心放之乃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莊子秋水篇云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未得其步又失其故步）夫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故迹似者不可以信心迹者實之標影也苟以其類者泥之是燕噲為堯舜之禪而宋宣乃夷齊之讓田常為武王之行而建

成乃管蔡之誅也可乎（右第二段）故如以其迹則雖有君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男子之異可以學下惠（魯有男子獨處一室夜暴風雨鄰之嫠婦趨而託焉男子不納婦曰子何不若柳下惠乎男子曰在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故車人不量轍履人不視足者通其志也盲者揣籥以為燭捫盤以為日拘於迹也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良庖歲更刀割也彼乃因其自然芒刃不鈍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張旭觀舞劒知草書（唐張旭每大醉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自言始見公主爭道又聞鼓吹而得運筆意觀公孫大娘舞劒而得其神）夫解牛與養生相懸也舞劒與草書至遠也然視之君一拔馬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右第三段）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攻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不求之迹而求之心固有不出户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者夫天如彼其高也地如彼其遠也不必身及而目覩是天可推步而地可方規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失累銖者至兩必差（十四黍為銖十銖為兩）言求迹者之必不可也（右第四段）

心迹尾

謹言篇

【主意】（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得失係焉可苟然而已哉首段論言所係之重次段言聖人謹言之意末段論言辭為德之符政治之本不可不慎也）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失文則有謫蝕之變地失文則有崩竭之災人失文則有傷身之禍蓋口者射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言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故易戒樞機詩刺言玷防口過也昔智伯失言於水灌（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襄子潛與二子謀殺守隄之吏反以水灌其軍滅之）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匕筯（劉先主與曹公飲魏武曰當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乃失其匕筯）是以頭充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韓趙魏殘智伯以其頭為溺器分其地為三晉○備因操言恐其害已去依劉表表死操破荊州備與吳合兵敗操於徐分其地）凶敗長釁不慎言也大抵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也不可易也（右第一段）是以聖人當言而懼臨發而憂如蹈炎火如履春冰也故曰孔雀必愛毛虎豹必愛穴君子必愛口皆所以為治身法也不然幕中之辨人反以為叛（郗超為桓溫謀主抗晉王坦之謝安見溫溫使生臥帳中風吹幕開安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臺中之評人反以為傾（晉丁謐何晏鄧

鬪同列侯以聲勢相軋時謗書謂臺中三狗言顧可易易歟右第二段雖然越劒性鋭必托摧砧以成純鈎越冶子善鑄劒第一名曰純鈎楚栝質勁必資榜檠竹檠正弓竹也以成和弓人性雖敏必資善言以成德行主父偃漢人曰人而無詞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敬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送魯弁晉侯未見子產壊其垣晉使文伯讓之子產責以文公待鄭之禮今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趙文子愧謝厚其宴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王孫滿明其說而楚莊以慙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由此觀之則言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言其可以已乎哉右第三段

謹言篇

恬退篇

主意 君子之處己也寧使其身賤而不可使不絜古人之介以自守者豈無所為也哉首段言富貴之可樂而憂亦隨焉中至末反覆言恬退之高貪饕者之昧也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蓋人之處世修忽比之白駒前魏豹傳人生如白駒之過隙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造而盈虛隨陰陽而舒卷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乎彼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端冕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者倚伏之難量慶弔之相及也右第一段智士賢人居之若

履薄冰愚婦貪夫兢之若洩尾閭尾閭海漏泄處所謂沃焦也是故莊周垂釣於濠石絶水謂之濠莊子嘗觀魚於此上伯成躬耕於野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乃去而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安期生賣藥海東始皇請見與語三日賜金璧萬數出阜鄉亭皆置之而去留書以謝或訪山南之落毛漢法真隱於南山之南採藥以食譬彼鴛雛豈兢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莊子云鳶鴟得腐鼠仰嚇鴛雛恐奪其腐鼠雜縣句未詳至於子常寧喜之倫子常楚人寧喜獻公時專衛政太叔文子曰寧喜可謂不恤其后矣襄公三年見殺蘇秦衛鞅之匹戰國蘇秦相齊專以口舌事寵與齊大夫爭寵為其所殺衛鞅用秦變法而民怨之後為公子虔之徒所告出亡魏魏納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殉死之不疑甘之不悔主父偃曰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

烹耳。主父偃入關上書武帝大見信倖或謂偃曰太橫偃曰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至元朔二年為齊相齊王與妹通偃治之自殺公孫弘論其首惡帝竟之遂亦其族五鼎牛羊豕魚麋也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夫慶封殲族。患成於富魯。慶封魯大夫出本篇殖貨而富曰天將聚而殲旃霍侯驂乘。禍起於芒背。宣帝初立謁見太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貪饕之徒。其流甚衆。唐皇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唐宗聞子儀七子八婿皆為顯官寵榮無比嘆曰吾惜不為郭子儀也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列仙傳云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騎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於上嵩遂登仙而去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是以志人達士。或長吟於澤畔。或笑傲於窮山。甯為人灌園。列仙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

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去為人灌園甯為人牧豕。漢梁鴻家貧尚節介不為章句學乃牧羊豕於上林苑中非樂卑賤而惡重祿。慮患遠而避害謹也。右第二段

恬退尾

明節篇

王意 為上者當鄭重天下之賢為下者亦當珍重在己之道首段言古人出仕之不苟中段言後人不能持節所僅見者一二而已末段總言作興之機由於上之所感者何如也

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之峻也。四十而仕。五十而爵。進之遲也。論定然後官。官定然後爵。仕之難也。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分之嚴也。當其筮仕之初。有介以先容。必傳介而入有辭以正名。策名於朝有儀以通情。執贄士執雉有文以致敬。右第一段一壞於春秋。衒玉求售。卞和得玉自獻楚王再壞於戰國。彈鋏長歌。孟嘗君好客馮驩見之置傳舍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又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遷之代舍出有

車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自是以降。曳裾王門。鄒陽曰今臣飾固陋之心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奏記相府。獻詩自媒。上書自薦者不絕。是故二十四友。非晉之善事。晉惠時賈后專政女弟之子賈謐權勢寵盛亦好延士大夫石崇陸機陸雲潘岳左思劉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八關十六子。非唐之美稱。唐穆宗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李重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張權輿程昔範等從而附麗之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甚者楊雄筆劇秦之論。楊雄作劇秦美新之論以頌王莽韓愈伏光範之門。光範宰相也韓愈三上書及其門范杲獻玉堂之記。宋太宗時翰林學士蘇易簡續翰林志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牓於廳永為翰林美事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胡旦獻河平之頌。宋真宗時知制誥獻河平之頌張師德兩及相門。宋真宗時王旦為首相諫

議大夫張師德兩及相門不得見旦曰狀元及第禁進數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韓魏公一接堂吏。韓魏公知中山時李清臣謁見公方弱清臣題其壁風公子乘閒自繹厥白衣老吏慢寒備不知褻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竟有專床之選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人也。猶不免於褻節。況其下者乎。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卑也。騏驥伏於鹽車之下過伯樂見之而泣陽仰而噴俯而鳴以伯樂之知己也突梯滑稽。以叨斗升。何其溷也。離騷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挈楹乎此言諂諛也曰置驛馬。請謝賓客。何其勞也。鄭當時為景帝太子舍人常置驛馬請謝賓客得近伯主。不羞牛口。何其辱也。甯戚飯牛侯桓公出挈牛角而歌感桓公牧用為下軍大夫四至九卿。其宦若飴。何其貪也。許商漢元王莽時人皆五行潛論四至九卿皆宦若飴身

處江湖。心懸魏闕。何其鄙也。莊子讓王篇云中山公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柰何此人貪名利故戒之懼不得意。坐而書空。何其隘也。晉殷浩被黜雖家人不見但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以不得志鬱鬱如此若此類者。不能明節。不能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風俗通論鮑焦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中山食棗或問之曰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出立枯而死塵甑。塵甑事見蕪菜篇○邵應曰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坏而亡○鑿坏鑿坏之倫。壁也同日並論。則高下相懸。奚啻千里。求如嚴光之烟水桐江。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隱耕於富春山釣桐江而釣徐穉之躬耕南畝。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劉贊之不通司馬。溫公薦贊諫議不逕陳師道之固辭章惇。師道哲宗時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或經日不食晏如也然宰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絕意進取章惇召之固辭豈易得哉。右第二段雖然

明節在士類。振作在朝廷。上以節義較天下。而人有不靡然趨之乎。譬張鵠以行賞。亡不射矣。置鬼以除疾。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姝子也。重闕以衛之。桂褕以飾之。下堂必保傅。夜行必執燭。是以窺踰之隙不生。而貞絜之德全矣。故廉恥者。士之衛也。軌物操守者。士之保傅也。節義者。士之燭也。若徹衛息燭。廢保去飾。則宋姬虞女。終不可期於世矣。先王有見於此。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武王式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安車懸旌。以章其徵。累帛加璧。以示

其聘。漢文帝安車玄纁累帛加璧以迎申公由是義明而節崇。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也。右第三段

明節

持盈篇

王意 君子當知自足不可肙然以取天下之辱貽將來之憂也首段言盈虛有數君子所當戒次段舉能戒盈者以為後世法末段僅取羊祜岑景仁二子之保全功名者以示人也

劉向曰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情也。是以古之君子。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示不盈也。右第一段 昔者周公封伯禽於魯。戒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汝無以國驕人也 孫叔敖為楚相。自誓曰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吾可以免於患矣。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縉紳之士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人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何也叔敖云云 賢哉二公。履盛滿者可鑒也。孔子讀損益而嘆曰。嗚呼。烏有滿而不盈者。烏有滿而不覆者。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試注水焉弟子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哉 由此觀之。自抑者安。自盈者危。聖訓昭然。此楚莊所以功立而心懼。莊王立克庸伐陳滅戎侵宋以來甚為戒慎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曰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慎之不可以怠也 晉文所以戰勝而色憂也。右第二段○先時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戰勝而憂何也文公曰子玉尚在憂未歇也 他如降高就卑。處盈知戒者。晉羊叔子。名祜 唐岑景仁。亦庶乎。叔子既握大權。與弟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景仁為中書。太宗欲令兼東宮。辭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竟謝不受。嗚呼。此二子所以保全功名。不罹禍譴也。

持盈尾

就卑篇

主意　君子之仕道者固當安乎小官有大才而不肯小用者則亦存乎人矣首段言仕道者不拘於位次段言羞小官者不安於義末段言大才不可以小用之見人君當慎於用人也

委吏賤役夫子不辭小官至卑展禽不卻聖賢志在行道豈計職之大小位之崇卑哉所以梅福尉南昌（福漢平帝時人字子真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師道尉江都（陳師道宋哲宗時處士蘇軾薦之）伯淳簿上元（程顥神宗時舉進士任上元主簿）晦翁簿同安（朱文公任同安主簿）既拜一命咸為王官未聞有褊心之望也（右第一段）

自夫競華要以駭俗侈厚祿以肥家於是長孺小淮陽而不居（武帝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堪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望之薄平原而不補（宣帝選諫官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趙溫為京兆而有安能雌伏之嘆（後漢趙溫為京兆郡丞遭董卓亂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為雌伏遂棄官去）兵靖令長沙而有不綴鴛班之嘆（兵靖為長安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立鴛鷺班髮白蹤跡飄零尚為百里晉陶靖節先生復何人耶）桓譚不樂於陵安（光武時人帝有詔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且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為陵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張彖棄官於華陰（唐張彖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夌雲蓋世之氣而居於下位若立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之）夫士不恥其才之不充而恥其祿之不厚猶女不恥其身之不正而恥其色之

不姸亦弗思之甚矣雖然鳳凰不巢蔚羅之鄉志士不屈百里之寄是以易雄不就縣令之徵而脫幘懸門（易雄字長興東晉人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懸縣門而去）郭泰不甘斗筲之役而就學京師（郭泰字林宗漢桓帝時人家世貧賤蚤孤母欲使給事縣丞林宗曰大丈夫焉能為斗筲之役乎）逢萌不屑亭長之賤而遠遊長安（逢萌北海都昌人家貧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晚迎拜謁既而投楯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意豈在凡近哉譬之吞舟之魚不遊枝流高飛之鵠不集污池何者其極遠也此志士之大槩也（右第三段）

就卑尾

習染篇

主意　習俗足以移人，君子不可不察也。要之資禀上智則亦有不能移者矣。首段言君之當識，次段舉士以例為君者亦莫不然，末段言上智者之難移，以見常人之當擇所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人亦猶然。司馬光曰：風俗之善惡，恒係於習染。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無他，所習異也。故蓮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君子之遊，譬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矣；小人之遊，譬入鮑魚之肆，亦與之俱化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右第一段

故居繁麗之區者，或失之奢詐；鄰販鬻之地者，或流於貪鄙。是以齊人多詐，公孫弘儒者猶效之。公孫弘專以詐媚得傳，汲黯曰：齊人多詐。楚人深於怨，雖屈平之賢不免也。屈原為令尹子蘭譖不用，而怨憤作離騷，行吟澤畔，投汨羅江中而死。習俗染人，甚於水火，向非特立之士，鮮有不為所易者。鶗音之醜，以泮林而變好；魯頌：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荼味之苦，以周原而成飴；大雅：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而況於人乎？雖然有天下國家者，亦係於所染也。昔者太甲始亂典刑，終為有商令主者，染以伊尹也；桓公始會葵丘，終而身死不塟者，染以易牙也。夏桀染於羊辛岐踵

楊子法言曰：生者桀紂也。岐踵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敖紂內有妲己之艷妻，而崇侯惡來惑之於外。周幽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戮。晉文染於舅犯、狐偃，二人皆與公出亡，公皆師之。楚莊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所染當，故伯諸侯而名稱後世。染之之係，章章如此也。右第二段

然天下有上智之資、聖賢之質，亦豈為其所變哉？譬夫桂生峻嶺，塵霾不能泫其芳；蓮出淤池，汚泥不能滓其潔。良由所附者高，所憑者潔也。右第三段

習染尾

均任篇

王意 人之力量不同力小而謀大鮮不僨矣首段言才小不可以任大事次段取譬而喻之也末段指子游尹何事以為非所任而任者之証

器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而後任有輕重未可乖也是以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鮮一鈞之鍾不可以盛釜粟十圍之材不可以棟茅茨尋丈之杜不可以負大廈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屈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覆壓之禍矣右第一段

譬之於物鵾鵬一舉背負蒼天足亂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騕褭一騖歷塊過都絶塵致遠有迅足之憑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飛荀子云三年不飛一飛冲天以駑駘之蹄駑駘尺馬而覬逐日之步夸父逐日走疾也勢必不及矣故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能化螟蛉越鷄不能伏鵠卵而魯鷄能伏之藿與螟蛉俱虫也越鷄與魯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小不能翼大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致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螘蚓不能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劣不能治者乏其德也右第二段

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

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illegible]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産出製錦之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錦焉[illegible]

恭何才小而任大謂之濫也才大而任小謂之[illegible]其失也宰枉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能而受爵明君無虛授臣無虛任又豈有負山之累折足之憂哉右第三段○莊子曰以蚉負山言不勝也○易鼎折足覆公餗不勝任也

均任篇

新刻藝圃球琅集註卷之三

賜進士常熟貞菴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弟養菴蔣以化仝稿
常熟廪生男達菴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久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 鏘訂録

維世篇

主意（世教之維存乎禮首段言民俗之弊當維次段言聖人所以制為之禮三段言禮足以維世四段第言維世之要末段言禮亡則世道衰見禮之不可以已也）

夫民含血氣心知之性。而有喜怒哀樂愛惡慾之情。是非之相奪也。利害之相攻也。情偽微曖之相蔽也。於是強弱衆寡之相凌也。貴賤大小尊卑之相錯也。於是有釁孽之患。有淫僻暴殄之虞。有詐力侵凌搏噬之毒。（右第一段）聖人者出。制禮而大為之防。是故為之嚴城郭山川溝池之限。而人不敢越疆。為之嚴尊卑廉陛堂階之等。（賈誼疏云人主之尊辟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而人不敢越分。為之嚴婚姻冠笄男女内外之交。而人不敢越節。為之嚴祭祀燕饗養老慈幼之典。（天子祭山川諸侯祭社稷卿大夫祭宗廟公當享卿當宴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而人不敢越次。（右第二段）故其品式程度界限之明。足以寢其侵軼踰涯無已之私。其糾虔隆厲章肅之嚴。足以消其驕悍陵亢難御之氣。其整齊嚴肅繩墨之意。足以養其齊莊中正之德。其周旋登降上下之文。足以化其粗鄙樵魯之失。其委曲樽節紆徐退讓之意。又足以融其優柔平中從容不迫之心。（右第三段）然後舉之鄉。可以適萬里之遠。一札之書。可以退百萬之師。片言之正。可以奪三軍之帥。三尺之童。可以回蓋世拔山之勇。上下相守。大小相卹。内外相維。強弱相保。當其盛也。干羽可以比三苗。（舜命禹伐有苗苗民逆命益告以修德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玉帛可以戮汪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汪罔後至誅之）揖讓可以化虞芮。（虞國芮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脩教可以降崇虎。（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壇坫可以兵萊夷。（孔子相定公會諸侯於夾谷齊侯劫以萊兵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所以命諸侯也）而吾得維其民於禮至之不爭。禮行於燕。故有觴酒豆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人不以為拘也。（鄉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禮行於射。故有肉乾人飢。酒清人渴。日暮人倦。而人不以為

難也。聘射之禮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成禮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禮行於道塗。故有班白不提挈者。老不徒行。而人不以為恭也。提挈負任而行也不徒行有與焉代步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而吾得維其民於禮。得之無怨。迨其衰也。周禮可以寒省難之大夫。齊仲孫湫來省難難意在謀魯也仲孫歸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未可動也王章可以折問鼎之楚子。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餚烝可以愧強國之上卿。晉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者之禮也武子愧歸以典禮野賜可以辭逆女之公子。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鄭人惡之辭以請墠聽命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娶豐氏告於莊公共之廟而來君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大國之安靖也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冠冕可以反爭田之穎俘。周甘人與晉閻加爭閻田晉伐潁邑王使詹桓伯辭曰后稷封殖天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伯父若裂冠毀冕雖戎狄何有予一人韓宣子始致閻田反潁俘疆理可以抑危國之元帥。晉郤克聘齊郤克敗婦人笑於房故怒成公二年伐齊齊敗郤克欲以齊頃公母為質使齊封盡東畝而止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欲東其畝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晉人與之和而吾得維其民於禮。存之無亂。暨其末也。秉禮之家。守文之吏。傳古之士。抗節之臣。猶得陳說禮法。執先王之遺制。以爭於江河。移徙堅冰歲寒之日。壞諸侯之館。魯襄公薨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墮強家之城。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公山弗擾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及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費人北收大夫之甲。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落得將之膽。唐穆宗時李祐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王邦之侍御史溫造奏彈祐違詔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落膽於溫御史矣褫奸雄吞涎無忌憚之心。舉至於不敢動。而吾猶得維其民於舊坊之勿壞。孰非先王禮制之所留哉。右第四段不然。三家之市。十室之邑。囂然且有爭心。其弊至於父兄不敢畜其子弟。民人不敢保其室家。糜爛干戈。蕩滅三代之遺。而不以為悔者。皆生於禮制之廢也。故曰亂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見文中子又曰古無聖人。則生民之類滅久矣。朱子言至哉言乎。

維世尾

寶玉篇

王意 寶固可貴人生不當玩好之也首段言四國之寶可好不可玩次段言魏王知愛玉不能愛賢三段言聖君賢相不寶金玉而重金玉者不能保其國也四段言為臣者亦莫不

古稱良玉若晉之垂棘魯之璠璵宋之結綠楚之和璞皆四地所出也價逾萬金貴重都城豈不足以華宗廟而重朝廷哉顧人主不當玩好之以兆危亡之禍也右第一段

昔魏人執玉以獻魏王魏王立賜獻者千金與食上大夫祿嗟夫魏王之愛玉過矣能移其愛玉者愛國移其待獻者之祿以待賢人豈不休哉舜棄黃金於嶄岩之山禹投珠玉於五湖之淵而廣成聖帝夏稱顧王有由也玉杯之作不能挽商室之亡紂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作玉杯全璧之歸竟無補趙國之敗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往王無意償城相如乃詒秦王復取璧使使者懷歸趙以身待命於秦則知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明鑒昭矣故人主當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投璧於谷翡翠不聚玳瑁不獵所貴惟賢所寶惟穀不患民不去末而反本懷忠而就德非惟人主士亦宜然宋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賢之宋人得玉獻於子罕弗受獻玉者曰寶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卻之不受而楚得臣愛瓊玉卒至於敗師亡身楚大夫得臣自為瓊弁玉纓未服夢河神謂之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地惜弗與後敗於城濮王孫圉不以白珩為寶楚臣王孫圉聘於晉晉定公享之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其為寶也幾何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此楚國之寶也白珩先王之玩何寶焉聖人賢之而馮球愛寶釵竟罹青衣之毒唐王涯為相國女欲買寶釵值七十萬錢涯以為妖物後為吏馮球買之球為賈竦門客親密覽蒼頭張威福戒之蒼頭恐球言之毒死球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君子有以辨矣

昔晉崔洪平生手不執珠玉會汝南王集公卿燕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辭不執呂公著寶器之跌呂文靖公四子一日與夫人試之命四子遊外堂命侍婢捧玉盃貯茶飲之到廳前佯跌碎玉盃婢如之三子皆失聲惟公著默然而無言公曰此子必為丞相後果然韓魏公玉盃之碎公在大名府人饋玉盃二公以百金酬之每宴客特設一卓一吏誤觸其卓玉盃俱碎吏伏地待罪公曰誤也何罪而二公怡然不以為意者豈惟德度之綽亦顧其性成也嗚呼黷貨之羞免矣右第四段

寶玉尾

議交篇

【王意】(交道之難自古為然論交者當識於何蓋之始可也否則思出而怨反矣首段言人心不古以見交道之難次段敘諸人之善交末段論善交必自擇交始之)

胡質曰古人之交取多知其不貪奔比知其不怯(管仲與鮑叔善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聞流言而不信故交可終慨自伐木息響(伐木燕朋友故舊之詩)谷風興怨(谷風詩朋友相怨作)有平居里巷相愛慕遊戲相征逐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太行上有九折坂孟門山名至險之處也)豈云嶄絕

臏刖於涓(孫臏與龐涓同學涓將魏疾臏之能匹已召臏至斷其兩足)呂賣於寄(諸呂將亂太尉不得北軍酈商之子寄與呂產呂祿善商使寄紿產祿與周勃入北軍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耳餘相戕(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於泜水之南)蕭朱搆隙(漢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後二人搆隙)不可勝數此王丹威子以檟楚(漢哀平時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子欲往慰之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翟公勒門而示絕(後漢翟方進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張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方進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情態乃見)有旨哉(右第一段)

雖然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漿曰馬為知已者良士為知已者死鮑子亡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見韓詩外傳)此之謂心同琴瑟道叶膠漆者也其次則王陽登而貢公喜(漢王吉為諫議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罕生逝而國子傷(子產與罕生子皮友子皮亡國子產傷不能自存以天下惟罕知我也)范張欵欵於下泉(范式張劭二人為友信義相篤後張劭病篤曰恨不見吾死友尋卒式仕功曹夜夢劭謂之曰吾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及葬時柩不行式至弔之柩乃行式曰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弔者皆為下淚)尹班陶陶於永夕(尹敏與班彪為友每論事輒至夕或以夜繼日忘倦焉)亦足尚矣若乃雷陳之堅(雷義與陳重為友情如兄弟舉茂材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人為之言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魏灌之驩(魏其與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驩恨相見晚也)夏潘之連璧(晉潘岳與夏侯湛並美姿容二人相善行止同車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呂嵇之命駕(晉嵇康與呂安友善每有相思千里命駕)脂習撫尸於孔融(曹操殺孔融京兆脂習與融善往撫其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殺後赦之)吳範代死於魏騰范雲營王駭之葬(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駭善駭亡於官乃迎其喪還家躬為營斂)方翼收持滿之骨(趙持滿為御史因事誅尸於城東門友人王方義收骨葬之)擬之耐久之朋(唐魏元同與柴夾締交善保始終時號耐久朋)把臂之交(張堪素有名聞朱暉賢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諸生後不復相見堪卒暉往候賑濟之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信於心也)剖心之誼(石工安金藏唐太子友後太子被誅武后金藏剖心明其不反)刎頸之交(藺相如與廉頗)真無愧矣雖然定交必自擇交始文中子不云乎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猶之種樹

須擇地。惡土變木根。所以趙典不交非德之士。趙典漢桓帝時人閉門却掃非德不交龜蒙不交流俗之人。唐陸龜蒙清介自適不交非類毋將隆預絶乎王莽。隆為漢都尉王莽與交隆不甚附之莽秉政徙合浦陳璀預疏乎蔡下也。陳璀初與蔡卞交後見卞奸邪遂請歸○右第三段

議交尾

名分篇

【主意】名分者經世之典、存亡之間、治亂因焉、首言名分之所由立、次言名分之不可紊、三言春秋名分之責也、四言後世名分之壞也、繳言孔子春秋之作以維世教於未泯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繫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名分之所從出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上下。聖人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等級。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節制。而使天下上役下。羣紛然不可齊之衆。而一歸於截然不可亂之法。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奔走百執事。與士庶人各執其趣。各守其的。而後天下無弱君。無抗臣。無橫民。凡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自有天地。未之改也。右第一段三代之世。上而天子。為天守名分。下而卿大夫。為君守名分。惴惴焉。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曾不敢一蹈其足於彝倫綱紀之外。是故。仲叔能庸衛。而繁纓不可請。衛孫良夫及齊戰於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邑晉文能靖王。而隧不可求。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請隧以葬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以楚子討罪之功。而廟鼎不可問。以魏公威名之著。而副車不可乘。桓會葵丘。天下宗齊。宰孔一賜胙。下拜登受。凡以

名分之在王綱者不敢決而其維繫於人心者不敢忘也 右第二段 柰何陵夷而後下堂一見君賫於交 周考王詩 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晉室三分臣甘其肆河陽狩而伯圖張 晉文會諸侯於温召襄王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諱之也 繻葛戰而王威替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惡王崩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五年以諸侯伐鄭敗王師於繻葛射中王肩 佾雍兩僭私門強也毛戎再北中華餒也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嗚呼名分不競一至此哉 右第三段 漢唐之興亦以名分維持天下然始而商賈飾帝服 賈誼治安策云庶人屋壁被文繡倡優下賤得為后飾 終而莽操篡皇輿 王莽篡平帝曹操篡漢獻 漢之名分可知也始而推刃於禁途 唐高祖子建成世民元吉兄弟相賊禁血禁途 終而跳梁於方鎮 唐德代時節度使自相廢立 唐之名分可知也惟宋朝家法遠過漢唐名分庶幾近正者卒之濮嗣倡議弟亂兄 宋英宗濮安懿王之子入嗣仁宗後聽歐陽脩引喪禮大記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期而不沒父母之名追懿王稱皇親母稱后 靖康稔禍夷滑夏苗劉興變臣廢君 苗傅劉正彥自以世將功多位居王淵之下作亂殺淵執康履俱梟首懸闕門劫高宗傳位皇子請孟后稱制 南內劫遷婦脅舅 肅宗后張氏劫遷玄宗於重華宮 國之統體人之彝倫澌然殆盡所存幾何哉此君子為之痛心於邑也雖然猶幸有孔子之春秋乎春秋者聖人謹名分之經也書子同 魯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十二公惟莊公為適長故書 欲正父子之名分書虢叔詹父欲正君臣之名分 周子頹自立鄭虢合師代之鄭詹自齊逃來詹不能伏節死義以救國患而逃逃苟免故書之 書鄭伯克段于鄢欲正兄弟之名分 共叔段莊公弟多為不義鄭伯克之於鄢 書歸賵歸禭欲正嫡妾之名分 隱公九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成風莊公之妾故書 書王姬下嫁季姜歸京欲正夫婦之名分 莊公十一年冬王歸于齊書下嫁[illegible] 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書王后也 書王人於上欲正天朝之名分 凡王人盟必首書之 書會戎於潛欲正中華之名分 隱公二年會戎于潛惟惠公之好也 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何者不為名分而設哉 魯春秋自隱公至哀公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公 蓋懼後世之決其防而筆之經以垂訓立教也噫聖人之慮遠矣 右第五段

名分篇

知巳篇

【王意】（君子之處世也、必遇知己而後才能可以自見、首段言知己之不可無、次段言有知己者之得以自伸、三段言無知己者之厄於久困、末段激言自脩之功、不可以此為重輕也。）

昔人有言曰、芳蘭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士起立國者、知己之助也。故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伯牙善弾琴、子期善知音、及子期死、伯牙絕絃不弾、以世無知音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莊子與惠子友、送葬過其墓、謂從者曰、自夫子沒、吾無與言矣。）悲同志之剝落、傷知己之淪喪也。昔人謂得一知己、南山白額虎不難縛者。（唐元紀吉温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豈無旨哉。（右第一段）

是故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遇戰則有功。士遇知己則有功。韓信不見知於蕭相、終為胯下夫。（信窮時受辱於少年胯下、蕭何薦于帝、拜大將。）寇恂不見知於耿況、終為功曹吏。（恂初為功曹吏、太守耿況甚重之、後擊邯鄲軍、況薦為偏將軍。）高崇文不見知於杜黃裳、無以成討賊之功。（唐憲宗朝劉闢亂、杜黃裳言於上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將高崇文勇略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果誅劉闢。）謝安石不見知於桓溫、無以定江左之業。（謝安好遊宴、桓溫奇之、舉為司馬、後破符堅、立名江左。）張柬之不見知於狄仁傑、無以奏反唐之績。（仁傑薦張柬之曰、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用之、後與彥範等反周為唐。）孰謂人之奮起庸陋、不本於知己之助乎。（右第二段）

夫吳榜（榜船）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虯赤蜺、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隋侯見蛇傷、救之、夜夢蛇銜珠謝之、最覺、果得大珠。）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乘之名乎。（齊威王有照乘之珠十二枚。）買臣忍飢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忿懣、班超執筆而慷慨。（超窮時為人傭書、被胥吏辱、投筆學武、後封侯。）豈顧欝不自適哉。困於知己之寡也。（右第三段）

雖然芝蘭生於幽林、無人而自芳。君子脩德立行、困窮而愈勵。故良農不為水旱而輟耕、良賈不為折閱而輟市。（折閱、失其貲本也。）士君子不為貧窶而怠道也。知不知係之人、脩不脩係之己。處困窮拂欝者、慎無戚戚也哉。（右第四段）

知巳尾

附托篇

主意　天下之人，必有所托以成功名，托得其人者安，不得其人者危，君子當謹所與也。首段言人不可以無托，次段即物以譬之，末段反言托之不得其人者，反足以敗名亡身也。

太史公（史遷）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名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哉。故嘗謂先達得人而托，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得人而托，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信有如太史公所稱者。夫蚉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及攀鴻翮，則翔四海。賓鴻托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騰蛇龍屬能興雲霧也）附春霧以希凌霄之遊。薜蘿（薜荔也蘿菟也一名女蘿）係青松以茂，穿雲之蓝。物嘗伸於有所托也，況於人而無附托以成就其名乎。（右第一段）雖然附托固可以成事，而托之不善，亦足以僨事。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其所托者不善也。稷蜂不攻（蜂附於稷攻之則損稷），而社鼠不熏（鼠藏於社熏之則社火），其所托者善也。（右第二段）昔杜谷之附王氏（杜欽谷永附王鳳），蔡邕之附董卓，楊雄之附王莽，朱穆之附梁冀（漢桓時事），荀彧之附曹瞞，潘岳之附賈謐（謐晉惠帝后之姪充之子也），不旋踵取敗焉，即稷蜂社鼠笑之矣。嗚呼，可哀也夫。（右三段）

真偽篇

主意　天下未嘗無才，但其才不聞耳。為人上者，當因材而任之可也。首段言人才之真偽難辨，次段言人才視人君以隱見，末段言人主當興起斯文，不可使士有才不肯自用也。

天下有真才，有偽才。王之瑕瑜不揜，金之鍇爍不耗，真也。驪牛之黃也，偽虎。凿莠之幼也，類禾。白骨疑象，碔砆混玉（碔砆似玉），偽也。夫人之才，亦有真偽焉。木彊少文，而有不可奪之節；言不出口，而有當大任之勇（漢高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者必勃也後誅諸呂以安天下），真才也。家起文墨，而高議韜鈐之術（韜兵法也鈐兵器也）；身居閭域，而指據九野之圖（九野九州分野），偽才也。真才不必衆也，得數人焉，可以王矣。偽才者，即肩摩踵接，安所賴之。然真偽難辨，而偽者易售也。故相馬以肥，而飛兔騕褭漏矣；相劍以室，而吳干越鈎置矣（吳劍名干將越劍名純鈎室鞘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辨之。天下之人至無算也，其號為有才者，百一而已。有才者又未必其皆渠傑也，其號為標鋒者，萬一而已。惟位由才授，而人不敢倖取。夫是以耳目無眩，而真才出焉。抉拘攣之網，而豪者奮；批雌黃之口（王衍善談老莊每義理有不安隨迭更之世號為口中雌黃），而質者顯；解牽制之紲，而逸者趨；樹賞罰之幟，而勇者信。如是即謂之多才可也。及其乂也，以耳目從形迹，以取舍從耳目，真

者無以自見而疑似淆焉。處暗而冀掩其盲。並坐而不知其璧。心越也而貌秦。質烏也而聲鵠。始則以假亂真。既乃染真為假。如是即謂之乏才亦可也。由是觀之。天之生才。固非為始則增多。而後則減少也。而古之人。又非傳翼胼肢。殊形異狀。不可肖假也。顧識真悅假。時不同耳。（右第二段）嗚呼。人主之於世也。譬之音也。鼓宮而宮應。叩角而角應。非其類不應也。世能識真。則人皆剖其真以求售。世方悅假。則人皆藏其真以俟時。夫至於使人藏其真以俟時。非國之福也。昔者齊伐魯。取饞鼎。魯人以贗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

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士亦有鼎也。夫用材者。其毋使士自愛其鼎也哉。（右第三段）

真假尾

假借篇

王意　天下事無所假而假者為可惡也首段言似是而非之類者亦可惡次段欺世之詐善者紛紛無有能辨之者末段詐善者固可惡而冒不令之迹以自全者智亦足多也

天下事。真是者無所惡。真非者不足惡。存此之實。假彼之名。似是而非者可惡也。羊質而假虎之皮。（揚子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人共逐之矣。鴟（惡鳥）形而假鸞之聲。人爭嘻之矣。棘（惡木）本而假棠之華。人咸斷之矣。何者。惡非真也。鳥獸草木猶尒而況人乎。古人行如元凱。則為善人。行如共鯀。則為凶人。無所用假。假之興也。其衰世乎。世衰有行墨而儒其名者。有行跖而

夷其名者。有行鄉愿而忠信廉潔其名者。甚哉假之能亂真也。彼固緣此以隱其非。墨非跖非鄉愿。而天下亦遂信其為真儒真夷真忠信廉潔之士。嗚呼可嘆矣。（右第一段）嘗觀托名漢相。而肆情逆篡。操之所以如鬼也。假意謙恭。而用圖居攝。莽之所以為奸也。（王莽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內事諸父曲有禮意王鳳死以莽託太后）借迹終南。而坐邀徵詔。放之所以充隱也。（种放）揚言對策。而委身商鳳。求之所以行佞也。（漢成四年詔舉直言之士對策谷永知王鳳柄用陰欲自托乃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以附王鳳）開閣延賢。非假借下士之名乎。（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撰著中說。非假借聖人之名乎。（王通為中說以擬論語）鞠躬

屏氣執香步從非假借敬君之名乎東魏孝武丞相高歡嘗從若後事魏主禮恭會上乘輦行香歡執香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焚雉裘於殿前晉大司馬程據獻雉頭裘世祖焚於殿前御牛靷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晉世祖有司言御牛青絲靷斷絕詔以青麻代之然當時傳之後世亦從而信之何者莠疑於苗珉疑於玉也子貢問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子曰非也君子惡其似者耳於此能辨其真偽何異揭斗柄於中天明白易見曳足音於空谷也哉虛響可聞○右第二段

雖然邪人固假借善名矣亦有善人而假借惡名者王剪請田宅耳目貪利之羞汾陽耽聲色寧蹈荒淫之戒彼誠知功高不賞位極見疑非假借其身於卑汚淺陋之地恐不足以全身而完族噫智矣右第三段

假借尾

達權篇

主意 權非聖人不能用後世不知權者竊之而反害乎理也首段言權之義次段言聖人之用權三段言權一也古今之得失異者後世不知權也末言權之不可已如是

權之義何始乎自黃鍾制而權以生黃鍾管長九寸經三分圍九分容千二百黍度量權衡生於此大而度量微而銖兩度量權衡以黍徑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千二百黍為一龠丈尺為度量斗斛也於是乎取則權立而天下不可欺以輕重矣古人有見於聖賢遭艱蹇難當崎嶇厄窮之運不能率其素所守者以自見而必假經以行之有似乎權故命之曰權權為無心之物其推移而變化之者一理也其劑量而參酌之者一中也

聖人之權權以理也權以中也是故男女不親授受理也時乎援嫂之溺者時也亦理也禮食親迎理也時乎周之而受不告而娶者時也亦理也此聖賢之權所以得其中而與時宜之也右第段

雖然權豈易言哉必聖賢行之而後可以無弊是故禪受權也堯舜以得人子噲以禍國湯武以應天莽操以倡逆辭位權也夷齊以成仁吳札以生亂吳子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札辭棄其室而耕於野後闔廬弒王僚而自立易君權也伊尹以康辟霍光以赤族漢昌邑王淫縱無度霍光廢之於昌邑迎宣帝立之後光族誅誅弟權也姬旦以靖難唐宗以喋血見名分篇權非聖賢不能用也苟不達

夫時不明夫理而一旦迫夫事勢之難乃苟且僥倖以為自私自用之計是猶明王禁於蘇張辨智之朝歌匪風於三川淪沒之日（三川河洛涉也平王東遷之後匪風有思周之志）率葵召之師（左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尋盟楚屈完來盟於召陵）於孫商白起之野（孫武子商鞅白起皆戰攻之師也）談范蔡之說（范雎蔡澤）於金張許史之門（金日磾張安世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此四家大見信用難以口舌間者）若是而謂之能權可乎（右第二段）大抵天下之事有經必有權其道常相須君尊臣卑也然紀信以臣而乘漢王之車（漢高被圍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乘漢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以故漢王得遁去）不以為僭父坐子立也然孫為祖尸則坐於上而受父之拜不以為悖天下之定序莫大於君臣父子且從權而反易之如此孰謂事可以無權哉（右第三段）

違權尾

報德篇

主意（報德人之常有德而負之則非人矣首段言德之當報次段言有德必報者忠厚之道也三段言背恩之人曾物之不如也末言施德者不必責其報）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鼠與兔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二獸蟨非性之愛二獸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見淮南子道應篇）夫禽獸昆蟲猶相有報也而況士君子乎（右第一段）傳曰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說苑）是以趙孟活餓夫於委桑而免入朝之難（晉趙盾為大夫出遊田見一餓人將殆食之藏其半詰之曰三年宦學不知母存否稍為簞食置諸橐而與之後靈公欲殺盾餓人樂士徒有得脫）周武蔭暍人於長樾而歸華陽之馬（武王行師見道有暍人熱自下車左擁而右扇之）秦穆飲盜駿之酒而申韓原之戰（秦穆飲盜駿之酒後秦擊晉野人皆求從推刃爭死敗惠公於韓原）趙簡棄白騾之肝而獲翟人之甲（趙簡子有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疾醫曰得白騾肝可愈求於簡子簡子曰殺畜活人不亦仁乎屠騾肝與之居無幾趙興兵攻翟廣門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魏顆從嫁妾之命而來杜回之亢（晉魏顆父有嬖妾無子父疾將死命顆曰嫁是疾革又曰以是為殉及卒顆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嫁之後與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亢杜回回躓而顛獲之夜夢曰余乃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爾）僖妻施盤璧之惠而保負羈之宮（晉重耳出亡過曹曹公不禮焉僖負羈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

無禮、曹其首也。于盍自貳焉。乃饋盤飧，致璧。後秦納重耳于晉，伐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仍令將士毋入僖氏之宮。楚莊赦絕纓之臣，而秦破吳之績；顧榮啖執炙之士，而免臨刑之誅。顧榮，晉人。一日與同僚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啖之。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王倫敗，榮被執，其人為率，督救榮得免。北郭殺身以明晏子。北郭騷家貧無以養母。晏子分府庫傳祿食之。後晏子以事見疑于景公，出亡。北郭子曰：人養其母，身佚其難。乃自刎，謂其友以頭見景公。景公悟，乃追晏子反之。辛俞從死以報欒盈。晉錮欒盈，令臣勿從。辛俞曰：吾四世事之，乃君之臣也，以死從之。豫讓漆身以答智伯。趙襄子殺智伯。智伯之臣豫讓漆身為癩，欲殺襄子。禽息碎首以登百里。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不見納，俟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裂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悟，用百里奚，以士禮殯之。所以致身不辭，沒身無悔者，皆不背恩

之道也。嗚呼，綈袍雖薄，尚繫須賈之仁。范雎，魏人，被須賈害，奔秦，王用之。後賈聘秦，雎羸服見之。賈取綈袍贈之。雎為賈御，至相府，先入。門下以實告，賈膝行謝罪。雎曰：汝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情。簞食且微，猶酬中山之惠。趙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後，曰：臣父餓且死，君傾壺飧活之，故來死君也。況受非常之德，而有不報之者乎。此義不明，背施滅德者踵至矣。吾見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越饑吳與之粟，吳饑越閉之糴。見左傳。此所謂德出而怨反，恩獻而仇酢，宜乎秦大伐晉而吳遂棲越也。他如敏中得志而擠李德裕。唐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學士。後德裕失勢，敏中乘力排之。楊畏用事而叛呂大防。呂大防以楊畏敢言，且助己，遷禮部侍郎。帝詢諸臣可用者，畏只疏章惇等而毀大防。此何其用心之忍乎。比於銜珠之隋蛇，持環之楊雀。楊寶七歲時，見黃雀為鴟所搏，收而養之。百餘日雀愈，飛去後化為黃衣童子，以白環四枚與寶曰：好掌此環，子孫世為三公。誠愧之矣。右第三段。雖然受恩貴必報，而施德貴不德。昔有言於魏無忌者曰：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無忌救趙，有自功之色，客說之曰：物有不可忘，不可不忘云云。且矯令奪兵於趙，為功於魏，非忠也。公子自驕，吾於公子不取也。旨哉言乎，可為施報者之法矣。右第四段繳。

報德尾

敬慎篇

主意 人不敬慎不能免禍故君子之善保身者合夷險而一於敬也首段用二人事以推敬慎之故次段言敬慎可以保身末言有國家者亦當敬慎以免危亡之禍也

昔魯有機汜年七十而敬慎益甚魯君問其故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防哽噎是以行年七十尚恐斧鑕之加汜何敢忽焉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鴻鵠飛冲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此身君在安知禍罪不施也（俱見説苑）嗚呼世人忘僂傴之恭（僂傴鞠躬形）偃蹇之傲者多矣如二子者實鮮哉（右第一段）他若楊師道不接禁省之語（唐楊師道清警有才思貞觀中參預朝政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孔光不對温室之問（孔光休日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對更荅以他事）石太僕之數馬（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也）崔元琮之束帶（唐崔元琮性謹恪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皆知慎以免禍敬以全身易之履霜（易曰履霜堅氷）至詩之履氷（小宛兄弟相戒以免禍）庶幾近之淮南子曰轝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言哲人智士必能自慎其身奚有覆轍之虞負乘之患也不觀之舟車乎

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羊腸阪道在太行山上）而莫不仁於康衢（五通為康四達為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巫山峽也）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往往皆然此君子所以克自抑畏而卒保其身也雖然慎之為道非獨保身亦可通於保天下昔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亡（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併諸侯黄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擒戮之）及二世弑死望夷（趙高使其婿閻樂將兵入望夷宮謂二世曰受命丞相誅足下二世自殺）子嬰係頸降漢（子嬰立二年沛公擊之大敗乃降漢）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内自怠忽也嗟乎怠忽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秦皇其明鑒矣（右第四段）

敬慎尾

固權篇

主意 為臣不可竊君權首段言權必受於君而後固次段言所受之人不同故所用之權亦異末繳權無所受與受非其人者不能以自固也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之必失之夫偽幕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托於累嵗而不保一日之命威有行於四海而不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焉者也天子知之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右第一段無所受之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也正坐而旁有竊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跡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豪奴也而路人得執之矣非童子強而格僕反弱也使固與竊異也是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於有所受有所受者又當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故受之天下而人信至燕子噲讓國於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蘇代紿子噲云堯讓天下許由許由不受天下稱堯至仁吾君亦效之讓與子之子之必不受天下稱君為何如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夫弱子之產不與貿惡人以為欺也瞽人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為敝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之權放昌邑王武帝以昭帝付霍光昭帝崩立昌邑淫放廢之夫擁君易君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右第二段夫權者富貴之籍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也無以受之與受之非其主者皆危道也夫見火知焚而見水知溺者明也暗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頒爵封者遺之券誥券鐵券誥制詞賜祠第者祠廟也第宅也護之符勅符合以為信也為之勅命也此皆為世世計也今封爵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效也是欲以無所受之權而將為世世之計愚矣哉右第三段

固權尾

遊觀篇

主意 遊觀固先王之所不廢、至後世則徒侈一己之欲、焉得謂之遊觀哉。首段言遊觀之道、次段言先王之遊觀有節、三段言後人之縱欲忘返、以沵後人之觀鑒也。

易曰、風行地上觀。(觀卦風行地上無違)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然則遊觀亦古人所不廢乎。(弗畱也、先王體以巡省四方、觀察民俗、因俗以設教焉) 然五年一巡狩、有常期也。(見王制篇)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有常所也。(二月東巡於岱宗、五月南巡於南嶽、八月西巡於華山、十一月北巡於恒山) 柴望秩於山川、諸侯各朝於方岳、有常地也。脩五禮、如五器、(五禮吉凶軍賓嘉、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如脩之也) 命市納價、命大師陳詩、問百年者就見之、有常政也。豈若驕君逸主、窮耳目、逞心志、陟山之高、入林之深、而後為快者哉。(右第一段)

古之聖賢、慄慄危懼、如履虎蹈氷。(書君牙曰、文武成康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渉於春氷) 不忍遊觀以病國疲民。益之謨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禹之箴曰、毋慢遊是好。湯之銘曰、無恒於遊畋。文王之訓曰、不敢盤於遊田。(盤樂也) 周公作無逸曰、爾其無淫於逸、於遊、於田。凡以防晏樂之漸、而制逸欲之端也。不然、豈顧使之嚴居九重、坐受羈束、至耳目不得玩、手足不得佚也哉。(右第二段)

夫何古訓昭然、後王不悟、畋於有洛、十旬弗返者、太康所以荒也。(夏太康啓之子也、后羿拒之、立其弟仲康) 車轍馬跡、周行天下者、穆王所以肆也。(周穆王好遊、得八駿御之、西遊王母宮、忘返、後因徐偃王亂、乃命造父為御以歸) 如棠觀魚、托名略地者、魯隱所以侈也。(隱公五年、將如棠觀魚、臧僖伯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遊於章華、狩於州來者、楚靈所以淫也。(左昭公十二年、楚靈王狩於州來、又作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芊尹無宇諫曰、武王數紂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內增上苑、外置樓船者、漢武所以汰也。(上林苑在渭水南三百里、漢治為苑、以為巡狩之區。武帝時欲擊越、作大船、船上施樓、號曰樓船) 奏妓縱酒、酣歌玉樹者、叔寶所以狂也。(陳叔寶起臨春結綺望仙閣、曲有玉樹後庭花、酣歌達旦、狂悖無極、後為隋所滅) 大造龍舟、巡行萬里者、隋煬所以蕩也。(隋煬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夫人主之、月夜縱宮女數千騎作清夜曲、於馬上奏之。又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旌旗蔽野、屋宇以珠玉飾萬問) 若此者、不蹈荊棘之墟、則歷魚龍之津、一時逞欲、亦甚適志。卒之亡國隕身、釁敗激亂、踵相至矣。豈非哲王之永鑒哉。(右第三段)

雖然、遊觀亦不為無助於政者、知節焉可也。見蒼梧(虞帝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塗山、(夏禹會諸侯於塗山) 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皇漢武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績。覩洞庭荊門、(晉司馬炎遣王濬與呉主孫皓戰於横江、所向皆克、西陵荊門皆平) 則悔呉魏(孫權司馬)戰爭之苦。王者於是乎明得失、諸侯於是乎鑒興廢。斯又勸懲之大典也。(右第四段)

遊觀尾

威儀篇

主意
威儀爲德之符君子不容忽也況四體之動吉凶禍福於此乎覘可不愼乎首段言威儀
之不可忽次段言敬忽之情異而吉凶之應殊也末段卽二人爲重儀之鑑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於正容貌愼威
儀是故先王制禮也爲冕服章采以旌之爲佩玉鳴
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故可以爲法象斯謂
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
威而民畏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
威儀也若夫惰威儀玩瞻視而望民則我者未之有
也大抵衣冠餙貌人見而敬之毁冠而囚首人不讓

席矣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
矣有威無威其致相遠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山
川示險人不敢踰威儀不從人不敢慢若夫禍敗之
所由則皆媟嫚以爲階也可無愼乎右第一段昔惠公以
慢瑞無嗣晉惠公見襄王不敬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八年
隕於韓十六年晉人殺懷公文公以肅命興國周襄王使太宰賜文公晉侯郊迎設
諸宗廟端委以入三命而後卽冕服內史典歸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伯郤犫以傲享
徵亡成公十四年晉郤犫使衛衛侯享之甯惠子相犫傲甯子曰郤其亡乎古爲享以觀威儀省禍
福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晉殺郤犫郤至冀缺以敬妻受服僖三十三年曰
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晉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君請用之

晉侯命之爲卿良宵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襄公二十七年
諸侯會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良宵等七人相趙孟請賦欲以觀志子展賦草蟲良宵賦鶉奔卒享文
子告叔向曰良宵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其能久乎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後三
十年良宵爲帶駟所殺子展采享鄭政其族益大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
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鞠躬也坐必抱鼓手拱也視不離
結繪之間言不越表著之位昭公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於戚視下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無守氣矣俯仰可宗揖讓可貴故
爲萬夫之望也右第二段漢唐而下若馮恭之容儀漢成帝時
人好脩容儀進退恂恂張堪之脩整漢光武時人矜嚴好禮居處幽室必自脩整侯
覇之威容漢成帝時人矜嚴有威容牟融之端重漢章帝時人舉動方重朱

暉之進止有禮漢書暉家世衣冠性矜嚴進止必以禮何熙之動作有
節漢和帝時人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雖非本於德著亦皆善其
表則矣若夫達奚好武武字成興少倜儻仕魏爲雍州刺史居位不持
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以此取輕於世第伍倫在
位以清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不脩威儀亦以見譏
於時漢章帝時人性質慤少文采然少蘊籍不脩威儀人輕之劉康公曰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左成肅公與劉康公會晉伐秦
不敬豪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云云是故君子勤
禮○右第三段

威儀尾

養老篇

主意　養老者國家大典不可忽也首段言養老之典為至重次段言古先王之養老者以其禮有不可廢也末段傷後世養老以虛文不合先王之道

嘗聞引年尚齒列代弘規憲老乞言哲王明範右第一段

是以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用燕禮夏后氏燕衣而養老用饗禮燕衣黑衣也殷人縞衣而養老用食禮縞素也周人玄衣而養老玄深黑色也兼用虞夏殷之禮俱見王制三王四代未有遺年年之重於天下也久矣養老之禮不可不講也西伯善養二老來歸伯夷太公商王播棄黎老隱遁泰誓篇曰今商王受命力行無度播棄黎老厥有明驗也先王知其然故饋漿而酳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總干非無人也而天子至自袒焉冕焉而為之按樂記言武王永清之後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漿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天子視老者踧踧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莫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衎衎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豈先王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蓋王化始於養老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右第二段周衰而此禮廢矣米肉有賜帛絮有加漢文非無養也而乏憲老之遺意不免涉於粉飾漢文帝方春時和議賑貸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乃使人存問長老其為令八十以上者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李

躬三老桓榮五更漢明非無養也而少乞言之誠心不免淪於文具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遣使者安車迎至太學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五更升自賓階天子揖之升設席遺天子親袒割牲一如周武之禮降是而唐宗孝甄權之宅不聞優之以禮唐太宗宋祖賜百歲之金止於益之以財宋太祖皆於養老乎缺矣甚至白首而從征役黃髮而羈奴隸豈惟朝廷鄉黨亦然挾氣尚力賤老貴少耄期當任負之勞童子居先生之位循然莫之正也豈乎王教興則老者尊於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尊於鄉世為之也右第三段

養老尾

安貧篇

主意 言貧賤不足以困人，知義安命者當自得之也。首段言貧不能困人，次論善守貧者，三言羨某乎無道之富貴，不若安貧之自如也。末言君子憂道不憂貧。

昔原憲居蓬蒿，併日而食，子貢結駟以從，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莊子衣大布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非憊也。由是觀之，貧者士之常，詩咏終窶，北門篇云 範載六極，厥有以也。右第一段

古之善處貧者，有篳門蓬户以為居，孔子弟子公晳克不為人臣，終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 有陋巷席門以為室，陳平未仕時，不事產業，家貧，郭窮巷，席門 有百結懸鶉以為裘，子夏貧，衣若懸鶉 有被褐牛衣以為飾，被褐見上。牛衣，漢王章學長安無被，卧牛衣中 有藜藿菜羹以為膳，有塵甑釜魚以為給，范冉字史雲，為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結草室獨居，有時絶粒，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有賣薪鬻畚以為生，朱買臣賣薪，王猛少時鬻畚為業，春齊本賣畚籠也 有傭書販繒以為食，班超未遇，為人傭書，困怒投筆立功西域。灌嬰以販繒為業，後從漢高滅楚，封為列侯 適然不知乎榮辱，退然若忘乎利害，此志士之高蹈，貞夫之卓行也。其視韓愈脩文以送窮，韓愈作送窮文 楊雄作賦以逐貧，楊雄作逐貧賦 不亦陋乎。大抵與其覬覦乎紆朱懷金之樂，紆朱懷金，語出揚子 不如荷鋤東坂，管寧荷鋤耕畦 棲遲於横泌者之安也。國風詩：横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與其歆慕乎乘軒推轂之榮，不如帶經南畝，漢倪寬受學孔安國，貧無資用，嘗賃作，帶經而鋤 偃息於蒿萊者之潔也。與其聚景公之千駟，四 孰與足顏子之簞瓢。與其求況家之金穴，光武以郭況為太鴻臚，賞賜金帛豐盛，無比，京師號為金穴 孰與卧袁安之雪門。洛陽大雪丈餘，令出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見安僵卧，後舉為孝廉 與其希季倫之步幛，晋王愷石崇闘富，愷作紫絲步幛四十里，崇錦步幛五十里。季倫，石崇字也 孰與偃王褒之土室，王褒嘗作土室以自處 與其獲王氏之田園，晋王戎田園半天下 孰與處陶潜之環堵，陶潜歸作環堵之室，僅蔽風日以自娱 蓋富貴而苟得，不若貧賤而能安仁樂義也。右第三段

夫士君子以脩身為務，困倉倒不為羞，簞瓢空不為屈，貧何暇計乎。孔子曰：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孔子在陳絶糧語子路云 厥有旨哉。右第四段

安貧尾

擬盜篇

主意 盜賊為患，治之者不可招降窮治為也。首段言招降窮治之非，次段言盜賊可憂不減於夷狄，三段言治盜賊之術與夷狄異，四段言古人善治盜賊，末激諭除盜賊之本在於延攬豪傑也。

自古盜之所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行，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間，以為假息之計。治盜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其弊不可不知也。招降窮治是已。患莫大於招降，禍莫大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吏素無奇略，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茲惡之民，見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

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苦，孰與摽掠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郤顧，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右第一段

今士大夫之所講求而計畫者，每以夷狄為憂，而盜賊之變未有言及者，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夫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患秦者獨胡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郤匈奴七百餘里，然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間，則知盜賊不可不憂也。繫識亡秦者胡，遂使扶蘇蒙恬軍以伐匈奴，不知胡者乃胡亥也。二世立無道，陳勝吳廣輩起兵澤中，卒以亡秦。患秦豈在胡哉。○右第二段

夫平盜賊與夷狄之術異何者？夷狄甲馬如雲，矢石如雨，其人使習而整，其器銳利而精，故方其犯我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則不然，抄奪是資，而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逃遯，非有恩信相結，揭竿持梃，郡縣多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也。故方其群起也，不必速戰以折其氣，而在勿迫以携其心。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悍暴，可

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驅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也。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無所得食而出，則尺箠制其命矣。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盜賊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擒夷狄異也。右第三段

古之能吏捕盜稱最課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悉籍記之，

一旦收捕納於虎穴者。尹賞治長安也。元延間大姦浩商等往來長安中上不能制尹賞守長安令脩治獄深数丈名為虎穴悉募問父老得其實捕百餘人納其中盜賊屏息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者。張敞治膠東也。敞時膠東賊数起敞慕偷盜首長数人令取賍物以自贖罪一日得数百人吏人有功者上名尚書有耳目共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治京兆也。時潁川豪傑黨織漢為缿筩令民相告詰誅兩之奸悉得會盜識劫人漢使吏捕治賊不知所措俱伏其辜奸摘伏如神云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詰責取辨其人者。朱博治渤海也。朱博為渤海太守齊賊亂博令屬縣用豪傑為大吏縣有劇賊及他變移書責之盡力者賞之懷詐者誅之以是豪傑帖服置正伍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輙聞知姦不得含者。韓延壽治潁川也。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仇延壽教以禮讓不得合奸人又置正伍長閭里云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安之者。龔遂治瑯琊也。龔遂宣帝時為渤海太守時渤海賊起郡縣不能制遂至悉罷捕盜吏單車獨行至府曰持蒋器者為良民持兵者為盜賊教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民化之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右第三段夫盜賊之中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在也。豪傑在中未可卒制。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反亞夫為太尉至河南得之喜曰吳楚云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復失河朔。唐穆宗時盧龍節度使劉總擇麾下宿將難制者朱克融等送

京師朝廷方事酣宴縱以歸後盧龍軍亂推朱克融為留後遂冦河朔夫劇孟與克融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係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中有豪傑。豈不深可慮哉。然則消亡大盜之術。莫急於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之豪傑悉為我用。則彼駑材鼠輩不足置齒牙矣。右第四段

擬盜尾

薄葬篇

【主意】葬埋之禮不可過厚以召奸也是以智者行之愚者昧焉首段言古人葬得其道次段言後世之從厚者不惟過於厚而且傷於禮三段引武帝厚葬啓奸以為萬世之戒

古之葬者藏之中野（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夫人）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會稽山有禹冢不改其列謂山川如故也）後世王陽孫敕子以贏葬（漢武時人學黃老將死命子為布囊盛尸下土七尺從足脫囊裸體曰吾欲反吾真也）楊伯起自殺以雜木（漢安帝時為太尉上書論樊豐等被斥慷慨自殺曰吾不能誅姦何面目見日月死當以雜木為棺）符融殯妻於中野（融遭黨禁妻亡

無殮鄉人欲為棺具融不肯曰古死棄中野惟妻子可行志遂土埋之）張閎殮身以幅巾（閎卒勑其子曰勿設棺槨但著衣衫單衣幅巾以土壅為藏）士廉墓無他藏（唐相高士廉）姚崇殮以常服（唐玄宗相）此聖帝明王哲人智士遠覽而獨慮也（右第一段）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昔魯人將以璵璠殮孔子聞之歷級而諫（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殮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後世此義不明於是有桓魋之石槨（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宋公之車馬（宋文公卒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三良臨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二婢同棺（陳乾昔寢疾命其子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制度務極其優厚儀文專尚乎奢侈孝在慎終誠云無悔葬不循禮豈曰無遺雖儉而失禮敝車有誚於晏嬰（晏子敝車羸馬為人甚儉祀先人豚肩不掩豆揚子曰墨晏儉而廢禮）而厚則傷生重器終懟於樂舉（見上）所宜薄以稱情安用厚以破產聞之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棺周於衣土周於槨如斯而已（國子高乃子產）嗚呼往訓昭然而霍子孟者瘞於大體奢侈過度以葬孝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燒取玉匣金芝骸骨並盡哀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漢文帝嘗過霸陵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云云）善哉言乎厚葬者可以思也

薄葬尾

禍福篇

主意　此義有二段前段見禍福之機相為倚伏見脩己者不可以一時之遇輕為憂喜後段言禍福之極定於久遠見觀人者不可以一時之遇而輕為進退

嗚呼世人之識淺矣一旦逢禍則蹙然而悲殆未知禍福同根而災祥共域者乎一旦膺福則曽然而喜董生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而禍至由此觀之老氏所謂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非虛語也觀之於古吳兵大勝福也而有姑蘇之困（吳嘗入郢却秦晉服越恃強伐齊越乘隙伐而滅之）越棲會稽禍也而有五湖之霸（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句踐反國卧薪嘗膽後伐吳越始伯諸侯）犬戎強盛福也而有樽下之執（見春秋解）陳駢出奔禍也而有厚遇之享（唐子短陳駢於齊威王陳駢出亡奔薛孟嘗君迎之豢五味之膳冬裘夏絺出則乘車）宋人以白犢之祥喪明而反有獲全之吉（列子書云宋人有好行仁義者家黑牛生白犢以問於孔子曰此吉祥也居一年其父盲牛又生白犢其子又盲後宋圍城戰死者大半此人雖盲父子俱免及城解其疾遂愈）北叟以胡馬之利折股而反有保身之慶（列子書塞翁失馬胡人弔之其父曰詎知不為福後得胡駿而歸人賀之曰詎知不為禍其子乘駿果墜折臂人弔之父曰詎知不為福後邊將選兵與者俱死子以折臂免）禍福旋迴固如此也湯繫夏臺（桀殺直臣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文囚羑里（鄂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烹鄂侯殺其女文王聞之嘆息崇侯虎譖之紂囚文王於羑里）重耳奔翟（晉獻公聽驪姬之譖使太子主曲沃後又以進胙之計譖太子太子縊死新城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之奔翟秦穆納之得復遂霸諸侯）小白出莒（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甫伐葵丘不代鮑叔牙逆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被弑後小白入因魯殺子糾而伯諸侯）夫孰非禍耶卒之或王或霸鮮不為福矣是以君子福至不喜愈敬慎以自檢禍見不戚愈脩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於祥降也（右第一段）

雖然禍福可擬善惡難憑太史公曰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稱顏回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夭死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噫信如史遷之言則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天道茫茫禍福奚準然而有說焉回夭而流芳千載福也跖壽而貽辱萬年禍也此誰吉誰凶何去何從不待智者能辨之矣（右第二段）

禍福尾

困厄篇

王意（重言厄窮不足困人，困之者正所以伸之也）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賢之生，亦有厄也。是故虞舜窘於井廩（父母使舜浚井完廩，下土焚廩以害舜），湯文囚於姜臺（桀囚湯夏臺也，紂囚文姜里也），傳說匿於版築（說築傳岩，武丁舉之），呂尚困於鼓刀（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為屠朝歌，八十為文王師），周公恐懼於流言，宣尼絶粮於陳蔡，夷叔斃叔媛之言（夷叔衛成公弟），子輿困臧倉之沮（孟子字子輿），夷吾受桎梏之難（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仇也君請受而甘心焉召忽死管仲請囚及堂阜脫之），百里遭飯牛之賤（百里奚未遇時飯牛穆公為人食牛），此皆學士所謂

有道仁人，然猶罹此灾也。況以中才而涉亂世，能免於困乎。是以周勃厄於曲薄（勃沛人以織薄曲為生從漢滅楚為絳侯），買臣忍於負薪（朱買臣家貧為妻所棄負薪為食讀書不輟後為會稽太守），劉惔貧而織屩（晉人家貧織屩供食），張華賤而牧羊（張華字茂先博物洽聞少牧羊晉武拜侍中），陳平窮巷席門，董威衣𧝹縷帛（晉董威得殘繒綫帛結為衣號為百結衣）。當時數子困厄之[illegible]言為尾磯，衍成狂狷，影銷貌瘁，如騏驥之伏於鹽車，[illegible]猻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决、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卒之業顯當時，聲施後世。孔子曰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於此益信矣。

毀譽篇

王意（毀譽之偽不可盡信，君子當燭其機而已。首段言毀言不可信，次段言燭奸者之不可多得，末段歸重讒言之尤為害，而君子當辨其真偽也）

趙簡子曰：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由此觀之，毀言多起於人之私惡也。王元良曰：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鄭人謂鼠為璞，周人謂玉為璞）。由此觀之，譽言多起於人之私好也。孰謂毀譽果足憑乎。是以貝錦萋菲（貝錦文之大者，萋菲文之小者）得肆其惑，哆侈南箕得騁其巧，五鬼奸邪得投其隙（宋真宗時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相倚為奸時號五鬼），六賊邪佞得弄其

昬。毀之則箕比可以為廉來（惡來飛廉紂黨惡也），譽之則跖蹻（莊蹻楚盜）可以為堯舜；揚之則置青雲之上，抑之則入淵泉之下。其言長亂，毀言銷骨，何世無之。（右第一段）

若夫絶愛憎之原，杜讒佞之門者，其烹阿封即墨之齊威乎（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視即墨治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召阿大夫語之曰子守阿譽言日至視阿不治是厚幣事吾左右求譽也是日烹阿封即墨），其左上官、右子孟之漢昭乎（上官[illegible]為燕王旦書奏之光聞不入昭帝召之曰朕知是書詐也），其進王猛黜仇騰之苻堅乎（符堅丞相王猛信任甚尚右丞相仇騰譖之符堅黜之為甘泉護軍），其斥封倫賞鄭公之唐宗乎（唐太宗與羣臣論政封德彝勸尚刑罰魏徵欲崇教化帝從徵言）。自茲以降，不可多見也。（右第二段）

然讒言易入，而譽言難信。是以譽者寂寞，而讒者喧譁。於是堯有不慈之誹，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君之名，武有殺上之號，伊尹有要君之誣，管仲有忘主之名。不死子糾是也 甚至直不疑未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不疑為郎時或人毀不疑以盜嫂不疑曰我未有兄 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人譖其過婦翁也。光武問倫[illegible]政事大悅帝戲倫曰聞君為吏笞婦翁[illegible]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毀言可盡信哉。大抵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敗於邪徑，黃金多爍於衆口。投杼且起於屢至，曾參 有人與之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又一人告之母亦自若又一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走 市虎每成於三人也。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二人言信乎王曰信之龐共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議臣者非特三人願王詳察之 嗚呼，溺音滿耳，雖師曠不能辨其聲；朱紫並陳，雖離婁不能識其僞；青蠅嘗鼓，雖上智不能燭其奸。匪今若斯，振古如茲。欲消讒而止佞，其絕囮而去媒乎。王通答[illegible]人問息謗止怨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聞譽而喜者奸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右三段繳

毀譽尾

讒諂篇

主意 讒諂之貽禍甚大，惟明王能辨之。首段言讒諂之禍及於賢人，次段言讒諂之禍及於國家，繳言辨讒之責則在乎人君也。

柳公綽曰：謂天高矣，濁氣翳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嗟呼，讒言害人，何以異此。書放四罪，詩歌青蠅，詩刺聽讒而作 厥有以也。語云：含沙射人影。江淮有魚含沙射人影其人輒病而不知讒夫禍人猶是也 巧言構人罪。所以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即女樂事也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不能自免於讒，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也。不特此也，以申生之孝而踣於驪姬，以蕭傅之直而死於石顯。望之為元帝太傅與石顯有隙顯奏望之[illegible]召置廷尉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獄顯曰[illegible]太傅微罪無憂召之自鴆而死 以賈誼之才而逐於絳灌，文帝召誼為博[illegible]上欲[illegible]制度乎勃灌嬰等毀曰洛陽年少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放為長沙太傅 以陳平之術而誣於受金。或言於漢王曰陳平家居盜嫂又受諸將金今日太王令護軍 武安一去，咸陽十里，而應侯之譖已行；秦[illegible]皇強起武安君伐[illegible]不行王怒免為伍士遷之陰密行至杜[illegible]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使王賜[illegible]乃自殺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燕昭之書盈篋。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攻之三年不克或譖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矣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矣 [illegible]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邪佞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也。右一段 雖然讒言非獨禍君子，併

新刻藝圃球琅集註卷之四

賜進士常熟貞菴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弟養菴蔣以化全稿
常熟庠生弟達菴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乂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以錦訂録

剛柔篇

【主意】剛柔貴於得中，而大要則以剛為本。老子之學尚柔，非聖賢之道也。首段言徒剛之不可，次段言剛柔之得中，末段要以剛為主。

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有疾，無遺教于弟子乎？樅乃張口示之，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樅曰：天下事盡矣。（見說苑敬慎篇）老氏之術，大抵得之於樅，故其言亦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見本書戒強篇）雖然，此老氏之徒，非聖賢之教也。（一段）嘗觀天下之道二，剛柔而已矣。徐偃王軟而國滅，（徐偃其狀仰不能俯，尹子曰：徐子有筋而無骨。後因穆王遠遊不返，欲亂僭王，穆王使造父御而歸伐之，偃走死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簡公懦弱失柄，後為陳成子所弒）此太柔之失也。晉處父以純剛取害，（晉陽處父聘衛，過寧，寧嬴從之，及溫而還，妻問之，嬴曰：以剛。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為賈氏所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淮南子：子陽為人嚴猛，不好士，罰人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懼誅，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太剛之禍也。是以西門豹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帶弦以自急。（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帶弦以自急）彼各能以物之所長，攻其所短，故剛柔均而人事和也。太公三略云：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昌。雋不疑告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鈌。（勝之為直指使，誅殺二千石以下，甚威，不疑告之云云）君子本三略之指，以探不疑之說，則知剛柔適均，強弱相參，然後可無弊也。（二段）雖然，以一身任世道之責，寧過於剛，毋過乎柔。此孔子思得狂狷，孟子善養至剛，橫渠謂剛則守而不屈，柔則廢而不立，朱子謂剛果方能傳道，柔弱不能濟事也。（見性理）傳不云乎：田不剛強，囷倉不盈；商不剛強，不得其贏；女不剛強，布帛不精；官不剛強，其勢不成；將不剛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剛強，沒世無名。（見淮南子衡務訓篇）故曰：剛強者事之始也，物之紀也。否則萎薾縮朒，亦何以當大事、任大責哉？所以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漢成帝、哀帝雖昏暗，然皆敏決；元帝牽制仁義，優游不斷，惟任石顯，為漢之元氣索矣）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文宗雖有好賢之心，文弱，然優游不斷，受制家奴，唐之元氣餒矣）皆不剛強之禍也。嗚呼，君子審此而可以處

天下事矣。右第三段

剛柔尾

觀人篇

主意　人才難知。自古爲然。首段言人之難知。次段言知人之術。亦惟其要者求之。末繳觀人不於勉强而於忽處爲易得也。

甚矣人之難知也。揮金似廉。魏管寧華歆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折節似恭。王莽布被似儉。公孫弘咽害似介。陳仲子議論竊冉賜之辭。政治竊管商之術。王安石珉中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見前解者何可勝數。信矣。夫知人之難也。蘇子曰。人之難知。江海不足以喩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蓋言知人之難也。所以帝聖失之伯鯀。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尼父失之宰予。光武失之逢萌。光武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逢萌是也後討叛時詔書特下蓋延而不及萌萌自疑遂反帝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孔明失之馬謖。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亮不爲然以爲參軍與張郃戰於街亭大敗趙憬被知於陸贄。之趙憬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容以贄議彈延齡事告延齡得爲計由是上不直贄楊畏見取於大防。宋哲宗時呂大防以楊畏敢言且容約助已遂爲侍郎後楊畏首叛之多遜終其李昉。昉初與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昉曰盧與我善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辨解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丁謂始誣萊公。丁謂與冠準善準屢薦于沉後謂用事用計與準謂知人信不易易矣。右第二段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響應。莊信如蓍龜。莊生曰。遠使而觀忠。近使而觀敬。煩

使而觀能，卒然問之而觀智，急與之期而觀信，委之以財而觀仁，告之以危而觀節，醉之以酒而觀則，雜之以處而觀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見列禦寇篇三十二卷

朱子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淟涊回互隱伏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是其考驗之術，不於其迹而於其心，如鑑之妍媸，權之輕重，莫有能逃其情也。右第二段

雖然，晉文公以壺飱得趙衰，晉使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遂使處原。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太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因勸令遊學，知名當世。楊子雲之寂寞也，一懼而投閣。楊雄作解嘲論曰：惟寂惟寞，守

道之宅；爰清爰靜，守道之庭。後劉棻坐獻符命，事逮及雄，王莽欲誅雄，雄時校書天祿閣，自知不免，從閣投而下，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謝安之閑暇也，一喜而折屐。謝玄敗苻堅，報至，安方與客圍棋，談笑自若，起入內，不覺屐齒折。苟於其卒然者觀之，則亦可以知人矣。右第三段

觀人尾

防慾篇

主意　人欲之微，漸不可長，養性者當有以節其欲也。首段言情盛能害乎性，二段言欲養性必先節情，末段言人之欲養性者而反縱乎情，非善養性者也，故戒之。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烟冰之於水火也。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過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慾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林之性靜，風易撓之；水之性清，土易汩之；人之性貞，慾易眩之也。右第一段

身之有

慾，如樹之有蠹，蠹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耳目鼻口四肢　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采色，耳樂淫聲，口貪滋味，鼻喜芬芳，身安輦馳。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也。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生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虻噆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今人見蜂蠆則避，見蚊虻則驅，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方之指膚，豈不多哉？外疾之累輕

蚤潰毛人知避之内疾之禍重於泰山莫之避也是棄小患而貽大害不亦迷乎（右第二段）雖然防慾必自謹微始孔子曰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毫末不斬終尋斧柯（見家語明堂篇）蓋微者著之漸也私慾每藏於窈然冥然之微而恒發於卒然忽然之際識微君子愼戒哉（右第三段）

防慾尾

趨勢篇

主意 天下勢而已矣親疎厚薄一皆視勢以為輕重首段俱是有勢則尊無勢則恥末段推言無勢者至親視之亦如路人也

莊周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蟻能苦之夫失勢者是不免離山之獸失水之魚也天下之罟網聚蟻者豈少哉昔李廣為將軍三軍皆其指揮及廢而霸陵之尉得以辱之（李廣去雲中太守家居常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醉呵止之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韓安國為梁大夫獄吏皆其所屬及貶而田甲得以詬之（安國事梁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居無何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肉袒伏罪安國卒善遇之）何者勢在則尊勢去則削也不覩之玄猨乎當其居於桂林從容遊戲超騰往來雖后羿逢蒙不能射也一旦惟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陵焉勢不便故也是故廉頗居位賓客盈庭及免故人盡去（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客盡去及再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無勢我則否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翟公廷尉賓客填門及廢可設雀羅（解見前）衛青日衰左右盡事去病（青為大將姊子霍去病年十八驃騎斬獲甚多封冠軍校尉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竇嬰失勢諸客爭自引歸（漢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

益衰雖以鄭當時（好推轂下士）汲黯（好用賢人）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其他乎。善乎馮驩告孟嘗君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譬之趨市者。明旦側肩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今君失勢而賓客皆去。事固然矣。君何疑乎。（見故舊篇右第前段）

雖然拖遝失利。俛仰尊貴。往往有之。非特施及閭里。抑且行於骨肉。蘇季云。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父母不予。人生世上。富貴勢厚。蓋可以忽乎哉。誠有激而然也。（右第後段）

趨勢尾

形相篇

主意（前段詳言相法不可以盡人。後段槩言相亦不可盡少者）

荀卿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果以相。則子羽不宜名振諸侯。（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而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illegible]。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餘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平[illegible]齊國。（晏嬰身不滿六尺）貌不稱者。何乃擅佐漢之謀。（周勃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形不長者不應專伐蔡之績。（唐裴度與李愬討吳元濟。夜半入蔡州城。擒之。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周燮欽頤折頞。世稱名儒。（周燮字彥祖。欽頤折頞。母不欲舉。其父曰。吾聞聖賢之狀皆異。人興我宗者。必此子也。遂育之。誅欽促也）而巨無霸身大十圍。乃被昆陽之戮。（王莽時召天下兵。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光武滅之於昆陽之地）蔡澤魁顏蹙頞。位至丞相。（唐舉相蔡澤曰。先生揭鼻巨肩。魁顏蹙頞。聖人異相。殆先生乎。澤曰。富貴吾自有也）而防風氏身橫九畝。竟罹後至之誅。（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誅之）相可以盡人哉。今夫世所謂貴相者。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也。然堯秀眉。魯僖（名申）馬卿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唐人）亦重瞳。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晉嵇康字叔夜。為人有手度。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云）文皇鳳姿。（唐太宗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李相國（林甫佞人）亦鳳姿。何也。世所謂相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魌鳶肩也。然尼父面

如蒙魌（揚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魌魌方相也）陽虎亦蒙魌（死於賓家臣）將軍鳶肩（實嬰）駱賓王亦鳶肩（則天時憤諸武用事謀匡復廬陵王爲大將李孝逸所敗）楊食鳶虎頭（見下）而班定遠亦虎頭（班超有人相之曰虎頭燕頷飛而食肉封定遠侯）司馬懿狼顧（狼顧面向後而身不動也後篡魏爲晉宣帝）而周嵩亦狼顧（晉周嵩仁之弟）又何也相安足以盡人哉以相而病人於是身短者見戲於同列（王導叔父在講筵身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爲隆儒學士註隆儒殿在竹叢中制度短小故云）形陋者取棄於遵考（宋沈攸之請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遵考以爲形陋後攸之亦爲領軍封公遵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形陋者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王粲輕於座客（王粲有重名蔡邕奇之邕嘗賓客盈座粲到門倒屣迎之及至年既幼弱冠又短小客心輕之聞言論又大驚服）龔遂

忽於漢宣也（勃海亂宣帝召龔遂爲太守年七十餘歲及召見形貌短小帝望見不付所聞心內輕之）嗚呼安得不以優孟爲叔敖以虎賁爲中郎（孔融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伯喈融每酒酣引與同座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以成方遂爲戾太子（戾太子子漢武子夏陽人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奸）以蕭至忠爲源乾曜（俱是唐相乾曜賢而至忠佞也）以楊國忠爲裴寬者乎（楊國忠儀觀甚美言辭敏給與裴寬同時○右論段）雖然相亦不可盡少者昔公叔敖有穀難一言食子一言收子（右周叔服相公叔敖二子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後其言果驗）越椒伯石始生一言滅若敖一言滅羊舌（左楚子文弟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召族人曰椒知政乃速行矣後害子般子揚而謀王遂滅宗○左晉叔向不聽母命聚夏氏生子伯石其娣告諸姑姑視之及堂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卒之無訴應以至馮勤八尺佳吏見稱（馮勤光武特人長八尺每進見帝謂左右曰佳吏也）王商身大敵國致畏（王商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宮單于仰所謂大畏之天子嘆曰眞漢相矣）孰謂相可盡少也哉（右第後段）

形相尾

感夢篇

主意　夢也者沿舊習心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君子辨之而已矣

列子曰夢有六候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皆神所交也見列子本書平訓正平夢平居自夢噩夢驚駭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故怒則夢甲兵喜則夢歌樂哀心感者其夢悲憂心感者其夢戚飢則夢取飽則夢與陽盛者夢飛陰盛者夢沉皆感之心而形之夢也雖然亦起於念也念有邪正而夢亦因之黃帝以帝道為理而夢入華胥列子云黃帝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國無師長民無嗜欲不知樂生畏死無為而治黃帝悟曰今知至道不外求矣二十九年而天下大治秦穆公以覇業為強而

夢觀天樂秦穆公夢至上天王帝所觀鈞天廣樂帝賜以策簡秦遂大昌伯於西戎成湯夢負鼎得伊尹於有莘成湯夢一人負鼎而見之後得伊尹於鼎鑊之間高宗夢良弼得傅說於版築武丁夢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版築之間武王志在救民夢協朕卜書經太誓中篇云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協於休祥戎商必克孔子心乎行道夢見姬公晉重耳夢與楚子搏而有城濮之捷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既戰欒枝曳柴偽遁楚師馳晉師夾擊敗於城濮魯襄公夢祖而有如楚之行楚子請落章華宮昭公將往夢襄公祖三月公如楚漢文以夢而得鄧通文帝嘗夢欲上天有一黃頭郎推之得上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鄧通衣後穿問其姓曰鄧書曰鄧者登也遂大幸之○時以濯船為黃頭郎通正為官也宋真以

夢而得天書祥符元年五月丙子夜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果與夢協漢武夢木人被甲而巫蠱起梁武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至太清元年正月帝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勸帝受景內附趙武靈夢見娃國趙武靈王夢得美人後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太子章而傳國焉叔孫氏夢豎牛事詳見讒譖篇益州刺史懸屋梁之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屋梁之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牧八州都督折登天之翅陶侃夢生八翼飛上天至八重門不得入閽者擊之折左翼而下後歷任東晉為司空太尉都督八州軍事應其夢後長沙公每思夢輒自制封西堂之夢思昆弟也晉謝靈運嘗於永嘉郡西堂思詩不就忽夢弟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之句半道之夢懷

良朋也詳見議交篇長庚儲宿李白生唐李太白母夢長庚星遂生因名太白玉燕入懷張悅主貴開元遺事云張悅母夢玉燕飛入懷中已而有孕生子果為唐宰相巫山雲雨襄王昔日之歡娛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夢與神女會於巫山問為何神對曰乃巫山之神朝行雲暮行雨朝朝暮暮在於巫山邯鄲黃粱魯生一時之榮富開元中呂純陽息邸舍有一書生嘆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如是也呂曰自嘆其困何也生曰吾志於舉子自謂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畝畝非困而何呂乃以枕授之曰枕此當令榮貴生枕之即夢到其家娶婦崔氏美麗明年舉進士歷任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年逾八十甍始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邸舍呂公尚坐其傍主人所炊黃粱尚未熟也生覺曰豈其夢寐也耶呂曰人生乃如是矣要皆念之所感也若夫樂廣與衛玠之所談者衛玠問樂廣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曰因也樂曰未也昔夢乘車入鼠穴持虀

鐵杵皆無想無因也衛思不悟成病卒又誕而已矣
樂嘆曰此兒輩中必無膏肓之疾

感夢尾

睦族篇

【王意】（族人之屬雖多而自祖宗視之一體也故當睦之以廣孝道首段言族不可不睦三段舉睦族之人而因慨不睦其族者末段示人以睦族之道）

先王之世。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六行孝友睦婣任卹是也）故當時鄉黨閭[illegible]百有宗族之誼。骨肉之愛也。貧相收。難相救。死喪[illegible]恥。慶弔相交。慨政衰教弛。即同原共宗之親。且乖離渙散矣。嗚呼教之行也。異類為膠漆。其廢也。同氣為秦越。悲哉。嘗思一族之人。即千萬其初一人也。譬諸身焉。耳目鼻口。手足腹心。百體皆一氣之所為也。一體受疾。手為之擘。足為之蹜。口為之呻吟。其自刃自戕。蹈水赴火。非病心抱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其身乎。乃至親其族。不若保身。弗思甚矣。昔唐堯行之。化協四海。（敦睦九族萬邦協和）周幽昧之。怨彌九族。（小雅角弓之詩所作也）親疎少異。興廢頓殊矣。（右第一段）范希文（仲淹）嘗自誦曰。吾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自吾祖宗視之。則皆子孫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古昔君子率由是道。平仲既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詳見上篇覩人篇）廣受歸老。罄賜金賑恤族屬。（漢疏廣疏受為宣帝太子太傅少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上疏乞骸骨歸加賜黃金十斤太子與五十斤廣歸責金與宗族鄉里共享其賜不為子孫立業）樊重世三世共財（樊重世王莽時人字君雲世善農稼三世

共財開廣田七三百餘項貲至巨萬賑賙宗族楊道緦麻偕爨爨楊道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麻同爨庭無間言劉君良四葉同居劉公四世同居洞產門內斗粟尺布無所私武德中楊洪業至共居凡六院共一庖庭無間言孫子皆有禮節嘆服而去貞觀六年表異其門張公藝九世不析公藝九世同居晉齊隋唐皆旌表其門唐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問所以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裴寬擊鼓會飯唐裴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常擊鼓會飯李昉計口給餉宋李物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食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貴有常數命子弟能者各掌其事仲淹九族均賚宋范仲淹宗族在吳中甚衆仲淹既貴置義田以養宗族陳兢百口同牢江州陳兢百口同牢南唐旌為義門宋太宗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敦睦之誼庶幾近之柰何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

祿者其邸第之椎車服之富樂其身留餘於子孫而忍視族人為溝中瘠噫何薄也右第二段其道柰何亦曰緦麻無服之親同爨也謂之義叙分田以給之謂之義田儲蓄以備其急也謂之義倉列室以居之謂之義宅群族人之子弟而教之謂之義學斂棺會葬謂之義塚則亦庶幾其可矣右第三段

睦族尾

宮室篇

【王意】人君之治天下興土木則至於勞民傷財不可也首段言古先哲王之克儉次段言後世之黷淫末段述古人淫侈之戒

昔先王之建宮室也度不過容膝大不過置豆其所不奪穡地其材不忘守備其民不廢時務其官不易朝常瘠磽之地於是乎營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見國語伍舉對靈王云先王所以無傷於財無惡於天下嘗觀堯尚茅茨唐堯作室茅茨不翦而四海安其居禹卑宮室而萬姓樂其業啟先哲王堂高三尺商之高宗周京規制度以九筵一丈謂之筵惜百金之費者絕意於露臺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用露臺廣禦兒之疆者忍情於陋室魏主欲大營宮室王朗諫曰句踐欲廣禦兒之疆約其身以齊家禦兒地名句踐嘗廣之以禦吳身居陋室以克儉甚至寓監寺於天街兩廊就試院於武成王廟宋太祖不與作明惜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豈嘗以崇高形鏤刻桶甍壁為觀美之具哉右第一段

何亂君之荒於土木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谷散焉百官煩焉甚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而不知節者此正所謂衆為金璧輝煌臣為脂膏骨血宋太宗作開寶塔費巨萬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上疏諫云云吁可痛哉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俱見史記夏商社稷旋已告喪下至虒祈築

而晉室衰。(春秋晉平公為虒祁之宮子太叔相鄭伯賀史游見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諸侯果皆二心)章華成而楚靈敗。(楚靈王即位作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高門就而韓侯亡。(綱目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也後高門就而昭侯遂亡)阿房建而秦亥覆。(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作栢梁建章。漢武之智眩矣。(漢武帝起栢梁臺作承露盤後栢梁災又作建章以壓之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等室)侈華清昭陽。唐皇之志昏矣。(昭陽華清宮名在驪山下太宗所建初名溫泉玄宗改曰華清環山列宮室內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上當半之)飾珠玉萬間。隋煬之淫熾矣。(隋煬帝如江都作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上重有正殿內殿中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三重皆水殿也)倣浙江白屋。宋徽之

奢窮矣。(宋徽宗時蔡攸言令北園皆倣浙江白屋為村君野店聚珍禽異獸每秋夏風靜禽獸之聲宛若山林之間)若此者。於目觀則美。於財用則匱。且隕身絕國之禍。旋即隨之。非哲王之龜鑑與。(右第三段)雖然古今聖賢。嘗於此有明戒矣。丹楹刻桷。春秋所以書也。峻宇雕墻。五子所以歌也。瓊臺瑤室。蘊古所以箴也。(唐高祖時張蘊古上大寶箴曰北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瓊其臺而瑤其室)服寵為美。安民為樂。伍舉所以諫也。(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君國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為樂也今君為此室國民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人君欲防逸志而懷永圖者。其省諸此哉。(右第三段)

宮室尾

信任篇

王意(人主欲王天下非賢人無以弘治人主欲任賢才不信任無以效用首段言用賢不可不信次段言不信任賢之戒三段舉齊文宣事以見信任之效也)

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仲曰。此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仲曰。不能知人者。害霸也。知而不能用。與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見說苑)夫信任不專。管仲以為害霸。譬之駕艅艎(舟名)以濟險。中流舍之。而乘舴艋。(小舟)必不能濟千仞之淵。策騂騮以陟遠。中道棄之。而騎蹇驢。(蹇跛也)必不能歷千里之途。(右第一段)

荀卿云。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陸贄云。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生。月有光華。日不照臨之。則不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成。由此觀之。士不患無匡時之略。患無信任之人也。聞流言而見疎。因讒佞而被逐。自昔患之。以姬公之忠而成王疑。(二叔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疑周公公徂東山三年成王感風雷之變始迎公以歸)以孔子之聖而魯侯惑。以屈平之賢而楚懷讐。(屈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信任之以讒見疎後子蘭又譖於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懷石自投汨羅以死)以子

胥之明而夫差黜○吳王闔廬為越所敗太子夫差立二年伐越敗之於夫湫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賂大宰嚭以行成子胥諫勿許王信嚭計與越平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誨吳其為沼乎使齊屬其子於鮑叔王聞之賜子胥以屬鏤劍而死以賈子之才而漢帝疏○賈誼上治安策文帝不用以陽城之直而唐皇斥○城為諫議大夫上疏論延齡奸邪贄無罪上怒改為國子司業況其下焉者乎○右第二段吾取於齊文宣矣○文宣荒淫暴狂甚於桀紂然知楊愔之賢委以國事信任不疑○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猶得不喪○齊文宣北齊也以峻法御下姚義問文中子曰何為克終曰有楊遵彥者當國掌命視民如傷奚為不終況乎以明君而任賢臣○俾得紓蘊展略○此何異王良之御六驥○何往不達○逢蒙之操烏號○何射不中○烏號弓名孟賁之揮干將○干將劍名何擊不斷也○右第三段

信任尾

用直篇

主意　國有直臣固國之福而為邪臣敵國之所深憂也有國家者可戒矣首段言直臣有利於國次段言直道難容三段言邪臣為直臣之害四段言敵國為直臣之憂末繳用臣者不可有二心也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致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無不弭也○雖有致敵之氣○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究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右第一段司繩不得職○則奸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蔽○言語塞○夫視聽蔽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有伏下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而群下畏口舌之誅也○右第二段昔趙高欲專政○先指鹿為馬○

以陰制群臣。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從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因明中言鹿者以法後諸事皆莫敢忤 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畏莫敢言。叔孫通詭對而出走。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二世善賜帛二十匹衣一襲通出反舍諸生曰何言之諛也通曰我幾不免虎口 夫二世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人。故内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右第三段 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璧乘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左傳晉伐虢其意欲并取虞也宮之奇諫曰虢虞之求也虢亡虞必從之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侯不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見阻。孔子相魯齊人懼曰孔子為政必霸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選女子好者八十人衣文衣舞康衢文馬三十於高門外桓子觀之勸魯君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饋戎王以女樂。戎王樂之五月不返。由余諫不聽而亡。史記曰由余先晉人也亡入戎穆公憂之與内史廖謀以女樂遺戎王王悅之由余諫不聽穆公遣人邀之余歸秦 夫外有悅目之欲。内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實。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亡國者非不知賢臣才智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右第四段 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

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心於虞。由余不與女謁並立於戎。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士難矣夫。右第五段徵

祥瑞篇

王意 古人有德不言祥瑞今人喜言祥瑞而不務德抑末矣首段言帝王不言祥瑞二段言後世專言祥瑞三段言祥瑞不足恃四段言祥瑞不必求

三代以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蓋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可書也。無中之有。不能不書也。噫。簡策無祥瑞。瑞之至也。治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瑞之衰也。治之薄也。予嘗讀堯舜之典。禹皐之謨。及成周之雅頌。而不聞某歲某地獻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因論韶而及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屢豐年之說。因論武而及之。頌云綏萬邦屢豐年武武王也 陶唐奄有天下。曰峻德而不曰赤龍之祥。帝嚳妃慶都感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 虞舜曆數在躬。曰玄德而不曰慶雲之祥。大舜登極而有景星出卿雲興 夏后玉帛萬國。曰文命誕敷。而不曰洛龜之祥。禹會諸侯於塗山玉帛者萬國靈龜負文而出列於背自一至九禹因之以敘九疇 玄鳥墜卵。有華氏女祁於郊媒娠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 白狼銜環。湯將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沉璧於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 不曰湯以是王也。火烏流屋。白魚入舟。紂無道九年武王觀兵孟津渡河中流白魚入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 不曰武以是王也。右第一段

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固有獲麟作歌者。史記漢武元朔九年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由是改元而作歌 不知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有得鼎賦詩者。漢武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於后土祠旁作寶鼎詩 不知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有喜禽改元者。漢昭宣時有神爵集長樂宮改元神爵鳳凰數集郡國改元鳳 不知乃先王林囿中常品也。甚至三月雨雪。以為祥。漢武武鼎六年三月大雨雪 季秋梨花。悉以為瑞。則天十一年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倫以為陰陽不和 指鶡雀為鳳。漢宣帝時黃霸為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欲以聞後知敞舍來乃止 指菌草為芝。列子曾有菌芝崔譔云糞上之草也朝生暮死 指麇鹿為麟。二事本丁謂欺真宗之言 是何德業不三代。而祥瑞較浮耶。右第二段

嗚呼。使祥瑞而真可憑歟。則雉雊宜變也。商何以興。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鳴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來朝 桑穀宜災也。湯何以王。史記太戊有祥桑穀共生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懼脩德養老早朝晏罷三日而祥桑枯死諸侯歸之殷道中興 二龍遊庭。夏之瑞也。夏何以微。劉累能擾龍事孔甲後雌龍死醢以食孔甲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逃夏道日衰 甘露下降。唐之瑞也。唐何以亂。唐文宗時宦者王守澄仇士良專恣李訓鄭注謀誅之時聽事後樹上甘露降上率百官視之事覺大亂相擊 鄭不宜以龍鬭而衰。左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鬭於國門之外門人請禜之子產曰我鬭龍不覿也龍鬭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何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又何事於禳焉 魯不宜以獲麟而弱。左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 莽不宜以黃犀之貢而死。王莽頒符命莽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黃支犀也 君子又奚惑於祥瑞耶。右第三段

嗚呼。雨暘時若。則慶雲可以無出矣。溝洫疏通。則醴

泉可以無湧矣。黍稷茂盛。則芝草可以無生矣。雞豚咸若。則鳳凰不必於郊。麒麟不必於囿。而龜龍可以無在我宮沼矣。祥瑞奚爲哉。右第四段

祥瑞尾

遇合篇

主意 知己之遇有命存焉不可以不遇為悲首段言人以遇主為貴次以遇不遇歸之命繳言人當安命不可以不遇為悲也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美玉蘊於碔砆。碔砆美石 凡人視之忽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君子抱材懷德。庸君視之陋焉。明主遇之。然後知其賢也。右第一段 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而涕泣於塗。人問之曰仕柰何不遇。曰吾年少時。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少主始立。又好用少。吾年又老。終身不獲一遇。是以悲也。見六子書 由此觀之。賢不賢才也。遇不遇命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不遇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作綠衣等詩 宿瘤適齊。醜而蒙偉遇也。列女傳齊閔王遊東郭百姓盡觀之宿瘤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受父母命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聘為后 是以古之君子。柔惠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時當不遇。則蘧甯以之卷舒。蘧伯玉甯武子是也 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仲連以之赴海。崔駰死於縣長。崔駰字亭伯竇憲忌之出為長岑長 相如卒於園令。太傅沮志於長沙。文帝以賈誼為長沙太傅後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乃自傷嘔血死 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貌眉皓白問曰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駟尚武景帝好老而駟尚少

注下好少而駒已老帝咸擢為都尉君山鴻漸。鍛羽儀於萬雲。桓譚字君山哀平時大王莽時為掌樂大夫光武即位言事失旨不用又非讖術帝欲斬之道遇疾卒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馮衍字敬通王莽時人不肯仕說將君廉丹興復漢室不見納後光武起歸之亦不見大用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命斥命逐。即賢才奚論。數肖當遇。則歷山之農。舜大版築之工。傅說有莘之傭。伊尹朝歌之屠。太公五十為朝歌屠牛檻車之囚。夷吾為將為相。若寄諸鄰而取之無難也。設若以智者為必遇。則王子比干。奚為而剖心。紂為淫佚比干極諫紂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視之以忠者為必遇。則龍逢奚為而被刑。桀為不道諫者多死關龍逢諫曰人君謙恭信任節用愛人故天下安今君用財如無窮殺人若不勝桀不聽逢立而殺之

以諫者為必遇。則伍子胥奚為而磔於姑蘇東門外乎。爭見上信任篇昔宋人有寶燕石以為王者。周客索而觀之。掩口笑曰。此燕石也。非王也。闕子曰宋有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見之纍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夫燕石似玉。固以惑宋人。士君子出而應世。苟遇則宋人之寶石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出處之際。顧所遭何如耳。彼有區區於一主。嘆息於一朝。屈平以之沉湘。見上賈誼以之發憤。見上不已過乎。右第三段

遇合尾

激通篇

主意

自天子達於庶人。必皆有所激而後奮。首段論言人必由於激而成也。次段歷言由激而成之人。末繳人激之不可無也。

馳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臞癯之氓。禮儒者蓬門甕牖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也。寒光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也。是以梗楠鬱蔥。以成繚錦之瘤。蚌蛤結痾而啣明月之珠。珠名出於老蚌鳥警則翔青雲之際。矢警則踰白雪之嶺。闕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來見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白雪之嶺非激乎。夫衝飈回風曰飈之激。折木湍波之湧漂

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拔堅木轉重石者。激所成也。右第一段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危者志不廣。晉重耳之覊。非激於曹衛乎。左僖十四年重耳奔翟處十二年適齊桓公妻之以女過衛文公不禮過曹亦不禮焉後秦穆納之晉復位越句踐之強。非激於會稽乎。句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苦心焦思臥薪嘗膽後伐吳越始霸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見上主父不為親友所棄。必不窺五鼎之食。主父偃始遊齊燕趙皆莫厚遇及入關上書武帝信用賂遺每千金或謂偃曰大橫耳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為約長儀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飧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志求進故辱之儀怒入相秦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致

張祿之位。（雎魏人從須賈使齊賈忌其口辯發於魏相擊之幾死置厠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用之爲相）甯越激而脩文。卒爲周威之師。（甯越苦耕謂友曰何能免此苦友曰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人休吾不休人卧吾不卧學十五年周威公師事之）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漢班超爲人傭書與僕吏相忭投筆曰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後封定遠侯）觀此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厄而顯名者也。（右第二段）大抵雷霆必發。而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若謂厄而不通。屈而不伸。非所聞也。（右第三段）

激通尾

去邪篇

主意（小人者國家之蠹去之則成治用之則僨事首段言小人之不可用次段言先聖賢之不用邪三段反覆言小人之爲害大末言後世之暗君不能去邪皆取禍於身家可慨也已）

小人者。以聚斂爲嘉謀。以詭妄爲長策。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譖毀服讒爲盡節。所以有國家者重絕之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小人之不可不去也如此。（右第一段）是故共工比周爲黨。大舜所以流也。羲和遐棄厥司。仲康所以殛也。（夏羲和沉湎於酒遐棄厥司王命胤侯征之）華士惡而怙終。太公所以誅也。（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華士兄弟三人議曰吾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食鑿飲無士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太公使執而殺之周公問之曰君之所以使臣也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皆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也）少正卯辨而不實。孔子所以戮也。（孔子相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蓋正臣進者治之表。姦臣進者亂之兆。章章可驗也。（右第二段）何者。小人之害。如目之有眯。（眯蔽也）耳之有充。（充塞耳也）嘉穀之有蟊。（害苗蟲也）良木之有蠹。（食木蟲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䵷黽之聲莫辨矣。嘉禾兩岐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高臺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故使小人在位。雖湯武猶難爲國。而況世主乎哉。傳曰水有猵獺

而池魚殃。國有奸臣而良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佞鋤奸。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天也。右第三段

若夫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太宗嘗一樹士及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意疑是汝今果然 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竟不能退。遠斥嚴挺之外補盧絢皆其妬嫉處 弘恭石顯之惡。元帝已知其毒殺師傅。而卒不能去。弘恭石顯擅權放殺望之等恭之恭顯因奏望之朋黨請置廷尉上可其奏望之義不受辱飲酖而死上惡其殺賢傅亦不能退之 王介甫偏拗亂法。神宗心覺其非。而終不忍罷。安石為人特材自用神宗任之行青苗等法竟致紛更宋室 此之謂姑息隱忍。以自速其咎。未有不至於敗亡者也。右第四段

去邪尾

見幾篇

主意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君子處亂世之道也暗乎此者求免亡身辱親不可得矣首段言幾之當知次段言古人見幾可以保身而完節末段言人之貪慕者不免於覆亡是亦昧於幾先者也

君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潛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見家語困誓篇 夫鳥獸無知。且猶先見。況於人乎。所以易重知幾。易曰知幾其神乎 詩取明哲也。大雅美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故夫子聞趙殺鳴犢。臨河而返。按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死也臨河嘆曰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 靈公問陳。明日遂行。下此如穆生為醴酒而去。得免胥靡之辱。楚元王友穆生申公白公穆生不嗜酒為之設醴及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謝病去申公白公不去諫戊戊赭其衣使舂於市胥靡罪人名 袁閎為土室而隱。得逃黨錮之禍。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山以母老不宜遠遁乃作土室以居 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非鴟夷之遠遊乎。范蠡更姓名號鴟夷子 蓴羹鱸魚。自香者。非季膺之思歸乎。晉惠時齊王冏得志驕奢無度張翰慮禍因秋風起思蓴羹菜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欲富貴何為卿引去季膺翰字也 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非魯望之嘉遯乎。陸龜蒙字魯望舉進士不第居松江甫里以舟載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江湖行歌長吟時人謂之江湖散人自號天隨子 以至楊元琰之祝髮為僧。唐中宗時人知武三思用事請棄官為僧敕聽暉聞而笑之或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及暉等

遇罪亡伐獨免

梅福之變名為卒。漢梅福知莽必篡，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後有人見之於會稽，改姓名為吳門市卒。逢萌之掛冠。王莽殺長子宇，及衛后及不附己者百餘人。北海逢萌謂友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彭宣之上綬。漢哀帝時人，累為將軍。哀帝即位，宣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後鮮宣奏召之，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王莽用事，宣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淵明三徑之菊。陶淵明為彭澤令，辭官歸，作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世忠西湖之遊。韓世忠為宋將，紹興中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時遊西湖自樂，號清隱居士。皆高飛遠舉，卓乎鴻鵠鳳翼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期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鸞落毛。鸞刀名。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阪，雖得逃乎。莊子有人聘之，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當此之時，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商鞅之裂。鞅為秦變法，秦人怨之。秦伯卒，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發吏捕之。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攻之，車裂以徇。吳起之刖。周烈王時，吳起奔魏，相楚，多殺公族，楚臣多怨之。悼王薨，大臣貴戚作亂，攻吳起，殺之。李斯磔於咸陽之市，願行上蔡東門，不可得也。趙高誣李斯不忠，且論其子通三川楚盜，二世使屬吏任趙高治之。高極力誣斯，要斬咸陽市。斯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復得乎。謂之知幾，可乎。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避害而後求榮。故靈龜深藏，飛隼高逝，懼害身也。彼鳥鵲魚鼈，食香餌而後飛走，嗟乎難免矣。右第三段

見幾尾

年齒篇

主意 用人之道，惟其才德而已，不可限之以年也。首段言老成有益於國，次段言老成有用於國之效，末言英俊之士多年少而建功立業，用人者豈可專於年求之哉。

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悔焉，遣追之。追者返曰：子奇必能治阿矣。共載者皆白首也。子奇至邑，果敗魏師而阿大治。子奇事見說苑。夫子奇弱冠宰邑，必賴白首以濟，則知國有老成，社稷之福也。故聖主尊黃髮，式台背，任以政者，得非取其更閱之久，練習之多乎。右第一段。是以周之太公八十而鷹揚乎牧野，史記呂望年已八十餘，武王用之為師，以伐紂於牧野。漢之充國七十而虎捷於金城。先零與諸羌叛，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老臣。二年斬虜首四萬有餘，振旅而還。秋，羌降漢，築金城以處降羌。王將軍雖老，猶收勝敵之功。秦王欲伐楚，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用李信伐之，果敗，後用翦以六十萬人伐楚，平之。馬伏波矍鑠，尚建武陵之績。漢光武時，武陵蠻寇，武陵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帝曰：矍鑠哉是翁也。果擊破蠻兵。以至申公年八十矣，就徵而與明堂之議。漢武帝時議明堂禮制，趙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蒲輪聘之。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天子舍之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等事。張柬之年八十矣，猶難而成反正之功。仁傑。唐武后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之。文彥

傳當宋主更化之初。年垂九十。以太師再起平章。又
五年而後致仕。彥博自神宗六年告罷至哲宗初年已八十一歲矣司馬光言其宿德老
成宜起以自輔羅結元當北魏草創之際。年一百有七。以侍
中總攝諸曹。又二年而歸政。魏羅結元太武初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
百七歲精神不衰後居長川并為築城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馳驛詢問年一百二十而卒
柰之何後世存限年之制乎。右第二段雖然年可以限庸
林而不可以限豪傑。賈誼二十四而陳治安之策。漢賈
誼洛陽年少上治安三策文帝多采用之鄧禹二十五而陪中興之佐。禹杖
策進劉秀及於薊因說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秀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
[illegible]孫堅二十五立威江東。漢獻帝時長沙太守孫堅年三十五起兵討董

卓衆數萬與袁術合進屯陽與董卓戰大破之堅進至洛陽掃除陵廟卓奔還長安孔明十九。
奮起南陽。諸葛亮遭董卓之亂坐卧南陽劉備顧之遂歡魚水以至甘羅之於
秦。史記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甘
羅為上卿張辟疆之於漢。辟彊張良之子也孝惠帝崩太后哭不哀彊以此說動周勃陳
平時亦十二謝安之於晉。謝安晉穆帝時人少有重名屢徵不起陸贄之於
唐。陸宣公唐德宗朝年未四十而拜相皆以妙齡取卿相之位。名光當
代。業垂後裔。孰謂年可以限豪傑哉。若不問人之賢
不肖。而緊拘以年齒。自托於任用老成之說。則公孫
弘六十進用。何乃畢諂殊尤。漢武帝時人為人畢諂踈固曰公孫子務正學
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朱買臣五十對策。胡為導諛特甚。武帝招文學才

智之士四方上書者以千數朱買臣亦與焉胡廣馮道之輩。皆以耄耋逢
君。遺譏萬世。胡廣漢和帝時仕靈帝時卒為人遜言恭色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
之。馮道仕五代封瀛王少以孝謹聞唐莊宗世始貴凡歷五代官不離將相為人清儉寬弘滑稽多智
事事謟媚周世宗朝年七十三而卒何哉。甚矣年之不足以論士也。右第
三段

年齒尾

威名篇

主意 威名者人君之所以張國家之神氣不可無也首段言威名之重次段舉諸人之有威名者以實之末繳言威名之所當重

威者內所養也名者外所宣也匪威則嚴憚曷生匪名則芳躅曷著惟威惟名制遠服叛之資也士處身閭巷徒兢兢行義期沒齒不少玷缺固無事威名也已即鴻漸青雲矢謨奏猷使功濟王室慶流生民聲施於九夷八蠻之外曷嘗不威名是藉哉威名素著則可以端委几席垂紳廊廟而奸雄戎狄莫敢生心且惕然懼悚然喙矣 右第一段

是故單騎見虜汾陽之威盖天下也 出番圖涇陽子儀單騎見之回紇日令公固在此乎皆羅列下拜 西賊膽寒韓范之名震邊陲也 宋仁宗以韓琦范仲淹為諸路經略招討使二人久在兵間名著西夷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鄭公立朝而契丹問其起居 富弼 溫公入相而遼人敕其邊吏 司馬光相哲宗遼人勅其邊吏日中國相司馬矣無生事開隙也 耶律家昌拱手却立非以潞公之累朝宿望乎 文彥博出將入相歷事四朝契丹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拱手日天下異人 夷虜畫像以御魑魅非以王畋之經略有素乎 王畋字延昭為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為無敵夷虜皆畫其像以禦鬼疾 余襄公恩被異域而諸酋順指氣使 余靖宋其宗朝奉使契丹 文正甫涖大名而胡人潔服入見 王沂公再涖大名治政益脩虜使入境必

沐浴潔服而後入見 凡此數公未嘗耀兵而屹若有長城之固不事黷武而隱然有猛虎之威先聲所至鷙鶩潛消威名所係顧不大歟 右第二段

雖然韓信伏袴下乃能誅秦蹙項 信淮陰人屠中少年侮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俛出袴下後誅秦王子嬰滅楚王項羽 孔明出隆中不得吞吳滅曹 諸葛隱南陽抱膝長吟徐庶對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備顧之三次乃見備卒輔後王天命已去終不能振死灰於後然 則威名又似英雄所忌也而胡為乎尚之不知兩雄對壘有名之師彼潛備焉而卒無以得志於敵是故威名非將之利也若戎狄類禽獸不可以化誨懷服非隆威重望疇其懾之哉 右第三段繳

威名尾

比古篇

主意 論天下之事者當求同於心不當求同於迹得其心雖異未嘗不同也竊其迹雖同亦異也首段歷辨比古者之得失末段深斥妄比者之非

天下之人有迹相比而心亦相比者有迹相比而心不相比者未可以一例論也舜之傳禹比於堯之禪舜呂之相武比於尹之相湯此心迹相比者也莽之下士比於旦之吐哺（周公握髮吐哺愛士之誠心也王莽謙恭下士圖篡奪耳故甫詩云假使一時身便死平生真偽有誰知）丹之築堤比於禹之疏淪（白圭）此迹相比而心不相比者也然又如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曾西無行可見而羞比管仲一何謙也諸葛武侯自比管樂仲教果孔明之儔耶（孔明隱於隆中每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惟徐庶與崔州平以為信然要之孔明王佐之才也豈二子所能班哉）楊雄韓愈自比孟子楊韓果孟氏之匹耶（楊子只論善惡混便駁矣韓子原道一篇論齊治而不及正脩便偏矣怎及得孟子）耿弇之比韓信（光武五年耿弇破張步帝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韓信破已降將軍攻勍敵其功尤難於信也）魯肅之比鄧禹人則是之（孫權論魯肅語常以王大略為一長進兵擊曹操為二長借荊州為一短棄瑕取長當比方鄧禹）崔浩之比子房（拔北史推浩博洽群書作國史以彰直筆刻石立之帝以為暴揚國惡下吏誅朱子曰子房辟穀彼自戮身欲子房不得）石勒之比高光（晉成帝時石勒自称皇帝謂徐光曰朕可方何如主對曰陛下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漢高當比面事之與韓彭比有若遇光武當與之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人則不信也（右第前段）

夫非其人而上擬於古多不免妄擬之罪非其事而藉口於古祗以招附托之非嘗見堯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亂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己者資焉伊尹放大甲而欲廢其主者托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辟管因蔡非為己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掊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黷武無有休息依附逢迎以饕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以專寵利而自比為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為笑而曰五經語孟乃奸宄之橐槖耳彼樂崧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漢靈帝二年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不可上以問樂崧任芝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弁髦易棄之物土梗易敗之物○）右第後段

比古尾

評文篇

【主意】（此篇言作者固難，解者尤難。首直至至有以上，論作者取者皆有繆誤，以見其難。至有以下，言今人未效古人而敢輕議，所以難也。）

屈原之離騷，有長鯨蒼虬之態，讀之令人激切生忠憤之心，奇體也，或者有露才揚己之譏。（屈原作離騷七篇，班孟堅嘗譏其為露才揚己。）靖節之歸去來，有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也，或者有以賦為辭之議。（源流至論云：歸去來辭，或者譏以賦為辭之議。）嗚呼，為文難矣，而論文尤難也。今夫摘華掇青，蕭統之文選工矣。（蕭統，梁武帝第，有才思，數歲能論，文選行。）然漢文之選，不取仲舒之三策，而取揚雄之美新，何見也。（董仲舒天人三策，古今稱之；揚雄作劇秦美新之論，依阿取容，何足也。蕭統編文選，出董入揚，其見可知。○劇甚也，甚秦過，以美新揚。）去取純姚鉉之文粹勞矣。（姚鉉，宋人也，選唐人之文一百卷，號為文粹。）然唐世之文，不取昌黎之碑，而取段文昌之碑，何識也。（韓愈作淮西平碑，多言裴度功，未及李愬力，會有李推倒其碑，詔命段文昌再為之。文昌之辭膾炙人口，愈之辭有湯誓武成之風，姚鉉選文粹，入段出韓，其鑒識可知矣。）編司馬長卿賦上林，而不知繆言盧橘夏熟。（司馬相如為上林賦，中有盧橘夏熟，粹黃橙輳之句，蕭統不知盧橘秋冬方熟，後云云夏熟，繆矣。）編揚子雲賦甘泉，而不知安用玉樹青葱。（揚雄作甘泉賦，中有云萃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瑞，左思以為非本土所生，何用言此。）羽獵託諷之詞，子虛奏雅之篇。（楊雄作羽獵賦，諷諫武帝；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感言田獵之樂，末乃致諷諫之意。揚雄以為勸百而諷一，曲終而雅奏。）而反雜於長門媟慢之語。（相如代陳后作長門賦，以情動帝，故曰媟慢，選并錄之。）文選果足尚乎。述王摩詰老將行，而不辨指天幸不敗為衛青之誤。（霍去病擊匈奴，敢深入，有天幸，未嘗困絕。王摩詰作老將行，認做衛青，文粹不辨其誤。）述李長吉鴈門行，而不指黑雲壓城，續以甲光向日之失。（李長吉作鴈門行，中云黑雲壓城城欲斷，甲光向日開光釋，議者謂黑雲壓城，安有日揮，文粹錄之而不辨。）道士吳筠之著游仙辭，（唐道士吳筠著步虛詞十首、古詩十四首，俱未盡善，文粹亦取之。）釋子蘭之作長城窟，（唐釋子蘭作長城窟一首，其詞多俚，文粹錄之。）而亦溷李杜元白之集。文粹果足取乎。（李太白、杜子美、元次山、白樂天。）永叔醉翁亭記，秦少游以為用賦體。（永叔名脩。）文正岳陽樓記，尹師魯以為傳奇體。（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矣。）曾子固之記六經閣，張伯王終不慊意。（曾子固作六經閣記，伯玉書於首曰：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言尊經也。子固服之。）陳鐸之批答魯公，魯仲明謂非詔語。（陳鐸批答魯公詔曰：爰露乞骸之請。仲明曰：乞骸備員字面，皆非詔語，乃是表語也。）荊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論，蘇公以王金陵處州學記為學校策。柳子厚素稱韓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暇，至論淮西碑，議其有帽子之譏。（帽子謂其朴實頭也。）杜陵之詩，黃魯直稱其靈丹一粒，而楊大年以為村夫子。（靈丹一粒，謂其能點鐵成金耳；村夫子，嫌其太實也。）嗚呼，有穎士之高識，庶能知李華吊古戰場文。（李華宋人，曾作

吊古戰場文與蕭穎士覧之自称今年何人及此士曰若加精便能到矣華愕然服無歐公之巨眼。而昌黎文集。終爲李氏敝篋書而已。歐陽脩為兒時遊李堯輔家見有敝篋故書在壁間發視之乃昌黎文集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歸諷讀信夫論文之難也。至有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劉長卿素以詩名今人作詩不能窺長卿一句者亦呼阮籍為老兵之兵籍晉人亦以詩名家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何哉。駱賓王唐時善屬文者今人筆語無彼之才遂謂宋玉為罪人宋玉楚人以文名者○以上白文四句乃皇甫湜答李生之書

評文尾

報讐篇

主意

讐一也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illegible]其法而處之當可矣首段舉古道[illegible]所當報者無違於法始謂之讐次段[illegible]之善於報讐者以美之末反言無事於[illegible]而能全觀及身者則又善於報讐者也

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言必報之不與同生於世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也。有罪者謂之誅子無復仇之理無罪而見殺於人者謂不受誅子可以報仇矣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殺人而義即受誅之意也子報仇則逆矣必致之法人人得而誅之由此觀之。禮所謂仇者。謂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也。嗚呼此栁宗元之議也。宗元唐德宗時人作有報仇論云云於義。當矣。然郭林宗於蘇不韋報李暠之事。又多嘆賞之。不韋字公先父謙為金城太守私至京師被李暠為司隸糾收獄死不韋年十八盡以家財募劍客殺暠不克潛入暠家殺其子並妾掘其父塚斬其頭以祭父哭求不能得發憤死不常遇赦出郭泰曰以孤單子立發舒宿憤力雖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伍員不亦優乎使以宗元之説爲是。則林宗之見非耶。噫。是不可以執一論也。右第一段人子痛父非命。而能奮身不顧。以求雪其耻。此又不可過咎者。昔齊襄公能復九世之仇。哀公被紀侯之譖烹於周至襄九世紀而滅焉故春秋以復仇予之吳夫差能報

會稽之恥。吳王闔廬為越所敗傷指而卒太子夫差立二年伐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 春秋兩賢之。若乃伍員鞭平王之屍。初伍奢輔平王太子建王惡建費無忌譖於王曰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殺之及子尚胥殺之次子員奔吳輔闔廬伐楚敗楚於柏舉入郢求昭王昭王涉江走乃掘平王墓出屍鞭之以報父兄仇 王頒焚霸先之骨。隋王頒僧辯子僧辯為陳高祖霸先所殺及陳亡頒發高祖之墓出尸焚骨投水而飲之 夫平王已死。霸先已亡。而乃發其隴上之餘骸。報吾地下之積恥。豈不賢哉。他如晉之譙登。斬馬脫而食其肝。初譙周之子若巴西為戎都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仇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兵二千西上攻宕渠斬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 唐之梁悅。殺秦果而自詣獄。悅父為秦果所殺後悅殺果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下尚書省議從詔以悅申冤請罪當徙於循州 王智壽斃族人於塗。王智壽父為族兄所殺及長殺其族兄於塗 邴歡納齊懿於竹。詳見上卷慎獄篇 凡此類非奇男子耶。而或訾其輕生。或咎其非法者。非通論也。右第二段 雖然與其操戈報仇。孰與申雪其冤。而使無讐可報乎。吉翂年十五。而能以身脫父於死。吉翂字彥霄幼有孝性父為吳興原令為吏所誣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帝矜其幼童赦之 穆贊忿父冤。而能上訴以白其事。贊字相明稱裕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正不容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贊奔赴朝廷泣上訴詔御史覆問方得雪贊由是知名 此又賢於區區報復者也。右第三段

報讐尾

賤同篇

王意 觀人者當求其實。而世之貴耳賤目者多。此所以多有遺賢之患也。通篇反覆推言人之忽近貴遠慕名忘實者以為誚云耳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之一也。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是以越王金鑄范少伯。少伯范蠡字蠡與越謀伐吳破之遂載西施亡去越王思之鑄像祀焉 晉帝圖畫宗少文。隱士不就聘使工畫像觀之 所謂遙聞聲而相思也。韓非諸說始出。相如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因而馬輕。所謂日進前而不御也。非與李斯俱事荀卿作孤憤五蠹二十萬言秦王悅之曰恨不得見此人後非使秦李斯忌之譖而囚之獄[illegible]而死相如漢武時人作子虛賦武帝讀之曰朕獨不與此人同時哉左右曰臣邑人相如為之上驚召問後未之大用以孝文園令老於家 甚者魯哀逕慕稷契之賢。而不覺孔丘之聖。齊景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美仲舒之博。而近遺子雲之美。張伯松王莽時人每論事嘆服董子之才 夫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哲。非有差於管仲。楊雄之才。非有劣於仲舒。而猶如此者。重古輕今。崇名毀實。大抵然也。籍令今人博如莊周。莊子名周字子休嘗為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著書十餘萬言 騷如屈原。騷憂也屈原名平不見用於楚懷王作離騷詞以自悲 辨如孟軻。贍如馬遷。太史公司馬遷作漢史記 富如相如。通如賈誼。漢梁太傅賈誼著撰諸書通達國體 若為今之人。則世之輕之不

少矣。桓譚曰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能傳其書。漢人嚴尤聞楊雄死謂譚曰子嘗称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 嗚呼豈特魏文侯之於子思同世不知師也哉。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師卜子夏田子方而不及子思

賤同器

殖業篇

主意 殖業為一時之計不可為久遠之謀首段言富貴之變遷不可常次段言人之能處富貴者由其見之明處之當也

昔子貢以重積顯於諸侯。子貢初貧後以貨殖致富每使諸侯結駟連騎以從 白圭以貨殖著於當世。按貨殖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予能薄飲食忍嗜慾與童僕同苦樂以此居積致富 然再一傳不聞二氏子孫有世守基業者可以見富無常業。業無常主。能者輻輳。言難也 不能者瓦解。言易也 乃有貪人鄙夫。富其身不足。且思及其子孫。數米而称炭。唐常袞性甚儉家極富數米而炊称炭而爨 操籌而懸鑰。張允家甚富自操籌會計不委妻妾自懸鑰匙 汲汲然為後

人立無窮之基業。孰知慶氏之欲既足長民之基已危。齊慶封家富侈惡以業奔吳齊以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銅山金穴化為煨燼。漢文帝賜鄧通銅山以自鑄錢光武以郭况為大鴻臚親幸無比賞賜金帛甚盛京師號為金穴 何益也乎泉山居。何以保洛城之不鬻。李德裕業中有奇珍怪石後為洛陽子弟鬻去 襄陽園囿。豈能止曹王之不市。張東之有園在襄陽曹王皐將買之馬彝諫曰襄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保之柰何使其子孫鬻乎 魏徵有正寢之殿。康節有天津之居。悉屬豪門。魏徵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正寢之材以與之後子孫貴之白居易。因中宗以財贖焉。邵雍康節就天津橋西起宅三十間居之熙寧初行官貴之法天津之居亦在官貴之中司馬溫公憐而買之 石家有金谷之園。謝家有王杯之池。悉化異物。石崇園名金谷後見

稗圃亦廢○靈運之池後唐馬璘子暢宗德宗怪之令毀
陽之間更為僧舍
相國乃不治垣
所奪琉廣不
即川盆丕

儲畜自稱為華食飲水皆智
孫以危吾獨遺子
龐德公未嘗入城市夫妻相敬如賓
於前表躬問曰先公曰世人

藝圃琳瑯四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蔣以忠撰以忠字孝甫常熟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廣平府知府此書因何景明大復論門曰太狹推而廣之自從化至殖業凡八十二篇以忠爲長樂令時嘗刊行之諸生林大桂爲之集注及守廣平時復令訓導何錦刪訂前注而屬永平令張可久重刻所論皆類集古人成語而以已意聯絡之詞多排偶大旨與類書相似但稍變其體例耳

穀山筆麈十八卷

〔明〕于慎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于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麈十八卷》提要

筆麈題辭

余幸以年家子事先生於詞林為後進辱先生不鄙夷時相過從與之談論令左揚扢文藝余聆其言若騖河漢雖其識如陵泰岱而理吳門世言新都博而不核弇州核而不精博而核核而精余於先生見之矣比歸卧衆山益得以其閒討探當世得失之故於是旁搜博採纂詞比事史摘漫錄筆

壓次第而賦書家歲余赴召約先生晤别於燈夜語良洽因手筆塵藁以示余余受而北征轎馬舟爲而藁俱焉展之則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覩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折衝於寸管總經緯於毫端信經國之大業寧屑屑磨唇資清暇之談柄已乎乃

若璞夢諸篇猶寄遠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於座側者余每恨曩侍先生日猶未能少盡先生之奧今幸於此而復覩一班也既卒業爰綴其拳拳服膺者如此以復於先生且有請曰蒲輪且至執斗魁而不妨揮塵惟先生饒爲之余謹識弭以俟

年家子北海馮琦書

筆塵目録

東考

吾
師文定于公有穀城全集及讀史漫錄行世小
子寵間嘗竊效編次之役矣第恨史錄坊刻
謬付傭書罔識校讐猶仍魚魯意甚歉焉茲
歲公車報罷遴公子中翰君緯奉使東還輿
之昕夕聯册因復出
師所為筆塵手藁視寵 潸然卒業慨慕彌深大

都錯綜今昔揮霍見聞無論國故典章觀若
懸象即閒雜瑣譜亦屬勸百此其意指所繇
則略與史錄同而墻籬戴筆有[illegible]書標置
未遑良亦有待也寵竊竄緣緒言紬繹條貫
敬釐為卷者十有八為類者三十有五實不
能贊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寶編摩既竣用
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不可無此一編
知非獨王謝家物耳
萬曆癸丑秋七月既望福唐門人郭應寵謹
沭勤於黃石山堂

穀山筆麈卷之一

明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由正衙喚仗由閤門而進百官隨而入見謂之入閤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御便殿也　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參而不引見奏事每日御門視事百官常服朝參諸司奏事蓋以朔望御殿備朝賀之禮而以日朝御門為奏對之便較之唐制善矣

國初設官以品秩為上下當時朝儀想亦專敘品級不分散要　世宗自甲午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朝之典遂至無一人記憶　穆考登極始復當

朝鴻臚搜求故實多所散失不知於　世廟初年合否以予所見班行其東西分立則勳臣在西上東而不與百官齒左班而西侍立一品二品為第一行三品次之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為第三宮坊五品六品次之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為第五兩房中書次之為第六此為一段其下則六科為第一吏部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為一段其下則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級官制紊不可紀矣右班面東侍則錦衣在前五軍都督府次之其後七十二

衛指揮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藍縷往往而是叩頭禮畢則左班內閣右班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臺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東西向御史立於甬道左右北向其北面行禮班次則公侯駙馬伯列三班於前去文武階次稍遠其下則文武兩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則六部郎官

亦頗紊亂其同班敘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宮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宮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講讀學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讓僉都少詹光學士在僉都之上至於六部郎官往時或敘銜門一吏二禮其下則戶兵等部故有主事立於郎中之上者其後戶部主事賀邦泰者以禮部在其上嘗上疏爭之有 詔六部郎中並列員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為敘然熟視諸曹與吏部齒者咸駿駿

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嘗以都督為先自 世廟以來錦衣權重又陸朱諸公皆三公重銜官在都督之上故立於首若與內閣相視者而都督以其貴寵不敢與亢故也萬曆戊寅朱太傅已沒掌錦衣者俱都指揮儕官相沿舊規仍立前列其後遂有爭議鄉中以錦衣貴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後稍上鳴鞭行禮畢則錦衣升立僉臺都督方為首行矣此遷就之方非正禮也

古時五等之爵原有等級如唐爵國公一品郡縣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畧倣其制惟 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與文武齒矣

大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惟法從不然今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書侍郎公侯勳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內閣六卿二品避內閣亞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與公侯抗禮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諫議與大卿抗

抑亦過矣會典所載直為不與同品者比非欲以新進書生與朝廷老臣分庭而坐也近世風俗大壞人心不古大臣持祿固位折節於臺諫臺諫怙權恃力抗顏於大臣安所得廉遠堂高之義哉若大臣不愛官爵即自重不為抗臺諫不畏強禦即守禮不為詘柰何其不然也

國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參稽多所謬誤往在部中見一二事可笑如金山 列廟祀殯歲有遺祀其諭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

祧 先朝所命叙 其奉供之勞此易世即當更
者又或僅隔一朝猶稱庶毋皆當時之稱謂也
今已累歷朝數矣以倫輩推之皆在高曾以上
而猶用舊文此何理也又 國初 仁宣以来
為天潢長支其視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
王書有叔無伯其視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
書有弟無兄此自當日倫叙言之爾今歷數世
長幼之倫互有上下而賜書之文猶用舊稿至
有以伯為叔以兄為弟又何禮也兩房中書惟

據舊稿抄謄不検世次諸公以為故事不甚咎
省故訛謬至此爾 南京 太廟已不設主惟
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 仁孝皇后配享此亦
一大謬也
昔顏魯公請定唐 列聖之謚以為周之文武稱
文不稱武稱武不稱文盖舉其至者故也今列
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
謚以省文尚質正 名敦本議者皆以為然鐵謂
陵廟木主玉冊皆已刊勒不可輕改其事遂寢

不知陵廟所刻乃初謚也人臣當國家制度皆
於不能深考為識者所譏此其證矣魯公議謚
號最為有見然當時尊號徽稱至十餘字何不
並議更之夫無上之尊近於無名即謚止一字
不為貶損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即稱名稍溢
亦不為過柰何身臨宸極臨制萬方而徽號尊
稱重累不已益無謂矣 本朝廟號多至廿六
字比之唐宋尤為過溢惟年號不更及 主上
臨御不上尊號此唐宋所不及也然 聖母徽

稱累至數字亦覺太溢此與人主尊號何異尊
養之至亦豈在彌文繁稱哉
本朝謚法亦有參差 廟號十六字而親王謚
止一字此以多為貴也親王一字而郡王大臣
二字此則以少為貴也後 世廟册謚真人為
四字則又以多為貴矣
宋高宗山陵朝議以世祖為號尤袤駁之謂光
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稱祖
無嫌太上中興實繼徽宗正統以子代父非光

武比乃稱高宗以子繼父不當稱祖誠萬世斷
案而嘉靖上　成祖廟號無以是告者豈未深
考與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又
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於國忌
行香至宋猶有宮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漢
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
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聞有
此　本朝國忌上陵及　內殿有祭無行香宮
觀之禮　諸陵惟中官灑掃不遣宮女皆前代
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初不解其
故及讀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
自今鑾輿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乃如常儀
方知　駕出不奏鼓吹蓋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費至巨萬每以國用不充曠而
不舉此未達繭栗陶匏之義也唐每郊祀啓南
門灌其樞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郊

城南門亦閉不開惟　郊祀　駕出方啓不過
數軍士推轉之耳何至用脂數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間勲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
勢使然頗於國家有益觀漢宣帝許后起微時
從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
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女
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
上縱志奢華無所恡惜人主又從而悅之奇技
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敝矣閭閻子女平生所見
固少奢麗之觀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駭愳若
不敢當其於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
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使九重
之上知閭閻情苦勝於箴誦訓諫當萬萬也
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皆不答至德宗始
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
立受如家人禮此可為後世法矣　本朝公主
出府儀注三日拜見舅姑公主東向舅姑西向

立受二拜較之唐制已爲不侔然尊卑之分猶
自不紊弟不知果能如儀否而王府郡縣主君
出嫁民間乃或恃居尊之體與舅姑抗此不知
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規制大畧相倣自漢以來奏事得請輒報
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即
今之知道也其稱奉　聖旨則自宋然矣
唐時廢置州縣除免官爵中書爲發日勅請御
書而行想即所請制日也今制　誥命惟書成

進覽用寶而行不請御畫是八
唐史稚亂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髙駢
子使人紿畢師鐸曰已有表曲在褫尚書所當
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文書謂之委曲此
虛字實用也唐時臣下取旨謂之候進止宋時
臣下取旨謂之伏候指揮　本朝謂之請　旨
定奪此實字改用也
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羣　臣則用朱書御札
今　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準也自唐以來皆
用準字至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字至
今不改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所撰乾封以後始召文
士元萬頃范履冰等待詔北門謂之北門學士
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於銀臺門內以處藝能
技術之士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
和文學又以詔書文誥悉由中書多致壅滯始

選朝官有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
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
林之南俾專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深謀密
詔皆從中出　翰林學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
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貞元以後爲
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時始末也宋時以中書
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
撰草有所不合貼黃執奏而宰相之選多在其
中至於醫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時翰林大畧

也今之內閣即承旨兩制之遺而權任過之學士以下講讀撰述分領藝文之事若淡之承明金馬而書畫技術之流分置兩殿視宋之制為盡善也

唐之選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可否以制勑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奏擬誥於告身上畫聞而無所可否其後宰相權日起拾補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　本朝卿貳開府五軍都督及各邊大將吏兵二部會九卿推補方面及將

領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　詔用其一守令以下則徑擬一人　詔旨報可無所可否矣法與唐畧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與會議無所從違視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漢晉以來朝官乘車猶有古制唐將相王公皆乘馬至元和中宰相張弘靖出為幽州節度雍容驕貴肩輿造太極殿　又昭宗討李茂貞長安市遨宰相肩輿訴其無罪　即此數事唐已有肩輿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馬三品以上方用鞍座

以別等威及建炎南遷以江南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擔子亦肩輿之制也承平日久漸習安佚自古然矣　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三品文臣例許用轎勳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他不許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襆衿侍從僖宗之世始具襴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圜丘又命以冕服劒佩侍祠盖楊復恭持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馬周上言

請加襴紬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為缺骻衫庶人服之想即所謂襈衫也衣裙分謂之褑如今邊將箭衣之製袍施橫幅於下謂之襴今之襴衫　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為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褑衫之遺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為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褻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執政受命皆宣麻揩告百官在廷至

節度使受命出節撤閣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其蠢如此　本朝自永宣以後大小除拜止於題覆報可不給誥勅即內閣六卿亦止片紙書名傳宣所司邊鎮大將捧　制勅而出如遣一使視古宣麻推轂之禮抑何遠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價錢方請書給即今之　誥勅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誕告鎖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國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升遷止奉成命吏部備云旨意移以咨劄以為憑據至考滿　覃恩方給誥勅以奬其成是虛者反重實者反輕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為重輕而不知大體故訓詞累牘之褒視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報寵若丘山非累牘輕而片言重也勸戒者虛而黜陟者實爾夫君父之命如綸如綍恩則雨露威則風霆柰何以進用為榮而因以重其言以奬成為虛而因以輕其典耶人心世道此足以觀矣

唐時致仕官朝參之班在本品見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時大臣雖隆貴顯赫其考終書銜以有致仕為榮故當時致仕大臣相知為詩賀其重如此　本朝致仕官居鄉禮體與見任同而無朝請之文然猶有古意也乃邇來世俗薄惡日趨頹敝大臣懸車至不見禮於小吏而士大夫貪戀名寵往往以致仕為諱而有得罷去者輒曹聚而嘻之何論賀矣嗟夫此所關係甚大

非淺見者所知　即語之亦不解也

唐莊宗時吳越求以金印玉冊封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曲從鏐請予之今制　兩宮徽號用玉冊親王金冊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國王之號亦惟施於四夷宇內不封也

宋理宗諭群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與　本朝制度大畧相

同繼之承平之體相襲而然皆非作開創之規也
元時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可見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隔久矣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今實錄體格不甚相遠以此知 本朝實錄乃 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葉經筵之制大備以勲舊大臣知經筵次至同知講讀以下大畧如今日之法宋時所

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學士曹元等纂輯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頒行天下天曆元年又命儒臣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名曰經世大典即今會典體也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悉 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矣

穀山筆麈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紀述一

純皇之誕 孝廟也時萬貴妃寵冠后廷宮中有孕者百方墮之 孝穆太后舊為宮人入侍已而有孕貴妃使醫墮之竟不能下乃潛育之西宮報曰已墮 上不知也一日 上坐內殿咄嗟自嘆一內使跪問故 上曰汝不見百官

奏耶小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第不知耳 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內使言是 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匿不敢聞 上即敕百官詣狀明日廷臣吉服入賀遣使往迎 皇子使臣宣詔 孝穆抱 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兒見黃袍有鬚者即而父也 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奉天門下 上抱置之膝 皇子輙抱 上頸呼

曰爹爹　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　孝肅居仁壽宮恐　皇子為貴妃所傷乃語　上曰以兒付我　皇子遂居東朝自是諸宮報生皇子者相繼矣一日　上出貴妃召　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兒去毋食也　太子至中宮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以致成疾矜　孝穆為宮人時有宮人當直宿者病而強　孝穆代之遂有孕云　孝廟既生

頂上有數寸許無髮蓋藥所中也傳云　太子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　孝穆死或曰　孝穆自縊萬曆甲戌一老中官為予道說如此

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二字者死　穆考在潛邸朝夕危懼　今上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間不敢剪髮一日有宮女寵幸者乘間以聞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莫知所為太監黃錦熟念無可為策一日伺　上色喜即命宮女中官於殿廷欄楯所至皆置樽俎　上問何故皆跪伏奏　皇上有喜　上曰何喜黃曰　上自思之　上遲迴曰念惟生一孫甚可喜耳黃即呼宮女中官頓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敢以　皇孫聞也

世廟久在西內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左右貴璫輪直供應取其精潔便適也諸璫以此亦寵務為豐華　穆廟以來相沿為例已而賜予日減諸璫匱竭而供膳之費不減舊時無論其他即司禮之長日役內使百餘以供廚傳

所費可知也諸璫力不能供無以為資往往請託諸司以佐其費蠹政之源亦有在焉嘗謂此事極為不雅以萬乘之主玉食萬國而受左右私養是何體統及考唐玄宗時諸貴戚以進食相尚每進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廼知此風自古已然彼或偶一進獻非以為常故能極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時何所不至豈聖世所宜有哉

一日從一二三同列入觀西苑見空地柱礎臺階

皆為瓦礫問之則隆慶改元將 世廟所建離宮大半拆毀故也予怛然傷之以為當時秉國之臣輕損舊迹非臣子之義及讀南宋史孝武奢慾無度大營宮室及帝殂執政者即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復元嘉之舊尚書蔡興宗以為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道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嗟嗟興

宗數語可謂知大義矣大臣不明忠孝大義本諸人情協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籠天下往往為有識者所窺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談學術自附聖賢作用寧能使天下無識微之士耶

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銷滅匡救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首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之弊隆慶中閣學新鄭高公拱正王金之獄其議與此稍合雖其指在於矛盾華亭加以大罪而其言則大體所關不可易也然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損 世廟之名於法又不可不誅若直為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敢發有甚於此者矣

嘉靖末年文學侍從諸臣多以撰述玄文入直西苑恩禮優越百僚莫望爲隆慶以來 主上

常御講筵詞林諸臣橫經入說亦荷殊恩歲時賜賚從閣臣之後回視西苑之遇雖不如其烜赫然於儒臣之體則不失賢者所樂從也予在禮曹中州郭文康公朴曾有一書稱公等遭遇聖明荷恩以正蓋自嘆當年西苑之事出於不得已而有慕於後進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請宣索 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將日殺一驢以供矣遂止不進又東宮嘗欲炙

餉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
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銀二三錢可買許多
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即買兩盒以入 上
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即甚慳吝不賜
金帛在玄武門較射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
儉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
朝 孝肅以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徽號二
字隆慶壬申 上冲年即位議 兩宮尊號

召輔臣張居正等於平臺 面諭欲於 皇貴
妃尊號多加二字蓋反欲尊 慈寧也 面諭
之明日東閣會揖江陵謂禮部曰故事 中宮
當加二字既同為 太后多二字何用時豫章
王希烈為禮侍署篆即應曰諾於是 兩宮並
尊 慈寧即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是時 皇
上聖冲虛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曲諭
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 內旨使 祖宗舊法
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之議至於

發言盈廷死者接踵茲乃至 兩宮之禮無一
人片語者可見士氣人心日以委靡事若不急
所關甚大
萬曆甲戌五月 穆考祔 太廟一日東閣會
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鏜曰祔廟 新主當從
左門入以 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
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
俯曰唯萬曆初年議禮論政之體皆倣此
上即位時方十歲以英明聞宮中謂之 小世

宗一日 穆廟恭妃院遣一內使持金茶壺
闖出禁門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 上曰此器
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闖出 詔笞內使三
十乃使使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上初即位宮中內宴 仁聖上座 慈聖猶在
閤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乃並坐云 國朝家
法極嚴 上請 兩宮朝皆設席座前起居叩
頭跽而受茶訖不敢坐即時內宴上座 上坐

東閣　中宮坐西閣每一奏酒　上自執爵
中宮捧樽長跽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
出以至九奏傳　兩宮起　上與中宮仍跪請
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　兩宮　帝后同座行
爵無算始為家人語盖大宴　帝后不坐也宮
中內宴謂之上座先期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
林撰進
甲戌　上一日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
盛開侍　母后賞宴甚歡盖指　慈寧宮也輔

臣奏曰　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　上念之
　上起還宮以白　慈聖即自駕往迎　仁聖
過大內賞花母子傳觴而飲
上一日御文華殿語輔臣曰　先帝雅好珠玉
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居正
等奏　聖諭甚善第恐有妃后時不免要用
上曰亦不用也時　聖齡十有一歲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字
在後殿東閣設一幄次又東一室乃　上所游

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窻下一几几上設
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爾中養小金魚寸許
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
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楮皆折簡一
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江陵相君柄政　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
　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午漏相君以侍書入
在文華後殿東偏張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
膝密語於此見之　上頎相君有所欲語正字

即却走出殿門少刻闘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
直廬感病　上御文華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
之又盛暑御講　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搖
扇殿角試其涼暄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
上恐相君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中官旁侍竊搖扇　上忽目之
還宮召而杖之曰諸先生在旁見爾搖扇以為
我無家法也爾不畏諸先生見耶
慈聖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

惡面數之每　御講　進入常戲作講臣進退之
禮進講　太后前以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
上寢所呼曰　帝起令日早朝即呼左右掖
坐亟取水為　上沃面挐之登車以出故　上
宮中起居罔有不欽　而一二大璫奉　太后懿
旨左右夾持時時至過當比　上春秋稍長積有
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上初登極或時與宮中小內使戲見馮璫保入
即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小內使侍　上遊戲

者馮璫常陰罪之故宮中皆嚴馮璫璫亦稍專
橫即　上有所責罰非出馮口毋敢行者及
上稍長積不能平而左右一二親昵稍稍以馮
璫罪狀聞　上以　太后故不敢發然心恨之
云一日　上戲以所御扇藏殿中隱處戒左右
毋泄而令馮璫求扇馮流汗四馳求之不得以
是為劇又一日見馮璫衣大紅色甚鮮問曰何
處得此方食蜜飴即以賜馮親為納之袖中油
盡污乃止馮退而泣

紀述二

上初即位好為大書內使環立求書者常數十
紙而外廷臣僚得受賜者惟內閣講臣數人而
已所賜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維麴糵
汝作鹽梅宅揆保衡及捧日精忠堂闈之扁不
可數計字畫遒勁鸞迴鳳舞濡毫揮洒頃刻而
成時　聖齡十餘歲矣一日謂相君曰朕欲為
先生書太岳二字相君曰主臣不敢　上乃已
甲戌四月內賜輔臣江陵張公居正宅揆保衡

四字桂林呂公調陽同心夾輔四字六卿正已
率屬各一講臣六人責難陳善各一時余尚未
與講六人者學士丁公士美宮坊何公洛文陳
公經邦許公國學士申公時行及翰撰王公家
屏也丙子賤讀張公位及余補入講幄一日
上顧相君曰新講官二人尚未賜與大字相君
曰惟　上乘暇揮洒一日內使濡墨以俟　上
遂大書二幅　賜位及臣余字畫比　賜諸公
者稍大而老成雄勁又若勝前歲者蓋　御齡

已十五矣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內
閣又閣中蓮花早開相君并以獻 上溫旨諭
荅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不知何故也僕聞
白燕奏入馮璫使謂江陵曰 主上冲年不可
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予曰白燕相君
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耶昔正德
時中官橫甚莫之敢指惟太監呂憲者以清謹
著聞甚惡其曹所為第不能拯耳憲嘗鎮守河

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葦送憲約共為奏上
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酒中丞大愕問
故憲咲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
為公為方鎮大臣柰何獻兔中丞大慚憲濟南
陽信人也

萬曆丙子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
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 御門平朝
起居史官立於螭頭之下 駕出則扈從 上
一日顧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曰
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起居之設有益於
君德如此惜其職不盡舉耳

丙子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
題詩扇繪花木鳥獸各書四柄六人者學士申
公時行宮允何公洛文陳公經邦宮贊許公國
太史王公家屏張公位也

丙子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以 賜
相君四駿者 成祖用兵所乘也相君為題詠
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檢 成祖騶虞手卷一

幅 賜相君相君藏之內閣 圖中一時公卿儒
臣皆有題詠翰墨甚精 賜內閣者一小卷仍
有一卷長數丈許鋪文華後殿僅乃竟卷此則
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臣六人分賦學士申公時行宮諭何公洛
文各賦五幅宮洗許公國宮允陳公思育翰撰
陳公于陛與行各賦四幅奏 上賜銀豆畫多
蟲魚山水半幅欵識中有 宣廟御筆數幅精

絶特甚行所分者　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鵜鶘也

丁丑秋在講筵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入聲　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為之悚然而驚同列相顧失色及考註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讀俱依註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予日順口字而以為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一字不足深辨獨記江陵震主之威有黍乘之萌而不自覺也

己卯　上在西城飲酒有　慈寧內侍二人在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而怒取劍將擊之為諸奄所勸而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江陵具狀切諫其詞甚激有藺奉之風且草罪己御札呈覽發行而太后召　上長跽痛數其過至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云　太后令馮璫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以此大恨再踰年江陵遂死馮遂而張族矣此後　太后怜　上威靈不復有所諭輔導諸臣亦不敢極力匡維而初政漸不克終矣江陵自失臣禮自取禍機敗在身家不足深論而於國家大政有一壞而不可轉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如張鼓急則易裂辟如壅水決則多傷即以內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宮之中以酗飽過誤斷一奄人之髮不為非過而未至大失輔弼大臣付之不問則猶有憚而

改即欲規正亦當從容陳說使之自解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怒忿志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戮宦者如刈草菅傷和損德無可救藥視一奄人之髮相去何如則持之太急故也嗟夫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陷於太過則不明於春秋之義者矣

萬曆庚辰文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平四字拭之不滅江陵以為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之不懌曰此僞也因考宋史紹興十六年夔州民家柎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付史館以飾和議之効古今詐飾往往暗合如此然江陵倘曾考宋事必不為此考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畧而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偽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戲將為昭德所哂矣而　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能及也偶詢石上假字蓋以龜尿書之入寸許即鑿去一層亦自不滅術家戲法類能為之　上想知其故矣

本朝家法極嚴　人主在　母后前跪而白事立而侍食不敢設座此在事親之禮自不為過　母后深居禁中即委裘植腹不與大臣相接前代垂簾之制盡罷不設此在　母后自處亦甚有禮然有一二太過臣下瞻視心竊不安者萬曆甲申　上奉　兩宮謁　山陵在　兩宮輦前乘馬遵引不由中道及山頂　御帳遥望　兩宮幄前　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寧此亦失體　兩宮輦出　乘輿自當先行即以前導為名亦不必避道　御帳獻茶　上可退居別幄亦不必立侍使臣下望見也宋時明肅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乗車先行魯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乘輿冬至帝率群臣朝太后於內殿范仲淹上疏以為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法設使范魯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此矣而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昌陳亦大闕典也

後唐潞王卜相以姚凱盧文紀崔居儉才行互有優劣不能自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筯夾之此亦枚卜之意也世皆傳金甌之覆以為美談而琉璃瓶事無引及者豈以五代時事不足稱據耶萬曆中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　上親以其名呈　太后　太后置金

掀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即時以緋袍覆之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羅出送順天府庠此昔所目覩亦琉璃瓶之遺制爾

穀山筆麈卷之二終

穀山筆麈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迎鑾

天下之事有機之所在有不可以理論而可以勢解者此策士之所以勝也凡天下之事有可為而不為者此其心必有所在而難於言拂而語之千百言而不入撩而撥之一二語而有餘此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 英宗北狩羣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顏也先索人出迎至再三不報及送至都門竟無一介行李及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 景帝之心可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及遣使入虜又命之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之

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惟有利
害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之曰今不亟
迎上皇虜且以上皇為名挾[illegible]於前行入居
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北向發一矢又
迫上皇傳旨索金縞虜邊臣何以予之一年不
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此其小患爾一上
皇然陛下不迎虜從諸臣自[illegible]擁
胡[illegible]結一二邊將亡甘[illegible]而入直至
咸陽復正位號布告天下東向[illegible]於太后

陛下胡以處之周主以狄矣入有故[illegible]矣此其
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為不軌之謀者以迎駕
為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請即其謀不
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illegible]迎上皇奉入大
內則群臣自解構難潛消陛下[illegible]據九重之上
孰與[illegible]已[illegible]於天下而陰受其[illegible]耶此言一出
奉迎之使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聞有言及此
者迺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不入也何也
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可入也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
忸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
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
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
此然天下莫以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
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其
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
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當時群臣奉迎

之請 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
後易儲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 憲廟亦未必
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可不哀耶夫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設
也非為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語
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
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為私議於君臣之間可
以是為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為口語
至使君父辱在[illegible]廬恒然不問社稷為重君其

弇髦耶

藩封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吴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僰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如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寧之後民吏畏服二百餘年来聲教浹曁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二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幾致唐之中葉乎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為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國初諸王等然國以下悉聽節制内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僰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毋與内諸侯同

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州長為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覓不得剪除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効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寧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絶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國於白帝尉佗不帝於南海矣或曰遐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竄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邊郡苦樂又相懸絶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為迂怏之談人必咲以為狂且言于時禁勤慮後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

唐制諸王食邑不過千戶乃漢封一小侯也公

至不過三百五十户太平獨加至五千户可謂多矣　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　親王歲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家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與百吏為平交者有守臣傳呼而出郡王引車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禮也新進書生不諳令甲萬一有舉　祖訓以

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己自有正道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反自干法紀為識者所哄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即與親王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為不辱君命予嘗哄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柰何以敵國外夷視親藩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雖此褻君之大者不辱何居

風澤

古時將相大臣賜賚甚厚與今相去遠絕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即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為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為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十百亦其時物力充溢公私給足與今不同也

漢臣賞賜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

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賜群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　本朝三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為故事而已　世廟在西內賞賚又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官之流皆得橫賜為煩費耳　今上即位歲時大節閣臣講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不得與然每節賞數十萬則宮眷內臣皆仰給

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贍亦嗇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矣又其時百官遷轉賜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如何　本朝絕無此典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而輔臣侍從間有匪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𫍢中進士國子監給羅襴猶有古意

唐初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筭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筭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魚袋之製也　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繡春刀椰瓢茄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爲章彩今止以充賜近臣而不以爲法服爾

唐賜彩十段爲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若雜彩十段爲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賜物十段　今制賜衣一襲爲三匹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　本朝因之未能復古苐舉喪禮一節兩漢時王公將相葬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六朝人主臨吊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吊之禮　本朝惟　國初一二元勳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復此事惟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　人主素服臨朝其後率從者便惟於歲終一日并行而已然賜葬賜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及也至於推恩三代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之恩矣

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蕚樓邀其歸騎留飲盡驩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　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關

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煦之氣遊於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慘慄迫㤄無樂生之心此近於秋冬斂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熈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輙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肆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

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多而時頒希闊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為榮　本朝無此法矣惟覃恩大慶各與應得錫命以為恩典較之前代最為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世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不知耆老老之仁蕩無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養老之令詢訪二郡境內八十九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至繪為一圖中間年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爲可謂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為迂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贓罪必刑未有姑息

遷就以全體面者　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

宮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褻臨下之體宜和艮岳苑囿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為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識者以為不祥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綵漆多倣吳下之風以雅素

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衣冠輿服上備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文物以爲軌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皐之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高凉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宫殿之盛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京盛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宫者盛衰之迹此其可見者也因考漢唐以來將相大臣㮣賜豊渥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我　朝則益儉矣勲臣世爵往頗繁華近日窘迫已極惟親藩中貴猶覺華侈文臣位至極品一措大居耳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容旋馬其他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宫別舘至於百千崇麗造天宋元以來正衙之外離宫甚稀至於　本朝則大内之宫亦止一二而都城内外寺觀數十百所金碧焜煌畧如帝居則漢代離宫之盛化爲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食不減王侯　本朝即元勲大臣自奉儉陋而親藩有土之貴宫庭服用與人主相埒則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之居化爲佛土不亦過㦲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奏院宋眞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陛朝官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劵兵士隨直惟可至朝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令入覲司府等官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容於鈞考而紀綱廢在視爲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爲迂矣

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離之景也往時五部升堂𢧐至午刻予在南宫

自怨廢將失事且示怠緩令以巳時升堂頗覺
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
堂事早畢校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予因悔曰
悞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
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
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供以巳刻完事候者
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
覺寥濶非國門豊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
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為更移且部堂

之政乃　朝廷大体所關與有司法守不同亦
不必慕勤敏之名失鄉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校
牒升堂一如故事云

儀司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儀從之衣此古
所謂集上書囊以為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大
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如
出門中火及求盃讌帙之費取足其中歲可得
數十金亦頗足用祠司既無別項支費教坊編
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為裁革留作寫
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錙銖
以應其索亦未為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體
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
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即後世言利之臣
亦未嘗榷筭及此者其可鄙亦甚矣而近日所
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後通州
之餼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
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

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當在部時屢欲裁革以
請告匆匆未及設為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
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
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銳意匡正前後所
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日言及倡優一種寔
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為汰除予曰此恐
不能為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以
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

有一種邪汚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問可也沈公以為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　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乏禮宋之全盛與契丹為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　本朝控制四夷皆為臣妾北虜之裔厥角受賞即其君

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自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乃近日一二小吏梗化方外在　朝廷視之猶蚕虫蟻豕而當事之臣不及遠稽前代論事建書稱引失體幾取唐宋之末以相比況非惟事機不合其於名義之體亦已乖矣辱國之罪莫大於此

嘗[illegible]天下之事有不可膠柱[illegible]　談者因時制宜在今[illegible]萬曆乙亥西域獻千里馬養之[illegible]大[illegible]禮部欲却之不為上奏時以為得[illegible]猶以為不然何也彼遠　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使之持去以為　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怏怏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北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可以示北夷中國候望有西域寶馬也此於　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益乃徒以漢文却馬事為比則迂矣千里馬乃天方國所獻時儀部唐君鶴徵主會同館嘗邀予輩數人往觀馬青驄色耳如竹茷鹿頭鶴頸

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遠步之皆墀盤旋如風恨不見其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殆非虛語

唐時禁京城匄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叫號凍餒充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公

卿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無
逆河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為美談此所謂
惠而不知為政也身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
所闕廷之下流離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二錢
以為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為者豈惟不知職掌
亦非所以壯國容矣

穀山筆麈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相鑒

宋時宰相省閱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聞熙寧初唐介叅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介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專設叅知以為陪貳而不與省閱職守安在勢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來矣　本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銜紙尾請署二卿以形迹顧避亦不問所從至於銓曹進退人才頗關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不知惟太宰一人與選郎決之此非與衆共之之義也正卿與郎吏為寮視同列如外人及有不當上心率旨對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為解是不使之與其

誅而使之同其譴也豈但政體有失亦非人情矣而極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然往復有裕稿則更無從與聞矣台衡之地遂樹荊榛可慨矣

首相之權自古為重賈似道當國葉夢鼎為右相有恩求思澤者夢鼎以為可與似道以恩非已出聽於吏避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上疏又為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可謂不降志矣大抵次相之體取拱默為容

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令元凱岳牧集於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為和安取此瑣瑣形迹為也

宋王珪自啟府至為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有三旨相公之目傳笑史冊　本朝　泰陵在位淵嘿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為萬歲閣老一作一對

貴溪夏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大用　世廟眷禮寵遇無所不至其後　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星冠夏不受　上大恨之即賜策免已而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窺知　上意因留其字不除　上復過之而咲左右密語分宜分宜固恨夏不得已欲自為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也有詔徵詣闕下比至數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

未有間也而事之甚謹至不敢與分席夏公性頗伉直見上委任無所顧忌視分宜如無也分宜益恨日夜求以中之會督府曾公銑建議請復河隍夏公喜事從中主之然　上意頗憚不欲為分宜窺知之因以此中夏先賂左右為計伺上禱祠時卽日以曾公請兵疏上　上固不快令夏公擬旨力贊其議又以　上有事時奏之　上因問曰此事竟可成否左右皆曰萬歲不問奴不敢言曾見銑疏來舉朝大臣相顧駭

愕以為召釁生事危可立待　上色動以札客
問分宜分宜容疏此事決不可成獨言力主之
臣等實不與聞　上怒遂逮銑下吏論死夏公
亦以其故死西市也
分宜相嵩既殺貴溪遂請城專任二十年獨華
亭與之左右勢且不免會吳中有鳥冠華亭即
卜宅豫章佯為避寇之計有司為之樹坊治第
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
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分

宜世蕃誅死即鬻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
外省亦稍有効之者某某者其最也某某既以
父分宜故位至卿佐得　上寵眷逦稍欲結知
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容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
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此方不奏
其某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某某問曰
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某某
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

者毋敢為某某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
某某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
之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觳觫一
日相君洗沐義子皆来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
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某某不得入乃曲
賂左右伏於標軒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
皆在目中何少某某（此趙文華也）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
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某某遽走
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

出其後竟不能免也蓋分宜所殺甚多大氏元
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
足為奔走權門者之戒矣
豐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
壬戌萬歲宮災分宜請還大内　上甚不悅乃
稍屬意華亭分宜膈膈即有去事華亭者司空
其前茅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嘆曰
近日少湖閒承一二容札遽作嚼腸何其不廣
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即大聲曰徐老

先生白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大詬曰[illegible]
非吾里子耶何得為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甚
嘗一品尚書柰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
從所乞與敢為此態司空即走白華亭華亭密
疏狀　上札報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自是分
宜日橫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熏灼中外累脇家僮永年用
事公卿與之抗禮號為鶴山先生得與鶴山先
生一遊者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
年游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
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溲溺一僮見之即提
其耳大詬其人遜謝求觧識者走視之則一[illegible]
御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東樓世蕃者彷徨移
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為一通
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奉之蒼頭即擲與鑷工
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
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　其所奉東樓父子者
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
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
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釣客語客必須又拂鼻
曰卻也微有氣息東樓大咲以告所親蓋亦輕
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走住長安出入公
卿門下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
行者因薦之　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
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即為紫姑語今日有奸臣
奏事　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　上即疑焉
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為奇貨恐有先之者
即遽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
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已事之凡可以結
歡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
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即擠而去之林御
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　旨籍沒其家[illegible]

虞以祖刑分宜託華亭之客楊豫孫泡惟五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華亭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救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　命下世蕃赴市矣二客爭於華亭意氣甚張知者意其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謝嚴夫人為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副使一子舉於鄉娶一名妓壯征死於舟中與

尸而歸人以為嚴氏之報也又三十六年為萬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往往賒徐以寄貲為言徐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兩子長者相公其次陟為少司空並以進士位至卿相可謂榮矣然其昆弟頗失歡積久成郄相公柄政少司空以南廷尉考績詣闕相君處之落落司空甚恨即上書告相公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君遂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下

也

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邸相公召工傾金以七銖為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所居積工計然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斂之

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哉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翕然羽翼亦廣新鄭高公拱一入樞府即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即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勢甚孤又康言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為華亭解請自六卿棘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藩臬無耻者凡二十八疏時　上方嚮用新鄭

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見與朝嘵嘵不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爲中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即罷蓋江陵有力焉隆慶己巳　上特旨相内江趙公貞吉内江素豪直自用又為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新鄭而内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擺内江已而南充陳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後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禄於是報吳之舉決矣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為入室至是攘臂請行至吳即風郡邑剌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為奉常兩為尚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眺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麈因往為華亭求解與以門墻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為者皆為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為計奏　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

新鄭之入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用宋桯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已會　今上即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權使政歸内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日内使奉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上意應新鄭即曰　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所為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入言狀馮璫大恐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即行視陵地往返

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 旨召成國內閣六部至會極門 宣諭新鄭以爲壟諌跡行且法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 宣諭何事即應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 詔新鄭以手仰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逐新鄭 旨也自是宮府一體同心若蘭矣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深與江陵相結及 上初政高以顧命自居目

無群璫馮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爲爲力解江陵意亦憐之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

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構益欝欝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爲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爲于荆上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徃視新鄭新鄭已困臥不能起延入卧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

齎千金器物徃獻江陵江陵郤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靡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畀月卹典下矣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君德夾持不爲無益惟憑藉 太后携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 主上聖明雖在沖齡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攤

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為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二子及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矣守文護為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其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柄國禮遇殊絕上而 旨勑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即曰太師並不著其名氏此待宇文護之禮

也當此之時識者已為之寒心矣而群小翕翕猶以為未至也假以歲月何所底止噫亦險矣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重爵如漢武帝遺詔封金日磾日磾以輔帝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矣 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遽逐中州僬忽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從史激怒目為誹謗 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金 上不從令讁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朝廷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曰 先帝臨終親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

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書官捺本請關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江陵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 皇上盡心為國然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凡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毋無父此何謂不欺江陵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二公竟無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調陽蒲坂張公四維也

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
及應禎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
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岩李禎皆得譴去未
幾而劉御史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劾江陵
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瀚也有
詔繫臺下吏 上使謂相君杖臺戍邊江陵上
疏論救奪官為庶人臺與應禎同邑人應禎以
三不足之說奏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

攻擊相君不遺餘力然應禎得禍甚於臺者禎
詞連冢職故得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
乘輿耳 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
竟以法戍之使至於死○士夫相與顧畔同諫
容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
好名之累也劉御史臺與予舊曾相覆其出按
遼左亦曾分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第焉往
候同年故舊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焉或
曰時甫子女姻家不得不爾子亦若為往視可
謂好名予曰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即有今日之
名亦無因而交若平時有舊即冒不韙亦不得
絕此君原有往返固不可畏咎而避亦不為慕
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 上御文華殿西室
江陵墨衰入見泣涕陳辭 上亦為之枚淚一
時相傳以為古今寵遇而不知實似道故事也
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
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乞歸人主涕泣

拜留至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
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略
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過於往代矣嗟夫君上
寵榮出於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
懼不以為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 上顧輔臣問閣臣
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兌至
朝房問曰 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兌大
恐即上疏自暴旋被內察蓋見 上問及恐其

後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世廟　上尚
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因考
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為東宮舊寮
理宗一日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謂所司
誣劾謫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先後一揆可
嘆也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
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石遠矣一日雷擊乘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

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
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為必有異圖予獨策
其不然自古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
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
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𠋫甲各列華要方且
慕主組之華以為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
為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小人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
薛昂者以京諱引得至執政舉家為京避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即自批其口諂
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朱御史者為入
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
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
轅長吏例致牢餼即大驚罵曰不聞吾為相公
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佞
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為忠臣
事其父母必為孝子而甘心若此人奴廁養不
足為汚矣

游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宮霍家之馮子都也一
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甚者稱為兄弟一二大
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
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
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
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
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為名不
大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家

原缺第二十二葉

宋九適一邊帥遣使伺候元老先通阿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将在我相公門下給舍即云煩兄通息于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諫官向吾輩求荐與邊帥遊大可咲也以此言之五之識過九七遠矣恨嘉靖間鶴山先生不及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韓侂胄生日群寮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閒未及闔遂傴僂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侂胄流涕乞憐不覺屈膝遂得參政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咲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輻輳其集蹐屯蟻慕由竇屈膝之事頗不乏人不欲著其姓氏爾權勢之薰灼士風之萎靡不亦可慨哉

近世一二名文章家虎視一代嘗讀其所為文無論體格即識見志趣有大可姍咲者弟舉一事江陵相父七十朝紳谷以文賀貢諛獻佞惟力是視衆方為目一二作者及見其文莫不絕

新鄭之罷相道出其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故不為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辛未大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聞者皆咲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大司空朱公衡力争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內帑二千乃司空修之司空又争內中滋不悅江陵故荐南司空武林張公瀚為太宰司空以望當得不能無怏怏武林心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九載考其前十月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馮璫 太后比有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下多客能撓内權馮璫主於中司空遂罷 太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嘶之

河中太宰楊公博既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史大夫已而廷議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次南司空明日 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

非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 上曰置之張某
何如對曰疏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善
命下舉朝大駭不知所出蓋相君以御史大
夫素憊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遊多恐其難
制不如疏遠者易指使耳其票云云者迹也
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嶺吏抱
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
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盛
時大相似江陵聞喪在夜三日不出閣吏以函

捧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
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武校游七以
家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然
宋雖末葉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 聖
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
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於宋乎

雍正九年七月初三日閱於青州海防署中

六湖山人識

穀山筆麈卷之四終

以上原缺

夫人以其老求一姬奉之公[illegible]夫人從臾
有端不得已一往至則姬直[illegible]
公即拂衣而出竟不復往夫人挈至[illegible]
數年乃召其家返之則猶處子也公不好觀戲
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公
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迎新郎君故事皆當有
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白公時濟南相君在座
御史對相君請問葛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某
意也葛公曰公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閣所

票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出以
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盈數
載每遷一官輒以病辭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
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
必以平泉先生為第一自其為吉士移疾歸里
其後告滿請關分宜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
而館職尤重世蕃知公無所挈弟使人索松江
綾子二百疋當以翰苑予之陸公謝曰本不敢
希翰苑又實無一縑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張

龍湖公治陸之座主也為之解於分宜分宜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廷張曰蠢人不是較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龍湖憂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人持候分宜門下使使召陸吾為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龍湖又使嚴太史介之同行至門張公所遣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自為獻陸公大愕嚴告之故陸公不言懷其刺而入一揖即出終不出刺分宜出送二公見門左持金

幣者問曰此誰所具陸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分宜大恨陸公授職未幾又以告去矣數告數起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萬曆改元以大宗伯召在位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

汶上太宰吳介爾公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為真定巡撫見分宜雲熖即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間薄田一二頃僅給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見或留設食食不過數品率脯菜三四品然不[illegible]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公曰吾已能[illegible]居家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輿夫力又不能老不能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嘉靖乙丑分宜罷相華亭當國收羅海內人望乃起公為御史中丞報者以檄至僕入白此公方趺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搖首不答僕不敢言出俟門外可炷香頃乃下床索檄觀之擲不更視已而親友從臾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然以為得人

瓊山御史大夫海忠介公瑞嘗為閩中邑博士御史行縣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堂下惟公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地不當詘體兩訓導夾公而跪公立其中時謂之筆架博士已而浙江省試延為主考公欲以故事自出試目御史不肯公即呼其從者出聘幣還御史曰試目考官事也以考官召而不得與事於義謂何即拂衣出三司力挽

留之竟出一月乃已後遷一令召入爲戶部主
事止携一奴入京寄居一寺出門未嘗有鑰僧
入其室視之惟故袍一領而已乙丑上封事時
自分必死人亦無有以更生望之者已而竟免
蓋華亭相公有力云傳聞公疏既入　世廟震
怒㩳其疏遶殿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宮女主文
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豈肯走乎已而
召黃太監問之黃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之無
與立談昨此疏既上其僕已亡去矣　上問何

以處之黃曰彼欲以一死成名　皇上殺之正
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　上是其言
既而有肯此畜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公
在獄中三年遇　穆考登極赦以爲大理丞已
而拜都御史

海忠介公爲御史中丞出撫蘇松行事過於核
尅出入自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僉堂之
儀自令長佐吏下逮津令皆令錦繡入見此雖
故事一時創見無不駭耳至於裁革過客夫馬

及抑損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大讙不
能安席矣傳聞吳中大飢海公欲勸借富室先
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萬太僕不得已以三萬
應海乃往請華亭相君乞捐所有以振鄉里相
君不得已以數千畀之又華亭家人多至數千
有一籍記之半係假借海至相君第請其籍削
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
華亭賓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世謂海受華
亭恩厚以是詈之爲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於

報施之義則左矣

萬曆十年籍沒馮璫閱其簿籍公卿大臣皆有
問遺惟無司寇嚴公清名　上甚重之內中因
呼爲嚴青天累幾拜太宰蓋特簡也

商丘太宰宋公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從司
徒秉銓東明石公星代爲司徒欲振剔奸蠹以
清備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宋公待漏
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
若干可供國用柰何無人及此宋公曰不然朝

廷錢穀寧可蓄而不可搜索無餘且使
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生侈心不如且莫刮
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公嘿然一日有
人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或可改折宋
公曰不然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
少許羸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措
處言者亦阻皆予在座所聞大臣長慮却顧盡
如此公天下事縱不能成可保不壞奈何其不
盡然也

今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
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
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
名卷而封之予嘗稱　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
當事大臣所不及者而太宰宋公獨愀然曰此
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　主上動
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若一槩不
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
皆服其言此後數年百凡　奏請一切留中即內
閣密揭亦不報聞而上下之交日隔矣迴憶此
公之言爲之三嘆

南昌有魏公者道學名流也爲刑部侍郎時一
日早朝後至候於千步廊下朝退點查掖門即
開闔薄從王門出渠即迎之而入由西橋奔上
混於右班却從橋北東趨雜入左班以待查點
予與張宮諭二桂同立史館門下遥見其狀宮
諭指謂予曰試看道學先生舉動失朝事小何
至對萬衆屬目之地作此舉措相顧而笑久之

一日在賞房待漏鼓聲既闋部院諸公出至庭
中相對而揖值諸貢生見朝望見公卿威儀聚
觀如堵揮之不退魏公怒形于色呼吏驅逐曰
此是何所村野秀才敢爾予笑顧曰此謂觀國
之光利見大人爾公斂容謝曰公言是也

關中太宰孫公丕揚清謹品也平生建樹表儀
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舉動頗
失大體如以訪單揭帖按厂此呂之贓罷免其
官此未爲過及見丁黨交攻急於自白遂將原

開揭帖進呈　御覽以明其不妄而揭帖所開
贓至數萬致激　聖怒丁適戍江右之士羣然
交攻而孫不能安矣以揭帖察吏已失公平至
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中贓至數萬如果
得實豈止罷官是自實其縱也又患内人請托
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宫中
相傳以為至公下逮小民閭巷翕然稱誦而不
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以為
一吏足矣柰何銜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

無所秉成亦以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
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
遠近各有所準而以探丸之智為掣瓶之守是
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懸决也從古以來
不聞此法

嘉靖中華亭相君為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
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孫公賓客甚
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默而
已一日着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誹曰同為
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
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
人在此教鬼負去其應静如此

嘉興許君應逵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
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絶許君晚至
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
淚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
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東平司馬劉公源清正德末年為進賢令會逆
濠反使二校往捕進賢公開門延入手刃二校

於庭懸其頭城上濠兵大至公攜妻子於室環
以積薪戒守者曰即聞我敗舉火焚之擐甲出
迎大敗濠兵濠氣遂沮方濠起兵進賢士人往
謁公議公謂客曰事勢已急無城可守諸公有
何方畧共命禦敵一文學前曰邑故無城決不
能守惟令君為邑生靈權宜取計公厲聲曰若
欲從賊耶呼吏急縛此生先刃之以安衆心諸
客惶恐拜請生乃得釋於是設立牌柵一邑[illegible]

夫編於行伍有不如約立以軍法從事城守既
備二校至乃斬之於是進賢無恙矣
海豐太宰楊公巍天性純孝毋夫人年百餘歲
食啖猶健楊公朝夕上食躬嘗以進即有不樂
輒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娛毋意毋夫人當冬
月病思食西瓜走使四方覓致至則不及飯含
楊公以此大痛終身不食西瓜暑月渴甚但飲
水而已一日諸公會坐左右以西瓜進見楊公
不食詢故乃得其詳後問公門下親識餽送無

以西瓜入門者此亦人所難矣
楊公好奇多雅趣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
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閑時舉酒酬石
每石一種與酒一杯亦自飲也予慕其事而無
石可澆山園種菊二十餘本菊花盛開無可共
飲獨造花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飲一盃凡
酬二十許者徑醉矣
山陰大司馬吳公兌自郎署不數年開府盖得
之新鄭云吳新鄭門人也隆慶丁卯新鄭為華
亭所逐門生故人無一敢送者惟吳送至潞河
舟中握手垂泣而別新鄭大感而華亭因深恨
焉為郎數年不調新鄭再相遂不次用之吳善
結客諸貴人長者無不得其歡心下至遊客談
士皆揮金養之有鄭莊田蚡之風江陵柄事吳
事之尤備每有獻遺先通其舍人尤七所以事
尤七者亦無不至以故兩相君皆愛用之吾鄉
福山大司馬郭公宗皐被[illegible]謫戍陝西
幾三十年隆慶改元乃召為南大司馬未幾以

年滿七十自罷居家甚貧其長子學書不成無
所資賴公命詣長安求一道地故人同里有一
二在位薄其[illegible]嘁不肯一[illegible]公子客久大困
又不敢歸乃走宣大軍門求[illegible]公自効吳與
郭本不相知第以其故[illegible]妝之為處
百金使公貲為千户充軍門[illegible]所以存卹甚
至毋與衆將大會面命與若等毋以郭公子厄
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若来知
亦如郭公子也諸將皆更提挈之郭公子感出

[illegible]士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云
沈青霞鍊者浙之會稽人也以進士任錦衣衛
經歷𨂍劾分宜指其十大罪至呼為盜賊　世
廟大怒徙保安為民鍊故狂士扼腕語難至塞
上從遊者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論至刺木
為秦檜與其徒角射又好刺譏邊臣詰其隱匿
督府以下咸睚眦之會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
楷承分宜風旨刺鍊起居得其狀因上𨂍劾之
監司承兩臺旨曲加文致當鍊不道論死家屬

逮坐為土伍隆慶改元鍊子襄上書訟會華亭
柄國故與順有郤遂逮順楷下吏論死諸監司
同事者論戍邊順瘐死獄中云往順為御史監
南直試華亭長子入試取代御史發其狀欲上
𨂍論同事御史張某即馳使先告華亭以順且
上𨂍已不能挽華亭得預為左右𨂍至貰不盡
法於是甚德同事御史而態順以為阿分宜故
抑已耳然方為分宜所用不得報順也已而有
鍊事又數年　穆考即位乃正其罪云　順既論

死在獄少司寇洪朝選者華亭所善客也又阿
華亭旨困順令死死時五月中越數日方葵葵
下已有齊楢之慘矣又八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為
巡撫勞堪所劾捕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
天道好還可為明誡御史張某者蜀人也
王司成維禎者華州人也以文章鳴世學士家
宗之而為人使氣彊直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
南河南守遣吏以刺迎之王公怒其不敬即笞
所遣吏守大怒閉之傳舍不發吏卒送又不給

食下令城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公大
困大司馬鳳泉王公里居聞狀請守為解乃得
去遂忿不接賓客至里第華州守來謁王公以
病謝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公叱
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不出又
怒而去王公亦不知也其後王公往謁守守欲
辱之以求當使門者延之入即逐閉大門守故
不出王公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即大罵守守因
使吏伺王公之第捕其宗戚因持王短長王公

撫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王公以地震

死

隆慶辛未吉士宋儒者險詐人也熊敦朴者有才而踈傲兩人積不能下一日諸吉士避雨朝房守吏拒不納諸吉士格吏吏走白太宰太宰大憤敦朴為人使氣衆遂以歐吏盡歸之敦朴而儒無行義舊為諸公所薄及解館諸吉士以次授翰林臺省儒得禮部敦朴兵部敦朴不能平口語快快儒以故郤思中之盡籍其言會有

飛語敦朴欲論太宰江陵召儒往令以私問熊生有無論太宰狀儒詣敦朴第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相公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因口占疏語數十相公大愕亟報太宰馳過大司馬以相公指趣使具疏劾之疏成夜叩禁門遞入且日平明相公入閣票出逐敦朴居二日有言敦朴枉者相公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為也於是言官交章劾儒儒亦補外距兩生授官方一月耳敦朴父南沙過者有文名巳丑選吉士亦擬兵部改禮部為宗伯嵩所劾外補其後四十年敦朴亦以吉士授部為堂官所劾若合符節亦一奇也敦朴敗時南沙在京邸太宰乃其同年徃慰南沙且曰吉士之事其殊不知命下為之駁汗南沙曰兄為太宰有社稷之重乃為一書生駁汗何其不弘太宰太慙

宋吉士儒者貴州土官子也往籍定州中順天鄉試素行無籍與孫尚書應鰲有視嘗乘傳稱尚書父為識者所發其後辛未登第選為吉士

在京邸豪侈如勛貴姬妾十餘人士論不齒巳而與熊構俱再躓不起家居益為橫溢至矯為印符發屬夷兵及所殺人以數十蓋其父巳老即以儒子嗣官土夷不用漢法自其常態而儒已為近吏循以夷法自恣為兩臺所劾論死遠近稱快第不知當時何以得進使禁署儒英列一夷虜無賴殊可恨也

隆慶戊辰五月考選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北向几上各帖姓名一江左同年「几案當在日中

以為不便顧見一江右同年几案適在廡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閑談江左瞰其不在遽走攄其案除其紙帖以巳姓名帖之江右望見亟走還與爭江左攄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江右但顧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同年亦咲不能面質也此事予親見之兩君皆名士同入館選列在詞林其後江右入相江左官止史局

戊辰館中有盛名士年方甚少文釆傾動一時

見一江北同年頗相狎侮一日至江北几案見異書一帙展閱良久輒袖之而去江北亟呼取之咲曰知兄無用此為也江北默然其後少年官最不進江北入相以文行顯此亦足為少年輕儇者戒矣

近世有一士夫待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為公論所薄因考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有所屬榜出皆不得與文昌搆之於上徽遂貶官或勸奏其私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為取而焚之觀徽此舉何等心事凡人刻薄者必不正大阿媚者必不寬弘能受私屬者必能奏私書不奏人私書者必不受私屬君子小人公私明暗之分正於此觀之

處士以虛名被徵為世所譏者代有一人為漢之樊英唐之田遊巖宋之种放　國朝之吳與弼是也英之徵也王良以書責之遊巖之仕也蔣儼以書責之放之矯情求名為杜鎬所譏與

弼之實行不敷為張嘉禎所鄙高識深見之士有並世而立者奈何其可恣名而欺世耶蔣儼之責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雖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嗟夫是數言者豈惟遊巖愧之千古士人多為汗浹

穀山筆塵卷之五終

穀山筆麈卷之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勲戚

嘉靖間成國希忠以元公位太師，其弟希孝以掌錦衣篆位太傅，兄弟並為三公，貴寵無兩。太師恭謹寅畏，善守其家；太傅豁達有文，交遊甚廣，一時朝士莫不傾慕。故自 世廟所寵任，如

武定、咸寧不保其世，陸氏雖獲正命，子孫亦不能免，惟朱氏兄弟以功名終，蓋其恭謹之效也。萬曆癸酉成國希忠薨，其弟太傅方掌錦衣，為希忠請爵，下所司考議，竟以寧陽王張懋例追封定襄。令甲非為軍功不王，魏定王者惟中山一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又死土木之難，其一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彼四王者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彬、寧等等。武廟自欲封之，爭者舉朝，迄不見聽，然猶假平曹欽之功叅為無名。至於希忠，直以誠謹有行為 三朝元臣，遂跻與王之爵，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璫，外而武清為之左右，而江陵居其中，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得言也。

成國兄弟孝友著聞。成國多藏，太傅好客，成國時時分金予之，即太傅鉅費往索，成國無不如請。成國病卧東第，太傅第相去稍遠，則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卧內，成國欠伸飲食及何

人侍左右，傾刻傳報，或有不如節，應時而至。及成國沒，太傅日夜號泣，每上食几筵，即取坐欽食其旁，若與相對，且食且泣，遂至發病以死。聞者悲之。太傅無子，子其弟子，成國有子不慧，嗣爵未久而沒。數年之間，門第蕭落，賓客盡散，盛衰之感有足悲焉。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內交者有之。河中、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驩，號為同里，而上黨稱容呼武清夫人為嫂，與之對弈，以是得再起云。

江陵相君善把持武清不使得肆焉璫又恃之
於中武清者一木僕老傭見士大夫諱畏不敢
作威福河中王司馬鎮宣大求入使賄武清江
陵即諷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
指其人江陵調　上責問言官令實狀亦竟不
明蓋虛愒之使畏耳武清嘗從　孝懿皇后外
家東李第舍　穆廟初在潛邸　慈寧故因東
李以進　穆廟即位　孝懿薨即山陵而慈寧
不忘東李武清每賜賚常分賚之爲之周旋恩澤

經理家事一如　孝懿在時都人稱其不背德
云
丁丑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估人多所乾沒軍
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一疋
驗之果紕繆不堪　上即謁　太后言狀　太
后怒甚遣諭內閣欲革武清之職　上御講筵
亦召相君言狀江陵爲營救乃止　太后乃召
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侍出數之而捶其家
人於法武清父子服罪自此少戢矣

閹伶
國朝既罷丞相大臣體輕以故權歸宦豎士鮮
蕉節如成化間汪直用事至使卿佐伏謁尚書
跪見書之簡策貽笑千古嗟夫士氣所關甚重
惟在主上振作平時若不甚要一旦緩急爲害
不淺　今上御極六日顧命元臣以片言譴罷
如叱一奴平時輔弼重臣多賓緣中官進退在
手積爲所輕故敢以片言易置耳今廷中品階
如奉命出使公侯師保皆在中官之下不知起

自何時決非　高皇帝之法中官之秩極於四
品其腰玉服蟒皆出特賜非其官品所得柰何
以師保重臣反出其下周禮奄人巷伯皆屬太
宰漢法丞相位諸侯王上今之公孤即古太宰
丞相何至列於奄人之下若曰王人雖微列於
諸侯之上則在廷公孤不但王人而已豈有於
闕廷之間自分內外者耶
萬曆初年一日常朝未明陞座班行皆訝其蚤
及詢所以乃馮保新進壽地延相君致酒奏乞

登朝即出而佯又不親陪第遣掌家張壽往也
其貴倨如此壽地在黒山會去都城可四十里
許後保籍沒永年伯王偉乞為兆城
今内監權璫兊事者内家呼之為爺皇親駙馬
見之皆拜呼為公公及考唐史高力士承恩日
久為中外所畏太子呼之為兄諸王呼之為翁
駙馬輩直謂之爺自古已然矣
唐玄宗時十王宅百孫院皆其子孫也凡有婚
嫁皆以錢千緡賂韓𧩙使請無不如志及憲宗

時十六宅諸王久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上
者皆由宦寀以厚賂自達當時宗室皆子孫
近屬聚居都邑猶不免貨緣婚寵交關賄賂如
此何況以千里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
納左右以為倚托哉古今之變事同一揆悲夫
古今事體大有懸合元稹為御史與一中使爭
驛中使以馬鞭擊稹傷面貶為士曹白居易等
言中使陵辱朝士不問其罪而朝士先貶恐自
今中使出外益暴橫無人敢言者憲宗不聽此
事與隆慶二年被門内官毆御史李學道極相
類當時中使與杖御史得貶
唐時給役禁中多名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
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者德宗所立曰鵰坊
鶻坊鷂坊鷹坊狗坊漢有狗監正德中豹房皆
是此意
德宗宮市既賤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
錢門戶者進奉所經門門戶皆有費用漢靈帝時
謂之導行費即今之門單也宦官之弊自古如
此

自漢晋以下京兆之權最為要重至唐宋猶然
史載柳公綽為京兆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導公
綽杖殺於途憲宗無以罪也謂左右曰汝曹須
作意此人朕亦畏之文宗甘露之變禁軍暴橫
薛元賞為京兆嘗詣宰相李石第聞石方坐廳
事與一人爭辨甚喧乃神策將軍訴事也即命
左右擒之俟於下馬橋即杖殺之囚服往見仇
士良說以禮法士良無可柰何呼酒與之歡飲

而罷此二事與中尉之辱鄧通董宣之數公主相類唐時神策軍將即今錦衣之在東廠者而權位過之其時宦官暴横廷臣大小無敢目逆中尉而二君能折其鋒可謂有力然亦見當時京兆之權非諸司所及也宋之開封尹至以皇子領之禮秩尤重肅肩輦轂壓彈京邑其勢固有餘矣乃今之京尹希望待遷幾成散局即有柳薛之才將安所施乎

唐德宗初政疏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文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既而皆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聖聽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仗矣近有文學之臣以隱匿官銀一敗塗地者亦涉邕之類也

南唐劉鋹以宦者龔澄樞為相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宦者近二萬人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以是亡國尤可笑恨後之人主慎無使士人為門外人哉

唐僖宗使陳敬瑄等擊毬賭三川節度莊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奉詔仆帝乃授幽州節度方鎮之權古之方伯連帥而以毬搏得之推轂授鉞之任成兒戲矣莊宗入梁以伶人陳俊為景州刺史王衍在蜀以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當時勳臣禁旅有從軍百戰未得典州者亂世之政何所不有

敬新磨者唐莊之優孟也莊宗田於中牟踐民禾稼中牟令當馬前力諫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數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柰何縱民耕稼以妨馳騁汝罪當死請行刑帝笑而釋之後世伶官多因戲劇時有諷諫其智蓋本於此

南唐徐知諤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其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不肯受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恢諧語掠二

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死矣此伶人可謂有功於徐氏者然不知齊容之恐佯僵而愿必能自全也各享五百歲語亦有味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然官名體秩則不易也相傳本司門曾改方向形家相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愕而咲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官之使入為鍾鼓司官後皆賜玉至今內中諸署指鍾鼓司為東衙門照而不居當以此故耳嘗考元史玉宸樂院秩正三品與六部同階其長有加銜平章者則愈可咲矣

漷縣有呼鷹臺元至大間所築也元人以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設者尚濵之東流之可咲如此

穀山筆塵卷之六終

穀山筆塵卷之七

明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經子

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是從外向內說見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作見物見字而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只將本文添一以字云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以至隱即知之矣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屬目為明智屬耳為聰神以知來即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即人之記性謂之聰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沉着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前知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

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未能懸曉所謂知來也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之者神則非聖人本能也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謂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為陽九謂旱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為陰九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為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大數也故曰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為

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四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為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摠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摠有五十七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為天皇大帝者耀魄寶也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

行精氣之神也鄭玄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黒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緯書之蠹視道家圖籙之文殆有甚矣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感生帝者東帝也季春大享明堂祀五天帝顯慶元年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明年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而玄說盡黜矣顯慶二年

又詔禮官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人帝者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六天之說即漢之五時使五行之吏進而並於有昊說之寂謬者也

翼奉曰詩之為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静静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六情者廉貞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狼也

予讀焦氏易林其詞古與爾雅而精趣深博有六經之遺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為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及讀京房傳房受易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生談易主於占氣候卦流于讖緯而焦氏明於易理得聖人之微宜其不相逮也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七緯之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孳佑助期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

慎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慎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慎獨如此然君子何為必慎其獨也政以不睹不聞者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者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以此戒慎恐懼即是慎字不睹不聞即是獨字註分動靜非是

道不遠人章意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

於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為道矣何也
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
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而何
何謂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
謂施諸已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為臣而忠已
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于君則
臣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於君可也為
子而孝已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
之於父然則子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

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
之心責已即以恕已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
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為道豈必遠人以為之
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不為虛偽
之學即已矣所謂不遠人以為道也故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
恕為下學一貫為上達也曾子一唯之功全在
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衣錦尚絅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去蓋

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
[illegible]著見於外惟用心於內闇然而日章正尚絅
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其闇然日章
[illegible]也故知遠之[illegible]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
必至於顯微即闇然顯即日章也然則入德之
方其[illegible]由慎獨[illegible]人之所不見者獨也所謂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而君子於此慎之慎獨之
[illegible]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動不言正
人之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

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平
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顯篤恭[illegible]
功所謂闇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illegible]
極位育之効[illegible]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
微乎微乎聲色[illegible]倫類不足以發[illegible]天命
德乎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illegible]載
天命之性也三節即二節之意[illegible]
五節即四節之意言天下平由於不顯也六節
但形容其至耳註以[illegible]分體[illegible]八本

旨
好惡拂人之性者非拂人之性也乃自拂其性
耳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此人已同然
之性也好而不知其惡遂至好人之所惡惡而
不知其美遂至惡人之所好此乃昧其好惡同
然之性即失其好惡本然之真也豈但拂人之
性已哉曰然則鄉人之好惡必察焉何也曰此
正流俗曹好曹惡而各失其同然之性者也凡
同者同以理而已矣理所當好舉天下之所好

而好之可也如違道以干譽則鄉人之所好理
所不當好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已真好之理
乎理所當惡舉天下之所惡而惡之可也如負
俗以[illegible][illegible]則鄉人之所惡理所不當惡矣豈可
狥人不察而失已真惡之理乎故必以理察之
得其好惡本然之真即得乎人已同然之性矣
能察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作好惡以
自違其性而又何拂人性之有惟仁者能之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也不言憂懼二字何也

情[illegible]出於心而已着於物憂懼雖動於情[illegible]
實關於思故思字從心憂懼皆思也故詩之言
憂不曰疢如疾首則曰維憂用老夫至於疾首
且老其思深矣七情之發有如是之深者乎故
不可以例論
人生而靜性也感物而動吉凶悔吝生焉吉一
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情之正也發而不中節
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生焉樂一而已人欲於未
發之中存所謂生而靜者則吉凶之兆泯而喜

怒之萌遏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勿忘所謂當云何住
云何降伏其心也忿懥恐懼憂患好樂之不得
其正則有所住而心不在矣夫有所即住也情
之離性而乖於心也之其所親愛云云情之由
心而施於物也此二節所字即能所之所
學而不思則罔漸教之流弊也思而不學則殆
頓教之流弊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却可語以何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却至何時可聞知其所以聞則知其所以語矣

博學審問是問慎思明辨是思篤行是修其理一也儒謂之知佛謂之聞儒謂之行佛謂之修所以貫之者思也

孟子何以異於教玉人節舊解未明蓋以雖萬鎰為小何以以字解作其皆非本旨也教字當

作教誨之教爾大意謂王有玉雖萬鎰之多必付之玉人而已不與琢為未嘗誨玉人而為玉者也然則王之國雖萬乘之大亦必付之賢者而已不自治焉未有誨賢人而為國者也今用賢人為國矣而顧欲其從我則是誨賢人而為國何以異於誨玉人而彫琢玉我夫誨玉人為玉玉必壞誨賢人為國國必危任之可也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註云非因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此解甚是然即其偶合時即是掩襲時非待偶合之後而方掩以為取爾今人平日立身行已無所積累見有一事可以立名惟恐不得到手急忙襲取將来掩人之不備以自為名此正襲而取之耳雖意氣盈溢如何[illegible]得浩然之氣少時露出頭角依舊是本来局面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譬如人腹中不飽襲取簞食壺漿以救目前少頃依舊饑餒如何充養得肌膚所以下個餒字極有意在

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蓋惟取人為善正其舍已從人也故下文只接取人句說去註分人已非與人為善即善與人同猶言和人為善也註解許又解助非即天下歸仁亦止言同歸於仁也解以仁與我非

目之於色吾可得而見人亦得而見之耳之於聲吾可得而聞人亦得而聞之惟口之於味甘者滋涼得之於我耳人不得而與焉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貴其自得之也矣

士君子窮生平之志慮以為富貴紛華宮室輿馬鐘鼓帷帳盡心力而求之不過如傀儡人供他人之玩耳求之於身何嘗有所滋益故君子必有自得於心而人不知乃為貴也

孟子說齊梁之君其抑揚押闔大有策士之風即如齊王問卿之對雖道理自如此其實有為而發世儒不察耳考史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遊客權傾一國孟子甚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以悚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裁制之此其微指也厥后湣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然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迂儒見此轉語徒一哂也

孟子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小體即佛經色身大體即佛經法身夫人於飲食起居之節而調護其肢體者從其小體也養生之說是已於身心性命之蘊而勤修其行業者從其大體也無生之說是已而吾儒之道兼焉余蚩蚩之氓汩沒於聲利以戕其天和沉酣於嗜欲以傷其元氣是尚不能從其小體矣况大體乎

孟子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夫所謂懷利者非必利於已而不利於君利於家而不利於國也剥民以奉上損下以益上利於君而不利於國利於國而不利於民皆謂之懷利如周之榮夷公漢之桑弘羊是也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誤此設詞也欲言天地聖人以無心順物故兩設險辭以聳人之聽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哉以萬物為芻狗然則天地非不仁也順萬物而無心者也若以有心為仁則天地不仁矣聖人一何不仁哉以萬民為芻狗然則聖人非不仁也順萬民而無情者也若以有情為仁則聖人不仁矣以天地聖人之仁且必以無為為理又何煦煦然以多事為哉

徇其時則燋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解者謂蓬累者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字當是果字言蓬首祼體衣不盖身而行也不然則蓬累者轉蓬相累而行如萍飄梗泛之意耳柰何云云

商君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此真見也然但就凡民言爾士大夫則不然可與慮始而難與樂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成也

人有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者彼之患難則號伯助予彼之安樂則棄予如遺也人有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者我之安樂則側肩爭門我之患難則掉臂不顧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語此

管子富國之法大要在籠山澤之利操金穀之權以制民用而不求之於租稅使民之器用服食皆仰足於上而上無所求於民第以市道交之使其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取其大略也漢時桑孔之徒法其微指以為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合變何也管子之法霸道也可施於一國而不可施於天下一國之地有限智數法令可以周徧而四海之遠惟精神意氣潛移默運非智數法令所及一也覇其國者不顧鄰國可以剝鄰國則為之鄰國雖害不恤也可以利吾民則為[illegible]之民雖[illegible]不顧也故常以吾國之財操其輕重以御鄰國之數其勢然也若夫為天下則不然此有餘而

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齊其利而彼受其殘餘者亦王民也譬之一身血脈周流無所不貫勞痛疴癢不瑜不知安有損手而益足剝膚而實腹者故管子之說不行也二也是故登孔用之然而耗王呂用之宋而忿然則王天下者不理財乎曰大學之十章皆是矣此王道也

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刑名然西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盖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於名實者耳形或作形或作刑其義一也今直以為刑法之刑過矣所謂本於道德者韓子之書有之其言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又曰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又曰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又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至如解老喩老諸篇大抵本虛靜無為之指第其言專主於用非道之本體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此駁論也至陸贄始正其非謂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則非權矣程子曰權只是經字已此意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較量其親疏權也脩身而齊家齊家而治國斟酌其厚薄權也道自高少師發策會場論輕重之義極為了徹可為萬古不磨之見矣

典籍

劉歆典領五經總群書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凡書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卷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太學門外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書今之八分今關中郡學有十三經石刻非其舊矣

洛陽三字經石經五胡之亂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舍大致頹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嘗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跡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阨一也

隋煬帝好讀書者述增秘書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以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可謂富矣惜其不傳於世無可考索耳又西京

本書三十萬卷煬帝除其重複猥雜得正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後所存幾何也古時書籍甚多如歷代藝文志所載後世及見者十之一二世徒恨三代之書燼於秦火不思自漢至今其爲秦火者又不知其幾矣可勝嘆哉

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勑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

後唐長興三年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板印

賣至後周廣順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請刻印九經故雖在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及後周和始爲文章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雕印書籍始見於此不知隋唐以來雕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時立書畫筭學當時留心藝文厚照攸巧故縹緗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時之盛也書學即今文華直殿中書畫學即今武英待詔諸臣然皆待以比在學侍有考校今上以中官領之

[illegible]藝列無從稽其殿最故技藝之精遠不及顧　宣憲二宗雅好畫品武英待詔精者頗多然皆工畫也秘殿書法皆以姜立綱爲宗類如文衡之書視宋時書畫二學相去懸絕矣

元人破宋用楊璉真伽之言將宋故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爲杭州推官申屠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遠壽張人素有文聲蓄書甚富號爲墨莊

人主好文章書畫雖於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靈簡省嗜慾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助世儒動以人主之學與章句不同不必尋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據何所極養而後爲人主之學求而不得無所用心則聲色狗馬玩好游獵之類然進矣孰與尋章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得通經博古之士參備顧問不可以技藝下流干預其間如漢靈帝時召諸生能爲文賦者待制

為都門下諸為尺牘工鳥篆者皆加引召一時無行趨勢之徒多置其間蔡邕上書言之不能用也此等小人雖有文技而不本於經訓其進身之途多出私門不由公辟故經生文士恥為伍耳

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亡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愛勤篤儉即耽精文藝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蟲之士爭長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耳

歐陽脩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賾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官固侯鯖之一味也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為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搨舊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為文者如搨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為不然即積案盈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為用矣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乃以漢人楷字合契丹字體製為女真字及元入中國又作蒙古字今元朝遺碑多用蒙古字體而今之遺刻無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狀何似今遼東女真表文字與北虜相近不似漢字契丹所合而成韃靼館字體又都不似蒙古豈蒙古字體亦非其國人所通用耶

漢唐宋開國之初皆嘗博求遺書故其時內府之藏盡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　本朝則不及遠矣永樂中亦嘗遣使四購不知所

得秘何乃今秘閣之藏不及士人積書之半天禄石渠之典空虛等此亦大缺典也南昌張元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業已允行而久之竟無應者政之因恬亦已極矣都下所當積書者有五其一內府監局當儲其全以備御覽其一內閣秘書當儲其全以備顧問其一翰林院庫當儲其全以備考訂其一兩京太學當儲其全以備頒行其一禮部庫房當儲其全以

備忝挾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無之徒使坊肆訛刺日滋月盛毀尾晝墁寢失舊本其去秦火之災一間耳

穀山筆麈卷之七終

穀山筆麈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詩文

學術不可不純也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關乎政體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為制舉之文其一士人纂述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國

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關至於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圖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救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救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殫精畢力守為腹笥金籯者固此物也及其忘業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胾入骨已深即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於當官奉職從事簏箧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黼黻而

貿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已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必底之於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必端之於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反之於經訓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勑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工聱牙為古鋪行太煩奬借過當既褻王體亦淆下觀此訓命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献納

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約無[illegible]藏頭露尾繪絢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何以仰孚高聽納牖上心此奏對之體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故必質而且贍可以傳遠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飾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語乎實則以為俗明切則以為樸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檄命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致在必行今也頒布下吏或修聾悅之詞申請上官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明比讞訊鞫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為兒戲民命為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忠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於無史文移之體失而百司幾於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也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於不足非有餘也夫文者取裁於學根極於理不足於學則務剽剥以為富纂組以為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於理則以索隱為鉤深談虛為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跂而及無俯而就有鼓之而出無桉之而應心力盡於此矣世方慕為瓌瑋之聲卓絕之調舉群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謾以所不習也不學畫

人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敝亦然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於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勢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捨殘掇剩轉相効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矣原其敝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夫狂瀾橫發洶湧滔天是水之奇觀而決之兆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縟彩而落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敝矣川不可障則疏其源華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鄒相如莊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擷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顧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文子長本為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於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為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為文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次之至於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技矣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為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然也至班氏漢書紬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

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為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為亦不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兼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為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為明皇幸蜀耳遠别離篇亦爾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啓之也韓之文大顯於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於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於韓而韓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可為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為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盛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為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何也古人之文讀書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嚼於理與取法其體裁不肯模擬一辭剽竊一語泥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為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含已以從之作一篇之語則合衆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為者以為摹古讀者以為逼真此如合和衆藥萃為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

朴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為高深湯滷為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為謂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咲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鐃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吴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鐃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盖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其曲當其曲背各叙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絶不相蒙體制亦復

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典奥豈不彬彬弟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横以為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詫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為絶倒耳

漢鐃歌二十二曲盖鼓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陂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来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揔之其體絶矣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鈎奇各模擬鐃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為一詞婁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其猶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其寄與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取焉爾

古樂府之題盖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絶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為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為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即四聲亦與後不同如韋孟詩云微微小子既耇且陋豈不率性穢我

王朝又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濆土立於王朝陋𦾔去聲而以叶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温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温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絶也以全忠之兇悍而能為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

施于今此應為古人哭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暑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請裴將軍舞劍以助之裴為舞一曲道玄奮筆立成看有神助夫舞劍之於揮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而虫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䰟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耶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為車聞鳳鳴而制律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解者矣

選舉

漢世用人之法皆自州縣補署公府辟召然後升於朝廷當時未設選部百官進退屬之丞相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及唐亦然猶分東西兩銓使左右侍郎分領及東都嶺表復别有銓選不盡領於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之弊猶謂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後世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欲奪樞密之權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

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盖文彥
博為樞使安石為此以阻之爾
唐天授元年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此殿試
之始也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垛
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
選此武舉之始也
宋時臨軒策士本用詩賦熙寧三年用呂公著
之請殿試進士專用制策至今遂為定制
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令士

各占易詩書禮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
本經次兼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場
之始而四場不同耳殿試則專以制策罷去詩
賦分為五甲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
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
同學究出身此即今殿試之法而五甲不同耳
盖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而科舉試士推以
明經詞賦為主安石以為古之取士必本於學
請與建學校講三代教育之法專以經術取士

而科場之法遂為近代剏始矣此豈可以新法
少之哉
熙寧四年廣太學齋舍增置官師分生員為三
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
員二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每月考試其業
以次升舍上舍免其發解及禮部試召對賜第
此即近代積分之法也至於免解免試徑召廷
對則上舍生即禮部進士矣荊公此法甚善宋
人行之甚著得人之効恨今不能舉爾

司馬光在位盡變安石之法惟經義取士則不
以為非也光謂神宗顓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
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
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此大公至正
之論安石復起亦當心服也經義之法至今遵
用安石於選舉之制可謂一開剏矣
宋初用詞賦取士安石變為經義及元祐初呂
大防范純仁當國乃立經義詞賦兩科凡詩賦
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

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甲分之各占其半此亦調停之法也紹聖初年盡復熙豐之政又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科后試之所取不過數人即今之館選也

宋自熙豐以後經義詞賦二科更為廢興已而合為一科至紹興之末復分而為二蓋宋時取士之途惟此兩科而離合不一如此 本朝以經義為主而盡黜詞賦則學醇而路狹矣

元時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其制三歲一開科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即今制所由始也但彼有兩榜以蒙古色目為右漢人南人為左各命題爾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慶戊辰一甲三人一為元輔二為正卿自 世廟以來所未有也戊辰會魁五人張沈陳三公同時為相亦往時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舉人內唐公汝楫為狀元陶公大臨為榜眼趙公志皐為探花南直甲子舉人焦公竑為狀元余公夢麟劉公瑊皆為榜眼一榜三及第亦異事也

萬曆丙戌乙酉以後內閣三公俱南直人申瑤泉狀元王荊石會元許潁陽解元內閣三公應三元之數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國家以科舉取士視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有成數非人所能為姑舉一二事於左嘉靖丙

午浙江省試主者已如額取足九十人每十卷一束置之榻上偶主者困臥夢一朱衣達官自稱杭州知府直入臥內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知所自來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較案上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後所夢者登第為顯官又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燈下閱卷不中者皆擲地下忽見一披髮婦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驚取而復投之

者再婦人長跪而泣主者感動即取中此卷乃
餘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後問田生以狀生哽咽
久之乃對毋本側室為嫡擲殺死時狀正如此
即此二事場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可
不畏哉
萬曆已丑科場覆試予獲與事先是戊子京兆
都試黄宫庶洪憲主考黄遊申王二相君閒甚
懽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即非黄與試舉首亦
其分内徒以出於黄所為衆指目而榜中復多

黄所厚士關節居間都人懸書于衢又京兆試
卷呈送禮部宗伯朱公命郎吏孫閱于儀郎孔
兼因摘其二卷以呈其一李鴻者吳門之壻也
朱公語予其狀予謂郎吏既閱公即當奏不奏
即當容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猶豫久之密
以白吳門因寢其事于復封送禮科令其參劾
禮科苗給事朝陽吳門之客也亦寢不奏于是
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
也遂上疏劾黄及太倉公子吳門東床凡八人

詔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及科道覆試御
史大夫吳公中丞詹公皆為二相宗伯稱病亟
不出右堂田公轉自祭酒以八人皆國學所選
避不閱卷惟予及臺長司其事試畢閱卷予先
閱畢稍定次序以送吳公吳公即送臺省諸君
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壯者次為第八與予所
定相合予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丙戌午
門覆試皆分二等定去取以聞今奉 旨覆閱
雖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請自 上裁乃召

郎吏具草以七人為平通一人為亦通其人即
屠也舊例亦通者黜吳公見屠在黜列懼無以
復二相即起取卷再閱曰此卷之文義甚優老
夫亦不能作柰何棄置就不做官也罷要全天
理揖臺諫諸君共閱都諫黄縣王君指卷對曰
卷内數語老先生所稱者以某觀之正是極不
通處都諫苗君取視指曰如此數語卻亦甚好
都諫張君曰數語若是秀才可居五等於是吳
公大憤噤不能語而儀司呂正郎與周與高直

前力爭請落其二三卷予因謂吳公曰郎官所
請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妨既奏　旨
品閱豈得盡無可否吳公猶欲持之予耶厲聲
命吏書奏即刻印封候闕門開即上時已三鼓
矣予甫抵舍盥漱即入候講黎明在　文華直
廬三相已至延予問狀相顧失色新都曰奏可
追否予曰已上矣縱未上衆印封亦不可改二
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謂予曰如舉生文義可作
程式柰何黜之予咲謂曰郎中云不通亦過若

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矯枉之非甚不通但
要京兆中式亦屬濫進二相默然自是高呂王
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而吳詹黃苗諸君皆為
公論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未次於黃而嚙予者
次於高丁矣覆試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
大畧云連日查訪關節未有明據事屬曖昧遽
難指名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今諸生試卷既
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
弊云云二相以其辭微亦不悅也而吳詹二公

以不能全勝復有從吏滋不見與云
唐時牛李之黨起於對策成於覆試蓋宗閔對
策譏切吉甫為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平日
有郤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文昌李紳
之屬為其所嚬而宗閔之壻及第故德裕文昌
紳稹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而宗閔亦譴焉
由是宗閔德裕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其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古今事
體大略不遠如此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
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
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
為長者所誨如此近時年少甲科出為令長稍
有一二薦疏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券長年先輩
降顏撫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勖之者其肯受乎
且亦長年先進無勣其人耳誠有如勣者亦必
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觀三年集英臚唱魏政林攄當傳姓名不

識難盎字以寡學被黜近世士人以經義致身不暇博覽異書誤讀者不可枚舉設令古人見何如為笑記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示內有竊鈇二字蓋以鈇為鐵也予難於面質第曰此字莫是誤寫渠愕然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已寫作大鐵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明告使陷於可笑如此亦與有責焉

穀山筆麈卷之九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罪者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為兩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踈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竇憲伐匈奴還位次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官制太傅第一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是江左以來有儀同之名西漢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東漢有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然猶一官耳東漢承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為三公而大將軍位三公之上與司馬為二官矣曹操為丞相位三

公之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為二官矣東漢之末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王冏之徒又自為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至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沖平羌有功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滕撫為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

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即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其

次開府儀同為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為十五班吏部尚書為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為十三班侍中散騎為十二班常時三司以下尚書令僕射皆號為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監尚書為外朝門下省為內朝蓋門下已重矣是時南北官制頗同北朝重門下三公令

僕非冠以侍中之號則不得筦樞蓋門下乃真相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廷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也唐則並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

廷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也準古上

公非勲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謂之二大二大之下乃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經如此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為定制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為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為中書令即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納言中書省為鳳閣

令為內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即位又改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即不稱為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為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一正魏玄同為相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政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

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
同平章事爲正相而以參知政事爲次相然則
宋之參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殿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
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
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
每遊幸禁苑無不舉從賦詩屬和使昭容第其
甲乙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也

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即以爲宰相兼官矣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
間中隔花甎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間其任最重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入見
謂之内供奉隨翰林院班者謂之翰林供奉盖
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之
在奉天鄭絪之在貞元裴垍李絳在元和之初
皆以帷幄密謀決軍國大計用人行政惟所獻

替及其爲相寵遇反不若區區即有所建白視在
北門亦希少減地之親疎不同也漢所謂不任
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
六品勅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
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
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即位乃以
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姚崇爲
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而文武二選

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分主選法品藻甄
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之衆
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於仕
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訥爲幽州鎮守經畧大使此節度
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其任愈重受命之
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
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
禮猶重節出拆關毀屋以示不屈　本朝制臣

各賜旗牌制勅雖名號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徵皆隸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擅疆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任蓋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盧也平盧在永平安祿山既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王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青齊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復并登萊棣四州賜名正已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正已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焉正已即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為天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為一軍之名一也

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恆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存撫即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撫都督旋廢按察復停其後改為五十四道各置采訪使以刺史領之又一變也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即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為宣撫副使大將吳璘官至少師請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師有爵至三公者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即此體也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亦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監察御史裏行以其資叙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内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爲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属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樞密使爲内輔臣宰相爲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則得顓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爲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右僕射也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於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爲樞密刑賞黜陟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后晋太祖懲其横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二人勲名相似際遇亦同皆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爲使而樞密之任歸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即位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則始以外官爲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爲相樞密爲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時金吾衛属南衙即今之錦衣羽林衛属北衙即今之東厰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蓋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輔國又置察士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恩專權亦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悪少年羅告富室没其家貲則成化開立西厰矣

唐末兩樞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表裏號爲中貴亦稱内大臣樞密即今司禮中尉即今東厰也

元用御史臺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八員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十月還司已又改爲肅政廉訪司即今按察分

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即今御史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丞以下全設如內今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設而巡撫中丞以保釐為職雖有行臺之號其實不相蒙也大要本朝之制以行省為藩司廉訪為臬司行樞為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為有御史之體而不相統攝此官守之因革於元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覔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

今之指揮使司即元之萬戶府也元人既平江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萬戶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

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閫之體而權力倍之 國初衛所之設權力亦重後稍陵夷至於今日其號為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國之猷其將能乎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煬帝又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 本朝以州屬府則分而為二矣此郡縣名實之辨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即古長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事非外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別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耆德累請謝事不

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為令彼所謂翰林者兼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即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　今制臺官世業天文不與大察其年高自願致仕則聽否雖七八十歲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

月俸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閤庶僕俸銀雜用

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為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笲之數亦相倣然唐時猶有職田祿米一品歲七百石此為優爾及至大曆以後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即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劇百官請納職田以充軍糧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公田惟　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未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養廉地土頗收其入以代公費有職田之遺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左右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言之也萬當為千緡三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為太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準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代宗時回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請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當時馬價一匹直四十縑計馬萬匹當用四十萬縑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匹其時將相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緡為一千一歲俸入即今二十四萬兩矣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當為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段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横賞賚無紀穆宗即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又減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然較之

往代已為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我 朝養軍之費雖不減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

雍正九年辛亥七月四日閲 六湖

穀山筆塵卷之九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

明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illegible]編

男于緯校梓

謹禮

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　二祖仁宣時猶與侍臣坐論　英廟沖年即位相接頗稀以後中貴日倨堂陛日隔即宰執大臣無坐對之禮矣　今上禮御儒臣優於前世講筵後以揖讓稱以先生皆殊禮也弟行在講幄歲時從

相倨以下與賜服食每有宣賜相君弟具一公跪上謝遣閣校領至私第竟不詣廷一拜即次日進講亦不一叩首竊甚以為嫌古人君臣之禮極嚴即萬石君傳所載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謹如此今平交執友有所問遺未有見而不一揖者况君上之賜豈受而無一言心何以安業從衆人之後不敢有異惟　御賜須及無問服食時鮮即一魚一蔬必頓首拜受焚香獻之祖考乃敢嘗耳又目覩陵一事如班賜誥命百官朝服唱名給散而大閣不出止遣典籍代領夫錫命之典古之所謂虎拜稽首者内閣到橋南不數武而安坐閣中使從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禮也

凡臣子對君稱謂有體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凡人言死則曰見其於地下人主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　上在西城召

太醫令徐偉入胗龍脉進殿蒲伏膝行見上踞坐小床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壓衣奏曰　皇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　上遽以手摳衣出腕而胗偉但一時語耳出至直廬手札賜内閣曰偉適胗脉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賞賚甚厚偉見札惶懼失色自謂君有神佑設使誤稱地下罪萬死矣蓋　世廟嚴而多忌誤有所犯罪至不宥而偉偶中　上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耳此與泌天上之稱

亦偶合也
萬曆丁亥有言者請復午朝疏入報聞未有成
命也一日同洮公在部將至巳刻忽傳午朝追
班百官且驚且喜踉蹌奔趨行至東長安門已
聞鼓聲則益張皇疾奔惟恐後至予且行且告
洮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禮官姑徐行以俟不
可爭先而進以駭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及小洮
公以為然及至賞房各部諸公皆已先至而
駕竟未出也入內探之茫無影響乃鐘鼓司內

使誤聞傳說直上鳴鼓而會極門內使因即稱
除內座以待臨幸總之皆誤也此亦訛言之妖
矣大臣當此類事不宜輕遽、
予在南宮一日早朝後至點查列名當事中貴
遣閽按來言欲隱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馳
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大臣豈敢以欺
自處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首反
於中貴不便其人懸懼而止蓋失朝之罪不過
奪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貴以此市交他日請

托橫至何以應之正宜謝絕為當耳
近日大臣多因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辭
之禮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啟行帷車而出
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往往自謂得請
故作此獘之態此皆內含悻憤外示狷潔既非
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陳
請蒙恩予告勑使再臨予方以為榮寵而諸公
狃於故習謂予必朝發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
何為乃爾人臣位至上卿得請而去主上恩禮

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為畫圖播諸
簡冊有何不榮而故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
日具疏陳謝又三日具疏辭朝疏中數語云江湖
迹遠雖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
舉頭見日終身戴天擊壤可以詠太平呼嵩可
以祝聖壽末綴數聯勸 上講學勤政早正大
本云云又數日出城以日高登車送客滿路皆
與揖別惟請告之禮不設酒爾是日諸公以予
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於郊門及

至日高未出乃始趣至城外相候齋別乃謂去
就之禮自覺不差惟葛端肅公去時頗同此意
他公皆不爾也

建言

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
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
互相彈[illegible]以險詖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
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illegible]猶恐不稱
況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而
承平之世習為故典不知其出於此也

門籍之名起於唐其制記官爵姓名一月一易
非遷解不除即今制也第彼時有門籍者皆得
出入殿[illegible]至御前如其無門籍者如有急奏
許門司[illegible]引奏無得關礙故貞觀以來群臣
士庶皆[illegible]言李林甫用擅權群臣奏事有不詣
宰相者則託以他事委中之然猶未敢明禁百
司之奏事也元載為相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

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後奏聞則明為杜塞言路
之誅載之非諫擅主又甚於林甫矣嘗虛心論
之諫官御史有所論列先白宰相非體也六曹
郎吏有所建白不關長官亦非體也臺諫
職在言責于天下事無所不當論如必先白宰
相則言責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職在官守其所
守之官即長官之職也有所建白當先咨之長
官長官不能行然後聞之於上可也如必越職
有言而不使長官與聞則官守亦素矣故不可
也臺諫不白宰相謂之[illegible]郎吏不白長官謂

之越職相似而實不同但以元載之奸意在壅
諫非為官守言責計也

宋孝宗時因補闕薛叔似論列時相謂曰 即擊
以補闕拾遺為名顯主規正君上不任糾劾今
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蓋拾補兩
省僚屬官為侍從與臺諫不同故孝宗以此諭
之 本朝六科給事沿門下舊僚主於封駁各
道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為

事亦非設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法甚善若使銓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内建白以為上下而不必以騣昧之過飛揺之辭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慶亦將無辭矣

唐史一事甚類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至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云云蓋上要下煩上煩下亂者米塩瑣細一一上聞則[illegible]者反大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illegible]之一則[illegible]輕者得展布其究反成[illegible]文無[illegible]也

明刑

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illegible]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illegible]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贓吏受財[illegible]以上法方遣戍其況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即至千萬不過罷免又爾宗時宦官受財為人求官於宰相呂諲事覺宦官杖死諲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携縱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有連坐宰相者蓋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唐代宗時優崇宦官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宜一旨無空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鎮之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見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時此風猶甚閣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厚有贈遺即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在今視為固然不

以為異其實中涓奉旨臨問大臣即少有勞遺亦不為過惟不當苦索耳至於宣索州縣毒流吏民則蠹政之大者乃至勳臣持節冊封親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為副使盃盤花幣亦皆不受相懸如此彼誠何心獨不知愧此皆所當懲革者也

元載為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非結英倩無由自達元和初有堂後主書滑渙

人在中書與權璫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內中異
者令漁達意常得所欲罪發賜死籍其家財可
數千萬此輩近亦有之中書省吏謂之主書堂
後主書尤其親密即宋之堂後官也此輩外挾
宰相以要士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
則血脈不通政多齟齬此其數千萬宜爾
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
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
與卓英倩(漁滑同考之)近事亦頗有之如權相

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
之費耶
竇參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
參毋遽除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
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
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貶竇參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
者盡沒其財贓汙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
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
恐以財傷義德宗不聽竟賜參死而籍其家唐
法如此者多矣蓋籍沒之法因種族其家然後
奴婢貨財皆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
恙從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與此相類而
在事之臣無引贄語以進者刑政一失其可收
乎
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財學士裴垍李絳
請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
嘉嘆即從其言此事可以後法蓋割剝六州之

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寬六州之民也近
日江西湖廣乃以二相籍沒累及閩省而所籍
之財盡入內帑於主德民瘼均有損焉使當事
諸公肯舉李錡故事為　明主告未有不嘉嘆
也而坐視無策付之竊嘆惜哉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為官婢所謂鬼薪
白粲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役非沒為宮
女也及唐時籍沒大臣以其妻女沒入掖廷謂
之填宮色才出衆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無道

之甚者 本朝絶無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給
配功臣為奴爾正大仁厚之體自三代以来所
僅見者不可不知也

萬曆丙子五月魚臺隋府為山西僉事以殘暴
罷官里居横甚舊所從師某為邑丞老年八十
餘府欲奪其産致之於獄其人遣子上書訐府
不法事 上時年十四覽疏震怒使中官問輔
臣曰人之為悪至於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
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為府罪固不可恕

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告訐之門不可輕
開事遂不行府羞澁扳張相君門人也是年十
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孫鳴鳳居官貪鄙竊取
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椎吏卒金人二两 上
覧其疏持示輔臣且笑且怒曰道椎吏金與盗
何異江陵奏曰方今法紀粗張而貪風未止若
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
是官不要錢 上曰先生言是昨覧其疏此人
乃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江陵復奏此人惟
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
今後 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
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
顯擢若貪贓壞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貴遊亦當
重處 上曰善即此二事見 上聰明天縱漢
昭不及也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論劾臨江知府
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 上大怒下所
在逮治數月不報有 旨數趨閣臣令從重問

擬江右勘者論以永戍 上意少之使中官持
本送閣命票極刑閣臣再三執奏 上不可手
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賡所犯不至此即處
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體生物
之仁 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許多人命都
是秋後否彼柰何不體生陽發育之心閣臣無
以對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 上不得已
從之令監候處决時以 主上恩威並用人心
悚服蓋 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

甚酷烈此不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開殺戮之端再三執奏其實若賡之罪死有餘辜不足惜也予嘗與相知論此事以為劾之者與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賡性本殘刻當江陵末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內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摭拾如許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且一郡守三年殺人命如許為撫按者所主何

事而不早覺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為文吏持柄相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法司甚諫相率救之 上以為何如且若賡有罪人也所爭法比輕重之閒而令 上有黨護之疑後即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救矣此謂為有罪者決網而為無罪者設阱也又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令 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而罪不至死使為天下主者妄殺一人則群然爭之是天子不如郡守尊也此念一動後即用重典繩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輕殺之端而開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菅是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譴耶予為此說非刻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閣學之邑子而新都許閣學之門人也

唐開元中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玄

宗習見武后之朝笞撻公卿有如徒隸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餘年未嘗及朝士可謂有禮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賜杖大廷裸體係累不以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羨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為辱乃今之所為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賞即下之所譽則以其賞為榮而不然者則賞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毀則以其刑為辱而不然者則刑亦榮也夫使上之刑賞不足為榮

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幽是將日非矣有識之士可不為寒心哉

大臣貴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趨避殊可駭汗試舉一事南齊尚書令王晏稚奉明帝謀廢鬱林而事多專決為上所忌乃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閒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公卿大臣當權位隆盛時與技藝星相等談及數椄昵客造膝密語皆所當忌

王劇為鳳閣舍人王勔為荊州刺史王助為監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勔助出妄引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宜其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横罹楚毒至於赤族其非髙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俠邪輕犴文罔幸遇　仁明之代免於重典使當雷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予安之溺海未為不幸也

穀山筆麈卷之十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籌邊

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於廟堂則分閫有所掣其咎矣豈得為勝算哉然則廟堂之責何如曰

六轡在手四牡就駕有如代驥而馳終日不能一舍非御道也邊臣曰虜可和也廟堂曰若不更以戰撓之邊臣曰虜可伐也廟堂曰若不更以和撓之戰而得有賞否則罰和而得有賞否則罰廟堂之責在二字爾吾安知戰吾安知和而為彼辭脫地耶故賞罰者廟堂之六轡也

今世薦邊材多以騎射為名非所以取人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揮桴提鼓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古之大將覩兵尚不一

劒為能況今幕府分符之任蓋欲其運籌制勝折衝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之乎士大夫偃蹇仕途遲迴末路至以臂韝夾拾希於一割亦足羞也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誠過然天下事為迂措大所壞者不少矣試舉一事如唐之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乃下符罷其軍四萬使之還農田悅陽罷而陰聚之以激

軍士之怨於是合從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方竟不能制則經綸之舉激之也今有元勳世臣專任萬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鈐制使之効死而使一二白面書生日摽惠文三尺摘其微細使其跼蹐俯仰救過不贍非便計也幸國家法制素嚴伏不敢動此等紈絝庸流亦無兵力可恃萬一有不逞之材挾積憤之志結率夷酋以求緩旦夕之死則昆明滇粵之間化為方外一向背間關書生不知大體誤國家事往往如此令人短氣

萬曆甲戌東虜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獻台官已為都督當加一品勳階吏部議上擬加柱國有旨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蠻夷之長即儼然稱公卿殊褻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為何官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名壯必甚自喜而於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於此迥然

萬曆甲申雲南擒岳鳳等九人以獻許以不死

及入京師政府於射堂面鞫勞以花幣曰且有爵賞明日午門受俘戮於西市予以為此非體也因憶唐高宗時西域思結都曼謀反蘇定方討平之獻俘長安法司請行刑爲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匄其生高宗從之蓋中國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宜或用權

論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然則非體也甲申之舉其亦未聞定方之言者耶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赤據有捏工恭喇二川侵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經畧而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和魏公主戰廟堂主鄭臺諫主魏乃下九卿集議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為名以塞臺諫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竊問諸公今日之事何所可議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斷案何所疑而議也㑨以文史之臣不閑軍旅誠無以佐諸公之後惟是禮官所司在正名義今將董奏文移中議更數字 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况此等小虜鞭笞可使如許其納款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如須用兵追討請無曰戰以勦字代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况招納犬羊就我豢哺安得以和字為言二字失體請速更之

諸公相視而哄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其後日本之役至有陰為和親之計以誤朝廷者豈但稱名之謬而已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又聽一妄男子上言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以為奇策識者聞之無不駭哄播酋不奉漢法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酋之方至於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搗其國都是以蛾蠓入鼎也匪獨如此縱使播酋恭順暹羅盛強勢亦不能何也由蜀至遼一經兩海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佩虎符而往將安問津况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痴謀國若斯不敗何為國家福德天實默佑非人力也方議調兵時有一當路過東駐車相

訪詢次嘆曰暹羅可謂否恐其兵入中國多所蹂踐柰何予咲應曰暹羅知在何方取得來再慮未暹此公亦未披輿圖不知暹羅所在也因憶唐元稹為宰相會成德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不能解乃用于方計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又賂吏兵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事聞稹遂罷相此政與遣程鵬舉賚兵暹羅事類

國家制禦四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職在禮官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鳥司春玄鳥司閉各有職掌不可紊也本朝相沿著為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皆屬之禮部舊牘具存可考覽也萬曆甲午以後遼在經師司馬石公欲以封貢陷倭救失補敗且欲身任其事以自為功亦不想職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禮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謗辭難為自免之計亦不言職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題請成封貢之議及事敗勢頹兵臣伏罪而禮臣無恙焉自為善矣其如職掌之義何夫兵臣不知職之在人而任之於己禮臣明知職之在己而委之於人皆所謂溺其職者也公卿臺諫亦無一人詳考舊牘而知其責之所在者使兵臣誤而罹於法禮臣誤而免於罪近於七聖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談虛拱不覩世事其流弊至於如此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諫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泛論害

理至於日本沿革絕不考究有謂祖訓絕其封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覽之為之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雖絕其貢至永樂以後即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若干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而至人舡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來耳柰何謂二百年來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長類如朝鮮可考而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二舶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似洪荒撰造未

經綸備者尤可嘆也四夷封畧在禮部客司太司馬石公徒欲取効月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啽囈以此禦難何以為國可為仰屋竊嘆者矣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不知糧餉軍裝若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人往猶以樵蘇為慮萬曆倭夷之警東援朝鮮至徵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攻城之法有當急者有當緩者夫在我為老師在彼為窮寇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其城可破也激之則敗矣在我為聲罪之師在彼有不赦之辟急之則變從內生不戰而潰緩之則彼得為謀其勢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哱酋之變使總督大臣提兵急趨掩其未備數夕之間可以授首而遊御無定逗撓不前師老財殫賊勢日盛向非國家福力廟社之靈其不為唐之北庭宋之靈夏者能幾何哉

王都據定州外結契丹為援明宗遣王晏球討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乃陳師困城為持久之計而與平盧相應邀擊契丹盡殲其衆都裹佪孤城四顧無與其下遂劫城以應而都自焚矣近日寧夏之圍李如松董一元二將邀擊虜兵以絕其援亦此類也

唐高宗時李謹行為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亦健婦也萬

曆壬辰寧夏作亂叅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師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誥封焉楊氏故大司空膺施楊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於開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貢請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資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當時以互市得馬為監牧之資今日以互市得馬為邊軍之累何其相反如此無他牧監

出之政不倫耳
唐時冊突厥黙啜為可汗以閻知微田歸道為使知微見黙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揖不拜為陳禍福幾為黙啜所殺可見不辱君命士之上節也隆慶辛未虜酋納欵冊為順義王酋不知王為何官謂者紿之云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叅政朱家往詣其帳迫使下拜蒙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邊将所共見者其後官雖不起然未嘗正其罪而廢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葉西域諸國并入吐蕃與唐為敵其地為回紇畢引弓之民雖據大漠乃匈奴突騎之舊也其西為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騎施之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萬有餘里亦大國也其西南為天竺即今烏思藏之地乃佛土也其東南為雲南即六詔之地吐蕃為陵上國殆無虚歳突騎二出直入三輔周之犬戎秦之義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議欲南服六詔北和回紇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中國之形中國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國則倒置矣漢通西域所以斷匈奴右臂唐通雲南所以斷吐蕃右臂而後制勝有方也今也不斷其臂而又續之其為夷計不亦工乎何謂續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又使築宮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屬之張犄而南合諸番是續虜之臂也

唐莊宗追契丹於易州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槀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縮剪雖去無一枝

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無紀律但其法難犯爾中國法紀不明賞罰無章雖日講雲鳥之陳談龍虎之韜猶畫餅也

金之破遼猶不敢輕舉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虚實漸得要領而南侵之志決矣中國底裏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納貢為名往返出入或有容圖山川瀋窺虚實即平時貢夷猶不可不備况當虜内訌兵

虜覺上而容其諜使入都使之偵探可謂至愚矣

南宋時元兵南下詔中外不許傳播邊事此雖末世之政然於軍國機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設有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衆居然傳播是何政

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人心誤事大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

韓侂胄出師數衂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然竟不免於函首謀之不臧自貽伊戚宜矣侂胄專權納賄家累鉅億二十萬固所能辦近有當事大臣非遭強敵之勢而欲為和敵之舉非有侂胄之資而欲為捐金之謀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胄

竭家財助軍以掩其敗而後人盜公帑賄虜以文其欺是又侂胄之罪人矣平生氣節名世何其堂堂而甘心為此哉

穀山筆麈卷之十一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稷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形勢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濶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火戰爭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僑兗僑徐等州大氏皆其舊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茲以故名此皆天地之運流轉無端遞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群生樂土然江北之戶口不加少而土曠人稀地有遺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狹人衆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裒益之乎漢時以關中空虛徙六國豪傑大姓以實三輔西都賦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時五陵豪侈甲於天下居重御輕之勢於是在焉其後討平閩越盡移其民以實江淮之間亦是此意天地之氣此盈彼虛極盛則返

有國家者調停於緩急輕重之宜以劑其多寡盈虛之數亦裁成輔相之權也大抵南北多寡如向所陳就其中間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兩河山東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陝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閩廣淮揚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廣最密者江浙又南則巴蜀之民太夥而滇僰之間太稀矣至若畿輔之間則近京四府其最曠莽者根本重地不異窮邊所係非小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會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遊其地無所容也京東瀕海之地自勝國以來議開水田竟未能就近時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議未見有緒而越人遊食三輔往往挾策籍從京兆舉為都人所齮齕歲有煩言均非長便嘗謂欲開京畿水田即以其便召募會稽之民令其著籍近邑以墾田頃畝為限無田者不得著籍無籍者不得試有司不得爲胥吏既已著籍即將原籍除名永

不許歸歸則原籍告訐適諸化外而令京兆擧士增十餘人制額以待新籍不得濫額於京兆原數無所減損則爭端宜可息也又薊鎮新調南兵未必盡觧或使流入胡中為患滋大不若發充三輔衛所頂補清勾之缺而於例外請優給之即願開墾水田者從其自占如此則京輔之地可實水田之利可興遊食之徒可容仕進之途可清矣外此則三晉之民願徙關中者聽巴蜀之民願徙川東以往者聽江右之民願徙

楚者聽所至有山澤之利荒棄多年不任租稅正數者俱許其開墾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誠使燕趙秦楚地無遺利江浙三晉民不遊食則於

國家命脉不無小補矣雖然此其大槩也就中遷徙又有難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晉之徙秦則十不一二也地利固不可失人情亦不可拂要當從其所便順其所安耳不然鑿空發難四方驛騷又甚於料民履畝之役矣

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矣江淮之通古蓋有之溝水不知所在當是高寶湖耳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

通陳潁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為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濼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

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漑之資也大曆中吐蕃攻靈州奪三渠水口以弊屯田則靈夏之資於灌漑久矣今寧夏富饒甲於西邊水泉之利號為小江南三渠之遺利尚有存者以御史尚書名渠必以作者之人為名可與光祿塞夫人城對[illegible]

隋煬帝開道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楊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遺也滹沱御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閘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城之遺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来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瀰浸潰溢環梁山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濼矣

閩王審知奉事朱梁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十有四五當時吳越淮南據有江左故不敢取道兩浙及考其海道則自福州開洋過溫台明州北度大洋抵登萊上岸其險遠亦至矣方今河運之議但從南浙下港北至直沽僅得大半已不能行況由閩越而發耶其後錢鏐入貢亦由海道抵登萊出洋即今所議海運道也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来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吳居厚宋之桑孔也當熙寧元豊間為京東轉運開萊蕪利國二監以鐵冶之法殘虐萬狀民

不聊生至相聚遮擊欲按之冶鑪居厚遁而得免利國監者即今之利國驛在徐滕之間有運鐵舊河引沂泇二水通於汶泗遺迹尚存近日欲開泇河即其地也

至正六年盜扼李開務閘河刼掠商舡即今東昌南李開務也

元時海運歲米百萬會通河成歲運米五百萬浮於近代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於黃堌等口即今

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堌在單縣萬曆丙申黃堌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矣

唐至建中貞元以來每歲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貯東渭橋其法與今相似但以四十萬斛供長安之用其何能給計當時關中租米猶足供億非如今日畿輔空虛盡仰江南也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沱入泒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泃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泒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泃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濾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運處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

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饟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青州界中有穆陵關在齊南百餘里湖廣麻城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地以青州為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是之近以麻城為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

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

五代以大名爲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至陽穀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遣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渡河迂至西

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度所令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於東阿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阿去州百里而遥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宋始遷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爲梁人所敗東守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爲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爲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

皆如幻化亦足慨矣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於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閻溝而戍之契丹無所伏兵糧道得通又於幽州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二城乃幽州之門戶也閻溝即今良鄉爲陸路之喉潞縣即今通州爲水路之口古今地險亦畧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關在平州之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皆斗絶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皆

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銀諸城以控之即今山海關也

唐開元天寶間中國強盛自長安西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者無如隴右所謂萬二千里盡包西域屬國而言隴右則今之臨鞏二府也蕭條千里曠無人烟視古之富庶殆如異域何地利相懸之甚耶

光武戰王郎于於鉅野景丹以上谷漁陽突騎大敗郎兵光武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騎擊滅王郎直成大業古人動稱幽并惡少其精如此漁陽即今京師上谷即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狀即如禁旅十萬皆漁陽突騎之餘何乃柔脆綿弱不任刀鎗漁陽甲不可用重謝南兵代守豈越之君子反出突騎上耶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爲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倖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處其間闊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斂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爲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扆端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況奧突之間耶

金廣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扆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即紫荊關榆關即山海松亭不知所在

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賦幣

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

即有家之調合而為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
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紬絹等物輸之於官不
盡取錢也今別稅銀差後皆納銀錢於官不准
本色民間以穀綿布絹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
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
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有上納
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
累官府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準也惜其

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者耳
揚炎兩稅之法即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
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
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為兩稅也
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入
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
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蓋
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
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
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雖高而終
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估計算緡宜
其失平長偽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
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
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竭財用不得不
闕此數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
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率而不計其貲故

農困而商寬與陸公所陳大略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其興役及他賦斂
皆以稅錢為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鞭之法所
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
萬斛為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斛是五斗
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直百五十錢斗粟八十
以為至賤其錢亦相矣緡即今之繦也以線結
繦而染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為九色餘列

入染色謂之彩繒今民間亦多為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糶之
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
不時騰湧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四五十
萬以濟饑民與改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為
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為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
耶律楚材以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
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

蓋有戶有口三代以來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
以丁為戶惟蒙古西域之俗為然而近日條鞭
之法不分戶則止以見丁銜役是亦以丁為戶
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
宜亦有不同而時變所趣豈可以舊識膠固耶
元平江南政令疎闊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
他無徵發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
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夕也
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獲廝養不盈數人産至
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尠民惰差煩致此
非一道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塩之策清檢責所
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塩賫其四季輸價為
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塩法也今雖不覺
其擾直為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
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韋處厚議塩法云殊[illegible]之所不能禁必不定禁
人之所必犯法必[illegible]行此至論也豈獨塩法然
百事可推矣

漢幣用黃金錢以泉貨[illegible]用錢[illegible]寶[illegible]
天下鐵鑄凡廿九爐歲入百萬至元豐[illegible]間
鑄錢十餘爐入方廿[illegible]萬盈縻之費[illegible]浸矣其
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錫嶺南雜用金銀與砂帛
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求始用白金及
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鐵並用矣
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為幣而雲南用海
巴即古之貝也

梁武時以民間私鑄不可禁乃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有土中掘出一二皆梁錢也

唐錢有開元錢即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行謂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絳州有三十爐乾元重輪皆絳州所鑄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曰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大寶一文准銀一分

楮幣之制起於漢之皮幣而無所考實成於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佰二佰三佰五佰七佰五等謂之小鈔徧之四方與錢並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南宋每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生辰正旦每賀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疋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百段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三十八萬餘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甘肅三十八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山陝河南山東北直並本鎮屯田糧草解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拜開派兩淮山東兩浙長蘆引鹽宣府一十九萬餘兩遼東二十萬兩延綏九萬兩寧夏十六萬餘兩六邊共計九十一萬此其大略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二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三

明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即如諱世之字曰代諱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為名邦字國名恒字常是以諱為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學如此

嘗見褚河南貞觀中一帖内有世民二字皆不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諱二字蓋禮卒哭乃諱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六朝最重私諱即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南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彧父諱戲之智淵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竟不肯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不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材臣之禮宜其辱也

漢文短喪權制三十六日至唐猶遵之惟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宰相常袞以為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中

書舍人崔祐甫以為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袞議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袞議是也二十七日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袞之排祐甫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以為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為九廟蓋

於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合於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圜覆以清陽玉葉清陽色也玉葉亦瓦之類今 大享殿及圜丘闌干皆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銅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東源揚州鼎曰江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產於其上又鑄銅為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各置一方即秦皇鑄金人十二之遺意也

唐高宗作蓬萊宮正殿為含元殿含元之後為宣政殿宣政之北曰紫宸殿則內朝聽政之所也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之坡隴殿旁有坡謂之金鑾坡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為鑾坡本此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國初朝賀大禮有捴揮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謂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延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要職也朱溫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

玄暉為宣徽南院兼樞密院使王殷為宣徽北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宮人參隨視朝起于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六典曰宮嬪掌朝會贊相之事引客立於殿廷唐詩所稱如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內夫人至中學士院傳宣聖諭及朱溫將謀禪代始罷宮人傳宣及隨朝之儀自此至宋元末不聞御朝對百官以宮女侍矣

太時刻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舉貢獻以宰相
女功執籩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
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令
所掌鐃歌鼓吹曲有龜茲疏勒高昌天竺諸部
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
山車陸船舞馬犀象及宮人所奏霓裳羽衣之
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即漢武角觝魚龍之
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勑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

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請罷散樂甚為知體乃
今大殿宴會以百戲承應乃胡元舊習與籥
部之響相去遠矣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蕭
帝既弑諸王就秘書省見湘東王於時事起倉
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休仁呼
主衣以白帽帶之即黃袍加身之意也王敬則
弑蒼梧王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當時白紗名
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
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即位改服紗帽黃袍鮮曰紗帽烏紗帽
也江南人士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牙者人
庶人服黃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惟人
主黃袍百官亦不敢服矣
魏晉以來王公卿士以幅巾為雅用全幅皁向
後襆髮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襆頭至宇文氏乃
裁幅巾為四角垂朝服制多仍舊服至後周用

古周禮始與群臣服漢魏之衣[illegible]襆頭之制始
矣
襆頭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illegible]以
其腳[illegible]宋人始為放腳今之[illegible]而
稍[illegible]後之向上蓋唐宋之制者也
隋煬帝更與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
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瑪屬生
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此也
三都賦流離珂戍即此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為品至唐而稍潤色之以為釆章矣

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並鍮石帯庶人服黄銅鐵帯其工商雜户不聽服黄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

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即得其真矣鍮不似銅不知何物○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所服尚沿隋制

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為縣官東漢稱天子為國家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家勝國即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

西漢私語亦稱陛下遼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為魏王臣下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為定制

北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昔来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来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其時宮中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呼婦為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

及紀攻江陵為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某官始見於此然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稱主君亦多曰官

自晉以来嫂謂叔為小郎至唐猶然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北司諸軍為軍家今稱軍士為軍家本此

唐末宮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為劉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

起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延朱溫入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冦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稱始此唐初稱天家

唐人重行第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其人稱張昌宗為六郎馬燧遣使請和稱朱滔為六郎朱滔遣使說田悅稱為八郎上至宮禁中稱玄宗

亦曰三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君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因稱其母為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已然

五代稱州將為使長如李存矩為新州防禦驕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郎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內家有稱使長者取義不同其名一也

西北諸虜稱中國為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為唐人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思其易世也漢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為秦人

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岳牧郡縣皆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闍赤必闍赤字音疑即今之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為丞相之稱

自嘉隆以來士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

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臺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禮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軍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

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為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今翰林相傳以北門為美稱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撰列女傳臣軌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使密決奏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以其不經南衙北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內相稱之號至今以為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嘆

唐稱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為給舍中書舍人為中舍則給舍為一官

姒娣妯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姒年少者娣今俗呼兄妻曰姒弟妻曰娣者誤蓋通鑑註以身年之長少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人口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過平陽其父謁之自稱老臣是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楊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解

罘罳二字解者甚多顏師古以為連闕曲閣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罘罳然崔豹古今註曰罘罳屏也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罘罳也蘇鶚演義以為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蓋織絲之文輕疎虛薄之貌官殿門闕有此物也今以字義考之蘇說為是若以為曲閣及屏則字義不相似今官殿上往往有銅絲網疑即罘罳也

太史公曰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顏師古曰閥積功也閱經歷也

飲滿舉白解者以為舉白見驗飲酒盡否又曰白者罰爵之名魏文侯與大夫飲酒謂舉白浮君者也

酒悲醉而涕謂之酒悲

緡錢二十兩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

呂覽曰樂正夔一足矣漢書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倒一字即明乃韓非諸書紛紛一足之辯何其固也

稻米為上尊稷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

鼓吹軍樂也漢代有黄門鼓吹至今有鐃歌十八曲魏有騎吹當時宴享從行皆用之今殿廷

准有雅樂車駕出乃用鼓吹而民間反得用之至閭里婚喪無不以鼓吹將之者更相沿不禁何也

天祿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兩物一角為天鹿兩角為辟邪又總謂之桃拔

當百軍吏名也伍百武校名也

旁午一從一横為旁午也

碌碌錄錄鹿鹿陸陸四字通用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文[illegible]

梵夾貝葉經也以版夾之謂之梵夾〇胡床即交椅也

唐時賓客宴集為入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樂記獶雜子女鄭注曰獶當為優孔穎達曰獶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倡優之優當作獶字

楚王希範地衣用角簟者剖竹為細篾織之即今之蘄簟也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騬馬犗馬也俗謂之扇馬

有足曰虫無足曰豸

𠟭即剛字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誅臭古彪

溪泉漲流謂之水不潤下陰盛之象也井無水

曰智
六博之法不甚可曉楚辭琨蔽象棊有六博鮑宏博經云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行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云詳六棊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之非今之棊子也

粱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并散盖即今之骰

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棊之戲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其形四隤而中高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棊其藝盖始於漢武帝好蹴踘言事者以為勞體乃作彈棊奏之以此觀之彈棊與對弈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宋蒼梧王畫蕭道成之腹自引滿射之左右請以骲箭一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骲箭一名響箭即今之骲頭也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餅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即今之燒餅耳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䭔糖䭔丸餅也即今元

宵子耳

熊白熊脂也熊山居冬蟄當心有脂甚美雞臛雞羹也

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註早采為茶晚采為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於書想所謂檟者即是矣

溫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六朝北人猶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利

亦夥矣宋元以来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為末如今香餅之製乃以入貢非如今之食茶止采而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　本朝以茶易番馬制其死命番人以茶為藥百病皆瘥不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禾不因種而生曰稆侯景作亂貴家大族皆自出禾稆今所謂稆生是也○柹斫木札也

李白詩云脫君帽為君笑初不知其解及觀北史魏主欲誅爾朱榮榮女為后懷娠乃聲言皇

子生遣城陽王徽馳騎告榮榮方與元天穆博徽脫榮帽歡舞盤旋以是知脫帽歡舞本夷俗也

胡人軍中好吹唇相呼侯景即位其黨數萬皆吹唇鼓譟上殿今人往往以唇作聲謂之胡譟即吹唇之聲也

觱篥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中唐時編入鹵簿名為笳管即胡笳也

傀儡杜佑曰窟礧子亦曰傀儡子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上則正謂之窟礧子矣

唐史王毅及第衩衣見崔彥昭衩衣便服也今俗語猶然

澡手謂盥滌面謂頮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舡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食菫塊菫塊粘土也

雜考

夏之姓姒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姒音似字不相蒙

漢成帝時詔求殷後分為十餘姓不得其嫡梅福匡衡議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殷後乃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地百里是聖裔封爵之始也夫孔子之聖乃以殷後得封兩楹之奠固曰我殷人也豈其兆耶

春秋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眉見於軾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九畝為九百步恐無此理借使長九百步其骨豈但專車眉亦不止見於軾矣漢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漢志一畝三甽則是一畝長百步廣三甽也身橫九畝則從其衡而視之當為二十七甽長可二丈七尺故曰橫也

左傳戟其手謂舉手如戟形也罵人狀如此

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

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雖欲如後世大臣謂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祥之說所謂移之相者也三代之法當不如是

漢時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楮書不始於蔡倫倫第以魚網木皮為紙別此一法耳自前漢有赫蹏書

東漢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僥夷人舉種內附家語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史不著其長短當非其真耳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葬墳如有光焰往掘死人有白毛徧體即是旱魃椎之鄉雨以此成俗官不能禁也江南不聞此事豈旱魃之雷獨行於北方耶

漢時嶺南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至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奏狀乃勑大官毋得受獻交趾諸郡去長安洛陽萬里不知二物何由生致唐明皇時從巴蜀騎送長安猶以為難交趾道里何啻五六倍此不可曉也

陝西近西域處有一種小蒲桃號瑣瑣蒲桃中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以為必有正音呼者傳訛直作瑣瑣及覩西京羽獵賦漢離宮有

娑駁殘娑駁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苑有娑駁之名至今相沿遂傳為瑣瑣耳

安金藏剖心以白皇嗣太后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良藥經宿始蘇桑皮線可縫腹皮

武三思使周利貞殺五王於流所以衣黎巳素服黃金遍服野葛汁數升而死本草野葛類鉤吻鉤吻類地黃

建成欲誘秦府驍將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不受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唐人詩云身後堆金柱北斗今俗語云黃金柱北斗蓋出於此

後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畏暑令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雁臣二字出此

唐咸通中浙東寇亂有進士數人陷賊中衣綠及賊兵敗悉取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以進士為青蟲大奇

上清傳德宗怒陸贄曰獠奴我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嘗喚伊作陸九云云褚遂良諫立武后叩頭納笏武后在簾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贄吳興人遂良杭州人皆呼之為獠其義何居

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魯穆之謚皆以繆為穆何曾賈充之謚又以繆為謬豈因其人而移易耶此當詳考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

舞倫伎長蹻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即斛金斗也斛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教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斛身跳過謂之金斗想其形類為名耳

優人為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鬘角敝衣如童僕狀謂之蒼鶻徐知訓與吳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敝衣執帽以從其狎侮媟嫚無君臣之禮如此參軍之法至

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五代朝貴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玊柱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峰亦謂之招手令史弘肇不閑至與苹相蘇逢吉相詬欲索劍追殊不可解

李嶠諫鑄大像疏云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即

此可見一緡是一千也

唐制布帛六丈爲端四丈爲疋

昇仙太子即周太子晉也武后加號昇仙爲撰文立碑詞翰並美今其石尚在爲古名帖亦奇跡也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世孫也武后時我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史傳敘業爲僧則逃入吐蕃者乃其後也以此推之虜中有漢士人種族必多直世代綿邈名字侏儷不可究詰耳

世傳呂岩者渭之孫也按史渭河中人於貞元十六年爲河南觀察使其子温爲左拾遺入王叔文之黨〇北朝于謹一代名臣于頔之先也頔在襄陽爲子求尚主以結上歡學士李絳謂頔爲虜族不足以辱帝女解者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忸于氏從拓䟦起於代北更爲于姓此

所謂虜族也與邗子之後不相蒙矣

唐史劉闢之叛判官莆田林藴諫其舉兵林姓始見於史孫㴾曰林姓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此其始也今閩中林姓最多皆以爲王潮入閩所携中土氏族不知唐時莆田已有林姓則不出於潮矣記之以備考質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飭候謂之排馬牒即今之白牌也

唐法有旬休者一月三旬遇旬則休沐即十日一洗沐也

排牙之名自唐節鎮有之謂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俟節度使升堂以次參謁也宋臣黃萬石諭其部將米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牙牌書銜在宋已有之第不知佩帶否

宋人咏紅梅詩看使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似言江梅之開必在正月不知北方地寒

梅開甚遲往往與杏花同時恐直混作杏花不必言似矣

南昌滕王閣見於三王記叙巴州滕王亭子見於杜工部詩唐初諸王出牧宮館之盛所至輒為名跡其豪侈可知滕王其甚者爾考史滕王元嬰高祖之子驕奢縱逸畋遊無節又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歛高宗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不及二王勑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太慙

曲江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至唐開元中大加疏鑿遂為勝境其南為芙蓉苑其西為杏園慈恩寺進士及第者於此遊宴今其地在西安鞠為茂草無復遺迹矣

蘇源明唐之文士也與李杜同時詩中有其往返曾避地魯城僑居瑕丘後為東平太守有洞庭詩叙文章爾雅見稱前哲及考之唐史稱其為國子司業稱病不仕祿山肅宗即位擢為侍從此有唐一代光明俊偉人也小洞庭在蚕尾

山前乃今東平北境東阿諸山之陽所謂九女泉者是其遺跡而無片石隻字可識舊遊山泉之區鞠為榛莽俯仰千載為之一嘆

寒食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槩操所紀介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今寒食俗多上塚禁火之風邈不復聞矣

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為社日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境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安禄山朱全忠皆賜爵東平郡王劉豫僭位嘗都東平府皆以其為望郡也

露布之體盖軍中奏請皆係機密文書不敢宣洩至戰勝功成方備書捷状建之漆竿昭著耳目使所過皆知謂之露布自晉以來有之唐末諸鎮阻兵典章無考莊宗既平幽燕命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而

使劉仁恭父子荷校其下此乃決獄之幡非露布矣

古者授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去其印綬不為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卧內别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牌入印入牌出即今日之制也秦漢以來官印甚小以綬繫之懸於肘後若今御史出巡鐵印是矣其後更為職印乃始大耳

咸通五年彗星出長三尺司天奏以為含譽瑞星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含譽與彗星必甚相似俟詳考之

唐莊宗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張業起舞捐錢積曰和哥乞錢盡以錢二積與之錢積二字始此

木華佐元大定天下功冠群臣其孫安童年十二十餘為世祖相安童孫拜住為英宗相皆以忠勤正大為一代名臣東平其世封也拜住為相奏命立安童碑於范陽在今良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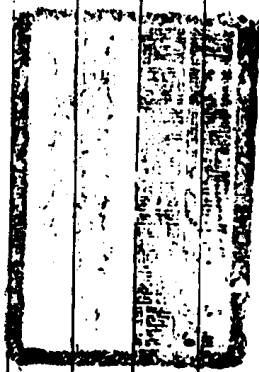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醬質氏洒削濁氏胃脯其所貨至為纖嗇往往鼎食擊鍾盖大都人衆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賣醬屠沽有千萬之貲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

刀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斗晝炊夜擊既曰

擊即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雍正九年七月初四日[illegible]閲

穀山筆麈卷之十四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五

明東阿于愼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記一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蓋漢以斬蛇劍爲國寶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劍在左右匈奴以月支頭爲國寶與漢使盟誓用以飲酒漢藏王莽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莽頭同藏則汚聖矣

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兎之類中瑞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雁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禾芝草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矣

世傳蘭亭帖殉葬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復出人間矣五代賊帥溫韜盜發唐帝諸陵見

昭陵宫室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此知蘭亭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於何代耳

天寶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白牙盤食盖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食卽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至是濫而為百爾

沉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未考其制及敬宗卽位波斯獻沉香亭子料盖純以沉香為料也沉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心節獨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口附子横陽等號至可為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諸沉比矣導侈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得之不易如此君夫芽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不足哉

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献五色鸚鵡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上還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廣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狻猊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布纏頭帶金衣綠支正三品料其猊日食一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猊計之主者

食正三品料與三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貲如此使如宋之艮岳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夷所献獅豹鸛鶴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壯士千人可不惜哉

雜記二

景隆二年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廷燎作樂卽唐詩諸人守歲侍宴詩也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后阿奢遂為千古咲柄今徒艷其詞若與雅頌

同音豈知其事之鄙褻如此李嶠宋之問韋巨源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爲口實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爲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宋徽宗與王黼微行踰牆黼先下以肩承上足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人主舉動即暬御近習以供嬖承寵者不過徇一時之歡而其本心之明亦有不能昧者二臣是也然野豬之諷有旃孟之風而黼又出其下矣

蔡京以太師封魯國公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京爲公相貫爲媼相愚謂不如稱京爲相公貫爲相婆尤易明也時內侍梁師成亦至太尉時稱爲隱相亦媼相之別稱也嗟乎後之爲媼相者多矣乃至公相之權因媼相而重是王良變奚比而爲御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所禮文符瑞

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稱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蓄其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奄寺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咲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也亦大奇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逐之即此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爲公主督造府第時謂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宦官多閩人每寒食遣使分祭其先壠時謂之敕使墓戶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中爲多故云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為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乘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為驅驢宰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人謂之睡王

雜記三

漢質帝初年委政李固梁冀之徒希旨害之有云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漢時男子皆傅粉也起於侍中傅粉化閎籍

之屬乃至元老大臣亦為此飾殊可訝耳北史稱江東夫子傅粉宮中唐詩口脂面藥以此推之不第漢矣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裹頭内人今宮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即其遺制也

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夫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黄眉墨粧故木蘭詞中有掛鏡貼花黄之句第不知黄眉墨粧若為點畫耳

安樂宮主有織成裙直錢一億[illegible]栗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為一色[illegible]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漢天[illegible]命内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illegible]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見當時宮女不作男兒拜也　本朝命婦入朝賀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恩時一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漢時宮中有對食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為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蓋厭呪之術武帝廢之責以為女而男淫云云蓋對食之由也後世宮人不聞有此第私與中官為偶其相妬相歡甚於夫婦幽閉之極無所不有可為一咲

唐有兩韓國夫人其一武后之姊嫁賀蘭越石甞入宮得幸於高宗其一楊妃之妹嫁後入宮得幸於明皇稱號既同事迹亦合武氏之女亦

從入宮得幸於上賜號魏國夫人為武后所妬寘毒而死此其甥女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仙是也蜀有女校書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晉之亂荀崧屯宛為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卒解崧圍此亦大異嘗讀紅線之事謂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內助焉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事與參謀議此二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草澤之豪鼓衆撅竊盗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況神朋之主哉

克用為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将之謀且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為不可曰王昔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足下一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止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亡虜耳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世固有用婦言而興者克用是也

元魏北海王詳烝從父安定王妃廢為庶人其母高太妃怒之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又杖其妃劉氏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此可作一笑妬亦有用如此世有縱情極欲犯分敗俗以至亡身隕祚者使

其婦能妬當不至爾

雜記四

温韜遍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絶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出乾州其土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為一詩詆之云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所依泊得道傍郵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焉仲兄無安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為賦一詩詆之其詞不

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千年雷焰猶能作腥臊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死而不能亡者耶

王莽發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群鳥數千啣土投穿藁太子葬處亦有此異烏雀亦有知耶將或使之耶

盜跖膾人肝以為脯蓋寓言也然亂世群盜真有然隋末朱粲食人使者醉啓之即曰噉醉人肉如噉糟豚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

突欲奔居於洛陽好吮人血婢妾皆刺臂以供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六道推之殆天吳封豕所化也

黃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為糧生投碓磑幷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滅焚蕩殆無孑遺行兵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楊行密圍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亦佛家所謂殺刼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汴京人户之衆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門出柩亦且數萬即宗室男婦死幾五百此亦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尺許容貌異常皤腹臃腫見人嬉笑如世所畫布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

世以紅巾為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能挽此蓋前代所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耳而舉以為妖過也

至正十四年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日方解

吳下一士夫嘗為予述顧文康公鼎臣事文康之父顧翁嘗為小賈鬻線其嫗甚妬僅一青衣防之甚密翁未嘗忤視一日翁坐肆中嫗遣青衣饋食至則雷電大作不能即歸翁因請間既而有孕生男即文康也嫗大恚索兒欲殺之不得因送磨房欲令驢馬踐死磨房主人救而養之長而聰慧不覊丰神迥絕自從諸生受書遂游庠翁嫗終不以為子數而奴使其母如故久之文康及第嫗猶詈其生母使之遂既執爨

不令見子文康遂介親友入內長立庭下固求見母嫗復大恚文康固不出曰即一見死不恨親友從旁宛轉廼令自爨下出衣服藍縷文康抱之大痛親友皆為泣下

顧文康公為諸生時父母不子讀書山寺有羣乞兒相與逐得一犬呼羣乞剝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折其像斧之以爨凡焚兩羅漢而犬熟即與群兒環坐擘而大嚼為之一飽其貧而不羈如此吳下一相知為予述狀大與憑當世事相類

尹恭簡公旻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嘗聞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村憩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為章丘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為罪復畀之若干再貿賈人感其義獲利数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為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

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数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貿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因叩其金多少與囊襆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為市舟中猝遇盜賈即出其金献之盜亦感其忼慨謝曰吾無意攫子金也然我嘗刼麻一舡無所用之以予子可獲大利而易子之金可乎賈適載麻

而歸醬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其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騭之巧者也

濟南王公勅者博物君子也然其平生多怪人以為仙教少為諸生即好談仙道多識古器物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曰此何代物當於何

所得之考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王生也復使沙彌下取食物叩户有書聲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令各行一道比暮十餘人歸會語所見皆王生也教以進士及第為太史出為陝西學憲一日行部道中望見一片黑雲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赴之至則落地為石吏取以奉教教擘食之教年六十餘死里人傜賦長安於良鄉道中見車從鼓吹從南方來視之教也里人

前問公罷官已久何以至此教笑曰　朝廷召我耳然吾来時有一二語未分付煩寄與兒其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兒焚之里人歸問乃知教以是日死也君然恭簡公病甚教往視之曰公尚不死至其日有一鶴落庭中公乃逝耳已而果然

劉司馬公源清故為諸生貧甚所聘女家以其貧請決更許富兒劉不能爭也後劉以進賢城守功徵拜御史奉使過里而故所聘女更適富

兒者又已中貧從夫居肆市一日聞公還從群婦出觀鼓吹道從威儀甚都群婦指示曰此車中貴人故而夫也女大慙恨即闔門自絞死愚謂此婦勝買臣妻遠矣

長安李生為予言黃京兆事黃京兆者名鍾延慶州人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父甚貧夫婦日食糟糠得少許米糈皆以啖鍾鍾感其意年六歲所泣告伯父願得讀書致身以報翁媼然其伯父貧不能具束修也一日州守蔡公慶城

□詔云郡中有一小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翁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周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𨀛吾肩明日守徃謁神祠仰視冠衣俱如夢中所見而左肩有小兒履痕守即召廟中讀書群兒恐而問之乃鍾所為召鍾問狀盖欲上探雀鷇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月給廩米一石令伯父養兒又求一名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為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比鍾十

八歲舉京兆旋第進士守已懸車徑來視鍾方以夢告後鍾至順天府尹而歸伯父已前死媪又他適鍾事媪甚謹孝養迎於所生云

萬曆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以百金當其息第以百金予之已而蔣生錢盡大窘怨恨遂自經死死數日鬻宅駔儈行西門道上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閉門伏匿須臾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所見駔驓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死必為所攝第毋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開扉而死其日子錢家亦死并死其妾良久妾甦語人曰為蔣生所訴見府君府君曰駔驓當質對妻何為者亟縱之還夫及駔驓方按治未決云已而駔驓見夢其妻曰收我我不歸矣兵部韓君應元為予道狀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忽為颶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泣以

為必死因入其中見古木蓊蔚鳥雀啁啾不似人境行可里許林木之中微有烟火稍見人跡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為裳面目犂黒肌膚如枯雎雎盱盱見漁子入相顧驚咲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居率如蘧廬而無爨釜其旁往往有池池中以窓浸食物大抵黄精薯芋之屬漁子饑甚前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遠立而咲已而取栢葉食之亦將以授漁子使食漁子始泊舟有餘魚已而魚盡苦饑不得已

從之食食久益甘而與人亦稍狎相與遊處但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澗流水處皆文石五色璀落可玩漁子各收數升置之舟中一日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為已死見之驚喜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蘇鶚琵琶諸寶也其中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一兩不溶則柔忍可屈折云太僕丞葛君為予語狀

嘗聞里中長老傳數十年前里俗以鬖毛為裙著長衣下令其蓬蓬張起以為美觀即無鬖裙至

係竹圈襯之殊為可笑及讀王莽傳莽好以鬖毛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乃知古亦有之隆慶初年見朝鮮入貢使者自帶以下擁腫如甕蒲伏而行想亦有鬖衣在下比數年來直曳上衣下短如中國服不張起矣

萬曆甲戌甘肅築城掘地得小棺千餘所皆長尺許其中人皆不腐衣裳顏色一一可辨別衣有寸許潞紬邊幅宛然時江陵當國邊臣不敢以聞然京師多有知之者第不知其故共相駭愕及考王莽時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器物大小各稱三日而止山海經登山之神曰俞兒武帝時有巨靈及抱朴子所載肉芝皆此類也

成太史監吾公憲父為西邊大帥嘗鎮固原有民家子娘事其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帛與母婦取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門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遍走求竟無蹤跡已

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為一驢惟留一面兩乳舁至帥府予之芻豆即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此太史所親見於館中閒談偶及其詳如此

隆慶三年山西靜樂縣丈夫李良雨為人傭工與其儕同宿一夕化為女子其儕狎之遂為夫婦守臣以聞良雨自縊死

穀山筆麈卷之十五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說

西門公子好士門下慱徒酒客常數百人公子出則韝鷹挾彈操竽瑟而從者塞路無何公子中貧無以奉客而址里王孫暴富於公子故公子門下客皆去而事王孫王孫出則韝鷹挾彈操竽瑟而從之者塞路於是公子與王孫博爭道而怒相鬭客之從王孫者鬭狐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王孫大喜曰甚哉客之忠也鬭狐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出千金大享客漢陰丈人謂之曰王孫過矣比從王孫而遊者非故西門客耶然而鬭狐射其故主如越人者利王孫之金也君之金今日盡則明日折而之他又何愛咫尺之矢不以加君於十步之內而博人之千金耶王孫大悟遂謝客

其侯好客五陵諸豪皆出其門下已而黜其罷將屏居南山射獵丞相田蚡新貴用事故魏其客皆去事田丞相於是魏其嘆曰甚乎客則何忍哉老僕所以事客非有負也皆去事田丞相東方生大咲仰天冠纓盡絕曰將軍胡見之晚也夫釣者操竿垂餌投綸於淵潦之中鯈沫吞餌倏然而來者鰍鯢也若夫王鮪赤鯉盈尺之魚若滅若沒若浮若游可望而不可致何者其志不在餌也今將軍之客利合而來利盡而去其來甚易其去甚輕若夫高世之士懸萬戶之封不可招之以設湯鑊之誅不能揮之去將軍安得而客之然則將軍之客徒鰍鯢耳非有赤鯉王鮪盈尺之魚也

穰侯為秦相入則為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出則為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國人莫輸也客謂穰侯曰君侯之危如累卵矣穰侯蹵然曰何謂客曰君侯知傀儡戲乎夫傀儡戲者一人而持兩末偶懸而垂之其上蔽之以帷左手

之人哭右手之人泣左手之人揖右手之人旋
於是市中小兒累迹而觀者如市以為天下之
妙伎洞心駭目其樂忘食及搴其帷而視之則
出一手也於是大哭而走不復返顧令君侯親
為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又親為王與太
后之令以令國人是舉秦國上下左右出君侯
之一口也不可以給市中小兒終日君侯不早
決者臣懼秦人之搴帷而視之也豈止哭而走
哉穰侯不能用

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塩女求見盤珊宥廣
五管指天鵝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
大哭王曰嬉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
之後宮哉無塩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
右者皆冶麗靚雅嫽聊多姿膚如玉雪腰如束
素垂羅曳縠欻如流雲寡人猶以為不適不能
一睞也夫人之王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
人布席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於玉箱金堂搦
琯張絃曼聲而歌氣方椒蘭音繞粱欐寡人於

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
死夫人之妙枝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則何
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宮乎無塩仰天大哭
拊手泣涕曰殆哉王之闔國也夫妾之志以為
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按岱宗之險表裏九河
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為東
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為謝連衡之約擯合從之
議斥游談之士縣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
不敢窺薛壯屯千乘以河為池則燕之士馬不
敢南向西畫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鄄之間則

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興魚塩之
利席橐栗之饒修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
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為東帝今大王計不出
此而聽諸侯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為事從成
則三晉與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
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
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
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宣王瞠目而胎拊心而

嘆曰嗟乎天以無鹽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亡無鹽君存之遂立以為王后齊國大治擴地千里夫媚都儇利之質非不捷也聲中宮商貌如刻畫非不嬌也及其當利害之交值艱危之地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木樸之觀而負瑋奇之節謝便儇之巧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璞言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田而曲之輪之轉

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睞咲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偽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蜀則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者也人之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為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柏也更葉而不更條者衆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種者五穀也故五穀之命在種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其乃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材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

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為君子以作用為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為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喏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養之敝常在大臣激之敝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為國則分

內事不可模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
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
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
能盡而上之所以責之者亦不止於所守之官
而止也如吏兵之會推禮刑之會議刑曹之會
審凡大賞罰大典禮無不使六卿共之非君尊
常政體一部可得專也奈何以一官自畫而秦
越國家之安危噤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

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
守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
矣上之所以責之亦止於其官之內未嘗以錢
穀責之吏兵以禮樂責之法官也後世士風日
漓趨名嗜進往往舍其官之所當守而憂其責
之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長
厚為體而不思義所當重小臣以建白為名而
不思職有所專也夫使大臣不憂國而小臣不
守官國家之事必有難言者矣

士之氣節盛衰亦有時哉有唱而後和有鋭而
復竭此皆非義理之勇也　本朝如靖難之舉
死者不下十百至於土木之難寂然不過一二
如嘉靖大禮舉朝爭之死且竄者不下數十至
於易世之後如　廟祧之遞遷　兩宮之推崇
亦有許大事體復寂然無一人言者何也士之
舉動猶風也飄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
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動且再鼓則衰三鼓
則竭氣亦有所盡也若夫義理之勇千萬人倡

之而不加千萬人阻之而不止當寂則為處女
當鋭則為脫兎豈係風氣哉
人臣之犯顏直諫非以為名也凡以輿上之過
也上從之而不受其名則主臣俱榮上不從一
已受其辱則過歸於上而名成於下非純臣之
本心矣且夫臣子之於君父固欲得其歡心非
以咈意為願也君父之喜自必以為榮君父之
怒自必以為辱乃臣子之常耳今也以為名之
故而成其為利之實遂至以君父之喜為辱而

以君父之怒為榮無乃非臣子之情乎夫求其喜而不得以至於怒是求其榮而不得以至於辱也恐懼修省若將無所容如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如曰臣罪當誅兮天王明聖則庶乎不失臣子之義而利名亦可永譽矣倘以此驕人以此輕世恐有道者視之不免發一噱矣

天下之事平時患在操切臨難患在牽制操切太過則變以剌成牽制太過則機以懦失此禍亂之所由興也

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虛則無難處之人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實則無難任之事

當事之人如柁師然風恬浪靜一瀉千里柁師可以享其逸洪濤巨浸蹴地連天柁師可以見其能惟至於萬斛之舟膠於中流寸尺不能進左右無所倚雖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幾矣

以事勞心者事受之以理勞心者理受之事受之者物有其則心無與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心無與也惟以心勞心者心受之其傷必多何謂以心妄念是已智巧是已陰謀是已

為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則利害之說得以中之一有保名之心則毀譽之說得以中之利害之說入則有所趨避其志不行毀譽之說入則有所顧忌其志不行然則惟利國家社稷而不殺

君子欲為天下用則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有不必用之心則其身可去可留而寵辱得失一無所動然後惟吾所行而無所趨避所謂以

金注者拙也古人所為重恬退廉潔之士非止獎其品地實以恬退之士無富貴利達之心而天巧全使之効用必能為人之所不敢為而大有益於國家

士人持身之節有關於道義者視一介如泰山大將用兵之略有係於安危者視千金如糞土夫以持身之節而律師行之法天下所以必成功也

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

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惡也，避之已矣，安有見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一逞者乎。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稟，本有厚薄。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刻畫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論畧

柳下惠以和而聖，關壽亭以忠而神，其必為人所不能也。而世以秉燭坐懷二事為二公之大節，見亦陋矣。何也？風雨如晦，援衣而燠，此何時也，即有淫僻之心，未必即熾，況其人之美惡老少，又不可知，縱非下惠，遽及於亂乎？曹公貌貌壽亭，欲敗其節而致諸死，鎖之一室，耳目容列卬於美[illegible]，其誰自白乎？故柳之不亂，不欲者能之；關之秉燭[illegible]，敢者能之，非其大也。柳之大節在一[illegible]而無分別之心，關之大節在[illegible]終為主而無二三之志，此其與天地同量，日月爭光者矣。而以二事當之，不亦細乎？柳之言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關之言曰：月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此其大本大原，可以同體天地，並明日月者矣。曰聖曰神，不其然乎。

賈之弔屈，楊之反騷，其指一也。賈賦曰：班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又何必懷此都也。若望原不歷他國擇主而事，以及於死者，此言非也。當六國之時，出仕他國，固士人之常。然原，楚之同姓，所謂貴戚之卿

也。一旦以忠被斥，徊徘傾望，不忍他適，寧沉而葬江魚腹中，如遠遊諸篇，詞旨可想見，誼奈何以此責之。雄則不然，其詞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故摭離騷文而反之，其詞曰：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此有道之言也，與賈生之旨趣大相遠矣。雖然雄之視三閭，又何其不相若也，則無乃與其言

刺謬耶

曹孟德雄心異志情見乎詞不一而足而又曲自掩飾以愚天下甞讀其詩如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此有所牽制而未能決之詞如憂從中來不可斷絶此有所計慮而未得遂之詞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明自托於周公如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黴自附於漢祖即此數語其志可知也短歌行中間全挿呦呦鹿鳴數語上下文義了不相接豈其才詘使然乃攙和掩飾使人

不可解耳如為隱語秘訣恐露竅妙則多書樵字以亂其辭也自古及今無人識破令地下老瞞咲人迂腐可為捬掌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辭東京西周做而行之未必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謹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斛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至親為相割謹食畢帝跪授爵以酳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為尊賓師祭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於上而人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況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

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為三老儒者猶或恥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顔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審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

後世不務出此而以鉤距伺察得人之情以羅
織鍛鍊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疎以此求
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晉以來最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北則崔盧
王鄭至唐猶然魏孝文時以范陽盧敏清河崔
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為衣冠所推而
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
為首河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爭僅
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以門閥相高下品第
門自甘隳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所關
庶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
今世門閥太輕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詘
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棄舊族視之不過積習
究其極弊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
衰以離合為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胡越有失
媏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遘恒必由之譬如有
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
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
也則熊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傍人酸楚
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殊者耳

宋時諸路被兵之後必有一番優恤田有殘傷
者或賜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賜之米或除其積
逋或收其遺骸種種撫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澤
固結於人心良有以也今世誠考其法於邊境
中虜之地倣而行之於公家無費而可以收拾
人心培養元氣惜乎無舉而行之者

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欲
用此恐人以為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
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遏
君之善也京之佞不容誅矣即此觀之徽宗以
前即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為用乃今士庶之
家初登仕版即踹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
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嘆宣和之侈
佞臣以玉盃為華今之仕人且以象箸玉盃為
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

士所不肯深[illegible]力[illegible]訓[illegible]然矣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竇默同遊慨然以道
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
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
徵於禮以倡鄉人一時風俗不變儒者成物之
效也嘗謂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
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即在上者有以任
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為非美也乃今風會日
流俗尚日澆敘位於朝無尊卑之分徵年於鄉
無長幼之節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度力
挽頹波況在下者乎

夢語

予[illegible]卧病兩月[illegible]火內[illegible]膀胱焦灼呻吟宛轉
不知夜旦禱[illegible]雜[illegible]並陳而不能起也如
夢如寤若有所遺幅巾方袍匪仙匪釋自稱無
念道人呼予而讖之曰子奚不悟乎子之病非
禱祠之所能謝非藥石之所能痊在子所念爾
子之病非飲食之所能傷陰陽之所能戕得之
性情不調而念滋紛也內之喜怒失時外之愛
憎為累也欲㹠而制於理欲忘而牽於念故子
之心搖搖焉如懸旌炎炎焉如沸鬵君火一作
而五臟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將索子於池魚
之腊不亦憐哉子誠欲已子之病則曷調其性
情寡其思慮盎然游於六氣之和陶然適於無
町之宇幾可生乎如是纚纚可數百言凡十許
日夜寐則與語于子泠然霍有悟也病起而載
諸牘

道人曰子之性與人異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
明大事丟得下小事丟不下大事擔得起小事
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何其舛也夫
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則子之縈繫者
必多而脫灑者必少矣不病何為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慮之深濬然而應之則
無畏矣人之慫子以子責之厚倘然而與之則
遠慫矣人之狎子以子㹠之輕凝然而守之則
無敢狎矣人之讀子以子許之易確然而持之

則無敢嘖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於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不能悟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所怒於人微風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甘寢而子憮然自廢豈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也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難銷也肉骨之恩崇朝及目睚眦之恨終身剽肌故君子重樹怨

道人曰人之於子也一縷之情如拔子之於人也萬斛之力如傾斯不誠厚道乎哉然以之損名以之傷身無乃過矣

道人曰凡吾有患為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無身吾無有患孰無之哉夫身無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夫賢為愚使而愚者不覺也乃使賢者傷焉貴為賤役而賤者不覺也乃使貴者傷焉故賢毋為愚使貴毋為賤役幾無事矣

道人曰閒事莫管閒氣莫生閒話莫說閒書莫讀

道人曰視親如踈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

道人曰人有德於子願子毋忘之也人有怨於子願子忘之也子有德於人願子忘之也子有怨於人願子毋忘之也

道人曰於人無所甚親故不可得而踈無所甚

踈故不可得而親斯涉世之軌也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經以無念為正受

道人曰夫望而許者不足以為德逆而距者適足以為怨故求而審之可許而許之許之德也求而審之可距而距之距之無怨也其恕乎

道人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為而來者必有為而去來而知其必

去也

道人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道人曰夫擬之而後言則寡尤也議之而後行則寡悔也擬議本於存心心存則不妄故慎字從心從真

穀山筆麈卷之十六　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七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釋道

漢史西域傳所記三十六國道里風俗人民戶口纖悉具備然不聞有浮屠之教其時誠有之張騫有不以聞耶且其時武帝慕道求仙方且馳心於海上三山恍惚虛無之境豈有浮屠之教已行而騫不以聞者耶然佛經傳其淵源遠

自上古即周定王至於西漢已若干年而其教尚不著於西方無是理也豈所謂西方者尚在天竺安息之西非三十六國數耶列子志穆王得西域化人居處被服皆非人間所有而西域傳稱條支善眩又傳聞有西王毋弱水及觀佛氏之言近於眩術者甚多豈即所謂化人耶魏收曰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蓋騫時已聞之然漢史不

載何也又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佛法不至明帝入中國此足證矣

釋有南北宗道家亦有二宗其一宗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呂嵒嵒分爲二宗其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伯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枏枏授白玉蟾玉蟾授彭鄗此南宗也其嵒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曰丘處機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

曰鈺妻孫不二世所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迹皆在東海勞山而處機爲元太祖所聘從弟子十八人見於燕[illegible]居燕之長春宮化爲長春宮者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咸陽人其餘多登州人海上烟霞之境僊聖所鍾盛國宜矣

佛教之盛始於五胡至魏而極魏世宗於嵩山立寺極巖壑土木之美於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郡至一萬三千餘寺胡后造永寧諸寺皆極工木之盛浮屠高百尺許宮殿如禁內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其後侯城王澄上疏請禁都城內寺以爲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此數語者切中沙門之病佛骨表中亦說不到胡后嘗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屠今江北諸處往往有故浮屠蓋皆北朝所建也

唐宣宗時道士軒轅集入長安召入禁中問以長生之術對曰王者屏慾而崇德自然受大遐

福何處更求長生此儒者之言也東方生對漢武之言與此貂似以此推之軒轅東方必真知僊道者也

六朝沙門見人主多不致敬唐初僧尼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亦六朝遺俗也自高宗詔革其禮乃正至胡元之世而國師法王至與人主抗禮夷狄之法益不足言矣

漢沛人張魯自大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其後遂從劉焉分據漢中後魏寇謙之首奉其道

至宋真宗之世賜其裔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
靜先生以後繼世子孫皆有賜號此龍虎山封
號所由始原其所以蓋因天書符命之興粉飾
道教誑惑四海王欽若為之奏立授籙院及上
清觀歷代相沿遂為成典而不察其由亦惑之
甚者矣
元命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
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此天師之號所由
起也 本朝止封正一嗣教真人無天師之稱

而假一品服色至衍聖等亦太過矣嘉靖尊崇
道教張氏與陶邵二氏同禮在三公之上隆慶
改元言者請削其爵降為提點至萬曆初年夤
緣左右復續舊封然禮體威儀較之嘉靖間不
相及也
武后受冊為金輪皇帝作七寶曰金輪寶曰白
象寶曰如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
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不詳其制今佛家莊
嚴及人間華縻之飾皆曰七寶宮中鑄作亦玩

亦曰八寶不知同否
開元中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
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
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其所
理爲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
祠之所玄宗奇其說因勑五岳各立真君祠不
知所謂山林之神統於上清否志曰山川之守
為神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風雨陰陽正
山川之守而又以上清臨之何也唐宗五岳之

封至於為王為帝不知受此封即上清真人其
山川之神耶承禎之言矯誣甚矣我 朝於岳
鎮海瀆盡革封號各從本等名稱大聖人之作
為一洗千載之陋岳瀆之神懷柔震疊有不受
紀哉
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流被斥興起道教則
釋與被汰其勢不並立如此林靈素欲盡廢佛
教至改佛為金仙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嘉靖
中陶仲文邵真以祈禱用事亦請析毀寺院沙

汰僧尼焚佛骨於大通橋下皆其證也兩家道術原不相下其徒宗而守之入主出奴至於為敵皆非其本也要之道家興廢不常入人亦不甚深終不能與佛教角爾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祆胡神也唐

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祆官品亦有祆正蓋主祆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耳

顯德二年廢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有奇廢者三萬三百有奇見僧四萬二千有奇尼一萬八千有奇此但河洛關陝山東江北數省未及天下之半而數已如此矣又令民間銅器佛像輸官鑄錢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雖矯俗獮惑之言然於佛教濟人之旨有脗合者唐家三百年陋風片言而正真英主也

九宮貴神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卦坎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卦坤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卦震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卦巽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卦離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卦乾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卦艮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卦離其方

紫天寶中術士蘇士上言遯甲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東郊祀以四孟從之此即今歷書三白圖法也

高駢素性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盃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獨不惡也曰神僊以此試人耳可見逐臭之夫人非其天性蓋有所慕而然也近代七人亦有

類此者

佛經所載方語皆唐時語也國名如婆羅門摩伽陀嚈噠國訶逕羅支國波斯歷國護密多國喝盤陀國人名如婆伽利泥洹師怛伽羅地名如毗伽梨河乾陀衛江大都唐時語也可見四十二章以後多為譯者所演設為問答寓作名姓以惑經旨其非釋迦時文義明矣

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掛寘財衣服在上焚之謂之盂蘭盆昉於目蓮比

丘見亡母在餓鬼中故作此以救之也唐時尊奉佛法於中元日內出盂蘭盆章敬寺設七廟座書尊號于幡上百官迎謁歲以為常是以七廟神靈皆在餓鬼中也其不道而辱先亦甚矣

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蜀之玉局化其一也其說以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座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周世宗召見陳摶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此真知仙道者

後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首信之至親率后妃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祈雨數旬不驗誠惠逃走慙懼而死世傳五臺真僧能降天龍恐即此事也

劉秉忠僧也輔佐元主平定海內姚少師僧也

擁翊 成祖靖守太平其人地才品大略相似亦古今之奇也秉忠輔政日久猶仍野服散號王鶚以為言拜太保領中書少師在一品班袞猶着衲後見其不便乃賜冠帶長髮然今崇國所祀少師畫像猶是僧服而春秋祑祀但稱恭靖公亦不書官未知何故

元設宣政院掌天下釋教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餘所僧尼二十一萬人可謂侈矣方今寺院僧尼不申總數以一郡邑推之當亦不下此數

五臺山寺元太后弘吉剌氏所造也刱寺之後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盖今寶地珠林留為勝賞而工費之艱傷殘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緣斃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元成宗建天寧萬壽寺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即所謂演揲秘密法也傳聞大内有一秘殿内塑喜神主上大婚先期入參雖沿舊俗亦有深意然不可聞於世也演揲兒法一名大歡喜

秘密禪定故曰喜神

胡元之俗全無先王禮教其最悖理者帝師臨受戒是也帝師之令至與詔勑並行后妃公主受戒跪拜甚有為大布施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坐隅來自西域則遣中書宰臣馳驛往迎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其徒怙勢恣睢氣焰薰灼延于四方至於捶朴公卿毆拉妃主朝廷知而不問也方且下令罵西僧者截其舌毆西僧者斷其手則中原文物化而為夷荒之地矣若乃秘密演揲宣淫大内入道滅絶尤可痛恨

二氏之教與聖教殊然其大歸一也世之學者能以不二之心精研其旨内亦可以治身外亦可以應世豈遂與聖教遠哉乃其實不然標玄同之趣以文貫生之訣而生未必養也皈寂滅之宗以空無生之法而生未必忘也或世名已歇托澹泊以依棲或榮進無階借清静以表異故有示辟榖之迹而不能絶念於刀錐修離欲

之基而未必息心於紱冕二氏之徒斥而不與矣何以稱吾道哉此所謂心術之敝也

甚哉道術之日分也江左以来於吾儒之外自為異端南宋以来於吾儒之内自分两岐降是而後則引釋氏之精理而陰入於吾儒之内矣降是而後則受釋氏之明法而明出於吾儒之外矣

夫江左以降盛談老莊隋唐以来多修佛乘今之談老莊者少矣而為佛乘之言者亦非其蓋

旨也何也佛教之入中國本緣經典其後以經教爲上首而直指禪宗又其後以禪宗爲葛藤而專修淨業故有睨見而勤禮拜閉室而誦祇陀若謂調御之位可以立地而成青蓮之會可以應聲而至西來之旨豈固然哉雖然如是而能守律戒猶未失也又以爲逆流之地不事薰修上智之根無資戒定至乃慕啖鴿吞鍼之幻任漁行酒肆之緣居然與屠膾伍矣在彼法中以爲何如而稱於士人之列也

二氏之教與吾道源流本不相遠特各立門戶作用不同爾唐宋以來賢士大夫固亦多遊心內典參悟玄宗而不害其爲儒彼固儒者之所苞也但不當竄入其說以默竊於吾儒之閫又不當舍吾儒之教而直往從之耳辟如一邑之中有兩大姓其物力財產固自相當而不相爲用則其子弟家人亦各承其業而不相羨也有如納西家之子以冒東家之派則東家之派既紊其統而西家之子亦失其宗皆不願也故惟墨而附儒者非也又使東家之子不能守其父兄之產而慕西家之聲勢折而往從之豈惟我所不甘亦彼所不受也故援儒而入墨者雖

近世經教禪宗分爲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爲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於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說爲不二門此初祖西[illegible]亦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於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伽教人未嘗盡去文

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衍教但不復造立經典是爲不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爾安得以經教爲糟粕而直悟禪宗耶

附錄

靈濟二真人即徐溫二子知訓知詢也二子平生皆以凶德取敗不保其身而列於諸神之祀未審其緣世傳　成祖有疾嘗夢二神進藥故崇祀之然其祀不始於　國初也今京師禁城之西及福州城外皆有靈濟宮二神號金闕眞

君玉闕真君其配號金闕仙妃玉闕仙妃太常以春秋秩祀四季更換袍服其像木胎有機可以伸縮

河東塩池唐時曾有封號謂之寶應靈應二池萬曆已丑御史以塩利大興請崇其祀守賜之封號予按令甲 國初釐正祀典岳鎮海瀆盡去前代封號俱從本等名稱且前代封爵又不可襲乃奏東西二池各書本等池神惟請祠額二字以示崇報有詔賜額靈惠時循未㥞其所由也及考唐史大曆十二年河中池塩先因秋霖多敗度支韓滉恐塩戶減稅奏稱雨不為害且有瑞塩代宗疑其不然乃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還奏如滉所言請宣付史舘錫以嘉名乃賜寶靈之號時人醜之始知二池神號乃滉輩獻諛棓克之謀也人實醜焉神其受諸然則岳鎮海瀆封號皆唐宋封禪之主所為侈大矯誣之文耳 聖祖革而正之神謨睿見高出萬古不亦偉哉

穀山筆麈卷之十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夷考

本朝輿圖毋論勝國即較之漢唐亦有不及東面朝鮮即漢之玄菟樂浪唐之安東都護也西面哈密即漢之安西唐之四鎮也北面河套即漢之五原唐之豐勝等州也南面交阯即漢之九真日南唐之五管外境也朝鮮建國公矣舊遼陽控連遼左以通京師而為三衛所據河套為西虜所據哈密為吐魯番所侵交趾旋得旋失較之漢唐翦其四幅矣然靈夏在版圖則宋全盛所無甘肅為斥堠則唐中葉所失而雲南一省全為郡縣則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亦足補其一二矣

三受降城皆在黄河北岸今河套之地也中城直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地

西城在豐州之北此唐史証也宋初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本漢臨河縣地三説微有不同如宋白所者則東受降城當與大同相近去黄河遠矣或者漢雲中郡地廣西接榆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南已失為虜巢矣况河北乎

漢時設西域都護統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

唐初置西北都護府統龜兹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後為吐蕃所陷武后長壽元年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府於龜兹發兵戍之即今甘肅境外地也　國初以封哈密後為吐魯番所陷哈密遺種寄居甘州而北地淪於西域矣吐魯番與天方哈馬等國相隣不知即吐蕃遺種否

東漢時羌寇最盛然有東西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各自為種與西域諸夷不相關渉今陝西塞上熟番恐即其遺種也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赤白黒黄青緑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盖自然之物采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即流離也乃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虚脆不柰實非真物觀此則漢書所載乃真琉璃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則鑄石為流離自上古有之第今中國所鑄柔脆不堪惟自海舶来者質差堅樸

謂之番流離亦石汁所鑄但少堅耳又有玻瓈與琉璃相似但未聞西域真琉璃作何狀也豈寳珠玉石皆入中國而此獨不至竊意漢時所謂十色琉璃即今之青緑等石耳古時無寳石之名今人知其為石而不知其為琉璃也姑記以俟博考

今西域貢物有鐵力麻初不省其義及考敕勒國名一號鐵勒當是鐵勒麻也

後漢書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

馬牛頭盖海西大秦國也大秦即前書犂軒國
周穆王時西域化人想即其先世耳
唐至中葉吐蕃之盛幾如匈奴隴右河西盡為所有南至六詔亦被吞食其地北至回紇南連六詔幅員萬里乃其文字職官亦與中國相類不似匈奴突厥之樸陋也　唐時柘䟦為党項部落
唐自安史之亂河隴諸州陷於吐蕃數十年矣至大中初年吐蕃内亂三州七關之衆欵塞來

降而河西十州之地亦入版圖此非唐之兵力至宣宗而盛也會虜運之衰耳三州七關者唐原安樂州及石關等七關即今平涼寧夏境内十州者瓜伊蘭鄯甘肅西河岷廓即今臨鞏甘肅境也
唐時安西北庭淪於回鶻河西隴右淪於吐蕃河西隴右即所謂河湟也為秦原河灃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凉瓜沙十八州之地在今平凉臨鞏甘肅諸塞幾半陝以西矣安西北庭則在朔方之外當與延寧兩鎮相宜
四川茂州即冉駹之國漢所開為汶山郡者也
唐初築城於此以遏吐蕃通蠻之路後為吐蕃所據西洱諸蕃皆為降伏於是吐蕃盡有諸羌之地東接松茂南隣天竺西陷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里諸胡之盛無與為比而唐受其侵矣其所以致盛以據松茂之險故也方今茂州之北即近洮岷虜由洮岷而南直至章臘南接六番故松茂之境乃虜與羌接之界亦要害之境也六番者董卜韓胡宣慰司魚通寧遠宣慰司

及烏思藏四法王之地即古所謂身毒大夏天竺也
劍南西山諸羌可十餘種皆因韋皐内附即今威茂諸蕃也唐時皆各稱王中有女蠻其先為白狼國以女為國君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謂之菩薩蠻當時樂遂製此曲至今傳之蠻（亦作鬘）
唐時西山白狗等羌内附受爵世襲而陰附吐蕃世所謂兩面羌今之朶顔三衛謂之兩面虜

可也
雲南自後漢永平半服中國唐初列在版圖為外臣後為楊國忠所擾叛附吐蕃故吐蕃日強不可復制以其通道諸羌故也至韋皐鎮蜀始撫境上群蠻以誘南詔於是併八國生羌俱歸王化而吐蕃之勢始孤關中之民始得安枕皆皐之功也吐蕃故土在河隴之西及二庭四鎮並為所有北接回紇南接六詔幅員萬里勢侔中國其勢大矣雲南內附則斷其右臂故不支

也今緬甸諸夷梗化南土幸而六番之夷稟我聲教可保無他然階文之間生熟諸番為北虜所挾繹騷邊境害亦不細矣
唐史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巴兩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鬼主不省何稱韋皐使東蠻鬼主詗伺雲南及異牟尋內附先遣鬼主入見其地當在滇蜀之間
唐時雲南王以名相接為世如閣羅鳳之子為鳳迦異孫為異牟尋曾孫為尋夢湊是也法紀

頂鍼　本朝安南酋長以名相耕為世如莫方瀛之子為莫福海孫為莫宏瀷曾孫為莫茂洽是也法如雁行此雖鄙俗亦皆有意義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為雲南王至今稱之
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波國也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即其遺矣

緬夷在西南絕境上上世所不臣元世祖舉兵克之其旁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即今三宣之地也
唐之南詔改為雲南已而又改為大理至後唐改為長和其主猶以驃信為號
吐蕃之君曰替普南詔之君曰驃信皆僭號也
南詔國事大臣皆分曹稱巔摠謂之清平官其相謂之督爽
唐時雲南王官有清平官清平者蠻相也進日

關白大將亦稱清正
韋皋鎮蜀招撫南詔以破吐番至遣匠教為甲弩咸通中南詔作亂甲弩精利中國不能及以此推之邉關鄰虜有所要求為甲弩之用者不可輕與北邉鐵鍋火藥之類是也

乾符初年南詔遣命高駢為西川節度道僧景仙托遊以入其境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已而南詔遣其酋望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宰相盧携

欲從其請鄭畋固爭以為不可相與爭於上前拂衣面詬遂皆罷相此事與近日日本相類第彼許出於邊臣而廷臣持之此則出於廷臣而邉臣撓之也唐時回紇吐番舊有和親之禮即以施之南詔亦何不宜　本朝國體之尊國法之正三代以下無與為比而欲以漢唐之辱典施於海島之小夷宜舉國誹罵恨不食餘幸逢輕典免於族誅其人幸矣

回紇之初即四部之一也曰回紇曰契苾曰思結曰渾撥謂之勅勒突厥黙啜之強迫奪敕勒之地故四部度磧內附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其始不過如此後以河西節度使王君㚟與之搆怨弄兵報仇西奔吐[illegible]其勢遂不可制勅勒即鐵勒也

回紇自乾元以[illegible]歲來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illegible]無用朝廷苦之而欲悅其意不得不盡市也所得賜予及馬價至用車數千乘載之以[illegible]唐之帑藏坐而一空矣今日北邉

互市弊正如此得馬皆[illegible]下乘入塞輒死賦予軍人令其畏養死令賠償為北邉大害不知將來作何究竟然使死牧之政修有所繫養或不甚苦爾

唐封回紇可汗號內有登密施字譯云[illegible]言到竟可敦號內有毗伽字譯云華言是[illegible]此皆佛經字也佛經中名字語言多是唐時字義以此推之古佛名號當亦從來翻語音所撰爾

回紇阿啜可汗謂其大相頡干迦斯曰兒幸而

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唐人北人呼父謂阿爹爹徒可翻與多同音又竇從一為皇后阿奢奢者乳母之父與爹相近或云俺荅荅字虜亦呼為多

元和初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中國置寺處之摩尼者僧之別名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今民間有清齋者午後乃食教門中亦多有之

唐史回鶻兵至横水退屯釋迦泊又吐番有達

磨替普想亦爾時方言未必即古佛名字不知佛經竟出何時

唐時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曰十設亦曰十箭夷中無符信以箭為契召會則傳之謂之契箭杜詩所謂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是也今虜中亦有號箭是其遺制

沙陀者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以為號以其衆六千餘帳附於回紇為其所苦酋長朱邪盡忠降於吐蕃元和三年舉衆內附處之靈武已以地近吐蕃恐其反覆徙於定襄即今朔州馬邑間也

波斯國即條支故地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為號大食本波斯國也龜茲即漢西域之後唐時以其地為安西都護府有龜茲樂部今樂曲有大食調舞部有波斯舞皆其遺音也

唐十部樂有龜茲樂舞設五方師子各高丈餘

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三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師子郎即今師子回回舞也

契丹奚室韋女真靺鞨皆東北夷也路振九國志曰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種有八部至阿保機并而為一韃靼室韋女真皆役屬之此遼之始也女真古肅慎氏之遺種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之間謂之黑水靺鞨在五代之末居混同江之南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號生女

真其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此金源之始也今
建州西女真即金人之後第不知契丹之種今
安在爾混同江即鴨綠水也
五代史契丹阿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謂之
東丹國使其長子突欲居之註云即唐高麗之
夫餘城也在混同江之西地屬渤海高麗王建
之國在混同江之東又註遼陽契丹之東京故
渤海地也如此則夫餘城在今開元邊外矣新
唐書登州東北海行千餘里至鴨綠江乃東南

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舟行東北泝
流五百餘里至丸都縣故高麗王都也又東北
泝流五百里又陸行千里至渤海王城蓋唐時
高麗在今朝鮮北境而渤海又在其北想今海
西建州女真所據即其地也後晉天福元年高
麗王建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
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則新羅百濟併
於高麗在今朝鮮境內矣
契丹之興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謂之西

樓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
葉山起南樓木葉山在錦州阿保機葬地也
耶律德光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
七人以此觀之契丹之起固巳奄有沙漠兼並
引弓之民矣元太祖四大斡耳朶之地亦在漠
北去上都萬里其視中原猶一隅也
建州在遼陽西北又北為契丹之中京大定府
又北七百里為上京臨潢府
唐史室韋契丹別種在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

裔也在南為契丹在北為室韋地據黃龍東隣
黑水西隣突厥南隣契丹北瀕海岸蓋今土蠻
所據即其地也韃靼之先舊無可考通鑑宋白
曰韃靼本東北方之夷靺鞨之後也靺鞨先臣
高麗後附渤海貞元元和間為奚契丹所攻部
族分散流徙陰山其俗語訛謂之韃靼咸通末
李克用為官軍所敗嘗往依焉及克用授鴈門
節度使率其眾入平黃巢俘牙於雲代之間迨
其畜牧此韃靼之始也蒙古一族不知與韃靼

同出否

靺鞨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流鬼國南即女真之先也一曰渤海靺鞨其王曰大氏據有遼左之地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以其國為黑水州元和以後服屬渤海契丹既破渤海黑水乘間復其故地自號熟女真建國之初以為都城已而遷都於燕改其地為會寧府號曰上京即今三萬衛也

洪景盧曰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者耳

天竺語轉而為身毒捐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鞬鞋乃靺鞨也此論近似但鞬鞋之於靺鞨似不相蒙未必即一聲之轉耳今北虜隸鞬鞋館其文書謂之達達字奏文即蒙古字也

高麗在漢以後猶未甚大唐初與百濟連兵侵新羅北境其後遂強也而北濟亦為所并今之朝鮮蓋合百濟新羅為一矣

高麗為唐所滅久不建國至唐末天祐初有石窟寺渺僧躬乂者聚衆據開州為王國號大封遣使入貢於吳躬乂性殘忍其臣王建殺之而自立復號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即今朝鮮二京也大封以前其王為高氏大封以後其王為王氏 國初李氏滅王氏而代之今二百年矣

元世祖在位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世祖遣將出師往問其罪此義舉也夷人入主中國於屬國之亂猶能興問罪之師柰何外夷叛臣廢主自立朝廷不問其名姓從而封之假如故酋尚在操璽綬以請何以應焉

安南古交州地漢唐以來皆入版圖 國初其王陳日煃內附 太祖封之已而其臣黎季犛篡盜 成祖命將討平求陳氏後無人遂郡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久之黎利作亂中國不能守遂以畀之傳至黎譓其國復亂譓出居海上而死國人共推其弟黎廱攝國莫氏父子遂篡有之國人乃立譓子黎寧都清華改元光照莫氏遣人攻之寧走不知所在而其臣黎貴瑁等

又立譓次子黎憲改元元和蓋與莫氏分有其國矣寧之立也遣其臣鄭惟憭奉表入貢以莫氏之難來告已而憲等求寧蹤跡得於老撾復以國讓之此其臣鄭惟憭所供及莫方瀛表奏乃謂黎譓無子詐也

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 朝廷發十餘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於鎮關外繫組上貢天兵遂罷乃廢其主號建以為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為宣撫

司十三各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瀛方瀛死子福海福海死子宏瀷嗣宏瀷死子茂洽嗣至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矣

元人既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之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 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蓋本於此

朝鮮著姓金柳為最安南著姓阮鄭為最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中國自宋元以降不重門閥以族繫望者少矣

唐開元初有胡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在天竺旁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以馴養獅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直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遂成大國此即佛經所言師象天龍夜叉之屬也其國旁所有出於習見

故以之為法象耳今廣東居民有與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紙幣於岸縱舟而去如期舟來所命貨物與原約不爽亦師子之類也天下事有不可以理曉者儒者局於所聞真夏蟲之見

唐與黠戛斯可汗合族敕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蓋借廣陵父子之世以屈其禮所謂雜夷之政也黠戛自稱李陵之後本無所據而唐以隴西之

屬直附於廣亦未詳其所出太史公作李廣傳不聞其出於柱下也唐既祖柱下又系隴西皆妄也

唐史崑崙在林邑南去交趾三百餘日蓋遠而悍者也　國初西南海中諸國多以黑小厮入貢即崑崙奴之遺種耳

唐初林邑王范頭利為其臣伽獨所弒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女為王新羅亦立女王金真德當時外國女王如此者尚多即今女土

官也宋嘉定二年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者唐之高昌也　本朝為吐番所破寄居甘州謂之畏兀兒

元史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為蒙古所併此其地即西海也但謂日沒輒出殊不可省既云地在西極日由地中東出則其度數相距當亦不減空中何得沒而即出也又南海之番有俱藍國者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世祖遣使三往招之遂遣使朝貢

牂牁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即今廣東雲貴間也世用貝蛤飾器謂之羅殿疑出於此

宋政和七年大理入貢封其酋段氏為王此大理入中國之始也今為郡縣置吏與內土等矣

今廣東有蛋賊不知其名義考南史沈攸之奏有樸滅蠻蜑之語毛晃曰蛋南海夷種也蛋有三種漁蜑取魚蠔蜑取蠔木蜑伐山取木又二廣間山谷不隸州縣者謂之徭人舟居者謂之

蜑人島居者謂之黎人以此知猺蜑之名所從來久矣

瓊州至今有黎賊不詳其種土人以為南正黎之後也唐史瓊州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即其種矣

虜酋順義王直大同邊外其子黃台吉等共為一支　昆都力哈者順義王之弟也謂之老把都老把都之子曰青把都又永邵卜大成者順義王異母兄子也為虜中長支而從老把都部

落直宣府邊共為一支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吉能之子曰把都兒黄台吉在河套駐牧直延寧邊是為一支

松山賓兎者套虜之別支也拓賀蘭之山下直甘肅邊西海賓兎者順義王之少子也久據西海南牧松藩番夷然其牙帳亦在甘肅邊外故甘肅有西賓兎也

土蠻部落故元之後裔於順義王君也直薊遼邊衆數十萬其下有六酋自西虜通貢以來惟三衛海西諸夷假土蠻之勢以擾薊遼故東鄙多事耳

漢時匈奴之長為單于其妻號為閼氏唐時突厥之長為可汗其妻號為可敦今虜王正配號為哈屯妾媵號為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正相似書者訛耳

吐谷渾呼職入聲王渾吐蕃吐字亦音職入聲今直呼為土爾　孟養土司兀呼為蒙樣

萬曆初年九絲都蠻平得銅鼓若干獻諸京師世傳以為諸葛鼓者是也考五代溆州蠻酋作亂湖廣王逵撫之獻銅鼓以降則銅鼓之俗其來久矣史註谿洞諸蠻銅鑄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大會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遺留主人名為銅鼓釵搆怨相殺則鳴此鼓至者如雲此銅鼓所由起也貴州諸蠻亦多有之其謂諸葛鼓者想其制出於武侯

東方曰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抵觸地而生夷者抵也其類有九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嫚蠻者嫚也其類有八西方曰戎者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北方曰狄者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其類有五此風俗通所著四夷名也

雍正九年七月初四五日六湖閱畢

十二年甲寅午月昴齋觀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終

筆塵十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有讀史漫錄已著錄此篇乃其退居穀城山中時所著凡分三十五類所紀多明代典故亦頗及雜說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

（一）

〔明〕管志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問辨牘自敘

中庸列誠之者之五目。審問與明辨居二焉。問者，人之所不恥。辨非君子好也。中庸言問亦言辨，則以擇善為之本矣。余生平書劄類不起稿，亦不存稿。歲戊戌積廿餘牘，則皆論學語也。其中或有所質於先乎吾者，而辨意發於問中；或有所酬於肩乎吾者，而問意藏於辨中。事不出庸德庸言，而理則通三教聖人之秘密，非可率意而裁也。故以稿存之。其辭煩而不殺，問欲審，辨欲明也。有誨余者曰：吉人之辭寡，子

答人以牘而辭太煩，不令聽者厭乎？余謝曰：此口過也。已復思古人脩詞尚簡，而闡義亦不厭詳。子思作中庸，蓋一篇而累數千言；佛經一會說法，至有累數十萬言者，不以章句分之科分判之，幾不可讀。然世未有厭其煩者也。亦患吾言之不中庸、不佛說耳。言苟有當，而擇善者資之，口過其可解乎？雖然，天何言哉？愚於達天之學遠矣。門人顧而尹、張浩羣議梓之，而請其名。忽憶先年感有七九陰消陽長之讖，命曰七九問辨牘。　萬曆戊戌蠟盡吳郡管志道識

管師問辨牘跋

語性學者莫尚於闕里苦縣含衛三君子之言雖有詳約之殊服貌之異而究其極則一也譬之問月者其在山林則指皎然乎松竹之顛以眎其在江湖則指皎然乎雲濤之表以眎其在城闕則指皎然乎樓閣之端以眎而狥指者執有山林江湖城闕之分於是曉之曰而身所寄之境殊故眎汝月處殊月一也山林之月即江湖城闕之月何容寘異同今之異同乎三君子之性學者猶異同乎山林江河城闕之下

月者也使人無此執則號之爲一已爲贅附自其入主出奴異同熾然則非具大智深慈弘辨善誘力庇交喪者不能稷初讀沈學士棨續原教論竊嘉其衛教深心今讀師此牘日劫相遠矣世間文机之末非能涉其津必不能測其淺深况進於是者乎讀者幸致思焉 昔

萬曆戊戌十一月巳亥門人瞿汝稷頓首跋

問辨牘目録

元集

亨集

利集

問辨牘目錄

問辨牘卷之元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荅王太常塘南先生書 先生諱時槐廬陵縣人

來書云首夏得捧台翰兼領嘉刻三部悉心展讀紬繹數四恍然開我心目詳味教旨真有悟於斯道之大全而又灼見岐學之流弊學必以孔子為宗而不力拒二氏以自作異同之障理必以融通為徹而尤慎守方矩以堅護吾道之防既直探釋門上乘之密義復推重宋儒扶世之太功至謂理則儒釋不宜相礙教則儒釋不宜相濫而尤深嫉夫末學之誕肆日流於無忌憚之中庸皆老丈千古獨得之見非近世沿襲依傍淺窺而漫臆者所能幾其萬一也生甚愚鈍於海內賢哲論道之語亦頗得聞教焉而獨以為博大精切中正而無敝未有踰老丈之右者敬佩服矣往者得諸道路傳言頗謂老丈延接方僧太寬似非儒者家法今讀尊刻何中正乃爾豈曩者猶未脫狂簡進取之風致而今則已入中行其家法必亦迥異於曩者否

聊陳鄙懇由面叩頋不覆書紀示之[illegible]此

附上併[illegible]求示往年與宋[illegible]從先附[illegible]求

到敬復不盡

志道謹白中秋偶赴別約歸而得手教覓不知傳書者為何人久乃知其從攜李三尹君令弟處來也反復教劄備見我翁至意虛懷即大舜之好問好察不是過矣既幸得所印証又感容示箴規而末後狂簡中行之說似疑道路傳言未合儒者中行家法欲愚自述其近日之踐履者蓋不吐露情實以承德意昔陽明先生初立朝時氣節耿耿末年尚謂從前未脫鄉愿氣習近時纔有狂士胷次耳志道鄙夫也豈但不敢望中行亦何敢當狂簡而少壯時則亦畧有進取之志焉蓋欲審三極之大中窮三教之精蘊殆夙習使然也自壯及艾則有味於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悔之說擬埋名以終世不必留一剩語於人間迨戊子秋自念身不任道而三教支離已極密禱上帝為生至人以匡之若有潛通於夢兆中者知不當自晦於斯文之外於是稍存副墨以作家乘近因天臺

先師感發而以皮膚剩語付二三門弟梓之欲藉此以就正有道而甲可乙否駁辨紛然方以輕出為悔乃辱翁謬許以為悟斯道之大全灼岐學之流弊博大精切中正無敝愚也烏乎敢當却因是而動躬行未逮之耻翁之玉我不淺矣更憶先年曾辱三益軒會語之賜豁我塵翳甚多則所謂博大精切中正無敝正翁自道語也即俚言喋喋不過發翁語中之引而未發者耳蓋道有似異而同者不窮其源不足以知化育道有似是而非者不稽其敝不可以贊化育是故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於竺經聞所未聞此當以贊周易刪詩書之例存之者也近日之狂學似儒似禪非孔非佛相率為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其有所忌憚者不為子莫之中庸則為胡廣之中庸此當以惡鄉原距楊墨之例挽之者也愚玩會語中實含有此意焉昔唯周元公洞照無餘程朱得其一失其一矣然而去狂去偽以忠孝節義維世風非程朱之繩墨不可但使通出世之一竅以入孔矩之從心則即此忠孝節

義之繩墨垂諸萬世可也顧惟矯弊用中酌古立極
則非命世之豪傑不可愚雖畧見此意而德才兩薄
豈能拯衰起溺於其間故禱天發生至人者以此然
自壯及今隱隱一念則皆進狂狷而退鄉原之心亦
皆依中庸以裁狂簡之心也雖然中庸豈易能哉而
愚居官居鄉行境又多不適於世眼者當萬曆丁丑
戊辰間有所觸於時事既越樽俎而代言責之庖及
解組歸田之後有所閃於讒鋒復借檀度以塞素餐
之恥儒者安得不以所見之中道裁之亦安得不以

所聞之廣接方僧疑之翁所謂道路傳言有自來已
第未知傳言出自何口果出於僧流之口乎此殆借
影張皇之言抑出於士流之口乎恐即往年部覆所
謂鄉訕也鄒爾瞻頗悉此意然又不可以傳言為盡
誣益愚雖薄劣而先世頗以陰騭傳家先慈晚年則
篤信淨土而茹長齋孜孜以種福示兒孫而愚又以
忤世歸田鄉人或借以為權門獻新之具即欲如翁
之倡會於三益軒其誰與我將辭鄉國而求友於天
下則愚方重懲夫借尋訪以傳食者且若遠遊之戒

何是以承母之志破巳之慳而有天池鍊僧尹山
僧之舉則皆以摧邪扶正之意行乎其間受扶者未
必見德而受摧者則必見過故僧流亦有造謗者其
不謗者漫以為護持佛法而豈知其為遯世不見是
之功課也此與程朱之家法委有小違而竊自信不
違於孔子之心法亦不違於　高皇之治法葢孔
子之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道窮而思狂簡如琴張
牧皮者即今方外超塵之侶焉我　高皇原謂二
氏暗助王綱羅之禮部而不與世儒之闢佛也顧愚

實非踈儒密佛時勢所乘不得已而以此隱迹亦以
此銷愆耳假令處翁之地有同志可聯有後進可與
則德業自有所在何以天池尹山為哉今先慈喪畢
尹山之齋場已收而天池鍊磨之場亦為有力者攘
去方僧之迹絕矣因緣聚散固自有時於吾性分何
預昔固不敢當狂簡今亦不敢當中行而鄙刻中蠡
管之見實三十年之積懷所發也固未知果合中行
之家法與否而一念之所皇皇者唯有望孔子從心
之矩而未逮耳世有毁儒行以從禪者為拂經執儒

言以排佛者爲局見以此合彼而未免有所依違擬擇者爲無權之中以此望彼而不能無所歆羨畔援者爲二本之學皆不合於孔子之矩愚無取也愚今則真信下學之可以上達而守之爲家法矣亦緣衡慮多年而得之當未壯時純以程朱之見爲見旣有所聞於天臺先生獲友天下善士因叅二氏家言而執一之障始去於是本周易群龍无首之旨而裁今之以見龍爲家舍者知匹夫之亂操木鐸乃行怪之端不可長也又本魯論隱悟顯修之旨而裁今之以

禪狂掃孔矩者知儒生之輕談般若乃狂魔之竇不可開也則益信孔顏之不離日用而見天則真是即心是佛即經世是出世與文殊之智普賢之行兩不相違如之何其可幾及吾儕當以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學之不嫌遵下學之規程而嚮性生之捷徑亦不嫌以性道之難聞者自達而以文章之可聞者達人則猶有二本之餘障焉至五十以後而此障乃去然猶未知身從彌陀淨土中來也及年逾六十而始知之則不復以往生爲奇徑而唯以庸言庸行爲前程耳頃與所知論孔學之次第而妄自擬曰吾[illegible]三十而志於學五十幾於立六十幾於不惑至於知天命以上則猶未夢見在然三教之分於周末而合於我明也天也蓋自　聖祖垂統以來道風無慮三變初但轉胡風之穢濁入程朱之行門則革除之節義爭先而河東以復性收之繼乃轉俗學之支離入周邵之性境則江門之致虛立本而浙東以良知暢之令其當轉三教濫觴之弊入孔門一貫之淵則儒標不得矜絕學而禪鋒不得侈無上矣其兆已現其

實猶未臻也蓋一變而得　聖祖之皮再變而得　聖祖之骨必至於三變而後可得　聖祖之髓試觀文王以演易與周道而孔子應之藝祖以崇儒開宋學而周程應之則今日之天命可想已愚以西來之意合聖宗而以東魯之矩收二氏豈曰創見實於　聖祖之文獻有徵焉而信者什一疑者什九微翁則印證奚從以是知程朱之入人深而　聖祖之作人隱也何以故　聖祖能用程朱而程朱不能用釋老程朱之所不能用者　聖祖又用之以暗助

皇綱下士既由焉而不能知上士又知焉而難爲言
也由程朱之教可使家無不孝之子國無不忠之臣
亦可使忠孝之士轉氣質而歸德性安得不用之以
經天下雖然心量不周於沙界行願不徹於三祇聖
學將何歸宿孰以言孔子之上達則踈矣我
聖祖所以作人之意豈盡於此究我　聖祖攬三
教以作人之意直使聞道之上士了性命於綱常之
中忠必爲純忠孝必爲純孝而忠孝必積因以成正
覺彼二氏中之得祖意者亦必以出世法貫世法舉

儒林之所不能收者收之舉聖教之所不及熏者熏
之而相合以成造化可使軼三代之英而還大道之
世此則　聖祖之精髓所在也蓋孔子一以貫之
之圓宗下學而上達之實際我　聖祖最得其眞
無所隱於上士而上士不可多得故或以經世遺出
世或以出世遺經世然而學苟無僞教可相成則皆
入於並育並行之中而不相害不相悖矣唯僞學有
防左道有禁而尚論千古則於庸主之偏向虛寂連
謗於佛老者有深訶此眞所謂大莫載而小莫破上

窮天鳶下察淵魚無少滲漏也匪上士孰能與不還
究孔子之上達而通諸出世之宗此亦爲上士言也
上士將經大經立大本以知化育不究斯道之全何
以賛　高皇之九疇定彝教於萬世若中下之士
則亦閑之以程朱之繩墨而已但聖人重三畏程朱
之撥因果近於不知天命其排佛老之書近於侮聖
人之言亦當爲儒流戒之至於日用不知之百姓則
六經之義難通而程朱之訓難入不以禍福報應惕
之則奚懼不以念佛往生導之則奚歸蓋孔子之矩

誠足以範圍二氏而二氏之教亦不能齊孔矩之不齊
而使之齊也愚故本　高皇整齊三教之遺意而
發其隱以俟後焉第念古之任道作人者必身有龍
德而乘飛見之時如堯舜湯文之爲君孔子之爲師
是已愚德不類而處多口之鄉於地利用潛而於道
利用惕乃欲發　高皇之道脉以俟後亦不知量
也然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今之士方有大疑於儒
釋同異之際又有大障於宋學時學方圓枘鑿之際
而不剖其幾孰立其的獨愧愚非立的之人耳抑文

王以前的在飛龍。孔子以後的在見龍。在飛龍則庶人不議。在見龍則三教之異同紛紛矣。自　高皇出而飛龍之的復立。飛龍現則見龍隱。數傳而文清文成兩君子復樹見龍之操。流至於泰州之衰。入狂入僞。於是見龍之道窮。而難乎其爲的矣。是故今日之道的。不立於見而立於惕。惕意云何。乾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惕。夫曰重剛不中。則有爲之相軋而遏其光者也。曰不在天不在田。則未得君師之位而人莫之宗也。此正潛見兩難之際。疑

忌交集之衝。安得而不惕。仲尼之的。正立乎惕見之間矣。不怨尤。不隱怪。何惕如之。以其有七十子之歸依。有七十二君之歷聘。有六經之刪述。有兩楹之坐奠。故後世見其見而不見其惕。蓋仲尼之龍。雖不在天而亦在田故也。假令龍不在田而處重剛之地。則唯學仲尼之惕可矣。徒不必廣聚轍。不必周流。言不必輕立。祀不必歆從。而唯乾乾進脩之爲急。此惕道也。是乃所以默襄飛龍之運。而陰持見龍之脉者也。傳稱朱張行同孔子。以逸民稱而不立標於世。其若

人。與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亦唯我翁先得[illegible]耳。獨念古人之學。言以書傳。意以人傳。以書傳者[illegible]以人傳者深。愚雖未有實學。然苦心三十餘年[illegible]三聖影響。目今安得一二可畏之後生。若中行。若狂狷者。朝夕數年。以竟吾意。則終身之大憾也已。翁以天下萬世爲念。肯聳夾山赴船子所乎。辱諗目前家法與曩昔何似。故敢吐露及此。亦唯不棄而終教之。往年托粤客獻薄芹。蓋謝己卯年兩承款教之辱。不謂竟致浮沉。此不肖之疎於托也。何所逃咎。以是知

千里馳詞。不如達空函之爲穩耳。

荅李中丞見羅先生書　先生諱材　豐城縣人

來書云。尚友千古。吾心也。況生同斯世。氣韻偶諧如翁。固天下善士乎。其臨風撫景。悵悵於中邦隔越者。不知其日幾迴腸矣。漳地荷文公過化。夙號鄒魯。而愧予凉德。無能爲之接引。達材成德。有孤善類。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若不能友一鄉之善士。而謂之曰一鄉之善士。吾未之聞也。今誠愧此矣。惟惕[illegible]自檢慎以無踰矩矱。

有忝於四言提倡則庶幾盡吾心焉爾惟翁何以
易之孝經一書真百行之先首具經中炳然星日
不煩訓釋而得獨其數則嘗陳也且幸其經勘於
律度具載於方冊不須外摭一語而令人孝子之
心思可曲而暢也故敢僭為疏義以自省覽而時
出與同志者共之謂天經地義庶將賴以扶持荷
蒙慎丈快有取焉為序傳之敢并以呈諸左右儻
有愜於評裁希特并示卷端以廣嘉惠此固惕之
上事而脩之際要也孔子且曰吾在志春秋而行
在孝經也惟翁留意焉

小弟志道白老成彫謝甚矣于今力振斯文唯翁一
人道雖不敏偶有契於修身為本之宗不敢不附同
心之末生同斯世地亦不遠三千里教劄且無歲不
接而寥寥 稍一叩此弟之過也則以傳食既非心
而裹糧亦艱於力也然尼父尚屢適周之問而愚尚
乏之遂使之専好學者固如是乎何以自解於有道也
辱示臨風[illegible]景日幾迴腸猛然感愧交發恨摶風之
無翼耳道風所至發物濬士之興起者不少矣木鐸
之望且在天下豈真以友一鄉之善士為歉哉劄諭
及此規諷之意可知也尚友千古翁心即吾心而愚
也德不能化一鄉年指使而謗猶未息詎能友天下
以及千古乎亦足恥矣終日乾乾正當吾地何敢輕
自放過唯念孟子尚論古人之說庶猶有地步在耳
蓋居今論古必論其世居今論今則論其地矣試就
吾同榜之友論之得鄉譽者莫如新建鄧少宰汝德
得鄉謗者莫如毗陵吳宮諭子道子道存日汝德嘗
諭其所以致謗之由愚應之曰使吳丈檢身如兄之

密其謗必不至此使兄不產豫章而產毗陵其譽亦
不至此汝德首頷之愚今望翁之接引善類不孤有
隣如在天上地非其地而德亦非其德也自咎不暇
而暇尤人乎哉然使愚不產多口之鄉而產多賢之
地必不能困心衡慮體究聖人乘龍之學將謂世有
聖人必以道師天下必以德化一鄉如泰州王氏所
謂窮則兼善萬世一切聖人家當總在見龍亦如吾
天臺耿師所謂不資名位而贊化育千古時乘六龍
唯有孔子信為蓍蔡而守為繩墨矣猶由知乾道中

有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又有不在天不在田之[illegible]龍也蓋六龍雖無優劣而惟乘見龍之時者爲能[illegible]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潛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illegible]天下將不以善士稱矣在重剛不中之危地則所謂不尊不信道高而毀來也此唯天下萬世之善士能識之而一鄉一國之善士必疑之疑則難乎其與友矣孔子論士於鄉以爲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末世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則必好者少而惡者多也孟子所謂友一鄉之善士豈曰盡鄉士而

友之正謂友夫善蓋一鄉者耳善蓋一鄉未必按鄉人之通好然而取友之君子詎能操一術於好惡之外哉是故鄉評正則天下萬世之善士卽可値諸一鄉鄉評淆則一鄉一國之善士亦難核於天下此時與地之當論也必謂友一鄉之善士斯稱一鄉之善士則潛龍之格卑而惕龍之疑重矣蓋德必有鄰者其常亦有居鄭之圃四十年無知者其變也請以此足翁友善之說然亦斷不敢借此以自文其德行不孚之過則亦姑存此說以寬尚友者之地步使知天有遯世不悔之中庸不局聖人於一格耳一鄉之善士必友一鄉之善士自是不易之論而翁實以惕龍之心處見龍之地又不嫌獨持師道以待鄉國之善士兼持友道以待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爲成德達材計則欲其闇而章不欲其的而亡其敝有不可不早稽者自姚江泰州之流日漫學者知有見龍不知有潛龍能以巧說圓六龍之局不能以深心盡一龍之性的意日濃闇意日薄有忌憚者爲反狂狷之鄉愿無忌憚者爲反中庸之小人而狂禪且濫於其中

矣吾儕安可不稽其敝翁以修身爲本揭大學之宗也正稽夫口吻良知而不反諸身者之敝也今所輯孝經疏義專明聖行之實又以稽夫口吻修身而不反本於家庭者之敝慮益深矣潛移默奪使人以闇應不以的應則恃翁之身教在也萬一有不體身教者汲汲以所得見於世則以的應不以闇應矣愚也內省多疚讀疏義而惕然內汗焉辭不能贅唯有日置案頭以自警省而已辱命弁語卷端此則不敢自外蓋是經愚所注意亦久翁既有作卽可借末光以

述巳志也草勒具呈尚祈郢正曩嘗聞之澄海唐文選仁卿云孝經非十八章之謂乃戴記曲禮中所載孝行諸條是也愚深然之而疑秦火之餘經多殘缺孝經未必盡於是十八章果出聖口則亦不可不謂之經但謂孔子所指孝經在十八章則不可翁今首援記禮者數可陳義難知之說以起其義而以舊本十八章揭於前以儀曲內則諸書開為四局以列於後真是無漏之見蓋十八章即難知之義而儀曲等篇即可陳之數矣必如是而後孝經始備膚甫兄之

敘亦甚佳其精核非弟所及也其謂此本宜與大學並立學官鄙意亦以為然第欲分為經傳照朱子判大學孔經曾傳之例則俟再考蓋十八章之義則經而其文則傳體也儀曲內則等篇雖以傳記為體而其文則類於經安知非制於周公而定於孔子也耶翁彷朱子小學章句而以四局裁之當矣疏義不採三百篇似為闕典故翁節取其義等什以為四篇起義殆不若經揷篇中然起義未嘗不妙竊疑翁前所裁大學孔經曾傳似不若今所輯孝經疏義之確漢

遂謂大學中庸並出子思所作良有源委不可以人廢言也孔子述而不作又惡文勝贊易外並不自撰一經門人述其問答必存問者名姓未有無端而起三綱八目如大學者曾子守約生平不著一言曾論中有曾子之言門人之所記也其孔子原未嘗有經而曾子原未嘗有傳也子思祖孔子以道而師曾子以德惟聖學將為邪說所蔽於是乎有書而學庸二篇乃其精者中庸正表孔子家法以無聲無臭為究竟大學一篇則先王造士之遺法也古字大與太

通太學周天子之國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約三物之教而言也德即智仁聖義中和之德明明即日新緝熙之義自宋及今拆兩明字為訓上明字作工夫下明字連德作本體指為人心之虛靈此以知體訓心德而以致知一義訓明明德也義甚不妥太學造士以理民物故所親在民至善即智仁聖義中和之恰好處也古人欲明明至善之德於天下其端必起於格物八條目者即古太學中之教規也格致只是一事實則七條目耳格物莫要於知本本何在修身

也物有本末而下正詳格致之義中揭修身爲本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表知本之外無復格致之功因臚之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遞至於天下平此表格物本末之外無復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所謂一以貫之也後乃再提誠意諸條而詳發之則通貫本末而復反於明德以沒世不忘爲究竟正與中庸之義例同中庸重達天之學故首揭性道教三綱中及萬事末復以天載之無聲無臭要之大學重化民之道故首揭明德親民止至善

三綱中詳八條目末則以沒世之親賢樂利要之統緒分明血脉亦貫此石經之所有諸本之所無也程朱三夫子只緣未覩石經而見古本誠意章中語意紛雜故爲之析經傳又爲之補格致之傳文不可謂非臆斷陽明王先生亦緣未覩石經而見朱子補傳之贅是以據古本而削之古本中有不可强解者必爲之圓巧其說不可謂非成心使此四君子者早年即見斯經必有决江河之智晚年獲見斯經必有撤臯比之勇不但不補傳文不泥鄭本而經傳亦無事於分矣然而脩身爲本四言實大學一篇之要領大問其出於孔子出於曾子出於子思而總之爲千聖不易之言也翁提四言以導後學厥功不細但不必執爲孔子之言思嘗細繹中庸而知仲尼敦化川流之家業子思實盡承之大學四言乃其家常茶飯耳固亦不必重祖而輕孫矣以石經校朱本則補傳果贅而分經分傳亦支以石經校古本則錯簡既多而亦兼有脫簡正心章中遺顏淵問仁孔子荅四勿一段是也蓋簡編出自孔壁編絕則簡遂亂亂則難討

矣意者初出之時編猶未絕簡猶未亂收入秘府尚無大錯流及人間展轉相授而遺錯遂多矣　國朝鄭端簡公博洽君子也表石經之源委出自秘府從劉歆傳至賈逵入魏政和中刻石逵有禮經傳義詁或爲馬融所推而鄭玄實師馬融即古本之所自出其傳本於小戴聖從后蒼孟卿高堂生流來非秘府之原本也則石經之確於鄭本可知已程朱覺鄭本之有錯簡而更定之其精思原出陽明之上特未知其作自子思而誤分經傳則苦於文獻之無徵也愚

卦嫌其掩古太學之名而以大人之學爲訓不如直循古本正然其序亦曰大學之書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則亦未敢遂沒其名而太學實以大人之道教國子亦未嘗遂遺其義近儒欲尊大學之稱動以天地萬物一體訓大義將太學之原名而盡沒之無乃蔑視天子之國學而專重庶人之心學歟曾不思學庸出自戴記戴記篇中有從理起名者有從事起名者中庸從理即禮運禮器之類大學從事即郊特牲月令之類直指國學之名事何嘗不該乎理文

之以大人一體之說則舉理而遺事矣傳經者愈遠而愈失其真大率類此但石經亦似微有錯簡在格致義中一參可得不難訂正則念史闕文之訓而不敢輕裁也宋儒之小心不如古而近儒之小心又不如宋安得不以爲戒哉愚所以信石經者蓋先有疑於朱本之格致傳繼有疑於鄭本之誠意章況蓄二十餘年得石經而稍釋則復疑石經格致章中之有錯簡參詳數年而始豁然一毫先入之見不敢執也芻蕘之言聖人擇焉願翁亦虛己以參石經之文勿

以提倡既通于聖而遂一筆勾之以翁不耻下問是敢道及於此乃如翁之重惕修揭孝義此弟之所深服者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兩案者愚亦數數拈之以對同志而剳教正以相勉即可再陳芻狗以請正焉吾觀孔子一生之精神全注於易其言性與天道也亦多在易易也者五經之原春秋與孝經志行之所自出也乾元統天出世之宗攝是矣坤元承天經世之法盡是矣然夫子不曰志在周易而曰志在春秋亦不曰行在周易而曰行在孝經似乎秘出世

而顯經世者此所謂應機立教隨順世間者也愚謂聖人不以一已之超見爲教體而以天下萬世之機緣爲教體蓋取衷於此然二經之權實亦有辨雖畧露於弁語中而猶有未盡焉者此翁與不肖精神之所注處似不嫌助翁一發與海內同心者究之孝乃民生日用之實所謂誠者自成也無孝經而有孝行先進於禮樂者歟有孝行而有孝經後進於禮樂者歟是故經之文成於君子經之實起於野人熟讀既義而先進之思油然興矣春秋則非先進之經而後

進之經也權書也舉亂臣賊子之世界而一匡之耶揖遜征誅之格局而兩蔽之不有知天命之聖人筆削弗重也易言之春秋以前諸侯世爲諸侯天子不世爲天子德盛者則擁之夫子極重揖遜而於湯武革命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尚許有道之諸侯易無道之天子而春秋遂杜絶之用桓文尊攘之事不用湯武放伐之事伯主不得召衰王而河陽書狩强臣不得出弱君而乾侯書在此魯史之義而夫子之志也志在定萬世之綱常而成一統也然以三重未備

其志鬱而不伸竟不能使六卿之不分晉暴秦之不并周而志從知命中發則先天而天弗違矣漢除秦暴以後春秋之法乃行宋儒闡理學以來春秋之義益明

聖祖不階一旅而定天下徐常宋劉等不二心之臣儼若世臣之事故主則以春秋之義理浹洽於人心久也是孔子之志鬱於當時而大伸於此際矣聖志雖伸而聖學日敝吾夫子又有未竟之志焉此不在治統而在道術也吾儕善繼夫子之志當修春秋於道術中矣令天下豈不家孔孟而戶程朱

[illegible]然理義之悅畢竟不能勝其名利之悅雖有[illegible][illegible]稍見曾點漆雕開大意而學不歸根僞心終在[illegible]但罕登道岸之聖人亦安得有純忠純孝之真人此乾元統天之秘藏不可不開也欲開之則毋閉釋氏拈花之宗然一開釋氏拈花之宗而高明入其說又將以其出生死之心奪其重綱常之心未達天道先虧人道安得有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者而狂宗將持罪福性空之說禍仁義於天下此坤元承天之教體不可不持也欲持之則毋染狂禪張大之習透釋氏

之宗矯狂禪之習則入普賢之行門矣然道固惡夫執一而尤戒夫二本一心嚮於經世又一心嚮於出世此二本也二本之害甚於執一誠知涅槃妙心不出乾元普賢萬行不離坤元則何二之有不執一又不二本則合於孔子之一貫矣道合孔子之一貫而後能以乾元現於坤元志其志而行其行又能以坤元復於乾元泯志行而還無聲無臭之天斯道也斯學也爾楹奠後求之或見也必也我

聖祖乎讀

御製文集而其大意可求已愚究今日之學的必曰

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以此祖仲尼者不獨祖其
心法亦祖其教法憲　聖祖者不獨憲其教法亦
憲其心法心法在無上之宗教法在有方之禮通乎
此而後道術中之春秋可修也葢道術中之亂賊未
有盛於今日者名未籍於太學而侈以匹夫明明德
於天下其楚莊之問鼎歟天不命以斯文而爭以著
述博不朽於天下其晉文之請隧歟了心未契達磨
而慣操空罪福之話頭訶佛乘而掃孔矩其視聃之
射肩歟知言不逮孟子而妄執拒楊墨之公案闢佛

老以附程朱其宋襄之戰泓歟儒行敗於五倫而竄
入二氏窟中資其說以自大其吳夫差之內困於越
而爭長於黃池歟影見掠於二氏而輕談三教秘密
亂其真以招尤其楚靈王之貪合諸侯而卒辱於乾
谿歟斯皆道術中之亂賊何可以無春秋之法也其
法云何則亦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而已矣以仲
尼之心法合於　聖祖則一貫之脉真可使天下
無半塗而廢之君子以　聖祖之教法合於仲尼
則反經之學正可使天下無似是而非之小人此非

斯文之事孔子之事也人心已從二氏開出世之因
開之不可故不嫌究極乾元發孔子之所未及發亦
從二氏滋狂濫之弊縱之不可故不嫌主持坤元防
孔子之所未及防乾用九歸於无首謂之心法坤用
六利於永貞謂之教法此非魯史之文周易之文也
事則孔子文則周易而義則明取諸憲章焉此所以
脩今日之麟經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今
日之斯文其亦必有所在矣四言提倡實以孝經翁
之於祖述也葢勤愚請從而後焉則願以憲章之義

贊翁祖述之實非合併一番不可而機緣尚有待也
緬懷厚意率爾叨叨面請難期先布其畧幸終教之

答萬光祿思默先生書（先生諱廷言字以忠南昌縣人）

來書畧云夏仲奉手札甚慰大製獨發潛龍深切
世病足認衛道救時之盛心敬服敬服弟病衰益
杜門讀易頗窺孔子所以任文不在茲之意恨無
由一縮地請正也小兒建崑倏被浮言致蒙重斥
定宇兄謂顯天之冤莫過於此然孺子襟度頗自
超脫向學山中復添一道伴爲不落莫矣恃知愛

敢以附聞幸有以教之妻任鄒士儼以寫照遊貴地便申啓居云云

小弟志道白歲底鄒令親來得手教印及潛龍之說精神頓加一倍復提文不在玆意旨則渴思若湧亦恨縮地之無從也曩者辱見羅老丈印我六龍解中龍德皆從惕來之說以有契於脩身爲本之宗復所楊少宰印我求正牘中圓宗出方矩方矩入圓宗之說以有合於祖孔子而憲　高皇之見然愚與天臺先生及諸君子往復書劄提掇中庸遯世之旨至再至三實爲姚江以來論學諸君子知見而不知潛

者發也兩公尚未印及於此葢兩公方持見龍之脉揭日月以行於世大棐圓六龍之義以合於見龍謂潛特見中之一義耳卽吾天臺先生衛道甚切亦不敢察泰州執見龍爲家當者之敝而推奬以爲孟子之後一人也以此爲訓布衣兢持木鐸以畢堯舜而天下更無遯世不悔之聖人矣愚故爲師門補此闕焉微翁則孰爲之印證哉孔子雖重聖人之以中庸遯世者亦曰德不孤必有鄰弟承印許竊亦自幸其不孤矣然刻中豈無未愜於淵覽者更望直指以示我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夫子之意微矣愚亦數數述之不過以凡心測聖心耳翁自謂杜門讀易窺其微意必有出於蠡測之外者此非面叩固不悉然亦可以副墨傳消息否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葢禮樂制度之謂弟謂文王之文全指周易此與朱子之詮異矣覲翁以讀易知任文必不異吾之說弟又謂孔子不任道而任文不贊連山歸藏之易而贊周易爲述而不作之臣道此與宋儒任道統明儒矜絕學

之言更異矣將亦有當於尊裁否文之興喪天也伏羲之前無文孔子出而六經之文富七佛有口偈而無籤文釋迦出而三藏之文博皆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弟又按華梵之文別權實之教謂釋氏師而師專明一大事而無所推讓孔子師而臣兼修五達道而罔敢自專此尤諸儒之所諱言者而愚以爲當此理竅大鑿之日不得不爲人天出此手眼矣近地有賢者深駁其說然愚實以叅求易道得之不敢小孔子之道喪孔子之文以徇世見也發而不收則有大

惺故又不以出世之圓宗掩善世之方矩而收之以潛惕二義焉不就正於翁而誰就也獨未審翁所以理會孔子任文之意何在弟姑從平日之所窺於易者畧請其槩蓋孔子生平心法盡在於易易之緼不出乾坤二元坤元又統於乾元乾元者天地聖人之總德也乾元用九之聖人渾身俱是天則六龍寧得見有一首權言其首則以九五一爻當之夫子發其義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兩言者孔子任斯文之精蘊也達乾元統天之性宗故先天而天

不違持坤元承天之教體故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既從乾坤定後調攝群生則亦藏先天心法於後天奉時中耳是謂以坤元行乾元亦有以乾元行乾元者則佛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是也吾夫子心契乾元先天之宗而身持坤元後天之敎任斯文以作十翼實通經世出世之法而兩該之然所隱在出世所顯在經世矣獨於乾之九五一爻發出先後天二義其旨淵哉蓋大人之先天開人者唯乘飛龍之時則可耳然既乘一龍則先天亦從後天中顯而曰見

[illegible]曰躍則唯以庸言庸行爲進脩之德業純以後天乘時爲道者也亢嫌於飛無乃以後天侵先天之事故雖聖人不免於悔含先天以爲德而人莫窺其變化其唯潛龍乎是以孔子思遯世之聖人也然潛又非君子所用正爲其潛入先天不顯後天之用耳曰君曰子乃王侯卿士之稱安得以潛爲道而君子先天之學則未有不根於潛者以潛含惕龍德乃純蓋乾道之聖人雖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然飛與見必乘利見之時時非利見則唯以潛惕爲本分耳夫子

蓋終其身行見龍之途至畏於匡而起文不在茲之感惕意也亦潛意也蓋是時深知吾道之窮而爲歸魯潛藏計矣表遯世之聖人則自掃其周流之跡示無言之天道又自掃其述作之跡而世儒輒以兩楹之奠慕聖人爭效其聚徒立言之迹不亦遠乎此非深於易者不辨也翁之開此眼久矣弟欲叩翁所窺文不在茲之意故贅此以請益焉或即可與令仲諸君相叅究也仲君之被浮言信如定宇兄所謂黜天之寃然亦世間常有之事耳此等去處最可以爲動

心忍性之資。弟嘗此滋味頗熟。今不但置之度外。[illegible]此身亦若不係之舟矣。然每想到證道歌中所謂從他謗任他非欲加其露氣味。猶覺有絲毫之隔在也。仲君嘗經煩惱場中。殆不嫌於世出世間之法。勇猛一番。以孚傳爲做鼎。輕言聖人盡性之學也。學問必須[illegible][illegible]處鉏特地踊出真龍。方有結束。此亦家學自足。愚言何以贅。爲承尊教。獻此一言耳。今親歸草此布復。羽便希不吝教。

答楊少宰復所丈書 少宰諱起元字貞復歸善縣人

來書累三封。今不錄此書。緣少宰憂同寄未到

志道白。既辱印可。求正牘中大意。已隨示學解三條。喫緊精實。誠哉其爲學解也。已復得原古三條。中論憲章 太祖。祖述仲尼去處。真與不肖若出一口矣。所原徹上徹下。尚可與中人以下語。過此。便是不容說處也。曾川丈從白下歸。又得明德祠堂記讀之。其氣下。其意容。程伯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泰[illegible]疑明德二字。屬謚乎。屬號乎。屬謚則臣子無擅謚之禮。非所以憲章 太祖也。屬號。則羅先生近[illegible]之號。既已流布人間矣。死後更起一號。何[illegible]又潞公。曾題程伯子之墓曰明道先生。于時士君子俱以字稱。而無別號。潞公爲伯子特起一號以旌之。伯子既天下一人。而潞公又三朝元老。兩相重以不朽於世。然[illegible]亦嫌其近於私謚。爲世間添出一例矣。今明德之[illegible]豈必重於近溪。而吾儕乃按潞公之故事。爲之創起哉。此又例外之例也。如曰。取文中子之例而爲之。則謚矣。謚尤不可以訓。聖如仲尼。哀公誄而不謚。門人不敢擅爲之謚。文中子之謚非古也。吾

儕學宗孔矩。此亦何可放過。固知此舉出自僉同。借重大作。而尊記則獨流於世矣。今吾儕稱文中。稱明道。絫無疑辭。而欲以明德易近溪二字。則出口似不順焉者。端爲於憲章祖述二義上打不過耳。曷不少需論定。士必有爲昭代名儒。建請從祀特祠追謚三議於 朝者。隆慶以前。如曹月川端。吳康齋與弼。魏恭簡校。羅文恭洪先。王心齋艮等。將爲首推。萬曆中。不首先生及吾天臺耿師。其而誰首。此時可直表先生之明德以取 上裁矣。高可從孔廡。下亦不失專

祠奚必汲汲於祖潞公之遺衍文中之謚爲哉雖然
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愚特謂夫事先生以淺心不若
事先生以深心耳目見天下之生祠日增政碑日廣
吾儕柰何又以標榜門戶之端導之正擬請益閒而
徐維嶽見過傳門下已轉北詮矣大爲國家稱慶因
念銓軸之難居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取才才窮取節
節窮近乃欲圓其取於才節之外決其滯於奥竈之
中而血脉難貫格心之法亦窮然天下之真材卒未
窮而大臣正已格君之道亦未有窮也唯門下圖之

答涂光禄念東年兄書 光禄諱杰字■新建縣人

來書云向具小啓于沈父母及丁見白處茲承手
教而知二書俱到但來書發于新正十二日丁使
到于五月初十日幸不浮湛可勿訝也近來把玩
師門前刻時時有躍然處今復讀此三刻即未能
卒業已恍若沉痾之去體矣兄乃曰枝葉文字弟
謂無根本者能有此枝葉耶想兄之意恐人視爲
枝葉而不尋本根不知平生學術已滿盤托出無
欠無餘矣而又謂有要于此者則不輕以浪出弟

亦不願兄之浪出也此等隱語似已被學人覷破
一笑一笑中間援引儒佛必非牽合附會諸所剖
疑證道業已知性達天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俟
後世蘇子謂人有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者若
兄非深造自得者耶道高毀來今古皆然躋聖地
而入濁世何所不有益道不高則無毀也兄以魯
多君子歸敝地又謂兄得海内賢者之心而不能
滿姑蘇縉紳之口此皆非通論也至於兄之進步
處非以山中鍛鍊能之乎上天生成之意吾輩不

可不知感耳弟因念附驥試政時領教種種茫昧
迄今誠不知所學何事然三教聖人吾皆未能有
行弟平日口心自語若此今從前打算以及末後
一着計兄踰六十而弟亦向衰斑白語道斯其時
矣意者此心冥會處與尊旨當不甚相悖也但根
器利鈍工夫淺深自不能强而同耳柰何柰何頃
晤鄒定兄謂道從將臨敝地不審何時果如約否
茲以國賓李兌山使者行便附此鳴謝并冀終教
○又來書云向承札教并領佳刻種種極切銘佩

業已具啓鳴謝未知到否茲浪遊入雲棲值蓮師講彌陀遂同二三友人從此度歲安冀佛加自恐根器淺薄卽耳提面命仍歸空手將何以慰知已之望哉貴門生翟洞視入山數日傾洽甚懽足稱無著天親但弟獲與門下合并秖滋惘耳一水盈盈詎當顓圖造請而開春歸思亦屬恒情徒有神游法幢俟昇日或不虛鄙願也草率附此代叩臨風未悉萬一統惟勿惜矜誨是禱

弟志道白冬初李國賓使者過吳傳示手劄亹亹百

言卽可鄙刻中語亦復有相期相勉之言隨修短啓奉復并以所荅王塘翁鄒爾瞻二書附煩轉寄不虞道猶之入武林訪蓮池上人也迨翟元立自武林歸復以尊劄逅至則歲且盡矣羽翮難奮而感念厚情不輟卽於除夕草數行以披悰焉鄙刻原係應世枝葉而兄以根本約之此好察邇言之遺度也其實古今文字以枝葉求之卽根本亦成枝葉以根本求之卽枝葉便是根本根本枝葉原非判然爲二弟於根本實無大得力處而稍有影響亦卽露此枝葉中矣是恐學人泛泛視爲枝葉故謂無根本者不能有此枝葉又謂平生學術蒲盤托出無餘此有誘人之深意哉弟不敢認爲根本者蓋以刻中種種浮說大都隨感而發尚無倫次如子思之大學中庸亦多鈎引旁通尚非直指如明道之識仁定性不謂之枝葉不可士君子同心而不同見鄒爾瞻見之以爲見解覺多尚未一條路高雲從見之以爲源頭上尚有秒忽稱量當亦兩存其說以備參考而兄之虛受過人則遠矣弟於經書尚有蠡測此則多就根本一路發揮

固以未成編而難出亦以身存書出未必發人之根本智而先動人之人我心是以不敢兄殆照及於此故不願弟之浪出卽此便是教我處也至云知性達天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俟後世則恐非弟之所能及道高毀來信是古今常態弟則何所得於道而敢言高直是虛影大耳召謗原自有由已畧述於荅焦叔度書中爾瞻謂弟能導海內賢者之心而不能滿姑蘇縉紳之口弟自揣才薄德薄無建立又無發明卽海內賢者之心豈能盡得獨幸與貴地數君子有

微緣耳。而曾多君子。則今天下久推江右。非吾一人之言也。兄以為皆非通論。此必有所感矣。幸山□之鏗□成天意之王成。味斯言也。見兄必有獨覺其遊處。而又自謙茫昧。不知所學何事。於三教聖人皆未能有行。即曾子三省之心法。亦不是過。有此心法。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弟却因兄言而愧平日鍛鍊之欠密也。然於困心衡慮中。窺見三教聖人之龍德无首。不相礙。亦不相濫。而此身則隨時隨地。自有箇時乘消息。不必牽合三教之聖人。則委有感於天心之玉

成。如兄所命。不敢欺也。提及末後一着。令人毛骨竦然。孔子六十而耳順。弟當其年。尚未到不惑知命境界。何年得到耳順從心哉。精神不逮於曩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宜昔賢之發此嘅也。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近亦畧得此消息。不敢以年衰自棄。而發憤之氣則弱矣。兄言此心冥會處。與鄙見不相悖。弟已於言意中得之。獨奈聚首之難期何。弟久有親就貴境仁賢之意。而出門亦難。果如兄之遠訪蓮上人。則亦不見其難。此是弟之發憤不及兄處。鄧定兄且謂弟

□定之約。言者口頭。聽者亦耳頭矣。天假之緣。必有一日贖口頭之過。而指則未敢遂屈也。蓮上人專以念佛法門導僧俗。禪講二家有小之者。弟則取其最投此時此地肯綮。蓋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而疾趨無上菩提。則唯有參禪念佛兩門耳。少室之宗。今已壞極。其不從少室出者。又多草莽之氣。往往宗未通而狂偽交發。不如專意往生。求透惟心淨土。高可頓超八地。下亦以三皈種成佛之因也。兄有感於蓮池之講彌陀。遂同二三友人從此度歲。此必有深味於其

中矣。宗程朱者。將以逃儒歸墨相譏。弟當為兄解之。非為兄解也。為孔子以前諸大聖人解。亦為程朱以後之錯認聖學者解也。蓋今之岐出世經世為兩心者。皆由未悟乾道先天之學。與先王三物之教耳。孔子論乾道。究極於先天而天弗違。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而繫辭傳則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何境界也。道不至於超出三界。豈曰先天。經謂一剎那間頓超十萬億佛土而入蓮臺。即不疾不行之謂也。三物之教。一日六德智仁□□

中和言智則格物致知之事備矣又有聖學果何謂乎智但知人道而聖則知天道此卽知來藏往出世之宗也故老氏之學舉智亦攝而佛氏之學非聖不攝三代以前曷嘗無佛老之二宗也特无西竺之書耳孔子以人道教天下故言智言仁而罕言聖至於自爲必兼仁聖之學是以至於知命耳順從心此非束於教者之所能知也然學戒二本既嚮儒又嚮佛無乃二本乎曰一本二本皆起於心心掛兩頭是謂二本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何二之有古之大聖大賢

必空其心於天地萬物之外而後能了當天地萬物蓋皆以出世之心經世經世事畢還復歸於出世吾於大舜見之舜之居深山之中實有七友善卷居一焉今吾鄉宜興縣之善卷洞卽其遺跡之地也蓋出世中人也舜與出世之徒爲友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有天下而不與其安身立命之實有在也既以天位禪禹卽南巡蒼梧之野而升遐焉近有一道者至其地見我　高皇帝初得天下遣官祭告之文而以升遐之實訪故老謂與鼎湖丹成昇天之事迹相類夫舜豈二本者哉以出世之因始以出世之[illegible]終而中間紹堯致治則其時乘飛龍之用也孔子何以不顯出世之迹蓋以天命斯文當以肅德立儒宗榜不必濫其迹於出世而出世之秘旨未嘗不洩於易傳乾元統天義中其思遯世不悔之聖人卽出世之聖人也假饒孔子歸魯之後同舜升遐亦不謂之一本然而儒家之榜樣不準矣聖人豈以一身之出離生死而不爲天下萬世之死死生生計哉然舜與孔子俱從古佛化身聚其德以應世其宿生殆與彌

陀釋迦諸佛爲友乘願而來乘願而去無事於求生淨土者卽終其身與日用不知之百姓同硜硜於庸言庸行中正是行菩薩道亦是隱實顯權徐引衆生出生死苦海不可以蓮池念佛之教律之也士苟不從佛果中來又不從菩薩三祇因地中來而不以淨土爲歸何由得出生死特患夫嚮西方而背名教仗佛庇而煽狂風則又反種泥犂種子三教聖人之所不收也弟初與兄同試政時純是求透性宗之意後覺性宗難透亦發念佛往生之意所以不從著作家

[illegible]浮名亦不從理學家踞師席而尊於陰騭上行所
[illegible]行忍所難忍斯以銷宿業而培道基意蓋有在固
亦久知普賢行門卽儒而儒卽禪而禪毋以壞世相
爲也及年踰五十而始知與有斯文之責年過六十
而始知身從彌陀國土中來則不急於歸歟邦而急
於扶世教蓋又别有感於幽明之際矣顧亦何敢以
已格物而遏人往生之路哉此意亦屢布於荅王塘
翁屠長卿二書中所恨他心未通宿命未通不能照
兄之因地而竊意皈依淨土未必非現前之第一義

也曾男子以巳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兄殆不妨以
巳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弟則純以孔子之下學上達
爲程矣發明一本二本之義蓋又不以吾儕之專窮
儒理爲一本兼參佛乘爲二本謂夫道本並行心無
二主妙在一以貫之而深戒夫餙孔子之矩以掩佛
亦戒夫踰孔子之矩以事佛者焉通斯義也兄之隨
喜雲棲可以有辭於天下亦可以質孔子而對上帝
矣然亦在兄則可在當事者則不可故曰見群龍无
首吉瞿元立之於達磨宗也蓋深於孔子似踈於彌
陀似緩而以其得禪之深也故亦足以致用閒[illegible]
之民得之如獲二天失之如喪考妣可謂不負所[illegible]
然非弟有以益之也乃其因地有自來耳此番幸與
門下盤桓一番所謂不有益於此必有益於彼兄亦
有所以進之否弟却恨[illegible]有俗絆不能遂以山陰
之棹追隨於禪房花木間蓋兩孫出痘其一危在旦
夕而兩兒不日當赴學院歲考家中無主則亂也來
諭又有開春歸思亦屬恒情之語恐交一臂而失之
是以特托一僧奉扣行止的確然後敢爲訪戴之計

先布此區區以酧盛愛云近有心得并望示我

荅俞憲副定所文書 憲副諱霑字[illegible]宜興縣人

來書云昨年一晤殊慰生平既而聞門下有卜居
敝邑之意深以爲幸亦竟弗果乃雅眷勤綣蒙佳
刻之惠者再老而離索得奉大君子之教如獲拱
璧朝夕置之案頭時一展讀輒洞心豁目爲快竊
聞吳中諸君子多爲齟齬者彼其執道理於儒先
之吻橫意見於鬬勝之鋒蓋未嘗返而求諸其心
真見所謂自家面目却向人面目轉也霑至無識

不自知其何心。獨於尊教言言若印。跡於門下數百里而神情相接無兩也。舍親吳庠王學博僕與同巷而居。居常佩服大教。相與莫逆。今官此邦也甚幸。以爲得近門墻而摳請焉。僕雖越在山僻。今渠得承至教。庶幾僕亦可竊謦欬之餘乎。惟引而進之。今表弟瞻樓先生嘗與安節文爲圖一。飭以答尊委。乃敝邑邇來一舘而爭趨者如市。迄無有成。慚負慚負。幸原之。、

志道白。令親王學博見過。獲聆手教。破齟齬之意見。

表無兩之神情。不勝感切。夫士固有傾蓋如故者。亦有白頭如新者。固有千里神交者。亦有對面胡越者。翁丈真所謂傾蓋如故。千里神交者也。如欲槩望於天下則難矣。我吳以文學名於世。而理學一竅獨塞。今毗陵有數君子彬彬向學。不謂梟之鸞鳳不可也。開端則顧叔時之功居多。而叔時在隆慶中實接不肖爲華氏館賓。聲氣亦有相應求處。故仕後每不相捨。獨緣諸君子多從少壯登第。幼無師承。未嘗受先輩逆耳規誨。昳心鉗鍤性地無從開發。一入仕後

[illegible]講良知之學者。與夫出入二氏之宗者。多以可議之端示人。欲皈依而無主。舍程朱之遺矩其誰執。僕雖無似。幸有所受於未壯未第之先。心花偶發。困衡三十餘年。懵隱似有箇出身處。久埋不露。因天臺先生之觸發。偶露一斑以請裁焉。諸君子驟聞而駭異之。不暇察其爲洙泗之秘密藏也。是以不無異同之見。傳者遂以爲齟齬。而門下亦信之。其實以文會友。相質相成。原非齟齬。即曰齟齬。亦齟齬於辨論。非齟齬於心神也。當今之世。縉紳合歡多以詼諧不根

相謔。有不可使聞於大君子之耳者。而諸君獨向理道鑽求。亦足尚矣。雖有小異。奚損大同。至於未知性而道性。未知天而談天。未知孔而執孔。未知佛而闢佛。則以大儒如程朱。猶未能脫此病。而奚責於時賢哉。項玄卿唐年兄過我。亦謂今之君子。有以論學爲世間一件公務而勾當之者。不務真參實悟。而務求勝於筆鋒舌鍔之間。勸余勿與較量。愚心受之。而又默念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獨自恨根器本庸。進修復怠。既無聖人之道使人目

擧而意消又無聖人之才使人聞言而頫解致使精
神不并意識橫生此非二三君子之咎咎在僕一人
耳易傳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禪偈曰欲擬化
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吾甚愧
之諸君子中亦唯叔時認真力辨裁有質疑二十二
欵餘亦有虛心互參者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叔時有
焉特成心猝難銷化耳僕實賴有叔時之質疑得以
隨欵剖析圓吾未圓之說發吾未發之蘊後必有因
叔時之疑而撥動性靈參求密義者是叔時不但有

德於不肖抑亦有助於後學矣昔文殊欲破五通弟
子起心賊心之疑至於持劍直逼如來而群疑頓釋
延平先生晚得朱元晦喜其議論操戈入室而重與
之吾不能爲佛祖延平而有人能爲文殊元晦其爲
斯道幸豈淺哉乃翁丈隱察齟齬之病根以爲執道
理於儒先之吻橫意見於鬬勝之鋒蓋未嘗返而求
諸其心真見所謂自家面目却向人面目轉也此又
中膏肓之格言也諸君子或未必然而此言則足以
訓萬世矣弟當表之以爲迷心執見者之戒而鄙見
未必盡確亦望翁丈有以敎我王學博恂恂闇一
見而知其爲古心人也第吳中士習日澆未知日後
有熏而善良者否初會未及細談容紆徐相叩耳表
弟屢推屋烏之愛即不得館而尊意則已渥矣歲底
草此布謝榮補倘未便行明春當有面罄之日不盡

答吳侍御安節丈書 侍御[illegible]子 叔[illegible]人

來書云臘月吳瞻樓至兼承佳刻之惠比時以歲
事匆匆未及詳閱春月開卷讀之丈與諸君子往
復衷中言言道脉開我蔽塞良多蓋不待躬聆訓

語而精神已馳左右矣孔矩收二氏之說弟誠不
能無疑非謂拘泥宋元諸儒壓見之故年來稍稍
窺見自心自性本來面目即是三教源頭若辨其
孰爲孔氏孰爲二氏又合而收之恐落言詮也若
其維世立教蓋自有說　聖祖闡明道術三教
無二而制科範士專尚程朱爲慮深遠我明文成
先生學問豈不能渾融二氏哉攷譜集中並不捕
和二氏話頭也天泉証道訓語諄諄在良知上實
用爲善去惡功夫恐養成虛寂病痛不小後來猶

不免狂宗之弊吾輩今日立言何可不愼乎吾丈性體欲圓敎法欲方之說苛哉言也弟謹識之矣又讀丈與爾瞻際明諸書謂聖人鍛鍊性體至於極精密處分量稍未滿便以爲何有於我[illegible]理氣節中人不難以識見相上下而難以眞精神相感通先輩胸中自能造一太極以成陰陽五行斷不倣前人成案而以勝心承當此語切中[illegible]士人虛高好勝之病弟深契焉今日吾儕只默默體貼此數語便是聖人躬行未得氣象何用多言哉

羽便先此附言秋夏之交非丈過我即弟訪丈倘得涇陽啓莘輩二三知己一晤於慧泉虎丘之間訂正千古學脉固所心願而未敢必也惟門下圖之　高皇集復所丈纔寄到容細玩以請

志道白便羽傳敎劄來推轂學術所以敎我愛我至矣古稱三折肱爲良醫今聞大敎自當折而又折姑攄目前蠡見以請裁焉曩者與天臺先生論及儒釋之際而有孔矩收二氏之說其時雖出之口而其旨則一以貫之之旨也使孔矩不足以收二氏則一不足以貫萬矣然而以矩爲言則爲近儒之染禪狂而以恣情爲率性者發也孔氏之矩猶釋氏之律禪至於五宗之衰而釋氏之律掃地儒至於姚江之衰而孔氏之矩亦掃地矣故今之狂儒與狂禪合爲一途口吻单傳直指之宗而相率爲[illegible]不羈之行鼓浮薄險怪之徒而從之其流何所底止此孔矩收二氏之言所自發也蓋不言收二氏是儒者止有經世之道而無與於出世之宗將謂身死則神隨形滅所不朽者惟名而已矣名豈足以絆上乘之豪傑然收二

氏而不言矩則宗風峻而皇綱卑匪但狂禪無所檢束而士之希慕上乘者必且裂冠毀冕以爲高矣其敝也不以出世妨經世則以經世濫出世二者之所流皆過也易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收之爲言範圍也以孔矩收二氏言以從心不踰之矩範圍二氏之化而不過也蓋不但通其本來出世之宗亦挽其末流誣世之弊焉及其至也豈直孔矩能收二氏二氏之矩亦足以收孔子蓋龍德不可爲首矣吾儕孔氏之徒也孔氏之徒必贊皇綱以治二氏之徒是

以特拈孔矩云然非愚創爲之說也考　太[illegible]
製集中有三教論宦釋論道德心經等序還經示僧
遊新菴記等篇葢已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允謂
聖祖闡明道術三教無二而制科範士專尚程朱爲
慮深遠正與愚見相合則何疑於孔矩收二氏之說
也信如拘儒之見則　聖祖專以程朱之教易二
氏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可矣曷爲并三教而羅之
禮部也以是知　聖祖即以孔子之矩收二氏也
允復自信年來窺見本來面目即是三教源頭若辨

其孰爲孔氏孰爲二氏又合而收之恐落言詮此是
允之獨覺其進處而其語則類禪家之合頭語矣古
之大聖大賢見自心性即思盡人物之性與時稽倣
自不能已如孔子之等百王孟子之辨楊墨豈可謂
之落言詮乎如曰三教源頭本來無二不必辨其孰
爲二氏孰爲孔子則易有太極總是一元何以辨其
孰爲乾元孰爲坤元孰爲六子之分德於元又乾元
用九總是龍德何以辨其孰爲潛孰爲見孰爲惕躍
飛亢而收之以群龍無首之一繇子思贊仲尼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允殆以敦化廢川流矣如曰三教源
頭自合何必言合三教流派既分何復言收則大舜
何以執兩端顏子何以擇一善凡古人所以極深研
幾審同辨異之教皆可廢矣孔子亦何煩於刪述哉
今天下方有大疑於儒釋同異之際故不得已而爲
之剖藩籬標正鵠亦竊比於孟子承三聖而好辨之
意云爾允葢以從前儒教中人鮮有揷和二氏話頭
者故病求正牘中錯綜儒釋之語而曰我明文成先
生學問豈不渾融二氏哉攷譜集中並不揷和二氏

話頭也天泉證道訓語諄諄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
惡工夫恐養成虛寂病痛不小後來猶不免狂宗之
弊吾輩今日立言何可不慎乎此誠至論而愚也亦
嘗三折肱於此矣程子不云乎古之聖人不先天以
開人各因時以立政夫因時以立政則亦因時以立
教也自古未有畫八卦者而自伏羲始未有制文字
者而自軒轅始未有匹夫刪六籍者而自孔子始唐
宋以來未有以天子並尊三教之宗著爲令甲者而
自我　聖祖始開國二百餘年亦未有以儒生闡

聖祖之大貫二氏於儒道中者。而自愚與楊少宰貞復子始矣。貞復益圓之以圓宗。而愚兼方之以方矩。然而儒家挿和二氏話頭。則又不自愚與貞復始。太極圖說中有所謂無極無欲。真精妙合等語。此玄門之話頭也。二程遺書中有所謂萬物一體。體用一原。善惡皆天理。天人不分別等語。此禪門之話頭也。第周程采其實而藏其名。愚與貞復則兼名實而顯露之耳。然而三教之始分終合。昔藏今露。則天命之所在也。兄試思居今之世。即使孔子特鐸。曾孟執轡以

環天下。揭六經而家喻戶曉之。能禁其不涉禪書乎。既涉禪書。能禁其不入佛氏之知見乎。既入佛氏之知見。能禁其不低昂於儒釋之際乎。則天命可知已。記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愚謂防口猶易。防心更難。兄欲維世立教。而戒於挿和二氏話頭。蓋防民之心也。此天子不能得之於下民。而上帝不能得之於下土者也。爲氣運流至於此。而　聖祖先爲之開其端也。然程朱之闢佛老。何以能行於五百年之後。蓋有天命存焉耳。五宗濫觴之餘。天下知有禪宗。不知有聖學。故天以程朱挽之。然程朱但能以道行於二氏。豈能以性宗奪二氏。久而理障日增。流風轉盛。天下知有名利辭章。不知有性真之學。故天又以文成挽之。然文成但知禪宗之通聖學。而不知聖學之必究於佛果。故以自私自利之根疑二氏。而擯之於孔矩之外。曾不思聖賢經世事業。繇從多刧見性中來。佛所稱爲行菩薩道者。特以隱實顯權。而不以出離生死爲教耳。文成蓋以良知蔽禪宗。因以禪宗蔽佛道跡矣。兄謂其渾融二氏。愚未之敢深許也。即天泉

橋分接上中下根之說。細心研之。亦不能無二本之嫌。其揭良知則是。而必擡爲千載之絶學。亦近於禪家超佛越祖之話頭。然者將啓後學好爲人師之弊。何可不察。蓋程朱重孔矩。而矩未必其從心。文成重從心之矩。畢竟矩有踰處。其不能收二氏均也。所以俟百世之聖人而有惑也。蓋至於今日。而洛閩姚江之澤兩衰矣。儒者乃或影逹磨慧能之宗。合於孔庭一貫之旨。而掀髯攘臂於其間。當斯際也。不爲之究極其同異之端。使知三大聖人之並行不悖處。與其

末流之濫而亂真處則高明特達之士唯有口佞儒宗心馳佛果而已矣與其口佞儒而心馳佛也孰若明言其所以然使其心口如一不必外孔氏之矩而別求無上之宗庶幾乎思誠者人之道也蓋今日之天命然矣雖然天命豈易言哉孔子尚以五十而知天命愚則恐乎能知者有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窮之於民情之奔走處而知其然也抑孔子夢周公夢兩楹此亦參合天命處愚雖不敏亦竊有所感通矣昔文成倡良知之說一時聽者喧然至

身歿之後而漸定意者孔矩收二氏之說亦猶是也顧文成望尊徒衆是以身歿而教行愚則煢煢寡侶孰信之而孰傳之惠徵　高皇帝在天之靈倘得見信於二三豪傑相與廻狂瀾開覺路使孔子教化川流之脉胳大明於天下庶不負此堯舜之世而不知天命之究竟果何如也細想厚懷潦倒布復此後更有落切之規不吝苦口以示蓋道脉在天壤間必有大不信而後有大信必有大疑而後有大不疑弟何敢以大信望天下而不得不以大疑望兄尚祈旬月盤桓以竟所欲請耳

答屠儀部赤水丈書 儀部諱隆字長卿鄞縣人

來書畧云毋年九十有八奉三寶五十餘年西資頗辦矣獨不孝晚節坎壈敗名辱親生事死殮多所疏闕罪且通天抱痛無地矣不孝近奉長素三歲於茲皈命三寶翹勤六時冀以上報親恩一超生死此外一切世念盡矣遠承先生垂念感徹九原所示新刻剖三氏之玄竅成一家之參同開慈門而普度爍群昏而獨覩荷擔大道所謂天將以

爲木鐸者耶云云推挹麻城自是盛德事然此老頗不爲當代人所信服校勘之亦似微有敗闕凡情非可輕測尚須論定耳僕所著鴻苞亦頗自謂窺見一斑足下云名根未盡不許著書僕遂秘不敢出何緣一奉大教也云云

志道白僧歸傳示手劄既領畧已俄有慈溪令親張貢元過此隨草八行附獻一帛其時匆匆未酧劄意已復檢閱低垂想見尊丈一點真至孝思騰騰若溢讀到坎壈辱親等語則黯然起談虎色變之悲頃得

鄒爾瞻毋喪訃書亦同此意嗟乎士涉長途會以風波撼其親者其終天之痛類然也古人親在不許友以死不臨深不登危至情哉若乃皈命三寶翹勤六時冀以上報親恩下超生死此則足下深心獨切處也宗程朱者必以爲迂苟知幽明生死之說與鬼神之情狀則亦人生經德中事耳然又當信德如孔顏亦自無藉於此蓋菩薩之行起解絕者與夫逆流而來者絕不以出凡入聖爲奇特多是內秘外現以世法隨順衆生者也若必賓寘薦以度親超生其不流

於九黎之亂德也無幾矣是故佛祖教人向菩提以超苦海儒宗教人務民義而遠鬼神其道正相成也具隻眼者自得之三教之支離久矣曩與麻城耿先生往復及此而有求正牘一書大意在圓其理而方其矩祖述仲尼之道憲章　聖祖之法流傳士大夫間異同亦遂蠭起乃有當於高朗之鑑而許其剖三氏之玄竅成一家之參同至擬之於木鐸此又非薄劣之所能承也賢者識其大者則足下有之矣獨以衆論校勘麻城先生而見其不無敗闕在足下自

直心道場中來而愚則不得不爲先生一白[illegible]於摛李一才紳所輯　永昭二陵逸史其譏誣先生已極不但如尊教所云而已却又不以愚之不德而發諸氣節之林夫論語一書闡幽居半耿先生之幽非[illegible]闡之而誰也蓋使勘先生以聖學等諸濂洛[illegible]沙姚江之間而以尼父之上達深求之則先生豈無未至處而今之深求先生者則不以聖學而以士行也行何難稽之有先生之居鄉特不如漢黃憲唐陽城之以穉德符衆口耳其孝友真無間於

父母昆弟之言薰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其頂豸冠立　世宗朝亦偶不如當年楊公繼盛海公瑞之以直諫下詔獄耳跡其彈吳太宰鵬一疏實擘分宜之黨而觸其諱於時執友羅公汝芳虞其不測爲貨黒羊以待之幸而不爲分宜所中則天也分宜柄國御史之出差者例有進先生按甘肅第以枸杞四斤侑空函一時相詫以爲奇節分宜任子世蕃蹤蹟卿貳威熖陵公卿獨接先生斂衽降顏爲白乃翁之不敢溷朝政此其手裁可想也先生以不黨分宜故

爲華亭所重隆慶初由督學轉大理丞竟以左袒華
亭重新鄭之怒新鄭起相修郤言官先生幾以風霾
之察除名微賴江陵之救留根於諭籍而望風旨者
復搜求之假令新鄭不蚤逐万候爲之羅織必至矣
先生以不袒新鄭故爲江陵所重萬曆初起諭籍歷
中丞則又以不能媚寵見疎除服里居而江陵奪情
之議起緘書含諷以傷其意遂不內推而推外撫撫
閩而荐逐臣遷客多及江陵之所不悅者致爲省核
所參假令江陵不遽殞樂華子之謗讟必盈矣此其

凛凛大節在人耳目者也然先生雅不以氣節沾沾
自喜毋與同志相砥礪必以委曲濟時爲中道謂爵
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愚久侍先生於明
道書院中而與聞其槩嘗從先生論碩輔寶鑑中人
物至王旦之受美珠病其不合於格心之道先生曰
不然忠臣不絜身以汚君愚因是悟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亦言其大致哉尚有親臣世臣道
在匡其身以事君者管敬仲之三歸分過甯武子之
橐饘從昏是也未可槩以不可則止之律繩之也又

見巡江察院林公潤將以逃戍謀逆論[illegible]
[illegible]欲止之或問其故則曰君子不迫人於險此[illegible]
打死逃等耳愚因是悟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爲此所以爲仁聖胄哉後世取功名之士
類以順風揚塵乘危擣虛爲導窾此詭遇獲禽之偷
心志士仁人弗處也先生內介外和其操論大槩如
此愚素性拙直受薰於先生而志趣一變默誓一日
得志必不效淺丈夫之悻悻自好徒博名高當如狄
梁公郭汾陽之善濟大事及立朝感觸與初志違見

流輩之借中庸以藏猾機者比比也遂不能率先生
教旨而露一班於氣節焉蓋自丁丑需次都下左祖
二三讜士之觀爲羅彝正者而江陵之疑憤積矣雖
補冷署日坐針氈明春 主上大婚禮畢乃浪以
攬萬幾之說進意在還威福於黼座而中所條列挂
漏實多先生語所親曰此疏大類老學究之畫非所
望於管子也抵冬出僉吳憲進退維谷又浪以復憲
綱之例請意在有辭去國甘冒爲勝內迂正名之嫌
而先生却取節焉遺書以爲頗當其東第諄諄勗予

昔處撫按之際。蓋先生不自有其氣節。故亦不以[illegible]
磽易缺皎皎易污者導吾儕。及愚投劾歸田。乃復[illegible][illegible]
書以朱晦翁之著述相勉。又恐愚之不以中庸[illegible][illegible]
也。然是時先生失江陵之意亦深矣。無何愚陷[illegible][illegible]。
先生亦以憂解官。往弔淹留。相與感傷時事。知先生
已作長往之調。將以孫言危行免於世也。暨江陵敗
吾鄉兩相國相繼秉鈞。而先生乃再起。漸躋八座。于
時　主上方憤故相之盜威福。漸收政府之權。而居
政府者。亦重以江陵之閉塞言路爲戒。漸起錮籍諸

臣而尊顯之。士乃爭自奮勵。以建白相高。而　主上
之厭心起矣。與竈之府。亦復有所不堪。而陰挑於其
間。先生以爲勢不可激。激則復釀而成箝口之釁。欲
以持重老成移士習。而身先簡嘿以率之。士有問當
建何言者。先生曰。不如無言。有問當白何事者。先生
曰。不如無事。唯月孜孜以明道術正人心爲急務。而
國本邊情。幽明黜涉之際。衆所資爲靖獻而諤諤者。
先生第以包瓜之杞含之。若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及總憲南臺。則糾三御史之不

呈奏揭者。以嚴堂屬之體。此外不復有所更張。務在
以中正和平之氣。浸灌百司庶府。間謂士習澄而百
廢自舉。何以矯激生事爲哉。朝士遂疑先生晚節[illegible]
隨。不類嘉靖中之丰采。蓋知不諂不瀆。不激不隨。先
生之素養固然。非變塞也。試觀先生去國之後。疏多
留中。　皇上視臺省若罷贅。羣臣雖欲效自靖之
納而不可得。先生豈無早見哉。蓋有不見先生之初
節者。誣爲分宜黨人。此固變亂黑白之言。又有不諒
先生之晚節者。疑爲依違吾鄉兩相國。此亦逐跡[illegible]

心之論。如必執軻書所謂異姓之卿有過即諫不聽
即去責先生也者。則尼父之淹遲郊俎。程伯子之放
鄉青苗。皆非耶。愚所以不得不爲先生一白也。然亦
表其行也已耳。未及先生之學。行尚難乎。而況學乎。
先生之學。確然鄒魯之遺矩也。本孔子立人達人之
深心。行孟子距詖放淫之大法。可謂百折不回矣。泰
州大闡姚江之學。愚頗嫌其主張昆龍太過。其流將
以匹夫溥帝王。而先生獨表之以爲孔門師世之學。
原無藉於名位。士無一命之寄。而以巳昭昭。使人昭

昭皆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其精一獨詣處也特以學從仕後深入未及徧參三教中人故於二氏有未融貫處而心則不自滿假其初未嘗不契禪宗其末未嘗不究佛學中間嚴闢狂流之掠禪宗而放禮法者蓋有所激而然要亦至理如是非舉一而廢百也愚頗先生教甚多而稍有影見實發端於明道書院中敢忘水木本原之自哉然愚亦斷不敢阿私所好以蔽天下之公論也微顯闡幽則義不容辭矣先生將逝之兩年與愚往復乾龍無首之義及於孔釋周

程之幾微蓋亦小有異同焉即異同中益見先生真切之意虛抑之懷畢竟不可幾及而今之窺見禪宗一班者輒復輕詆先生以爲局見爲株守則未察乎古來應化聖賢乘願乘力豈必盡以出世之宗顯也而先生則亦透及出世之宗蓋由熏切於盱江羅先生及胡公直錢公同文輩究竟良知之學而有所默契焉嘗對愚嗟嘆楚士之染狂學而曰孔矩必無違佛學可無闢當闢夫影禪以亂佛影佛以叛孔者此千聖不易之言也大義在耿子學录及大學贅言二

冊而病篤時復作無爲僧傳則明言佛祖發大慈悲說法四十九年累十二部五十餘卷總其指歸無非欲人反識此身從來本真知目前形骸祇是地水火風四大偶爾假合而成不可恡之爲常者即吾孔子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謂聞道聞此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知此也吾家教旨何嘗外是耶此則有大悟於孔釋之一原矣又作赤脚僧傳則言此世談佛者或曰只要眼明不貴踐履其亂業之言乎焦竑侯稱引柳宗元云舍禮不可言儒舍戒不可言

佛痛輓世解脫不經之非得之大鬯沉痾中爲良劑云此又有精鑑於學孔釋之流敝矣得非印吾求正牘中理圓矩方之說耶惜乎不久化去不得面受參同也嘗愚初遇先生時曾感奇兆知先生不徹不去而今果驗云校勘先生學問始末正與朱晦翁相似晦翁幼亦略濡禪味中乃大闡聖經末則痛悔從前支離至謂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潘叔昌質翁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翁答之曰恐只學得識字學不得上天不如且學上天旋學天上人亦不妨也此與

平日感興之詩所刺仙侶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之辟意迥殊矣病中提及黃面老子則退避不啻三舍自謂到此輸他一着故既有齋居排佛之詩曰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又有齋居誦經之詩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其詞意若出二人然蓋先疑後悟先睽後合一一自道其真心耳今論語註中存有觝排佛老之語皆悟前所筆也儒者不察以爲終身定案誤矣今之以局見株守目先生者將無類是乃如尊教所云是則責備賢者之深意也然亦近於苛

矣有此苛論天下將難乎其爲君子昔人有疑孔子之後儒門何以遂無聖人禪者曰儒門淡薄容不得人正爲持論太苛使人無站足處也其實宰臣居士中豈無聖人人自求之過耳愚嘗病陽節潘氏之作鑑斷將何參平勃等三代遺忠一槩而收諸詐力之科亦病草廬吳氏之論理學將孔明希文等百代殊品一筆而勾諸不著不察之案如此操切士孰寧得更有聖人迺釋迦世外人也宜其卑視世法中人却識末法之季有無量大乘菩薩現身於震旦中撐持

然此非宰官居士之屬而誰屬也蓋道有汚隆人多貶德以應濁世之緣而世人輒以凡心測聖心無怪乎儒門之難爲聖矣愚不敢佞先生爲聖人謂之希聖非耶竊見世之議先生者亦已太甚先生在嘉隆間本以矯矯氣節起令名後見氣節中人之激也欲以中和之德揉之氣節遂爲理學所掩而負氣節者遂疑其不終先生督學政時與吾鄉弇州王公款談頗以良知合禪宗弇州目爲禪學後見禪學中人之狂也欲以中庸之教裁之禪悟遂爲聖脩所掩

而談禪學者竟議其未透世途之眼窄也如此由此推之古今內秘外現之菩薩以形迹見疑於世者可勝數哉如愚之學之行無一可望先生者身後呼牛呼馬又不知其何似矣足下以愚推挹麻城爲盛德事自反實有愧焉愚但不敢負師德耳厚報深推豈及今楊少宰貞復子如貞復之推挹盱江郎宰我子貢有若之尊孔子游楊之尊二程不是過也愚則竊比於程伯子之事周元公焉伯子曰吾學固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亦嘗自敘曰吾

學固有所受。然敦化川流四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伯子益受之元公，而愚則受之先生矣。但伯子能光元公之德，愚於先生何有哉。足下苛於校勘先生，而恕於校勘不肖，豈所謂好而不知其惡也。以足下之交於先生淺，而交於不肖深也。名根未盡，不可著書。愚昔曾有是言，而足下乃牢記之，至於秘鴻苞而不肯輕出，此乃真感德事。即此舍己從人之量，先師其猶病諸。願足下更以此意熏切同志，力挽末世好爲名高之習，功德亦自不小。愚嘗謂宇宙間多一言不

如少一言，增一事不如減一事。即如弇州山人文集，豈非今天下詞章家之時鮮海味哉。然以千古之道眼照之，亦但見其資人才識，不能資人德器，發人文思，不能發人道心，其功用之所流已淺矣。倘學者因之而長浮狂我慢之氣，却是作者之咎，當入冥司紀過簿中。且添此一集，蠹木災紙，相索相餽，事緒日煩，即此亦是耗財之一蠹也。天下不可無三教聖人之書，端爲扶綱常、順性命，缺一不成世道耳。苟世道無大關係，則著述徒博虛名，名播四表，身落三途，何益之有。即關係世道而有所作，亦僅投得減刼中寸[illegible]文句之機緣耳。伏羲之先，世界原不以書契治，書契流行之運，亦不及二萬年。釋迦滅涅槃後，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自是人壽減至十歲，法藏收入龍宮，唯彌陀一經後三藏而滅，則儒家諸籍必先三藏而滅奚疑也。刀兵刧過，壽乃漸增，此時復還羲皇以前無文字之世界矣。今日縱有著述垂世，豈及萬年。而此身則下地上天，轉凡轉聖，不知歷過幾千萬刧。一言誤世，罪業如山，博此浮名何爲哉。古

聖不得已而有作，皆爲俯順衆生計也。凡言作者，不出於法王則出於人王。不然，則亦奉法王敕、受人王命而爲之者。是以仲尼述而不作，雖述亦必知天命而後從事。天不命以斯文，聖人亦無述也。是以有中庸繼世之思，雖天命以斯文，而周流之緣未畢耳，未順而矩未從心，聖人亦不遽述也。是以有假年學易之語，蓋其慎也如此。尊作以鴻苞自命，無乃駕孔矩而上之，踞作者之席歟。秘而不肯輕出，則述而不作之慎心固在也。足下來自文昌之府，侍書可待[illegible]

非天縱詎能爾殆不嫌以作者之筆行述者之事然而名侵作者似乎不祖仲尼之述六經而祖楊子雲之作玄經王仲淹之作元經畢竟有非天子而考文之嫌早出行世聞風者高其名而效之流弊必速矣故愚不奇足下之作鴻苞而奇足下之秘鴻苞也愚則述且逡巡而敢言作言從嶽表歸即有以著書立言勸者愚謝之曰不暇也名根未盡而不敢爲也蓋古之述作名世者豈徒以識見度越之故哉爲其仁體通乎天下萬世而德行又足以副之也仁體實與

名根相上下名根有一絲之未盡則仁體有一絲之未圓而德行亦從之三五以前尚已文王之後豈無作者而孔子之六籍獨垂何也仁體圓而道行備也天既以夫子爲木鐸而夫子亦已知百世損益之數應機立極以爲世範矣六籍安得而不垂哉程朱之傳註所以行於今日其故亦可想已世豈無見地在程朱之上者亦豈無筆力在程朱之上者日奬奬焉以萬世不朽爲令圖而存者什不得一天奪之也故曰無妄之性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語及於此愚

不嘗以一言留世矣而今亦浮露一毛不已妄乎刻亦有所感通於幽明之際也教著齊家道存濟世嘗竊寘籍於夢中悟上乘之理顯中乘之行嘗聞空語於非夢非覺中稽知彰而不知微之弊以格陽明之未符孔矩則感陽明以苦心自陳辨達坤而不達乾之學以判二程之未盡元公則感二程以假寓示遜而頃歲且感天示三幢印吾道一以貫之之六字於金章矣意者亦有一言之當天心而不可自棄也獨愧仁體難齊孔聖德行未逮程朱則又逡巡前卻而

不敢進然天命可畧窺已吾故有感於足下之秘鴻苞而請其說大槩人心通乎氣運氣運握於創業之君是故文王之演易於羑里也天將以含元之大道分儒宗也我　聖祖之奮迹於皇覺也天將以反經之聖學合二氏也何哉世教日漓民神戒於雜揉三教不得不分矣天必有所以合之而後分支離既極真元亦當一還三教不得不合矣天必有所以分之而後合合而欲分文王之首揭乾元是已乾元者天地人之總心三教聖人之敦化處也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迹熄之後得孔子而乾元之秘藏復
開帝王之道之屬儒宗也肖孔子始也道則乾元而
教則儒矣分而復合我　聖祖之寄孔教於儒流
寄釋教於緇流寄道教於羽流而統之掌邦禮者是
已三教支離之後乾元其復見乎若徐中山宋潛溪
則見而知之今亦當有後孔子而集大成者闡其秘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也教雖漓而機則向
於合矣吾今再研分合之機而畧剖之世儒類疑二
氏之言性道曰真如曰玄牝以為別有出世一宗不

知皆乾元之別稱廿孔子適周之叅必叅乎此請車
問禮權辭也退而有猶龍之賛其以乾爻之龍德稱
老子乎竊意孔子知西方之有聖人亦從此中來也
觀其發文王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
三言者括盡毘盧之法界矣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此兩言者括盡普賢之行海矣雖佛書未入中國
而佛理何嘗不在儒門特華梵之音文異耳然孔子
不以乾元統天之心法顯而以坤元承天之身法顯
庸言庸行若無若虛臣道然也亦此方之教體宜爾

也蓋隱其全智而現身為儒教分流之祖矣孔　丁未
生老聃蓋以藏用之乾元待之於柱下釋迦嘗以顯
仁之乾元開之於竺方是為後世禪玄二學之祖分
禪分玄亦屬川流吾道則一以貫之也子思贊之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至矣是文王合而無合孔子分
而無分也我　聖祖之理三教也既息其爭而使
之相叅復防其濫而使之相守所謂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者哉然而似分似合之間又相爭相濫之本也
今日乃兩受其敝焉吾見儒者之馳思禪玄二竄而

多以禪狂之風掃孔矩也濫尤甚於爭矣則亦
聖祖有以召之　聖祖數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蓋導英賢以出世之心經世毫厘一差而乃濫
狂學於聖學也勢所趨也然釋門单傳之宗委與孔
門一貫之道無二無別則世儒亦有通其義者即此
又是還元反本之機但去其濫而　聖祖之精神
見矣此的一正上士可以立善世之極下士可以種
出世之因國祚綿於萬世可也故今日不患三教之
不會通而患會通之後儒者將起豔佛庸孔之心而

孔子中庸之敎仍爲西來之宗所揜無他佛書醲而儒書淡禪路徑而儒路迂此欣厭心之所自起也向非命世上賢誰能穿透此竅愚以毘盧法界印乾元以普賢行海印孔矩意有在也蓋戒儒者毋以名利心希孔子孔子自有出世心法通乎毘盧則乾元統天之旨是也如之何其弗參也參乾元可以不歷僧祇而獲法身矣亦毋於綱常外求佛行佛門所重普賢萬行具在儒宗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矩皆是也如之何其弗循也循孔矩可以越歷三祇而成正

覺矣不歷僧祇而獲法身蓋有以朝聞夕可之旨信之者而未必信乾元即佛之法身必歷三祇而成正覺則不但儒門罕究其因而禪門亦昧其說且謂孔矩何足以貫三祇則法華授記品中所授諸大弟子於不可說不可說中行菩薩道者果何道也豈將於乾元用九之天則而另有一道也天則非從心之矩而何故法界猶可影窺而行門最難深入先德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職此故也通乎此義而後孔子下學上達之實際可窮已愚特拈之以爲越孔蹤

佛直饒輕行者戒焉然亦固不敢以普賢行海責三教中人恐其未入大乘之路而先喪成佛之因亦不敢以毘盧法界穿鑿儒門中人恐其未悟涅槃之因而先染禪狂之見則亦儒而儒之禪而禪之玄而玄之不相爭而亦不相濫其可矣日用不知之百姓又何從焉齊以　聖訓之六條而導以蓮臺之九品可也此所謂以人治人而其道亦徹上徹下之道也竊意孔子生於今日其憲章亦如是矣　聖祖蓋以乾元統天之緒接文王雖分三教之條章實乃

建皇極以一之愚則以坤元承天之學宗孔子雖合三教之義理實乃拈儒矩而守之其亦分而無分合而無合也耶自此執一之障開二本之藩決矣然而此說一出局程朱之見者必以爲牽合二氏溺二氏之學者又以爲擡高仲尼唯足下無疑於此而愚猶恐足下見此大意不無恢釋局孔之心則持論過圓反爲狂魔助燄又聞之先達云寧可有足無目不可有目無足愚雖稍入足於行門而言貫浮之畢竟目長足短足下眼空塵界將無以解脫不羈之高風自

拂其事親守官之實迹出見地以示人恐天下不以行門應之而以識浪應之即此便是人天不過而操若論者且等吾儕盈談天關龍之流是以吐本懷而相質焉第未知與吾識鴻苞中意亦有符合者否提及名根未盡之旨愚亦戚戚動心更願足下進步竿頭搜及隱微埋伏處照及永遠流通處凡有所作必毋以出有入無之見過爲喫大裹圓之說屈抑人天道中聖賢以長文學家之浮狂愚深有味於魯論記孔子雅言詩書執禮罕言利命仁不語怪力亂神失

怪之力足以亂神故不語而命與仁亦罕言之蓋命仁之實踐處即在平日雅言之中直言命仁本色却是犯當頭諱今吾儕之犯諱何多也名根爲之也孔子三絶韋編精神全注於易而其自道則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悟境可以終身不露頴風不可一日不扶誅亂賊敘彝倫正是孔子之用乾元處今吾儕之標悟何急也名根爲之也孔子唯於周易有贊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春秋則筆削之筆但筆其舊文有削則不盡筆定亦不添一筆刪則不筆者多矣

益不貴增而貴減文王周公之彖象多詭奇而孔子之傳文極顯淺殷盤周誥之書詞多澁舌而魯論之紀載無聱牙古文自古今文自今要以暢事理覺後覺而止矣蓋不尚詭而尚平今吾儕之誇多競巧何甚也名根爲之也孔子具千古之道眼其權衡今古人物唯是微顯闡幽不輕軒輊於其間如微箕與比干同仁泰伯與文王同德唐虞禪與夏后殷周繼同義禹稷三過與顏子陋巷自樂同賢不以十亂之鴻業而蔽夷齊之賢不以帝王之盛德而掩西方之聖

此豈以一格拘人以一生定人者哉真是平等性智合於妙觀察智而隱然照及於三祇也者至孟子以生民未有尊孔子以清任和定伯夷伊尹柳下惠似乎執一格以繩千聖據現在而遺多刼矣然而知言之鑒不爽焉吾儕迷孔子之道眼爽孟氏之知言而好議論人長短雌黄及於命世聖賢不禁技癢而筆諸書以眩後何罔也亦名根爲之也此四病者愚重創之而不覺又自蹈之則以仁體未圓之故矣更有文字家之偷心吾儕所當掃洗者影千古至人之見

以爲已見卸千古至人之言以爲已言是也此則愚之所不敢、也蓋漢明以前佛藏未入道藏亦未備士或以淺見撰述不失爲吐露本眞今二藏與六經並流人能涉之人能言之中有根器俊利者觸發性靈露出前生見分筆力足以運之或能道前人之所未道然胸中原無此見不過從籤軸中得之縱見得十分精融說得十分明快亦是依通非性通從眼藏外入非從心藏内出也而乃輕自許可心高氣浮舉他家之珍寶掀弄以爲已槖若謂千古無人見到千古

無人說到曾不思古之至人不以一已之超見爲教體而以衆生之機緣爲教體隱圓顯偏隱大現小英華有不必於盡發者而吾儕顧以格量心求之又不自揣站立何地而多爲過量之言往往執佛以裁老執老以裁孔執孔以裁堯舜執堯舜以裁三代之英執三代之英以裁孔孟後之人物漢唐以來遂無完人即以　聖祖天縱之至聖亦或口佞之而心不然也蓋偷心與妄語合矣其根多沿於宗門無肯諾不放一人出頭佛可訶祖可罵三賢十聖莫非鈍漢

天主人王俱屬凡夫而儒家亦染其見耿先生所謂未具啄鈎輒效鷹鳴也此病莫甚於辭章家而講學家亦有之愚以爲皆果業也即使前因深厚不落三途而導偽導狂亦損三祇功德不以退位造殃亦以分身受報而證果之期遠矣愚爲此懼不敢不探三教家之庫藏以論道理恐有所負於古之至人亦不敢不寛三教家之地步以論人物恐有所枉於後之眞人所以詳究群龍无首之義意在於此如狂禪之合頭語拘儒之苛刻論兩無取焉務在發人平等之

心銷已浮薄之過以歸道岸耳此則因旁通二氏而得之也嘗於佛經知伏羲以寶應身大士化孔子以儒童菩薩化而悟人道中不乏秘佛因之等覺又於道經知昊天帝主以覺王如來化紫微帝主以藥師如來化而悟天道中不乏秘佛異之如來安敢以輕心慢心低昂凡界聖賢也近又得諸僻異人之言者知五帝中之神堯三清中之元始天尊俱從毘盧如來分身與釋迦文佛無異而帝堯以人道顯元始以天道顯釋迦以人天師之道顯勝劣迥然別矣安敢

以小德小智揣摩化佛境界也又研華嚴法華二壽量品而知毘盧遮那如來之現身於娑婆界亦屬川流之佛分爲百億釋迦又川流中之一流等重重法界而上至於賢勝如來之勝蓮華界逾未來際爲一晝夜方是乾元之本位而釋迦塵點刼前所成之佛正指此位而言然則塵沙諸佛靡有不分身於賢勝如來者大哉乾元斯其至矣是以性海無邊行門無際雖至於諸漏已盡初成無上正等正覺尚有廣大算數之愚與相好隨形功德之愚必待大寂定中一

萬刼而後二愚始盡吾儕所窺性海幾何所歷行門幾何而敢以薄悟劣識校量天下之事理人物哉愚前輕出伎倆其不知量亦甚矣今復太洩天機亦是一戾不敢隱於足下則以三祇之功用相商也鴻苞雖秘當不隱於能爲同心之言者布此請裁亦拋磚引玉之意云

問辨牘卷之元集

問辨牘卷之亨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illegible]

答曹令君魯川年丈書 令君諱胤儒字汝爲太倉州人

來書略云承假萬思默易原急讀一過掩而思之已得其槩不能無所品量於其間也彼所原中盖原中庸之所稱未發也此未發義今時學者所共揚搉向在留都與楊復所周海門翟秋潭諸君子反復商之而未有確然之論在也宋儒求中未發之前及未發作何氣象似謂儼然有箇未發者在而求之養之此莊周所謂出怒不怒則謂怒而有

不怒者主之於內謂爲二之此其說固未妥近王文成謂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乃成空似謂有戒懼之中爲靜虛爲中無戒懼之中乃虛寂乃但空非中以故徐曰仁錢緖山輩遂謂戒懼卽是已發故人心只是發更無未發時候而何吉陽則直斷以爲發卽未發無別未發且援濂溪中也者和也証之近之學人多宗是說思默所原亦然至於源寂反竅靜慮淵穆諸古乃羅

念菴見解。而思默又有開發滴貳之言。且自岐之矣。夫發卽未發。此義頗精。宋人多未能識取。然就已發後說最當。至驗之平日。吾人心境。能無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乎。此之景象。可是心境抑是意境。可隨時有抑乎。且有其於喜怒哀樂四者。雖賢聖難道時空空。卽下愚難道時擾擾。此有妙巧方便於其間。非可以時際言者。卽盧行者所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阿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而教惠明屏息諸緣。勿生一念。以爲承對。此何似哉。普

門大士曾云。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其曰不生。蓋有以也。非無二相也。思默亦覘及此。而無可尋摸。乃以夜氣之息。及呼吸子午。當之所謂致中者。致此平旦之息。則又宋人剩語。比其言易坎離金木。頗悉。而究其言。言無非源寂。蓋此君於玄學究心。而中庸發未發意旨。終未明了。但發未發意旨。正在咨詢。昨向丈一談及。而未之竟。願留意焉。當面請正。此弟夙心。非爲萬書始然云云

弟志道白。丙申冬。承示未發之旨。時以脾病。戒思。讀一過而擲之。旋卽混失。無以爲奉答之地。今偶從故紙中撿出。得再繹而請正焉。丈所究未發之中。意旨最[illegible]矣。較量儒先。似覺過刻。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兩言者。在子思語意。原是平平無奇。在吾人體認。亦只平平。便是緣學者性地不清。故求深而反晦耳。宋儒不資禪家見解。而專求之於心。縱不中亦不遠。今人動以祇園無生之旨。參未發之中。影見百出。而發不發之義轉乖矣。釋氏每言發菩提心。必分已發當發未發爲三款。喜怒哀樂。

旣有个未發。則必有个已發。安得謂發與未發。只是一時。近儒所言發卽未發。又言喜怒哀樂常發。而中[illegible]乎未嘗發。其言中義則密。而言發未發義則疎也。無他。世儒槩認有念爲發。無念爲未發。豈知發與未發。非有念無念之謂。永嘉證道歌不云乎。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無生而無不生。此正念也。正念不屬喜怒哀樂。纔有喜怒哀樂。便於正念上添一層意矣。此釋氏之所謂識浪。孟子之所謂氣動也。意未生。氣未動。而正念坦然。非未發之中而何。聖人

人無適而非正念巳吾人心體亦有天機忽現月不
大心之時以為有念也而非擾擾以為無念也而實
惺惺此即未發之中之面目也特迷者不能識取耳
久迷乍覺則必於前後際斷一念不生時見之所謂
一陽來復也老丈點出此機最是喫緊但難與執迷
之人說然既見此面目而溫養之亦只平平淡淡不
散不惛便是不必粘定一念不生以求中矣丈又剖
析幾微謂喜怒哀樂四者雖賢聖難道時空空即下
愚難道時擾擾此有妙巧方便於其間非可以時際

言者而證以盧行者指示惠明不思善不思惡本來
面目之說及普門大士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說則
不但顯露中體又隱然為已見面目而未能了當者
立巧便法門矣然語意猶藏聞者未必遽醒弟兼以
盧行者反臥輪之偈發之偈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恁麼長此四句最可以破今
人發未發之疑見性者百思想不斷何嘗不是未發
之中蓋百思想原是正念流行非喜怒哀樂之謂也
對境心起則喜怒哀樂之情動於其中矣動而無動

便是中節之和菩提何長之有是故不問聖人與凡
人喜怒哀樂非感不發而百思想則有通於先天者
不以喜怒哀樂之發不發為起滅也然則膠膠擾擾
乎又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無所住而生其
心者也然得無微細習氣如伏流之水旋轉而不自
知者乎但到心得其正時自然慮而無慮雖有習氣
而習氣不用事也此愚之所謂平平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習氣乃盡矣亦只是平平到極致處
然而未易言也孔門惟顏子一人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以至於三月不違仁正合慧能燈下一
悟千了萬當無適而非未發之中其次未免日月至
焉至則中不至則非中矣尊教所謂妙巧方便非可
以時際言者正為日月至焉者設也然亦實無妙巧
方便既已見得未發之中而習氣未能頓銷亦只如
曹溪所謂十二時中常見已過耳觀音選擇耳根圓
通此是初入門者方便法到得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却只是个平平性體別無巧法此後至於如是漸增
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則以根本智合差[illegible]

智起出許多妙巧方便法來而本體上實無巧法也丈以妙巧方便爲言此爲影響見性者警策耳弟恐儒門生疑故爲剖之吾觀儒先言道不尚禪門掃法故隨機指點下字多拙而記者亦不無描寫失眞處吾儕殆不必以禪士尖刻之意求之靜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延平述豫章言也蓋爲學者未能猝識本來面目故令於靜中體認之正如達磨教慧可屏息諸緣耳記者流來靜看二字遂按入禪門掃法中此則意圓而語滯也然亦不嘗不稽其敝而

曰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語亦圓矣莊周出怒不怒之說謂怒而有不怒者主之於內亦未可以深訶禪門不謂病中有不病者在乎至於王文成公所題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卽成空四句此實悟後提人之言上二句狀心體之無而非無下二句狀心體之有而非有其義通於老氏之無覬妙有觀徼亦通於釋氏之空不空如來藏殆非丈所擬有戒懼爲中無戒懼爲但空非中之謂其辭之滯處乃在虛寂成空四字而丈又以乃字

於其卽字則更覺其滯矣蓋文成通禪悟而不通佛說悞認虛寂爲佛家不善之名亦猶紫陽夫子之惡空字不辨眞空頑空一切諱之也愚今權於首句易一字曰靜虛非枯寂亦於其末句易一字曰無之卽頑空則語意庶不大滯矣中有未發中一句則毋以吹疵爲也吹疵及此則釋迦告阿難一切所有咸有體性何況清淨妙淨明心而自無體其疵亦可吹矣乃徐曰仁錢緒山輩謂戒懼卽是巳發故人心只是發更無未發時候此則偏詞也蓋由錯認未發必無

一念有念卽是巳發而又深求之隱微寄念處卽戒懼亦謂之巳發也若於有過中求無過則此語亦從潛心體認中出非獵虛逐塊之言何吉陽直斷以爲發卽未發無別未發語意似圓然於子思所判發未發二義則反違矣而精思亦有在焉蓋與文成所論發未發義相合文成曰巳發在未發之中非巳發之時更有未發者在未發在巳發之中非未發之時更有巳發者在此精到語也蓋發未發雖有兩時而心實無二體但文成尚知爲兩時而吉陽則但知爲一

壯耳思默萬丈之論未發也委與吉陽相似而其源
則從念菴羅先生歸寂之脉來其容念淵思何可掩
也其作易原大義在於原中事有千變萬化而中體
卒未嘗發此亦不違於常住眞心之義而其歸重於
夜氣之息亦只爲學者猝難歸根而以平旦之息機
點之卽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意也特未嘗剖得
發未發界限明白而坎離子午之說有近於玄門話
頭耳然易道何所不貫聖學通禪亦通玄殊無大害
惟息字之義或云生息或云止息義當再詳今方論

中未暇及也竊謂近時闡未發之義之有獨得者當
以此公爲最矣然諸公亦但於中義闡得妙巧而未
及通貫中庸上下文義通貫文義則莫善於盱江羅
先生之說有問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亦
憧憧者先生曰當詳上下文義其初道不可離見道
已徹其次戒愼恐懼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
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誰
覓耶此語最爲精密而文成亦先及之文成曰不可
以氣定爲未發之中又曰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皆

有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蓋謂中和
之體必從愼獨中養出常人非無此中而不著不察
卽從氣定時露出端倪而旋入於擾擾安得遂以未
發之中許之盱江可謂發文成之未發矣而丈於盱
江意旨發之更明如以辭而已矣則先生所下加字
覓字亦必爲禪門所掃大槩先輩見道之言不可以
辭害意也以辭害意則孔子之言亦有受推敲處如
曰欲仁而得仁仁豈是一物而可欲可得乎又曰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豈是二物而不相違乎

諸如此類不少蓋自世有禪書而儒家尖刻之見日
增矣卽如丈引普門二相不生之說言未發而弟又
引慧能不斷百思想之偈言未發一似落空一似落
念能保後人之不我掃哉吾今代爲羅先生預立掃
法後人可以無掃矣然羅先生雖已通貫中庸文義
而於子思中和二字來歷猶未之考也中和二字本
於周禮三物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智則知
人聖則知天悟門無餘事矣仁足長人義足利物行
門無餘事矣何以又有中和之德中卽智仁聖義之

一無所倚處和即智仁聖義之一無所溷處也中和二字之義通乎至聖至誠即易之所謂純粹精也純粹精乃乾道之極人將視爲絕德矣而子思之作中庸則以平常爲道理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承愼獨之後而言中非絕德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和非絕德即發而皆中節便是蓋就聖人之所有而常人之所不無者表中和之爲庸德耳其實中和二義甚活豈是中專屬於未發和專屬於已發也以好問好察言大智以遯世不

悔言聖人以親親尊賢言仁義其意亦然宋儒惟周元公於此見得圓徹故不泥子思所判中和而曰中也者和也亦不泥孟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之德而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誠之原即性之原耳此則不向思孟句下盤旋而見性於維皇未命之先見中和於未發已發之外者也在子思則圓先王三物之教於中和義中而深懲夫世之素隱行怪者故述仲尼君子中庸之旨而發之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大槩即庸以爲中即

費以爲隱耳諸君子之闡未發中也隱義殆[illegible]究中和二字之來歷以闡費義焉知費而不知隱其微也不過爲日用不知之百姓素隱而不素費其蔽也將爲反中庸而無忌憚之小人以中庸遯世不悔之說合於魯論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說苟非中人以上即不與之深求隱義亦可也弟又有感於天臺耿師之作鄧豁渠傳其人頗發禪解亦能影曹溪之不思善不思惡言未發之中輒便張皇播弄卑視儒門聖賢詆中庸爲不了情塵之書宇宙中作此見者

亦不少而釋迦於法華會上授記已畢却不與現前弟子之已入佛見者化導茲土而謂此世界中自有恒河沙數摩訶菩薩堪任護持之責此等菩薩豈沉空界必應化於像末法中流布震旦脩法垂範教化衆生無疑也而今果安在矣子思非其選歟如前數君子中亦豈無應釋迦之讖者在而執其辭以校其見地則中庸未發之旨猶然滲漏烏在其爲摩訶菩薩然則佛言將無誑乎意者大乘菩薩應世以隱實顯權爲願力不必盡露其佛地之因也不然則隱義

露於費中。而後人未之察也。弟是以痛遏少壯時之狂見。而務於有過中求無過焉。寧恕論真儒以養中和。不過詡豪禪以遵我慢。蓋自隆慶中隨丈憇燕山碧雲寺。有所觸於華嚴大意。含此見者三十年矣。因論未發之中而以此請正於丈。意在布諸同志。使毋以淺薄心測孔孟後之賢聖云。

答焦翰撰漪園丈　焦翰撰諱竑字叔度南京衛人

來書畧云。都門辱教。札遠及其人。竟不取報書而去。意殊耿耿。丈負海內雅望。孰不仰之慕之。顧獨不理於郡人之口。即大池事。不難損已貲以益衆。而攻者嘵嘵此。何以故也。大抵木高風搖。乃理之常。無足多怪。至於丈之造詣日精日徹。不但此不能損。而其爲助當亦不少。如六龍解求正牘等作。稍稍發揮。遂成千古不磨之論。不知此輩能終揜抑之否。弟以戇直云云。所舉罪弟者。非弟所取之人。辨疏甚明。丈曾見否。此則弟之跡鹵。自有以取之。又不敢借口於丈以自解也。歸來謝去一切。專意究明此大事。知天之成我意自有在。弟初還出

門不易。不知明歲能訪丈於吳門一聽塵談否。

弟志道曰。伏暑從吳成之得手教。虛志苦心可掬。辱印六龍解求正牘等刻。可爲千古不磨之論。無乃采其瑜而掩其瑕。念及鄉謗。則隱然有休戚相關之感。比時曹丈南遊。漫草八行附布。離索兼以近刻請正。比歸傳道體病瘖。已而知弗藥愈矣。頃弟亦於小疴中展轉反側。追憶前答草率。復以未罄之衷布焉。弟之滦鄉謗深矣。奚獨天池護法一事。謗源亦豈自天池始哉。此舉原爲先慈種陰德。亦爲薄俗避浮名。不以謗終。不足以結此局。所以一切置之不辨也。而聞者未必深察。唯兄諒其損已貲以益衆。怪攻者之嘵嘵。此足以白弟之心迹矣。然弟此舉終屬過動。蓋君子行必稽其所敝。而佛言作佛事者。貴乎知時知處。此舉於時於處何當也。能無敝乎。彼嘵嘵者之隱情勿論已。弟又感兄之毀譽關情。而同體之悲轉切焉。憶昔侍天臺師於書院中。樂群不下數人。而今作者作。潛者潛。獨吾兩人涉世風波頗怪。前耿通政子健年兄書來。亦言先師存日。注吾兩人意頗殷。而吾兩人。

上不能挍鄉邦之通譽頗有吾道非耶之慨弟已甘作世外人已乃兄之受世人疑忌一何叢也讀來諭知論者以張公之帽帶李公之頭此亦近世刺人之常態耳弟自得罪江陵座主以來備嘗此等滋味蓋有沒形沒影之說不知何所從來而點入奏章塡入私揭者不但如兄科塲一事已也大槩末世殺機甚重畢竟自有司殺者桓魋其如仲尼何邇察流來物論則衆所誣兄科塲關節亦漸明矣獨擅進圖說一事不無掩蔽同官之嫌而力爲鄉侍講洗垢扶危若

者疑謂阿私所好耳此中委曲非林下人所能知以理揆之天下豈有傾人栽已之仁人背公黨友之義士耶弟本無足比數兄乃觸於鄉謗大抱不平以木高風搖解之而又自謙疎鹵致然不借弟以爲解此是虛志與苦心交并處也弟亦設身處丈之地度以盛名掇魏科以飽學荷殊遇焉得無風搖之謷而省已自有召謗之由亦不敢借兄以爲解當弟之以左右趙汝師沈君典冒大嫌也故友王學憲家馭先有言規我矣曰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殆也無報人

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既而浪陳九事嬰衆忌以立於朝也其兄元馭相君時爲少宗伯亦有書警我矣曰豪傑舉動一失則近名再失則近刑也又既而申憲綱以圖歸歸雖遂而發不中的之迹難掩也今當國蘭陵趙公同泉儕時嘗有書哂我矣曰天下有的斯可中無的將中於誰地也迨援劾歸田之後鄉人貝錦百出孫右都文融歸自薊遼且以孔矩繩我矣曰孔子惟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其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謂正論但可行於朝堂不可行於鄉黨

而弟未免以圭角露也此皆召謗之由也昔程朱道行冠一世徒以執古御今有是非有好惡幾不爲世所容弟德不逮程朱遠甚而亦以是非好惡之端見於世其誰與我謗自身起而人乃以口謗應之安敢借兄言以自解弟今終日痛省從前言動無一非過復念幼不具盛德若愚之聖骨長不習闇然媚世之宦機憤激或迫於時勢之所驅浮謗多生於意料之不及又終日覓過之定在而不可得惟有務持孔子不怨不尤遯世不悔兩重公案以自修省而已若兄

所云木高風搖正恐是弟之受病處也惟念兄纓宦
遊我警敏過我又以服官政之年魁天下恢恢遊刃
正是其時而疑忌猶然四起良有不可曉者抑老氏
有言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天下之不可先
也故後之弟誠愧斯言已兄在詞林亦自信透過此
關否此係吾儕慎獨去處似難放過至於鑠金之口
則久久自明無足辨也文中子謂止謗莫如無辨今
之世有辨固不能止無辨亦不能止盜憎主人民怨
其上非以有讐而然也盖世路之忌人出頭也久矣

其責備君子也亦已甚矣君子受小人之謗必曰不
辨爲高小人組織以誣君子則不覺其入而信之又
曰此豈無因而然也韓昌黎云士之處斯世而望名
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此兄之所以作退休想哉剳
末云謝去一切專意究明此大事弟不能與兄共經
世之業而能與兄共出世之因如欲究性命一大事
固願執鞭以從焉雖然今天下非究性命之難稽談
性談命之敝爲難也憶自嘉靖以來共兄折肱此學
三十餘年矣古稱三十年爲一世所見學人種種變

局若江河之滔滔日下然誰爲真究此一大事砥柱
於風靡中者宗眼似開而孔矩日宕先師深知孟子
之願學孔子處以爲不倚名位而賛化育惟泰州王
氏發此願心愚以易道勘之泰州未盡孟子孟子未
盡孔子孔子見群龍无首之學孟子似未盡窺然却
見到孔子之性地逼真處貴皞皞而賤驩虞內狂狷
而外鄉原此其徵也何哉孔子循循然善誘人然不
與中人以下語上門人尚疑其有隱知命以前弟子
無得力者得子貢而門人乃益進得顏淵而門人乃

益親此無他聖人不以驩虞之伯風襲人故孔子不
但叔孫毀之子西沮之子路猶迂其正名陳亢猶疑
其豈賢於子貢公叔文子晏嬰史鰌之流俱以忘巳
爲賢稱者不聞其薦及孔子此無他聖人不以鄉原
之僞德投人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孟子見得此處最清而泰州則於聯屬同志中展
出許多機權矣是以再傳而伯徒僞徒雜出焉伯而
拙者必犯刑巧則爲驩虞矣僞而拙者必敗名巧則
爲鄉原矣吾觀明儒如薛文清魏莊渠章楓山吳康

陳白沙羅念菴數公性地未必盡徹作人未免二三
巧然却無驩虞鄉愿二習可稱先進之禮樂焉今所
推大闡聖學有超悟者莫如王文成公不無一毫急
入人之心便是驩虞氣息有圓解者莫如羅近溪公
不無一毫燒烘人之心便是鄉原氣息是以招來客
而防檢跡布種多而結實寡也雖然二先生真振古
之豪哉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矣乃近之爲二先
生說者未得其真髓元精而先染其浮皮氣息滿腔
塞名利之根滿口逞縱横之舌却亦嘐嘐然以見性

自負而言拈來便是良知形色便是天性孩提之不
學不慮便是聖人之不思不勉亦復影附禪宗而圓
之以一超直入之說縱講得天花亂墜而見勢則奔
見利則逐世有此等學徒理學竟成何用斯乃流敝
所趨非二先生本來如是而二先生亦不無濫收輕
許之過焉似與孔子盡性至命之脉絡稍間也則以
二習之染人深也亦有不染二習任性而行無門無
房而反成狂蕩子之逋逃藪者李太府卓吾老子是
已卓吾老子乎古之居塵出塵展禽虞仲之儔哉而
不可以訓俗其徒至於獵財漁色以爲無礙復有未
得謂得未證謂證之狂僧如無念者合而跳梁其間
毀戒敗禮遂以罪福性空爲口實是以先師力觝之
而先師又以執孔裁佛語意欠圓狂者議其未透性
命之學然乎不然乎佛言自未得度先欲度人此是
菩薩發心不知此等浮根僞根衆生亦可以良知一
體之話頭度之否弟所以躊躇四顧不敢輕出手眼
於世間也頗幸鬱在重剛不中之地雖不能度人亦
怯焉賺人而於近世學術度人賺人去處若可以數

計而龜卜焉大槩出頭太早流弊必速表端稍仄晷
影漸移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蓋從止於至
善說來而鄒文莊公有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
知之說則似不必止於至善而急以覺後知爲事其
言殆有不可泥者留都根本之地天下之學士半萃
焉耳目當有所屬非兄之任而誰任則願以先進之
禮樂透性命之真宗爲世教出一臂力而不使流風
之日敝此弟之所望於兄者倘鄙集中有未愜於尊
裁其不吝直指以示我

答周符卿二會丈書（符卿諱弘禴字元孚麻城縣人）

來書云。往者寄與耿司徒公往來書札。意俟瞿元立還府。托之再刻。且以數言序之。不虞元立之調去也。元立調去。十州邑百姓。如失考妣。云云。其故難言之矣。往弟於今之朋友中。以兄事丈。論者謂弟不下丈。何得便以兄事之。昨䟽以文成為亞匹。而同志中謂弟何得輕以丈擬文成。今細讀其書。丈真可為弟之兄。且深透浩博處。文成似不及也。大端以丈之精思博辨。快筆爽口。使生宣尼之側。斷不居端木子貢之後也。惜亦漸染時習。過意融通。恐難會三教之全。終失孔庭之一耳。蓋疑三教理非一原者。拘儒之談也。謂一身能包三教而時出之者。近日狂儒之錮習也。何也。出世經世。終屬兩途。斷情制情。終為兩致。設使人盡大通。士盡圓覺。脫離生死。證果涅槃。則五行俱空。千類皆化。茫茫宇宙。止此山河。下地上天。無人無畜。法象若何。神理安托。如云妻妻子子。孫孫雲雲。以有形者。留之經世。而神神化化。不滅不生。復以無盡藏者。留

之沖虛何莫之鄉。誣尼父亦誣上果。而過許其黜契迦釋之宗。誣迦釋亦可。若君君臣臣。端冕垂裳。而建唐虞三代之治。此必不得之數也。吾有友人朱生公存[illegible]性極超悟。銳意兼通。極口詆耿司徒劉別駕[illegible]見株守。自云生日五常。死時大化。繼病劇。而自悔過言。終無究竟。故弟意欲丈姑存此說。俟易簀之時。自考自証耳。況今士鮮實修。人慕浮說。即舉業文字。往往亦捉影追風。標宗掠教。而吾邑談禪者。復妄自推許。全無檢制。遂使男女宵集。魍魎晝行。穢俗夷風。蕩滅禮法。余用是痛心疾首焉。而慨程朱之道之衰也。恐世運亦隨之矣。若六龍解。則世代必傳之書。余往見亦及此。欲自為一書。盡寫胸臆。然以未受名公之易。而自信自疑。見尊說而豁然矣。但余談形氏之學。謂五五二十五。而五形之變盡此。形家從古未有之說也。談易而謂六六三十六。而六龍之變化全。蓋不變不化非神也。變不盡變。化不盡化。非至神也。不神者。不龍。不盡神者。不為全龍。是故惕中有亢。亢中有惕。潛

中有見飛中有潛甚至一身一世而六龍備矣甚
一時一事而六龍備。釋氏自是龍德自有釋氏之
潛惕飛亢司徒公之說不謬丈擬釋迦爲飛龍誤
矣丈勇於任道篤於自信其過今人處在此其不
及古人處亦在此弟此說必不能得之於丈然安
肯安忍對兄事之丈而爲口是心非之言半盡半
不盡之說耶要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生平知契
多在蘇吳數年內必泛舟一行方得縱談盡悉耳
志道白舊嘗啓兄海内高賢知我者未必愛我愛我

者未必知我惟兄知與愛而兼至此番所聆教劄切
切偲偲肝膽畢露愛尤溢於知矣安得縮地相從以
竟其說今姑就尊教之所及者分款條答以寓請益
之意且爲日後面質之張本云

一

尊劄首述同志中誚兄何得以兄事二字加不肖亦
何得以不肖擬文成語近操切而綜覈却當兄乃不
難於自屈謂細閱求正牘真可以入兄事之科又謂
深透浩博處文成似不及也則弟之愧滋甚矣抑孔
子大聖人也周流列國蓋嘗師事周之老聃兄事鄭
之子產齊之晏嬰兄能爲孔子乎即借弟爲子產晏
嬰亦是大將軍以揖客重也論者亦見及此否文成
才品愚何敢當若論到孔顏之真血脉處竊謂略見
一班可以贊文成之不及蓋文成急標良知以挽俗
學影響支離之敝而不暇自稽其導浮啓僞之敝愚
則兩稽其敝以待後之願學孔子者蓋亦效文成之
願爲朱子忠臣耳

一

劄中評弟之語有云精思博辨快筆利口使生宣尼
之側斷不居端木子貢之後復云惜亦漸染時習過
意融通恐難會三教之全終失孔庭之一耳即此數
言求諸友道中亦有忠告善道如斯兩到者乎愚竊
疑兄之淺於視子貢而局於論孔庭之一也子貢乃
顏子之下一人顏子歿而孔子之精神全注於子貢
故魯論中載其言行獨詳後儒乃品之於曾子之下
豈知曾子之唯一貫誠確而子貢之悟一貫尤深也
蓋其先受夫子多學而識之難而憤悱其辭曰然非

只已隱然望見夫子之所謂一矣及夫子決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時但有嘿然點頭莞然破顏而何以唯為顏子終日不違其亦何唯之有儒先乃謂子貢之嘿不如曾子之唯誤矣蓋子貢雖以才辨稱而其見重於聖門則以深造不以才辨也弟曾人也望子貢之敏博通達真是無能為役意者從孔子多識之學轉入一貫中來則亦稍得其影響焉兄以牘中快筆利口之似而擬之於子貢無乃相皮而不相骨耶不然則以有若之似孔子者似子貢也其以不類

宣尼為愚深惜則三復而有惕於中矣愚亦謂兄才大似子貢惜世未有至聖如宣尼可以當兄之師事者是以見地欠清徹耳使弟真能為子貢亦當以妙悟助兄一籌而自愧力量之止於斯也然謂漸染時習過意融通則愚正病近時學輙影東掠西自負兼通三教而失孔庭之一者是以有理圓矩方之說又有三教相參而不相濫之說蓋欲以孔庭之真一匡天下之為偽一者而兄乃竟以此見惜豈病根內伏苦於不自知耶抑牘中多有辭不達意處欲明孔庭

之一而反使之晦也然兄亦毋小覷孔庭之一孔庭之一必貫佛氏之一與老氏之一一也者中也天下之大本也亦天下之大本自能以敦化起川流而何所不貫蓋使佛老而非中正立極之大聖人也則可如其為中正立極之大聖人而一不足以貫之惡在其為孔子故夫岐佛老於一貫之外此洛閩諸儒之一非孔庭之一也洛閩諸儒之一大類子莫所執之一而今之出入三教影響立宗者又類夷子二本之一其失孔庭之一則均矣本不二一不執是謂孔庭

之真一究竟及此豈但孔子能貫二氏二氏亦貫孔子特其教迹不相濫耳不相濫乃所以相待而相成也具如後說

一

劄中有云疑三教理非一原者拘儒之談也謂一身能包三教而時出之者近日狂儒之錮習也此與愚理圓矩方之說合究之則與中庸敦化川流之旨合蓋曰敦化則三教必無二原曰川流則教體必不相濫豈有既冠章甫而為孔子復披袈裟而為釋迦者

[illegible]言是也然一身不可以兼三教之事而一人[illegible]
以立三教之極則我　太祖高皇帝其人已[illegible]
高皇帝之臣子也有兼理三教之責焉殆不嫌其[illegible]
其宗而兩稽其敝也劄復云出世經世終屬兩途斷
情制情終爲兩致設使人盡大通士盡圓覺脫離生
死証果涅槃則五行俱空千類皆化茫茫宇宙止此
山河下地上天無人無畜法象若何神理安托如云
妻妻子子孫孫雲雲以有形者留之經世而神神化
化不滅不生復以無盡藏者而留之冲虛何莫之鄉

誣尼父亦証上果而過許其默契釋迦之宗誣釋迦
亦可君君臣臣端冕垂裳而建唐虞三代之治此必
不得之數也此段議論乃儒生千古不決之大疑特
借重於兄口爲世間決此藩耳弟雖不敏請言其略
蓋世之論者漫曰儒學經世佛學出世云爾實未嘗
究世出世間之實也經世不待言已所謂出世者豈
謂三界之外別有一等冲虛寂滅之塲去形骸而留
神識爲諸佛藏身之地耶非也世界之外皆世界也
諸佛現身不越四生六道中出一世界還復入一世
界何世可出出世云者不過謂其性體純淨之於形
神俱妙出入三界而無障礙也其究至於成等正覺
化現百千億身恰與儒書所言太極生兩儀之元體
合曷嘗出世外而另有一身哉以其永離生死不爲
世界所囿故名之曰出世釋迦蓋其極已如吾夫子
之心境至於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當鄙夫之
問亦空空如也便是出世胷襟特以身在五常中而
六通不能如佛則願力所乘之殊也夫何故千聖出
現各有因緣釋迦以何因緣而出現爲衆生久迷世

網不知有本來一大事而開之使入佛見者也孔子
以何因緣而出現爲帝王之教衰亂賊接迹於世而
挽之使從先進者也既以一大事提人安得不樹出
世之標既以帝王之教淑人安得不垂經世之範蓋
因緣別而願力從之矣然謂釋出世而孔經世亦影
略之詞耳若究其實則惟禪家之超塵離欲而悟無
生名曰出世之學佛則不但超世間亦超出世間惟
帝王之因時立政而拯頹綱名曰經世之學吾夫子
則不但明經世亦明出世何以明其然也楞嚴經中

迹觀音大士之修證至於空覺極圓空所空滅而曰忽然超越世出世間上合十方諸佛慈力下同六道衆生悲仰此非合世間與出世間而兩超之者乎以是知出世之不足以盡佛也魯論中載有朝聞夕死之詮卽禪宗頓超生死之旨而其告子貢則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學而曰下不離經世之塵迹也達而曰上直透出世之眞宗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神且超於象數之先矣此非合經世與出世而兩明之者乎以是知經世之不足以盡

孔也雖然如以迹而已矣則判之爲兩途也亦可而以斷情爲出世之教制情爲經世之教則語意似爲未融蓋斷情乃二乘之學非上乘之學而制情乃修道之教非率性之道也經稱大乘菩薩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而逆流如來則隨順衆生而入生死曷嘗斷情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情亦不待制矣然制情終是儒學正鵠不類斷情二字是則入於二乘非則淪於外道並爲上乘之所訶也雖然辭王位而入山退魔軍而成道[illegible]旣已現有斷情之迹矣安

得以其近於小乘而諱之此其故難言已蓋佛有權教有實教釋迦初爲聲聞比丘立範示同其迹此權教也至於借維摩以起圓宗唱法華以表一大事乃盡掃其迹而空之實斯顯焉末復盡掃言說而謂四十九年並未嘗說一字與吾夫子所謂天何言而時行物生之旨若出一揆也斷情云乎哉出世云乎哉然而旣起權教人必執其權而掩其實矣無惑乎高明如兄亦疑人盡涅槃則千類俱化而有神理安托之虞也此由未窮最初人物之所自來與人物旣生

之後所以究竟處也夫世無人類則神理誠無所托然而人類豈始於胎生哉劫初之人皆化生也化生卽神理也儒者求其說而不得乃億之曰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此言頗類外道無因之論惟釋氏窮本混沌重開之始謂光音天人從空飛降久食地肥而生男女二根有男女斯有夫婦而人道續焉此胎生之所自始又窮之於最初混沌而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蓋無情之國土與有情之衆生皆從大覺之迷發起而[illegible]

土從想澄化衆生從知覺化其時安得有胎此從
之所自始斯言正與大傳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
旨相表裏但佛言世界從覺迷生而儒則直言從太
極生耳周元公作太極圖説復於太極之上拈出無
極二字而結之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無極二字本諸道家而周子拈入儒書
以追太始却與法華經中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之偈相表裏智者繹而思之可以得原始反終之説
矣蓋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其終未有

不反於無極者所謂太極非即佛之本覺妙性乎所
謂無極非即佛之涅槃本相乎世儒見中國帝王以
三綱五常治天下謂與西竺涅槃之教相違豈知千
聖同以無極爲始終而綱常之教則儀象五行中事
也太極既判而爲儀象五行矣神理亦裂而爲三綱
五常矣混沌已鑿塞之則不能縱之又不可聖人不
得已而制爲禮法以杜其相陵相瀆之端蓋使之攝
情歸性漸返於無極耳非謂事業盡於一生而身死
之後則堯桀俱成斷滅無復究竟處也亦非謂妻妾

子孫孫雲雲爲身後之統緒立德立功立言三不
朽爲身後之休光此外更無實證處也而神理亦有
不盡托於綱常者試思人物化生之初尚未有君臣
父子夫婦之名焉得有三綱五常之教然而神理未
嘗無托也以三綱五常托神理亦惟帝王所統之世
界爲然而十方不盡然也佛言大地之上爲六欲天
雖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名而子女不從母氏孕生又
上爲四禪天則并男女二根而無之但有君臣而無
父子夫婦之名又上爲四空天則并君臣之名而無

之但有先覺後覺耳然而法象自在神理亦自在也
此猶就大千界内論也大千界外有所謂極樂世界
者但有男衆而無女衆有所謂袈裟幢世界者但有
大小乘聖賢而無凡夫又有所謂音聲輪及勝蓮華
等世界者但有大乘而無小乘則吾聖人三綱五常
之教委無所施矣然而法象自在神理亦自在也况
何憂於人盡大通士盡圓覺則五行空而千類化神
理遂至於無托哉果如兄言盡證涅槃則大千界内
胎生悉轉化生穢土悉成淨土四生六道俱入聖證

而現百千億身。豈不大快。然而必不得之娑婆界也。爲佛亦有三不能也。三不能者何。佛不能度無緣衆生。亦不能盡有情界。與逃定業也。是以宇宙開後。復起宇宙。衆生度後。復有衆生。而吾聖人三綱五常之教。不得不立矣。綱常之教之謂權。一大事之教之謂實。惟佛權實雙顯。而此土經世之聖人。毎秘實而顯權。何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也。然而皆爲一大事地也。堯舜禪位之後。並退處於遐荒寂寞之陬。與化外之人俱。孔子轍迹既窮。則興歸魯之思。而欲

與狂簡遺世之徒偶。其心亦必有所在矣。豈故以有形者留之經世。而復以無盡藏者。留之冲虛。何莫之鄉哉。權自權。實自實。聖人寧得萬死萬生。與百姓同圄於可使由之之權。而不反諸不生不死。與諸佛同歸於不可使知之之實也。且凡夫馳三不朽之榮。故有留經世於孫雲者。聖人掀天事業。等於浮雲。則何留。二乘厭生死而欣涅槃。故有留真身於淨土者。大乘生死涅槃。摠是空華。又何留。言留。亦非上達天德之語也。然而經世之迹在。出世之宗亦在。似有所留

然者。則一本二本之幾。於是乎判矣。即實敷權。攝權歸實。此一本之學也。堯舜孔子以之。實外有權。留之經世。權外有實。留之出世。此二本之學也。今之內向禪玄而外飾孔矩者以之。二本之害。猶甚於執一之害。爲其心持兩端。於經世出世之究竟。兩無當也。如吾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乃真菩提路矣。學不必踐佛跡。達則必徹佛心。其本則一以貫之也。兄不准愚之融通三教。而其深懲二本之敝。却與愚意相合。獨疑尼父不能証釋迦之上果。與釋迦不能爲唐虞三

代之事業。則大不可。此由未考於三祇脩證之說也。蓋以一生而論。則孔不濫釋。釋不濫孔。安得既脩庸德庸言之教。而猶顯釋氏之神通。既提不生不滅之宗。而猶建帝王之功業。以多生而論。則得道真人。出入於三教中。改形而不改性。易地而不易心。透出世之宗者。必累功於經世。累經世之功者。必歸根於出世。是以釋氏分爲三大阿僧祇劫。始於悟。中於修。卒於證。雖一超直入如來地。稱最上一乘禪。而功行有難於頓圓者。必歷不可說不可說劫中。行菩薩道度

盡有情。而後入於無餘涅槃。如吾堯舜周孔之功業。正行菩薩道中事也。其究亦必歸於入佛涅槃而後已。借曰不然。則釋迦何以預識尼父爲儒童菩薩之降生。又何以自表往因在七地時。亦爲儒童菩薩乎。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使孔與釋而易地。亦然也。載考仁王報恩諸經。則釋迦之爲國王而行正法。爲孝子而報親恩。俱從多生歷過。而此生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故辭金輪而成正覺耳。設使端冕垂裳。操三重以王天下。其於唐虞三代之治何有哉。陸子

不云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豈以孔釋而有二心。孔曰吾道一以貫之。釋曰。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其見性之宗。同其盡性之學。亦同也。所不同者。應機之教耳。兄疑尼父未必默契釋宗。因疑釋宗不可以治天下。是萬代儒宗。其見地曾一禪師之不若。而世所尊爲三界導師者。僅與執一之楊墨等耳。拘儒執程朱以詆佛。狂禪復執佛以卑孔。而兄乃兩蹈之。惡乎可。惡乎可。唯以誣尼父之証上果爲疑。則

亦委有可疑者。佛當入涅槃時。天龍八部雲集。棺踊空中。火發三昧。所出舍利無筭。而尼父則寢疾七日而歿。與凡夫等耳。焉得同日。此當以多生之實證論。不當以一生之示迹論也。諸佛菩薩隨順衆生。固有秘大乘而現小乘相者。亦有秘聖證而現凡夫相者。釋迦以老比丘身示背痛而入涅槃。此秘大乘而現小乘相者也。孔子以老儒身示寢疾而感楹夢。此秘聖證而現凡夫相者也。蓋衆生根劣。而菩薩屈體降德以就之。在釋迦已不能盡顯毘盧之法界矣。何獨於尼父而疑之。然則何以知尼父之証上果也。曰。道

則一貫。心則空空如。願則俱立俱達。證則知命耳順從心。功則刪述六經。以憲萬世。此佛乘之果。非二乘菩薩之果也。既証佛乘之果。則兩楹奠後。遂與諸佛同入涅槃乎。曰。昔有問涅槃於禪師者。禪師自言。已得因中涅槃。未得果上涅槃。何以未得。曰。功未齊於諸聖。孔子之在因在果。吾未能知。但據儒童之迹。則亦因中之涅槃也。因中涅槃宜[illegible]亦得稱上果。曰。二乘尚稱聖果。而況大乘。大乘初[illegible]時便成正覺。而況

久修受佛記者。對佛地。謂之因。對賢地。謂之果。對八
乘之果。則謂之上果也。且因中涅槃。亦未足以定孔
子。蓋有帶果行因之大菩薩。已證果上涅槃。仍入因
地而度衆生者。焉知儒童菩薩。非逆流之如來耶。故
不必以尼父之不証上果爲疑也。所以不顯神通。不
談因果。則其願力自有在焉耳。以釋迦塵點劫前成
佛之旨參之。則尼父百千萬億劫中。亦必以一大事
因緣出現於世。時乃六通盡顯。而因果滿盤托出矣
吾儕今日。正在庸德庸言教中。自有下學上達之聖
矩在。固亦不必作此虛想也。

一

劄中稱有朱友。性極超悟。銳意兼通。極口詆耿司徒
劉別駕爲管見株守。自言生日五常。死時大化。纔病
劇而自愧過言。終無究竟。以此規不肖使俟易簀之
時。自考自証。可謂頂門上一針矣。捧讀至此。毛骨竦
然。昔有禪師警人語曰。休談上上三玄。且看末後一
着。甚矣。兄之言有似於禪師也。愚雖孟浪。然居常念
及末後一着。則亦何敢輕自放過。嘗[illegible]夢境與寤境

迹而痛顛倒之想之難除也。又臟病時與無病時等。
而痛生死之關之難破也。是以戰戰兢兢。不問居官
居家。罔敢吐一違心之言。作一瞞心之事。日唯銷隱
慝。積陰功。求不得罪於上帝。雖有薄解。不敢浪騰諸
人。恐以狂言增罪障也。頃歲唯與天臺先生論及孔
釋周程之際。不覺乘興而縱言之。其中雖尊孔矩。亦
贊佛乘。雖不與狂禪之卑孔。亦不與拘儒之闢佛。凡
以其近於生日五常死時大化之說。恐末後無所着
落。徒滋口過。勸令姑存其說。以觀易簀之時消息何
如。所謂憂之深而言之切也。敢不佩之爲藥石之誨
然而不得不露一班者。則亦畧有窺於今日之天命
耳。蓋孔子極羨遯世不悔之聖人。而其自處則以斯
文見於世。當匡難而動贊易之思。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此從知天命中來也。天既命以斯文。安得果
於遯世。又不敢以易世之中庸。掩遯世之中庸。故曰。
唯聖者能之。以此知聖心之不以斯文自有也。奉天
之命已耳。維我　聖[illegible]　敎而用中。郁郁乎文
哉。流風至於今日。酷似周末文勝之獘。二氏之徒無

已即吾孔氏之徒。不執一而相夷。則二本而知。洙洛之澤且斬。姚江之派自支。而聖祖之精神命脉則宛然在也。當有人焉起而振之。機在以孔子之一貫二氏之一。是曰大德敦化。以孔子之矩別二氏之矩。是曰小德川流。用程朱之方而去其偏。則無執一之弊。用陽明之圓而防其濫。則無二本之嫌。通性命之宗於無極。以蕩儒家名利之根。則毋敢飾儒行以藏偷。而朝聞夕可之脉正。稽菩薩之行於三祇。以遏禪家我慢之氣。則毋敢影禪宗以踰矩。而盡性至命之學深。蓋不但使孔氏之徒。知有因果之說。不得不素位而行。求所以爲究竟者。亦使二氏之徒。知儒宗行大乘菩薩之道。不得不小心畏法。助皇綱以化頑。此聖祖二百餘年之深意。有待於後人之對揚者。天命然矣。世果有若人耶。吾願執鞭而爲之役。不然則先䒢以導之。亦述而不作之遺矩也。凡蓋以遯世之中庸。望不肖。故使之含其說以待易簀。若曰。縱不能爲孔子。亦不失爲程朱之徒。然則寧學孔子而未至。不欲向世儒脚根下盤旋。㢵補程朱之闕復拾陽明之遺。殆若綜一代之人文。而不以知我罪我爲諱者。亦將不揣而爲之解曰。聖祖既沒。聖教不在玆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亦惟聖者能之。而已。然而闇修之君子。自當以凡言爲正鵠也。與其見知於世。而不中庸。孰若依中庸。以遯世之無悔耶。至若朱友生曰。五常死時大化之說。此兩言者。蓋有幾微疑似之端。不可不察。是耶。則孔子之下學而上達也。非耶。則夷子之二本也。生曰五常姑置。已所謂大化云者。果六祖之知去處乎。孔子之奠兩楹乎。釋迦之還毘盧性海乎。是謂通晝夜之道而知。乃眞化也。不然。則狂宗之空頭語耳。業識茫茫。去住不能自主。大化云乎哉。愚也何敢自謂知來知去。亦何敢自謂生時能了五常。死時能還大化。徒以夙有微植。而天爲之開其朕焉。意者不出五常。而可以上達天命。畧亦見其端倪。不墮狂儒窠臼中矣。所患習氣難盡。立人達人之用未彰。安得畢此願。以待易簀之自証哉。抑子路請禱。而夫子却之曰。丘之禱久矣。彼朱友者。吾不許其病前之超悟。而許其病後之一悔。有克念

作聖之幾然而望孔子之門牆則遠矣吾儕悟欲趨
超而義由漸集使平日無所以承天命者必待易簀
而後自考自証不亦晚乎是顏與孔共圖之也
一
劄中云况今士鮮實修人慕浮說即舉業文字往往
亦捉影追風剽宗掠教而吾邑談禪者復妄自推許
全無檢制遂使男女宵集通逍並行穢俗爽風蕩滅
禮法余用是痛心疾首而恨程朱之道之衰也恐世
運亦隨之矣言及於此則愚之痛心疾首更甚耳然

而挽之難為力也彼方薄程朱之學而吾必欲操程
朱之說以勝之勢必不克然程朱之道衰則孔子之
矩易世運委為可憂亦何忍坐視而不為之所意必
先遡其源而後可以挽其流也凡亦深思程朱所以
盛衰之故乎其盛也以禪宗之盛而盛其衰也亦以
禪宗之衰而衰也何以明之孟子既没周元公未生
儒者之論槩曰聖人重名教云爾惡知有所謂孔顏
樂處可以銖軒冕而塵金玉浮雲堯舜之事業也者
否一貫之宗晦已久矣達磨西來單傳之宗正吾夫

子一貫之宗也儒者不察以為異端之教元公獨微
之以開兩程太極一圖三教之精髓具在焉然禪自
五宗分派以後亦盛極而向於衰矣元公復燭其末
流之弊故隱佛乘而顯孔學使程伯子專求之六經
以興起斯文為事伯子心契不生不滅之宗即轉入
孔顏樂處而不暇究極其源底故言佛理與吾儒句
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又言佛氏比楊墨尤為近理
所以其害尤甚而於老氏則第目為押闔翁張之祖
云耳故不惜操戈以入三界導師之室叔子得元公

為淺得伯子為深絕不信禪却能轉宗門之嚴規於
儒門以尊崇其師道而羽翼六經之功則彬彬矣紫
陽夫子儒豪也一入禪書之味而即逃之其學並宗
兩程而遡無極之源於元公能以正心誠意之宗行
忠孝節義之實而學嶲乃大標於天下然諸儒所會
孔顏樂處槩從禪窟中來也他如會人物於一原通
古今於一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語皆
禪門無上菩提之話頭也學者窺見一貫端倪謂可
以無[illegible]之傳之宗而又叅及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

神去處則亦何必棄人倫以求道此儒宗之所以衰
也然而不有西來之宗曷顯東魯之脉不有宗風之
峻曷顯師道之尊不有五花後之狂誕宗徒曷顯濂
洛來之中庸教體故曰程朱之盛以禪宗之盛而盛
也然則何以有今日之衰爲大程夫子未盡元公之
學而欲亟明仲尼之道得其要而不得其全得其正
而不得其大推敲二氏語多失中以致正叔元晦兩
夫子執之以爲中庸未免以矯枉過正之偏詞自掩
其維世立極之真意而後人遂吹疵以易其矩也古

人動必稱天稱鬼神曰監在玆情狀如見是以有郊
社禘嘗之禮幽明生死之說如佛氏所言三世因果
十方重重無盡法界皆實理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必及於此特不與中人以下語耳程朱槩目爲荒唐
幻妄之談而掃去之言天則曰即理也焉有臨女之
上帝也言鬼神則曰屈伸之義也焉有受禱之上下
神祇也言人死則曰形銷而神滅也焉有輪迴六道
之苦海也其見既已謬矣又如性本無生故亦無滅
此實千聖同然之真心衆生盡方入涅槃此亦千

聖同歸之實際特儒曲引而不發發自釋氏之口耳
程朱槩以爲虛無寂滅之教而力排其說然則真心
果有生滅乎聖學遂無究竟乎高明特達之士所以
疑其未透性宗而波及孔顏之學亦疑其與達磨之
頓宗有間也蓋至於姚江致良知之學出而晦翁之
道價益輕矣今則不但畀其悟且併其行而遺之影
掠禪宗掃蕩禮法言在聖人之上行在庸流之下雜
王雜伯不儒不禪國法既不可繩佛法又不可束真
有如兄所慮者甚矣程朱之教之衰也然何以與禪

宗而俱衰蓋儒宗不以名教重而以性學重也維昔
禪門有龍象士爭趨而問法鉗錘及於王公大人亦
有病其門庭之高峻而難入者走入程朱之門則一
貫之聖宗在焉又輔之以定性識仁主敬窮理之教
其道既簡易易行而其味亦探玩無盡是以程朱之
道尊然而程朱之見地終不足以收出世之英傑而
低昂有失實處反驅上上之根器以入禪而禪自五
花開後狂風大起談宗者如牛毛得宗者如麟角棒
喝之威已竭面壁之迹盡磨其解其行俱不足以服

儒而其狂却足以染儒儒有根性俊拔者一涉禪書輒能言其大意以爲禪士之伎倆止此吾聖人不傳之心法亦在此矣不覺高擡此心以虛見作實解又或觸華嚴之毘盧法界浩蕩其胷襟觸維摩之罪福性空圓融其見地以爲大象不由於兎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何以程朱之拘剪爲也而禪門復有豪右不羈之客習於遊大人以賣其高相靡相引如羶風之聚蠅而禪關遂爲蕩子之藪蓋禪之敝也敝於抄禪案而導狂於儒門儒之敝也敝於毀儒行而擡高於

佛地兩相影借以爲圓活兩無忌憚以反中庸今皆至於不可究詰矣假令世有踏蘆立雪之真禪則罔念作狂之徒其何所附而敢於土苴程朱如此故曰程朱之衰以禪宗之衰而衰也雖然盛衰之際俱有天命存焉程朱亦乘夙生之願力奉天命以遏禪狂者而不能使今日之不衰則天意更有所在也凡以今世士鮮實修人慕浮說而欲以程朱之故轍制其淫乎愚謂卽使程朱而在今日亦斷不能禁儒士之不淫於禪也且孔子重博學東土之禪書其亦誠有

可刪者而西竺流來三藏十二部則易外傳心之要典也　聖祖亦既頒布海內與儒書並行矣安得以時弊之慕浮鮮實幷　聖祖之美意而欲掩之假令尼父復生其必以贊周易之遺意存西來之精者以刪詩書之遺法去東土之濫者而或有所懲於狂濫之習亦將於中誅亂賊闡幽光以春秋之大義裁其間矣何哉聖人不能違時第能相時之窮而逼之也今既不能禁儒士之淫於禪則莫若因勢而導之以通其窮使之辨真去僞尋出孔與釋之本來面

目但使二老之真面目皎如蒼素則程朱自有展足之日而狂徒將無藏身地矣其說云何曰程朱之尊綱常尊聖學以忠孝節義維世風此真菩薩之行也釋迦復生不能爲之貶也其誣釋迦將彝倫滅盡達磨將義理滅盡又誣一貫之道與不生不滅爲二宗此非見性之言也孔子復生不能爲之褒也無亦守其忠孝節義之大閑而竟其所未竟之學乎乾九三之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言龍德之學也程朱其猶病諸吾儕果病程朱之病試叅孔子所以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者思何物顏子所以仰鑽瞻忽以
求者求何物則所謂知至至之者可想已又參孔子
所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往何地顏子所云欲從
從之末由也已者由何地則所謂知終終之者可想
已至必至乎不生不滅之源頭禪門所以重見性也
終必終於不生不滅之彼岸佛氏所以入涅槃也知
至知終在剎那間故學者不可無一超直入之思至
之終之三祇乃竟故學者不可有欲速見小之念果
一超而直入則必不欲速而見小矣今之染禪狂以

亂儒毀儒行以從禪者皆欲速見小之為累也其以
超入之未真歟見性果真深心自起細行且矜何況
大德釋氏不有息世譏嫌之戒乎柰之何以罪福性
空為口實也蓋有智不文殊而踐其三處過夏之迹
蹤不維摩而效其淫殺皆空之言皆魔道耳此宗風
極敝之流佛法將滅之兆也天乎人也何尤然凡以
程朱之道格之彼將逃之圓宗以為解吾即以釋氏
之律誅之則逃於何地哉昔岳武穆兆曰取楊幺而
曰王四廂以陸軍攻水軍故難飛以水軍攻水軍故

易凡以儒說禦參禪之士得非以步軍攻水軍歟愚
為此慮故不病儒者之參禪而病其影狂禪以亂儒
反為佛法之蠹則竊取武穆破楊幺之法也

一

劉中許余六龍解為世代必傳之書又自稱談形氏
之學謂五五二十五而五形之變盡此形家從占未
有之說也談易而謂六六三十六而六龍之變化全
蓋不變不化非神也變不盡變化不盡化非至神也
不神者不龍不盡神者不為全龍是故惕中有亢亢

中有惕潛中有見飛中有潛甚至一身一世而六龍
備又甚一時一事而六龍備釋氏自是龍德自有釋
氏之潛惕飛亢司徒公之說不謬而丈擬釋迦為飛
龍誤矣夫六龍解之果傳於後與否吾不敢知而解
中獨詳於群龍无首之義則為泰州之流派以見龍
為家舍而優孟尼父者發也故求正牘中因天臺先
生之過推泰州王氏而為之評隲曰孔子見群龍之
无首而泰州則以見龍為群龍之首此其大言放矜
子處也又惕若齋集中與李中丞見羅公論惕見二

龍之義曰見龍之用全在作人而立言亦其餘事惕則不汲汲於作人亦不汲汲於立言而唯以進修爲實地是亦斯文之標也此忽微意之所在也兄平日亦鄙講學家之以聚徒著書步孔躅者固知已先得其同矣愚雖未嘗深究形家之說而兄所謂五形之變窮於五五二十五竊謂曾楊復起不能易也己又以是例乾龍而謂六龍之變窮於六六三十六亦是奥妙之論但不可執以爲論爻之準傳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

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爻已分體於大象而爲變安得一爻又有六變若一爻又有六變則爻復爲卦仍將原始要終以爲質而非時物之謂矣聖人但言乾元用九之大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不謂旣乘一位又必兼五位而後變化始全也縱曰群龍无首不可以一爻定其位一位定其用然乾用九坤亦用六以乾爻三十六變之說而例坤之諸爻則窒矣旣窒於用六之坤則亦不必神其說以論用九之乾也如兄五形之變之說殆可以例伏羲之卦與邵

子皇極蔡氏洪範之數蓋卦以八起至於八八六十四而八卦之變全皇極之數以四起至於四四一十六而能專畢洪範之數以九起至於九九八十一而變例周也然論爻固不必以三十六變爲說而乘六龍之聖人則秊是惕中有亢亢中有惕潛中有見飛中有潛以及一身一世而六龍備一時一事而六龍備皆確論也而愚於易測乾龍解中已爲兄特先茅矣論飛龍之該六龍曰至日閉關飛之潛也誕敷文德飛之見也兢業萬幾飛之惕也擬言議動飛之躍

也頒瑞群后飛之飛也四征不庭飛之亢也舉一飛龍而群龍可以例推此卽飛中有潛見惕躍與亢中有惕等義也論聖學之大致曰以潛爲基而見以用潛惕以持見躍以行惕飛以伸躍亢者飛之極而復反於潛六德之在人心如晝夜之循環而無端隨時隨地無不可乘此卽一身一世一時一事而六龍皆備義也蓋可以作兄言之註脚矣唯執天臺先生釋氏自有潛見惕躍飛亢之說而謂不肖以飛龍擬釋迦爲謬豈未細察牘中之言意耶謂一身自備潛[illegible]

惕躍飛亢此以龍德言也謂仲尼屬見龍釋迦屬飛龍此以時位言也其義何嘗相悖試察文王係辭孔子作傳俱先別六龍之時位而後以見群龍无首一繇收之可想已群龍既曰无首則奚獨釋氏兼有潛見飛亢哉堯舜聃尼以及伊尹周公皆然矣若就時位而分屬之則堯舜君也非臣也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象也安得不名飛龍孔子師也非君也信庸言謹庸行善世而不伐其象也安得不名見龍潛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聖人之依中庸以遯

世者也安得兼有雲龍風虎之會亢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聖人之立於大過之地者也安得樹有庸言庸行之標三何以惕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也聖人具可君可師之德而世莫有利見其爲龍者是已故危之四何以躍不天不田亦不在人故也聖人當可潛可飛之介而世亦有想像其爲龍者是已故或之六位之不相襲有如此者聖人作易所以擬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其雖正在於此若但曰一身一世而六龍備一時一事而六龍備此

雖合於无首之繇而亦近世講學家之套頭語也何難言之有然凡亦斷無疑於堯舜之位飛龍孔子之位見龍所疑者孔釋同以師道立於天下而孔則曰見釋則曰飛釋迦未嘗如堯舜之君天下而堯舜曰飛釋迦亦曰飛故謂不必判定釋氏爲飛龍而敝之曰釋氏自是龍德自有釋氏之潛見惕躍飛亢也然則堯舜孔子在六位之內而釋氏在六位之外堯舜孔子之龍德不可爲首而釋氏却爲无首中之首矣惡乎可愚不以釋氏附孔子之見龍而附堯舜之飛

龍其解已在求正牘中兄殆未之察耳蓋曰凡言飛龍在天者必獨尊於宇內而莫與爲伍者也佛爲人天之師一出世而天主人王俱遜而就弟子之列安得不謂之飛吾夫子以臣子之節明帝王之道則但可謂之見而已然群龍既曰无首則飛亦何高於見見亦何劣於飛特以願力所乘時位所值之有異耳通斯說也釋迦何嘗不該潛見惕躍飛亢之六位而亦何得不以飛龍定其位也更有說焉德莫尊於乾之六龍六龍之位莫尊於飛龍飛龍之中莫尊於三

界導師而繼天立極之聖人則其次也夫何故帝王獨於人中稱尊而三界導師則兼於人天中稱尊也此義亦微露於六龍解中謂予思推天下之至聖至於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堯舜其猶病諸巢燧之先尚有神武不殺而王九垓之外者其飛龍之最盛者歟佛氏更以大智洪慈普化大千塵界其爲雲龍風虎之應抑又遠矣此則飛龍之盛而又盛者也但約之以群龍无首之繇則飛龍何必首釋迦見龍何必首孔子而觀回紇所以對郭子儀者則子儀亦可以當

飛龍大人之占又不必如堯舜之爲君釋迦之爲師而後可稱飛龍矣故曰易不可爲典要愚所評釋飛孔見之說不過據文言之所及而推衍之耳則所謂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也

一

劄末謂弟勇於任道篤於自信其過今人處在此其不及古人處亦在此此說必不能得之於丈然安肯安忍對兄事之丈而爲口是心非之言乎盡半不盡之說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數年内必泛舟一行方得縱談盡悉耳誦斯言也兄之赤膽忠肝盡露於此矣人非草木能不泫然使弟不以赤膽忠肝報兄而爲半盡半不盡之說是自欺也敢披歷以承尊教夫任道之志敢曰無之過許爲勇則猶内怯若云篤於自信則篤信好學弟之所不能也師心自用亦弟之所不敢也意者理有至處見偶及之則當仁亦有所不讓者至謂高過今人不及古人則弟何敢望古人即不及今人處尚多耳以弟自狀生平亦若在今人古人之間語立德尚不逮今人之好修者語窮理或

可望古人之細心者蓋有夙根焉爲兒童時每望日月星辰之上而疑其有異境亦望目前所接人物之外而疑其有異人雅不喜與群兒嬉戲而胷中常若有樂意然者長而讀書稍解文義妄擬論語學庸諸篇可以述而作也又長而鑽研性史極喜攻難如太極通書正蒙啓蒙皇極經世律吕新書等編不適其說必不肯止嘗以疑難之義質師長而師長訶之以爲不切舉業唯侍家嚴而聞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之訓此心勃勃然動焉因思古之作者何人哉而以弟

一等事讓人也及觸性理中陳列求放心之故著述
剗神絶念以求之亦有識浪暫停虛室生白之景然
以未知聖學源頭不過於生滅中弄精魂而已將壯
而過天臺先生忽然有悟入處則知六經皆我註脚
而著述亦他家活計猛欲盡掃平日之名根以究孔
顏眞樂然於佛氏所謂毘盧法界普賢行門則猶未
之窺也最苦儒理雖窮欲根難拔乃求出世之宗於
釋門并二氏之理而窮之果見有向前進步處而又
苦於實証之難也頗幸有聞之後淹滯於黌宮者六

七年得以優悠從事而初仕又在南曹仕優可不廢
學當是時也身無一日而不與今人俱心無一日而
不與古人俱時或出公署而幽棲乘肩輿而遠訪理
趣融液疑團亦來其悠然而思也脈脈如一絲之抽
其恍然而釋也重重如萬戶之闢又或空空蕩蕩之
中而天機忽到則如時雨之從天而下不知其所自
來於是東魯西竺與盲之似異似同古往今來賢聖
之時出時沒隱隱然有以析其幾微而窮其變態七
縱八橫不求合於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自然符合

毘盧法界印之於乾元之統天普賢行門印之於群
龍之无首同名至誠而贊化育知化育之異證則因
地果地涅槃之別也同爲上達而達乾元達坤元之
異悟則南宗北宗頓漸之分也語敦化奚獨如來含
萬德以爲性卽吾夫子之一貫何所不該語川流豈
獨儒教爲大覺之分支卽釋氏之三乘何嘗不曰毘
盧流出自是顏與曾思與孟得孔子之深淺周與程
程與朱見性學之偏全亦若指諸掌中而鬼神且潛
通之矣然未嘗不以穿鑿弄奇爲戒亦未嘗不以淺

中躁露爲戒蓋有經書中一言半語積疑一二十年
而始豁者亦有胸臆中一知半解沉鬱二三十年而
不發者自處則寧居友道不居師道語人則多及行
門罕及悟門蓋遠有所鑒而近有所懲也故嘗對所
知曰吾今頗通三教聖人之學能言周易曾論道理
然今生爛在胷中不出矣薄脩禮度以銷罪業則聽
人之牛馬我也迨戊子夏有所感觸而悟先年夢境
中有道存濟世之幽評始萌立言之念隨復感有寘
囑而知此生因緣在悟上乘之理而顯中乘之行也

夫上乘之理出世之理也所謂上達者歟中乘之行維世之行也所謂下學者歟悟上乘而顯中乘正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而五宗得其理程朱得其行本相須而乃相左是以流弊生焉天將使余貫佛理於儒行中矣雖德薄劣安敢不勉力以承天意然開端難而收成更難也復埋伏於行門者數載而於天臺先生往復書劄僅露悟門一班於乎悟門難哉行尤難於悟矣余年適三十已染悟門滋味及年躋五十而始深入行門滋味耳至於入行門之滋味而後知中

庸之德之爲至染禪狂之悟之非真也余實未有真悟却因歷行門之多艱而漸得之今日聊見孔子面目於所謂下學上達去處真若可望而從之者因而上窮其過此以往去處又真是欲從之而末由焉者兄盍疑吾之分神於別教而不諒吾之苦心於聖宗也昔陽明在龍場衛困中發悟機於桄席之上蓋嘗中夜號其僮僕欲有所拈而口復嗒忽然涌出良知二字遂乃横說竪說而不可窮蓋從苦心中流出也愚所拈敦化川流之旨自謂苦心近之第宋儒止窮

孔子之學於儒典中而愚兼窮孔子之學於釋典中近儒之拂孔矩也以濫於禪而愚之尊孔矩也以通於釋此則舉世高賢之所難信者而愚亦不敢以巳之所長格物也於此蓋躊躇滿志焉真有如啞子吃苦瓜難與衆人道者今欲使人兼參禪理乎則恐未入佛智先發禪狂生死未超名教巳戮大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何若專守程朱之說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欲仍效周元公之隱禪顯儒以授兩程乎則天下之如兩程根器者有幾哉今之士不過借孔孟程朱之

說以取青紫耳不洗其心於性命窟中則名利之根焉能頓拔而孔子下學上達之宗何日而白於天下且三教弟子各自尊其師說不相賓必相奴不相友必相敵爭端亦無時而息矣曷由度衆生於生死苦海而還之於無極悲哉痛哉無怪乎釋迦成道之旦發普度衆生之悲欲說最上一乘則恐聽者駭異欲說中下二乘又非出世本懷經行林間三七日無以爲計欲入涅槃而蒙十方如來之勸請也佛蓋深念上乘之理難以驟入二乘根器不得不暫闕上乘而

顯二乘卒以一乘收之愚又深念程朱之說難以盡羅上乘根器不得不兼顯釋宗以合聖宗還以孔矩收之先天而天弗違者其佛乎愚則後天而奉天時耳世之泥程朱者益以距楊墨之公案爲辭不知楊墨未徹性宗而佛氏巳登道岸入楊墨之深者必塞仁義之道入佛氏之深者必透仁聖之宗烏可同日而語唯入佛之未深而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聖賢於中則其害委甚於楊墨矣故愚亦不與小德小智之淫於禪也然亦安敢誣天下之無上士而閟出世

之正因哉誠齊之以孔矩則賢智無所施其狂而愚不肖有所開其蔽矣孟子以距楊墨尊孔子愚以貫佛老尊孔子無乃易地皆然然孟子見群龍之有首故賢仲尼於堯舜愚則見群龍之无首亦不賢佛老於仲尼則以俟學道者之細參焉必不敢爲過高無實之談以駭世亦不肯爲牽合附會之說以媚世也兄以篤於自信寓規蓋慮弟有非所信而信者難以俟後故欲使之反於平實意則厚矣愚亦安敢自信所見所述一一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於百世。

臂肱出三折之餘言發三緘之後亦有聖人復起必不可易者則如一貫之不二單傳宗也儒行之不違菩薩道也孔子之任文統而不任道統也堯舜孔子與佛老之均爲龍德而均无首也三教之分於周末而當合於我明也千聖千賢之異於行菩薩道而同歸於佛涅槃也顏子子貢之並希夫子仁聖二學而曾子之以仁學會聖學也周子之轉禪宗爲聖學程朱之以聖學挽狂禪俱由天命而今日又以祖述仲尼憲章　遡祖通程朱之窮爲天命也即使起三

教之祖而並參之上帝百神監臨陟降於其間吾知其有同然矣行不遠言則余之過也斯言也豈能一一盡得之兄則亦不敢口是心非而爲半薔半不盡之說耳兄才高學博過我再倍心熱行危亦過我一倍所不足者蓋在源頭上一悟弟之所以極感天臺先生者正爲源頭一悟從明道書院中來也以兄之才之學而得此源頭以玄之弟且以兄事兄而敢當兄之兄事哉蒙訂數年內泛舟之約必不可負所謂不有益於此必有益於彼而歲月且催人矣嘗憶丁

丑秋與近溪羅子論學於京邸余問羅子如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公曾見有幾人公曰吾交海內賢豪多矣未之見也唯予一人近之余時竦然內汗而意天下未必果無人今觀遂菴如天臺先生闇識如兄而猶有未察於邇言者則信乎若决江河之難也葢於論六龍見之弟以宋儒尊孔闢佛故表佛爲神龍以見其不在堯舜孔子之下而天臺先生乃疑駕神龍於孔子之上則兄首之說云何又以世儒但知飛龍爲君象而不知師

中亦有飛龍故表佛爲飛龍以見無上法王之爲尊而兄乃疑釋氏自有潛見惕躍飛亢之全德不當擬爲飛龍則牘中先與天臺先生分疏者又云何無怪乎羅子之先有是言也雖然舜之所以若决江河者爲能舍巳以從人耳巳之難舍難於挾泰山以超北海而性體圓徹則亦不以爲難恐也不敢不勉亦願兄勿爲儒先之理障所縛而反諸源頭以希舜也言亦不能盡意姑草率以酧兄德之萬一云爾

續答二魯丈書

來書云時巳手作數語因弔王師毋入便問訊于丈而前所託鶴聽上人寄書至矣答弟牘尚未及盡閱展讀數條益服精辨葢弟前書巳云必不能得之于丈然心有未妥安肯背心而口是之葢弟所云周孔必不能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淸淨而證涅槃之果亦不肯捨君臣父子而證涅槃之果釋迦必不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端拱而建唐虞之治亦不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建唐虞之治此言考之前古巳有明徵俟之將來必無異轍兄復深詆其不然卽至一生多生之說而弟可無辨

矣弟之所慮一生尚無究竟安及多生多生之說亦屬怳惚倘其必然恐周孔再生或不濫佛釋迦再出或不濫儒如謂遍佛遍儒更有主之者若今官之或吏或兵則性徹上源脫離生死非只閻羅不得制其死雖帝釋亦不能宰其生則遍佛遍儒誰命誰使大若輪差如爲發願降度則周孔極一生之精力以成儒教似不肯再出而自破其教釋迦竭一生之精力以揭佛宗似亦不肯再出而自

壞其宗。如爲儒教弊。以佛濟之。佛教弊。以儒匡之。
則周孔生無佛教之日。而釋迦又生無儒教之鄉。
況九聖旣遠。後之作者。賢而不聖。儒而未賢。七佛
歸天之後。繼起者祖而不佛。禪而不祖。豈九聖七
佛。尚未出入二三世界耶。至謂人盡大道。則山河
空影。此語似戲。似亦入微。而兄又力辨之。蓋人盡
大道。俱登勝蓮華世界。已無娑婆世界之凡夫。四
空天之名色想。六欲天俱空。又何有于東震彈丸
子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尺寸升合。而較量智

愚賢不肖乎。如謂人難盡度。化難盡演。則一切度
一人。累萬萬劫而終當盡歸勝蓮華世界。東震之
人類。永絕矣。神理固自有托。神理似無所顯。不知
東震人類。果可盡絕否乎。大端宋儒已來。角佛太
力。故王伯安入詆爲禪。尚極口攻佛弊之所流。勢
必有總貫融通之說矣。至謂　高皇帝並重三
教。而兄欲憲章。誤矣。夫謂　高皇帝立三教之
極。非指僧綱道紀爲言耶。僧綱道紀。與陰陽醫學。
並列爲四。未與儒學鼎立爲三也。如鼎立爲三。則

三途在儒釋道。不在甲乙頁三科矣。而內閣三相
必一釋一儒一道。禮堂三卿。亦復如之。安得以僧
衣爲僧官。道衣爲道官。尚不得與納貲入監者。親
民視事。並尊三教之說。無乃重誣　高皇帝乎。
況兄之所總者。儒佛二教。並未及道。道教之絕久
矣。宋以林靈素總道教。公卿抗班。元以阿馬葦爲
國師。妃主納拜。宋元之道教佛教重矣。而非道佛
之正教也。　高皇帝痛懲此弊。僧道寄名而無
位。有位而無權。兄所云云。豈僧綱道紀之外。再有

何考見之會典　祖訓乎。蓋佛之說稍長。兄之
見已定。比弟與兄初見時。卽竊附豪傑之斑。而不
敢承認聖賢之教。又安能融通聖賢而出入三教
耶。有言難悉。何得面陳。
道白。有宋曾子固嘗言神宗與王介甫爲一人。弟與
丈籌量天下古今事變。亦庶幾乎爲一人矣。獨未嘗
究竟性學。而今乃[illegible]亦必參同及此。而後爲根
本之合。前以數條奉[illegible]尊教。自謂於儒釋大意。註露
及半矣。此得來教。一似以水投石。而但以精辨目之

[illegible]緣弟他心未通，不能中兄之肯綮也。頃鄧少宰[illegible]
孟兄書來，亦謂得弟二集，略讀三五篇，有或未愜於
鄙懷者，不能强承，亦不敢妄議，當徐味之，自有進益。
意兄亦如鄧丈之畧讀，而未必肯如鄧丈之徐味，所
以有此懸河之辨也。言愈多，則意愈瞞，似宜姑且放
過，以待久久契合。而念兄意甚真，兄之疑，又天下萬
世儒生之通疑也。於此放過，豈但負兄，亦負天下後
世，故就尊說而畧剖之。兄前疑周孔必不能證涅槃，
亦不肯證涅槃。釋迦必不能建唐虞之治，亦不肯建

唐虞之治。得弟一生多生之說，而謂可以無辨，則此
疑似釋矣。然又疑多生之說亦屬恍惚，則豈能遂破
孔釋之藩籬哉。此理微露於儒書，而顯露於釋典。釋
典姑置，已儒書不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視諸掌乎。易傳又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物何以物，而變何以變也。孝經述周
公之孝，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后稷與文王爲二，天與上帝似無二，而何以分
配也。此理之至恍惚而難窮者，周孔則如指諸掌中。

[illegible]儒局於見而未之察耳。察於郊社禘嘗之禮義，則
何疑於多生之恍惚哉。唯有多生因果，故學問當求
箇起因證果之的當處，一毫着假不得。若只盡於一
生，則堯仁不如桀暴，夷清不如蹠汚，而徒以虛名傳
不朽，何益矣。兄疑周孔再生，或不濫佛；釋迦再出，或
不濫儒。此以有我之心，窺周孔釋迦也。孔子於逸民
自謂無可無不可，假令時可以爲虞仲，而斷髮文身
如異類，豈復有六經垂後之事哉。虞仲尚可爲，則釋
迦豈不可爲。何得言周孔再生，遂不濫佛也。釋迦自

言因地中曾爲儒童菩薩，猶屬未成佛以前事。觀音
非過去正法明如來乎，亦言證寂滅後，以三十二應
度衆生，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
居士說法，非儒而何。何得言釋迦再出，遂不濫儒也。
但濫之一字，非所加於聖人。千聖靡有不以成佛爲
歸路者，積儒因證佛果，此正順行之等覺，豈曰濫佛。
諸佛靡有不以善世爲行門者，秘佛果現儒因，此實
逆流之如來，豈曰濫儒。愚言敎不相濫，特表聖人素
位而行，立作聖者之榜耳。在聖人自是神無方而易

愴也唯就一生教迹而論則亦戒於相濫耳兄若悟微上源脫離生死非只閻羅不得制其死雖帝釋亦不能宰其生遁佛遁儒誰命誰使此義已畧剖於答顧叔時書中兄蓋未察聖人盡性入於究竟涅槃便是無極太極能生兩儀五行以成萬象亦能了兩儀五行以還太虛此是實事非虛理也帝釋閻羅之制人生死只如國王大臣之宰人生殺盡性而至於永出三界國王大臣不能生之殺之則帝釋閻羅豈能生之死之然大聖人出必應時生亦不爲已生滅

亦不爲已滅不過隨順衆生出入生死耳豈以佛如釋迦儒如孔子而猶有命之使之者權言有命有使則釋迦從然燈佛授記來孔子從佛勅儒童菩薩起教來也嘗味乾爻九五傳中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二句其旨自見兄又疑周孔竭一生之精力以成儒教似不肯再出而自破其教釋迦竭一生之精力以揭佛宗似不肯再出而自壞其宗此亦以有我之心窺三聖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已先自掃其一生之言教矣而其恩遯世不悔

之聖人亦不謂聖人必以儒教現於世也釋迦曰我從其夜得最正覺乃至其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不說是佛說已先自掃其一生之宗說矣而其以佛法付國王大臣亦不謂諸佛必以宗教束於禪也一生猶不自執而他生乃執今生乎亦有執而不變者佛聖千變萬化只是度群生出生死海也行願有未滿處必從其缺者補之世教有偏墜處必從其重者反之其究歸於同成正覺而後已若守定一格福慧豈能兩足衆生豈能盡度此義隱在蓮經壽

量品中最深妙而唯周易群龍无首之旨與之相脗合焉儒教敝以佛濟之佛教敝以儒匡之亦非所以論孔釋之實際孔子原不局於儒教故曰無可無不可何用以佛濟之釋迦亦不局於禪教故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何用以儒匡之受濟受匡則爲之徒者之流敝也然在今日則濟與匡委不可少矣兄疑周孔生無佛教之日釋迦生無儒教之鄉乎不然也周禮六德之教智別於聖孔子一貫之學聖合於仁聖果何謂也心之精神之謂聖豈

非佛之妙涅槃心。知來藏往之謂聖。豈非佛之正法眼藏。佛之爲言覺也。聖即妙覺之別稱。然則佛教何嘗不在周孔之世。特無削髮之緇流耳。西域之不士而僧。猶東震之不農而士。東震士一而農百。西域亦僧一而俗百。儒者以賢得民之稱也。曰宰官曰居士。孰非儒流。佛未出時。先有驢唇仙人推測天象之書。亦復有別項治世語言。孰非儒籍。然則釋迦豈果生於無儒之鄉。特無删述之孔籍耳。九聖既遠。後之作者賢而不聖。儒而未賢。七佛歸天之後。繼起者。祖而不佛。禪而不祖。此亦非究竟之論。考之外傳。在唐。則孔子化身爲廣桑君。子路化身爲韓滉。在宋。則燧人氏化身爲仁宗。曾子化身爲王曾。豈可斷定九聖之後賢而不聖。儒而不賢。又考之禪集。在祖位中。則大勢至化身爲般若多羅。觀世音化身爲菩提達磨。在禪師中。則定光如來化身爲陳尊宿。彌陀如來化身爲永明壽。豈可斷定七佛歸天之後。祖而不佛。禪而不祖。大抵世道有升降。而聖人之顯道有權實。貶德以從時。天下其誰知之。故謂孔子之後無孔子。釋迦之後無釋迦。非至論也。皆以心量局而眼孔窄。故作此見。釋迦明星悟道之日。孔子知天命之年。其濚鑑必不然矣。九聖七佛。非逆流之。如來即順行之等覺。正是出入三千大千世界。純以度衆生爲事者。或現涅槃。或不現涅槃。此則大聖人之願力。與衆生之機緣兩相符會而然也。真身自在佛界。而應身乃在此界。凡無乃以凡身視九聖七佛。而尚疑其未出入大千界耶。當知九聖固內秘佛智外現凡身之權位。而釋迦亦內秘毗盧外現四果之劣身也。凡圓滿報身之佛。必不成於五趣雜居之地。而成於色究竟天。逆流而來此地。則皆已出生死。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化緣畢。則復歸於本位。柰何以凡心度之。人盡大道。則山河空。影委非戲語。語亦委似入微。但緣辭察之。則非究竟語耳。凡知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之說乎。又知四料簡中。真如無始無終。衆生有始無終。煩惱有始有終。無明無始有終之說乎。真如無始無終。是以佛界不增。衆生有始無終。是以衆生界不減。煩惱有始有終。無明無始有終。是以有佛度衆生。衆生

[illegible]佛之事而一切應世聖賢亦於中助顯第一義諦
[illegible]覺在衆生不問智愚賢不肖無有不入佛地者亦
無有不歸於勝蓮華世界者然而衆生卒不可盡也
以無始刼來覺性不能不迷迷則虛空起而國土衆
生亦起也故楞嚴經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
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
發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蓋有漚必消[illegible]而有
海還復生漚即從衆生身上一毛孔各具一尸蟲又
從衆生念上一流注各成一生相而無量微細身起

矣故不但佛有百千億化身而衆生亦有百千億分
身佛身之化化於覺而衆生身之分分於迷故佛之
化身無身而衆生之分身有身無則金不復鑛而有
則鑛須鍛金即本身已入覺地而餘身猶在迷中各
不相知各由迷以入悟必至於成佛而後合此衆生
之所以不可盡也此義最微即古之得道禪師亦未
必盡通其說愚偶以夙因有悟耳通斯義也復何疑
於人盡大通則山河空影亦何疑於衆生盡歸勝蓮
華界則東震人類永絶正恐不能早登正覺度此山

河中海漚之衆生耳又知此娑婆世界即勝蓮華
之世界乎盡虛空界合爲一界乃稱勝蓮華界娑婆
界在其中矣然娑婆衆生何以不見賢勝如來如來
空娑婆界於勝蓮界中衆生不空勝蓮界於娑婆界
外也佛無優劣何以獨尊賢勝如來賢勝即最初大
覺之法身而十方諸佛則皆賢勝之分身也法身則
一分身則窮刼不可盡經又云一人發真歸元此十
方空皆悉消殞正言衆生初成佛之境界難之者曰
古來發真歸元者衆矣而空界依然安在其消殞耶

解之者曰衆生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故雖一人發真
而衆復感結所以空界依然以愚勘之此亦不了義
之談也衆生不從一佛度盡必從諸佛度盡發真歸
元之頃六通頓足窮未來際只是一時一際一刹那
更不見有一人未受度者故曰十方一時同成正覺
此縮無量刼於一刹那而云然也是則空界消殞之
說也蓋諸佛自殞而衆生自不殞耳豈謂旣殞之後
而衆生又復感結哉然而感結之空界果依然在也
則愚之所謂一漚消海而海[illegible]生漚也於發真歸元

之佛界無預也故東震之人類必無斷絕之理而人類既生亦必無不成佛之理唯分身之後復有分身各待三祇滿足而後成佛此佛之所以無盡而衆生與之俱無盡也然則佛界何以不增發真則十方空悉隕何增之有知空界之所以隕便知衆生界之所以立覺海中之衆生既因一人從迷發真十方虛空皆悉消隕豈不因一人從真起迷十方塵界皆悉建立若以佛之漏盡通照之則覺本無迷真亦無發空本無隕界亦無立只是一箇常住真心不增不減故

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發真隕空之說亦只對未發真者立此權詞耳此義含於易傳大明終始一句中微而難察宋儒唯周元公見及於此此外則程伯子猶未了然而況叔子以下諸賢哉弟今以凡智窺佛智亦屬口過只緣無以報兄之德故不覺吐露及此此係吾儕生死根元孔子所不與中人以下語者願兄細心參之不然則寧闕疑闕殆以待鬼神之通毋以先入之見禦吾言也大槩佛之性量非吾儕之情量所能測弟亦豈敢自謂能超情量但知情量之外有性量耳兄謂宋儒以來角佛太力故王伯安人詆爲禪尚極口攻佛弊之所流勢必有總貫融通之說矣盖以爲流敝所趨而不知亦天命之所在也主敬窮理之學敝文成公不得不約之以良知果見良知面目自然通極於单傳之宗致良知之學又敝令安得不約之以至善果窮至善根原自然究極於一大事之教謂爲流敝之所趨亦得然物不極不反固有因流敝之窮而轉入於至善者釋迦闡一大事於滅劫之將極孔子闡易乾元於周道之既衰是也

孔子之前三教原合孔子之後三教始分既有箇合而分之之時則必有箇分而合之之時其分也但分於流派不分於源頭其合也亦但合其源頭豈合其流派釋迦既能從末劫中揭一大事以振七佛之衰吾儕豈遂不能從末法中揭易乾元以振九聖之衰而今正其時矣　聖祖已爲之開其先矣弟推尊高皇帝立三教之極直謂通貫其源頭而節宜其流派僧綱道紀之立特其寄迹之一端耳試取　御製文集讀之而玩其贊三聖綜三教處其精神自見

凡見僧綱道紀與陰陽儒學並列爲四未與儒學判
立爲三調　聖祖於三教之聖人有軒輊正與顧
夜時質疑一欵相似弟已剖之俟後呈覽當知我
聖祖乃文王之後一人也有不顯之謨有不顯之德
天子旣以三綱五常經世道安得不須儒籍而用儒
臣表孔子以爲之範此不顯之謨也然亦豈與儒臣
之不著不察者察在一貫之宗一貫之宗適於空不
空如來之藏玄又玄衆妙之門　聖祖又有默契
焉以此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此則不顯之

德也是故世儒類言孔子之顯道彰而　聖祖獨
表孔子之隂隲大世儒類言佛滅綱常而　聖祖
獨表佛演三綱五常之性理世儒類例老於佛以爲
不可治天下國家而　聖祖獨表老子之道乃有
國有家者日用常行之不可缺載在　御製集中
班班可考此即其不顯之發露處如兄所考會典祖
訓則亦顯謨之可稽者耳孔子　憲章文武豈謂滯其
教迹如闡周易中之乾元秘旨乃其憲章之大者則
今日之憲章　聖祖亦豈謂逐其科條如體

御製中之作人妙意即其憲章之大者　聖祖作
人之意葢欲使學人見性明心超出名利之外以守
孔子之綱常也世之讀孔籍者不少矣名利之根能
盡拔乎是故二氏之有助於孔學不淺也且　聖
祖所以並存三教亦存其書存其道耳豈必并出家
之人而用之兄前者山河空影之說不謂之戲嗟嘲
三教判立則内閣三卿必一儒一釋一道禮堂三卿
亦復如之則不可不謂之戲果若斯嘲則王者父事
天而有郊推步及於七政此亦最大之事安得取天

上之神而拜爲一相毋事地而有社郡邑並祀城隍
旗纛等神此亦非微細事安得取地下之鬼而拜爲
一相不過以儒臣統之耳今之内閣即古者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之任也豈謂其通於陽而不通於陰論
人道而不論天道歟試考　聖祖與宋景濂沈士
榮輩論道並及三教源流真是唐虞都俞吁咈氣象
禮堂三卿統儒生亦統僧道兄不當以僧綱道紀與
公卿配論而當以儒學校官與僧綱道紀配論校官
之秩豈皆尊於僧綱道紀哉教職雖卑而孔教之尊

自在僧綱道紀之職雖卑而二教之尊亦自在也矣
祖宗重閣部大臣之意葢已遠矣實以知人知天之
學望之亦以並育並行之道寄之也不然則曷爲收
儒林諸籍於內閣亦收釋老二藏於內廠攝科貢三
途於儀部亦攝僧道二司於祠部哉僧官衣僧衣道
官衣道衣此正以人治人之道納貲入監非　聖
祖之舊規也柰何以其親民視事異於僧道官而崇
之如必以親民視事爲崇則　聖祖曷爲以手詔
褒僧泐之辭官而世有遯世不悔之聖人亦當列於

納貲入監之後矣執程朱之論則僧道官亦可以無
設而　聖祖之設二官其意自遠謂世不可無釋
老二藏守之必以其徒既存其徒則不得不立之長
而釋老實非二家之私祖其典籍亦非二家之私書
也精義妙道俱貫於儒籍中有不可以不參者儒者
雖讀孔子之書而豈能遂悟到孔子之朝聞夕死處
與窮神知化處則安可不參諸佛亦豈能遂體到孔
子之願從先進處與篤恭而天下平處則安可不參
諸老復有一等愚夫詩書之所不能動而念佛禮斗
之法門能動之　聖祖是以有取於柳宗元陰翊
王度之言又謂治世減刑法而天下治由於佛化之
博被也借其徒以存其籍似但束以小乘科條而其
大乘心法則盡屬之經世之儒矣不使儒生皈依佛
老而皈依孔子則亦以人治人之道也愚謂圓其理
而方其矩者以此彼宋主之以林靈素總道教公卿
抗班元主之以阿馬葦爲國師妃主納拜此正
聖祖之所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其君愚昧非仁
連謗於佛老者也兄見得　高皇帝痛懲此獘僧

道寄名而無位有位而無權得之矣但不可執此而
掩其並尊三聖之意其所以並尊之意具在　御
製集中弟亦於答叔時書畧引之並不敢以一言誣
聖祖兄乃執相於僧道官名位低昂之間而判
聖祖低昂三教之祖則真近於誣矣鄙集中綜核三
宗多及儒釋而罕及道葢舉釋以該道道教宗老子
老子乃孔子之所從問禮者故宋儒之闢老子尚在
半吞半吐之間不如闢佛之甚而今之究心性命者
其耽老學亦不如耽禪學之甚也是以畧之而言及

並行一貫去處則未嘗遺老氏焉凡言道教久絕此
亦知本之論也蓋今之所謂道教實非老子之正傳
而亦老子之所不棄老子之正傳在於道德一經而
今之附於老教者則張道陵之正一教與魏伯陽許
旌陽張紫陽王重陽輩諸仙之脩真教耳其他旁門
不可枚舉　聖祖洞明道德正傳故言老子之道
非金丹黃冠之術所謂黃冠正指張道陵之符籙弟
子所謂金丹正指七真輩之脩命弟子也道德經中
有抱一專氣知白守黑之說固亦含着人身中之坎

離內丹而諸仙以內丹通外丹遂有安爐立鼎之事
此豈道德本旨然使不入於財色二坑中猶可附也
符籙醮事之教則道德經中絕無之而此教却行於
世若以爲太上老君之的傳也此亦有故三代以後
司神之官幾絕而張道陵能以神道佐人道固亦天
之所命而道之所收也何哉上古聖人必通神明之
德故起郊社禘嘗等祀其時民風淳厚與天神交相
感通至於少昊之衰民神雜糅而顓頊乃絕地天通
然地天卒不可絕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

黎司地以屬民屬神之官猶列於屬民之上商之興
也以伊尹萊朱爲相亦以巫咸爲相咸能繼司天之
統豈以巫而賤之及商俗敝於尚鬼周公乃挽之以
貴親尚齒之人道而孔子亦有敬鬼神而遠之之說
然觀於周公之分祀天帝與孔子答或人知禘之說
實以敬天事神爲化理之上源特以民不可使知而
秘其義耳後儒識見日局但知人道不知天道且謂
上帝但有理而無形人死則形銷而神滅幽明之故
惘然忌憚之端安在則胡可以無道陵之教也道陵

之教即南正巫咸之遺法也世有此教而神人乃交
亦有功於孔釋二教蓋證郊社禘嘗之有因亦證天
堂地獄之非假云是以　聖祖雖不許黃冠爲老
子之道而亦重道陵之裔孫禮待亞於衍聖公列其
班於六卿之後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哉即此亦
可以解凡三相三卿之嘲也弟則更有深慨焉三代
以後儒家不能究郊社禘嘗之義而乃見於道藏中
亦不能兼南正巫咸之任而乃寄於羽流中此周孔
之道之所以日局也拘儒乃又執程朱未定之說必

欲將易道中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盡以臆見揣之而後已不亦陋乎學者須知程朱有維持人道百世不可泯之大功亦有滅裂天道百世不可掩之大過然伊川歸涪之後意思亦別而元晦晚年則痛悔從前執見之非念及盧行者不識一字而透性宗則曰六祖真聖人也此與孔子羨遯世之聖人何異論及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則曰不如先學上天後學識字也此與孔子表無言之天道何異弟猶覺其但通禪理未窮佛理故於乾之元亨利貞尚守春夏秋冬

仁義禮智之說而不合孔子所闡乾元意旨其見亦僅與陽明先生透良知之日相上下耳假令程朱生於今日其救世之論必不如昔亦必不與釋老二宗作藩籬矣然弟今日却不習坐禪念佛亦不習採藥養丹純向孔子下學上達處着力頗有欲罷不能之意端為見得善提妙心盡在孔子一貫中普賢行願盡在孔子從心矩中不必外求不必外慕而勸兄則毋以程朱之說小孔子之道然使見得孔子之道親切則又不妨以程朱之繩墨步孔子但毋祖其不該不徧之說遏人性路所謂智崇而禮卑也天下未有智不崇而能發度盡衆生之真願者亦未有禮不卑而能行度盡衆生之實事者弟於此處極是苦心庶丁遇族四顛視為止行為遲猶未足以喻此心之苦盡見世人一入禪說便掃孔矩不將孔子乾元秘旨透露一番則何以知聖學之歸根處後之學者不決性命以饕富貴則重性命而忽綱常而聖學將掩於出離生死之教然使不窮二氏源流而徒以程朱之拘執裁之誰能以一手障通宗者之目非但不足以

遏二氏之流而適足以窒孔子之源且於上帝篤生聖賢拔群生於苦海之意亦鬱其生機而不暢豈希聖希天之學又況聖世難值至道難聞今而後寧復有統一聖真敷錫皇極如　高皇帝者不乘此時直揭乾元雙提權實以息三教之鬪諍以定萬世之學的德又下衰縱有儒生窺此大意者不扼於上則窒於下道岸茫茫唯有趨於三災漸滅而已天意有在敢不承乎獨愧福慧兩弱力不副願不無逡巡前却之狀所以不敢祖泰州見龍家當之說而居身於

潛惕之地也葢將以吾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在兄誠不嫌以程朱之可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而欲執程朱以裁天下之願學孔子者則不可也弟此說縱不能一時得之於丈亦陰為多生種成道之因焉兄謂一生尚無究竟安及多生弟謂如兄所見即究竟一生至於毫無破敗令名無窮畢竟作何歸結若說真正聖學定是當下便了定是窮刼不可了當下便了之義初地菩薩已透此關窮刼不可了之義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弟尚未透初地之關安敢談究盡之佛

然從動忍中鍛出真志願來全不為一生自究竟計而為無量刼中究竟衆生計矣既欲究竟無量刼中之人安得不究竟目前之人是以微有標揭雖有標揭而藏身自在潛惕二窩也如闢乾元統天群龍無首之義大槩儒先之所未發近有從而駁之者弟已信得孔釋再出必然吾言又有儒門之所驚駭而生疑禪門之所影窺而未徹者弟亦從苦心中得之而鬼神亦有潛通焉則如釋迦初成正覺之頃必然十方三世衆生一時同成正覺乃是實證而非虛悟又如孔子必從古佛分身為儒童菩薩又從儒童三祇刼蒲復現最後身入佛涅槃既入涅槃後而分身十方世界復無盡也奈何以一生究竟為活計哉弟含此見已有年矣只因念未純一德不孚衆故不敢輕發以招口過今德雖不孚而念則已一矣來劄又偶及之不向兄吐而誰吐哉每念兄往日以豪傑救時之格相許不以聖賢命世之局相許時為凜然然自幼即欲窮盡三教聖人蘊奧又若來自夙因而不可強者幸已見到六七分甲午乙未間以踐初遇天臺

先生之奇兆而發其端矣安敢不竟於兄兄謂有言難悉何得面陳弟即以此敂敂為面陳之地矣當面陳時除寒暄外要必及於杞人釐婦樂必尋於吟風弄月豈能團結山阿優悠浸入彼此有未融處似不嫌於未面時為之地也凡弟生平心事與兄傾蓋之隱衷大畧已布於此矣

志隱餘言

前書脫稿之三日忽於懷想中流出一幾隨感一兆焉兆可無述幾則隱而顯當志之敢再囑兄毋忽吾

言。恭弟之從事於脩辭立誠也久矣。今至夢中不作狂語。不作偷心之語。自覺畧成片段。乃敢以捋腹待天下之究竟我者。如兄所云。似謂弟有偏見執而不化。將無以詭異不中正之端亂聖學。此乃萬劫泥犂種子也。世有一輩師心自用之。弟季多此病。弟敢知而故犯哉。大槩聖人之學。莫重於知天命。希聖之君子。必畏天命。弟縱未知。敢不畏乎。顧所謂天命。不如宋儒虛理虛氣之說。亦不如近儒濫心濫性之說。造化間。有箇萬古不移之真宰。又有箇與時推移之氣運。真宰與氣運合。是謂天命。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夫子傳之曰。終則有始。天行也。究竟及此。真是先一時不得。後一時不得。是故節義淸談之流風兩廢。達磨不得不來。訶佛罵祖之餘習曰狂。程朱不得不出矣。達磨卽知天命之聖人。程朱則畏天命之君子也。達磨知天命以開宗。其何過歟。為末法中我慢衆生立難行之榜。故示先天之過跡。其達師識而蚤來東土。致有折齒遇毒之災是也。此深心也。其榜甚正。而其迹則近於智者過之之程。朱奉天命以興起斯

文。亦何過。以其未能真知天命而有述作。故不無後天之過跡。其遏末流之狂宗而誤及大哉乾元之佛祖。標現在之聖學而擯於撥因撥果之闡提是也。此不得已而匡時之論也。其行則賢者過之之。而其迹則近於愚者之不及。孔子以知天之學。行畏天之之事。故無達磨之過。亦無程朱之不及。然而隱實顯權。則亦有似過似不及處。跡其自道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為萬世之亂臣賊子而脩也。知我者以之。罪我者亦以之。其法似乎進桓文而退湯武也者。卽權謂之過亦可。孝經為萬世之天經地義而陳也。教在父母既生以後。不在父母未生以前。其道似乎有經世而無出世也者。卽權謂之不及亦可。似過似不及之間。正吾夫子之時乘六龍。先後天而不違處。何者。夫子豈不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哉。令獨寄志於一衰世之春秋。固時乘也。不如是不可以匡既有亂賊之世界也。此志流於百世之下。可使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漢唐宋之中葉。孱君實賴之。天不違其志矣。何過之有。夫子豈不以朝聞夕死血脉導人

出世之路哉。今獨標行於一日用之孝經，亦[illegible]
若[illegible]不可以馴未出生死之民風也。此行貫於三
教之中，可使積善因成正覺，永無退墮之虞。瞿曇氏
之戒經首孝實証之天，不違其行矣，何不及之有。深
究孔子所以自道之意，蓋寧使後人執揖遜征誅之
公案以罪我，而不使奸雄竊神器之端自我而開；亦
寧使後人執一大事因緣之公案以少我，而不使小
人反中庸之端自我而啓。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噫，微矣。設令生於增刼輪王之世，人皆脩十

善而無亂賊，則何以春秋為。又令生於大刼欲終之
時，人皆捨愛慾而趨上界，則何以孝經為。二經有時
而滅，人心無時而死，則唯此乾元不生不滅之理在
人人識田中耳。是故二經雖聖人之志行所在，然皆
權教也，非實教也。實教自在乾元二字。世儒不究權
實之故，而漫執其似過處以為中，與其似不及處以
為中，輒曰易道生生，異於佛之無生，經世中庸，出世
反中庸。此即子莫無權之中，孟子之所訶也。然愚亦
不敢遂許孟子為知天命。[illegible]二以格帝王，而

不知時乘之無定格也。凡孔子之所見以為[illegible]
自有者，孟子俱若見以為實而步趨之。自生民未有
之評出，而乾元用九之義隱矣。豈合天道，雖然微言
子，則楊墨能塞孔子之道，鄉原能亂孔子之德矣。故
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蓋見到
孔子之性地逼真處也。即謂之以性達命亦可。孟子
而後，達磨照孔子之全，而狂宗㪚之；程朱窺孔子之
半，而後儒復㪚之。至於今日，朝聞夕可之心竅欲開，
而春秋孝經之志行，又不可一日不流於天下。故當

表孔子之過而不過處，定禮卑之準，俾天下知以先
進之禮樂立綱常；又當發孔子之不及而及處，開智
崇之門，俾天下知以先天之乾元立性命。非但至理
如是，抑亦氣運使然。意者其今日之天命歟。斯義也，
弟先於答李羅老馬職方二書及之，今不贅述。姑舉
曩時所感於耿先生恭簡公之陶我與凡之振我者，
徵天命之大畧焉。嘉靖癸亥之冬十一月，先生將入
崑山校士，而弟已預感一兆，顯是先生以前導驅余
入衆真之堂，余旋以身導先生入一真之地。久知先

必會通孔釋而後逝今得其病篤時所作無爲赤脇二僧傳則三十年前之兆果驗云此天命也萬曆戊寅之春二月弟既浪陳九事訖續以揭帖補送諸大老而兄忽過我述當夜之夢謂有令先兄春元者供職天曹已將小甎進上帝竟而滿案尚排弟之揭帖將正其訛字以送諸司續有人報兄云弟命盡今夕矣兄忙索余於蕭寺中則驩然笑語如故蓋人間私語天聞若雷豈有奏揭而不達天府者于時先慈在京邸方有惕於吳趙諸君受杖之慘弟恐以危事

驚毋懷托所知客寫揭於城外委有許多訛字當正其謂命盡今夕題是江陵於是夕動削籍錮余之念也後兄以兩甎噓我於死灰中則索寺相驩之兆應矣此亦天命也二者俱東流往事可以無述姑借此以照今日之道幾焉十年前戊子之夏五月感有普門大士讖我以六言八句之偈其第七句曰七九陰消陽長于時不知所謂乂則置爲窈茫之兆而忘之矣歲戊戌正當其數偶以求正惕若二集流通諸君子間有所論難有所商確積廿餘牘彙爲四卷而絕筆於答文之書書成而胸中忽然涌出陰消陽長之偈豈是書有關於陰陽消長耶會門人請梓之遂以七九問辨牘名其編因而自省其私亦若陰滓漸鎔陽光漸發矣然使筆諸簡牘不足以質鬼神不足以俟後聖則亦惡在其爲陰消陽長哉大人豈以一已之陰陽爲消長當以天下萬世人心之陰陽爲消長故心必不可違於行行必不可違於言言必不可有疑於鬼神有感於後聖吾今則庶乎言與心行合矣或可以無不知而作之大過矣故願兄之毋忽吾言

也幾既動而隨感一兆頗奇恐人以爲誕妄故不述而天意則隱然可窺已曩嘗質恭簡先生云不奉天命而任道者妄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凡弟種種蠡說大槩爲程朱之學之敝失聖人之智崇近世儒禪之學之敝失聖人之禮卑故兩救之然救智不崇者什之三救禮不卑者什之七唯請正於兄之意却是向禮卑上什之三向智崇上什之七也然亦言不能悉特因幾兆互發而志此隱意於簡末云

答鄒比部南皐丈書（比部諱元標字爾瞻吉水縣人）

來書云每欲請教遇貴里多非丈相知者寧不敢聞問丈精神何若年來意思何若頃讀謙嘿二箴知丈邃於養不獨丈當佩服弟當奉之爲韋絃卽懸之齋頭矣弟近有講義一冊呈上乞丈細心批閱弟藉此爲受荆地丈不妨苦口披襟教我世路日窄焦從吾竟不爲世所容可憐可笑卽水夫一事丈所知者與從吾何干若今日事勢水邊林下正宜藏身楊復所兄弟覺此兄學亦是吾輩中一開眼無鄉原意思者丈謂然否聞丈新刻頗多幸

教我敝邑朱三尹嘉定人也聞渠使歸四拜托之中意有此君吾輩可時相來往矣不盡鄙衷惟炤

志道白舊歲有門人索我平日散碎翰墨梓師門求正牘二卷惕若齋集四卷皆枝葉文字也又梓憲章餘集二卷則應酬二氏家贅言也新正正以前二集煩徽州守丁父母价者轉致足下想猶未達記室而嘉定朱宦价者以索書之翰至矣翰中謂遇人非弟相知者寧不相問卽此便是致世之學昔年曾檢內經中有一段因果釋迦自言今身在十方世界中說法有一世界絕不嚮道其佛一出則群衆肅聚而以瓦石亂擊之然此佛不捨慈悲誓必化彼衆而後已弟今日處蘇州之情大畧類此矣丈問弟年來精神意思若何卽此便是年來之精神意思也知我者其天乎丈心殆與天通故可道此今因朱价之便復以前書幷六龍解謙嘿箴各五通以助仁者之錫類亦乞細心推敲以迪吾之不足蓋非無我之君子不能以天下之心爲心以天下之學爲學也蒙惠仁文講義一冊因有祭掃之行匆匆尚未卒業一展卷而見

有子初章訓爲仁作爲人則愚已先入於論語訂註中矣何其不約而同也此外符契十居七八尚有鄙見之所未及者行不由徑與無責耳矣之訓是也亦有義雖精妙而頗嫌於巧者事君數朋友數之訓是也容再思以復大槩此書喫緊爲人動中學者膏肓之疾足下日來進脩卽此可見承囑細心批閱苦口披襟此與喜聞過拜昌言舍己從人之虛體何異焉少需祭掃畢後一如尊教想嘗謂上古君師道合至文王之後而衰春秋唯仲尼明之秦漢以來唯我

太祖行之儒者類知仲尼之為真太極而不知
太祖之為真仲尼也愚已畧露此機於三集中而惕
若齋集有題知儒編題學的教衡與答楊少宰復所
丈理會大事書則大要之所在也劄謂少宰是吾輩
中一開眼無鄉原意思者誠然誠然而焦殿撰漪園
丈之不為世所容則愚已逆料其然矣漪園之起名
於未第時與愚畧同愚在散曹猶有意外齮齕而況
於漪園乎第思程朱之不為世所容尤甚於吾輩若
以孔顏之矩揆之則程朱亦猶有未帖帖處愚與漪

園亦必當有自反處矣畧玩講義篇中葢凡亦自反
及此此尤得我心之同然者也近世之患君子易相
猜疑而小人却肯相護漪園之不容於世何惑也水
邊林下正宜藏身善哉言乎近來貴地仁賢多從禪
宗開眼通孔脉於釋脉矣其中又藏許多弊端此任
道者之責也敝地難覔任道之後生貴地果有負伯
淳元晦之根性者肯為我覔一二人相隨五六載悉
以生平底蘊授之吾願畢矣乘朱价便漫布之

續答南皐丈書

來書中有云承惠佳刻具感相念一一細領[illegible]
丈見解頗多尚未一條路恐閱者有批駁耳云云
志道自前者承報兩訃備見通家休戚之情中及部
刻有錐劄語雖儼然在憂服之中而猶不忘規切如
此感念可知其時急為足下解[illegible]一質而未剖
其說正欲再有陳請而塘南王翁之批劄亦來其評
頗與兄異似以一多無礙相許者獨疑道路傳言與
刻中語意相反錐劄目前家法若何意尤懇至愚隱
隱服其見地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中來也此翁可

謂由博而反約矣兄無乃有徑約意耶而見地親切
感中皆見劄謂恐閱者有批駁則批駁委不少矣愚
於諸所批駁不敢不虛己以參之亦不敢遂枉己而
狥之葢道在從人雖大舜不可以有己而言足俟聖
則孟子又自信其必從陽明先生初揭良知二字當
時駁辨嚣然況愚極論孔釋之際推敲及於兩程夫
子而能使一時之遽信乎此必不可得之勢也就有
道而正焉頗幸於塘翁獲一符驗如兄所規見解頗
多尚未一條路此亦生我之藥石視美疹之毒遠矣

[illegible]而察兄語意似入近來宗門直截之見而與聖人
之窮理盡性有間也姚江之流泒往往畧窺大意得
少爲足而究竟難與致道其病正坐於此不可不察
夫學之貴實際而賤見解也審矣今人漫引通於一
萬事畢豈知雖見一貫端倪而未能猝合孔子空空
如之心境其仁日月至焉猶在見解場中故禪家判
初地以前屬見道位亦屬解門但當究其所見所解
之歸何處耳愚亦庶乎日月至焉者也敢謂盡銷見
解哉而見解自有歸處若以爲尚未一條路則愚之

歸一路也久矣刻中所呈天臺先生及諸同志種種
蠡測正爲天下之學路多岐而以易元之一條大路
收之也兄亦繹思孔子所以提一貫之故乎孔門弟
子未有不從一處落脚者即游夏以文學名而猶切
切於本末先後之辨可驗已豈以省身如曾子頴悟
如子貢從前俱向岐路中行直待孔子提出一貫乃
始反而求諸一乎當知孔子之提一貫端爲門人以
博學覩夫子以有隱疑夫子謂猶有浮於一之外者
故特標其自證之[illegible]以明宗也何哉孔子雖以一本

敎人而其自爲實兼仁聖之學於物無所不格於藝
無所不游若不拘於一路而畢竟無有二路唯顏子
聞一知十覷破此機其餘不捐聞見以主一則資聞
見以助一曾子守約聞一則主之以忠恕此以聞見
爲外而捐之者也子貢亦受命而貨殖聞一則助之
以多學此以聞見爲内而資之者也捐聞見以主一
未必不疑夫子之多聞多見特游藝之一法與據德
依仁爲二道故夫子内其所外而曰參乎吾道一以
貫之以示見聞非妄莫非忠恕之體之流行也資聞

見以助一未必不疑主一之不足以盡道夫子仁聖
兼該之學亦從多聞多見中來故夫子外其所内而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以示見聞非真其資深逢源之
本有在也曾子一唯之後洞然見得夫子千變萬化
只是一個平等心腸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
見夫子之一貫於仁體也子貢默而受之則隱然見
得夫子之多學即是一貫貫處常空而不落空故曰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此見夫子
之一貫於仁聖之全也其究則一而已雖然即忠恕

爲一貫也易。卽多學爲一貫也難。盖忠恕者。夫子一貫之胸襟。而多學者夫子一貫之力量也。使夫子但有忠恕之胸襟。而無多學之力量。則何以差等百王刪述六籍。質鬼神而俟後聖哉。假令夫子生今之世。好古敏求。必不類曲士之束於教。將以等百王者等三乘之賢聖。刪六籍者。刪華梵之群書。其見解當益多。其因時起教之路途當益廣。然而非見解也。非有別條路也。只是一以貫之而已。但知者信其爲一貫而不知者仍疑其爲多學。盖多學而識之與一以貫

之之辨。只在空與不空之間。吾夫子之心境。空空如也。是以卽多學爲一貫。顏子屢空。其庶乎至於三月不違仁之後。則屢空入於恒空矣。子貢旣受夫子一貫之點。則貨殖亦必頓空。而多學漸歸於一。旨哉近溪羅翁之論曰。人知孔子以一貫聖。不知孔子以多學聖也。愚爲申其義曰。人知曾子卽忠恕爲一貫。切近而精實。不知子貢卽多學爲一貫。博大而精深也。然愚亦但能爲曾子之忠恕。不能爲子貢之多學。不能爲而爲之。便是不受命而貨殖。此兄所以多其見

解。而疑其尚未一條路也。然兄正不必以路之未一爲愚慮。直慮愚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孔子一貫之實際。則可矣。愚見三教分門之後。爲道者不淪於執一。則淪於二本。故以孔子之一貫裁之。而所守原在曾[illegible]之約。但不執曾子之約。以礙孔子之博耳。蓋曾子[illegible]約之一貫。近於禪宗。而孔子博約之一貫。通於佛智。爲禪宗之說者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而迦文談及諸法實相。則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佛惟究盡諸法。是以能度盡衆生。而禪師

止透直截根原。則亦止度得禪門一路中人而已。維孔曾之一貫亦然。兄殆本禪師之直截根原。惟恐愚不能守約如曾子。而愚則本佛祖之窮盡諸法。尤恐兄不能窮理盡性如孔子也。蓋惟孔子之一貫。能通禪師之直截根原。又通佛祖之窮盡諸法。其義在周易乾元傳中。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始而亨者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子思贊之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是爲一貫之眞脉胳。曾子分

孔子之一以爲一便不能貫子貢之多學孔子歿而
子夏子游子張且强之以事有若必見其有未至處
唯子思守曾子之身法而通孔子之心法者也其作
中庸似以得一善而服膺推顏子不推曾子其作大
學則入顏子之四勿於正心中入曾子之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於誠意中意亦有在然而曾子之守約矣
一貫之脉胳正矣孟子道性善盖通孔子一貫之原
而舍顏冉異夷尹甲管晏拒楊墨則儼然曾子守約
之家法也至周元公作太極圖說而一貫之宗顯程

朱又分其一以爲二便不能貫釋老性命之宗而於
蘇子瞻陸子靜之學若對壘然諸如文潞公趙清獻
富鄭公之晚向佛學劉元城馮濟川張無垢之早入
禪宗且等之於夷狄外道矣然而數君子者皆宇宙
內不可少之人物也其道亦不在孔子一貫外也以
爲在一貫外則程朱之所謂一貫不但不通出世亦
不通於用世矣顧維持世教則非程朱之繩墨不可
元儒吳草廬頗能以程朱之繩墨合之於性宗則又
輕視今昔仁賢將張子房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
公輩世所尊爲百代殊絕人物者俱等之於不著不
察之中豈知此等人物既從多刼見性中來奈何以
自巳所窺聖學之少分而弁髦之也則草廬之所謂
一貫亦罔矣近自姚江致良知之學出士得剖藩籬
抉障蔽復尋一貫之路頭泰州承之毅然以兼善萬
世爲巳任而標榜不無稍過不久而狂風起僞風亦
起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則不但輕視今昔仁賢而且
薄古帝王矣末復濡於禪玄之敝習往往窮大無歸
窮則反本而智者乃馳心於性命之宗故有疑儒宗

之不足以透性而徑搜根於禪窟者又有疑寡禪之
不足以了命而兼揀脚於玄門者隨其根器之所入
而有正有邪焉有真有僞焉正而真者什一邪而僞
者什九於是砥柱中流之高賢與拘守繩墨之曲士
復執孔孟程朱之矩以裁之而彼亦復托圓宗以爲
解盖學路之多歧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吾安得執巳
之一條路以閑諸人不一之路哉亦安得任諸人之
各路其路而不齊之以歸元之一路哉是以有理圓
矩方之說又有孔矩收二氏之說也凡以一條路爲

言則隱然猶有未一處何者天下只有乾元一大路其路出乾元萬路總歸一路有不歸者必其似是而非者也兄見儒家一條路外尚有許多別路不以此路礙彼路則以彼路濫此路路安得一愚則以乾元爲我心以三教爲乾元所分之路徑分於乾元亦必合於乾元乾元之外更無別路中間四通八達井井有條不相礙亦不相濫也斯乃宇宙間之一條真正大路矣中有似是而非者又將有以察其幾而反其重也如此而後可與於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近嘗與

思默萬翁論今學實太鑿疑似多端斷非程朱之執見所能移亦非曾子之守約所能束惟有孔顏仁聖合一之學經大經而立大本乃能範圍二氏發育萬物齊道術之不齊以歸於一耳即使循曾子之忠恕踐子貢之多學望見夫子之一貫矣然或不能徹萬法之根元而以分別心行乎其間自謂擇乎中庸不知偏處即在中處猶然子莫之執一也又或不能了萬法以歸一而以畔援心伏乎其間自謂秘密有在不知岐處即在秘處猶然夷子之二本也一貫未徹

終不墮此二坑中吾今則庶乎其免矣而推敲至此亦非一日當其初遇天臺先生有所悟於良知之學純向一條路已而博參海內同志有所激於講良知之獘兼通別條路久乃盡融諸路歸於一路則如五官之各有經絡而無二體也則如七政之各有纏度而無二天也乃始渙然自信孔子之一貫在是矣意者見解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耳然而語人則又難也將語孔顏之究竟一貫乎則恐學者未得圓宗先失方矩不濫於雜學則落於窮空矣將

語後儒未究竟之一貫乎則又近於慳貪聖道薄待時賢非立人達人之本願將遂嘿嘿而已乎則天又似有以與我者乾元之秘藏欲鬨三教之爭實欲塞而　聖祖開天顯道二百年[illegible]精神亦蓄極而欲暢若文王之以斯文待孔子而[illegible]殆其時矣愚德不類而見偶及之意者當任前驅之役而其中更有隱機焉孔子見龍也見龍之道擬於飛龍天下以爲大人而利見之一不慎便流於行怪故雖徹乾元無上之宗而恒秘之但以庸言庸行之教顯若留出世之

一宗以待世之爲三界導師者慎之至也曾子則承之以守約而思孟之界限俱嚴蓋守見龍之緒者必以惕矣釋氏之以一大事顯也首出庶物飛龍之象也身出三界之外而爲三界中闡無上法是以不嫌於亢然其流亦必至於亢故以雪山苦行爲之標而遺敎重戒亦示人以惕守之之意也出世之敎體猶然而況經世者乎則今之以見龍爲家舍者其敝可稽已見龍之敝敝在乎身處庸言庸行之中而有所浮溢以高其幟則導狂有所巧妙以神其說則導詭

不浮不巧止於中庸矣然德又欲其慱而化不慱不化則學者之上達奚從焉此善世不伐之難也蓋有處重剛之地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人不見其有龍德已亦不自有其龍德而常存兢兢業業之心固不嫌究乾元之始終窮六龍之變化彌綸世出世間之道而一以貫之則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也由是進可以襄飛龍之治退可以厚見龍之脉則所謂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必也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聖人乎愚持此

觀以待後之學聖人者使知大易群龍无首之義蓋指依乎中庸矣善世而不伐固可遯世而不悔亦可善世何以不伐此以出世之心善世也遯世何以不悔機緣不在一世深心自知萬世也世之淺中者輒曰有仲尼則必以木鐸見於世有釋迦則必以一大事因緣見於世夫惡知世有不木鐸之仲尼不顯一大事之釋迦乎此則所謂潛龍也即不潛而居世所疑忌之惕地亦利於用晦而不利見於世蓋聖人以百千萬刼爲一刼當晦迹之時則姑含智藏仁遯過

此世非其生機之歇也藏用愈深則顯仁愈遠刼運至時自有大顯之日要以度盡衆生爲結局則一生之顯晦奚計焉吾夫子實以龍德善世而猶思遯世之聖人其機隱矣愚特闡之以破優孟尼父家舍見龍之執且爲素隱行怪而不歸根者戒焉究竟剝七縱八横不離一貫然而可與究此學者或寡矣雖以肝膽相照如刃其風波共恬靜亦要不忘如孔丙猶有未打對同者在也則會合之難也然此處不打對同尚難語於子桑戶等四人之相視莫逆而可望孔

顏之無言不悅哉。此愚之所以不辭喋喋也。兄既好學不倦。而天或假我數年。則對同亦必有日矣。即前且無以見解掃我。而自掃其見解以應之。讀禮之中。人事稍簡。正可濯舊見。渙小群。以從事於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毋若愚之優悠虖。蹉過壯強。垂老而依然泮渙也。

問辨牘卷之亨集終

問辨牘卷之利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答顧選部涇陽丈書暨求正牘質疑二十二款 選部

諱憲成字叔時無錫縣人

來書云。伏讀大集。種種超詣。匪夷所思。語教體。則曰。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語學術。反正之機。則曰。宋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語三教。則曰。不濫不碍。又揭群龍無首之義。表裡群聖。顯異中之同。揭遡太極於無極之義。上下群儒。顯同中之異。翁自謂從三十年苦鑽拈出。憲亦不敢將來作意見議論草草看也。然則憲之於此。但有朝夕孜孜。奉以周旋。庶幾千百什一。仰佐下風而已。夫何言哉。惟是固陋之愚。有未能盡了然者。輒劄而存之。時自尋繹。久之而猶不能盡了然也。乃敢條列以請。雖然。卒又不敢以牘與也。第就牘中反覆參伍。每至半合半離之際。爲之俯仰而徘徊焉。竊計我翁必自有說耳。昔屋廬子於孟子。以得間爲喜。及聞孟子之教。則又喜夫間者。正以

言乎半合半離之際也惟翁不吝提策沛然發其排而撤其蒙俾一旦獲覩於大全此乃千古道脉所關當不啻屋廬子之喜而已憲也敬洗心以俟道白劄示自處屋廬子目標求正牘實辨謙何亮也曩以此牘呈天臺先生蓋望其更有批駁當復裁請而先生已謝世矣思之泫然何幸不得之師而得之友可以續鵞湖之前踪爲同志者作一羔鴈反覆二十二款天下安得有爲道傾心如足下者哉敢不罄本懷以酬德意一一隨欵奉答如左辭太煩碎則程

子所謂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乞更細心推敲之如有未愜不嫌再示

一質疑云天然自有之衷孟子之所謂性也無善無惡告子之所謂性也有善有惡荀楊諸子之所謂性也孟子以告子爲非告子以孟子爲非荀楊諸子又以孟子告子爲非莫能相一翁兼而收之可謂圓語矣雖然語其無也不惟無惡而亦無善天然自有之衷果安在歟語其有也不惟有善而亦有惡天然自有之衷果何物歟且性而無善惡也曷云爲善爲則不可得而無矣豈慮性之空而實之歟性而兼善惡也曷云去惡去則不可得而兼矣豈慮性之雜而汰之歟夫然則性不足率也率性不足爲道也或者以性爲亂兵潰卒不足異也豈謂氣質之性固然歟則氣質者惟是昏明强弱或不能齊原未嘗有惡在也似難致疑於氣質抑謂嗜欲之性固然歟則嗜欲者縱在大聖大賢亦不能免並未嘗以爲惡而絶之也似難歸咎于嗜欲況嗜欲之性孟子業已曰君子不謂性矣氣

質之性張子業已曰君子弗性矣即所謂性可知也其可涸而言之歟凡此皆愚之所未解也伏乞裁教

性最難言言性者必窮其原孟子道性善蓋窮原之論也然而其原卒不可言但言情之動以天者令人易曉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即孩提之愛親敬長而驗其性中之有仁義也未及其原也其原見於易亦見於周子之太極圖說易言太極周子復言太極本無極太極非性善之原乎然

而既曰無極善亦何有蓋陰陽未分善惡兩無其
至於五性感動而善惡始分當其未感未動之先渾
是無善無惡之真體耳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既無喜怒哀樂寧有善惡然而未發之中不可不
謂之善也易所謂乾元周子所謂無極之真而目儼
然在矣孟子有見於此體之永無間雜處而名之曰
善陽明有見於此體之原無朕兆處而名之曰無善
無惡其辭異其旨同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言非
大錯乃其所認源頭處錯也兄以性善爲天然自有

之衷最當告子蓋以食色爲天然之性而不以仁義
爲天然之性故曰源頭處認錯也荀楊諸子之病亦
然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其言大類告子而意
迥然不同陽明對意之有善有惡而言心體無善無
惡此指未發之中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真
告子對孟子之言性善與或人之有善有不善而言
無善無不善此指血氣中之識神言也其究率人殉
食色而禍仁義學貴知言胡可以辭害意兄欲伸孟
子性善之說故遏陽明無善無惡之說其意自善但

能以意逆孟子之志而不能以意逆陽明之志則知
言猶遜於孟氏也凡讀七篇者孰不知孟子道性善
之爲確論告子道無善無不善之爲偏詞豈以見性
如陽明而智不及此哉蓋君子見性之後而言性直
下拈出本體不必盡合於前人之言而意自不相悖
如孔子言性相近已精矣孟子復從相近之中拈出
善字來不爲悖孔子也謂之發孔子之未發可也孟
子道性善亦精矣陽明復從善處拈出無善無惡之
體來不爲悖孟子也謂之發孟子之未發可也要之

論性體者亦不必合此三言而後盡言相近者兼氣
質而言也言善與無善無惡皆不涿于氣質而言也
其說莫精於程伯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
也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其意蓋曰言性
必兼氣質言氣質必兼善惡善與惡皆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非性也人生而靜乃天之性爲其雖含善惡
之朕而氣質尚未用事也此是天性之真面目孔子

所謂性相近者以此若說到人生而靜以上便是繼之者善而非成之者性矣蓋孔子性相近之說但就人生而靜時說未嘗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孟子則說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性善然其所謂善者但以已發驗未發不以未發言未發陽明則復就人生而靜以上說出未發之中之本色也故曰合此三言而論性之說始盡通乎此義則兄所箴慮性之空而實之慮性之雜而汰之者皆可以不言而解矣兄疑無善無惡之本體與爲善去惡之工夫相悖乎則太極圖

說既言太極本無極又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又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又言君子修之吉豈亦慮性之空而實之慮性之雜而汰之耶且爲善者必至於無善可爲而善斯純去惡者必至于無惡可去而惡斯淨卒亦歸於無極耳兄欲深明人性之善恐人以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疑性之不善故按儒先之說而言氣質但有昏明强弱原是無惡嗜慾亦大聖大賢之所不能絕不可謂惡蓋曰氣質嗜欲之性尚難言惡而況天然自有之衷乎意非不容而詞終有渴

蓋昏明强弱之異禀便是氣質之善不善也嗜欲雖聖賢之所不無然嗜欲深者天機必淺也安得以甘食悅色之情混愛親敬長之情而稱善故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孟子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正謂氣質嗜慾之不純乎善而別性善之自有在也如以孟子性善之說而參孔子性相近之說則亦不可謂性果無善惡若無惡則亦無善不得謂之相近矣程子所以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以善惡皆性之說而參周子無極之說則又不可

謂性果有善惡若有善則亦有惡不得謂之無極矣程子所以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知太極本無極則知性善本無善知聖人之主靜立極正所以還無極則知君子之爲善去惡正所以還於無善無惡將無用此鈎深之辨爲矣

一質疑云詳翁大指似只在無善無惡四字何者惟其無則見以爲超乎有故從而標其名曰至善是告子之說即孟子性善之說所自出也亦惟其無則見以爲包乎有故從而指其實曰善惡之統

宗處是告子之說即荀楊諸子有善有惡之說所自出也然則無之一言當爲言性之祖而語知性者莫如告子歟雖然性一也既以之爲善之至又以之爲善惡之統宗何歟且善惡之相去遠矣今也以善語性猶嫌其强名掃而不有以惡語性顧等諸善提存而不斷然則善惡何以別歟又曰捨惡趨善也其將何所趨何所捨歟白沙先生有一言說得好色色信他本來愚謂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性善還孟子無善無惡還告子有善有惡還荀楊諸子一切因其自然是曰

易簡若乃彼此調停左右採掇通融和會攪異爲同盡翻千百年成案中間費多少安排在是曰勞擾不審翁以爲何如伏乞裁教

余幼頗有志於程朱之學鑽研性理大全一書程朱之所是亦是之程朱之所非亦非之尚欲祖孟子之拒楊墨以排佛老况告子哉獨怪世有所謂頓悟性宗者不知是何景象比壯有所得於天臺先生忽爾心思路絶露出性體而後知從前種種見解皆影響時乃深信孟子性善一言過乎無極太極之初又怪其但言發處不言未發處迷者將指第二月以爲月久且執指而爲月矣及想到程伯子點出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則性善之旨躍如也陽明之見與伯子合故不以言之近於告子而忽之近復有感於陪京諸君子持此兩說而不相下乃因耿先生贅言之所及而爲之助發焉蓋以孟子性善之說爲經文而以陽明無善無惡之說爲義疏也豈如兄所云以告子之說爲言性之宗祖哉今且無論孟王二子之見地已即告子之見地恐儒者亦未之深察也告子

言性無善無不善蓋必有宗矣生之謂性此告子之宗也性本與生俱生而字義亦從心從生可謂性非生乎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以證性善蓋亦以生爲性也但告子之所謂生非孟子之所謂生耳耳能聽目能視心能思告子之所謂生也即食色之性犬牛與人之所同也聽有則視有則思有則孟子之所謂生也即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蓋人有眞性有習性猶物之有本色有

染色告子以食色爲性之本色仁義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孟子則以仁義爲性之本色食色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聲色臭味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其故何哉告子之所見者識神之性而孟子之所見者眞如之性也雖然認性而及于識神亦微矣與荀楊諸子有間矣苟究其弊之所至則以爲荀楊之祖也亦可蓋性既無分善惡而決之東西必以食色決不以仁

義決也孟子是以有戕賊杞柳之辨也若陽明所云無善無惡則眞如也非識神也謂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不但惡無所容而善亦無所容正是性善之本色也性體原是無朕原是森然以爲超乎有而包乎有未嘗不是但一毫着見不得下一見字此兄以巳之見而度人之見也然不有此見焉發此疑第未知與古人望道未見之胸襟打得對同否耳至謂以論性之旨各還古人爲易簡而以折衷古今人之說爲勞擾則大舜執兩端而用中孔子從多聞而擇善俱可謂之勞擾矣鑑空則妍媸自燭衡平則輕重自審巳欲達而達人何勞擾之有竊意兄爲此論則從勞擾中來也然則舉世勞擾吾獨得不勞擾乎釋氏常言以幻止幻吾今亦以勞擾息勞擾耳當復爲兄添一蛇足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萬善之毋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即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捨惡而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

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善提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即菩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奧矣愚前以此質耿先生蓋爲當年曾有此話頭故及之而究竟則孔子之所與中人以上語也兄豈非中人以上人哉世不遇語上如孔子者無亦姑闕此疑以待積久自悟可焉

一質疑云胡五峯先生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奥善

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哉孟子道性善云者[illegible]
辭不與惡對陽明先生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
蓋本於此然而孟子嘗自言之矣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
也是孟子之所謂善正對不善而言何得爲嘆美
之辭也朱子曰既是嘆美便是箇好物然則就如
五峯所言何得謂無善也若曰善與惡對則無與
有對不知孰爲無對也舊曾有一友論及孟子因
曰孟子不及孔子只爲見性欠透余問其故曰孔

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苦要爭一箇善字
便死殺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
乎曰然余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余
曰孔子不言無直無曲早是說得死殺了此友愕
然敢弁述之以質於翁翁以爲何如伏乞裁教
孟子直言人性皆善而五峯胡氏以善爲嘆美之辭
非孟子意也然却能以意逆孟子之志蓋性善誠窮
源之論而苟窮其源亦須於孟子言外求之則得若
逐孟子以仁義禮智之端言性以孩提愛親敬長之

良言仁義則亦有可駁者楊食我之生也當時一聞
其聲卽知其必滅羊舌氏之宗孩提有纔能言而卽
欲弑父者眞西山曾斷其獄亦可謂之性善乎此乃
前刦染來之習性君子不謂性也惟窮至於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之初而後見性之無不善耳
然而追及於此則太極本無極善不足以名之矣五
峯之言卽程伯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意也毋
以吹疵爲也兄篤信孟子性善之宗何嘗不是而多
爲苛辨以過見道者互相發明之言則滯矣以無與

有對而駁善與惡對言非不巧而非所以論性也蓋
有無落於二見則無誠與有對卽不落見而或狀道
之不屬二邊處如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則無亦與有對至於言到太極本無極言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此無豈與有對乎充斯辨也則愼獨之
獨亦當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亦當與不一對凡古
人根極理要之言種種俱成戲論矣人之生也直便
是孔子道性善處此則兄之卓見也當知此直卽乾
之其動也直乾之動直與坤之動闢對乾坤未分何

曲何直先儒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則動直又從靜專中來專一之中直亦何有此亦可以印陽明無善無惡之說。

一質疑云易之言陰陽有二。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兩相爲用不容偏廢之陰陽也自復而至乾陽進則陰退自姤而至坤陰進則陽退此兩相貞勝不容竝立之陰陽也二義各有攸當。今翁之言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是指

其不容偏廢者而言乎。是指其不容竝立者而言乎。指其不容偏廢者而言則陰陽即太極也原自有善無惡安得以善惡配之指其不容並立者而言則陽善也所當扶也。陰惡也所當抑也。正欲有善無惡安得以一有一無疑之且陽明先生之標無善無惡也翁以爲重新周子之太極矣今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伏乞裁教。

易有兩相爲用不容偏廢之陰陽。又有兩相貞勝。不容竝立之陰陽此易道之大綱也確論也但以乾元坤元言兩相用以自復至乾陽進陰退自姤至坤。陰進陽退言兩貞勝則語意尚爲未融。蓋乾坤雖分二物其元只是一元元即太極以其在乾而謂之乾元。在坤而謂之坤元耳。言相爲用則二之也。姤復往來之運以其貞勝而言固謂之不容竝立以其互根而言。亦謂之不容偏廢。唯以淑慝判陰陽。乃是截然不容竝立耳。愚原性善於太極而以善惡屬陰陽。正指淑慝之分而言也孟子第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言性善而愚則遡及於太極陰陽之初。何也不言太極陰陽則性善乃無頭之論也不但性無頭。而善惡亦無頭也遡及於此。而後知陽明之旨與孟子合。蓋真性原於太極淑慝起於陰陽。陰陽未分淑慝何在凡言善惡必在陰陽既分之後無疑也故曰。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判之先言真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然而無極之真安在在人心未發之中。故曰當於未發之中驗之曷言乎無對之爲至善也陰與陽對。善與惡對而太極無對性無對也孟子言性善亦以仁

對不仁義對不義而說此言性之情不言性之性亦對言之善非無對之善也猶曰性乃純陽之物云爾然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也則安得執有對之善而言無對之性哉究竟至於無極太極則陰陽無朕而仁義禮智四字亦着不得矣奚其對無對乾元也所以爲至善也孟子雖對惡而言善而意之所指在無對也無對之謂獨唯見性之君子能慎其獨陽明以意之動對心之靜而曰無善無惡正是點出獨體而告子之所謂無善無惡非獨體也乃生死之本食

色之根也何以驗之於杞柳湍水之喻驗之也蓋均曰生之謂性而孟子以仁義爲性生告子以食色爲性生均曰無善無惡而陽明通孟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其幾微矣捨惡趨善之工夫何以合於無善無惡之本體也太極匪陰匪陽而不能不分陰陽有陰陽則必扶陽而抑陰性體無善無惡而不能不起善惡有善惡則必捨惡而趨善易道然也易言陰陽甚活即健順而爲健順即淑慝而爲淑慝取義則在在皆通執詞則在在皆礙天下豈有陰陽外之

物哉太極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善惡不屬陰陽而誰屬也兄欲破無善無惡之說而曰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則易傳嘗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義而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試於易卦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君民二字其亦可解否此辨近于談天雕龍之口論道不宜如此

一質疑云翁亟稱無善無惡之說矣及觀與耿楚老論時弊一書似一一與之相反有不能兩存而

無碍者此殆不可不察也請陳其畧蓋翁見謂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而特舉程朱之標意若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則爲小人將令學者審得失之幾慎向往之路所以正趨也及評兩漢士習之激而謂今日之患尤在頑鈍無耻又若曰隨俗易矯俗難將令學者酌輕重之權挽極偏之勢所以救時也自無善無惡之說出而兩者均之不免乎戕賊人性於是朱雲折檻梅福掛冠亦與獻符頌德者同科而翁之說窮矣則又有解之者曰所謂

無善非果無善也惟是不著意於善云耳審如是
即所謂無惡亦可知也惟是不著意於惡云耳彼
方以不著意於惡爲無惡而翁且歷訶其曲學阿
世之非必將曰是迹也非心也如其跡聖人之不
違時亦詭隨迎合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養交
待遷也靑苗可且放過亦緘口持祿也濟大事以
狄梁公爲法亦變塞狥人也顧此中謂何耳彼方
以不著意於善爲無善而翁且一律諸儒者之繩
墨彼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三揖一辭是在格

套上摸擬也弗視弗顧是在局面上撇淸也扶直
推佞是在氣魄上作用也寧介毋隨寧方毋圓是
在世法上揀擇也僅成鄉黨自好而已若然則是
之而不問非之而不問其處身彌高而其藏身彌
巧頑鈍無耻之習牢不可破而翁之說又窮矣夫
何故緣飾經史猶得按經史以格之也至其混善
惡而一之則非復品隲之所能加藉口中庸猶得
依中庸以裁之也至其合善惡而雙遣則非復道
理之所能詰愚故曰翁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不

能兩存而無碍也雖然此非愚之妄爲億也學蒙
題辭曰近有一種浮根出儒入釋托無善無惡一
語以資狂蕩其瞽世特甚信斯言也翁固已洞見
　弊端矣亦將何以救之乎伏乞裁教

宋自南渡而後兩程之徒徧天下至使正心誠意之
說爲人主所厭聞此非正心誠意之過也習其學而
泥焉者之過也我　朝自嘉靖以來陽明之徒徧天
下至使學者仕者影射致良知及無善無惡之說非
詭遇以投時則狂恣以敗禮而守道者亦厭之此非

無善無惡之過也影其見而流焉者之過也[illegible]與耿
先生論時弊一書正有激於此兄謂既存無善無惡
之說復以矯時守正之論挽其流彼將反駕無善無
惡以窮吾說安得兩存而無弊其慮亦遠然不可以
士習之流而苛責於陽明之學術也蓋其所由來者
漸矣大槩鼓舞之權在上不在下宦機猾而士習汚
固亦有爲之導者而過不在陽明陽明之學豈無流
弊而亦不在無善無惡一語當斯際也縱無致良知
之學而曲學阿世之輩亦即在程朱之敎中言其言

不行其行還復有所托而逃焉以自解蓋正叔云叫之方嚴難附而伯淳之圓融可附也善惡皆天理之說豈不尤圓於無善無惡之說哉況進乎此者又有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在也吾見世有文豪焉論陽明則以程朱之繩墨裁之論程朱則以孔子之時中裁之論孔子又以大雄氏之神妙裁之絕不信良知之說而亦能為性善之說稽其行則與時浮沉節義掃地豈亦入於無善無惡之宗而然歟如陽明雖以無善無惡為說而程朱忠孝節義之遺矩猶在也末

年所撮大學要旨四語可謂發程朱之未發使學者於性體之無善無惡處果見得十分親切則何患乎不易惡至中而還於至善哉否則以名利之偽根插脚道中正耿先生所謂歪骨雖日以性善之說導之無益也愚謂先生贅言所惡於托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蕩者正謂借其說以為奸者耳然浮根出入不托於此必托於彼豈獨陽明為可托哉兄言何以為救之之術愚蓋窮焉而無以為計矣此際此風豈但提陽明無善無惡四字救不得即提孟子性善二字亦救不得蓋世人之糠粃仁義也久矣而道權又不在我不尊不信疇能以草澤之空言移天下之志哉愚只願與二三豪傑闇然自修見性見到徹處修行修到密處言可以俟百世之聖人而世之救與不救曰有命如是而已矣

一質疑云[illegible]云一種浮根出儒入釋托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蕩則此一語為釋氏宗旨明矣似不得以疑其禪者為未融之見也如以疑其禪者為未融之見則孟子之闢告子其不究於性善之源

又明矣似不得含而移責於宋學餘支也且翁又引而合諸孟子曰是即所謂性善也贅言又引而合諸中庸曰是即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夫如是儒與釋一而已矣彼其托於無善無惡者似不得謂之出儒入釋也如何伏乞裁教

兄疑無善無惡之宗出於釋氏乎非也釋氏固道性善也曰實明妙性曰圓成實性非性善而何須華嚴之性海者曰富有萬德蕩無纖塵至矣有無二見皆圓教之所訶也未嘗以無善無惡為性宗也雖曹溪

六祖指點惠明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出本來面目
而惠明立悟有近於無善無惡之說然亦曷嘗以無
爲宗永嘉證道於曹溪則曰棄有著空猶如避溺而
投火矣至於曹溪初呈見地有本來無一物之偈則
性體之眞空原自如此卽吾夫子之空空如也孟子
道性善豈能於本來無物之中添一物哉無善無惡
者心之體自是陽明悟後之言非蹈襲佛氏語也愚
䟦耿元生世家贅言及浮根出儒入釋托無善無
惡一語以資狂蕩乃表先生作贅言之因由非以此

一語爲釋氏之宗指而以托此一語者乃出儒入佛
之徒也陽明原未深於佛道特其悟意有近於禪故
見有不期而合處然其所標無善無惡不從禪書中
來也亦自道其性境云爾疑此語之入於禪者則非
姚江之徒乃守程朱之說之徒也故以宋學餘支別
姚江之餘支而亦不可以槩程伯子之徒也如胡五
峰以性爲天地鬼神之奧李延平靜看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則伯子之正支也巳宋儒之深於禪者莫如
伯子而善藏其用以六經化禪語蔚爲儒宗然則今
之出儒入釋者亦誠假托巳耳如伯子之出禪入儒
乃眞出眞入也

一質疑云釋迦舍輪王位逃之雪山備歷苦行始
證大覺跡其本末要非草草而巳彼狂蕩者曾何
能望影響之萬一而猥托於佛氏曰無善無惡其
誰與之可無問也只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在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

性善蓋本於此若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則自善
而上更有何物將無視性太高又謂善與惡等一
齊抹撥則自善而下更有何物將無視善太卑視
性太高便未免有矜揚播弄之意少間會生出種
種奇特奇特不巳必爲詭誕視善太卑便未免有
厭薄簡忽之意少間會引出種種虛浮虛浮不巳
必爲放縱故其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性其
卒也反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
顧無所憑依其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另一

等聖人其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勢之所趨積漸致然雖佛氏不意其至此也由前言之狂蕩非所以為無善無惡也是謂假托由後言之無善無惡乃所以爲狂蕩也是謂流弊假者對眞而名似是而非之辭也流者對源而名相沿而來之辭也是故曰假托則眞者自在吾不得以狂蕩爲佛氏之罪曰流弊須并發源處一查即佛氏亦有不得盡辭其責者矣翁不云乎今日之弊莫大乎似儒非儒似釋

非釋而成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其說蓋起於憚儒道之拘檢慕佛學之圓通故仗佛畀孔以爲巳地耳豈知學佛而不成必爲類狗之虎學孔而不成猶爲類鶩之鵠又曰禪書新奇奪目而又可借其圓活以藏身儒道平淡而無奇而又深苦其方嚴以禁欲詳味數語以爲闢佛則翁之所不滿第指仗佛畀孔者而言於佛乎何尤以爲非闢佛則新奇之與平淡圓活之與方嚴其端之所由分當必有在似又難專歸咎於無忌憚之小人也愚故緣分指而為之廣其說如此不識然否伏乞裁敎

原孟子之道性善而證於易傳乾元坤元繼善成性之說此知本之論也愚不以孟子廢陽明其原亦在於此乾元坤元天地之德性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可謂性非善乎然曰萬物資始則不但善始而惡亦始矣曰萬物資生則不但善生而惡亦生矣善惡從陰陽而分也陰陽一太極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善而陰惡陰陽之中又分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一成而不可易故曰成之者性

也然其所以生陰生陽出善生惡永無間斷者誰爲之太極爲之也太極即乾元坤元之總名也故曰繼之者善也元既爲善之長何以生出惡來太極一本而萬殊也以其萬殊故對惡而稱善萬殊原於一本則何對之有故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也然文言所謂善之長者亦就萬物既始之後指出人之心德以爲元而未及生人物之本也此元即坤元也易從太極生兩儀之後說故每以陰陽言太極不以太極言太極唯贊乾元之大而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則以太

極言太極耳以太極言太極善不足以名之故[illegible]云
曰大哉乾元而已於坤則曰至哉坤元至即至善之
至也故以善名坤元之性可也若言乾元則舉善遺
惡而乾元有所不統惡在其為大乾元之所以為大
者正以其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而逼於有善有惡之
後也然以善之長名乾元則可以惡之長名乾元則
不可以善之長名乾元亦以坤元名乾元也何者太
極在陰陽之上名曰乾元太極在陰陽之中名曰坤
元在陰陽之中則所謂繼之者善也在陰陽之上非

但善為強名無善無惡亦強名也人心未發之中即
乾元即坤元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其實乾元於坤
元歟陽明以無善無惡言心體其虛坤元於乾元歟
皆見性親切之言也兄謂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
然使不究極於繼善之原則性善二字亦是欠穩吾
今代為孟子發疑問而代為解之謂人之情必可以
為善不可以為惡而決性之善乎則桀紂幽厲之情
未見其可以為善也謂桀紂幽厲之惡出於習染之
後而非赤子之初性乎則楊食我之惡性即從母胎

[illegible]帶來不由習染也謂楊食我之性為怪性而孩[illegible]
之愛親敬長乃常性乎則嬰孩何以獨戀母而不戀
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也又何以見食則與兄弟爭
也此亦未有以見其果善也謂孩提之愛欲亦出於
感物而動而非未發之本性乎則已發即未發之苗
也未有以天機之根而發嗜慾之苗者也且未發之
時尚無喜怒哀樂之朕何以知其有善而無惡也抑
謂極不善之人亦知天地君親之為大仁義禮智之
為美即此便是未泯之良心乎斯又出於習聞習見

之所稟而非因地一聲之時即然也儒先為之解曰
天命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有不善既分二性則言
性者何得舉天命而遺氣質也又為之解曰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君子弗性而小人性之則言
善亦君子之偏辭也然則孟子之說將無以勝荀楊
之說矣盖必窮至於資始統天之乾元與夫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後性善之旨始有着落耳
然曰乾元則周子之所謂太極本無極也曰繼善則
程伯子之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易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性必從
生說不從無生之前說亦必從靜說不從感物之後
說孔子說性相近不忍說天命之謂性是已若說到
人生而靜以上便承繼之者善是性之原而非性也
說及人生而靜以後便是感於物而動是性之欲而
非性也孟子道性善本通極於人生而靜之上乃以
感物而動之端徵之此其所以費分疏也程伯子之
論則精矣兄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自善而上更有
何物將無視性太高視善太卑似也不觀老子之旨
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可得而名強名曰道道尚

強名而況善乎究其極豈但善爲強名性亦強名也
古聖見得人物身中隱然有個生生不息與天地同
根者無以名之而名曰性孟子又見得此性降本流
末善者寡而不善者衆人將執其末之惡而疑其本
之善則何以返其天地同根之原故破衆論而表之
曰善其實性中着不得一善字見性之時雖性字亦
着不得只是一個光光淨淨無極之真而已待兄掃
蕩情塵恍然有悟之日自當見之今日縱剖得十分

痛快亦秖於性體上添出[illegible]塵耳兄借世家所[illegible]於
無善無惡以資狂蕩一語[illegible]復辨論以攻佛氏之流
弊蓋亦托於孟子之闢聖諸[illegible]然皆意想卜度之言非
見性後之言也見性者言意[illegible]別唯聖知聖唯見性
者能別見性之言佛氏之發[illegible]發亦未易查也想
惡夫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仗佛[illegible]卑孔以爲已地則亦
豈無君子不究竟之中庸仗[illegible]卑佛以爲已地者人
自仗耳人自卑耳於孔釋之根原何預焉至謂禪書
新奇而圓活儒道平淡而方嚴又不專爲仗佛卑孔
者說大都爲人家子弟蕩名檢而逃禪窟者說蓋承

耿先生之意也不曰佛書而曰禪書意自有在究而
言之佛道何嘗不平淡不方嚴儒書何嘗不新奇不
圓活佛以中道爲第一義諦而其所制僧律尤嚴於
儒六經之中易奇而法其新奇孰甚焉孔子無可無
不可其圓活又何如也分別平淡[illegible]新奇方嚴與圓
活亦就世儒之見而言其大槩耳佛氏之道原不悖
於孔子何以闢爲愚特闢夫假禪之似而亂佛之真
者耳

一質疑云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所[illegible]各自爲一宗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今曰無善無惡正至善之體是援佛入儒也又曰爲善去惡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是借儒入佛也翁試按而評之既曰無善無惡當其爲善去惡善何從來既曰爲[illegible]去惡當其無善無惡善何從往本有而強之無[illegible]截鶴也豈性可得而損歟本無而強之有是續[illegible]也豈性可得而加歟且楞嚴經有之佛告阿難[illegible]審因地發心與果

地覺爲同爲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信斯言也爲善去惡之因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歟伏乞裁教

知無善無惡之說不出於釋[illegible]之論性而出於陽明論未發之心體則援儒入佛[illegible]佛入儒之疑可以渙然冰釋矣然兄爲此兩重口[illegible]駁辨不已只爲認性善二字爲東魯之家珍認無善無惡四字爲西竺之眷貨故也豈知無善無惡[illegible]孔門在笥之藏而性善亦佛氏通行之鈔哉吾[illegible]謂世儒未窮佛道且毋輕議佛學程朱立身行已無一不可法獨其未知佛而議佛不足法也愚豈佞佛者哉知聖人無兩心龍德無高下不敢爲瞞心之論也然而儒行自宗孔子亦不以孔矩濫佛律所以取陽明大學要指四語非以其上一句之通於佛也無善無惡正至善之體爲善去惡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此亦爲陽明四語註疏故云然若轉而爲孟子性善註疏當曰性無善惡而有善惡其元本是至善爲善而至於無善可爲去惡而至於無惡可去乃所以復其至善之元也其

旨則一而已兄最善於發難故曰當其爲善去惡善從何來當其無善無惡善從何往且有截鶴續鳧之喻大畧已剖辨於前說中矣今復爲兄下一轉語曰莫問善從何來當叅父母未生前性從何來莫問善從何往當叅魂遊魄降後性從何往知性則知善矣性本富有萬德奚言截鶴性本蕩無纖塵奚言續鳧學必先悟後修悟得不二之性於善性惡性之外而用爲善去惡之功是謂眞修否則日取古人之成迹而踐之亦盲修耳日取古人之格言而衍之亦塵說

耳於性體何當爲佛告阿難應審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正令審悟性之因也而其因亦難言矣宋儒每以郢書燕說說佛經願兄毋蹈其弊也今且置佛乘之不生不滅而言人心之生滅心生則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也心滅則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善惡皆生滅則孰爲不生不滅葢必有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而爲佛乘之因地者矣孔子所謂大哉乾元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耶是故均之爲善去惡而以生滅心爲因必入人天之果以不生不滅爲因

必入佛乘之果不生不滅之因是謂眞如妙性亦不可不謂之至善也尚論孟王二子之學正不必泥其詞而當於其因地審之竊謂孟子之言性善王子之言無善無惡其見縱未齊佛而不生不滅之因同也第恐習其說者轉不生滅而爲生滅耳葢性善之旨得則爲淨識失則爲染識無善無惡之旨得則爲眞空失則爲頑空當於毫厘千里之間辨此因果不當於爲善去惡之因求無善無惡之果爲辨也如曰爲善去惡之因不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則聖人扶陽抑陰之教亦不可以求無極之果矣辨固有以強詞奪正理者不起於勝心則起於執心此即生滅之因也不可不察

一質疑云翁究觀近世倡道者之弊一一拈出可謂知微知彰矣雖然陽明所云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誠爲精密而何以致此也則又有一弊焉以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也葢聖賢之所謂善指天理之公而言也其所謂惡指人欲之私而言也乃陽明之

論則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又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是知陽明之所謂善指無而言其所謂惡指有而言而特以理氣二字牽綴於其間善惡之說於是乎一變矣夫惟如是是故教者侈談玄虛而學者競崇懸解即欲不厭有而趨無不可得也既以厭有而趨無即欲不尚灑落尚圓通不可得也既巳尚灑落尚圓通即欲不掩戰競之脉不可得也既巳揜戰競之脉即欲不成無忌憚之中庸不可

衍也世道人心亦於是乎一變矣然則陽明之爲善去惡與聖賢之爲善去惡孰精孰粗孰疎孰密恐不無毫釐之隔而爲其學者不一再傳而遂弊要亦無足怪也翁之所謂因果似當幷於此求之不識以爲何如伏乞裁教

愚前有感於倡道立極之難故究陽明學問之流弊而曰知彰而不知微此亦苛論也不如鄒爾瞻之言曰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疑其學兄謂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則苛更甚

矣善指天理惡指人欲此善惡之大較也於中拈出性體剖厥幾微則悟道之君子各隨所見而說亦有不必於盡符者孟子曰性善而程伯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學記曰人化物而滅天理而伯子曰善惡皆天理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善惡矣而其意圓語亦圓也陽明亦有圓悟於善惡有無之際旣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旣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又曰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何非見性親切豈能七通八迸如此理之靜處何是心指未發之時言也故曰無善無惡非專以善而屬之無也氣之動處卽是意指已發之時言也故曰有善有惡非專以惡而屬之有也善必屬乎天理惡必屬乎人欲自是不易之論陽明其能違諸但陽明旣以無善無惡言理之靜而復接言循理便是善似循乎無善無惡之理而總之爲天理也旣以有善有惡言氣之動而復接言動氣便是惡似動於有善有惡之氣而總之爲人欲也此所謂意圓而語滯也然就其語之滯處究其意之圓處則其所析善惡之幾爲最精蓋謂善

無事於安排但順乎理之靜處便是善猶云率性之謂道也惡不待其暴露但涉於氣之動處便是惡猶云纔有所向便是欲也微矣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此言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者也世儒之知言者寡往往認陽明爲逞雄心立新說之豪而不察其悟道之實似等陽明於奸雄然者高明如兄而亦有此疑耶末謂學者旣厭有趨無則不得不尚灑落尚圓通而掩戰兢之脉旣掩戰兢之脉則不得不成無忌憚之中庸此則確論也

雖曰不善學陽明之過而陽明於倡始處亦未便能止於至善如尼父焉則所謂知彰而不知微者也要得爲陽明諱也要之爾瞻之言爲近厚

一質疑云陽明謂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翁疑其遷就世儒以爲是一大障矣然而翁亦有曰聖人智崇而禮卑理雖互融而教不可以相濫也帝王所自立之天下非綱常不可維非庸言庸行不可率而語上則非中人以上不可也故必王孔子而賔二氏焉信斯言也佛氏又必不可

以治天下也何歟夫道一而已矣聖人之所謂語上即庸言而在庸言即庸行而在庸行其悟與否則存乎人非庸言庸行之外另有一種奇特也今詳翁語意若謂語上佛氏與吾聖人同庸言庸行佛氏與吾聖人異將智崇禮卑可岐而二歟乃翁與鄒爾瞻書又曰近時學者不卑禮而求崇智不本分甚矣然使智不極崇則禮亦不極卑蓋眼前種種滲漏俱生於智之不及耳信斯言也佛氏之滲漏處不少也可謂之語上歟由前之說佛氏偏

於語上其於治天下僅及中人以上耳固已不能如吾聖人之全由後之說并其語上者而亦有遺憾也其於治天下益無當矣尚安得與吾聖人論賓主然則陽明之詆佛氏倘亦有見不必盡出於遷就歟而愚以是知翁所云一大障殆未易破也如何伏乞裁教

謂佛氏寂滅之教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自漢迄今儒者之通惑也無他以其外綱常而究生死大事是舍下學而求上達也又人皆學佛則種類滅盡曷成

世界陽明猶有此惑在也豈知世界必從無而至有還復從有而入無聖賢出沒始終於其間或順世法或不順世法千態萬狀不可典要然未有不從一生悟道多生修道而究竟於最後一生證無上道者言悟則達磨之宗門是已吾夫子蓋已越過此門而現生以一貫之宗顯言修則普賢之行門是已吾夫子亦已久歷此門而現生以立達之行顯言證則釋迦之入無餘涅槃是已其夫子之所究竟而不自以爲至者歟則猶以因中涅槃顯而悶其果也斯義也含

於易傳及中庸章句中。而儒者莫察。越千餘年。而若於周子之太極圖。先從無極而太極。說到陰陽五行。又從陰陽五行。說到太極本無極。而引易傳以終之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盡之矣。世儒但知孔子下學而上達。不離陰陽五行而見無極。豈知兩極莫後。必不歸於斷滅。然亦必究竟於寂滅。世儒亦知佛氏不生不滅。爲上達之宗。見謂離陰陽五行。成寂滅之太極。豈知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佛氏俱從多生歷過。而此生特顯涅槃相耳。故佛

氏之智崇易見。禮卑難見。孔子之禮卑易見。智崇難見也。易地則皆然矣。大槩教不相濫。而事亦不可以相兼也。堯舜治世。便不能兼孔子垂世之業。孔子垂世。便不能樹釋迦出世之標。何得於釋氏之出世。而兼責之以堯舜孔子之功用哉。謂佛氏寂滅之教。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無極太極之體。不可以成陰陽五行之用也。凡謂聖人之所謂語上。即庸言而在庸言。即庸行而在庸行。非庸言庸行之外。另有一種奇特。是則然矣。然夫子未嘗即以庸言庸行爲上。而佛

氏亦未嘗離庸言庸行以語上也。若孔子即以庸言庸行爲上。則何以曰可使由不可使知。若佛氏離庸言庸行以語上。則何以曰。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然則孔釋之教。原自相通。其迹之可疑者。徒以釋迦捨王位棄妻子而作佛。似與吾聖人之庸言庸行殊也。凡病其智崇而禮不卑。又病其滲漏處不少。其原皆在於此此。蓋執東震之庸言庸行以律西竺。又執經世之庸言庸行以律出世也。不但地異教異。言行殊軌。即上古之言行。何可律於今日。

今日之言行。何可律於將來。上古之所謂庸言庸行者。結繩耳。穴居野處耳。委親溝壑耳。在今日將謂之怪言怪行。而將來劫運欲終之時。其言行更異于今日。吾稽世界起滅之因於釋經。而知世數之將盡也。蓋由權實兩門之聖人。鍛練大千界內衆生。至於善根純熟。而後大三災始起。驅羣生離此苦海。不入佛界。亦入空界禪界。將入之先。三毒消滅。人壽至於無量。不復以男女搆精續人道。而一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惟以趣淨去染爲常。此時之庸言庸行何如哉。

[illegible]知佛言非誑也斯卽陰陽五行銷歸無極之兆也是故吾聖人順今日之陰陽五行以爲庸言庸行而佛氏追厥初之無極太極以爲庸言庸行道不相悖而教則相成也然則何以不主佛而主孔子孔子三綱五常之教主也吾儕豈能離綱常以立於世乎亦豈能頓出世間以入佛地乎不宗孔子而誰宗也然則何以復賓二氏孔子語上之旨見於二氏之書居多也而釋典尤精且詳研其義則大易之奧旨具在焉上士得之以神德行中士得之以滌名根而下士

亦惕於因果報應之說以減其過　聖祖所以謂其暗助王綱也安得而不賓之賓之云者不以爲主而以主道下之之謂也合心迹而用之之謂主用其心而不用其迹之謂賓倘以一大事因緣現於世則主佛氏而賓孔子亦可矣愚爲此論兄又必謂攪亂儒釋成就另一等聖人然而我此一念直欲剜出孔子之五臟六腑與上士一究竟耳世儒未必深見孔子之心又未必徧閱釋氏之典則所謂一大障者豈易破哉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已耳

一質疑云陽明先生曰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循乎理不動于氣便有個裁成輔相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一切不管故不可以治天下語儒佛之異也翁駁之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佛氏之教也安可謂其倚於無善無惡中有罪福性空之說又恐人倚於爲善去惡故以此去其執耳語儒佛之同也敢僭爲之評曰佛氏既主無善無惡卽其所謂爲善去惡者恐未必盡符於聖人焉得曰同佛氏亦言爲善去惡卽其所謂無善

無惡者恐未必大遠於陽明焉得曰異翁以爲何如伏乞裁教

陽明未窮佛學而其悟通於禪學故影響曹溪之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以爲涅槃之宗而歸無善無惡於佛氏又未審佛氏卽天下之至誠能經大經能立大本能知化育而一無所倚者乃謂其倚於無善無惡一切不管故不可以治天下此亦不知佛而議佛者也佛欲引大地衆生一時同成正覺豈一切不管者哉兄評佛氏既主無善無惡卽其所謂爲善去惡

亦未必盡符於聖人。佛氏既言爲善去惡。卽其所謂無善無惡。恐未必大遠於陽明。前二段。益疑聖人有兩心。後一段乃誤入陽明之說。

一質疑云。儒者既以陽明之無善無惡爲疑。而陽明又以佛氏之無善無惡爲疑。然則聖人不言無乎。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論語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

無我者乎。而獨不能不生異同於無善無惡。何也。其故必有在矣。而或者乃爲之解曰。所謂無善無惡。卽無聲無臭也。卽無方無體也。卽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是則始而等善爲惡。卒又等善爲聲臭。爲方體。爲意必固我也。夫善亦何負於人也。而不譽之甚如此乎。伏乞裁敎。

儒者疑陽明之無善無惡。不知性之善也。陽明疑佛氏之倚於無善無惡。不知佛之道性善也。凡謂聖人未嘗不言無。而引詩之無聲無臭。易之無方無體。論語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爲說。則亦未敢便[illegible]眞見聖人之言無處。假令此三言者。不出於[illegible]而出於佛氏之口。兄亦必吹毛而求其疵。試觀考亭夫子。最惡佛門空字。其註論語於孔子之空空如也[illegible]屬鄙夫。不屬孔子。於顏子之屢空。寧言財空。不言心空。則於佛口所親說者。其詆排又當何如也。故知三言倘出佛口。亦難保兄之不疑矣。宋儒自程伯子而後。儒者必以闢佛老爲大題目。而横此一障於胸中。此卽所謂理障也。無善無惡。亦陽明偶言心之體如

是耳。其標題自在良知二字。今乃疑其出於佛而駁辨不置。又添一無善無惡之障也。不特此耳。心不空空。卽性善二字。亦是障。兄設爲無善無惡之解而駁之曰。善何負於人。而不譽之甚如此乎。愚亦謂性體本來有何物。而受障之甚如此乎。勿以爲戲論也。

一質疑云。釋氏理障事障之說。總只是無善無惡註脚耳。翁謂理障礙道更甚。不知喚何者爲理。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何以解也。將所謂理者。於性命之外。另爲一物。所謂道者。又於理之

外另爲一物乎乃翁又曰不生不滅之理只在日用飲食間遺人倫以求道非上乘之道也信斯言也理卽事事卽理雖欲遺之不可得也何自而爲障乎又曰上士聞道日用莫非天機其次多習氣之累焉不入事障則入理障矣信斯言也是習氣之爲障也非特與理無干抑且與事無干也何必并祛二者而後可以聞道乎伏乞裁教

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見於孟子之書事障理障之說根於釋氏之書釋書有所謂煩惱障所知障者煩惱屬事所知屬理此二障之所自來兄謂事障理障總是無善無惡註脚此過信陽明之言而又過疑之也若夫學欲見性則二障黍着纖毫不得事障則塵勞煩惱是已理障最爲幾微禪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塵縱是古聖精義妙道之言入在胸中執而不化便是理障愚所以謂性不空空則無善無惡之塵固障而性善之塵亦障也見性之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空空蕩蕩了無一物而又不入斷滅故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然見無則着於無[illegible]此理障

所以難除也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就見性之聖人說不見性而窮理則所窮之理無一非障奈何疑所謂理者於性命之外另爲一物又疑所謂道者於理之外另爲一物乎卽此數言便是理障之未忘也愚言不生不滅之理只在日用飲食間又言上士聞道日用莫非天機亦俱就見性者說否則舉心動念莫非生滅日用飲食安得天機此不可以自心意想求亦不可逐古人言句求也矧言并祛二障以開方便之門卽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商量耳言及於此欲將此心剖出與二三君子而又無如之何也

一質疑云翁不曰陽明之無善無惡是宗門之見而曰分接上中下根之說乃宗門之見愚則曰分接上中下之說正從無善無惡來也何也聖學在止於至善既以無善無惡爲至善安得不以無善無惡爲上根也翁不曰龍溪之無善無惡是宗門之見而曰四無之說乃宗門之見愚則曰四無之說亦從無善無惡來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既以心爲無善無惡。安得不以意知物爲無善無

惡也。翁以爲然否。伏乞裁教。

吾道一以貫之。即佛氏不二法門。達磨單傳之宗。亦即夫子一貫之宗也。愚何嘗不謂陽明之無善無惡不合宗門之見。亦何嘗不是其見。却嫌其尚有見在。禪祖自謂我此頓教法門。專接上上根人。而大學正心誠意之教。以知止爲入門。以止至善爲實際。此則頓漸兼該。亦接上根。亦接中下根。所以爲徹上徹下之道。今陽明折衷二子之說。謂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雖存四有。實重四無。雖兼接中下根。實重在接上上根。此以宗門之聲臭未忘。而判大學爲兩岐之教也。泥其說。則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似以正心接上根。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似以誠意接中下根。而語意之不圓亦甚矣。六祖在宗門而無宗見。陽明不在宗門而有宗見焉。然愚重陽明之見地。亦直以宗門之見解指龍溪。而不直指陽明也。二本之嫌。則不敢爲陽明諱焉。至於龍溪翻陽明之案而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

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方且執陽明之所謂心體者。并意知物而一之。正是從言無善無惡。豈直從無善無惡來而已。味兄此評。益猶未甚察吾所題學的教衡之隱意也。知性難。知言亦難。當思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何氣象。

一質疑云。昔蘇子瞻譏程伊川先生曰。何時打破這敬字。知近世講學者。幾乎打破這敬字矣。翁作六龍解。特拈出一惕字。謂六龍者皆從惕中來。最爲有功。李見老揭脩身爲本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爲補虛之上藥。愚於翁亦云。竊又以爲即是可以稽儒釋之辨焉。仲尼不云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傑也。豈得遂以無忌憚目之。乃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似與所謂惕者有間矣。翁之言曰。學孔而未至。名教猶得而繩之。學佛而濡其肖。則狂慧生而怪行出。其流至於小天地。卑聖賢。蔑君父之倫。而自托於無上

之道。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此猶自其流言之也。揆厥所由，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故程朱之闢佛也，翁又評之曰：道經云，聖人生而大道起，佛雖至聖，不能禁後儒之不盜佛。盜佛而濫其眞，至於掃六經而侮聖學，則搜其本而攻之，雖操戈入室，必且以禦盜之功受上賞焉。所謂本，卽愚所謂種子也。靈嶽拈花，少林面壁，至乎法席雲布，所在風生，訶佛罵祖之徒，喝棒雙呈，機鋒狎出，指天指地，氣象分明，宛然在目，其亦可以觀矣。是故從儒門

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聖人且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小人，行不免誤天下蒼生矣。何者？其種子殊也。象山先生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愚始殊有味乎其言。及觀翁與耿侗老書，以爲孔子平日未嘗有此快口，不覺悚然自失。蓋翁之深於惕如此。信惕之一言，所以標聖學之宗在是，所以救釋學之濫在是，乃祖述憲章第一義也。愚恐世之盜儒覇儒，惡其害已而傷之，文[illegible]

其說云爾。

見有取於六龍皆從惕來之說，而反覆言不惕之流弊。此有關世道之言也，但不可泥。指天指地之言，而以不惕之端加於佛。夫佛，乾元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也。其出也，如優曇鉢花，曠劫一見，故初生必顯奇兆焉。凡望道未見之聖人，必有謙，惟至於圓滿菩提十號具足，則無謙。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此望道未見之言也。釋氏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此圓滿菩提之言也。而其惕意則各有在。孔子之謙處，卽

惕處；釋氏之惕，又不在謙，而在俯順衆生，開權顯實處矣。程朱主敬之學，甚有惕意，而其所不足者，正在以凡心測佛，以偏詞排佛。然其稽禪宗不惕之流弊，則亦有當焉。愚稽後儒盜佛之弊，謂程朱搜其本而攻之，本卽指佛。蓋佛學降而爲禪，搜禪之本而及於佛也。拈花面壁，此禪之佛，非禪之禪，亦惕禪而非狂禪。至於棒喝雙呈，機鋒狎出之後，則惕意衰而狂意盛矣。是以程朱之操戈入室，受上賞焉，然不可歸咎於指天指地之聖人也。子夏之後有莊周，子弓之後

者有得則心愈小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亦言其大槩則可耳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孔子之言也是時安得有禪宗而反中庸之小人從誰門出耶蓋禪學可借以爲奸則聖學亦可借以爲奸不可執成心而爲一偏之說也末謂惕之一言所以標聖學之宗在是所以救釋學之濫在是則確乎其不可易矣

一質疑云佛氏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帝王於中至乃不父不毋不妻不孥視人倫若魔累然竊意佛氏亦人耳何以如是且聞佛氏者行能甚高跡其窮深極微彼於性命之際亦似有所窺矣又何至顛謬如是一月偶閱史稱佛氏言人死精神不滅還復受形忽而有省已而閱蓮花經更覺了然何者如其言過去無邊無量刧尚有我在未來無邊無量刧已有我在我生我死我死我生天地不得而與也於天地何有父毋不得而與也於父毋何有且生而不生死而不死往來循環無終無始人道之絶續妻子不得而與也於妻子何有此一

說也其於衆生或現比丘身則互爲師徒或現國王宰官身則互爲主輔或現居士身則互爲六親眷屬然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一時幻跡耳其亦何常之有而拘拘爲此又一說也至其展轉修證成無上道則我卽太極太極卽我爲能造天地役百神時而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能盡衆生而普度之共超生死然則十方三界皆其形色衆貌林林總總皆其兒孫上自帝釋下至於跂行蠕動皆其弟子夫是之謂法王尚孰得而臣之夫是之謂衆甫尚孰得而子之此又一說也論至於此佛氏之遺君親棄妻子與否皆可以不必問而翁所云世皆宗佛則人倫將滅者亦可以不必慮矣其然也耶其不然也耶伏乞裁教

佛道未易窮也漢史稱佛言人死精神不滅還復受形雖未及於玅理猶爲見佛一斑兄欲窮其至處而引蓮經以後諸說則轉億而轉乖矣蓮經欲談諸法實相至於舍利弗三請釋迦猶難之而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如兄所億則何難思之有天道虧盈

而滋謬鬼神害盈而福謙佛果無天地無帝王無父母妻子而傲然稱尊且爲放誕不經之說以誣世盈亦甚矣天將虧之鬼神將害之安得代有護法之人以至於今不廢兄之言大槩程朱之所已發而更爲之發其未發者也程子曰佛言之精者不出儒書其誕吾不信也朱子曰釋迦但將彝倫滅盡達磨則將義理滅盡兄之輕視佛學正與程朱之見侔揆以孟子論世之律在程朱猶可在吾儕則不可何者程朱以凡見測佛見固亦出於輕心慢心非聖人虛受之

德而中興聖學則有大功焉君子安得不以功而掩其過吾儕未必有程朱之功而乃祖其輕心慢心以判佛則其過不細愚幼亦有此癖嘗研性理大全一書有觸於張子正蒙中道理而猛然起闢佛之念焉却嫌韓子原道論佛骨表之爲淺欲深入其室而攻之將壯偶入弇山人之戲論曰儒家安能以道理勝佛除是韓文公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如祖龍焚坑手段乃能以勢力勝之耳於是疑心隱隱然起豈佛氏果有入微入妙之言足以動高明之士耶則

又念弇山人文豪也見地豈逮程朱闢佛之念轉切徒以未嘗多閱其書不敢輕議其理默而含之有年及遇天臺先生既有悟入處然後取其書而閱之每到說心說性去處則字字句句若道着我胃次中事而後悔從前之見之狂且陋也今觀尊劄種種推測頗類愚壯歲以前之見則前悔復戚戚動焉昔趙清獻富鄭公皆以晚年悟佛學兄有一朝聞道之日此悔亦刻期而待矣悔後再閱楞嚴法華二經自與今日之見迥別佛蓋人天中之夫子二經亦釋典中之

易傳中庸兄不敢慢孔子而慢佛不敢忽易傳中庸而忽二經此則程朱之悞兄處也愚爲此懼故堅守君子三畏之箴不敢以侮聖之端導天下

一質疑云造化大矣因果之說豈可謂無之要亦其中一法耳若便執煞恐又不免看得造化太拘也且信如佛氏所言自昔聖賢只是這幾箇去去來來天地間但姓號名氏不同耳而又欲去則去欲來則來一切自爲主張不由造化然則羲黃堯舜何不時現而爲天子稷契伊周何不時現而爲

宰官常使斯世斯民享太平之福乎此猶自儒家之聖人言之或未必能出生死入生死也至如釋迦何不時現爲人天導師乎翁之言曰佛氏以三祇盡覺道又曰見性可能也知命不可能也由見性而精義入神此猶一生之好學可幾由知命而窮神知化則非三祇之修證莫竟是知聖賢出世一番則增進一番必應重來者勝縱順流逆流間出不齊總其大都亦應有以相當耳何爲孔子之後再不聞有孔子釋迦之後再不聞有釋迦乎何

爲聖一降而儒儒遂不復轉而聖佛一降而禪禪遂不復轉而佛乎若曰吾以三祇盡覺道覺道既盡吾事畢矣遂不復現於世則去來總由自利無關衆生何用成佛爲也若曰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則去來總由衆生無關願力何用大慈大悲爲也若曰衆生常見如來輒憍恣厭怠不生難遭之想以故斬之則往者聞諸蓮經言妙莊嚴王惑於外道二子憂之爲現種種神力其父見之遂大敬信與二子偕後宮八萬四千人同詣宿王華智

佛所修道卒成正覺竊意釋迦神力豈必減二子卽衆生憍恣厭怠第令不吝捨此方便彼其翻然敬信豈必在八萬四千人下奈何徒使之懸難遭之想乎而況自釋迦至今已二千餘年不爲不久矣何必過爲珍重如是乎雖然吾且不必論至此也翁謂釋迦本願爲衆生一大事因緣而出矣謂孔子本願爲天下無王因緣而出矣然則爲釋迦計宜莫若現生於居士之家也爲孔子計宜莫若現生於王侯之宮也何爲托非其處各與願左一

則欲謝輪王位而不得至於背棄君父中夜潛逃一則欲求爲世用而不得至於棲棲道路徒抱無王之戚以老乎由是觀之當其出世之時已有不能自爲主張者而又何問入滅之後乎翁惜儒者不信因果特諷之曰必破此藩籬而後可窮道妙愚則曰必能窮孔釋去來之際而後可參因果之說爲儒者破此藩籬也如何伏乞裁教

前條揣摩佛學則過此條所究因果之說乃聖學窮理中一件大事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也

世儒懞懂於此久矣何幸兄發出此疑可與程朱了一件未完公案因使曲士開疑氷之見云然其詳不可言已試言其畧謂因果爲造化中一法不可拘執此亦程朱之舊說也程朱見性欠徹而拒佛太嚴故有此不根之論豈知人物之有生必有滅者形骸其捨生趣生而永不滅者神識也釋氏謂人物受生必從父精母血與前生之識神三相合而後成胎精氣受之父母神識不受之父母也葢從無始刧流來亦謂之生滅性以其出此入彼不守真如本性故曰生

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八識也此識何以始始於太極生兩儀何以終終於陰陽五行復還無極陰陽五行復還無極此即衆生度盡方入涅槃之理儒者特束於教而未之察耳當其未入涅槃之先萬死萬生隨業感報迷者輪迴於六道悟者變易於三祇果必從因纖毫不爽造化亦莫之能違也其中有人復爲人或人畜相易者偶露其兆人以此窺因果之一班然亦千一萬一云爾天機豈得盡泄况乎果報多端高者昇天堂下者沉地獄而超者徃生十方佛土此

非見聞思慮之所能及哉以其見聞思慮之所不及而曰此造化偶然之一法非知死生之說者也愚豈敢自謂能知死生之說則以困心於易傳之原始反終而無從得得佛言而始釋然耳凡夫之輪迴也以業力大聖大賢之篤生也以願力願力有深於此生者則時去時來亦誠有之然十方之世界無盡菩薩之乘願往生亦無盡豈局於一處哉謂自昔聖賢只是這幾個去去來來但姓號名氏不同此舉一廢百之說非佛說也大聖大賢之生既以願力不以業力

則謂之來去自由良是然願力必與氣運相應義責堯舜之應時而君稷契伊周之應時而相氣運然也佛不能逃定業而聖人獨能逃氣運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以願力則必先天以氣運則必後天矣兄謂儒家之聖人未必能出生死入生死此爲儒家之聖人作遯詞也既曰聖人必由出生死而入生死者也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人但見其一時之入生死而孰知其多刧之出生死即釋迦之現身於周末亦由出生死而權入生死者耳第佛以一大

事因緣出現於世又與治世之聖人稍别蓋從古佛受記國土氏號俱定於無量刼前即蓮經之授諸大弟子成佛記可驗已故譬之優曇鉢花時一出現而凡乃曰何不時現而爲人天導師是謂後佛不必遵前佛之記而逆世之機緣以爲教也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唯佛能照無量刼之消息盈虚時現時隱不先時以導人狂不後時以導人惰需其緣熟機投而與之同出生死又不必功自已出而以治世之權教付之後王出世之實教付之後佛此其所以

爲人天導師也聖賢出世一番則增進一番此必然之理但其隱顯權實之間類非束於教者所能測度如子路之爲唐韓滉曾子之爲宋王曾而孔子化身爲廣桑君正與韓滉同時人誰知之而誰信之此猶以爲外史之談不足據也至如金粟如來之爲維摩出於釋迦之口定光如來之爲陳尊宿出於永明禪師之口一以古佛而現居士身一以古佛而入比丘類佛之莊嚴安在哉蓋如來既曰逆流便與菩薩同調而不盡顯如來之迹菩薩既云反進不辭六道徧

歷而豈盡顯儒學之標要以度衆生滿覺行爲歸耶安可謂孔子之後無孔子釋迦之後無釋迦也世儒知孔釋之爲孔釋而不知非孔釋之爲孔釋此所謂束於教也愚前有聖學降爲儒學佛學降爲禪學之說端爲程朱能行孔子中庸之教而不能盡孔子之敦化川流達磨能顯釋氏單傳之宗而不能盡釋氏之六度萬行故據其似而言之然亦權詞也至與天臺先生往復辟龍無首之義蓋亦自掃之矣佛以三祇盡覺道正爲衆生不能猝度歷三祇而度人斯畢

柰何疑去來總由自利無關衆生也佛之本願在於度盡衆生衆生緣熟佛乃出世柰何疑去來總由衆生無關願力也古佛蓋有任世歷阿僧祇刼者釋迦爲此地此時衆生多憍恣厭怠久任反生玩心故云蚤入涅槃動人難遭之想此亦逗機之言不可以槩諸佛若妙莊嚴王二子化父請佛之事正是多生之願力見於一時之機感非偶然也執此以律釋迦則泥矣釋迦本願爲衆生一大事因緣而出不辭王位而出家不足以顯一大事孔子本願爲天下無王之

因緣而出不栖栖於道路以振鐸豈能轉無王爲有王而二聖於此更有深因焉未切衆生氣浮根劣不以難行能行難捨能捨爲之榜必不足以遏其狂而策其惰也蓋大聖人之願力深矣雖然此亦就二聖人之迹而淺述其因云爾必欲窮孔釋去來之際則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者必也輟孔釋之糟粕而自見巳性乎見性之後窮理自別

一質疑云老聃以禮爲僞孔子却因而問禮此其意甚微非凡情所能漫測聃晩而乘青牛出函谷

關著道德經卓然另開一宗豈非異人第其說半從憤世中來不平之氣至今猶隱隱可想其於孔子將無當面蹉過猶龍之贊與列子載孔子推西聖語畧同其有無真假亦非凡情所能懸斷也若原壤者固巳叩其脛而賊之矣試看孔子生平待人有如此峻絶否嘗以鄉愿爲賊亦未指名其爲誰獨於原壤顯然加斥聲色俱厲方諸鳴鼓取瑟尤有甚焉殆不可不察也翁謂周元公不闢佛亦不援佛蓋實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其太極圖說及易通一書曾不借用禪玄片語而實無一字一句不合道德真如之義既不類邵堯夫之粘著數學家風亦不類張子部楊無畏等之帶著宗門氣息而温然與羲文周孔陟降於先天未畫之前正如千里來龍脱卸巳盡到頭落脉杳莫測其去來之跡所以爲妙也似矣只銷歸二字尚應理會竊意銷外辭也歸內辭也此正元公以身爲標有合於孟子反經之旨者也若曰明知二氏之爲是又恐世之疑其非也特銷而去之是謂閃跡拋蹤

明知三教之爲同又恐世之疑其異也特逃彼而歸此是謂捱墻附壁去陽推陰入者一間耳恐非所以語元公若曰元公嘗師穆脩友壽涯輩則孔子且問官於郯子矣問樂於萇弘矣要其安身立命畢竟何在殆不可不察也何如伏乞裁教

儒者執孔子以闢二氏而無所解於適周問禮之說故曰老聃以禮爲僞孔子故借問禮以誘之猶龍之贊特狀其變幻不可方物而巳此舉子家作策論之五侯鯖也達人陋其說久矣柰何尚以爲珍而襲之

且豈問禮及猶龍之贊已覩孔子之稱老聃行其事可知也古人於齒德之最重者单稱字如孔子之稱子產子思之稱仲尼是已其次則兼姓而稱字如孔子之稱蘧伯玉晏平仲是已然而不聞稱老稱老而貫姓字者於孔籍僅得二人焉語云竊比於我老彭記云吾聞諸老聃是已在老彭猶曰先代之高賢也老聃則生同孔子之世雖曰先達不過柱下一逸吏耳胡為稱老稱氏尤肅於子思之尊仲尼也是則非凡情之所能漫測也宋儒盎以道德經為權謀術

數之祖而凡第評之曰半從憤世中來猶為近之然非所以論道德經也聖人憂世之言近於憤世竊論中亦多有之道德經之大旨在於反百姓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正與孔子從先進之思同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即子夏禮後之說也豈曰憤世老子隱周柱下蓋閑於周禮者見世人習禮之文而忘禮之本故以禮為偽而非以天然之禮為偽也天然之理即是道德老子安得而偽之孔子又安所取於偽禮之人而特請車以問禮也且老子既以禮為偽而又曰以正治國國之福以正治國即以禮治國也無乃自相矛楯歟此其故何可以不思也兄亦繹思我　太祖之所以崇老子乎其畧見於三教論及道德經序中三教論云自漢歷宋至今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黄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其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而道德經序尤極形容賛嘆未云朕雖非才唯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

臣民之極寶故悉朕之冊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註耳甚矣　太祖之重老子也夫使　太祖而非天縱之聖也則可使　太祖而天縱之聖也豈其悉衷竭慮於道德經如是而其見反出程朱下哉如兄之說必將執程朱以議　聖祖矣烏乎可蓋孔子請車問禮實出於望道未見之真心今欲高其問意而謂寓教於問是孔子乃好為人師之巨擘也老子之遇孔子必目擊而道存今欲卑其見地而謂當面蹉過是老子乃不知痛癢之頑夫也必不然矣讀論語

當得聖人之意於言外。微其顯而闡其幽。原壤亦其一也。孔子靳脫驂於門人。子桑伯子之喪。但使子貢弔之而已。獨於原壤之母死。而助之沐槨。何厚也。孔子鳴冉有之鼓。取孺悲之瑟。無少假借。獨於原壤之喪母而歌。若弗聞也者而過之。且爲解於門弟子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何恕也。以此推之。原壤殆孔子貧賤之交。亦髫齔之交也。壤之齒。必稍長於夫子。其於道。亦必稍有所聞。豈聞諸老氏之徒歟。當夫子志學之年。必能以其所聞者稍助於夫子。竊意適周之

問。未必非原壤爲之先也。少壯既資其助。安得於年高德邵之後而棄之。此義非但後儒莫測。即當時及門之徒。亦或未之深知矣。語中獨載夷俟一節。良有微意。蓋夫子平日最嚴於禮。而獨寬此禮法外之一人。偶有叩脛之事。特表而出之。見夫子責善之實。原不私於故人也。而壤之所以爲壤。亦隱然可得之言外矣。何以夷俟。狎態也。壤蓋以夫子之執禮爲太拘。故作此態以掃禮也。與登木而歌之意同。且諷當時隨行之門人。勿執孔子之禮教爲極則也。近世狂宗。

正蹈此弊。然原壤真而狂宗僞也。真尚不可以訓。而況僞乎。幼不遜弟。何也。蚤有所聞。自謂得無上之傳也。長而無述。何也。不易世。不成名。而以和光混俗爲道也。名之爲賊。何也。賊非盜賊之賊。乃賊德之賊也。言其無益於世而久住世。乃天地間一蠹物耳。近儒有據陰符經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以盜氣長生訓賊義。則太巧。然泥朱註賊者害人之名。而認此一句爲孔子痛絕之詞。則又太拘。體察當時氣象。無亦因其狎而狎之云爾。壤蓋狎中寓諷。而孔子則狎

中寓規也。使壤而可絕。則登木而歌之時。已先絕之矣。豈待夷俟。夷俟而應之以叩脛。平施之則也。亦狎也。叩非毆擊之謂。乃撥之使起。以正賓主之節也。當此之時。壤必一咲而起。了無芥蔕。而記者惡其無禮。弗之志矣。登木而歌。則含之。夷俟則警之。何也。含大故以全交。警小節以存教也。厚之至也。此當求之言語之外者也。兒泥其詞。而謂孔子峻絕原壤。方諸鳴鼓取瑟。尤有甚焉。悞矣悞矣。愚豈矯世立說。爲老聃原壤輩包荒哉。蓋見世之談孔學者。每以附會之心。

加於孔子而以刻薄之心加於餘人充類至義之盡則與勢利心一間耳故借珊壞以發闡幽之例云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周元公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昔人尚未有道及此者而自愚發之固知天下之逆耳者多而順耳者寡也兄蓋不能無逆於心故吹疵於銷歸二字然知其一未知其二矣銷即銷銀之銷而有二義銀有襍乎銅者入火則去銅存銀固銷也銷其襍而歸於純也銀有純乎銀者入火則鎔碎成錠亦銷也銷

其萬而歸於一也兄所謂銷以銷襍歸純而言愚所謂銷則以銷萬歸一而言別傳曰言言銷歸自己愚言蓋有所本也即兼此二義以論元公之學亦無不可三教家之宗祖同源於敦化同發於川流有何不純之有而其徒岐之流復爲流則掩敦化之真源而純者襍矣周元公於其末流之濫者既能銷雜而歸純於其本源之清者復能銷萬而歸一此所以爲中興之孔子也愚當借兄之言以足銷歸二字之義矣然而究兄話頭則猶有附會孔子刻薄餘人之根在

也無亦銷去此根以尋周子安身立命去處則閃跳抛踪與捱墻附壁之疑自釋矣

一質疑云孟子闢楊墨至比諸禽獸愚始亦嘗訝之已見宋王荊公作三經新義既成執政請於神宗頒行之一時學者莫不俛首誦習久之以爲固然及楊龜山先生抗疏排其非更相顧而譁詰難紛起而龜山亦遂用是罷歸乃喟然嘆曰人心之易眩而是非之難持也如此哉然後知孟子之果非好辨也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而

翁亦斷之曰爲其道盛行也可謂深知孟子之心矣顧其評楊墨也曰執一曰舉一似猶有取焉者何也爲我兼愛無適而非道也楊墨直是看得不活耳故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與墨子何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與楊子何異然則禹稷之所以爲禹稷顏子之所以爲顏子楊墨之所以爲楊墨當不當之間而已是故孟子責其百不沒其一其宅心之虛析理之精持論之公皆於此見焉韓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

愚則曰孔子且必用楊子翁曰孔子必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愚則曰孟子亦必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此與距詖放淫之義殆並行而不悖不識然否伏乞裁教

楊朱希老子以我無爲而民自化爲宗而道德之原未徹也故有爲我之弊墨翟希禹以胼手胝足勞萬民爲宗而精一之學則疎也故有兼愛之弊孟子甚言其弊而曰無父無君不可謂非老吏之斷案又甚之於禽獸而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不可謂非酷吏之苛辭在孔子則無此苛矣然亦不得以苛病孟子

蓋戰國之時塞孔子之道者唯楊墨也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央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以拔一毛利天下世方後公家之急而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利天下至於高明特達之士又將謂其道之不可以出生死而外之安得久流於世凡道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故唯媚世之鄉愿與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足以亂孔子之道而賊百世以其逼宦機適俗性而又可借孔子之時中以自文也孟子之論鄉愿也蓋詳而不及小人之中庸豈亦以楊墨之徒蔽之耶然楊墨真而鄉愿與小人之中庸僞也楊墨之徒亦必流於小人之中庸而其初則不然也今之世亦安得有真楊墨試思泣岐悲染此是何等心腸而墨守之困輸攻古今相傳以爲奇績假令世有若人亦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即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

故孟子之拒楊墨雖嚴而又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則亦未嘗不恕也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蓋以其救世之心略同其實孔子何嘗不用楊子愚謂孔子必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亦以其仁義之真心不可掩其實孟子何嘗不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兄之見及此可謂加人數等矣首引楊龜山之辨三經新義以證孟子拒楊墨之非過此殆不爲楊墨言而爲今之信佛老者言也夫擬人必於其倫豈以楊墨而可與佛老較論哉楊墨見

[illegible]真而佛老則盡性之聖人也盡性之聖人不可以凡見測蓋應機在一時而照心徹萬世其道俱以中庸為至而教法不必盡同其願歸於度盡衆生而功則不必皆自已出是以人但測其仁之顯處而不測其用之藏處嘗以韜甫字門人而為之說曰佛氏顯出世之學則韜經世孔子顯經世之學則韜出世老氏顯遯世於混世則并出世經世之學而兩韜之也非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莫能知也又嘗與李中丞見羅公論學術之流弊唯尼父真知天命故弊

不從身起而從人起如程朱如王文成知未真而暗合天命故弊雖從人起亦從身起蓋雖聖人亦不能保末流之無弊但弊端不起於身耳老學之流不能無楊墨與黃冠之輩佛學之流不能無狂禪與外道之輩猶吾孔學之流不能無腐儒與僞儒也豈可執楊墨之弊以弊佛老哉思非借楊墨以伸佛老牽佛老以合孔子也蓋見儒者類以程朱尊孔子實未究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亦以程朱闢佛老實未知佛老之所以為佛老是猶矮人觀場隨人說其妍媸云耳

不思孟子生戰國之時既拒楊墨而不拒老子則生唐宋之世亦必拒狂禪而不拒佛氏也程朱得其一失其一矣儒者又學程朱而失焉見程朱之闢佛老則附諸孟子之拒楊墨而於世家所記適周之問則以為擡高老子而必為之詞於列子所引西聖之言則以為嫌於尊佛而目之為誕何其宅心之不平也宅心不平何以入道豈吾夫子望後學之初意哉蓋仲尼之道原是範圍二氏之化而不過曲成二氏之徒而不遺通乎世間出世間之道而知而今反以程

朱之界限小之也界限既小禪者乃得張皇西來之宗以駕於聖學之上矣故愚為言楊墨之道尚不可執孟子之苛論而輕忽之況佛老之道乃可執程朱之偏詞而妄議之哉此所以正今世儒者之心術也即三經新義愚未之考安敢執楊龜山之抗辯而遂謂其非吾所執者王荊公三不足之說足以害天下縱新義字字合理亦天命之所不與耳

一質疑云愚有感於翁之評元公也就高雲從而商曰元公何以不闢[illegible]雲從曰太極圖說及通書

字字與佛相反便是闢佛曰誠若是程朱之闢佛
也何居曰此則又自有說聖賢因時有作操縱闔
闢一切循其自然夫子沒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
者爲學及其弊也異端競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辨
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謹身脩行訓詁誦習之
學與二氏殆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
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巧者因之假合於其間矣
程朱之不得不闢者勢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
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

朱之時似是之說雜然並興必須去其混之者如
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此皆天理自然
之妙而有意爲闢與有意爲不闢者皆私也愚聞
其言而躄之一日讀易至乾之上九更恍然若有
會也曰湯之革桀也武之革紂也伊尹之放太甲
也周公之辟管蔡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孟子之距
楊墨也程朱之闢二氏也是皆所謂亢能乎亢非
聖賢意也時也是故曰有慚德曰未盡善曰有過
曰罪我曰不得已難乎免於悔矣要之無損於能

德然則尚論元公當求其所以異於程朱者安在
恐未可但以不闢佛進元公也尚論程朱當求其
所以異於元公者安在恐未可遽以不佞佛退程
朱也如何伏乞裁教

儒家之闢佛久矣愚獨主孔實釋虛及之何也道
必有個至處吾人從無量劫來死死生生亦必有個
結果處六經中豈無及於此者而語意多含人亦難
察如易傳中贊乾元統天逼真露出毘盧遮那以上
境界此實聖學之起因證果處而誰知之孔子雖微

露於傳中而又不槩與中人語故後世罕聞其說惟
釋迦與於西竺現出乾元統天境界然亦現其少分
耳其理則滿盤托出儒者又以其棄家脩道不合中
國聖人之矩而外之言乾元者不曰四時之春則曰
四德之仁而其所謂仁體不過見得方寸中有個昭
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爲乾元在是矣豈
知此昭昭靈靈之物即死死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
之乾元也乾元固亦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
昭靈靈求入乾元不生不滅之果又不可得然則聖

學究竟於何地乎。人道結果於何生乎。此真刪述以來之一件最大未完公案也。周元公作太極圖說蓋已拈出此機。而以五宗猖熾之餘。不得不顯孔而微釋。二程欲張孔學。乃并釋氏所通於大易之理而盡掃之。雖有興起斯文之功。而乾元則落於八識田中矣。昔人有言。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愚亦妄謂元公以前。聖學掩於禪宗。而孔子之乾元存。元公以後。聖學歸於儒門。而孔子之乾元隱也。此非元公之過。程朱之過也。亦非程朱之過。不善學程朱之過也。故愚欲發元公之隱。補程朱之遺。而爲孔門

了此一大公案焉。道之至處本如是。吾於孔子乎何私。亦於釋迦乎何私也。葢元公之不援佛亦不闢佛。正合元公之時。程朱闢佛之末流非過。而闢佛之本源則過。佛之末流。不落外道。則落小乘。佛已先自闢之。何待人闢。佛之本源。即是乾元。即是太極。此而可闢。則孔子之易傳。周子之太極圖。皆可闢也。兄以程朱之闢佛老爲亢。則誠亢矣。雖然。程朱何可當也。愚又以遡乾元太極之旨。而議其有未至處。其亢不尤甚乎。唯龍德之聖人爲能亢。如湯武之革夏殷。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作春秋。君子以爲亢而不亢也。孟子奉孔子以拒楊墨。此亦似亢非亢。程朱雖亢而見龍之標在焉。若愚則真不龍而亢矣。以愚之不龍而亢。致諸君子亦以亢意應之。安得無悔。抑孔子戒於不知而作。葢有不知佛而闢之者。又有不知佛而援之者。我無是也。愚不學亢而學惕者也。兄與髙雲從所論周程之世亦近矣。唯論太極圖說及通書。而謂字字與佛相反。便是闢佛。此則雲從

之太極通書。非周子之太極通書也。凡深造之君子。必毋以成心爲心。以影見爲見。而影見又從成心起。每見今之闢佛者。原未嘗深叅佛學。亦未嘗徧讀佛書。徒以眼前所流通二三籍。畧涉大意。便以爲佛道不過如此。此影見也。而受之以闢佛之成心。於是所見佛書。無一而非受闢之具。所見儒書。無一而非闢佛之言。即程朱尚有此癖。而奚責於今人。然非所以待豪傑也。今且置通書弗辨。已就兄所習楞嚴經大意而叅太極圖說。易見其字字相反。經言菩提涅槃

心清淨體非即無極太極之說乎。其言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非即太極生兩儀之說乎。其言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非即太極本無極之說乎。其言性覺妄爲明覺引起塵勞煩惱非即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之說乎。其言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非即聖人主靜立極之說乎。其言背塵合覺背覺合塵非即修吉悖凶之說乎。安得謂之相反也。第孔子立人極於綱常中而釋氏立人極於綱常外。其敎迹委是相反。則化育不可以一類窮。化理不可以一途

悳於求正牘中剖之矣。謂敎有權實佛氏隱權顯實不置身於陰陽五行之外。曷由返群生於無極。吾聖人隱實顯權不寓身於陰陽五行之中。曷由錫太極於群生。此言出家與不出家之異因也。又謂聖人所乘願力不同。佛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便顯最初無極之境界。聖帝明王與吾儒宗。第以隨順衆生爲敎則顯儀象五行以後之太極而已此言神通與不神通之異因也。蓋率性之道同而修道之敎異也。是以儒自宗孔禪自宗釋圓其理而兩存則可。

其距而相濫則不可。稽其弊而相拯則可。岐其原而相排則不可。元公其至矣乎。程朱不無遺慮矣。雲從究元公不闢佛程朱闢佛之故。以爲元公開揭蘊奧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良是。而謂巧者因之假合於其間。程朱之不得不闢者勢也。則論世猶爲未覈。元公之用甚藏。當時鮮有知其學者。唯程大中一人。以同官知之獨深。故遣二子師之耳。此外則以趙閱道之賢爲監司猶受讒言而臨之甚威。其他可知也。明道之信元公也不如父。而伊川之信元公也又

不如兄。故一則曰天理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一則曰周茂叔乃窮禪客。蓋猶有未滿於師者在焉。太極圖授之兩程更不別授而通書則沒後方出。當元公在時學者已不走濂溪而走伊洛矣。安得有巧者假合於其間。二程之闢佛實有激於自唐及宋之名儒胥以達磨爲心宗。以孔子爲門面。致令五宗之徒自以爲蓋天蓋地莫之誰何。故本元公隱禪顯儒之意而重之以闢佛之言也。蓋人之病於禪狂也久矣。非元公之時無病而程朱之時六賊始侵也。要之有五宗

之輕儒則安得無兩程之闢佛此亦造化之巧矣獨疑大儒如程朱天曷不縱之以全智使通出乎之竅而顯孔子敦化川流之脉胳於天下哉則天意蓋有所待也以待　聖祖之龍興合三教而綱紀之也至於今日天下不患無闢佛如程朱輩亦不患無信佛如張天覺楊大年輩獨患未有兩開孔釋之眼者發聖祖之蘊爲千古決一大疑耳當知開天立極之主道統之所歸天命之所寄也故元公之所含者今日不嫌於吐露而程朱之所闢者則今日不必踐其迹

蓋　聖祖之憲章有在已雲從曰有意爲闢與有意爲不闢皆私也此出於有意闢佛之言亦私也苟究其極則闢佛畢竟是過而援佛不謂之過何者道非孔釋家之私物而孔與釋則既皆登道岸矣孔不可闢則佛亦不可闢佛不可援則孔亦不可援善乎楊貞復之言曰孟子惡執一爲其賊道也不執一則道矣道可闢乎程朱之闢佛實開執一之端者也此言亦近於亢矣而愚以爲不違孔子之一貫焉亢曰尚論元公當求其所以異於程朱者安在不可但以不

闢佛進元公也尚論程朱當求其所以異於元公者安在不可但以不佞佛退程朱也此亦出於有意闢佛之言也騰中已露其異同之所在兄殆未之深察耳中論孔子下學上達之旨不曰周子達於乾元經子達於坤元乎論周程之發根處不曰周子發根於無極太極程伯子以識田中之太極爲道本乎又不曰居子從一貫根原入於窮理盡性脉胳中程伯子而下雖有契於一貫之宗而難與於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乎愚蓋以見性徹而窮理深者必不闢佛其闢

佛者必其未徹未深者也豈但以不闢佛進元公以不佞佛退程朱哉第念尼父欲無言而愚之多言亦甚矣將亦附於孟子之好辨焉尼父又有言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愚敢曰鄉愿與反中庸之小人不可與同群吾非君子之徒與而誰與也至於君子之執難開而吾之戚滋甚矣

一貫疑云孔子之道大中至正萬世無弊自此以下類不能無偏是故朱子之後之不能不流而支離也勢也陽明之所以揭良知也陽明之後之不

能不流而蕩也亦勢也翁之所以表朱子也是皆豆爲補助以維世道以覺人心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翁猶謂以陽明救朱子以朱子救陽明則出入之間恐不免逅就其偏非所以秉中正而立人極且朱子之不能無闢佛也爲濫佛者防也陽明之不能無濫佛也爲支離者激也孰爲典要非所以大一統而究聖真故特揭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二語爲宗而曰見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即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乃教學

者主孔氏而賓二氏至語及二氏之弊尤惓惓再三致意焉翁之所以斟量於其間者其用心最苦而所以防微矯枉爲萬世慮者亦最深遠矣更何能贊一辭徐而閱翁諸所論者却又往往輕孔軒釋其故何也翁貽楊宗伯書嘗不滿羅盱江有慚孔奇釋之意寧忘之耶且夫人情希高慕大未有不欲占第一等事者也今曰天下之至聖天下之至誠惟佛氏而孔子不與聖而不可知之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性還無始命還無始惟佛氏而孔子不與造天地役百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天下宜何從焉賢孔子於堯舜則反覆明其不可賢佛氏於孔子則見以爲固然信斯言也正應越孔而宗釋耳揆諸祖述仲尼之指得無不相似歟愚又嘗讀御製文集知佛氏之道　聖祖最得其深乃其治天下惟是尊事孔子士子所習惟五經四書及程朱諸大儒集註當國學成謂劉仲質曰頃議禮者類曰孔子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萬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

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隆因議前後皆再拜其重道崇儒如此至於佛氏則存而不廢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班也諸習其教者要以上爲朝廷祝釐下爲兆姓禳禱比於古之巫祝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之徒齒也其書具在經筵不以進講學校不以課讀未嘗使之得與吾五經四書並行也卓哉　聖祖淵謨睿識度越

㝵常萬萬矣。今曰。天下有佛。則人天之所尊惟佛。雖天子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則人世之所尊惟君。雖聖人不得以師道貳天子。又曰。世知五帝三王。繼天立極。乘飛龍以王九垓。豈知諸佛說法度生。乘飛龍以王三界。又曰。佛氏人天師也。佛一出世。而天主人王。俱遜而就弟子之列。安得不謂之飛龍。吾夫子以臣子之節。明帝王之道。但可謂之見龍而已。是則　聖祖師孔而臣釋者也。翁師釋而臣孔者也。揆諸憲章　聖祖之指。得無

不相似歟。雖然。此非自翁始也。聞諸闞德潤曰。孔老二敎。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設敎。天法奉行。不敢違佛。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天覺曰。佛療骨髓。道療血脉。儒療皮膚。其奬佛也。如是。凢皆以佛爲宗。不足異也。而胡元者。至號其西域僧。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夷狄之法固然。又當嘉隆間。有胡清虛者。故師事山陰王龍溪。自言遇異人授三敎混元之說。而意絀毀短儒。以爲儒推道。極於天。天帝即帝釋。於佛爲弟子。儒推人。止於聖神。神不可知。於佛爲入門。要以張皇震耀。詫衆驚愚。快其私而止。亦不足問也。乃翁標宗在此。讚嘆在彼。愚誠不能無擬議於其間。况翁生平之所期待何如也。海內同志之所期待於翁。又何如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溢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校之。果孰爲愈。語云。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又愚之所以反覆躊躇而不能已於喋喋者也。願翁於祖述憲章二語。再加點檢。仍以牘中所謂寧庸

毋奇。寧拙毋巧。寧介毋通。寧闇毋的。四語時時自叅自証焉。夫如是。然後可以孔矩別二氏。可以孔矩攝二氏。可以孔矩裁二氏。可以孔矩防二氏。可以孔矩用二氏。可以孔矩挽二氏。可以無逸。而至於蕩。可以無局。而至於支離。可以紹隆我仲尼。可以對揚我　聖祖。可以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矣。翁其許之乎。吾儕幸甚。斯文幸甚。

前者究學術之流弊。言從知天命中來者。弊不從身起。而從人起。其不知而暗合者。弊從人起。亦從身起。

朱子與陽明之起弊處可稽已。然愚實欲學人究其弊之所自起處。以求孔子之所以不弊處。智及而仁守之。不使弊自我起。非以陽明救朱子。以朱子救陽明。有一箇子莫之中爲典要也。祖述仲尼。憲章聖祖。此兩言者。乃吾精神命脉之所在。然而難爲言矣。言其畧於續訂中庸章句中。曰窮理不厭旁參。修道必循孔轍。此其大意也。兄猶錐劄牘中語意。而謂往往輕孔軒釋語實似之。而意則不然。然非兄則孰發此疑。以竟吾未竟之說。夫尼父何以欲無言哉。道

之極處。不可言也。言到極處。則釋迦之所謂我法妙難思。而五千退席者也。竊意究竟孔子之學。則程朱之徒。亦當退席耳。今且以望道未見之義。與同志商之。夫聖人既與道爲體矣。何以猶望道而未之見。豈已見而若未見耶。抑真有所未見耶。如曰已見而若未見。則天下寧有既登九五之位。而猶望大寶以求登者哉。曰望曰未見。必以未登之胸次然也。則道之極處可想已。斯義也。含於易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中。而其說莫詳於佛書。夫至何所至。至乎乾元

終何所終。終乎乾元也。乾元之大。則大於資萬物之始。而統天矣。曰資始則必及於儀象五行之初。曰統天則必通於塵沙法界之外。故乾道之君子。不至於一念能造儀象五行。則資始之分量未滿也。不至於一身徧入塵沙法界。則統天之分量未滿也。學苟至於徹乾元之性體。無欣羨無畔援。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則既知至而至之矣。可以稱乘龍御天之上聖矣。以言乎終之之極則未也。無他。資始統天之分量難滿也。必至於勾當陰陽五行中事。福慧兩足。

返於無極之初。如釋氏之所謂成無上正等正覺。而入涅槃。然後爲乾元之究竟耳。此聖人之望道未見處也。語及於此。則孔子與釋迦。似不能無軒輊矣。然而不可以軒輊較也。何則。易稱龍德不可爲首。而釋氏言等正覺。有從菩薩順行而至者。有從如來逆流而來者。順行而至者。雖初成佛。而却現佛之境界。具足三身四智。八解六通。作人天之眼目。此正乾元統天之象也。逆流而來者。雖久證佛。而却現菩薩之境界。不過俯順衆生。畧顯如如正智而已。此則坤元承

夫之象也究其實則皆乾元用九之大人耳夫釋迦則吾知其順行而逆流矣孔子之爲順爲逆吾烏乎知第以普賢之行揆之而知其與佛同德故妄爲之評曰非十地之順行而至則如來之逆流而來者也推尊仲尼至此極矣柰何以輕孔軒釋爲疑哉聖如仲尼亦豈吾儕所能軒輊其證處唯佛知之果順行之菩薩乎即欲軒而躋於佛之上不得也果逆流之如來乎即欲輊而退於佛之下不得也吾儕第深求其所以證處而竭才以從之耳不必與如來較門面

而掩其聖不自聖之心也况謂人情慕高喜大未有不欲占第一等事者既曰祖述仲尼而牘中所引至聖至誠神聖性命等說似猶以第一等事讓佛氏也者將無導人越孔而宗釋未爲無見愚則謂學者唯不欲占第一等事耳如欲占第一等事必求孔子所以上達之實孔子之上達達乾元也孔子之外豈無達乾元之聖人乎則釋迦是已孔子之達乾元也現其因釋氏之達乾元也現其果雖龍德無淺深而顯道有權實權必歸實則因位安得不遜果位孔子固

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儒者必欲掩其聖不自聖之心而以人我之見加諸佛則釋氏既已先證人天導師之果上帝且隨四衆請轉法輪矣吾儕獨能阻天龍八部之衆不恭佛而恭孔乎蔽亦甚矣然而既爲孔子之徒則又不可越孔子之矩而求佛蓋孔子我震旦中之乾元也儒者縱欲占第一等事豈有不了陰陽五行中事而徑休於無極者越孔宗佛此正近儒所染五花開後狂宗之見道脉之所不歸也如愚之說蓋使學人以佛心循孔矩即以

孔矩入佛乘乃深爲越孔希佛者戒耳然而孔釋並稱亦順世之權詞也端爲世人已知佛之名號而豔慕之儒者又視乾元爲混沌無知之物故借佛氏以實乾元非借乾元以擡佛氏也向使佛名不流於中國則亦直指乾元已耳乾元二字括佛道之始終如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以三極之總體爲乾元也即佛之因地覺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以立極之聖人爲乾元也即佛之果地覺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以人心之太極爲乾元也即佛之性[illegible]

之則生天生地之本三敎合一之原也牘[illegible]
聖至誠至乎此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乎此[illegible]
性還無始命還無始還乎此也非佛氏獨與而孔子[illegible]
不與佛氏現三祇後之果其量已滿孔子現三祇[illegible]
之因似猶有所[illegible]文殊往劫爲七佛之師果位佛
也及釋迦出世[illegible]又帶果行因退就菩薩之列大聖
之無人我也如此安知孔子他生現果之日釋迦不
逆流而作文殊耶胡可以一時之名位定軒輊也孟
子戒說詩者不以辭害意凡愚所盾耶先生群龍無

首之說大槩有激於世之優孟仲父而以匹夫擅師
道者發所以不滿宰我賢夫子於堯舜之評也兄謂
賢孔子於堯舜則反覆明其不可賢佛氏於孔子則
見以爲固然真是以辭害意矣亦緣牘中自有辭不
逹意之過今姑就兄所援性命一條而剖之世之溺
宗說者蓋駕祖師禪於如來禪之上矣愚則判禪宗
證佛乘之初地而謂孔子越仙與禪行三祇中菩薩
之道似乎賢孔子於逹磨矣而不然也逹磨實觀音
大士之化身而所現則在初住法門也[illegible]之

程朱說者蓋以佛老爲過高無實之敎矣[illegible]則判
孔子爲分身之佛而謂佛之性命兩還無始爲聖學
之究竟似乎賢釋迦於孔子矣而不然也據佛言孔
子爲儒童菩薩實多生與佛相友而此來則以儒宗
顯也亦權也謂孔矩易成佛果難證故疑其爲越孔
而宗釋然又續云證佛果者窮未來際隨順衆生入
生死則孔子之敎非隨順中之最高最妙者歟將又
疑爲越佛而宗孔也蓋立言者逹意誠難而察言者
以意逆志尤難矣然愚有所躊躇於儒釋之際亦從

祖述孔矩中來蓋論理必要其至論人必當其實此
孔子之矩也孔子之贊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
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祖述之微意也然至於子
貢之問博施濟衆則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似又謂有進於堯者其子思之所謂莫不
尊親配天之至聖歟蓋堯舜亦行菩薩之因於帝道
中未盡乾元之量也即可祖之以贊孔子曰大哉孔
子之爲師也巍巍乎唯乾元爲大唯孔子達之然至
於窮神知化何事於聖必也神乎孔子其猶病諸疑

有進於孔子者。其子思之所謂立本知化浩浩其天之至誠歟。如釋氏則不可以窮神知化病之矣。而闡揚其一時顯化之迹。亦未有以見其果盡乾元之量何者。乾元何所不統。而釋氏之所現者。丈六之比丘劣相耳。所攝者華藏海中之娑婆一界耳。曷嘗盡乾元之所統者而統之。唯於華嚴一會現乾元之至處。法華一會現乾元之終處。然即經所表毘盧遮那如來之全身。攝華藏莊嚴世界之全海。猶未足以盡虛空界。亦乾元之川流。而非敦化之量也。必也究極於

賢勝如來之法界。窮未來際爲一晝夜。盡微塵海爲一佛刹。方是乾元本色。而敦化斯其至矣。然則乾元統天之量。釋迦其猶病諸。而孔子亦既入乾元地位中矣。入此地位。便是無首之龍。德現大現小。現權現實。特其所乘之時然也。不可以凡心較量也。斯義也唯我

聖祖徹之。故於三教之宗。各極褒崇。畧無軒輊於其間。謂仲尼之道。萬世永賴。佛仙之靈。暗助王綱。而歸於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至矣。究其淵識特覽。類非膚儒所能窺測。贊仲尼曰。上師天子。下教臣民。儒家之所信也。贊老子曰。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儒家之所疑也。而贊佛之語尤異。曰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空。立本性之實。佛在世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又曰。釋迦道成。善被兩間。靈通上下。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此與程朱之說。逈異矣。而其頒行五經四書。則又崇尚程朱之註。言及梁陳二武帝之捨身佛寺。秦皇漢武之慕神仙。則又詆爲愚昧非仁。連謗於

佛老。此其爲世道慮最遠。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以經世之道。顯諸仁。而以出世之道。藏諸用也。兄謂其治天下。惟是尊事夫子。至於佛氏。第存而不廢。諸習其教者。要以上爲朝廷祝釐。下爲兆姓禳禱。比於古之巫祝。亦是矣。而又以其書之不進講於經筵。不課讀於學校。遂謂不與五經四書並行。則未究乎

聖祖陰陽虛實之說也。謂佛之道爲陰。舉宿世以及將來。其應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虛之謂也。聖賢之道爲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

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曰陽曰實故須其敎與臣民共曰陰曰虛則以之暗助王綱而已愚謂主孔子而賓二氏正在於此然　聖祖雖頒行五經四書而不自爲註獨於心經有序道德經有註有序其微顯闡幽之意尤非凡心所能測也中庸言不顯之德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我聖祖之德之純豈無出於聲色之外而入於無聲無臭者存乎其以儒書頒孔子之徒以釋道二典頒二氏之徒則所謂以人治人也未必其所顯者非聲色

而其所不顯者非天載之精也　聖祖明言聖人無二心吾儕安得以二心誣　聖祖其與劉仲質議禮有取於周太祖之言謂仲尼爲百世帝王師前後俱行再拜之禮此真聖主重道崇儒之盛節表之甚當然又當考其郊天與禮佛俱行四拜之禮視先師若有加焉安可誣　聖祖師孔而臣釋愚前者有感於上古君師道合後世乃以道統屬匹夫駕師道於君道之上大傷夫子爲下不倍之脉而釋氏獨稱人天導師不已倍乎則以其非君非臣而出世外爲人天

踊出耳故曰釋氏師而師者也吾夫子師而臣者也亦可從中攙一句曰堯舜君而師者也皆所以道其實也佛乘飛龍以王三界孔子乘見龍以明帝王之道其義亦然蓋君臣以位言不過一時所乘之迹師以道言則所謂龍德也龍德無首師而臣者豈必卑於師而君者師而君者豈必高於師而師者若據位而論則釋氏實人天之師也後聖焉得而臣之孔子實魯邦之臣也後聖焉得而君之愚闡無首之義最詳而凡猶起師釋臣孔之誚蓋猶未免於君臣名色

上起低昂也出世而師人天者唯法王治世而師臣民者唯聖主是以均謂之飛龍尊無二上故也此義明而道中之亂臣賊子始息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故觀古今之會本春秋之法而曰天下有佛雖天子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雖聖人不得以師道二天子此微言也爲匹夫之不君不臣不佛而輕據道統者警也其理則萬世不可易矣然仲尼何以稱萬世帝王師正以其具足君師之德而竊比老彭不以作者自處後有作者必稽焉此所以爲萬世

師耳闞德潤李士謙張天覺諸人皆知佛而不知孔者也其言亦不可盡廢而究竟非知佛之深者與夫闢或相侵而意則迥別何者彼皆見孔子於人天道中而愚則見孔子於佛地中也彼皆卑孔子之矩以奉佛而愚則奉孔子之矩以叅佛也彼皆駕禪宗於聖學之上而愚則以孔子之一貫攝單傳之宗也彼皆視儒道爲佛法之支流而愚則以釋氏之教亦川流於太極孔子之道亦敦化於無極也此正毫釐千里之辨不可不察蓋釋氏擯六師之外道其辨只在

纖毫而楊墨之仁義亦豈與孔子大相懸絕則唯孟子能辨之也然愚但與孟子之闢楊墨而不與程朱之闢佛老豈獨佞孟子而不佞程朱哉孟子之認楊墨真而程朱之認佛老未真也孟子拒楊墨而孔子之道明程朱拒佛老而孔子之道小也張天覺豈無見地愚且稽其始終而抑之程朱之後矣兄乃慮愚落其窠臼中得非過計乎天下之實當爲天下惜之極知惓惓相愛之意使兄之見而果確也吾縱無大舜舍已從人之量獨不能一降椎心如張子厚之撤

皐比哉痛念學的難正而千古之眼亦未易開也通脉離而復合人心塞而漸通皆有天命行乎其間伏羲之後之有文王也天也乾元一點而三教旋分敦化之不能不爲川流也文王之後之有我　聖祖也亦天也三教漸平而乾元復合川流之不能不爲敦化也論耳目之聰明日闢則如混沌之已鑿七竅孰能塞之論元神之太始將還又如衆流之欲歸大海孰能遏之吾儕今日唯有因其開而開之因其歸而歸之焉耳是故佛不必闢而孔子下學上達之實際

不可不審其的也孔子既贊文王之易以導川流之始吾儕當襄　聖祖之教以要敦化之終天命已然孰開此眼故愚爲天下之實惜吾黨之君子更甚也世有一番言清行濁之徒既不可以語道又有一番修名檢而不向性宗攻古文而不鑽理窟者亦不足以談道又有一番煩窮名理而不免桎梏於世情擺脫世情而不肯砥柱於名教者亦難與謀孔子之道何幸吾黨有人焉存君子之心修君子之行而又究心於君子之中庸則舍此其誰與獨恐執心太重見

地未淸於孔子下學上達去處不無毫釐千里之謬
耳何者學必下學而後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
務能俟百世之聖人而不惑今亦學孔子之庸德庸
言而不能達孔子之性與天道其故何也此愚之不
但自憂而兼爲諸君子憂者也至若牘中所云寧庸
毋奇寧拙毋巧寧介毋通寧闇毋的四語此正下學
之事來諭時時自恭自悟則旣聞命矣
一質疑云三教異同原是兩重見成公案非一時
一人所能創說要其同也必有以見其同其異也

必有以見其異亦非人各以私意強爲主張也學
者在審所尚而已誠欲祖述仲尼卽空空子一編
往往有豪俊在焉不謂吾儒之外遂無人品誠欲
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
甚則擯而絕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也
之兩者翁何居乎雖然翁之於此非苟而已亦旣
換過幾番骨轉過幾番身矣故曰昔在明道書院
中有悟入處自省性地欠徹旁叅二氏家言而猶
篤於禪此幼年未定之見也又曰至戊子己丑間

夢兆潛通若從三家淺身而出者然後知吾儒所
斷當學孔子而不可他有所慕此週年旣定之見
也蓋明道橫渠兩先生始皆出入於佛氏幾十年
已而有悟乃反而歸諸吾道翁之虛心磨勘了無
執着殆不愧兩先生矣然而兩先生於歸儒之後
語及佛氏輒喟然咨嗟惟恐人之或墮其中我翁
於歸儒之後語及佛氏依然繾綣不已以爲是駕
燧巢而軼堯舜莫能尚之者也其故何耶善乎我
翁之言之也曰末法中士多偷心或口倭儒而陰

慕佛乘或口倭佛而緣飾儒行是皆穿窬之類妾
婦之習非大丈夫之所爲也今若此其故何耶且
翁又云自古聖賢未有不通命世之局而可與於
斯道者今試相與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衆
乎趨禪者衆乎抑陽儒而陰禪者衆乎卽陽儒而
陰禪者衆也將示之異以嚴似是之防乎將示之
同以開方便之門乎亦可知已是故德靖以前爲
元公可也于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
碍也嘉隆以後爲程朱可也于時談玄課虛龍蛇

混淆狂風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是所謂命世之局也如但曰三教一而已矣祖述仲尼合三教爲一而已矣則自晉而隋而唐而宋已往往能合之於上而何以見我 聖祖之爲烈若大年若子韶輩又往往能合之於下而濂洛關閩諸君子反不免爲門外漢也然乎否耶凡此皆愚之所深思而未得亦愚之所欲效其芹曝於翁而不敢不一吐者也惟翁無厭無忽少加裁省灼然求其可以見天地質鬼神且令學者曉然知所依歸無復牽於二三之說吾儕幸甚斯文幸甚

昔大舜好察邇言謂言必有意當察意於言之外也凡愚求正牘中種種浮說竊謂當以舜之察邇言者察之如言性善而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非與陽明作辨客也欲人真見性之所以善處而自得之毋徒拾孟子之唾餘以道性善爲儒門一大題目也言孔子之一貫而通之於二氏之宗非爲三教作講和客也欲人真求孔子之所以大處而深造之毋徒拾程朱之唾餘以闢佛老爲儒門一大功勳也而意則更有在焉堯舜文王以後僅見我 高皇帝一人建皇極之大中不乘此世將孔子之秘密藏而顯露之日後之儒必復走禪走玄而卑名教即以程朱百口留之而不可得矣故以祖述憲章二義待後學云論性益已詳矣以兄致疑於儒釋同異之間而有惓惓相正之意當更言其大約夫孔子之道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明矣儒者又資之以進身而今之學士大夫號爲高明特達者若猶以儒道爲未足而馳心於教外別傳何也豈其見盡出程朱下哉程朱之前猶

曰儒者未知佛氏之言近理其害比楊墨爲尤甚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故爲所入令程朱之說智者亦既習而研之矣然而信者半疑者亦半卒不能定學者之心此又何也人心自有太極必有不安於程朱者在也學者又非不知孔子之道萬世無弊程朱之行百世可師而不能無疑於闢佛之公案其中亦必有見焉見謂孔子但爲世間之聖人而佛則爲出世間之聖人道岸在彼不在此也不然則謂孔釋同登道岸而孔子但言一世佛言兼及三世孔子但言六

人之内佛言兼及六合之外妙法在彼不在此也又不然則謂孔釋同稱妙法而孔以循序漸進爲教佛以一超直入爲教明宗在彼不在此也又不然則謂孔釋同徹性宗而孔子之言性道也畧且晦佛氏之言性道也詳且明窮理在彼不在此也又不然則謂孔釋之窮理俱到而孔子之矩方佛氏之用圓圓者神而方者滯行門在彼不在此也此見隱隱在豪傑胸中不敢吐而又不可拔方且卑程朱之見地而安得以彼奪此良由豪傑之士雖或影見性宗旁通内典未必便能勘破孔子之上達處即是達磨之宗孔子之下學處即是普賢之行而其從心不踰之矩即佛之所謂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也此肅孔奇釋之見所自來也若然則專明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濫及於佛葢不將達磨之宗說破則何以知孔子之達所以通於佛心不將普賢之行說破則何以知孔子之學所以齊於佛行不將菩提涅槃之證說破又何以知孔子所學所達之歸元處儒者將以爲影附釋氏禪者復以爲高擡仲尼而孔子之道終晦豪傑之士

唯有徘徊而走耳然使但明孔釋之無二道而不言孔子之矩必不可濫於佛踰孔子之矩必不可以作佛人又將動越孔入佛之思而狂見且起是乃驅儒入禪而壞世間相也壞世間相而欲躐等以證菩提不但孔教壞而佛教亦壞又不若守程朱之說雖不能收上士亦可以收中下士而與之窺聖學之少分也愚故合孔釋之道而明之又表孔子之矩而出之使知學孔者之不礙於叅佛又使知叅佛者之必不可踰孔矩即有不樂於叅佛者亦知達磨之宗普賢之行俱在孔子道中不待外求而自足然而無知謗佛之口過則損矣設有欲踰孔矩以求佛者則孔子既已透過禪宗而行普賢之行矣學者其能踰諸如是而孔子之道乃永尊於天下矣程朱岐佛老於孔道之外僅尊其名愚收佛老於孔道之中乃尊其實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儒者必曰達磨自是空宗與孔子之上達何與普賢自是佛行與孔子之下學何與則此心此理一而已矣既曰上達豈猶有上之上者達於孔子之外者乎道不達於乾元非上也無

菩提即乾元之别稱也安可謂孔子不達於乾元
哉不達於乾元便是以似真非真之識神爲太極此
程朱之見地也普賢之行最廣不問在世出世行門
舉未有出於普賢之外者行不合於普賢此下達之
下學非上達之下學也孔子不出庸言庸行中而知
命而耳順而從心何以臻此必有非儒行所能束者
不謂普賢之行門而何也儒者又必曰佛入涅槃而
孔子不入涅槃非孔常而釋怪則釋優而孔劣也焉
得比而同之則愚固謂釋氏顯毘盧之法界而孔子

顯普賢之行門也孔子將從因而入果者乎則成佛
當在釋迦之後而已近之也抑帶果而行因者乎則
成佛已在釋迦之前而今秘之也宗門駕達磨於孔
子之上固不可儒門駕孔子於釋迦之上亦不可總
括之於群龍無首中可矣兄謂儒釋原是兩重公案
既曰儒釋豈非兩重第未審其下學之分門處有兩
上達之歸元處無兩也又謂要其同也必有以見其
同别其異也必有以見其異則牘中之言同異也不
啻詳矣何弗之察也又謂學者在審所尚誠欲祖述

牟尼即空空子編往往有豪俊在焉不謂吾儒之外
遂無人品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不得更
有依違作三教之鄉愿吾不知兄之所謂祖述者但
高素王之名號而述之乎抑究上達之心源而述之
乎孔子言到上達謂人莫知而天知兄能如天之知
孔子乎抑猶有所未至也固不得輕言三教聖人離
合之際也學者未知三教中之真人焉知三教中之
鄉愿孔子一生無浮薄語而程朱則多有之即此已
達於孔子之下學矣奚言上達元公而後知孔子之

上達者吾以爲莫如　聖祖使佛而可拒　聖祖當
先拒之矣程朱闢佛之言而可信　聖祖當先信之
矣曷爲合三教而並存之且以佛爲暗助皇綱也儒
者獨無助皇綱之責乎則何嫌通二氏之宗以翊孔
子之教也若主於擯絶而以依違爲鄉愿則　聖祖
既以三教中之鄉愿立極矣儒者獨能執程朱以闢
聖祖取御製文集而悉火之乎明道橫渠二先生
豈謂非振古之豪傑然謂其能透孔子上達之宗吾
亦未之敢許兄毋以游夏冉閔問孟子之所安也而

二先生之源流亦有辨横渠幼負英雄之氣而未逌逐性如元公者點開心地又不屑從禪門問道乃自取二氏之書而拈弄之大似隔窓窺日不過見其光影而已駭佛道之廣大神通將身湊泊不著遂舍之而遜儒學中精思力踐而作正蒙一編言心性言神化未嘗不取佛氏之精華而復倒戈以攻之其言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居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正刺夫狂禪之執佛卑孔者而謂釋氏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此則操戈入室之言也愚幼酷嗜其說後乃知其隔靴搔癢耳然謂横渠晚逃佛老則可謂明道亦從禪而歸儒則不可明道以髫年師元公即得孔顏樂處而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顯孔微釋元公實導之也所以涉獵佛書固欲會其意而涵之亦欲乘其隙而攻之故謂佛言與儒言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又覩禪僧之威儀而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其理會蓋深於横渠而倡為淫聲美色以遠之之說尤緊以孔子下學上達之矩律年尼也然[illegible]平日精到

[illegible]語並從禪書翻出而操戈尤甚於横渠恐亦[illegible]鬼神而有疑也雖然禪門之狂風盛矣微元公[illegible]先二子為之後則宋室純是禪師世界耳而元公之意尤密吾嘗聚外傳而知元公與壽涯禪師最相友善壽涯深悼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而閱佛語見禪門之[illegible]哉是以元公作圖說易通未嘗露一句禪語而明道則時露焉不露蓋含之以為囊括而露則借之以為攻具也明道於元公尚親而於壽涯則疎伊川則於明道最親而於元公亦疎

矣是以闢佛之言日苛一日而元公之密意日淺至晦菴朱先生則為兩程作結局也尚未與元公為結局結局正在今日則舉元公之所含者而悉露之可也元公不含則斯文不起今日不露則太極不彰然亦不待今日而始露也讀　聖祖御製文集蓋已顯露無餘矣而　聖祖則開天立極之聖人也豈為元公作結局哉乃作羲軒堯文諸聖人之結局耳文王以前三教之理實流行於宇宙間而不分其教亦不顯其名三教分於周末而其名定於漢末歷代以來

爲盛衰孔子之道在漢不能勝黃老在唐宋不能
勝達磨至程朱出而後孔子之道尊然尊孔子之道
者程朱也濫孔子之道者亦程朱也胡元事佛太過
空門多不檢之徒而宗程朱者尚守其繩墨以維風
教於是二氏之徒不能勝孔子之徒而其勢漸趨於
平我　聖祖乃起而平之每言天下無異道聖人無
二心以平三教弟子不平之心而其教則以儒治儒
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不與其相濫既顯治
世法門使人知有現在亦開出世法門使人知有過

去未來真是舉三皇五帝以來之道統而混一之矣
故曰爲義軒堯文結局也際此盛時吾儕不當爲孔
子作結局哉而其局未易結也孔子之局並育並行
不害不悖川流而敦化者也元公非不露此局面而
時位所限但發川流之脉於二程而未究其用今當
以敦化之宗結之是故能使學者見太極之端倪不
能使學者踐陰陽五行之實事未結也能使學者踐
陰陽五行之實事不能使學者遡無極之根元未結
也能使賢者脩善世之德不能使愚者種出世之因
能使達者建輔世之勳不能使隱者忘遯世之悔能
使孔子之徒與聞道要不能使二氏之徒暗助王綱
亦未結也然則何以結之亦不過直求孔子之所以
下學而上達者發我　聖祖作人之意如是而已矣
上達者智崇如天下學者禮卑如地天無所不覆地
無所不載故不必以孔子擯二氏亦不必越孔子之
矩而求二氏也得此欛柄深造而自得之即不幸而
遯世此生不度一人而其精神命脉已貫於百千萬
刼之後一旦出世或乘飛龍或乘見龍俱應乾元無

首之象可使群生正性命而保太和矣功蓋不必一
生顯也又或身在潜見之際不立功而立言言未必
遍信於天下後有聖人必不吾易如六經之機於秦
而復表於漢佛老之卑於宋儒而復表於　聖明教
亦不必一時行也要以究竟陰陽五行之用歸於無
極太極而已程朱豈非陰陽五行中人哉而由其說
不可以還無極亦不能合群生而拔之苦海中此愚
之所以姑舍是也而凡乃以其歸儒之後絕不濫佛
欲愚舍大道而從之誤矣又謂域中之士趨禪者衆

德靖以前當爲元公嘉隆以後當爲程朱是爲命世之局此殆以一已之成心命世不以天下之公心命世也　太祖既持三教之衡命於世矣發脉厚而流澤長德靖以前士多從行門中顯不從悟門中顯故行深而悟淺者猶得以程朱闢佛之言行於世二氏之徒亦各自守其疆圉不敢與儒爭衡無用顯　聖祖之所不顯者以鑿人之混沌也嘉隆以後行門劣而悟門勝不但儒者能讀二氏之書而禪者亦能讀孔子之書即如姚江之揭良知豈其德行能邁程朱

而見地未必不在程朱之上近又沿姚江之流而遡其源貫禪宗而參佛教有如旴江羅氏者豈其德行能邁陽明而其所窺聖道則駸駸演及孔子之乾元處矣演及孔子之乾元處雖欲不貫二氏亦不可得即使程朱復生詎能以一人之手掩億兆人之公目又能以一人之口奪億兆人之公心哉唯程朱之檢身繩墨正可以救時學之弊而逗其機吾儕但當圓其見地而守其行門表其尊聖之功而掩其闢佛之過乃所以永程朱之教也若以闢佛爲成案而祖其

何異取已陳之芻狗而犠牲之徒資高明之一哂耳若因其勢而導之使知孔子之道原自範圍二氏二氏之深密處有孔子之心宗在焉而復開之以矩杜其僞合之端士乃不敢以佛卑孔以狂禪濫孔而　聖祖所以並存三教普度群生之仁亦大顯於天下矣是乃今日命世之局之所在也蓋文王之文將湮而孔子爲之興起孔子之文將湮而周程爲之興起今　聖祖之文具在而興起者誰乎豈孟子所謂無有乎爾也愚故不揣而爲闡道淑人之君子持

先茅焉兄謂祖述仲尼豈在三教合一一語言非不是然愚直欲使人窮孔子之所以上達處故推本於同源之理誠恐學的不正不入名窠中則入理障中優悠一生寧有出頭之日而徒以謗佛滋口過以此學孔子是孔子但爲名教中之一豪有經世而無出世何以立萬世之人極是以特闡其幽焉豈徒以三教合一立標題以震世哉上智者必透出世之宗以行經世之事愚亦爲上士言也若中下之士則唯恐其不爲程朱而愚夫愚婦則程朱之道理亦何能入

第以念佛往生之因導之。亦可矣。此亦豈牽於二三之說。君子以人治人之道。當如是耳。往胡廬山先生督關中學。與趙文肅公語及孔釋之學。以為儒專經世。釋專出世。文肅不以為然。廬山執不相下。而文肅規之曰。予覺已無礙。遂強來就喧。吾恐其結果難也。愚則何敢不以結果期兄。願兄亦以文肅之言而自省也。愚之困心衡慮於道術也久矣。多凶多懼之中。穿過幾重鐵壁。重創文殊往劫為勝意菩薩時。以一言不了義。而墮五百劫地獄。必不敢以謬悠不根之說誣後世。

問辨牘卷之貞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答楊司訓訒菴書 司訓諱民服字信夫廣濟縣人

來書略云。民服誦法夫子非一日。六龍解。石經大學。頗悉其槩。茲新惠四集。謹當卒業。斷不敢心負教思也。向承語佛聖相通。細體之。恐只理界合一之旨。吾人行著習察工夫。正為此也。韓生能述大教。向云李見羅老先生近時造詣。幸並指示。云云

志道曰。足下分教吳庠五稔矣。面談未及數次。徒以道誼片言之合。遂乃傾心相信如此。顧瞻此地。尚有白頭如新者。度量相越。不既遠哉。愚亦深念足下有淑人之心。又有淑人之德。而吾鄉父老。未有別物色於驪黃之外者。吾鄉子弟。亦未有考德業於軺輶之外者。吾蘇其鄭圃。其互鄉歟。愧愚又以踽踽涼涼之夫。無能緩一頰以振公。竟循常調遷去。歉如之何。然使足下不宦吾土。則何以知聖人之學。有不受熏之地。而宇宙內果有遯世不見是之中庸也。此等變態。在儒書猶未之悉。在佛經則歷歷辨矣。前與足下論

思中之學而言佛聖原自相通蓋有感於近儒之窺佛學者往往深視佛而淺視儒於中生出欣厭低昂之見故言佛亦非深儒亦非淺主孔而奴釋者固非欣釋而厭孔者亦非也然亦老生之常譚耳足下乃將來做題目入思議而體貼到理器合一處苟非好察邇言不及此顧其中有幾微之辨焉理器誠不相離孔與釋之言道亦誠卽器卽理微察足下語意似以形上之理屬佛一邊以形下之器屬聖一邊則於義未爲甚融若謂佛言多從理中寓器聖言多從

器中寓理則亦無害然愚所謂相通者義更有在蓋謂兩家聖人悟必徹於無始其透性之因同證必入於無終其盡性之果亦同也無始之始強名乾元佛則謂之本來妙覺無終之終強名道岸佛則謂之無餘涅槃吾讀蓮經壽量品而益悟易傳大明終始之說不問世間出世間聖人總是始於乾元終於乾元耳始終之間有許多儀象五行未完勾當聖人爲群生完此未完徐徐引出生死苦海故有順而相攝之事亦有逆而相成之事佛教群生毋溺現在而早究

[illegible]之因聖教群生毋思過去未來而勤脩五逆[illegible]正所以相攝而相成也其至則一而已如以教迹而論則佛教之棄天親以學道却是迷中求悟之事儒教之卽人倫以盡道乃是悟後真脩之事然未悟而言脩猶人未能立而言行也豈曰真脩是以釋迦出世汲汲以一大事因緣使人知去來處焉當知悟一大事是實而出家之迹乃權也悟奚必在空門然此門又閉不得閉則盲脩者無資而一大事之因緣遂隱足下所謂行著習察當著察此根元矣雖

然爲學戒於躐等爲教貴於因材蓋有一等極狂極僞之根與之言儒道既不足以易其狂僞與之言佛道則反足以資其狂僞不易猶可資之可乎愚與思中書有鑿人混沌之說以此也中人以下孔子尚不與之語上而況混沌盡鑿之場哉愚產多口之鄉而處重剛之地唯有杜毗耶之口耳足下令典一方教事楚風與吳風稍別必有聲應氣求者其或可以此意過之但毋違於下學上達之旨寧下學而不上達毋以上達蕩人意而竟遺下學也然亦信足下必無

直與詩偕此言與思中共參審焉豐城見羅李先生以古稀之年厄瘴海之地而孜孜好學不倦愚甚愧之近所輯孝經疏義一編大有關於世教是以樂道其美足下一聞斯言卽爾考求不置其虛受之懷可掬已緣疏義僅有一冊不能轉奉而愚所裁弁語及答書偶之繕寫者有辜尊念容續布不一

續答楊認菴書

來書畧云蒙賜札惠言且悲且喜葢悲歲月之邁而大道之幸聞也顧生非能知道竊亦有志焉邇承開示敢此供呈生居近市先人命遊鄉塾不見紛華機詐之習學師有談心學者心悅之尋鄉頡泉胡廬山兩恩師講學楚城提諸生主敬操心之義蓋辛未歲也歲丙子隱士吳易菴先生深良知之旨卽韓思中師也授無念二字有悟歸來讀諸釋典爲悅心計歲癸巳來吳庠讀圓覺經註五燈會元陽明文集半載獲賜六龍解心語曰吾所乘以潛爲位以惕爲心乎葢聞朋儕中有高耿老先生之人品而極詆其講學一編深自疑畏故也甲

午秋韓思中至頗覺開悟一日偕詣師[illegible]一僧山居五十年不涉外境者生曰是潛龍也[illegible]然又聞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illegible]時精神專一思議不容與思中乘月步王府甚[illegible]曰師言莫是道心做主撼他不動乎吾人只德性用事可矣時恍然身心俱失如將羽化者乃知吟風弄月有與點之意殆此謂也思中大悅後思陽明教人只做工夫無言效驗之語而朋儕訴言心學者甚喙以故愈潛愈惕卽師門不敢投足矣自謂心苟可同無拘形迹况無實得受教尚無地也目今工夫每中夜披衣趺坐念念本來無一物之句於諸妄念未敢言無日用間念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爲行著動察之圖又念同塵混俗足以自容也而不敢爲倡言之病以此心行兩字未能湊泊葢資鈍功踈力綿氣餒之故也所諭振拔一節固師門大惠然鄙念主潛主惕絕無希世之心葢北山移文終南捷徑倘蹈故途有不唾面者幾希矣[illegible]師萬萬無爲此意也茲

閒大明終始一言載在聖經賢傳者不一而足非
我師表章未免爲舊聞所障如無極太極始也主
靜立極終也天命之性始也中和位育終也大明
云者知性知天窮神達化境界如是而乘龍御天
斯爲聖神功化之盛學問之全功卽聖人尚若有
歉焉者新聞此語令人心量大廓眼界大開爲世
學脉從此大闢曷勝欣愉之至耶蠡測之言伏惟
裁教幸甚幸甚
徃見足下精神翕聚言動安詳默念必非無本者此

番得尊翰而知先有所得於鄒胡諸君子之緒論也
吴易菴所授無念二字真入道初門之要[illegible][illegible]亦張
子厚所謂始學遣累云耳其實人心不死豈得無念
釋氏但言正念現前不言無念也易傳曰天下何思
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人心苟從發悟過來見地親
切一切意念不從軀殼中起雖曰百慮總是正念流
行卽謂之曰無念可也而正念豈果無哉耽着無念
早已落念矣思之愚作六龍解實爲近來講學家知
有見龍不知有潛惕二龍者發而足下遂語所乘之

時以潛爲位以惕爲心卽子輿之三省何讓焉天臺
先生人品得諸講學良深第其晚年執定講學外更
無贊化育之事則於群龍无首之義欠圓而於中庸
遯世之聖學亦通不去故愚於求正牘中畧以此意
寓諷焉然而學之不講實聖人之所憂也孔子不自
有其講學故作遯詞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
能之吾儕不能作人如孔子又當反而自訟曰善世
而不伐德博而化唯聖者能之足下殆以矩未從心
時位未協不效世之嘵嘵者未嘗不合閣脩之矩乃

謂鑒於耿先生之講學被詆深自疑畏此殆以緜閉
之念遮正念也然有此疑畏必不入小人無忌憚之
中庸矣愚自有聞於先生後卽持孔孟兩重公案爲
心印旣以自策亦以策人一則依中庸以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之案一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之案也蓋學人不有前一案之堅持便是浮根
不有後一案之決裂便是僞根浮與僞何以致道故
因足下與韓思中之聚會而語次及之不謂兩賢傾
聽殫研如此退而商及道心做主撼他不動吾人只

德性用事可矣更有何說而足下又狀此時恍然身心俱失如將羽化乃知吟風弄月有與點之意此悟境也悟境非有前因者不發發於王府基上又見不肖與兩賢有宿緣焉邇來淺中之士一悟即狂而足下思及陽明只做工夫毋言效驗之語愈潛愈惕過人更遠愧余未獲他心通不能更以竿頭一步奉助奚言尼父仁聖之學哉承諭目今工夫既於中夜趺坐念盧祖本來無一物之句又於日用間念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爲行著習察

之圖非爲性命真切豈能操心及此第未知於孟子必有事焉去處打得對同否耳試思古人遯世何以不悔得天下何以不爲其精神必有歸着處焉非只求心地空空而已同塵混俗老子之道也老子亦有箇確然不悔不爲之實際是以同塵混俗而不謂之失己亦不謂之玩世假令有一毫闒媚取容之心便落鄉愿曰中有一毫先自度而後度人之心便落聲聞辟支曰中孔子必不以猶龍贊矣此等心行俱不嫌於一叅愚盖以群龍无首一言蔽之也足下自以

嘗倡學自謙心行不能奏泊此却無害即如老子隱於柱下曷嘗如世儒之揭日月而行者哉不害其爲龍德也佛說法亦須知時知處當此講門濫觴之時又官處士橫議之地默足以容正是善學孔子豈曰心行不泊亦只要種子下得真耳愚揭乾元統天大明終始之說正欲與天下同裁此真種子即足下所指無極太極天命之性也但使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自然工夫綿密打成一片無念固是正念有念亦是正念奚問本來之有物無物心之在與不在哉但

須脫皮換骨一番始得不然終在生滅場中未見有出頭日也古人所謂變化氣質只是脫去凡心有箇大願王出頭耳近講學家不入狂魔則受理障纏縛却不如僧門有恒言四句道盡聖學始終其言曰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即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之註脚也非深入易道難與道此足下以無極太極爲始主靜立極爲終天命之性爲始中和位育爲終此不無意圓語滯之過無極太極是曰性命之原原無始終

而聖學實始於是終於是主靜以立人極中和以成位育若見爲聖學之成終而聖學實未有終葢天地萬物無盡藏則至聖至誠之願力亦無盡藏三祇滿而未滿聖果結而未結也吾前言無始之始强名乾元無終之終强名道岸正以此若執聖學有終則又入於程朱之說以一生盡聖證撥無因果與蓮經壽量品之義相違矣語到六位時成處却又一毫安排不得當潛卽潛當見卽見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足下試歸而與思中細叅之

答高大行景逸文書（大行諱攀龍字雲從無錫縣人）

來書云別後既卒業求正牘所謂遡太極者只是下得語來生奇耳淺易言之只是志於道中間先生發揮敦厚崇禮之義令人實落有循依處此卽是遡太極處也近蒙賜惕若稿讀之益覺暢快且平日私心不大服耿先生不知其秉敎鐸乃端正如此少年人漫指先輩罪孽無量矣愧悚之甚今日三敎俱失其本先生揩點既真隄防復密世道之[illegible]

愚求正牘中所挐群龍無首之旨及遡太極於無極之說實從三十餘年苦鑽拈出並非敢爲詭異落空之談韓子之進學解曰易奇而法以其辭近詭秘而義合中庸也愚自謂所拈二義近之觀者不察邇言則或以爲喜立高論頃得楊少宰復所書印吾圓宗出方矩方矩入圓宗之說又得顧選君涇陽昆玉書印吾剖別周程之學及掃近世背見龍而好爲人師之弊竊自幸此編不遂覆瓿葢於群龍無首之義有契合處也然唯足下以會論志於道三字蔽太極於

無極之義又以中庸敦厚崇禮四字蔽遡太極於無極之功真是言簡意盡不啻如游定夫理會西銘於言語外便能道中庸矣喜躍無量尤願更加推敲以迪吾之不逮今且復以未竟之意草畧與足下商之孔子之道遠如天近如地苟見一班皆可以襄世敎然使不究竟於無極太極則於道終未圓也葢今之所謂志於道者非程朱之中庸則泰州之龍德與五宗閙後之佛性耳此非但失孔子之面目亦失周元公之面目叅諸會論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旨殆所

謂志於德志於仁志於藝且或志於狂宗而非道也如志於道則必遡太極於無極而亦見群龍之無首矣故吾不直言志於道而微其詞曰遡太極於無極葢惧人之輕視聖學而駕禪宗於孔矩之上也又惧人之執着孔矩而遺性命於綱常之中也然其旨不出於子思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語川流則三教不嫌各自為宗語敦化則千聖必然同歸無極即孔子刪述六經以垂萬世皆川流之用也何足以首群龍而其所闡乾元統天不以多識而以一貫則

敦化之宗也斯則無首而無不首矣然川流可名敦化不可名凡可名者皆不可執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葢先慮人之執着見龍以為家舍而稽其流弊一掃而空之也噫微矣愚所以辨群龍無首之義正為世儒以萬世之木鐸執孔子而不察其為川流之用者發所以標遡太極於無極之義又為世儒以程朱之儒術盡元公而不察其有敦化之宗者發然使果知元公所以敦化之宗則又不妨以程朱之儒術步元公也果知孔子所以川流之用則又不妨以木鐸之遺矩別二氏也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求正牘中所以請正於耿先生者不出此意顧惟年衰筆拙辭不達意處多矣最喜足下以敦厚崇禮一句點出遡無極之工夫葢厚而曰敦禮而曰崇真是無窮無盡而且有與有則此正尼父之所謂下學上達孟子之所謂深造而自得之也遡太極於無極舍是更無着力處矣過此則所謂大段着力不得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足下既信及此似不宜輕易放

過姑將積年經書見解撇置一邊空其心於混混沌沌之中翻來覆去轉身出來自然有箇真正太極從空顯現不待安排而儀象五行森然齊備舉足動步真智現前不泥孔矩而孔矩未嘗不在此時方入敦化川流脉胳然猶是窺見無極境界未得安身無極中調之見性則可謂之至命則未也最忌得少為足播弄入狂將蹈雖得之必失之之戒然得此見地入聖有基厚可敦禮可崇於孔子不惑顏子卓爾地步庶乎其望見之矣進進不已以達於知命從心以上

迴太極於無極之極功也此眼不開而徒捱傍義
趨步古人雖發一知半解皆影見耳愚亦影見中
人也然以洪世多蹇困頓三十餘年頗亦掃過幾番
見魔經過幾番混沌毎到憤悶不得力特則如不通
一竅不入一格之人進退無路蓄極復通漸漸尋出
中庸一脉則如踊身入於三教聖人會館中眼眼相
覰無躲閃處方乃篤信無疑近日又得　高皇帝
御製文集印證一番則益恍然自信可以考仲尼而
不謬俟後聖而不惑也乃敢颺言於衆曰中庸其至

矣乎率性之謂道依然大德敦化脩道之謂教紛然
小德川流一以貫之仲尼其至矣顏子殁而聖人之
學亡子思殁而聖人之見隱後乃三教各爭門戶而
聖人之道卑禪宗得聖人之圓其敝也流而爲狂爲
詭程朱得聖人之方其敝也流而爲固爲迂執兩端
之中而不流者其唯周元公乎然不能不隱圓顯方
以造兩程也勢也則猶孔子之成春秋也程朱之學
之敝不能不驅高明而入於禪也亦勢也則猶禮失
而求諸野也攬三教而主賓之經大經而古六本後

徵作者　高皇其不可尚已發脉大故汪[illegible]
其大而長也故學焉者如泛舟於溟海之中茫無[illegible]
際不得不望溪曲以求歸於是東奔西走各適其適
而不滞於一格然卒未有外　高祖之範圍而自
成一格者故道脉之離可合也機在乎挽狂宗之濫
以還一貫之圓宗補程朱之偏以入崇禮之方矩使
人人各安其分毋若泰州遺派之以匹夫薄帝王亦
使人人各返其源毋若洛閩餘支之以蛙見撥因果
則賢賢親親樂樂利利而天下平矣此愚三十年之

積懷不敢輕露者也獨愧見地稍親躬行未實當乙
未之冬已感二程先生先以夢境示我矣求正牘一
編愚欲足下再加推献者亦有其故蓋牘中進退古
今觀者疑信不一有先疑而今信者楊少宰復所丈
是也有先信而今疑者吳侍御安節丈是也有先信
而今益信者袁司馬了凡丈是也有先疑而今益疑
者錢侍御起莘丈是也耳目睹記不出四端竊意海
内信而益信如袁丈者指不多屈疑而益疑者必多
矣然前四丈之所疑非疑其行也疑其學耳信則不

信其學而且信其行矣若海內人士信未必如四丈之信而疑亦未必如四丈之疑也易傳曰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愚恐吾學之孤而不可久也則安得不從知德者而參考之惕若齋集初脫板時卽以呈覽此後有門弟子校出許多訛字而中庸章句說中危微之旨則有賞於王相國荆石公之言知有未帖帖處已改此幾句而易其板矣盖義理無窮而已見之不可執如此今復以所改者呈覽倘有暇不妨更爲我裁正一番近又有門人

梓我憲章餘集大都二氏門頭語也日後亦當奉覽愚爲儒家言不畀二氏而爲二氏家言則必首申儒宗此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之實也誠不自意與高皇文集一一符契如此足下亦當索此集而細玩之卽如諭僧一篇愚於五更睡醒時沉思數夕而猶有未徹在也今人以鹵莽之心讀 聖製視孔子演周易之意何如哉楊少宰之輯訓行篇可謂知本矣獨摘取尚有一二遺漏耳近時多以晩節疑耿先生而足下頓然信之卽此見克己之勇積懷諸不及

續答景逸書

來書云攀龍自獲覩先生大稿虛衷實體久[illegible]中大義數十頗會其意指伏承先生之教今[illegible]其說以決千古疑信顧龍何人敢與於此雖[illegible]於其中亦竊有擬議焉盖不專在先生進退古今之際正於源頭處杪忽稱量耳謹直布之說者曰先生一生命脉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成就此局故推重元公則欲就道理上和合表章高皇則欲就時勢上和合拈出群龍無首則欲暗

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公篡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单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就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就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至於尊程朱貶狂禪非不凛然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與五宗之佛性並斥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耳龍謂不然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

大道自限藩籬故使學者遡太極於無極以窺敦化之原了一貫之義則三教本來無分安得有合也說者曰此正先生誤認聖學處蓋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之學本自佛氏悟入而儒者六籍皆在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家見解如以神武不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在先生則所見無非是物在聖人則所指初不謂是蓋以佛觀儒皆可牽合以儒觀佛本自迥分耳

曰然則有二本乎曰本一而已矣聖人體之凡民由之佛氏背之蓋亘古亘今只此一理佛氏無理所以背本曰何謂佛氏無理曰聖人之道當其寂然不動固無可言及其觸感而應條理節文皆天然不假安排佛氏只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今見其虛空法界則以爲超然無迹之聖體矣見其慈悲方便則以爲藹然慈愛之仁體矣似矣而不察夫天理流行之妙佛氏應用便差所以和體全非蓋寂體本無朕兆所以易混而觸感則全體皆呈所以易別故善觀者只就用處觀之便可默識其體未有用殊而體一者也試舉一端佛氏之大慈悲可謂仁矣然卻視其父母以至螻蟻一切平等此與聖人仁體同耶異耶竊謂自先生之書一出而若此數條者蓋千古必至之疑何可不當先生之世一明決之伏乞逐一剖示幸甚

道曰當愚之有所得於天臺耿先生也初心不欲漏一語於人間而於三教聖人之精蘊則不透必不肯

止況歷三十餘年而露一班於求正牘中蓋踐初遇先生時之奇兆而以此酧其提撕之德也先生既沒乃授門人梓之正以待同志之駁問而等諸覆瓿者多矣唯一得之周元孚再得之吳叔行又再得之顧叔時而尊劄正與叔時書同至二君既有所裁請矣而尊旨尤謹嚴奧密殆非副墨所可覆者然又不容嘿嘿而已今當先破大衆揣摩之說次表尊見次述鄙懷而後及劄中之疑義焉蓋今之君子未有不以淺薄之心窺人以先入之見禦人者也愚亦豈敢自

謂絶無此病特以衡困既久刮磨頗深庶幾不成痼
疾耳據說者謂愚一生命脉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
開闔不過成就此局推重元公則欲就道理上和合
表章　高皇則欲就時勢上和合其他尊儒者不
過就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就疑似上附合
果若斯言不知意欲何為夫工時文者之尚新巧為
取青紫也工古文者之喜驚人為博名高也今論聖
學而冒攙和異端之嫌牽合附會以實其說為名乎
為利乎為子孫傳家計乎為自已鄉賢名宦地乎此

極痴極愚者所不為也如此卜度何異陳賈輩之以
偽學測晦庵亦何異晦庵之以滅彝倫滅義理測釋
迦與達磨耶必不然矣又謂愚學本自佛氏悟入而
儒者六籍皆在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家見解尤
為捕風捉影之見愚自成童時即醉心於性理大全
一書研此道理以印六籍銳意欲學程朱以為此天
下第一等人亦銳意欲闢佛老以為此天下第一等
事而苦於無入頭處則按陳烈求放心之故事日以
滅念為工夫旋滅旋生竟無巴鼻比弱冠而棄之是

時尚未知佛學之為何學第據程張朱子闢佛之餘
吻資舉業之話頭耳將壯而遇耿先生偶觸其語錄
中提出自所理會既明且哲處恍然露出性體正如
大夢忽醒另換一番胸襟出戶而見天地日月又似
另換一番世界凡積年所含經書疑義一朝頓釋而
於孔子志學關鍵亦一朝抉開矣然而佛道猶未之
窺也次年館穀錫山華氏始借一友楞嚴經而披閱
之觸及七徵八還之說隱若道我心中之欲遂未透
欲言難言處沉酣者兩月而苦於攻難反汩其無思

無為之體則亦姑舍之而尋舊業然自此知薄悟之
不足恃而聖學有箇歸元處矣嗣後以餘功游釋典
等諸六經而涵泳之絶不敢橫先入之見闕疑闕殆
順我天機亦不硬立分合於其間然而印到我心之
同然處果如陸子靜之所謂六經皆我註脚而三教
聖人莫之違也愚實未有大悟而悟豈從佛門入哉
疑余從佛悟入此即未悟者之言也蓋惟悟性之人
然後能知悟者之心上事亦能辨悟者之口中言不
然則猜謎也已耳程朱尚以此心法施諸佛老而何

責於今之君子哉兄謂擬識膺中大義不在進退古今之際正於源頭上杪忽稱量此是兄之不自欺處[illegible]微兄言而吾固知兄有此見蓋兄已見性之端倪而於源頭上尚未清楚也凡兄所窺性地光景尚屬識神凡兄所會孔子之言性道尚未離程朱之見解也愚答顧叔時書中論今人見得方寸中有箇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為乾元存是不知此即死死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之乾元也又謂道不達於乾元便是以似真非真之識神為太極此程朱

之見地非孔子之上達也兄今已見昭昭靈靈之似真非真矣而於真性之即識神非識神處尚有未徹在愚前勸兄姑置積年見解空其心於混混沌沌之中轉身出來自然有箇真正太極從空顯現者意正在此日後見徹當信吾言以兄不自欺又不自滿故敢以此言進耳愚亦豈敢自謂已徹則已望見孔子之乾元面目而日月至焉矣凡不見乾元面目而言道非妄即淺也愚之本懷正欲乘此皇極大明之世與群生同種乾元之門而二三豪傑又將人之耳目

也則欲與之同見乾元面目以達孔子之所達處蓋丁四顧良醫三折愚之苦心於道術尤過之所以然者蓋因宋元以來二氏之徒既疑孔學不能出世孔氏之徒亦疑二氏不足以治天下國家豈以三教並立極之祖而天不畀之以全智使以不該不徧之教遺萬世耶乂而知其權實隱顯之有在也又見今之宗程朱者與宗陽明者信佛者與不信佛者執不相下紛紛若聚訟然而其中則各有豪傑談理則如冰炭矣苟稽其實亦未見宗程朱者之果違於世宗陽明

者之果投於世也信佛者之果不能用世不信佛者之獨能用世也乃程朱闢佛之言則不復能行於悟道之豪傑其故必有在焉蓋自　聖祖提衡三教以來儒者之德行雖日漸而眼目則漸開矣從今而後儒門之豪傑必將以孔子之未盡發者求諸釋門其勢不至於以佛卑孔不止孔道卑則狂風長而帝王之綱常且斁寧非世道之大憂乎然豪傑方逸於程朱之芻狗而陳之唯有一噓而走耳此無他程朱雖復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秘

密藏尚未開也其宗廟百官之美富處尚未顯也卻乃浪言幽明死生之故以滲漏貽後人無怪豪傑之捨此而趨彼矣今欲永存孔子之道則不得不闡孔子之入微處既闡孔子之入微處雖欲不貫二氏而不可得貫二氏而孔矩卒不可踰儒乃不敢越孔以步佛亦不必局孔以排佛矣程朱以孔闢佛而反遺其精者卻是驅儒而入禪愚則闡孔子之精以貫佛道之精實乃移世人重佛之心而重孔也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愚此一念亦唯天知之而

已愚方憫學者未詣上達之實多方曲援以道之而説者反疑愚之牽合佛道此是孤負老婆心處也君子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則付之不辨可矣而兄又謂俚言一出此數條者乃千古必至之疑不可不當吾世一決其慮最遠安得遂卷杜鵑之舌而不一鳴乎蓋説者謂愚一生命脉只在統一三教猶可也謂愚推重元公只就道理上和合表章　高皇只就時勢上和合不可也即合三教而一時翕然信之於道何加即不和合道理時勢而一時喧然議之於道何損不但於道無加損而於愚之聲價亦何加損乃舉衆嫌而自討分疏如此哉愚嘗與士流縱譚今古而贊孔子之道真是萬世無弊聞者戲曰此勢利之言也愚曰論道理安得勢利孔子孔子果有未至吾不隨聲附和也尚不附和孔子豈得附和元公又嘗贊高皇直接堯舜文王之道統聞者亦戲曰此勢利之言也愚曰論道統安得勢利　高皇高皇果與漢祖唐宗同德吾亦不敢以堯舜文王佞許也孔子絕韋編而贊文王之易豈亦從時勢上和合哉竊疑爲

此兩和合之言者必其和合之根未斷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故有以臣而奸君者名曰簒位道則天下之公物也何簒之有謂佛氏公簒飛龍之位而暗奪素王道統則亦謂孔子竊據見龍之位而明奪五帝三王之道統乎此以道爲孔子家之私物而以道統爲人間世之美名也真悖於羣龍無首之旨矣梵語盧遮那華言遍一切處遍一切處之性海非即統天之乾元乎故曰大德敦化敦化之中川流出焉牘中原謂釋迦乘飛龍於西竺孔子乘見龍於東震其

川皆屬川流而其敦化自在乾元之體也豈尊以川
派退儒宗聖學降而爲儒即佛學降而爲禪如曰退
儒宗就聖道川流之列則曷嘗不退禪宗就佛道川
流之列也牘既言龍德無首又言孔釋同是川流同
是敦化猶疑尊儒者不過就局面上調停則尊佛者
獨非就局面上調停乎至謂引儒者之言不過就疑
似上附合其謬尤甚疑似云者對真是而言也未知
真是焉知疑似吾恐說者自以疑似爲真是而反以
真是爲疑似也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此即以疑

似爲真是之言空有二義經有所謂真性有爲空者
此真空也即無極太極之謂有所謂依空立世界者
此頑空也乃虛空法界之謂頑空對幻有爲二真空
即與妙有爲一謂無極非頑空可也謂無極非真空
可乎說者尚未知虛空法界之屬何空焉知無極太
極之近何空不過影掠佛門空字而懸斷之耳朝聞
夕死孔門之性宗也死生亦大矣胡爲朝聞而夕即
可死此所謂道果指五達道而言乎抑指先天地生
之道而言乎若但言聞五達道安得謂夕可以死謂

夕可以死必其透先天之性宗而立於不生不滅之
地者也漢儒求其說而不得訓爲孔子傷世之辭謂
朝聞天下有道雖夕死可矣程朱亦畧有見於生死
之際一則曰非真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一則曰
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蓋亦近之而終屬影響反不
若禪士直以出離生死之說訓之耳然而生死事大
又非釋氏之言也禪師之言也釋氏但言諸佛以一
大事因緣現於世意在盡大地衆生而與之同入正
覺禪師亟於自度故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亦非

厭生死而欣涅槃之謂也說者殆未知生死事大之
爲何事焉知朝聞夕死之爲何聞則亦影掠之言也
謂愚以程朱之中庸與五宗之佛性同斥斥之一言
大類酷吏織辭愚匪但不直斥程朱之中庸亦未嘗
直斥五宗之佛性蓋程朱固真儒而五宗亦真禪也
唯題空空子之知儒編有[illegible]家末流之弊謂禪
家未具正法中之眼藏徒以所得佛智之少分而藐
視命世人豪儒家未知春秋後之天命徒以所得聖
學之少分而輕議法身大士均之有師心自用之過

其過正等則以孔佛之原本格之也非斥也若謂程
朱所執之中庸即孔子所標之中庸五宗以後所流
之佛性即六祖以前所傳之佛性則吾亦不敢許其
義畧見於答兄所闡志於道一句書中蓋孔子於道
言志於德仁言據言依謂道無窮盡無方體非若德
之可據仁之可依也是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也
則志之而已此道非無極太極之道而何何以驗之
於孔子之賛乾元驗之也儒者或泥朱註日用事物
當然之理以五達道爲道而不遡諸無極此所謂志

於德志於仁而非志於道也又或掠宗門之影響以
五宗後所拈之公案爲道而不束於太極此所謂志
於狂宗而非志於道也道其所道非孔子之所謂道
則亦志其所志非孔子之所謂志矣此蓋不善學程
朱與五宗者之弊而起弊亦不無因焉孔子時中而
程朱似乎執中無權達磨圓而頓五宗似乎頓而不
圓此吾所以不敢滿許也然謂以程朱之中庸與五
宗之佛性同斥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將無因程
朱而波及五宗乎哉吾亦何所私於釋迦而偏與程

朱作對也甚哉儒門眼孔之淺也即兄與我分疏道
太極於無極之義亦屬影響何足以解紛紛之惑宜
說者之方愚謨認聖學也說者曰人之於道猶足之
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似也愚
正欲學者於分岐處早辨之岐從無極太極分乎抑
從兩儀五行分乎儒者局識神於方寸之內岐天地
萬物於方寸之外以爲心要在腔子裡曾不知此身
此心暨天地萬物皆妙明真心中之物但認得靈明
一竅能通萬感則曰此身中之太極也幾何而不以

識神爲太極也又認得測隱一念能通萬心則曰此
萬物一體之乾元也幾何而不以意想爲乾元也此
謂從陰陽五行發足不從無極太極發足日向岐路
中行寧得有歸宿處乃復以陰礙陽以金水礙火木
而執着以爲聖人之道則真所謂誤認聖學也孔與
釋其學俱從無極太極發足何疑哉一岐於經世一
岐於出世此亦可謂舉足左右各成路徑矣要之聖
人同一太極何岐之有衆生在陰陽五行中實多岐
路聖人安得而不岐之則皆無極太極之變化而不

可執此以廢彼也陰陽五行必究竟於無極則其極
亦必有在焉愚欲表孔子之上達則不得不究到極
處實中表古之神武不殺至聖之莫不尊親蓋指伏
羲以前治世之聖人原不指佛唯至誠之知化育過
此以往之窮神知化委是含着如來境界蓋緣二氏
之徒每訕吾儒未嘗知有如來境界故特表之以見
佛道原在儒書中孔子未覩佛經而已先言佛道此
天地之所以大也推重如來卽是推重孔子而因以
表其望道未見之心爲下學者立榜云乾元非孔子

之私物太極非周子之私物毘盧性海亦非釋氏之
私物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所謂不得
已而強名者耳天下寧有二道聖人寧有兩心若言
乾元太極非毘盧性海是乾元太極不能遍一切處
也若言毘盧性海非乾元太極則宇宙間豈另有一
物徧一切處在乾元太極之上也儒見之陋一至此
哉而反謂以佛觀儒皆可牽合以儒觀佛原自逈分
罔益甚矣然此亦爲佛名已入中國佛理已入人心
故不得已而會通其間以息紛紛鬨諍之論使知歸

元之無二路耳假令世不聞有毘盧之名號則亦止
乾元止言太極何嘗不是毘盧性海而儒者獨昡其
名哉乃謂聖人所指初不謂是然則聖人之所指者
豈果如宋儒所解以乾元爲混沌無知之物僅將資
生之氣機當之又以爲仁道發見之端僅將初起之
業識當之也知乾元之指卽知太極之指唯予思所
謂大德敦化其義尚活而此亦大指之所在矣凡愚
所聞如此等義槩與宋儒舊說不同而宋儒之說亦
皆從幼年穿過所以翻爲今說者豈謂不參合佛書

而大要則從周易中庸理會出來也不沿宋儒之說
不可以讀周易中庸不圓宋儒之說亦不可以讀周
易中庸圓得周易乾元中庸敦化川流意旨而知孔
子之上達處由是參合一切佛經皆註脚也然而難
言之矣學者唯不知儒釋之一本也故異同之說紛
然旣知其一本而又謂聖人體之凡民由之佛氏背
之則於其一本處猶未融也一本不能不散而爲萬
殊二教之川流起矣何獨嗤佛氏爲無理爲背本此
蓋以儀象五行爲本而不以無極太極爲本也何者

三綱五常皆起於陰陽五行之後而無極太極之初則本來無一物也宇宙初開尚無男女由陰陽之化而有男女本無夫婦以男女而起夫婦本無父子以夫婦而起父子本無君臣以父子而起君臣既有君臣父子夫婦則人道必以此爲綱常矣凡所謂聖人順之凡夫由之也乃佛氏獨絕之以立於世外寧非背本然言本必遡諸無極太極豈聖人獨順之而佛氏獨背之耶曰背本亦背陰陽五行不背無極太極也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

極也則陰陽五行亦必有消歸混沌之時矣此時人物又將背陰陽五行之本而返無極太極之本佛氏特先天而顯其兆耳經云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此也自昔聖人有權實二教順本而之末者爲權敎逆末而之本者爲實敎吾聖人循陰陽五行而顯綱常之敎所謂順本而之末也權也佛氏遡無極太極而顯一大事之敎所謂逆末而之本也實也皆至理也不有顯權之聖人孰調衆生於苦海中不有顯實之聖人孰拔衆生於苦海外其究則一而已是

故吾聖人自有經世之條理節文佛氏亦自有出世之條理節文皆天然不待安排豈得舉一廢一凡猶未考佛氏之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其條理節文最密而觀根逗機其作人亦最巧也特以三祇既滿覺行已圓故從陰陽五行之中特現無極大極之象是謂立天下之大本豈曰背本張子厚曰釋氏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此不知佛道之言也性即大覺之本然覺性迷妄而有虛空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佛氏正戒人執此爲性謂之認賊作子

安可以虛空爲性誣之誠者天之道也佛氏圓成實性歸無所得正是純乎天道其用則先天而天弗違矣奚但本天道爲用而已哉本天道爲用此後天而奉天時之言也非所以律佛也儒者每祖此兩言以爲闢佛之精語而豈知其隔靴搔癢哉推此則以超然無迹爲佛之聖體以薰然慈愛爲佛之仁體亦影響之言也福慧兩足是何境界而以超然無迹聖之度盡衆生不見有一得度者豈若煦煦小仁薰然慈愛而已至謂天理流行之妙佛氏應用便差所以和

體皆非。尤爲不察之甚。佛氏照體常寂。應用[illegible]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其爲教也。雖以三明六通。導彼聲聞比丘等衆。亦以三綱五常。導宰官居士等衆。即如孔子雖不稼不圃。而未嘗不爲稼圃立綱紀焉。觀音現菩薩身。尚以三十二應顯化機。況十號具足之如來。而可疑其用處之差哉。求其差處。而謂視其父母以至螻蟻。一切平等。此乃外道之說。奈何信之。佛氏既成正覺。尚降尊親舁父棺。既入涅槃。尚起身爲母說法。此豈等父母於螻蟻者。而梵

網戒經則標孝順父母於篇首。大報恩經。則述因中難行能行之孝行以示人。此與聖人之仁體同乎異乎。然佛之所以離父母棄妻子。而出家成道者。亦自有說。一切古佛出世。必以一大事顯。不以經世之迹顯。所謂立本之教也。意在普度衆生。同出生死苦海。則禮樂刑政。可以無用。列子所云不治而不亂是也。度生必自度父母始。亦不但度一生之父母。而度[illegible]無量劫中之父母。道書是以有一子成道。七祖昇天之說。而亦奚止昇天也已。度凡夫之分段生死入[illegible]

[illegible]之變易生死。則胎生轉爲化生。又度菩薩之變易生死入。如來之無餘涅槃。則化生歸於無生。無生而無不生。則能以百千億化身。分現百千億塵刹。而度恒河沙衆。此非凡智之所能窺也。然前佛必以度未盡之衆生。遺於後佛。則人道尚以男女續。而世教必以綱常扶。此聖人之禮樂刑政。所以不可廢也。故佛又以治世法門。付諸國王大臣。而不以出世法廢世法焉。佛益以一大事之教爲實。綱常之教爲權。就愚主孔賓釋之旨而說。雖以綱常之教爲實。一大事之

教爲權。亦可也。未通權實之變。而欲議佛道體用之是非。過矣過矣。當知愚爲此說。非爲張皇佛道也。亦非牽佛道以合儒道也。儒經含而佛經露。不剖佛道。則孔子上達之實終秘也。易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必有箇生之來處。死之去處。又有箇不生不死之究竟處。此佛之所了。而程朱之所未了也。易傳又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蓋聖學必有箇起因之至處。証果之終處。又有箇因果同時之圓悟處。此亦佛之所了。程朱之所未了也。程朱之妙。妙在乎破

禪宗之空頭語表孔子之下學即是上達如云盡性
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子聖不
易之言也然言孝弟禮樂則當而言性命神化多乖
亦只言得上達之階梯未嘗言到上達之實際其實
際豈不露於易傳中庸二書中而語意多含可深可
淺程朱亦能發其旨於深淺之間而義則未了後儒
遂執爲定見而不復求其所以然性地未清神化性
命之說俱成理障於自身之死死生生且不知其去
來之故矣詎能究聖學之所以始所以終而達孔子

之所達乎反以愚言爲牽合眞大惑也此惑不解局
識神於方寸中何時得見乾元面目縱有建立不脫
名根儒家不見乾元面目而禪學中人頗有窺見西
來大意者乃張大毘盧性海之說以掩文王孔子之
乾元而儒者亦以程朱所指之乾元掩乾元之眞面
目却曰乾元與毘盧性海何預也是殆舉素王之道
統拱手而讓於佛門矣後人安得不越孔而宗佛哉
此等去處斷非言語思慮之所可及黙而識之深造
而自得之其可矣數條之疑畧剖於此有所未愜不
厭推敲

答馬職方鴻逵文書 諱維銘字新甫平湖縣人

來書畧云一接手釆議論令人豁達之心焉然猶
未窺底裏也自讀大刻而後知天之果有意於斯
文而我翁之能普承天意矣益學術之支離久矣
講學者日討良知而冥冥其行或以禪門爲藏身
之窟而諱言禪輕儇之徒見諸老先生平平無奇
也遂揭旗鼓於禪門其究也且罵棄佛祖若以爲
不足數數然者何有於儒而孔幾不聖矣銘少不

知學不習講學亦不心服講學而更有疑於所謂
禪者恨學淺根劣卒未有以易之若非我翁提醒
終爲不察不著之民而已銘素嬾拙自經書以外
皆未嘗竟讀 國朝詞章近如弇州公以下讀不
過千之一理學如文成公以下讀不過萬之一何
者一套可厭而口吻無味也唯捧誦大刻朝夕諷
詠不忘無顏之席而不違無曾之魯而唯亦不自
知其何以然此豈翁之能强而銘之迎合哉實此
心同而此理同也即欲就翁振策自恨四十無聞

云云然而融貫二致統一聖真天實命之翁實身
有之銘實心知之則不敢隱且欺耳合并有日容
再請教云云
志道自前者辱惠教劄其推奬不肖也則過其交躬
而稽時弊也則深于時使者立追回書未及深詳劄
意漆草奉答不無踈畧之愆過後追思歉懷日積茲
復述蠡測以謝過卽可借此與海内同心者參究焉
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知文王之文在茲然其遇
匡難而徵天則年已踰耳順矣愚也何才何德而敢

言知天命哉敢言文在茲哉過辱足下奬借捫心豈
無汗顏然求正牘中言及儒釋之際則每以天命爲
徵者盖參百世可知之公案而知孔子宗廟百官之
秘藏當開於今日我　聖祖統天弘道之精神亦
當發於今日也何以言之世之宗孔子者言心法必
曰吾道一以貫之矣然一貫可以真見亦可以影見
也言功用必曰删述六經以憲萬世矣然六經可以
深言亦可以淺言也影見必落識田淺言必滯名敎
而子貢之告武叔則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此豈如世儒之所見所言哉幽深莫知
宗廟以言其敦化之不可測也探性海之淵也參整
莫如百官以言其川流之不可窮也該行門之廣也
化不敦於毘盧之性海流不貫於普賢之行門烏在
其爲美富哉吾讀周易而知孔子之學乾元統天之
學也乾元大覺之別稱也聖學始於是終於是矣是
故知至至之必至乎空生大覺之先知終終之必終
乎佛入涅槃之後至之終之之間三祇之功用在焉
其究不出乾元用九四字此孔子之秘藏所在也子

思之後達此者寡達磨以拈花之宗來而此藏移於
禪周子以無極之圖出而此藏還於儒然儒者未知
達磨之貫聖學周子之貫宗學也則二大士之用藏
也何哉儒林之詞章方盛而達磨傳慧可却以不立
文字矯之禪門安得不以六經爲糠粃禪門之狂談
方炎而周子授兩程却以興起斯文挽之儒門安得
不以五宗爲外道譬之子孫同一祖宗而分門自相
讐殺豈知一貫卽单傳之宗而六經敎旨一一皆普
賢之行門哉盖至於今日而此藏不得不開矣曩嘗

頂天臺先生焚坑之後黃老熾行節義之末清談競起儒老兩敝達磨西來禪勝儒劣濂洛返本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此即繼周百世可知之說也濂洛既返之後流復爲流而孔子之秘藏復塞今之儒者不善體程朱之志而過執其早年未定之說尚謂聖證盡於一生身死神亦隨滅此斷見也又謂人道生生相續豈得了生還空此常見也執此斷常二見以論聖學真是認賊作子身心性情漫不知其生相宗廟之美何在幽明死生且莫究其因由百官之富何

在當此大明極盛之世而聖藏不開永無開日矣天意必不其然然非世儒所能開也開之者　聖祖也吾又讀　御製文集而知　聖祖之學即孔子乾元統天之學也天欲降大任於　聖祖其啓翼之機亦最巧先以避元之亂托迹緇流得窺佛祖之心宗繼乃渡江而南旁招儒彥兼入聃尼之堂奧固天縱之將聖又好學也暨於掃群雄以集大統謂君子當以出世之心行經世之道小人當循經世之法種出世之因故深詆漢武梁武諸君之耽溺仙佛

專崇孔教以肇脩人紀亦不與唐宋諸儒之所排佛老而兼存二教以暗助皇綱此是何等精神哉直超漢唐宋以上接文王孔子之道脉而追大道爲公之盛矣恬熙二百餘年澆風日長三教轉支何也道脉宏大通貫爲難而自古亦無不敝之世教也竊觀今之執程朱以闢佛者多出拘儒而其入禪宗以合孔者多出通儒則亦　聖祖之精神召之故今日不患三教之不合而患合之不以其矩浮慕一大事之教實虧五達道之經一貫將劣於單傳而六經必

掩於三藏狂禪因而鼓弄其間與狂儒無忌憚之中庸合則　聖祖之意傷矣此非世教之大憂歟然欲如唐宋諸儒之說火二氏之書而單存儒籍則又斷乎其不可蓋出世一宗實千古聖賢之心髓何可蔽也但循　聖祖之制而以孔子裁狂簡拒鄉愿之二法兼行於其間可矣吾又參百世可知之數而知　聖祖之精神未遽泯也維昔文王新周命其精神在演羲皇之易五百年後而天以孔子應之藝祖開宋基其精神在尊孔顏之道百有餘年而天以

兩程應之。豈以我 聖祖彌綸世出世間之精神。而吾儕中獨無聞而知之。越程朱而追孔子者。爲之後哉。數則未過。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吾謂 聖祖統天弘道之精神。當與孔子之秘藏。同發於今日者。此也。世不乏斂悟出羣之士。亦不乏任道覺人之士。而究竟及此。不疑則怯。蓋透性難。而知命尤難矣。愚雖偶見此意。其如躬行之未得何哉。意者時雨將降。川雲先出。愚且持前茅以待後之任斯文者。前牘一出。駁辨紛然。如足下者。謂非空谷之足音。不可也。所

悼學術支離。正與鄙意相合。劄云。講學者日討良知。而實實其行。或以禪門爲藏身之窟。而諱言禪。輕俊之徒。見諸老先生平平無奇也。遂揭旗鼓於禪門。其究也。且棄置佛祖。若以爲不足數數然者。何有於儒。而孔幾不聖矣。此數言者。切中近時狂學之弊。愚嘗題空空子知儒編。以爲今日之學。不難於知禪。而難於知儒。不難於稽禪之徹。而難於稽儒之徹。正謂此也。然此處不嫌於有過中求無過。如孟子之待匡章。亦不嫌於似是中求真是。如孟子之辨楊墨。蓋日討良知而實實其行。委莫逃乎言清行濁之譏。然使不討良知。其實行未必不甚。或以禪門爲藏身之窟而諱言禪。此偷心也。偷心不可以致道。亦不可以立教然有所瞻顧而諱之。尚非無忌憚之小人。至於平平無奇。則儒門之矩度原是如此。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而禪門亦以聳發神通爲戒。如近世泰州王氏揭良知之旗鼓。彷周流之木鐸。是亦振古豪傑。愚且嫌其近於行怪。而姑舍是焉。故悉平無奇。不足爲諸老先生少。顧未審諸老先生之平

平果合君子之中庸否耳。輕俊之徒。卑諸老先生之平平而揭旗鼓於禪門。則流敝大爲可憂。其中亦有出自爲生死之真心者。不落實行偷心二塹中。然禪味一入。易增我慢之氣。而浮僞者。遂毀五宗之唾餘。影七佛之遺偈。以爲三賢十聖。邪達此機。即三祇之授記。亦迂途也。十二部之時教。亦金屑也。何有於孔聖哉。此風莫盛於唐末宋初。天故生兩程以禦之。而今乃復起。蓋有一二豪禪。爲之立幟焉。然而程朱之說。又不足以勝之矣。於此有微權焉。真者當以裁狂

簡之法裁之偽者當以拒鄉愿之法拒之在真偽之間則孟子辨楊墨之法可行也楊墨之學仁義也甚真孟子猶稽其做而判之曰無父無君則今日之揭旗鼓者可推已足下念及於此其思深哉乃復自謙少不知學不習講學亦不心服講學而更有疑於所謂禪者假學禪者多倅未有以易之此言字字肝膈而仁人蒿目之憂隱然見於言外愚因是弁信足下當時為國發奸之忠毫無假也雖然尼父尚以學之不講為憂講學豈是贅事所以致足下之不心服者

則亦講學者之過耳懲噎廢食又大不可良知之學近時諸老先生講之亦精可無贅已因足下注意於禪愚請搜禪源以証孔學今之談禪者大槩掠公案鬪機鋒張末法中之禪耳豈能深究其源禪之源愚於題知儒編中畧剖之今為足下再申其說釋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交付迦葉此禪源之所自起也不滅不生本來常寂故曰涅槃涅槃妙心即文王之所謂乾元孔子所謂吾道之一耳然有正法眼藏之妙心有像法眼藏之妙心有末法眼藏之妙心妙心

無二正法亦無二而眼藏分三蓋以教理行證四字料簡之四者完備是謂正法眼藏之妙心此等正覺以後之境界也有教理行而缺證是謂像法眼藏之妙心此二地菩薩以上之境界也有教理而缺行證是謂末法眼藏之妙心此初地菩薩以下之境界也佛付涅槃妙心而先提正法眼藏其旨奥矣蓋涅槃妙心一超可入即初地與如來齊而如來之正法眼藏則非等覺破最後二愚弗齊也初地不知二地但盡末法眼藏之量而不能盡像法眼藏十地不知等

覺但盡像法眼藏之量而不能盡正法眼藏言正法眼藏者舉十方三世之證果聖人而俱攝於眼界中也釋尊攪枯骨以示彌勒至於無修無證之果骨彌勒遂不能辨此可以驗眼藏已言眼藏不言心藏者何宗門但開佛之眼界未盡佛之心界雖稱圓悟實則頓宗也雙提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正表心與眼合而所主實在涅槃妙心四字蓋頓教只以初住法門顯耳是故西天之二十八祖與東土之六祖多係帶果行因之大菩薩而所現則皆初住法門也在凡夫

以爲一超直入佛地在佛地亦只謂之初發意菩薩
耳達磨實帶西天之正法眼藏而已付像法故其顯
涅槃心也以理以行而證則尚含五宗亦具傳衣之
像法眼藏而漸入末法故其顯涅槃心也以教以理
而行但微露此後純是末法眼界機鋒百出而訶佛
罵祖之風轉盛矣宗旣澆於張皇教亦流於影響會
解流而楞嚴散畧鈔流而圓覺粗玄義流而法華之
一大事沒於教合論流而華嚴之教行證沒於理宗
不能一了百當不得不資教以發識教不能四通八

達又不得不借宗以養高宗教兩失其實却又慕黃
檗之召裴休兜率之挫張天覺而呈伎倆於儒門儒
者久困名利場中驟而聞有出離生死一路久疑聖
人難以學造驟而覺有立地成佛一宗正如盲人豁
豁忽見天日不禁舞蹈叫號擡高豪僧聲價而輕心
刻心却施諸同道中之應化聖賢足下所謂尊道佛
祖何有於儒此正末法眼藏中之狂解也程朱已先
遏之矣然而程朱所見於孔子之道亦不可謂非末
法眼藏之一貫夫子荅顏淵之問仁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此則正法眼藏之一貫也學必至於
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方合涅槃妙心顏子三月不違
仁其不違之初即一日歸仁之境界也此與神光立
雪頃之安心慧能三更時之證性正同第禪祖即時
印許而儒祖於三月後表揚耳先儒錯訓顏子之仁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此見性未徹之言也未有仁
不違於三月而後復違者也夫子猶惜未見其止止
即證果之謂耳言一日固屬悟境曰復禮曰歸仁則
行證亦在其中矣此所以爲正法眼藏中之一貫也

曾子之悟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行在其中
矣有像法眼藏之意焉程伯子悟後之言曰學者須
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不須防檢不
須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其見一貫之
理最親切而吾猶以爲未離末法之眼藏也爲其猶
有悟意在不類行起解絕之氣象也則近時諸老先
生之見地可推已愚嘗謂儒學必如孔顏之一日歸
仁空空如也而後與達磨慧能之宗合禪學亦必如
達磨慧能以上之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而後與

孔顏之仁合曾孟而下心空不如孔顏似與拈花之
宗隔一塵矣五宗而下行證不如諸祖似與歸仁之
學隔一塵矣然仁不孔顏而以程朱忠孝節義之標
立於天下雖不能出離生死於世敎猶有補也宗不
達磨慧能而優孟棒喝之餘習揭旗鼓於空門則天
下之豪宕不羈者將奔走焉相率爲小人之中庸其
害甚大縱於千百刼後不能泯其出離生死之因而
黑業先成下地獄如箭射矣吾儕安可不稽其敝哉
足下盖隱然有是念而自歎未有以易之愚是以道

及於此盖世之攻賊者未有不得其巢穴而可以殲
厥渠魁者也欲殲渠魁則毋爲之齎冠糧矣劉復自
謙懶拙謂經書以外皆未竟讀 國朝詞章近如弇
州公以下讀不過千之一理學如王文成公以下讀
不過萬之一以其一套可厭而口吻無味也非直心
道場不出此語所謂懶拙乃是根器不近僞耳古來
豪傑多禀此性孔明讀書但觀大意是已腐習詞章
最易染僞讀不過千之一何傷也理學家言果出諸
有德者之口則不可等爲詞章而厭棄之然 國朝

行門中人煞有大乘菩薩可追四友十亂若徐武寧
于忠肅輩是已理學文字殆不及宋唯讀薛文清集
令人有收斂意而見地則不出於程朱讀陳白沙王
文成集令人有超脫意而豪宕輕揚之意亦將於中
動焉正與閱禪書等然而皆有德之言也此外不無
造道之言而見解亦日勝矣令天下之所不足者非
見解也讀不過萬之一但減理學家之見解曷能減
理學家之躬行哉固亦不足爲輕重也第吾儕自有
安身立命處正如飲食衣服不可一日缺者若優悠

汗漫而無着實則將辜負此生而功行隨時可積宿
業隨地可償亦不得當塲蹉過貴鄉陸太宰五臺先
先可謂不愧所生矣雖無著作於世而實行儕在帝
心愚毎嘆其難及如愚忉忉怛怛只是壓飯途羨不
過内懐素餐之耻而借此爲懺罪銷愆之一筏耳恐
不足以當實行也何幸偶投針芥而以厭眼之具資
之不難自屈謂無顏之庶而不違無留之辱而唯則
以足下先得此同然而愚汗漫及之耳乃復過承推
許至欲發假館之願而以四十無 閒人地畀渫作遜

詞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愚也深味亦能有悔之辭不
願爲天下師而願爲天下友況敏手長才如足下又
愚之所退讓者也聞斯言也措躬將無地矣唯念以
世外之心行世間之事上士哉夙抱此願以求友於
天下而於前輩中得二人焉則陸太宰與肘江羅近
溪先生是也今皆不可作矣幸與足下同此聲臭而
地亦非遥豈但可訂松栢之盟因遂可結龍華之伴
而何忍相捨哉承諭合併固所願也太宰深於護法
而畧於稽攸愚念佛法折攝相成嘗欲以折法助其

攝法而足下又於護法之中存稽攸之意尤得我之
同然大槩橙度易脩而佛門之正知見最難發也發
佛門之正知見者等衆生如一子即世法俱是佛法
摧邪扶正在在皆然豈向佛門作魔事禪師曰逆行
順行天莫測折即逆行之法攝即順行之法儒門逆
順雙行之法亦豈凡僧所能測哉陳此蠡測以懺踈
畧即爲足下修功行之一助云

答韓文學恩中弟書 諱紳號南邨 廣濟縣人

來書云紳自甲午冬間領教忽然五載唯細玩六
龍解及石經大學如對老師面談自顧[illegible]
辦不媿門下恩德佩服無時忘也每歲於會友吳
庠訓導楊生處得知老師道履休嘉爲慰茲楊生
以庇轉在楚庠音問日隔故敢書通夫師者道也
道者師也師之授弟子者以是弟子受於師者亦
以是滯言象者着於有遺言象者着於無知不着
有無亦即是着少涉意念亦是着盖其本體時常
發見流行萬境原具真空即百川咸映明月境一
着則境不空矣月一翳則月不明矣夫子之克己

不着也回之走趨不着也古今時物化化生生毫
無所着是爲無心賢者㢸而學之聖人安而行之
故聖人同天紳習此三十年餘曾以此説質之老
師今亦庶幾恍忽間恨無能面證也唯蒼蒼者默
牖愚衷不行而至不疾而速紳也未必不鬼神通
之矣昔云萬里雖遥有若躬踐千載誠隱不殊面
對敢乞老師啓憤發悱示我一隅庶幾錫類多方
德施斯普矣又吳庠楊訓導本一拘儒外即木魯
中頗烱然其私淑老師稔矣然不敢聞於人獨紳

知之故附達上臨楮曷勝仰慕懇教之
甲午冬辱訪余於讀禮中曾無竟日之敘以別在老
弟頗有一宿覺之遺風愧余之非曹溪祖也古之至
人目擊道存其次下過探竿而針芥乃合愚也他心
未通道不存目當時隨口浪說未知針芥之果投與
否而老弟竟以一日之長畢蔵矣盟其勇亦不在撤
皐後矣荏苒五年愧余只是舊時伎倆適從盛大楊
廣文使者得手劄而想見足下之一日千里也言道
而至於有無不着知不着亦是着孔子克己顏子步

趨總是不着盡之矣然而見此大意尚易造此實際
最難自達磨傳頓宗以來禪門已久開此眼自陽明
揭良知以來儒門亦漸開此眼而深造自得能有幾
人吾觀老弟語意殆從宗門發悟過來但此悟亦着
不得來諭洋洋有不勝自得之態即此便是猶有着
意在也昔文殊令善財采藥善財偏觀大地無不是
藥遂於地上拈一莖與文殊文殊曰此藥亦能生人
亦能殺人夫藥而至於徧地皆是則真毫無所着矣
文殊以爲亦能殺人何也此雖聖藥亦狂藥也深心

入之則聖浮心乘之則狂聖狂只在幾希間耳吾
以此意提人慎之哉慎之哉文殊已預爲宗門稽此
弊矣孔子之克己也以復禮顏子之步趨也以約禮
即不着中有箇大着落處吾弟試以此校勘五宗門
風亦有纖塵之漏否周子令二程尋孔顏樂處不令
尋曾點樂處何謂也孔顏學已無漏即禮即樂曾點
漏處尚多未必不掃禮以爲樂也不然曾點胸次亦
若空中樓閣四時自行百物自生毫無所着夫子何
以不與其仁哉當知五宗初發悟時正是曾點之胸

次也後乃漸漸入密有孔顏復禮之意然愈入則愈
密是以六祖十二時中常見己過宜其稱東土祖矣
棒喝雖曰妙用終是狂風但可以逗一時之機不可
以樹末法之榜吾弟須於此中着眼勿以生人之藥
殺人唯聖罔念即狂非必越禮犯法而後爲狂也儵
忽謀報混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非
鑿不死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
人親親長長即不知性命之宗而混沌猶在若鑿人
性命之竅而不能約之以禮則混沌死矣釋迦付宗

迦葉直接上士而於餘衆廣開念佛之門遺敎則尊重誡此所以爲人天導師哉孔門以禮爲敎亦此意也思之思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傳歸諸天下之至神原是實語在華嚴義中謂之事事無碍法界如釋尊之不離菩提樹下而徧昇天宮說法是也吾弟拈在劄中似以理法界當之正與六祖所默契心淨土之旨相類卽此便是暗着宗門之見解也一着見解便是浮心而非深心便是狂藥而非聖藥且以此爲訓未免引人撞高已見將淺作深播弄聖經將深

作淺病亦不細愚亦久染此病邇乃漸從根本上拔去耳弟亦賞吾六龍解及石經大學之註乎二編偶成偶出今思之尚有當刪改處良工不示人以朴而愚以朴示矣然於約禮之訓則不敢違也古人作述必有着落其出之早晚亦有着落孔子之贊周易正雅頌等經也爲天命以斯文而其卽行於世則以不自作而述憲章之舊子思之作中庸大學等書也憂聖學之日晦而其久錮諸壁則以非天子而避考文之嫌孔門之嚴於禮也如此乃後儒之輕於作躁於

傳者何多哉則名根之爲累耳愚所解六龍大義在群龍無首一句此爲姚江泰州之遺派執見龍爲家舍而不知有潛惕二龍者發也此義不發小人的然之學日盛而四民爭持木鐸以卑國法矣大學一書乃古者國學中之敎規也於士子爲最切而惜古本今本之俱有錯誤使作者之意不明石經實孔壁之眞傳今　天子已收諸中秘者也孔壁所傳而表章之義不違於祖述中秘所收而發明之義不違於憲章今不發流恐復沉沒是以不揣而爲之考訂焉

非欲行已之註也欲借註以行石經之文也他如論語中庸等義愚亦畧有蠡測而不敢輕出則亦避考文之嫌焉孔顏之學委是無着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即其無着中之着落今一切輕作躁傳俱屬非禮言動故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愚雖未至於一日歸仁之地而於此不敢不自省焉吾弟亦當知此意耳劄末引萬里躬踐千載面對之說欲愚更有所言以爲錫類之助此見舍己從人與人爲善之度也吾弟既已見到孔顏之無着處亦自足以啓人之

憤發人之悱矣愚復何言則亦就所悟於孔顏之無着處竭才至於水窮山盡轉身百尺竿頭而作人則必稽其敝如是而已矣鼂子論鼂錯以爲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竊意貴地舊未必闡宗學乃混沌未鑿之場也今吾弟以無着之宗鑿其混沌此亦發大難之端矣學問非發之難而收之難發而不收不如無發論孔學之發端處視禪宗殊無別法孔子不令儒門發狂只是收法好耳然而能發能收亦唯顏子一人子貢能發而收

處未必無漏曾子能收而發處未必大光是以好學之稱俱斬焉其所以發所以收亦不出吾弟之所謂無着與吾之所謂約禮也無着之法一言可了語及收法則翻五千四十八卷亦不能了此非團聚歲時不竟其如機緣之難聚何楊廣文古貌古心真吾道中人也在此中亦心客而迹踈經歲難得幾會則廣文既篤闇脩之志而愚又立多口之衝以踽踽涼涼爲行境耳此別甚縈吾懷而爱莫助之唯吾弟與之朝夕切磋此心自在義[illegible]也師門求正牘愚所質於[illegible]臺取師者也憲章餘集愚所遊戲於二氏家之輸墨也此可以備老弟鍚類藥籠中物即附楊廣文寄覽外有楊若齋集已梓偶鈌辨問牘尚未入梓梓後有便亦當寄來但恐廣文既行無魚鴈矣安得有好事者資老弟之乘車一來也

答張文學養吾弟書（文學諱浩　常熟縣人）

得手書則知吾弟閱吾諸刻隱然有反已之意此與浮雲過目者相去天壤矣老子書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愚於今日而後信其爲實

語也蓋老子之自道不過致虚極守靜篤不敢爲天下先而已委非難知難行之事然虚極靜篤則亦非凡夫可與驟語也若愚平日之所以爲心法者不過銷隱慝脩陰隲不敢爲天下怪而已更何難知難行之有哉所患凡心難盡則三言亦似近而遠也近得徐長文頗以爲真蓋其天稟骨氣於此三言爲最近世前者云云誠恐其施予太濫則有不繼之憂而回書反以薄施爲歉意雖厚而於中道恐違矣儒家謂君子爱人以德而釋家亦曰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吾

尚不肯以姑息小慈待儒家而肯以姑息小慈待儐家哉弟與長文當自得之餘俟面談不悉

[illegible]新牘卷之貞集終